

包天笑先生主任

小說大觀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民國六年第十集

The Grand Magazine.

增修 補註 四續歷代通鑑輯覽

我國編年之史詳略得中合於學校參考學子自修之用者向惟御批通鑑輯覽本編依據此書去疵取瑜上起三朝下迄明末不推重君主不侈述災祥益以有清二百六十八年之事實凡一百四十卷不繁可簡應有盡有共和國民皆當瀏濫茲將優點列下

全書計三千一百餘頁
分六十四册合裝六函

一曰補 原書至明末三王爲止清入關以前遼東之敗太宗之死皆諱而不書本書廣徵譯籍東華錄及名家文集筆記百十餘種爲補有清一代事實計二十四卷凡原書所諱言悉行補入

二曰剛 原書於無關治亂興廢之事如日蝕地震帝室瑣事臣工頌揚之語紀載蕪雜概從刪削

三曰正名 原書於崇禎十七年即用並系例本編斷自南都之亡爲明亡弘光一朝專系諸明刪去原書綱首明字而寇陷攻克諸法亦一律訂正

四曰訂誤 原書所載地名小注一以乾隆行政區域爲準民國多所更改凡地名之加釋者一律改從今制其失注誤注之處並爲釐補

郵費每部六角另備木箱一隻要者外加一元

▲定價▼
▲大洋▼
▲十元▼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小說大觀



芝瑛書眉

時避暑日本
有馬山中





A541 212 0020 74268

美 術 郵 片

珂羅版
製梅蘭芳艷影

黑色一套十二張
彩色一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價洋六角

彩色精製
西湖風景

全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彩色精製
西湖十景

全套十張
價洋三角

彩色精製
無錫惠泉山風景

全套十二張
價洋四角

彩色精製
海上名花艷影

全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扇 集 大 觀

本局精選明清兩朝

名人如

唐伯虎 祝枝山

沈周 吳寬

文徵明 仇石洲

等書畫扇集約計價

值三萬餘金用珂羅

版精印與原本絲毫

無異誠珍品也

全六十集

價洋六十八元

小說大觀第十一集目錄

插圖

(上海)靈芸英花花圃握手圖 (彩色)

雲 素馨

珂羅版)

(上海)冠芳(新世界之花國大總統)

(北京)梁玉樓與小小蘭英
(北京)名女優富竹友之旗裝

(上海)笑意化身小影

(天津)小金寶

(上海)再緣

(杭州)三大總統

(上海)花四寶

城內總統小桂英 拱宸橋總統李

(上海)春鏡樓與葉慧珠

香君 江頭總統小寶珍

(北京)十姊妹之捉迷藏

小月英之戲裝

秦樓 林鳳娥 紅樓 怨娟 素

勸業場之大頭小孩

雲 雪印軒 綠雲 花萃珍 劍

短篇

言情 小 說 憶

言情 小 說 女貞花

俠義 小 說 南飛子

社會 小 說 貞禽

社會 小 說 嬰兒

醫學 小 說 紅燈談屑

政治 小 說 鏡吹

小 說 客譚

長 篇

筆 記

天 笑

瘦 鵑

一 臣

髯 著

聽 鷓

歷史 小 說 焚芝記

社會 小 說 瘋人外史

倫理 小 說 鬻齒

言情 小 說 覺廬秋聲記

軍事 小 說 一封書

家庭 小 說 藏珠記 (下卷)

社會 小 說 賣花女俠 (中卷)

被 羈 德 軍 中 二 十 二 日 之 迴 顧 迷 信

鷓 雛

練 塵

毅 漢

覺 廬 稿 中 洽 潤

無 愁

毅 漢

半 儂

天 其 笑 訕

髯 著

指 嚴

定價一百零五元

全書共廿六册附贈雅式木箱一隻

唐宋搨本碑帖大觀第一集

本書內容

- 宋搨九成宮醴泉銘(仁和王氏藏本)
- 宋搨皇甫誕碑(翁覃溪鑒定本)
- 宋搨化度寺碑(端陶齋藏本)
- 宋搨化度寺碑(臨川李氏藏本)
- 宋搨溫虞恭公碑(翁覃溪鑒定本)
- 宋搨雲麾李思訓碑(王弇州舊藏本)
- 宋搨麓山寺碑(寶瑞臣藏本)
- 宋搨雲麾李秀碑(順德辛氏藏本)
- 宋搨雲麾李秀碑(仁和王氏藏本)
- 宋搨李元靖碑(臨川李氏藏本)
- 宋搨大字麻姑仙壇記(戴文節舊藏本)
- 唐搨柳書金剛經(燉煌石室發現本)
- 宋搨集王書聖教序(崇禹船齋藏本)
- 宋搨集王書半載碑(翁覃溪鑒定本)
- 唐搨太宗書溫泉銘(燉煌石室發現本)
- 宋搨米書方圓庵記(臨川李氏藏本)
- 宋搨澄清堂王右軍書(廉氏小萬柳堂藏本)
- 唐搨定武蘭亭序(韓珠船齋藏本)
- 宋搨定武蘭亭序(唐荆川舊藏本)
- 宋搨定武蘭亭序(王百穀鑒定本)
- 宋搨定武蘭亭序(趙子固落水本)
- 宋搨定武蘭亭序(王十朋鑒定本)
- 宋搨定武蘭亭序(汪容甫舊藏本)
- 宋搨定武蘭亭序(柯九思舊藏本)
- 宋搨定武蘭亭序(翁覃溪鑒定王曉本)
- 宋搨真觀蘭亭序(詒晉齋舊藏賜潘妃本)
- 宋搨神龍蘭亭序(笄江上鑒定本)
- 宋搨開皇蘭亭序(仁和王氏藏本)
- 褚書真蹟蘭亭序(福州梁氏舊藏本)
- 宋搨西樓蘇帖十卷(端陶齋藏本)

上海文書局發行



靈芸英花花圃握手圖

第四集

小本
小說

全書十册合購祇售一元

二角附贈雅式布匣一隻

外埠郵費每部另加五分
郵票購書照九五折計算

警世小說 浪子末路 全一册 價洋一角五分

言情小說 牧羊緣 全一册 價洋一角二分

艷情小說 茶花女補軼 全一册 價洋二角

偵探小說 銀樓局騙案 全一册 價洋一角

諷世小說 天界共和 全一册 價洋一角五分

哀情小說 雙薄倖 全一册 價洋二角

偵探小說 醋海風潮 全一册 價洋一角二分

哀情小說 孤鸞遺恨 全一册 價洋一角

滑稽小說 貧士 全一册 價洋一角二分

俠義小說 黃金崇 全一册 價洋一角

上海文書局發行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小 本 小 說

十種合購者祇售大洋一元 附贈 布匣

小說會 鬪富奇談	小奇說情 血巾案	小奇說情 黃金劫	小言說情 水底鴛鴦	小偵說探 吳田雪窰記	小札說記 殘夢齋隨筆	小愛說國 碧玻璃	小說會 花叢	小哀說情 桃源慘獄	小幻說想 魂游記
一册 一角二分	一册 價洋一角	一册 一角四分	一册 一角二分	一册 一角五分	一册 一角四分	一册 一角四分	一册 一角二分	一册 一角二分	一册 一角二分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新 世 界 之 花 國 大 總 統



上 海 冠 芳



緣 再 海 上

袁世凱

全傳軼事



全書一冊

項城全傳為得為

失大書特書不事

攻訐不存忌諱此

為袁氏一生之信

史

遺聞軼事得諸袁

氏侍從之人敘述

明確新奇可喜此

見梟雄行為之絕

異常人處

附有各種攝影八

幅非外間所經見

者可比

價洋六角

● 本書之說明 ●

欲知袁世凱平生之遺聞

軼事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中日外交失敗之原

因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北洋派軍人勢力所

由盛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袁世凱待人手段之

奸詐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民國以來政治腐敗

之原因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數年來慘殺革命志

士心術之詭秘者不可不

讀此書

欲知造成帝制之原委曲

折者不可不讀此書

● 文藝編譯社出版 ●

● 代售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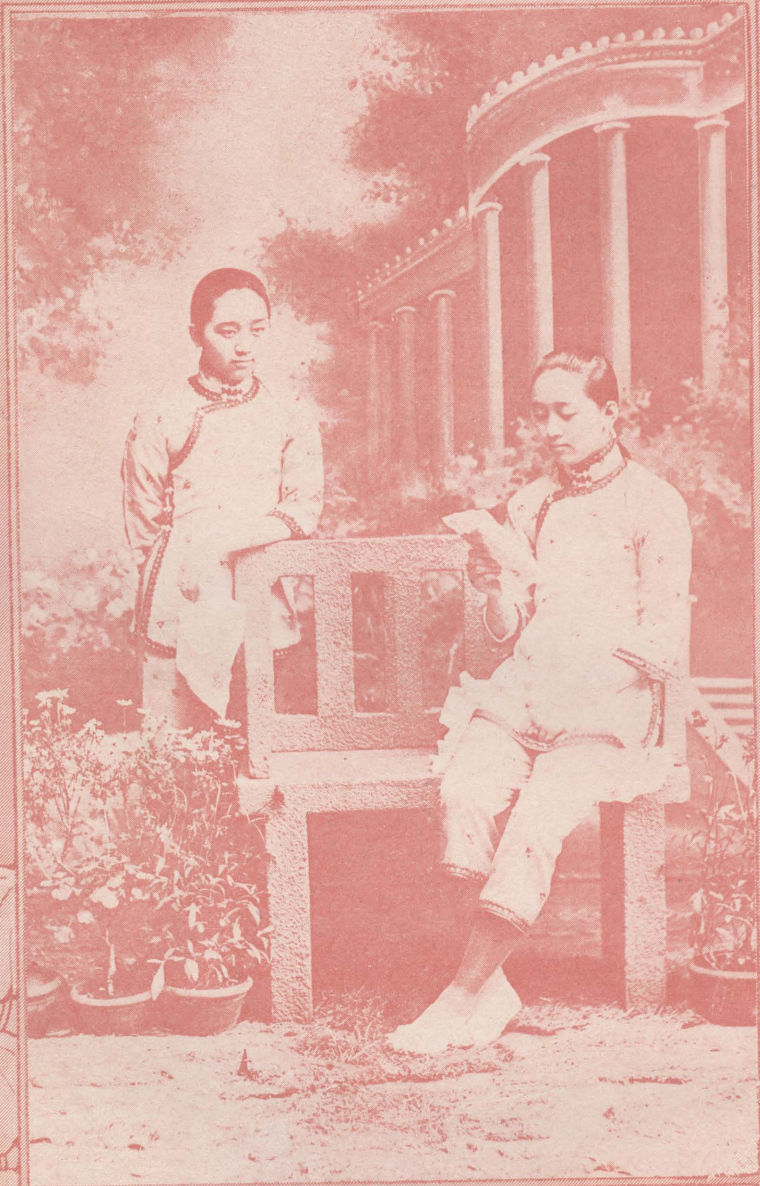
●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 ●

袁世凱軼事續錄

本社因項城為中外古今未有之人物世人極為注目不憚重賞徵求軼事全傳後已附載一卷海內歡迎稱為信史徵求所至函牘紛來累幅盈篇積久成帙大而帝王之密謀小而兒女之瑣故關於袁氏一生者幾於應有盡有原原本本要非向壁虛造之文怪怪奇奇又非報章習見之事原文約計六百餘條刪去其蕪穢雷同者尚餘四百餘則分輯四卷以為前編之續現已出版欲知袁氏遺聞軼事者幸速惠購

● 洋裝一冊 ● 價洋五角 ●

出版



影 小 身 化 意 笑 海 上



寶 四 花 海 上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魔術大觀



外國之魔術即中國之戲法敝局所出戲法大全一書明白如話試演立驗銷數之巨備受各界之歡迎本編所載譯自**東西魔術大家之新著虛虛實實奇奇怪怪**借聲光化電為作用與中國戲法相較實**異曲而同工**譯筆既軒豁呈露圖繪亦不失形模婦豎得此可以了解**研究科學借徑遊戲**亦增長智識消遣牢愁之一助也

● 東西魔術

● 二百餘種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從未刊行之秘本

光怪離奇之戲術

戲法大觀

此為從前某大戲法家之秘本某嘗遍歷歐西到處歡迎其所製之彩器與葯料與衆不同即過門之法藏頓之法身手靈活出神入化非一種純用遮眼法者可比宜其為東西人士所歎賞茲編乃其友人所



手錄坊間並無刊本說明之處能令兒童都解奇怪怪一一可以立行試驗不特文人學士酒餘茶後足資消遣而失業無聊者借此謀生既簡且易亦補助社會之一得也

上海文
明書局發行

全書四冊
價洋四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樓 鏡 春

珠 慧 葉 海 上



北 京 十 姊 妹 之 捉 迷 藏

素	劍	花	綠	雪	素	怨	紅	林	秦
馨	雲	萃	雲	印	雲	娟	樓	鳳	樓
		珍		軒				娥	

稗史叢書之一 稗史叢書之二

是編專紀宮闈上自皇古下及清代原原本本多從秘籍野史中蒐輯得來全書共二千餘條參考書至五百餘種欲知宮禁典實者不可不讀此書欲作香豔文字者不可不讀此書

是編搜集古今名媛故書雅記不經見之事自太古以及清代分類凡八計一千餘則都二十萬言可謂極女史之大觀欲知世界掌故以便臨文掇拾者不可不讀此書



本書之類目

帝王類 皇儲類 公主諸王附 后妃類 上外戚類 闈寺類 后妃類 下宮人類 雜誌類

本書之類目

賢懿類 情愛類 俠烈類 幽恨類 才藝類 淫惡類 雜誌類 神怪類

本書共出七種此其首二種也

全書 洋裝 六册 價洋 二元 全書 洋裝 六册 價洋 二元

上海文書局發行

警

世

小

說

繪續海上繁華夢

三集出版

警夢癡仙所著之續

海上繁華夢共三集

緊接前書先後凡二

百回一氣呵成實為

說部中洋洋大觀初

集二集早經出版三

集現亦出書

價目

初集

全書一册

價洋六角

二集

全書一册

價洋七角

三集

全書二册

價洋一元

(外埠函購郵費照定價一成算)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英 蘭 小 小 興 樓 玉 梁 京 北



北 京 名 女 優 富 竹 友 之 旗 裝

趣味濃厚！事實離奇

哀情瀝

血鴛鴦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哀情美

人

心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復仇女傑麥尼華傳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滑稽風刺小說

薔

薇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社會騙

中騙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小

本

小

說

十種合購洋一元二角并贈精式布匣一只

社會芸

娘外傳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社會閨閣豪賭記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紀事一

掉

緣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言情偵盜

花

全書二冊
價洋二角

哀情菊兒慘史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精印小本！

帶攜便利

第三集

出版

小 本 小 說

俠情
小說
鐵血美人
全一冊
一角五分

偵探
小說
一粒鑽
全一冊
價洋二角

讖情
小說
生死情魔
全一冊
一角五分

哀情
小說
石姻緣
全一冊
價洋一角

奇情
小說
湖濱艷跡
全一冊
一角五分

俳借
小說
說鬼
全一冊
價洋一角

偵探
小說
車中女郎
全一冊
價洋二角

社會
小說
閹女
全一冊
一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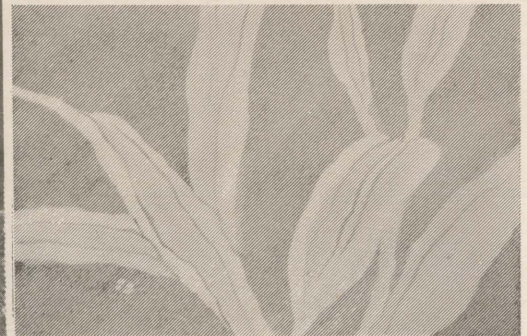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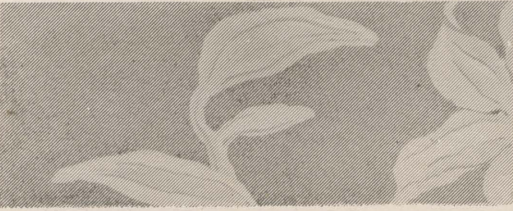
苦情
小說
秣歸聲
全一冊
價洋一角

政治偵探
小說
仇情記
全一冊
價洋一角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寶 金 小 津 天



杭 州 三 大 總 統

城內總統 小英 城內總統 小桂
 江頭總統 小寶 江頭總統 珍

拱宸橋總統 李香君

上海文藝編譯社出版

復辟始末記

全書一册

價洋四角

本編於復辟之原因

結果及各方面之陰

謀祕計偵探的確記

述詳實內分四大章

(一) 復辟之醞釀

(二) 復辟之動機

(三) 復辟之暴發

(四) 復辟之失敗

以及附錄零拾有關

復辟事故者靡不縷

載無遺後之作民國

史者當可採錄及之

也

全書一册

民

國

叛

人

張勳傳

張勳一生事實離奇性情孤

特實為中外歷史所無即家

庭之怪狀亦非新舊小說中

所有茲據其親友所述編次

如張勳之出身張勳之變跡

張勳與清室之關係張勳與

北洋派之糾鑿張勳與西南

各省之周旋張勳之佔據徐

州張勳之縱容辦軍張勳之

部下張勳之家庭張勳之暴

戾張勳之懲復張勳之貪婪

張勳之淫惡張勳之迂腐張

勳之交際張勳脫逃時之趣

事張勳失敗後之雄心

二角五分

上海文藝編譯社代售

上海
文藝
編譯
社
出版



上海
文明
書局
代售

袁氏爲帝不過八十三日而此八十三日中皇帝之陰謀巧計窮奢極慾忽而得意忽而失意六君子十三太保之逢君取媚賣國求榮奇形怪狀亦無乎不備種種事實均爲歷史所無出自袁氏侍從之口較爲可據熱鬧一場春夢讀之真令人噴飯

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談

七日皇帝之趣談

洪憲皇帝八十三日宣統復辟僅有七日詢可爲無獨有偶而此七日中奇聞趣事尤多令人噴飯捧腹者茲去疵取瑜得百六十則爲他年民國史中作一資料爲酒後茶餘作一消遣或亦吾共和國民所喜讀者乎

全書 一冊 價洋 三角
全書 一冊 價洋 三角



小月英之戲裝



勸業場之大頭小孩

新 華 文 學 社 出 版

迴

言情小說

憶

新 華 文 學 社 出 版

茶餘酒後之唯一消遣品

新小說

(社會)情貞	一冊	二角五分
(哀情)名花劫	一冊	二角五分
(第一愛情)女子迦因小傳	一冊	三角五分
(偵探)血手印	一冊	三角
恨海春秋	一冊	三角五分
歐戰演義	一冊	二角五分
(言情)碧夢痕	一冊	七角
(言情)雙淚痕	一冊	二角五分
(奇情偵探)秘密女子	一冊	三角
(偵探)生死美人	一冊	三角五分
(偵探)盜盜	一冊	一角五分
(怪異)火星與地球之戰爭	一冊	二角
(理想)八十萬年後之世界	一冊	一角五分
(姦情)雙塔案	一冊	二角五分
(俠情)淫毒婦	一冊	二角五分
(言情)寫真緣	一冊	三角五分
(哀情)美人劫	一冊	三角
(言情)情秘	一冊	三角
(苦情)玉如意	一冊	二角
(家庭)妻之百面觀	一冊	五角
(怪異)身外身	一冊	四角五分
(家庭)電妻	一冊	二角五分
(第一美人)偷得小傳	一冊	二角
(偵探)祕室	一冊	六角
(義烈)費娥劍	一冊	二角五分
(哀情)悲紅悼翠錄	一冊	三角
(言情)情仇	一冊	二角二分
(社會)情孽	一冊	四角
(軍事)刺薔薇	一冊	二角五分

(哀情)春水沈冤記	一冊	二角
(哀情)碧血巾	一冊	五角五分
(哀情)狸娘小傳	一冊	五角五分
(商務)湖海飄零記	一冊	二角五分
(哀情)千古恨	一冊	二角五分
(偵探)黃金舌	一冊	二角五分
(理想)火星飛艇夢	一冊	二角五分
(哀情)靈鷲夢	一冊	二角五分
(豔情偵探)情謀	一冊	二角五分
(奇情)孤雛劫	一冊	二角五分
(言情)藕絲記	一冊	二角五分
(慘情)淒風苦雨記	一冊	七角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	一冊	八角
滑鐵盧戰血餘腥記	一冊	八角
(社會)鏡中人語	一冊	三角
(偵探)玉環外史	一冊	三角
(哀情)情戰	一冊	三角五分
(怪異)妖怪記	一冊	三角五分
(言情偵探)夏春娘	一冊	六角
現代之女子	一冊	四角五分
(偵探)猿幻奇案	一冊	三角
(愛國)快活之旅行	一冊	三角
(偵探)六十萬元之慘史	一冊	三角
(家庭)帳中話	一冊	三角
(偵探)奇童偵探案	一冊	三角五分
(義俠)雙俠緣	一冊	三角五分
(警世)賣報童子	一冊	五角
(警世)聖湖豔影	一冊	五角

上海文書局發行

小 說 大 觀

縹緲生曰。迴憶篇者。吾友倚玉生爲秋波而作也。自古情波每生。皺疊微風。過處則亦無痕。然而此情波。皺疊中。輒生無數。迴瀾或幻爲汪洋。巨浸令人沉沒。其中者何可限量。倚玉生知我最深。高樓人靜。孤館月明。每至情無聊賴時。互相唏噓。互相慰解。一自冥鴻飛去。又復回頭。益墜人於惆悵之海。前途渺茫。後顧悲涼。百思無一是處。而倚玉愛我。竟莫能助。然彼人之與秋波爲境。正同。且無往不有我。參其座。今彼兩人之情。苗如經酥膩之春雨。怒茁挺生。轉瞬王孫芳草。綠遍天涯。又如化爲麗雲。愈積愈厚。將縹爲滿天散霞。惟其結局如何。殊未可料。而是篇之作。乃欲於情波皺處。留一痕也。

丁巳春。吾友曼殊大師自南海歸。大師者。學佛而深於情者也。乃觴之於酒家。座僅三人。倚玉與焉。酒酣徵歌。曼殊曰。我於海上。殊寥落。頃見一豸。頗娟娟可人。惟太嬌穉耳。余笑曰。龔定盒有詩云。新學甚深。微妙法。看花看影。不留痕。以大師法眼。如炬。寧有差錯。曼殊亦笑曰。衲子心如沾泥。且爲居士輩。廣結善緣耳。賤召至。爲一雛。翩然入室。乃無伴者。詢其年。纔十四耳。余私詢倚玉曰。美乎。倚玉曰。美無度也。彼聞吾二人之議。彼則立垂其目。曼殊合掌曰。善哉。善哉。是惟有情。乃成因緣。於是令移坐於倚玉。倚玉口弗諾。而心已許。是爲倚玉與秋波良晤之始。

秋波之媚。其媚在目。目巨如星。雙瞳點漆。其次則髮盛鬢覆額。黑光可鑑。玉軀嬌小。着高底履。閣然有聲。語微作吃音。期期然適增其嬌憨之態。我今不必故狀其美。佳人自有其真。無待吾筆之描摹也。且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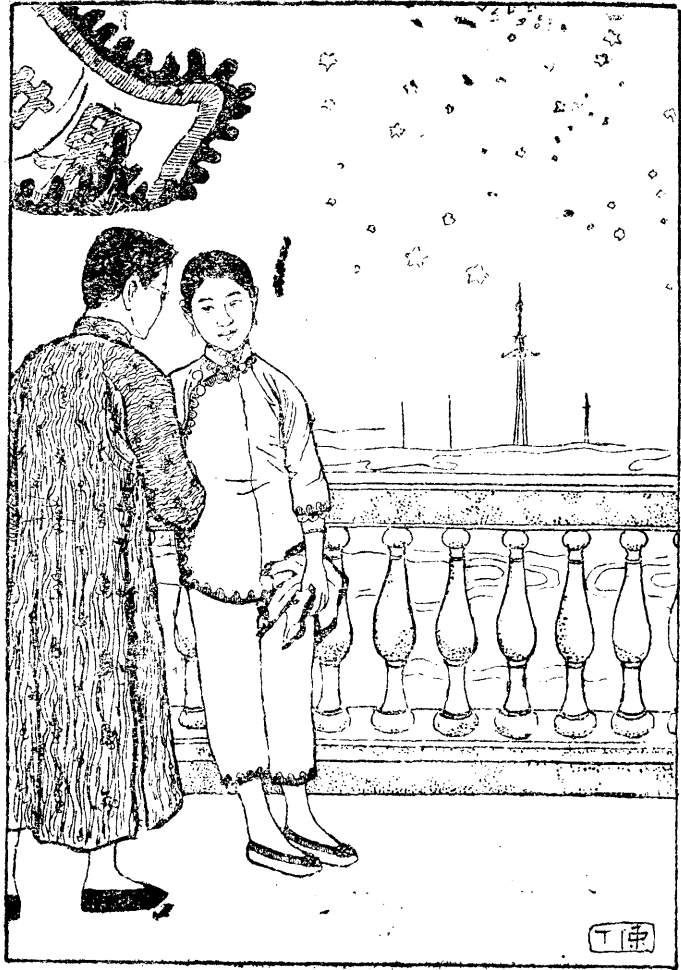
顛倒於其身者。初傾心於麗質。似此亭亭之影。直抵吾之腦界。及夫情愛深時。卽舍貌而言。情纏綿綺膩之中。已無評量比較之餘地。整頓全神。以注玉人。則翠裏珠圍者。固爲佳麗。卽亂頭麤服。何嘗不是傾城。此迴憶篇中所謂含顰一迴眸。愛蒂從茲結者也。

秋波之母曰四孃者。我比諸桃花扇中香君之母李貞麗者也。煙花妙部。風月名班。未謝鉛華。猶存丰韻。爲人工詞。令善酬酢。以故客之往來其門者。頗密。攜二雛。長曰賓鳳。次卽秋波也。客之賞識秋波者。甚衆。而秋波殊落落。獨與倚玉善。時倚玉方執事海上。車騎過從。形影遂日親密。秋波樓居下。臨芳衢。啓窗一臺。可以眺月。每當筍停管歇之餘。瑤魄素輝。斜射碧欄干上。微颺拂拂。中人衣袂。間攜手促膝。情言娓娓。時方新秋。我於夜闌恆過梅庵。清話時見秋波臨街之樓。暈碧之電燈。下雜以嬌脆笑語之聲。則倚玉在且必遮我行也。

四孃好遊。時海上遊觀之場。方層出珠燈。千障瓊樓。百尺謂足以驅繁縟。而招清涼。此間煩囂無避暑所。輒多趨之。而於北里中人來者。尤夥。四孃輒攜其雛。偕而秋波恆邀倚玉爲良伴。兩人常登最高之樓。俯視羣流。觸熱紛紛。渠輩獨來此。領略清冷蕭閑之趣。風來隱隱。聞簫管之音。每令人起曠遐思也。仰視銀河。雙星耿耿。可知天上雙星耿耿。人間兩心亦耿耿也。瓊樓玉宇。高不勝寒。乃至袂涼衣薄。始相扶而下。倚玉每語我此境。此情永篆心中。不能忘也。

長夏鬱蒸。夜來苦不能睡。倚玉攜秋波。謀馳摩託車於楊浦。曹渡之間。以電話招我與偕。余謂素君行者。我亦往。秋波謂素君我可強捉之。乃走吾館。敦促事畢而行。詣素則素以頭痛怯風。辭未能強也。於是

與倚玉秋波共一車。彼詩所謂大隄迴無人。長江淨如雪者。足狀是夜風景。而司機者於平沙之岸。柳陰之隄。輒復疾行如飈。逝電掣。每過一小橋如箭之離絃。直射而過。風片撲面。令人氣噎。秋波弱不禁風。則



蟄伏車中。倚玉撫之如護嬰孩。時倚玉之弟眷秋波之兄賓鳳。倚玉因道及賓鳳。頗暱吾弟。秋波斗起曰。然則我之與君何如者。余方手持草冠。聞言遽落車中。倚玉顧我何為。余曰。無他。劉玄德聞雷失箸耳。明日倚玉過我。我曰。孺子休矣。而不聞昨宵秋波之語乎。情見乎詞矣。惟此情網高張。恐從此無有解脫時耳。

閣脫有一日。遲至者。則壁間電語。丁零已飛天外。纏綿之意。即非電召而倚玉亦如忽忽有所失也。去則雪藕冰桃。親自調製。茶香酒冽。芳馨自沁。心脾秋波。每以炊餅實青椒。其中而啖之。此不過尋常一食品。

爲北方人士所嗜者。而一出以佳人之手。味乃逾恆。倚玉甘之。并以分餉。我曰。君畏辛乎。余笑曰。從來回甘滋味。必於辛苦中得之。方有價值也。今日思之。斯語或爲彼兩人之佳讖乎。

一日倚玉詣秋波。秋波方小病已睡矣。而房中侍者悉他出。納涼倚玉坐牀畔。偃倚作清談。以燈光之足以招熱也。儼然暈碧之電燈一分影。上窗紗室中咸沉沉作綠色。會有客至秋波。屢喚侍兒。無人應者。乃起而親出。欸客旋電燈。使通明。顧棠睡乍起。則雲鬢蓬而星眸。傷矣。客有儉者。則以尖酸之語。中秋波內外兩室相隔。僅一短門。自隙窺之一客。并識倚玉。於是譁然道秋波者。必及倚玉也。秋波初亦自辯。既知衆口爍金。辯無可辯。則亦聽之。梅庵常語。余曰。凡人中心自有主宰。必不能爲浮言所移。我觀秋波。雖年穉雅。有此態度。以彼方在妙齡。性真心熱。顧在爾時。彼兩人實以禮自律。可爲保證也。

金風玉露容易一年。倚玉將有浙行。三上賤謝徵召。不報可。而朋輩亦百計思所以尼留之。不獲達其謀。固知倚玉此行殊悒悒也。而更難排遣者。則舍此。嬰嬰宛宛者。而去江文通謂黯黯銷魂者。惟別而已。別之夕。余自梅樓分袂。後不借往秋波閣。恐妨彼情話也。越日渡錢塘江。彼乃以書報我。謂『前夕雨夜。梅樓話別時。中腸於邑。未忍多言。詣秋波處。益惘惘。若有所失。別意盎然。翻覺無語可道。雞鳴始歸。秋波兄弟秉燭送我。直至門外。涼雨濕衣。曉風吹髮。其境益淒寂。益黯澹。輒復自憐自笑也。郡齋孤坐。枯對一燈。後顧茫茫。不諗若何。安排此皆長夏以來。高樓人靜。數夕清談所造成之煩惱。邇日境界。視秋宵奔車大世。飲冰時更深。窈而膠固。公前書詔我前途有萬丈狂瀾。今者外界之潮訊。尙未奔騰。而方寸心波。已日夕起伏不已。自知魔障益深。輒喚奈何』云云。嗚呼。倚玉已游泳入於情海深處矣。

江城八月已是苦寒。加以賓朋寥落。言笑寡歡。而倚玉不耐。輒走海上。尋故舊而文章。由此生曲折矣。自倚玉之來。而我輩看花飲酒聽劇。賃廂殆無虛夕。一日倚玉偕余觀劇於第一臺。傍坐一姝。倜儻風流。知爲曲院中人。而莫詳其姓氏。初亦不以爲意也。會劇場中侍役來詢居址。倚玉聞之。歷歷明日有友招宴。倚玉醉後。驀憶昨日事。以牋召之。迴眸一笑。固昨日劇場中人。芳字曰花萼。則於侍役詢居址時。於香口中得之也。翠袖殷勤。對於倚玉如舊識。而吾輩方訝人間迅快之事。何以獨鍾於倚玉之一身乎。然而茲事獨不堪爲秋波聞也。我固以爲此子情真意摯。方在穉齡。猶之虛郭空城中。本無所有。先入者王倚玉。固據其肝腸深處矣。乃一旦有樹之敵者。則安得不發爲躁怒。誓欲滅此而朝食。惟愛慕之深者。拂戾愈甚。否則以泛泛不相涉之人。亦等於飄風過耳。爾惟秋波之於倚玉。並無險要之可據。而孤軍深入。爲計更左。在倚玉雖心傾秋波。而亦不能不周旋花萼。彼以凌厲之氣直侵萼。萼以談笑從容出之。曰彼穉子耳。我何較也。

自經此變。秋波爲之喪氣。以爲倚玉非他人也。我心已傾注彼人。何乃木木而一爲外物所移。便作爾許之纏綿。則男子心腸。寧復可恃。蓋秋波年穉。初嘗情味。但覺有喜悅之氣充周。吾身而不知人世。正多波折。閱歷情場者。自能知之。自此秋波之遇倚玉。爲狀至冰冷。其實萬千哀怨。方凝結心頭。雖倚玉百計慰藉之。終不可解。顧我知倚玉何嘗一日忘秋波哉。輒語我曰。秋波不可負也。越數日。倚玉渡江投我。以迴憶之篇。其詞曰。

少年不知愁。春江醉花月。白眼看黃金。醜顏聽瑤瑟。酒邊初見君。依稀記那日。電燭光搖搖。照見秋波。

澈○含○鬢○一○迴○眸○愛○蒂○從○茲○結○車○騎○累○經○過○形○影○疏○以○密○娛○樂○未○幾○時○商○風○何○飄○忽○羽○書○臨○安○來○速○我○征○
 車○發○置○書○懷○袖○中○未○敢○向○君○說○裁○牋○謝○徵○召○幾○禿○琉璃○筆○三○上○不○報○可○敦○促○乃○益○切○遂○令○耿耿○心○難○遣○
 悠○悠○別○別○時○五○更○初○天○低○衆○星○沒○胡○馬○當○門○嘶○久○已○飽○芻○秣○似○催○主○人○行○聞○者○心○忉○忉○相○看○無○一○言○秉○
 燭○啓○瓊○闥○密○雨○打○征○衣○曉○風○吹○秀○髮○牽○衣○問○歸○期○語○細○聲○哽○咽○腸○斷○此○時○情○百○歲○難○消○歇○明○朝○渡○錢○塘○
 迢○遞○隔○吳○越○郡○齋○晚○蕭○蕭○暝○坐○聞○蟋○蟀○胡○爲○愁○歎○聲○唧○唧○復○唧○唧○徘徊○望○中○庭○秋○意○上○肌○骨○言○念○佳○人○
 歡○使○我○心○煩○鬱○遙○夜○恣○清○游○閉○目○猶○髣○髴○珠○燈○千○障○深○瓊○樓○百○尺○凸○簫○管○旖○旎○吹○酒○花○縱○橫○列○萬○人○方○
 憧○憧○爾○我○獨○清○絕○避○地○凌○高○臺○仰○視○天○河○闊○白○露○下○零○灑○坐○久○侵○羅○襪○泥○我○相○扶○將○梯○窄○蠻○韉○滑○涼○宵○
 走○鈿○車○飈○馳○奔○電○疾○輓○語○未○二○三○十○里○過○六○七○行○行○楊○樹○浦○寒○濤○悽○且○烈○大○隄○迥○無○人○長○江○淨○如○雪○娉○
 婷○不○禁○風○蟄○曲○枕○我○膝○去○去○曹○渡○頭○茆○店○紅○燈○綴○入○門○謀○薄○醉○胡○兒○酒○如○蜜○玉○杯○琥珀○光○瓊○漿○雜○冰○屑○
 一○飲○肺○肝○清○再○飲○心○脾○冽○曙○色○辨○斜○橋○緩○緩○尋○歸○轍○當○時○只○平○常○過○後○成○恍○惚○昨○啟○金○縷○箱○檢○點○得○羅○
 帕○憶○君○投○贈○時○素○手○殷○勤○熨○上○有○鴛○鴦○紋○下○有○相○思○纈○宛○轉○隨○衫○袖○人○苦○不○及○物○難○忘○薄○暮○時○夕○陽○明○
 木○末○丁○丁○電○話○頻○趣○我○過○其○室○室○中○何○所○有○罇○盤○陳○一○一○乳○茶○已○微○温○炊○餅○有○餘○熱○辛○苦○勸○我○嘗○芳○馨○
 上○脣○舌○流○涕○望○八○荒○幾○人○間○飢○渴○舊○事○去○如○煙○前○途○黑○如○漆○良○辰○不○再○來○嘉○會○期○難○必○八○月○江○城○寒○淒○
 其○共○誰○述○

縹○緲○生○曰○此○迴○憶○篇○者○我○固○謂○情○波○皺○疊○中○之○一○痕○也○今○者○秋○波○之○於○倚○玉○已○消○釋○前○嫌○天○下○最○寶○貴○者○
 惟○此○固○摯○之○深○情○前○望○不○知○後○望○無○見○但○覺○幽○懷○沉○結○溶○此○無○限○艷○情○無○窮○惠○愛○於○內○而○倚○玉○之○於○秋○波○

亦如培至嫩之花日光水氣缺一不可我今爲此文殊不能達彼二人愛好之意然爲廻憶篇而發亦祇能於此作一小結束也文成招倚玉至梅樓示之曰此詩序如何倚玉微歎曰留此文於三年後讀之不知又增若何感想也

惆悵詞

(晚秀)

窈窕。丰神。十四。初。銀。鐙。如。水。曳。瓊。裾。年。年。陌。上。桑。芽。綠。餉。到。春。蠶。總。怨。渠。
十五。春。愁。不。自。支。空。庭。花。落。雨。絲。當。時。誤。解。高。唐。賦。我。太。瞢。騰。汝。太。癡。
清。秋。殘。夢。苦。零。星。不。隔。蓬。山。隔。畫。屏。銀。燭。悠。悠。冰。簟。冷。春。魂。憐。汝。未。全。醒。
流。離。相。對。聽。哀。笳。繡。榻。無。聲。短。夢。賒。累。汝。一。春。憔悴。損。小。樓。疎。雨。各。天。涯。
雪。壓。征。帆。向。晚。收。擁。衾。愁。聽。斷。冰。流。數。聲。寒。柝。一。鉤。月。明。日。飄。零。又。兩。頭。
羅。幃。慚。媿。話。平。生。宛。轉。啼。痕。月。四。更。怕。讀。花。間。舊。題。句。嫩。紅。雙。臉。似。花。明。
誰。牽。恨。縷。織。愁。絲。補。過。年。光。已。怨。遲。擁。髻。燒。香。兩。無。賴。可。堪。風。雨。不。歸。時。
多。事。吳。奴。問。姓。名。酒。邊。艸。艸。罷。秦。箏。鴛。鴦。乾。笑。紅。闌。泣。從。古。情。波。皺。不。平。

言情小說

女貞花

南社小說集



南社成立七閱寒暑先後入社者五百餘人文學家占其多數詩文已刊至十九集茲復興高采烈出其緒餘共成小說十三篇莊諧參半撰譯相兼珍此衆腋之集味同一轡之賞傾倒南社者自當先睹爲快也

南社小說集目錄

自由	吳門周國賢 瘦鷗	黃金	涇縣胡懷琛 寄塵
黑醫生	湘鄉成舍我	媒毒	華亭聞 宥野鶴
兒時	歙縣程善之	蛇齒	丹徒葉玉森 中冷
賊之小說家	吳江葉 葉小鳳	雲	丹徒葉玉森 中冷
予之鬼友	青浦王 晦 鈍根	紅爪郎	江東王鍾德 大覺
奇症	吳興趙澤霖 碧狂	傷心人語	香山孫 璞 阿瑛
		哀川民	江都貢 璧 少芹

全書一册
價洋六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小

說

觀

女貞花者非傳花傳一女子也非傳女子之美傳女子之貞潔也其事本於美國影戲名片「貞潔」為文學家克立福霍華德氏手筆出以窈曲綿密之思發為清麗挺秀之文而名美鄔德蘭孟遜女士則飾為女郎貞潔現其色相於紅氈毯上雪膚花貌傾動一時女士為世界聞名之範人專供大美術家雕石象摹仙女者去歲巴拿馬賽會嘗得一萬金圓之獎其價值可知「貞潔」之片予於上海大戲院見之擊節歎賞之聲幾破劇場而出蕩漾於上海一市十五女兒清且揚女士有焉既歸遂草斯篇而迴風舞雪之姿似猶隱隱在目前也戊午春瘦鵑識於紫羅蘭菴

半泓幽瀨襯着千行密柳一片孤岩那綠油油的水光綠油油的樹影和綠油油的山色彼此打合在一起彷彿結成了個綠世界連那蔚藍的天容給水光樹影山色映着也似乎泛做了綠色就這幽瀨之畔密柳之中孤岩之下有一位少年詩人坐在那裏手中拈着一枝筆膝蓋上攤着一本詩稿筆尖兒像春蠶食葉般在紙上溜去正做着一首清高絕俗的妙詩兀是沈吟推敲着一壁做一壁聽那綠陰中千囀百囀的鳥聲倒像合夥兒奏着妙樂助這少年詩人的詩思他做了一會便停筆不動慢慢地抬起那雙神光煜煜的眸子來向天上望去只見一抹雲影好像美人妙鬟擁在頭上就這雲影裏頭似乎見一隊仙女曳着雲裳霞珮亭亭而來天風動處似乎又飄下一朵朵仙花來那少年詩人微笑點了點頭重又動筆做去看官們要知這少年喚做桑頓大珊是個理想詩人他所做的詩暗中似乎有神仙相助往

往帶着一種仙意很像不食人間烟火氣似的就他此刻所做的那首詩名兒是一個「德」字大概說天上司德的女神眼見得下界衆生都冥頑不靈因此發了個大願力點醒了那些司情司樂司美術的衆女神們一起下凡他第一個先在一座高山頂上飄然出現披着輕綃霧縠姍姍的向世界上走來這當兒正是艷陽之花笑鳥歌裝點出一片春景一處碧澄澄大草場上正有幾百個玉雪可念的男孩女孩在那裏結隊跳舞白衣如雪好似一羣白蝴蝶往來相撲司德女神瞧了微微笑着連忙喚那司樂的女神帶了一班仙童來在旁奏着仙樂助他們的清興一時花花對舞鳥鳥和歌大好春光散遍了大千世界那司情的女神也擁着歡雲愛霧下降人世點化那一般癡男怨女皆大歡喜永遠穩住情天享那月圓花好的幸福還有那司美術的女神也進了世界教少年男女們習練美術開豁他們心胸使他們知道美術的好處養成一種高尚純潔的性情到這時世界昇平常在春風和煦之中全世界的人也人人快樂沒一件不如意事司德女神瞧了這情景芳心中好不得意對着春花秋月寶鬢上時時現出一派倩笑來那知極樂之餘驀地裏來了個希臘女神潘桃拉捧了個石匣子裝滿着炸藥一天斗在這石匣子上放了把火接着天崩地塌似的一聲頓把地獄炸將開來地獄一開那惡魔立時跳入世界帶着萬惡的種子隨處散播挑撥世上好男子好女人發生一切罪惡種種貪念妒念恨念也就在他們心坎中蠢動起來惡念一動壞事也隨着發現那惡魔見已達了目的得意萬分張開了血盆大口呵呵大笑只苦了那司德女神白費一番心血撲倒在萬花叢中雙拋清淚月頰星眸也都黯然失色瞧這世界已沒法兒收拾便長歎了兩三聲回到山頂上低着螭螭粉頸又掉了兩顆淚珠冉冉登天去了這一首

詩足有一二千字。做得文情並茂。字裏花飛。尋常詩人斷沒這種手筆。除非是天上仙人餐烟霞。吸仙露。纔能做這種冰清玉潔的文字。怕使中外大詩家李白杜牧。擺倫師梨們見了。也要斬筆焚硯。甘拜下風。咧。桑頓大珊做罷。便收了筆。向着四面綠油油地的水光樹影。山色微微笑了一笑。一時猛覺得身上甚是疲倦。便打了個呵欠。躺在地上。不多一會。早已呼呼入夢。夢中劈頭就見那司德女神。駕着雲輶。到來玉婷婷。立在面前。當下展着粉霞嬌靨。嫣然一笑。似乎安慰他。靈魂似的一覺醒來。餘馨在抱。揉眼向四下裏瞧時。斗的吃了一驚。原來他一眼望見一百多步外。有一個女郎。跪在一灣碧水旁邊。伸着一雙削玉般的柔荑。在那裏採花。眸明似鳳。頰秀於花。不是他夢中所見那個司德女神是誰。那時他又驚喜笑吟吟的。趕到那女郎身邊。先施了一禮。柔聲問道。敢問姑娘是誰。住在何方。怎麼和在下夢中所見的女神一樣。那女郎停了手。迴過那玫瑰半臉來。笑了一笑。鶯聲嚶嚶的。答道。我名喚貞潔。姓佛絲。就住在那叢林深處。一身孤寄。但有花鳥作伴。大珊笑道。好一個女隱士。使人羨煞。我們俗子。整日價住在城中俗塵。可拍偷能和姑娘比屋而居。豈不是雅人深致。在下原會謔幾句詩。也算是附庸風雅。姑娘可能給我指正麼。那女郎把兩道遠山眉揚了一揚。很着驚似的。說道。嗟。原來是個大詩人。委實失敬得很。先生的大作。自該拜讀呢。大珊忙回了聲。不敢當。便同那女郎回到先前做詩之處。取起詩稿來。恭恭敬敬的授給女郎。一壁就瞧着那首新做的「德」詩。在旁低吟着。那女郎瞧到結尾。玫瑰臉上頓時暈出兩個笑渦兒來。嬌聲向大珊道。好詩好詩。如今我拜讀之下。猛覺得胸襟一開。直要撇去濁世羽化登仙料想。將來刊布出去。定像干將出匣。光芒萬丈。你桑頓大珊的大名也須和前輩擺倫師梨戴尼遜白。

朗吟一流人分個高下。咧大珊聽得這讚美的話。從美人檀口中出來。覺得很有價值。滿臉堆着笑。心中也喜之不勝。兩下閑談了一會。很是投契。那女郎便又邀大珊到他家裏去。大珊那肯回絕。跟着便走一。路上山明水媚。鳥啼花落。到處都是錦囊詩料。一連走了半里左右。已到叢林中一個最幽舊的所在。野。花迎客啼鳥窺人。那女郎笑着十多步外一堵粉牆道。這便是我家了。大珊點頭前進。只見那軟軟的。碧草綠到門前。小徑兩面還種着些薔薇玫瑰之類。紅花綠葉。臨風點着頭。似乎在那裏招待客人。四下裏又有許多高樹亂綠。交織分明。張着油碧幕兒。樹外恰又是一條小溪。流水濺在石子上。做出一種碎玉之聲。大珊到了這絕妙所在。真好似亞當進了天樂園。仙花着袂。俗意都消。一時倒又勾動了詩興。直要吟起詩來。不一會那女郎已導着他走上了十多級の木階。入到一所精緻雅潔的小屋子中。壁上有琴案。上有花架。上有書窗外繞着長春藤。把柔條嫩葉伸入屋中。似乎要親近美人。芳澤屋檐上小鳥和鳴。歌聲不斷。當窗半掩着雪白茜紗。有一對對的白蝴蝶。在那裏撲來撲去。這不但是美人粉閣。委實是高人隱士之居。大珊踏進門口。早已嘖嘖歎賞。便和那女郎一塊兒坐在窗前談詩。看看花。不知不覺已把一點多鐘消磨過去。大珊怕女郎嫌煩。卽忙興辭了出來。從此以後。他們倆便結成了膩友。常在林中相會。大珊來一回。總讀一首自己的詩。貞潔女郎心領神會。佩服得甚麼似的大珊。眼見他貌美如花。又是心清於雪。他那二十多年深固未鑿的情竇。就輕輕被愛神鑿了開來。他那清白的心坎裏頭也輕輕把個花嬌雪淨的貞潔女郎貯了進去。至於那女郎呢。雖是嬌稚未化。却也畧解情詮。對着這麼一個頭角崢嶸的少年詩人。那得不傾倒。所以芳心叩叩也早已全個兒注在大珊身上。只外面却還若有情。

若無情的裝着嬌態罷了。但那愛神却是最乖覺的。明知他們甜戀密愛早已心心相印。只瞧他們這樣裝腔做勢。却有些不耐煩起來。趁着一天是個風和日麗的芳辰。便暗暗點化他們。使他們兩口兒並坐在小溪旁邊。一簇紫羅蘭花叢中。彼此掏出肺腑。唧唧噥噥的把心事子細訴說。這當兒他們兩個並頭雙影。恰被那無賴的日光印在小溪清波之上。密密的相去不到一寸。倒像六月芳塘斗的開出一枝並頭蓮花。翠蓋紅裳。嬌艷絕世。一會兒這並頭雙影。愈捱愈近。別說不到一寸。連一滴水花也潑不進去。於是他們兩口子的鸚盟鵲誓。也就在這時定下了。當下大珊很感激的說道。親愛的像你這麼一個天仙化人。不同凡艷。却肯把千金玉體許給我一個落魄詩人。從此以後。我便算得全世界第一個幸運兒。只恨目下手頭沒有錢。不能立時和你結婚。不知道你可能耐心兒等着麼。貞潔女郎羞答答的嬌笑着。答道。我怎麼不能等你。是等到頭白也。一百二十個願意的大珊一聽這話。心中自然滿意。就珍重一聲告別回去。他一路回家時。滿腔子塞着快樂。暗想那人以身相許。情深如海。我自己想想。總覺得配不上。他偷能把詩集刊布出去。成了個大名。到此做他的丈夫。方纔沒有甚麼慚愧。一路想一路回到家裏。取出詩集。從頭看了一遍。又隨手從旁桌上取起一本擺倫詩集來。瞧了一瞧。追想古人便起了無限感慨。想這一卷詩。自信不輸擺倫。不知道將來可能像擺倫般獨享盛名麼。想着眼中又彷彿瞧見他情人倩影。亭亭立在面前。笑靨生渦。活像貼着兩瓣玫瑰花兒。第二天早上。他已打定主意。帶着半天旭日。趕到一家書坊裏頭。見了經理。想把這詩集版權賣給他。那知這經理但知黃金可貴。竟一口回絕。偷要代印。須付五百金圓大珊一嚇。一個迴旋。即忙挾了詩稿。沒精打采退將出來。這一天獨坐家中。不住的長

吁短歎。萬種愁思。一齊都上心頭。不到夜半。就懨懨生起病來。看官們此刻在下。趁着那少年詩人病倒在牀。騰出筆來去引導一位大畫家登場。和看官們相見。這一位畫家名喚克勞德拉麥克。名滿美利堅全土。他那寫生妙手。委實出神入化。巧奪天工。人家見了他畫。沒一個不拍手歎美。五體投地的一天。他恰畫成了一幅慈母愛子圖。正在停筆欣賞。獨自得意。驀地裏却來了個朋友。這朋友叫做勒斯頓。李拉克家中很有幾個錢。在外面甚是闊綽。論他的品行。簡直卑鄙齷齪。和下流人不相上下一天到晚。沒有甚麼事做。只和那些花姑娘。柳姑娘們。厮混着。不但如此。還時時引誘良家婦女。憑着他一副偷天換日的手段。攪亂情天色界。有知道他行爲的人。只一聽得他大名。便個個搖頭說。這人是惡魔轉世。別和他親近的好。就瞧他一張油臉。兩撮鼠鬚。已一望而知。不是個好相識。咧在拉麥克呢。並不知道他底細。加着他又是個主顧。不得不虛與委蛇。這一天。李拉克恰閑着沒事。特地上門來找他談天。他便把這新傑作慈母愛子圖給李拉克瞧。一心想換他幾句讚美的話。李拉克一瞧。便搖着頭。現出一派不滿意的神情。說這種畫太普通了。毫無動人之處。任你畫他一千張一萬張。也決沒有人稱讚你。接着指點一邊牆上一幅裸體古畫道。像這種纔算得美術畫。你怎麼不畫他幾幅。給我賞玩賞玩。拉麥克接口道。這裸體畫原是美術中神品。最足動人。不過看畫的也須把美術的眼光去看他。要是心中起了旁的意思。那人就卑鄙極了。這幾句話。恰搔着李拉克癢處。說得他臉上紅紅的。十分害羞。拉麥克微笑着又道。這幾年來。我原也想畫一幅裸體美人。叵耐人海茫茫。中却找不到一個十全十美的美人兒。給我做範人。等到將來找到時。便聚精會神畫一幅給你瞧。就是了。兩下又閑談了半晌。李拉克興辭而去。拉麥克收拾畫

具忽地動了遊興。推開窗子一望。見園子裏一株絳桃。着花滿樹。很像。是十五女郎濃裝艷裹的盈盈立。在那裏。空氣中帶着花香。隨風吹送過來。拉麥克消受了會兒。遊興益發。禁勒不住。便懷了一本寫生手



多少心血。纔滴粉搓酥。造成這麼一個活天仙。他偷望了三四分鐘。見那美人兒已出了水。一骨碌上岸去了。拉麥克又向水中凝望了好一會。連忙沿着小溪繞將過去。走不到三四十步。早見那美人已穿好

册。興興頭頭出了門。直向野外走去。走了二三里路。已到叢林之中。抬眼四望。想摹他幾幅風景畫稿。無意中却見一二百步外。一條小溪中隱隱有驚鴻之影。拍着碧水往來游泳。那雪白的冰肌映着碧澄澄的水。益發明冶動目。瞧那香肩纖腰。也生得不高不低。不肥不瘦。恰合着拉麥克理想中的美人。正是十全美一些兒。沒有缺點。不知道造物的主宰。費了多少精神。

衣裳正坐在溪邊一塊大石上縛鞋帶呢。當下裏他就走一步。施了個禮說道：「姑娘請恕在下冒昧。在下是個畫家。名喚拉麥克。此刻到這裏閑遊。恰見姑娘在溪中游泳。玉膚冰肌。端非人間凡質。因此想借重姑娘畫一幅裸體的女神。很望姑娘不嫌唐突。俯允在下的請求。至於酬報一層。自該格外從豐。姑娘可能答應下來麼？」那美人兒低頭一想。便慢慢兒抬起那雙鳳目來。睽了拉麥克。一下回說：「這事不能從命。請先生見恕。則個。」拉麥克掏了一張名刺出來。納在他手中。道：「姑娘且回去想他一想。想定了再給我一個回音。我的住址就在這名刺上邊說着。又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禮。出了叢林。自回寓所去。看官們。你知道那美人兒是誰。怎麼有這絕世之姿。竟給那大畫家瞧上眼兒。諒看官都是聰明人。心中早已雪亮。不消在下道破。那人不是貞潔女郎。還有誰來。」女郎目送拉麥克去後。也就回到家裏。剛坐定了。想取書看。却有個郵差遞進一封信來。女郎只一望。早知是情人手筆。便親了一親。開封細讀。讀罷。纔知道大珊正害着病。不由得大大的吃了一驚。卽忙三脚兩步出了門。趕往大珊寓所。臨行。又從花瓶中拔了一把紫羅蘭香馥馥的帶着。同去進得門來。見大珊正躺在牀上。面容甚是憔悴。兩個眸子也深深的陷在眶中。不道一天不見。却變成了這個模樣。那時他芳心中起了無限憐惜。明月入懷。般撲到大珊牀上一壁。就把那束紫羅蘭送將上去。粉臉上堆滿了笑容。大珊接在手中。嗅了半晌。又瞧了瞧。意中人心。中頓時一喜。那個憔悴可憐的面上。便也微微放出一絲笑容來。貞潔女郎回頭瞧時。却見個醫生正在那裏收拾醫囊。預備出去。只爲進門時。一心注着大珊。倒沒有瞧見。此刻見了。就飛步到那醫生跟前。趕着問密。司忒大珊到底害的甚麼病。這醫生和大珊本是好友。有話沒有不說的。便回他說：「大珊這病全從心中。」

抑鬱而起聽說起因就爲了那本詩集既沒有人出錢買他版權待要自己印時那書坊中又要一筆印刷費大珊那有這錢少不得有些氣悶不上一天便把病魔纏上身了貞潔女郎聽了這話也猛覺得沈沈不樂接着把大珊甜言蜜語的安慰了一番便急急回去暗想大珊的病既爲了那本詩集我倘能助他把這詩集付印他的病一定會好一時計上心來忙把他平日儲蓄的一個撲滿取了出來用鐵槌子搗了個粉碎搜搜括括一共得了三十四圓四角多錢快樂得甚麼似的想這一大筆錢總能助大珊印詩集了第二天一清早他就上那書坊去見經理問大珊那本詩集須多少錢纔能付印那經理查了查細賬回說要五百金圓貞潔女郎平時從沒見過這麼大的數目如今猛聽得獅子大開口倒呆了一呆於是笑着說自己錢兒還不夠只索沒精打采的退了回來一路滿腔子不高興想這三十多塊錢怎能濟事但又從那裏去騰挪那五百塊錢點金無術委實無可奈何桑頓大珊的心病怕沒有心藥去醫他了當下他苦苦的想了好半天斗的福至心靈得了個很好的計較先把外衣中一張名刺瞧了一瞧就發瘋般跳出門飛也似的趕到畫家拉麥克寓中相見之下便直直捷捷說道前天你不是說要借着我摹一幅畫麼今天你倘能給我五百塊錢我便依你拉麥克一聽這話喜心翻倒想有這麼一個天仙般的美人兒給我插上畫去一朝畫成我克勞德拉麥克怕不能名震世界麼一壁暗暗得意一壁就取出支票簿簽了一張五百塊錢的支票授給貞潔女郎貞潔女郎謝了一聲歡天喜地的上書坊去見經理先把這支票給了他央他守着祕密別使大珊知道只說這錢是書坊中出的經理滿口答應忙寫信給大珊喚他把詩稿送來這一劑良方竟打退了病魔把大珊從死神手中奪將回來不到一禮拜

已能下牀了。貞潔女郎見大珊病已全愈，芳心自然歡喜，常帶了鮮花前去探望他。一面又偷偷的到拉麥克那裏，褪去了羅衣，把那羊脂白玉似的玉體顯將出來，給拉麥克敷粉調鉛，摹上畫去。只大珊如在夢中，並不知道所知道的就是那荒儉李拉克。李拉克一見了貞潔女郎，早像觸了電，背地裏涎垂三尺。時時想一親香澤，更滿嘴兒塗了蜜，把甘言引誘他。貞潔女郎却守貞不變，不去理會。心竅深處，只滿滿的嵌着個桑頓大珊。這樣過了一個月光景，那畫已成了一半。大珊的詩集也已出版，一時社會上非常轟動，稱他做詩壇雄獅。有幾家大家都開了宴會，跳舞會歡迎他。貞潔女郎見意中人成了大名，連夢兒裏也拍手歡笑起來。拉麥克天天和他相見，很敬重他。一天有個貴婦人叫做瞿狄司羅霞的，在家中開了個園遊會，特地請拉麥克介紹貞潔女郎前去。隱了名在舞台上扮演羅馬種種石像，顯着那儀態萬方的玉體，大受客人們歎賞。那荒儉李拉克也正在座中，一見之下，心兒更躍躍欲動。第二天新聞紙上便記着某夫人園遊會中有無名女郎裏體扮演石像的事，又加上許多讚美的話。這一天早上，貞潔女郎恰去探望大珊，一同在園子裏看新聞紙。大珊就指着這一節向女郎說道：「這種女孩子未免太不知恥，怎麼當着大庭廣衆，一絲不掛的扮甚麼把戲？就是裏體給畫師做範人，我也不贊同呢。」貞潔女郎聽了，彷彿當頭打了個霹靂，一張玫瑰臉兒霎時泛得雪白，變做了一枝月下梨花，一面搭趣着敷衍了幾句，就懷着一肚子悶氣回到家裏。第二天他很想不再到拉麥克那裏去，只爲了五百塊錢，分上又不能半途中止，只索悶悶的照常前去。過了一禮拜光景，那畫已將告成了。大珊新和拉麥克訂了交，一天恰來瞧拉麥克，不道剛跨進門，斗見有一個男子緊緊抱住了個女子，像要接吻似的那女子却使勁支撐。

着不住的毒罵大珊。瞧那模樣兒，分明是他意中人。於是怒吼一聲，跳將上去，把那男子背兒一掙，擡到三步以外。那男子不是別人，正是李拉克。李拉克和大珊曾在一家宴會中遇見過。見了面，似曾相識。大



珊鐵青了臉，大聲叱道：「惡奴，你敢侮辱我未婚妻，我定不與你干休。」李拉克撚着鼠鬚，冷笑道：「嗚，原來這美人兒就是那大詩人的未婚夫人，失敬失敬。怪道他時時顯了玉體，給人賞覽。一會兒做畫師的範人，一會兒又在園遊會中扮石像，哼，哼，好一個大詩人的未婚夫人。」大珊本想給耳括子，他吃聽了這些話，倒下手不得，便瞧着貞潔女郎問：「這話可是實在的？」貞潔女郎

了從這天起可憐那女郎便陷入愁城整日價沒有展顏的時候往往對花濺淚聽鳥傷心一個人在林中徘徊着彷彿鬼影一般三天以後拉麥克畫已告成很覺興高采烈忙邀了許多好友齊來觀光大珊收到了信匆匆趕來他一瞧那畫臉兒頓時一沈可是那畫中的裸體女神不是他未婚妻是誰拉麥克已知道了這事便正色說道大珊先生你是個大詩人難道也抱着尋常假道學家的俗見麼這女郎有一個冰清玉潔的玉體也有一顆冰清玉潔的芳心任是赤身裸體給全世界的人瞧也不打緊反能使那些不道德的小人慚愧死呢大珊說不出甚麼話只索慢慢兒把頭低了下來事有湊巧這當兒恰又來了個書坊經理瞧了那畫便笑着向拉麥克道好一個佛絲姑娘既助了桑頓大珊印詩集成大名又來助你克勞德拉麥克成名了大珊在旁聽得明明白白心中兀是詫異着忙過去盤問那書坊經理那經理隱瞞不得就把前事傾筐倒篋的說了出來大珊又感激又慚愧便飛一般趕出拉麥克寓所直到林中走不上幾百步路早見他意中人正坐在小溪旁邊把五個削玉似的纖纖春筍托着那梨花般雪白的玉頰呆坐着一動都不動秋波中含着淚華兀向碧水上幾朵落花癡望着大珊心已大動忙趕到他身邊顫聲說道親……親愛的你……你的事我都知道可能恕我麼貞潔女郎仍抬眼望着水呆呆不動只兩顆仙露明珠似的眼淚已淌了下來大珊又很懇切的說道親愛的親愛的你可能恕我麼這時貞潔女郎的芳心也勃勃地大動先盈盈的拾起了那雙媚眼睜了大珊一下接着又盈盈的擡起身來和大珊相偎相依的立在紫羅花叢中當頭有一對翡翠鳥恰恰比翼飛過啾啾唧唧的似乎唱着情歌和他們倆調笑呢

(完)

俠義小說

南飛子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引起
美觀
藝術
觀念

全書
一冊
價洋
二角

啟發
科學
智識

是書本科學之真理為
游戲之玩具輯譯東西
洋各種科學游戲法匯
為一編自聲光化電氣
水等學以至測繪算術
製造等分為十餘門計
一百五十八條均出以
淺顯之文字而附以精
美之圖畫令閱者一覽
而明試演極便誠能於
玩物之中寓啟智之意
者也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俠義
小說
南飛子

一 臣

李四先生一日正在場中督傭打麥。場臨官道。忽一人奔突而至。一躍登場。呼曰。救命救命。隨說隨取傭人草笠覆額。袒衣裸裎。奪傭帚而掃。李與傭皆駭曰。何爲。汝何人。其人遙指道上曰。來矣來矣。救命救命。即見有十數騎如飛而至。皆腰懸弓矢。手執長刃。馬噴沫流汗。蹴踏揚塵。爲首一人似武弁裝束。至場邊。停轡呼曰。哈。適一少年。短軀白面。服藍白線汗衫。逃向何方去矣。李向東南歧路指示之曰。向彼去矣。諸騎紛紛馳逐而去。喘息遂渺。少年起。棄帚去笠。取衣著之。向李叩謝曰。再生之德。容當圖報。李視其人。短小精悍。英爽之氣。溢於眉宇。扶起而勞之曰。君果何人。以何因而至此。少年曰。難言之矣。顏色慘懍。似有極憂沈痛者。言畢欲去。李挽之曰。觀君器宇。決非凡下。所事雖不明言。亦可揣測一二。盍至舍下一餐。少叙衷曲。答曰。否。僕不敢禍君也。時李少子在傍僂言曰。然則客盍留姓名。爲後日相見地乎。少年愀然曰。僕身世不堪爲人道。姓名亦不足留也。遂問公子伊誰。答言豚兒。少年審諦之曰。英器也。騰達無疑。公子必欲知僕者。但記取南飛子可矣。言終而去。颯如鳥逝。李父子觀望懷惑。駭歎而歸。李名樸。字可範。行四人。稱之曰四先生。寧海名士。不利塲屋。年五十餘。以歲貢授教職。不欲之官。隱居教授。長子維周。早夭。次子維召。年十二。聰穎非常。李親教之。是日自塲歸。謂父曰。南飛子伊何可怪。父果測其爲何如人也。父曰。是則難言。要之其必有不堪告人之隱痛可知也。旣而歎曰。世界反覆。奇事正多。四海之內。如南飛子者。豈少也哉。吾兒慎言。今日之事。切勿爲外人道也。蓋是時。滿清定鼎未久。上下相猜。以細故而遭橫禍。

者時有所聞。故誠之也。在再數年。南飛子消息杳然。李父子亦寔忘之矣。無何。維召膺鄉荐。連捷成進士。榜下卽用知縣。分發江南。到省謁撫軍。以其年少也。易之。謂之曰。是書生耳。何遽膺民社。李少年盛氣。怫然曰。朝廷設科取士。及格者錄。否則擯。不聞以年限也。某試幸及格。奉旨爲官。是皇上主司。皆以某爲可也。公顧不然乎。撫軍語塞。笑慰之曰。否。此非之謂也。以君青年英發。當期大成。遽就卑官。爲可惜耳。李亦遜謝曰。辱公厚愛。感何可言。某言贖。請恕罪。撫軍慰遣之。然自是益慕之矣。無何。命宰某縣。縣劇邑。號難治。蓋欲以中傷之也。李亦知之。然氣銳敢任。不以爲意。單身赴任。甫抵境。聞有某寺僧。惡霸一方。人無如何。沿途接詞數十紙。皆控僧姦盜諸不法狀。細訪之。乃知僧本京師大猾。勇悍善拳術。殺人漏網。逃之江南。削髮爲僧。名本空。與本省撫軍爲結義兄弟。撫軍故覺羅氏。紈袴無賴。在京日。卽與僧狼狽爲奸。至是僧藉其勢。燄更無惡不作。歷任縣官。皆先往寺拜謁。祇奉惟謹。始得安於其位。李旣得實。卽欲往捕。斯言一出。合署驚懼。胥吏皆苦求勿以官爵身命爲兒戲。李愈怒。率役夜往。圍其寺。破門入。則僧不知何時已去。座上留一函云。爾敢與我爲難。雖笑爾愚。不得不服爾膽。吾非畏爾。因久不與盟弟相見。藉此一往。卽在署中暫寓。靜觀爾之下場也。云云。李憤氣填胸。莫可如何。回署坐立不寧。寢食俱廢。一以憤惡僧之鴻飛天外。一以懼撫軍之必不干休也。未幾。撫軍果下一令云。訪聞某寺僧本空。諸多不法。理應拿辦。仰該縣躬率壯役。不動聲色。飛速嚴密。拿解來省。以憑訊究。倘被脫逃。惟該縣是問。云云。李閱之。始知僧所云。厲在撫署之言。爲不虛也。然亦無可如何。聽之而已。先是在京日。友人荐一僕喬幹。年二十餘。隨之任。侍奉周至。而又忠誠。極倚任之。方其捕僧也。幹身先衆役。奪勇直前。旣不獲僧。其憤懣不堪之狀。尤過於主

人。及至撫軍文到。幹夜半私語主人曰。惡禿果在撫署。某擬赴省一行。相機行事。請給費五十金。但此事惟我主僕二人知之。慎勿向一人道也。李曰。僧在署內。爾一人往將何爲。幹固請。李終不許。且曰。我非惜費。彼惡僧拳勇無敵。爾卽覲面逢之。亦無如彼何也。幹不得已。乃垂涕以告曰。公子不憶南飛子乎。卽某是也。向蒙太公拯命之恩。刻思圖報。故夤緣得隨侍公子以來。所以不明言者。一恐公子或不收錄。二則某大仇未報。不欲顯真面目於人間。今公子有急。正某得當以報之時。若猶不許。請畢命於君前。李聞言如夢方醒。細審面目。幾希可辨。因曰。吾許子矣。但子將如何施行。亦有成算在胸乎。幹曰。若論能力。僧雖勇。某自謂尙可制之。但得見面。必能擒之以來。至如何方略。到省後隨機應變。非可預定也。李拜謝之。因問子究有何仇。似極重大者。幹曰。此尙非可以言之時也。速出金某行矣。李自幹去後。心惴惴終不敢信。其有濟而撫軍則催符又下。限五日解到惡僧。否則參處。李正徬徨無計。忽接喬幹密函。請派幹役數人。具舡某處以待。大喜。如言派往。翌日而幹擒僧至矣。先是幹抵省後。於撫署前設一小肆。朝夕伺察署內出入之人。見一擔水夫。鬚髮盡白。似可共謀。因漸漬與交。遂成莫逆。托以心腹。代爲偵伺。一日告幹曰。明日黃昏後。由署內出肩輿五乘。至某江口登舟。第一乘撫軍長女。第二其次女。第三四其兩妾。第五則某僧也。蓋僧在署中。撫軍亦恐或有漏洩。欲令隨眷口還都。乘夜坐輿垂簾以出。人固不及覺也。夫孰知擔水夫早已調查確實。爲之和盤托出耶。幹得報後。卽連夜密請派人具舟以待。屆時五輿果至。簾開僧出。方欲登舟。幹上前謂之曰。六姐相候一語。僧急低聲曰。在何處。曰。在彼不遠。僧隨之行。數十武外。幹自後拍其項。僧卽目瞪口哆。不能言。亦不能動。幹肩負之。馳至舟。連夜駛回。蓋六姐者。僧之情婦也。僧恐眷口

等聞之不雅。故不暇致詳。隨之而行。初不料其被賺也。李得僧。喜怒交併。即刻解省。求見撫軍。撫軍大窘。浼同僚關說。許李以卓異保荐。減僧罪。遞籍了案。李固不許。幹勸之曰。強權世界。公道難明。必為己甚。後



禍難測。君其許之。乃許焉。撫軍不食言。果以卓異荐李。李任京秩。不數年。升至大司空。清聖祖登遐。世宗即位。百官朝參畢。歸私第。李夫人問曰。新主如何。李曰。聰明天亶。惟求治太急耳。次日。上問之曰。卿視朕何如。李叩首曰。皇上聖明。上曰。非求治太急乎。李駭極。戰慄以對曰。臣實無他。不難剖心以自明。上怒曰。汝試剖來。即剖亦不過汚我三尺地耳。李愈恐。叩首無算。上

曰去。小心供職可也。李自是無心仕宦。未幾遂告歸。將歸之前。有某郡王荐一女傭。願隨至山東。不較值。李思一女傭也。而王作曹邱焉。事甚蹊蹺。然不能不受。既歸。幹密謂李曰。主人亦知女傭之所由來乎。是

實非女。乃太監也。今上遣來以伺察君者耳。李大駭。不敢露聲色。乃杜門謝客。搆一亭。坐臥寢處其中。不出亭門一步。蓋世宗之得國不以正。爲太子時。兄弟各樹黨羽。及得位。猜忍滋甚。朝臣凡非其黨者。皆疑忌之。喬幹隨李至家。年餘。忽請假去。云將赴南省探一親戚。問何時歸。云難定。未幾世宗崩。女傭聞之。倉皇辭去。家人皆怪之。惟李心知其故。不便明言。數日後。喬幹亦歸。告李曰。大仇已復。心事已了。請從此辭。驚問之。則密語曰。今上之死。非正命也。至某之眞姓名。終不可以相告。但記取南飛子其人可耳。固挽留之。絕裾而去。

(完)

花間影事

旃檀室懺語

當筵見綠。爛。爛。矣。默識其為。婉。靜。好。人。顧。不。詳。其。身。世。如。龍。門。贊。
 五。帝。嚮。往。之。誠。不。可。以。已。終。以。帝。德。姓。繫。儒。者。不。傳。為。懺。比。觀。憶。英。
 湖。陳。影。事。信。為。雅。馴。之。言。爰。拾。事。為。綠。綢。辭。數。章。冠。蓋。滿。京。華。斯。人。
 獨。憔悴。不。自。知。其。言。之。悲。也。其。一。曰。刻。玉。纒。金。絕。一。時。不。堪。覓。羽。下。
 仙。壠。人。間。別。有。傷。心。事。正。則。文。章。杜。甫。詩。其。二。曰。休。將。西。子。比。西。湖。
 鏡。裏。雲。螺。態。更。多。可。奈。東。陽。近。消。瘦。遊。情。却。被。病。情。磨。其。三。曰。白。紵。
 歌。殘。問。字。初。鼠。鬚。鶴。眼。足。清。娛。添。香。原。不。勞。紅。袖。却。有。青。衫。伴。讀。書。
 其。四。曰。絮。語。燈。前。夜。未。央。嫁。衣。翻。為。別。人。忙。研。卷。箋。上。珍。珠。字。郎。有。
 新。詩。為。助。粧。其。五。曰。蟬。曳。殘。聲。過。別。枝。一。盃。秋。水。慰。相。思。如。何。被。冷。
 香。消。夜。呵。壁。真。真。喚。不。知。其。六。曰。如。水。華。燈。人。定。時。尚。留。一。晌。對。芳。
 姿。可。憐。握。淚。隴。愁。夜。猶。贈。今。生。如。意。辭。

社會小說

貞

禽

現代十大家文鈔

王壬秋 鄭蘇戡
 樊樊山 梁任公
 康長素 章太炎
 陳伯嚴 蔣觀雲
 易實甫 劉申叔

風雅道衰海內詩人屈指可數輯錄十家或宗法漢魏或胎息唐宋淵源所在自成派別取法貴近請讀此編 (外埠加郵費二角)

全書 廿冊 價洋 四元

歸震川 梅伯言
 劉海峰 曾滌生
 方望溪 張濂亭
 姚姬傳 吳肇甫

桐城文派遠祖震川近祖望溪姬傳直接劉氏間接方氏承先啓後實爲大宗厥後伯言梅氏濂亭張氏肇甫吳氏皆其嫡派湘鄉不名一家然亦隱然自附於桐城彙輯是編可以知淵源之有自矣 (外埠加郵費一角二分)

全書 八冊 價洋 一元六角

明清八大家文鈔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崇樓矗雲。寮密若蜂房。不窗而欄。三面圍繞。凭欄望下。爲廳事。面對高臺。臺洞敞。前隅列方柱。左右對峙。若戶。鏤金錯采。極燦爛之致。柱際懸錦幔。豔若霞之麗。天廳事中。縱橫列長椅。足容千人。秩如整如。若有制之師。妮隊以待敵。前俯後仰。若登雲梯。纖毫不蔽其目。當門立竿於牆巔。竿首懸旗。旗上硃書徑尺許。曰第一舞臺。百步外見之。若近接几席間。每當曜靈午指。圓月東升。幔初揭。卽袍笏登場。笙歌迭奏。此誠人間行樂之地。銷金之窩矣。中秋不雲沈沈。人相顧。慘厲無歡容。及暮。忽大聲若山崩。塵沙滿空。人若在霧中行。咫尺不辨。第聞譁然呼曰。第一舞臺倒矣。第一舞臺倒矣。此語發。萬衆疾行若風狂。旣近。磚飛瓦走。餘勢猶烈。迫人不得前。則聞牆傾椽折聲中。雜呼晷之聲一片。慘若羈囚莅刑場。厲若鬼嘯於宵深月黑之際。噫嘻。天寶伶人。開元供奉。平時鮮衣美食。享用等於王侯。浩劫當前。莫能擺脫。豈所謂物極必反。泰過則否作歟。而孰知否否。紛紛然。匍匐而出。髮蓬蓬。蟻蝨聚而成巢。面黧黑。似自煤窖中出。衣不蔽體。骨條條外露。噫嘻。此被災之民也。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諸君猶憶中秋前七日。天津之水乎。實則溥沲。子牙。永定。大清。南北運河經流之地。無處不波濤拍岸。魚鼈盈庭。昔號山村。今成水市。唯天津近依畿輔。爲冠蓋所必經。開關互市以來。東西諸友邦。各受一廬以居其民。洪水橫流。不擇地而入。主客俱病。主乃無從自諱。於是士之登於朝者。語水必曰天津。達官貴人。因水議賑者。亦必曰天津。天津乃特以水聞。其餘則鮮齒及者矣。賑之法。人日受食。又受銅元。壯健細弱無別。織民之以力食者。利之。往往輟其業不事。安

坐以待賑。而後天津之災民多。他邑災民。朝夕引領以待援。卒卒不得一飽。聞天津有賑。賑且厚。足以養其生。遠者雖若望天堂。不翼何上。近者遂父詔子。夫詔婦。襁負而至。若奔流急湍之歸壑。而後災民多者。乃益多。顧以五河之水。僅恃海河一綫爲尾閭。盛漲之際。苦宣洩不及。於是水不自地中行。乍湧於庭。旋登堦。旋及簷。旋且逾屋。登高一望。滔滔汨汨。若怒潮越岸而上。天津遂水多而陸少。居民求一席地以蔽風露。非兼金不得。踽踽自外來。身外無物。無親戚故舊可因依。則有尺地爲水所未到。卽爭就棲止。幕天席地。放浪形骸。達者徒存此言。唯災民乃身行之。時第一舞臺以水輟演。寥廓無人。災民喜有庇。絡繹奔赴。雖未橫陳一榻。安適若家居。而較露處野宿之時。苦樂居然異矣。顧其地夙窪下。積水若渠。迨建劇場。數土填水。杵未實。故其礎不堅。經此上淋下潤。遂蔓蔓動。不能復支。豁然聲作。而歌樓圯矣。出者數百人。受瘡傷。輕重有差。倉卒不及逃。葬身瓦礫中者。頓指不勝數。然其間乃有貞禽在也。

老人某。髮斑斑。長鬚亦白。狀若癩。面水子指而數曰。我妻死於是。我家業盡於是。突返身指舞臺舊址而數曰。我婿死於是。我女亦死於是。天乎。何酷。老人生趣盡矣。觀者方惻然。老人忽奮身自擲於水。觀者驚。有夙狎水者。立投水。援老人上陸。卽有人取凳。覆老人凳上。爲控水。又卽有人取沸湯。投姜數片。伺老人水盡。挾其唇。灌湯下咽。老人蘇。藉地嗚嗚哭。觀者圍繞老人旁。問里居姓氏。老人曰。天乎。我寶坻人也。孽重。遭此劫。道姓氏。將爲先人羞。不能告公等矣。告家事可耳。且幸有哀我女之烈。謀所以存其人。是卽老人所以報我女於九原下者矣。我家寶坻之東鄉。世務農。然不廢讀。我祖我父。嘗預鹿鳴宴。卽我亦嘗青一衿。始娶妻。妻年少。我者五歲。逾三十年未嘗一有身。弄璋弄瓦。早經望斷。我亦拚以獨夫終矣。何意我

妻月信忽愆期。積十月。遂產一女。時我年已五十有一。熊羆之下。雖有兆而終虛。然得此一塊肉。慰我夫婦暮年岑寂。究勝於無。我心於是滋慰。我女匝月。卽善笑。不三月。卽牙牙學語。我知其慧有過人者。迨六歲。卽授以書。我弟子有臆。我亦不欲舉其名矣。第呼曰某可耳。與我女年相若。共執經問字者七年。雖兩小無情。而意氣殊洽。我以女漸長。令在閨中。從母習刺繡。不令入塾。然當孤燈靜夜。手一卷。伊唔諷誦。攻苦如諸生。久之。遂能詩。間作短文。亦娟娟入秀。弟子某亦才。時避我。與我女以詩倡和。我意亦愛之。數數欲招爲宅相。商我妻。數數不肯。我妻有少弟。亦晚年得子。珍若掌上璧。覺風吹亦痛。故八歲猶聽從頑童嬉。長遂無文。我妻愛弟。因亦愛姪。欲字以女。數數商我。我堅不從。我妻悲曰。爾謂某也才。我觀其人。秀於外。狡於中。非佳子弟也。我姪愿且厚。第少文耳。然究非手書不能識一字。執筆不能作一書。若尋常農家子然。爾何嫌也。我辨不勝。妻弟又數數倩冰來。強委禽焉。弟子某悵然辭我。我從他師。我察我女亦怏怏。若未以婚姻爲樂。每有作。騷愁滿紙。花晨月夕。獨自徘徊。眉梢眼角。又時時有淚痕。嗟乎。邯鄲才人。嫁作廝養婦。我內自問心。負我女矣。輒欲避人。設詞慰藉之。顧我女至父母前。愁癡作態。唯恐不得老人歡。未嘗一露怨恨之意。我復何詞以語。繼察弟子某行後。累有書致我女。我女亦時有書報之。嚙念自來癡男怨女。以青鳥爲媒。通殷勤之意。終不免貽門戶羞。我女將母類是。意欲防閑。先隱檢其往還音問。則皆尋常通問。無一語涉於私。則亦置之。今歲我女年十七矣。婿年十八。已定來歲上元。爲其親迎之日。我女益怏怏不樂。弟子某亦數造我廬。每來輒作嘆息聲。每遇我女於庭。歡然問訊。絮絮呼世妹。不置。我女亦含笑爲報。我妻大厭惡。作色示弟子某使去。且令我女避之。某去不敢復來。輒倩隣嫗。以詩遺我女。至此而城

第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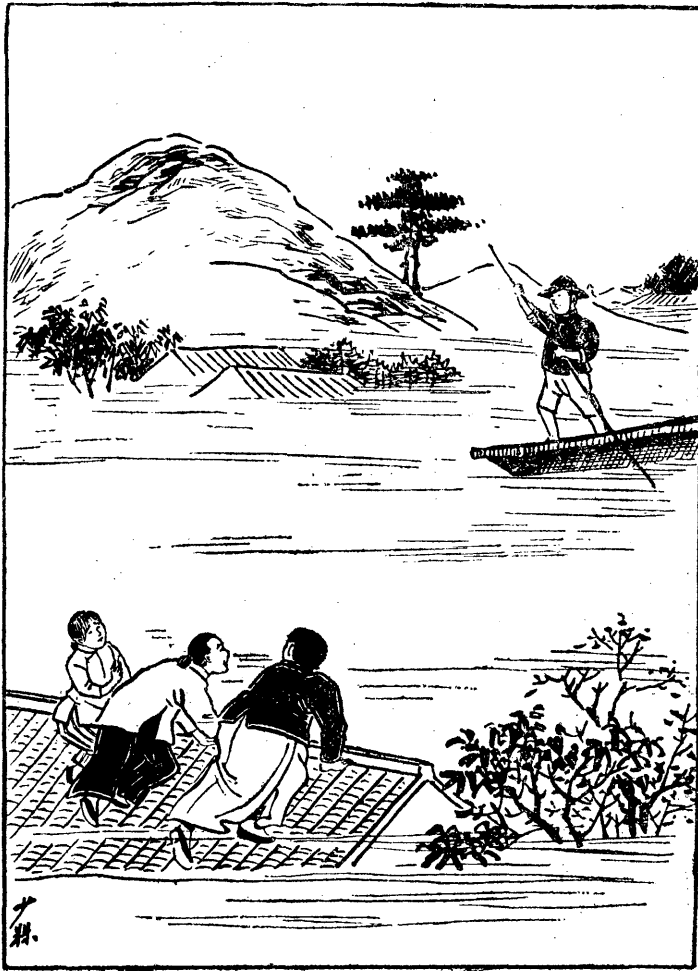
集

闕青衿。本相露矣。隣媪嘗私語我妻曰。爾家女公子。情種也。而能以禮自坊。某倩我將一詩來。我初不省詩何語。第見爾家女公子。初視詩。涕盈於眶。欲墮。繼忽易容。正色語我曰。煩姆傳語某。我身已有夫。辱相愛。今生不能卜矣。詩不當報。亦不敢收。煩姆還之某。並屬後此勿更貽我詩。設有人飛短流長。兩家都不便也。其言若是。非情種而以禮自坊者。寧能若是。我聞隣媪言。始信弟子某。猶是佻者流。我妻觀人。可云不爽。第得婿若牧牛家兒。異我寒氈本色。終鬱伊不以爲快。且我女才。何愧不櫛進士。其貌亦在中人以上。使其生長高華。寧不能得乘龍佳婿。今乃幽蘭空谷。自賞孤芳。我內自問心。益覺負我女矣。

我家之屋。前後凡六楹。前爲我讀書款賓之所。後以寓眷屬。旁又有室。庖馩在焉。猶有餘。以囤糧。門外廣場。大樹十數株。綠葉如蓋。下列石檯石凳。朱明司令。酷暑如焚。我輒挈妻女。納涼樹畔。場外一片平疇。祖遺之田百五十畝。在焉。其旁矮屋若欄。下敷草。上蓋茅龍。則雞埒牛棚。又在焉。一家三口。除春耕之際。常傭又祇二人。衣溫食飽。足以自娛。所猶有憾者。中郎有女。其如伯道無兒。先人之澤。將自我而斬。我每思及此。我心輒痠。我妻則常笑慰我曰。女之與男。賦體雖殊。同是自家骨肉。得婿而後。女生子。子復生孫。亦終是自家一脉。爾何嫌也。我無可折我妻。則笑答曰。先民有以母爲氏。往往知母而忘父者。爾言用於是時。庶幾其當矣。我女亦爲粲然。我妻又辨曰。婦知夫。兒女亦必知父。盡信書。不如無書。正謂此類耳。不然。則人禽奚辨。我不樂更詞費。逕歸寢。我女之室在我右。夜半。我已熟寐。忽有人撼我門。厥聲哀而促。聽之。我女之聲也。我牀上問曰。何事。張皇如是。我女喘且答曰。水來。水來。速啓門逃。速啟門逃。我妻驚。舉帳視。水已入屋。不及理他物。披衣濺水開戶。我女入。左手攜我。右手挈其母之袖。喘且言曰。屋後數十步外。有

高阜。水來至迅。速從我。啓後戶逃。我於時股戰幾不能行。踉蹌從我女。偕我妻。冒水至後戶。第聞門外洶湧有聲。門內水漲及腰。我妻身搖搖欲仆。我女呼曰。戶不可出矣。門畔有梯。父與母姑相挽留此。我取梯。偕父母登屋。言已疾取梯。以隻手攜我及我妻至塔。豎梯傍簷。我妻前。我在其後。我女兩手執梯於下。視我及我妻上。始上。既上。視水驟漲及簷。我女當時去溺。祇一間耳。天乎。既脫我女於水。何并不脫我女於覆垣之下乎。天乎。老人生趣盡矣。則又嗚嗚然哭。哭稍定。又語曰。爾時上視則天陰若墨。下視則茫茫一白水行若飛。旋聞戶樞數震。卽有影續續隨水自戶流。不辨何向。意我家百物。波臣盡錄之籍。不我屬矣。我妻哭曰。我家毀矣。水退而後。何術資生。我嘿念水勢未定。設漫過屋頂。身且不保。何論身外之物。我女焦煩似我。第不欲傷母心。姑設詞慰之曰。瀕危獲安。生機自在。母勿慮。時深墨之天容。忽有白痕一縷。自東方乍現。知將破曉矣。我妻忽齒戰曰。冷。冷。冷。我始悟勿遽問。僅御單衣以出。此時上露而下水。西風又緊。寒若深冬。遂蜷伏屋角。相偎取暖。未幾白痕漸展。黑雲盡收。天際幻爲奇彩。眩目生花。漸則一輪紅日。透水直上。陡見角者牛。蹄者犬豕。翼者雞鶩。蓋者筐篋。足者椅桌。枝者楓榆。葉者菽麥。人間一切有生無生之物。一例沈浮。都在水晶宮裏。尤有使人盡然心傷者。橫陳之屍。逐浪隨波者。不計爲若干具。我妻及女。皆掩面哭。不忍更視。我嘿自念我家三人。得逃生於睡夢之中。不可謂非天幸。第無術去此。則不遭水厄。亦作餓殍。將奈何。輾轉沈思。不知歷幾何時。第覺日曝背。熱不可耐。口奇渴。腹中又嗚嗚鳴。我妻引領四顧曰。去死近矣。猶有人能來援我否乎。我女引手西指曰。母不見有舟自西來乎。援我出險。其賴之矣。遂相與作聲呼。視舟來漸近。上不篷。旁不窗。短不逾丈。中坐三人。二男而一女。各手槳。分水行。則弟子某。

及其父母也。我喜呼其名。且張臂翹指以招之。弟子某聞聲停槳。仰首望。旋又低首。似與父母語。有欲前之勢。我靜俟其來。我妻及女。又屢屢呼名以促之。嗟乎。世路險巇。詎意人心更險。一轉瞬間。弟子某竟掉槳去。置我儕三人不顧。我大憤。



在十丈外。爾不習水。拯之何及。仍須以舟往也。我始見十丈外。有載沈載浮於水中者。果我妻也。掖我女者。即我婿。則助婿盪槳。視我妻所在。往援之。水流殊悍。舟上一尺。我妻乃下一丈。久久不能及。而日沒矣。

我妻嘆息曰。夫夫也。我早知其無良。死生常耳。詈之彼不聞。徒自形其褊耳。我女嘿然。飢火中燔。赤日外炙。漸沈沈若夢。彷彿身在舟中。侍我旁者。女也。又一人。婿也。獨不見我妻。我號曰。我妻安在！我妻安在！數號而醒。醒而聞有聲甚厲。張目乃見。身離屋。橫臥扁舟之內。我女號哭。奮身作勢欲投。有人隻手掖之。又隻手力盪槳。大聲語曰。母

天際沈沈。點星不見。人人若陷身九幽。不覩其面。各辨其聲。噫嘻。我妻休矣。無可救矣。我婿始告我。昨宵水漲。舉室不及逃。幸門爲水關。婿平時又善泅。得浮水出。拍浮有時。迨曉。始見一舟。攀援而上。乃虛舟也。盪舟行。茫茫莫辨。何向。久之。及我屋。遂援我下。我妻時醒。垂足踏舷而立。舟側立覆於水。我女亟下手。欲持其衣。浪捲人流。霎那卽遠。此時更不知飄向何處。無可蹤跡矣。我女涕不可仰。我亦沈瀾。揩袖盡濕。我婿喃喃曰。舟觸樹。或抵石。且立碎。我儕未脫險也。我思婿言殊有理。亦竊竊自危。時我與女。已不食一晝夜矣。婿亦飢腸鳴若雷。勉執槳。力乃不能敵水。忽黑影轟然立舟前。水向之流。舟亦隨水行。意此黑影。非巨石。卽峩峩廣廈。以舟當之。若卵。婿駭而號。我匍匐往助之。老矣。憊矣。其不敵水也如故。我女突起。傍我右。三人共槳。力與水戰。人人汗若濯。喘若吳牛。舟始與黑影離。然我頽然僵矣。我女疑我有故。撫我身而哭。婿亦驚。不敢離舷。則執槳俯首視我。我微張齒曰。我無恙也。兒輩毋恐。顧聲微。我女若未聞。婿爲之述我言。我女始稍稍慰。而風起矣。空中旋轉。聲厲於鼓。吹水欲立。舟隨波起伏。槳失其用。又劃然自婿手脫。爲勢既猛。婿幾墮水。幸我女牽其衣。力持之。得免。泛泛不繫之舟。自此盪乎中流。進不測。何向。進。退。亦不測。何向。退。老人早置死生度外。此時甚願下履黃泉。覓我婦。遂團圞之樂。第不能掬肺肝示我女。且慮爲婿所聞。或笑我老猶有情也。乃聞婿低聲語我女曰。危矣。危矣。殆不能免矣。我儂生不同衾。死且無望。同穴。將奈何。數數言。遲我女之報。久之。似聞我女亦低聲語曰。耶無云然。苟覆水。我儂一處死。可不憂離也。我嘿自嘆息。一對癡兒女。於此言情。非其時哉。非其時哉。然憶我婦言。於是恨弟子某之無良。轉憐婿之朴誠。不負我婦賞也。既又念老人去死近矣。何德何怨。一例虛空。則廓然不更置之胸次。不意婿忽語

我曰。丈渴乎。舟外卽水。盍掬一觴飲乎。我誠渴。苦不慣掬水生飲。故答之曰。無須。乃聞媾倚舷招我女。又聞有掬水聲。媾旋低語曰。我儂共此水。權作合歡杯也。我女未答。忽數聲潑刺。若有魚跳入舟。媾喜曰。魚也。魚也。我儕方患飢。而魚自來。此天賜也。攬而得之。以手剝其鱗。魚滑欲脫。媾持之力。鱗盡。拗而折之。先分半授我曰。丈宜飢甚。此魚長尺許。得半可一果腹。我皺眉曰。生平未慣血食。此生魚也。若之何能下咽。我女勸曰。飢何能擇。父盍姑食之。聊免枵腹。我不得已受魚。鱗片肉。不嚼卽咽。其腥刺鼻而棘喉。欲嘔不嘔。斷不能更食。然媾與女已共盡魚矣。又分我餘食之。並盡。媾忽笑曰。聞南海有島。中有生番。茹毛而飲血。我儕今日亦作生番矣。我嘿念上古之民。不火食。意狀當卽若是。特媾不讀書。故未之知耳。顧飢且寒。我亦未暇搜索。爲媾告。旋且昏然如醉如夢。迨張目。則又杲杲日出矣。舟止不前。視水淺不及尺。左有阜。前望又有村。媾商女欲棄舟卽陸。慮我憊不能興。則兩人左右掖我。涉水行。我女行且哭曰。天乎。我今乃爲無母之人矣。！天乎。我今乃爲無母之人矣。我聞女言。滋痛於心。泣然亦不自知涕之何從來也。媾則絮絮設百詞。解我女悲。然我女卒不一解頤。媾大窘。忽失聲曰。入村矣。相其狀。似亦曾遭水厄者。我儕殆無望能得食矣。我下視。徧地泥濘。水宛然猶在上。視突無烟。似萬灶俱堙。左右視。圍我四周者。人人有菜色。嚙念媾之言當矣。是村果曾遭水厄者。我儕果無望得食矣。悵然語我女曰。去之。去之。村人忽爭前問所從來。我慘然不能言。媾代答曰。我儕來自寶坻之東鄉。然今爲水沈矣。此何地。數里外。土牆一帶。上峙堞樓者。又何邑。村人曰。土牆之內。寶坻縣也。我儕則寶坻縣附郭之民。爾鄉沈。爾曹乃脫於水。幸哉。幸哉。道有食爾者乎。不患飢渴乎。媾應曰。飢矣。渴矣。苦無以解矣。村人則有以水進者。第告媾曰。我儕不食

如客無以欺客。爾曹無譏我村。無東道情。婿受水。分我及女飲。乃謝村人。偕我女掖我離村。我吻之燥欲裂。得水立潤。精神似亦稍稍復。行乃稍健。嚙念杯水雖微。主人之意良重。是可感也。又念水之爲物。雖昏暮求人。無弗得者。孰知大水之際。求杯水之難。有似瓊漿。先民之言。其欺我哉。俄而逾土牆。越城闈而入。四顧牆隅屋角。都有濕痕。第爲狀完整。勝村居。意其禍尤輕。行行遇往來者。婿殷殷向之乞食。都唾不顧。我嚙念城人之薄。殆不若村人厚矣。漸行近一大姓門。見有人負手倚門立。翹首望。狀特蕭閑。婿前致詞。道來意。其人徐徐下首。揚目視我。儕始返身入。取饅首三。出而擲之地曰。乞兒前取之。我仰首嘆曰。天乎。此嗟來之食也。我雖以水罄我家。其先猶是讀書而稱溫飽者也。寧能食此嗟來之食。顧我女及婿曰。去之。去之。無徒貽人笑爲也。婿愕然視我女。我女亦曰。去之。去之。嗟來之食。滋可恥也。我三人遂離大姓門。既離。則聞其人嗤於後曰。幾曾見乞兒猶作態向人者。我料其必以貧薄死。我置不與較。然竟無從獲一餐。迨暮。經城隍廟。望其內。集衆逾百人。爲狀一一似我。乃姑入。則聞有作我鄉音者。視之。我鄉人殆居其半。弟子某亦在內。見我若有慚色。患難中。我不更斥其非。第益思我妻不置。而與諸鄉人互道所苦。鄉人有攜食而留其餘者。分而惠我。始與女及婿得稍稍解其飢。

古人云。三旬九食。嗟乎。昔疑其言不真。今乃身親受之。且時時望人冷面。令我茹痛。甚於利刃之洞胸。嗟乎。布衣蔬食。自謂當畢我生。何意晚節末路。乃遭厄若是。則羨我婦之先我而死。固猶是以清白之身。還我先人也。泊聞天津有賑。賑且厚。我鄉人集議。與株守於此。久且以餒終。不若到天津。猶有人活我。他鄉人聞者。舉然其言。我亦從衆行。道上屢阻水。行七日始到。飢疲之餘。歷此長途。亡者日必有數人。荒郊委

骨。髓。誰。何。人。意。其。皆。喂。餓。犬。口。矣。我。女。之。淚。用。是。未。嘗。一。日。乾。我。亦。傷。心。慘。目。時。淋。浪。沾。我。巾。嗟。乎。人。之。無。良。如。弟。子。某。者。極。矣。欺。媚。懦。又。欺。我。老。乃。時。時。以。言。蠱。我。女。不。知。我。女。固。能。以。禮。自。坊。者。也。又。以。其。見。我。危。不。救。而。怒。弟。子。某。卒。不。得。售。其。奸。既。到。天。津。日。偕。衆。往。受。賑。弟。子。某。屢。踰。媚。先。以。食。授。我。女。我。女。輒。斥。不。受。夜。露。宿。弟。子。某。故。設。策。欲。傍。我。女。我。女。又。輒。搯。之。不。使。得。一。近。弟。子。某。始。怏。怏。然。其。心。要。未。死。也。既。而。聞。第。一。舞。臺。早。輟。演。曠。無。人。居。衆。相。將。集。其。中。媚。喜。語。我。曰。自。離。我。邑。夜。夜。以。天。爲。幕。今。夕。居。然。有。可。假。之。椽。可。云。得。所。我。蹶。然。曰。似。此。輝。煌。金。碧。之。場。恐。我。儕。福。薄。未。許。安。居。則。奈。何。嗟。乎。當。時。特。戲。言。耳。孰。知。今。日。乃。成。讖。語。媚。死。女。死。剩。我。一。身。天。乎。老。人。生。趣。盡。矣。於。是。又。嗚。嗚。哭。哭。稍。定。續。曰。弟。子。某。時。亦。偕。其。父。母。入。第。一。舞。臺。之。門。迨。昏。黃。又。欲。與。我。女。親。我。女。怒。甚。面。衆。立。而。斥。之。曰。諸。伯。叔。聽。之。我。有。夫。之。身。也。某。也。者。我。父。之。弟。子。也。我。少。與。同。學。把。卷。誦。書。設。疑。晰。難。當。時。寧。云。無。情。顧。所。謂。情。者。特。同。學。之。情。而。已。迨。長。我。習。繡。於。閨。中。誠。有。詩。與。某。倡。和。然。特。吟。風。弄。月。未。嘗。作。一。越。禮。之。詞。且。我。今。爲。有。夫。之。身。縱。某。不。避。嫌。我。自。當。避。乃。某。猶。時。時。蠱。我。諸。伯。叔。聽。之。我。今。爲。無。母。之。人。矣。當。我。偕。父。及。母。避。水。登。岸。始。見。來。舟。卽。某。之。舟。也。我。意。某。與。我。父。有。師。弟。誼。必。前。拯。我。乃。數。呼。不。應。竟。掉。舟。去。若。陌。路。我。母。旋。以。墮。水。死。我。父。聽。之。諸。伯。叔。聽。之。郎。亦。聽。之。某。自。此。時。始。若。敢。更。近。我。者。我。誓。不。與。俱。生。我。鄉。人。聞。我。女。言。羣。起。責。某。且。逐。之。弟。子。某。鼠。竄。去。其。父。母。亦。偕。出。今。不。知。落。何。許。矣。媚。當。時。初。無。語。迨。某。去。始。吐。氣。作。聲。語。我。女。曰。烈。哉。卿。也。使。我。當。此。直。囁。嚅。不。能。道。一。詞。烈。哉。卿。也。雖。然。我。無。文。將。負。卿。白。首。矣。我。女。悲。而。哭。曰。郎。母。然。郎。母。然。我。方。思。母。我。母。衡。人。可。云。無。爽。錯。鉢。也。我。聞。女。言。因。亦。思。婦。是。夕。遂。宿。於。第。一。舞。臺。雖。不。衾。不。

褥較之幕天席地之時。已有霄壤之別。然我女病矣。我女夙嬌。養積勞既久。又旦夕以不得援母自恨。於是外傷霧露。內傷情志。委首伏地不能起。婿守其畔。不肯片刻離。每受賑。轉累我往。今日我女病益甚。嚙語譫言。輒時時呼母曰。母稍待。兒行從母去矣。又時時呼我曰。父母傷心。兒行來迎父也。又時時呼婿曰。傷哉郎也。我乃不能共郎死。行別郎矣。郎母念我。舍此數語。他卽喃喃不可辨。婿無奈何。第抱我女哭。鄉人有告我者。外間聞有人授病者藥。盍往求之。醫爾女病。我從其言。行及門。而第一舞臺之屋圯矣。我女與婿皆不及逃。僅我一人得出耳。天乎。我婦死矣。我女死矣。我婿亦死矣。天乎。老人生趣盡矣。不死何爲。聞者皆爲出涕。

翌日。縣官令人到第一舞臺。去覆。磚盡而土見。土盡而屍見。血肉糝糊。不可辨爲何人。中有兩屍。互抱而長眠者。其一男。其一則女。見者方共異之。忽有老人。曲踊而前。哭且號曰。天乎。此我婿也。天乎。此我女也。今皆死。老人生趣盡矣。不死何爲。淚盡而血湧。血盡而玉山遂倒。然自此得偕其婦。偕其女。又偕其婿。攜手以上九天。而徜徉乎不生不死之鄉。視下界擾擾徒多事耳。

(完)

說世今

才○子○者○英○雄○之○玩○物○此○詩○賦○之○所○以○無○
裨○於○政○治○也○美○人○者○又○才○子○之○玩○物○此○
鬻○笑○之○所○以○無○解○於○牢○騷○也○

王湘綺之周媽語

社會小說

嬰

兒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國語詳註

全四册 價洋六角

戰國策詳註

全六册 價洋八角

國語策與盲左異曲
同工漢唐以來大文家
大半胎息於此惟深文
奧義讀者未易了了坊
本訛奪殊甚註釋又多
欠闕本局依據精刻審
萃諸註本校勘增補之
周詳為第一完善之本
茲將本書之特色列下

- ① 段·落·分·明
- ② 音·讀·正·確
- ③ 註·釋·詳·允
- ④ 校·勘·精·審
- ⑤ 印·刷·優·美
- ⑥ 取·價·低·廉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小說會 嬰兒

聽鷗譯

若瑟。菩提。立誓。爲獨身主義者也。一日。斗變。其宗旨。以夏日。浴於湖。而變。更者。某日。晨起。無聊。若瑟。菩提。徜徉湖濱。解衣遊泳。良久。始出。仰臥沙磧之上。蔭喬木。而覽洪濤。意殊自得。爾時。有羣女郎。亦浴於湖。次第出水。風致綽約。若瑟。菩提。顧而樂之。目灼灼。凝視不釋。忽有膩物。觸其身。若瑟。菩提。驚顧。乃纖足也。揚眸視之。掠其身。而過如輕燕者。乃一媚好之女郎也。髮披於肩。茂密而深。黑白紗裏衣。緊裹其身。斌媚生動。見者。魂消。風度之。綽約已足。動若瑟。菩提之情。矧又益之。以容顏之。婉妙。唇輔之。鮮膩。耶女郎。遶沙灘而行。如驚鴻之警。若瑟。菩提。愴然。若有所失。四體百骸。皆若震顛。即一髮之微。亦若有搖動之象。胸中若有所擾。亂者耳。中若有所鼓譟者。思念中。若有戀戀不忍捨者。若瑟。菩提。歎曰。噫。此何物也。耶。此非愛情也。耶。於是。若瑟。菩提。急求平治。胸中紛擾之策。其策維何。即求是女。爲婦而已。若瑟。菩提。遂起立歸家。描摹是女之容貌。姿態。於鄰右。鄰右有知之者。曰。是乃倍盍脫勒尼女士也。若瑟。菩提。即往求婚。女郎父母遲疑不許。云。少年無行。徵諸輿論。彼有一外婦。年雖老。而色不衰。締交頗久。少年屢欲絕之。而卒不忍捨。其媚術之工。可見矣。自此。婦外少年。所眷。尙有數人。外遇若是之多。以女許之。恐有中道捐棄之虞。故不許也。若瑟。菩提。自聞譴責之詞。即痛自改悔。絕跡於其外婦之門。外婦即來。彼戒門者。勿納。其後。若瑟。菩提。提之友。有爲婦游說者。反覆陳辭。動以昔日之情。戒其勿爲已甚。若瑟。菩提。始允。每月貼費若干。於婦。然其數至寡。僅足資其生存而已。若瑟。菩提。自與外婦絕交。後人有以婦之近況告者。被輒掩耳。不欲聞。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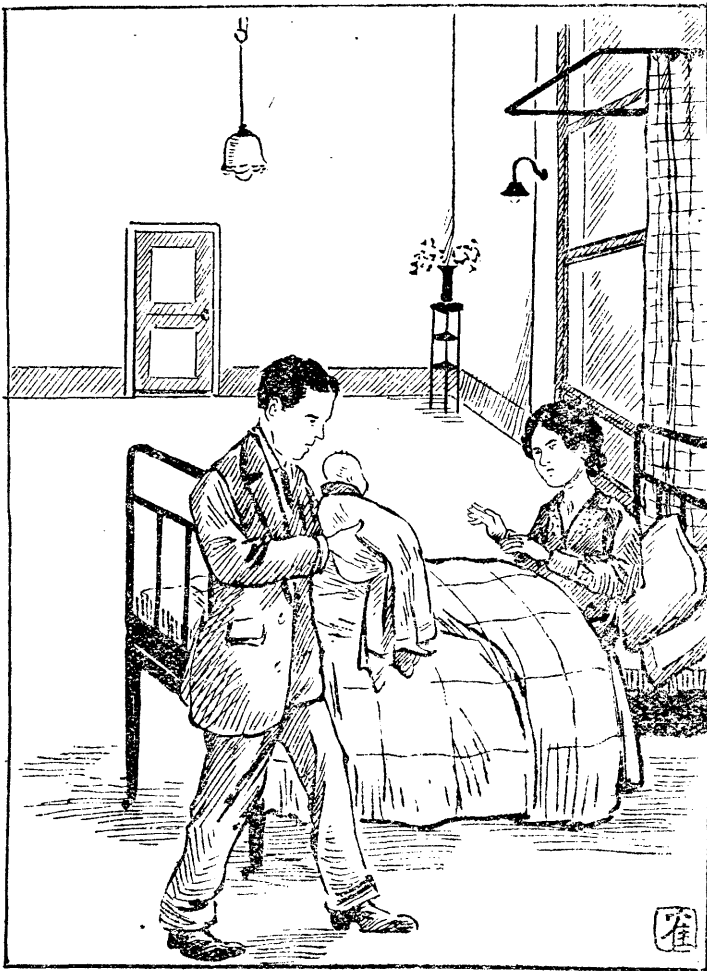
特不欲知其近況。且不欲聞其名氏。婦有書來。彼亦不閱。而婦書甚勤。每星期必有傾斜不整之筆跡。現於若瑟菩提之書案。若瑟菩提見外婦書。必怒。來書愈多。其怒愈甚。迨其後。不特置書不閱。已也。必撕裂之。投之空際。俾其外婦書片片飄蕩於風中。破碎至不可復合。然後其心乃快。然倍盍脫。勒尼女士家。猶不深信之。以爲是無恆心者。今雖如是。安知異日不仍與是婦合耶。故是歲冬間。女士家猶豫不敢遽允。至來歲春初。若瑟菩提仍不與外婦往還。於是知其悔心深矣。不反覆矣。婚約遂定。行婚禮於巴黎。以三月朔爲婚期。婚禮絕簡。繁文縟節皆刪去。僅邀親戚爲跳舞會。女士之中表姊妹數人。相聚爲跳躍之戲而已。夜鐘鳴十一下。卽已畢事。是夜新夫婦聚宿於若瑟菩提平日偃息之室。次日晨起。兩人屏侍從。攜手出門。徜徉於初相識初相悅之湖濱。誌欣幸也。及夜復開跳舞會於堂中。跳舞之際。兩人相將入房。是乃一日本式之繡閣也。四壁悉垂光明采爛之繡幕。房之中央懸一巨燈。以紅色玻璃爲之。其形橢圓。自遠望之。若一巨卵懸於空中。焉惟光不廣大耳。窗戶洞開。天空清新之氣蕩漾而入。微風拂面。氣候溫暖。羣花悉放。其香撲鼻。兩人並肩坐。對此佳景。怡然自得。默然不語。彼此用力握手。以表愛情。而目光則微露恐懼之態。蓋人之身世至婚媾而一變。未來之苦樂。悉係於此。是以兩人歡樂之後。繼以恐懼也。歡樂與恐懼。雜糅愉快與憂患。俱來思慮之紛擾。莫可究詰矣。而兩人亦甚勞形。彼此凝眸相視。微笑相對。欲語矣。而苦不得陳辭之方。欲默矣。又恐情愫無由達。唇屢開闔。而語聲無聞也。語聲無聞。而彼此之手。仍虬結也。若瑟菩提顛倒昏沈。計無所出。則惟頻呼其妻之名曰倍盍脫。倍盍脫聞之。不知所答。惟揚其晶瑩之雙眸。報以溫柔斌媚之盼睐而已。兩人默默相對。目光相交。不知其幾何次矣。堂中賓客雖多。無顧

而問者恐擾其穠擊之光陰也。閒有跳舞初畢散步於庭行經窗側一施盼睐者然略窺即去不敢聲揚也。兩人並肩閒坐愛情穠郁之際房之側門忽啓一僕持函倉皇入云投此函者狀至匆遽且言中有要事願主人速拆閱之。若瑟菩提大驚念深夜中何來函牘得毋有意外事發生乎舉手接函震顫不能自制瀏覽封套則其字跡非素相識者益惶懼失措不欲拆閱不欲知其中之事自語曰今已深夜矣無事可爲明日閱之未晚也。方欲以函插入衣袋中忽於燈光下見信封之背有大字一行且於是行之下抹一巨畫其文曰事關緊要不可遲緩。若瑟菩提遂不敢擱置顧謂倍盍脫曰吾愛許我閱函牘乎倍盍脫未及答若瑟菩提已裂封出箋就燈下展讀之面色頓變震恐之狀溢於眉宇且閱且起立迨閱畢舉首而胸中之紛擾不可掩矣。倉皇告倍盍脫曰吾愛此吾友書也此吾摯友之書也彼今忽遭意外事關係至巨求助於我故以書告余當急往援救稍緩彼將有性命之憂不知吾愛能許作二十分鐘之別乎事畢即歸決不久稽倍盍脫震顫囁嚅而言曰汝有事可速行余不汝阻蓋倍盍脫是時初爲若瑟菩提婦不敢窮究其底蘊也。若瑟菩提遂行房中惟倍盍脫一人孤寂無聊靜聆堂中跳舞諸人戲笑之聲以資排遣若瑟菩提趨至外室取冠御外套急降自階一躍至街夜深寂寥行人稀少惟道旁煤氣燈光浪四射燭數十步景絕淒清若瑟菩提探手於懷出頃所接之函就路燈下更讀之其詞曰若瑟菩提先生惠鑒有一女郎名合萬者君之舊好也頃產一兒合萬堅稱是兒爲君之骨肉今合萬將死矣急欲見君作永久之別故由下走致書哀懇願君垂憐是女臨死之哀鳴及其遭逢之不幸而存問之則是女厚幸矣醫士蒲納謹啓若瑟菩提疾馳至合萬之門入其室則合萬將畢命矣昏不知人醫生與兩看護婦環立

第 十 集

牀側倉皇救治之策。牀下列桶十餘。桶皆貯冰。地上血污之布。凌亂雜沓。醫生用水至多。故汎溢之水。橫流地上。桌上燃巨燭二。牀後設一柳木製之搖牀。初生之孩啼於其中。合萬聞嬰兒哭。必側首顧之。身雖不能動。而精神實注於合萬。以分挽。故洩血不止。初猶微繼。漸劇。今則不可治矣。醫生雖用冰以退其熱度。注藥以阻其流血。無効也。畢命之時。轉瞬至矣。然彼於昏迷中。猶識若瑟菩提也。屢欲揚臂以抱之。而氣體痿弱。不能爲所欲爲矣。惟張目以視。兩行熱淚。滴瀝自雙輔而下。情狀絕慘。若瑟菩提覩此大慟。跪於牀下。執其手而親之。以吻。旣而膝行前進。兩人相去漸近。若瑟菩提之面。遂與瘦削之病容接合。萬之身微震。是時立於牀下之看護婦。急往取燭。執而立於旁。醫生則退處室隅。靜觀兩人之所爲。於是合萬喘息低聲言曰。吾愛余將死矣。願爾暫留於此。以伴余之畢命。噫。爾慎勿棄余而去。爾慎勿棄余而去。轉瞬卽永訣矣。若瑟菩提悲不自勝。以吻親其額。嗚咽言曰。爾勿煩悶。余必留此。合萬是時距彌留時。尙有數分鐘。故雖昏迷怯弱。猶強自振奮而言曰。是兒乃爾之骨肉也。此言上帝鑒之良心。證之余可於畢命之前。設誓以明此言之非妄。蓋余自有生以來。所愛者惟爾耳。爾其善撫此兒。慎勿捐棄。若瑟菩提欲抱此失血過多之病軀。而懊恨追悔心痛。若割力不能勝。遂已。嗚咽言曰。余誓必教養此兒。俾之有成。決不使其流離失所。合萬聞此心慰。欲與若瑟菩提接吻。以表感忱。而頭重不能舉。卽軒其唇。示欲與其情人相親也。若瑟菩提知其用意。卽僵僕與之接吻。是時合萬之心釋然矣。面目頓現恬靜之象。從容謂若瑟菩提曰。余欲於未死時。一證爾之誓言。爾果愛是兒者。可抱之來。於是若瑟菩提往搖牀側。掖嬰兒起。抱而置之病榻之側。其位置在彼與合萬之間。嬰兒至母側。卽不哭。其母面之而言曰。勿動嬰兒。卽不

動若遵母命者。若瑟菩提遂坐於牀側。一手執合萬手。一手握嬰兒手。而雙眸則注視壁上之懸鐘。見鐘針自杪而分。自分而刻。自刻而點。轉移甚速。既而鐘鳴一下矣。既而鐘鳴二下矣。靜寂之中。醫生已退。往



他室。兩看護婦亦以奔走室中。歷時至久。倦不能支。仰臥安樂。椅中酣然入睡。鄉矣。嬰兒熟睡於牀側。其母閉目而休。憇聞闐沈沈。絕無聲息。閱時良久。慘白之日光透窗幕而入。合萬忽伸其臂。勢疾而猛。幾推牀側之兒於地。頃之痰聲。輾轉起於喉中。未久。卽息。肢體之轉動亦隨之。而息合萬死矣。兩看護婦聞聲疾起。奔赴牀側。呼曰。噫。合萬逝矣。若瑟菩提。知自今以往。永不

復覩其情。婦之面凝眸視之。嗚嗚而泣。不忍久視。急抱嬰兒而去。外套未御。不顧也。倍盍脫勒尼女士。自若瑟菩提去後。寂處日本式之繡闥中。瀏覽夜景。初頗閒靜。自得既而其夫久不歸來。心頗忡忡。緩步登

第 十 集

堂欲與親友閒話以消岑寂。貌雖安泰而中實鹿鹿。其母見其一人至此。問曰：爾夫安在？倍盍脫曰：彼在房中將至矣。歷一小時。若瑟菩提仍不至。諸親友推問其故於倍盍脫。倍盍脫不能復隱。遂吐情實曰：彼得一書。卽變色倉皇而去。今久不歸。恐有意外之禍。語畢。嗚咽而泣。親友環坐候之。既而夜漸深。賓朋漸散。留於堂中者惟親戚中之至密切者耳。至鐘鳴十二下。若瑟菩提仍不歸。倍盍脫悲泣不已。諸親戚皆勸其臥而待之。以資休養。倍盍脫不得已。允之。遂解衣而寢。然未能入睡。鄉也。嗚咽之聲時作。其母及其兩母姨環坐牀側。勸慰之。其父則馳赴警察局。請其探訪女夫之行蹤。鐘鳴五下。忽有微聲起於廊中。既而門闢矣。既而門闔矣。開闔之聲甚微。似來者恐攪室中人之清夢者。既而啼聲作矣。聲絕細。微似靜中聞狸奴之號。室中諸婦大驚而起。倍盍脫不及披衣一躍下牀。奮勇直前。是時若瑟菩提已立於房中矣。懷抱一嬰兒。面色白若霜。喘息時作。於是四婦環立觀之。皆驚愕失措。而倍盍脫則渴望其來者久矣。不耐久候。趨前率爾問曰：爾何爲？若是究因何事去耶？爾其速言之。若瑟菩提狀若癩。聞語不卽答。少緩須臾。然後斷續其詞而言曰：是乃：是乃吾兒也。其母今死矣。方欲續陳而兒啼頗劇。遂授嬰兒於婦。婦慨然受之。抱而納之懷中。既而揚其盈盈欲淚之雙眸。灼灼視若瑟菩提。而問曰：頃者爾不嘗言其母已死乎？曰：然。其母死於余之臂上。去夏余與其母絕。音問不通者久矣。今郵書來告病狀者。乃醫士也。倍盍脫聞之。感動曰：吾儕當善視此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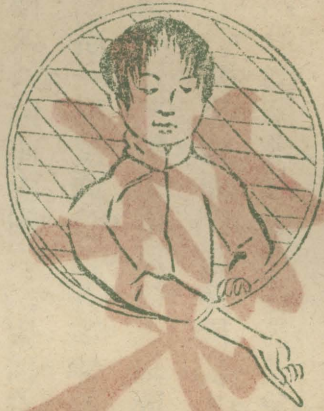
(完)

歷史小說

焚芝記

世界書局

世
界
奇
病
談



可作小說讀

可作醫書觀

此編專搜集古今中外及編者親見之希有奇病
輯爲一書都凡七十種奇奇怪怪罕見罕聞如俯
窺牛渚十色五光如仰矚蜃樓千變萬化洵堪於
病史上別開生面

↓ 全書

一册

價洋
三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明崇禎時。余生者。故越人。先世業賈。至生家中。落然雋穎。朗澈讀書。慧絕其父。撫之歎曰。我聞橘逾淮爲枳。此子其弗世我家乎。益嚴師督課之。及冠。畢諸經史。試爲文。瓌璠絕特。不中繩矩。里中老宿無能句讀者。則臧汗太息。以爲非常。會北都難作。鐘籟播遷。生父母相繼逝。家益落。不能自存。桐城方密之者。於生爲姻。姪則介。以書使來。白門時。海內文章之士。方以氣節相砥礪。聲氣所號。召布衣青衿羣焉。犇附其人。咸睥睨廊廟。是非政要。意氣若不可一世。宏光旣南渡。馬士英以鳳督入掌樞。密起阮大鍼於閒廢。阮故以魏黨爲清議所斥。至是益大譁。陳定生吳次尾輩集太學三萬人。將爲叩閣之舉。勢洶洶在。日暮間而生適至。聞之歎曰。是速其阨也。小人憚清議。猶有羞惡之心。存必痛絕之。倒行而逆施。弗待轉瞬矣。遂止不刺謁。獨寓一蘭若。中生故貧。襖被琴書。外無長物。然丰神秀潤。步履清矯。霞舉而玉映也。寺有老衲曰定慧。以風鑑名。一見異之。歎禮備至。屏人與語曰。我視郎君。非塵世間人也。今海內鼎沸。氣節之士。且第知驚名且晚覆矣。子來胡爲乎。生視老僧。龐眉如雪。長覆其睫。而音吐若清磬。方瞳微綠。顧盼偉如。亦起敬曰。師言是也。且奈何。定弗答。徐頌一偈曰。楊花李花相間出。春風却向寒梅拂。定知何許是春風。子亦弗問。我弗答。生省然。若有所思。定啓眸笑曰。已矣。姑置弗言。

越日密之知生至。偵知所寓。偕如臯。冒巢民往訪之。生倒屣出迎。執手寒溫。己卽倚几。默坐。情意索漠。方怪之。徐叩所以。生微歎。不復有言。冒笑曰。今海內名彥聚於白下。同氣相附。如水赴壑。譚藝之餘。文酒宴。

處。日。下。荀。鳴。鶴。江。東。陸。士。龍。古。人。流。風。庶。幾。未。泯。君。乃。有。所。不。足。於。心。乎。生。仍。無。對。冒。拊。掌。而。起。曰。是。矣。南。都。風。物。水。膩。山。溫。丁。字。簾。前。不。少。佳。趣。君。誠。有。楚。腰。載。酒。之。思。僕。不。敏。能。爲。君。致。之。生。益。赧。然。無。以。應。也。方。益。和。之。旋。起。告。別。翌。晨。馳。一。束。來。則。方。冒。諸。人。觴。客。於。丁。繼。之。河。房。速。生。與。會。生。念。不。得。辭。則。姑。赴。焉。河。房。者。精。舍。沿。秦。淮。故。名。曲。欄。流。鶯。疎。簾。接。水。或。召。名。姬。料。觴。政。小。隊。排。當。輒。復。達。旦。見。者。乃。謂。承。平。景。象。賴。此。弗。墮。云。生。既。至。一。坐。盡。起。則。有。商。城。侯。朝。宗。宜。興。陳。定。生。貴。竹。楊。龍。友。合。方。冒。都。一。時。名。士。觥。籌。交。錯。嘯。詠。間。作。理。觴。者。有。卞。寇。諸。輩。率。傾。城。之。選。生。落。落。然。酒。至。則。盡。而。已。席。將。半。侯。生。嗜。曰。余。生。狀。貌。神。仙。中。人。顧。獨。無。所。眷。詎。眞。空。冀。北。之。羣。無。一。當。意。耶。生。笑。曰。飛。絮。沾。泥。久。矣。盛。負。羣。公。不。可。無。罰。則。起。斟。大。斗。三。立。飲。盡。之。坐。有。柳。生。者。善。詼。諧。滑稽。無。所。不。至。顧。之。歎。曰。余。生。健。者。飲。酒。乃。有。朔。方。豪。士。風。雖。然。江。南。地。小。不。足。供。迴。旋。奈。何。因。歛。歔。余。生。亦。慷慨。悲。歌。不。終。席。而。去。余。生。因。是。得。狂。名。文。學。之。士。望。望。然。去。之。余。生。益。恹。恹。不。自。得。歸。有。日。矣。一。日。者。方。密。強。之。過。曲。巷。歷。三。四。家。都。無。當。意。最。後。過。一。宅。僅。籬。亞。牆。梅。香。沁。骨。有。雛。鬢。速。客。入。中。堂。斐。几。湘。簾。位。置。精。絕。方。曰。此。李。三。兒。家。也。三。兒。事。南。中。一。諸。侯。以。故。下。堂。流。寓。於。此。聞。其。有。女。絕。世。善。彈。瑟。然。恆。臥。疾。不。見。客。未。審。確。否。也。今。夕。當。以。卞。子。之。因。緣。何。如。耳。因。相。諧。笑。方。拊。掌。問。燈。飄。珠。箔。三。兒。出。矣。年。可。三。四。十。明。粧。盛。飾。猶。復。端。麗。俠。拜。已。則。謝。曰。客。幸。寵。過。然。芝。兒。病。矣。奈。何。顧。幸。少。留。寬。其。罪。戾。旋。呼。婢。淪。小。龍。團。飲。客。且。治。酒。果。方。曰。病。幾。時。矣。曰。三。日。曰。以。何。致。疾。曰。冒。寒。耳。中。秋。後。發。願。書。楞。嚴。經。未。畢。事。乃。夙。起。夜。寐。以。竟。之。不。期。遂。困。寒。疾。生。聞。色。然。方。亦。歎。異。且。興。辭。出。矣。三。兒。曰。芝。有。近。作。敢。以。舉。示。則。出。素。絹。繪。爲。白。衣。大。士。之。像。煙。痕。滅。沒。渲。染。工。細。絹。角。書。一。絕。

日絲絲弱柳尙風前雨葉煙條最自憐願乞瓶中功德水好教飛絮不沾泥下署石門芝僂病中作書法明秀居然簪花也

生既歸蘭若悵惘者累日會密之復至相約爲郊垌之遊過雞鳴埭憇一古刹俄聞刹外笑語瑣碎婦女數輩携手入寺生與方思欲避去方忽招手止余隱簾內微語曰其中李芝仙在焉子自覓之生視其中一十七八者雲髻覆額衫袖皓素纖削而婀娜凝睇曼怨若不勝情者笑指之曰殆此豸乎詩意哀以思以詩相人當如此矣方大笑趨出生從之李似微識方見方微笑卒覩生俊朗秀挺如玉樹之臨風也爲之怡然生亦微睨之遂出及夕方要飲酒家酒酣復語及日中所見生故循謹但唯唯而已而色已動方笑曰二十年庵主被婆子燒却矣業已目成復何用諱生力言無之方曰果爾酒罷一往以驗我言之中否何如生笑頷首遂罷飲籠燈過之三娘欵接視前爲渥顧語及芝則仍以病辭方詫曰我儕日中遇之雞鳴埭之寺何言病耶三娘良久被曰事誠有之疾小已往還願耳然實未霍然我當往視其能強起否未可定也語已卽去又久之聞簾角有人語曰娘非言二客耶一客非句以下語細不可辨而三娘擁芝仙出矣花冠不整羅襦半曳較初見時尤豔絕也目生一笑依母而立生睇視久之情殊搖動三娘笑曰妮子愁不中禮客幸弗哂寒夜無以爲遣請圍爐小飲何如方笑曰諾余秀才願覩芝姬中懷若渴以酒酬之差不負病相如耳衆爲闕然芝亦掩袖生面被而已酒行月映簾旌梅蕊落盡芝初霞上頰愁黛微舒三四醺後笑語作矣生初入歡場不工酬對方數窘之芝每爲之解方無以難則笑曰个妮子乍見便鍾情如許耶會當有以懲之乃斟雙斗促生與芝飲芝辭不勝酒生取而並盡之方大笑更向闌始別去

由是生日與芝稔生故貧又豪宥不諳細故幸三娘善體女意仍善睽之纏頭之貲不責償也生素寡交諸名士中方外獨侯朝宗與之善朝宗意氣恢疏好持人短長議論縱橫聞者側目生則勁氣內斂意所



圖

釋晚唐諸家示以後徑芝甚喜飛卿冬郎而不善義山尤嗜飛卿達摩支諸曲誦之琅琅謂義山辭深意隱老骨秋筋直是少陵遺響果善學者少陵可矣胡必玉谿生竟無以難也芝慧甚讀書講解一過輒復

不可唯退然憫默而已然朝宗輒歎曰逢余生使人客氣都盡益傾心下之生既得芝輒以暇日造粧閣茗坐閒話芝靜好嫻逸畧無俗情喜蓄石室中瑯琳璀璨得數十種篋空玲瓏幽秀奇兀各極其致閒則焚香淪茗靜對忘言間拂箋作畫能作小幅顧善病腕弱尺頁一畫必旬日始竟亦不恒作也自識生後尤耽吟詠識字不甚多而工於模取所作舊雅有韻致生為銓

了。徹。與。生。遊。數。月。漸。能。通。內。乘。法。華。小。品。恆。雜。置。鏡。奩。粉。黛。間。生。嘗。笑。曰。不。謂。病。維。摩。迺。入。天。女。之。室。恐。吞。針。一。鉢。此。願。未。易。償。也。芝。爲。驪。然。相。處。既。稔。形。迹。都。忘。然。實。未。及。於。亂。芝。嘗。意。不。自。持。酒。酣。拊。几。而。顧。曰。其。亦。有。意。乎。生。因。爲。若。弗。解。者。長。歎。凝。睇。後。亦。竟。弗。復。言。而。耳。鬢。漸。磨。兩。情。顛。倒。閨。房。之。內。誠。有。甚。於。畫。眉。者。一。日。朝。宗。偕。密。之。訪。生。於。芝。室。芝。方。焚。香。鼓。琴。爲。水。仙。之。操。生。不。衫。不。履。倚。榻。聽。焉。朝。宗。歎。曰。清。絕。哉。天。生。二。偶。非。塵。品。也。然。水。之。清。者。無。魚。恐。庸。福。無。望。爾。生。與。芝。聞。語。爽。然。咸。若。有。失。密。之。解。事。則。亂。以。他。語。始。相。笑。語。酌。酒。盡。歡。會。朝。宗。以。事。忤。阮。大。鍼。大。鍼。怒。思。中。傷。之。陰。事。周。內。將。與。大。獄。朝。宗。聞。之。亡。去。之。揚。州。依。閣。部。史。可。法。瀕。行。別。生。曰。事。亟。矣。我。曹。不。可。不。自。爲。計。史。公。知。人。能。下。士。中。朝。方。倚。以。圖。中。興。兵。符。在。握。諸。鎮。爲。用。天。下。事。尙。可。爲。也。我。曹。依。之。或。能。少。有。所。展。布。我。行。子。不。得。志。於。此。還。來。就。我。珍。重。勉。之。生。唯。唯。洒。涕。而。別。生。歸。以。語。芝。且。曰。侯。生。言。固。當。特。史。公。純。人。好。謀。而。無。斷。四。鎮。跋。扈。各。爲。身。謀。事。急。未。必。能。爲。史。公。用。也。南。朝。終。無。可。爲。我。其。披。髮。左。袵。矣。因。泣。下。霑。襟。芝。亦。泫。然。進。曰。妾。覘。子。久。矣。子。有。用。世。之。志。而。無。其。遇。命。也。然。胡。不。姑。如。侯。生。言。以。冀。萬。一。之。得。遽。作。楚。囚。之。相。對。胡。爲。乎。因。收。淚。取。琴。一。再。鼓。之。生。爲。少。怡。燈。初。傾。譚。燭。本。已。跋。時。則。月。色。皓。然。萬。籟。俱。寂。芝。顧。生。面。頰。若。欲。有。言。生。覺。而。詢。之。芝。踟。躕。者。再。始。垂。睫。曰。妾。於。郎。君。心。許。久。矣。妾。誠。墮。溷。然。未。失。身。葳。蕤。自。守。願。奉。君。子。曩。者。郎。君。無。家。室。之。念。妾。何。敢。以。賤。質。累。人。世。變。如。斯。分。携。在。卽。道。途。戎。馬。誠。所。難。知。願。此。心。歸。君。要。同。金。石。願。借。一。宵。之。愛。使。正。名。定。分。生。死。歸。君。則。妾。之。願。也。言。已。淚。皆。盈。然。紅。漲。於。頰。生。憮。然。有。問。曰。奈。此。四。方。之。人。何。花。開。造。次。鶯。苦。叮。嚀。我。亦。有。隨。緣。耳。是。夕。生。遂。止。於。女。所。時。則。侯。生。遠。去。密。之。亦。還。桐。城。一。時。名。流。風。絮。散。盡。

生雖玉人相對亦復鬱伊無歡居數日朝宗自揚州復以書招之生將行芝雖弗沮而幽怨見於辭色生
 委曲喻之終弗能解生爲悵然倚裝咄咄無所爲計定慧聞生戒行亦治伊蒲之饌爲生祖帳視生顏色
 憂掬於面定慧笑曰居士墮綺障矣雖然此行旤始而福終風波既平月明雲散惟三五夜不常有耳記
 取我言弗增別緒生強笑曰師真有道哉顧與師投契殊過俗侶人天此別不審何時復接塵談念此爲
 悵然耳定慧曰不遠不遠卽在揚州還當與居士有數日周旋之雅當更爲居士了却一塵也生聞語疑
 信參半亦姑置之越日生遂買棹渡江依侯生不旬日而亂作先是楚帥甯南侯左良玉者憤中朝馬阮
 亂政將興晉陽之甲史可法聞之遽屬侯生移書解之左故侯司徒之舊部也迺中朝感侯甚遽以侯生
 要良玉入寇聞名索搜緝將置於法實則左得侯書時已發師沿江而下艤艫斷流軍威張甚聲言殺馬
 阮清君側然後班師還鎮地馬阮大恐則飛檄江北四鎮回師扼江一時羽檄橫馳烽燧四起白門曲巷
 徙遷一空李三亦惶惶然謀挈家行而計無復之芝仙慷慨曰余身已許余郎海枯石爛不可轉也爲今
 之計亦走揚州依余郎耳其母然之乃盡室行母女之外一婢一僕流連而北取道渡江而戰事已開遙
 望江岸旌旗蔽空三鎮之師方力遏左家軍於采石戰一夜甯南得暴疾卒於舟中左軍遂潰三鎮之
 師擄掠從之所過灰燼女與母相失行亂軍中遂爲高傑部下所得詫爲殊色立獻之高高一見悅之命
 付後帳將逼充下乘矣會高治軍倥偬忽焉忘之且俘得殊色絕夥一時乃弗憶及女而女遂得免既班
 師回揚論功行賞高得伯爵自是高益橫漸不能爲史公用矣女居高永巷中暫得無苦然心惴惴不自
 安懼高一日憶及行來犯之計生方依督部幕思以書達之而苦無爲之郵者空房寫淚待盡而已逾月

高受爵大謙僚從揚城自督府下無不致賀生與侯生亦與焉初生聞南都難作心省然爲芝憂顧無
 確訊寢食爲之弗安者累日矣是日偕侯謁高帥高爵服坐堂皇而列筵以宴賀者賓客之盛不下千百
 高無延欸睨傲而已酒行樂作衆無敢譁者高笑曰冷寂風光負我佳客命出府內女樂隔簾奏之以娛
 衆賓須臾笙璈絃管雜然並作生木然癡坐殊不欲聞繁絃既畢出以清奏時女在樂部獨命奏琴女緣
 思怨復作水仙之操冷冷惻惻坐皆悚聽生怦然大動曰此芝姬指法也詎已在此耶側耳諦聽不覺慟
 絕侯生大驚托言疾作扶之歸府而女固未之知也女居府久稍有稔者乃賄以條脫雙刺血作一書遣
 以致生生得書一慟復絕稍甦則與侯生謀所以脫之之法侯生曰事不易爲也高絕桀驁帥命且不時
 受況我輩乎謀之不臧反滋他患未可輕舉也生無語悒悒遂病侯生無如何姑慰藉之而已越數日督
 府轅次忽來一僧言爲余生故人來相問訊侯生速之入則定慧也侯生故亦稔定慧相見歡然執手道
 故定慧笑曰余生何在其病矣乎侯生暗曰子何言之神也余生誠病定慧曰無害我固有以藥之侯生
 乃覩縷告以致病之由定慧聽已則起曰衲子此時且未可見余生衲子有事姑自去更一二夕好教余
 生霍然興也語已遂辭去

女幽閉逾月名入樂部高數召奏樂頗傾注之女益懼不知所爲計惟亟死始免於污一夕人定繫帛欄
 間行自裁矣涼月在庭斗下黑影一人穿櫺而入急袴背刃狀如暴客而鬚眉皓然如雪震極斗仆其人
 扶之起亟曰弗聲若亦欲見余生乎宜從我行卽解其帛縛女於背踴身上簷迅於飛鳥俄頃間履平地
 急行數里得一蘭若其人叩戶有應關出者尼也見其人笑曰定師事了乎曰了矣若好安置明日余當

導○余○生○至○也○語○已○遂○去○女○此○時○已○昏○不○省○人○及○醒○則○身○臥○一○小○舍○中○有○皓○髮○老○尼○侍○坐○其○側○大○駭○頓○憶○頃○
間○事○然○未○敢○遽○詢○但○曰○我○茲○在○何○許○耶○尼○笑○曰○姑○已○得○救○矣○白○下○定○禪○師○自○帥○府○中○拔○姑○出○命○暫○留○此○明○
日○者○余○耶○至○矣○女○驚○曰○信○耶○曰○安○得○弗○信○師○與○余○耶○故○人○也○余○耶○自○宴○帥○府○聞○姑○琴○聲○歸○而○病○病○且○亟○師○
預○知○之○故○爲○拯○之○耳○女○聞○語○淚○大○湧○出○然○疲○極○少○須○仍○昏○睡○詰○晨○而○生○偕○定○慧○至○矣○生○昏○惘○中○卒○覩○定○慧○
至○喜○極○繼○之○以○涕○定○慧○執○手○徐○告○之○以○狀○且○曰○見○在○南○關○外○蘭○若○中○甚○平○善○也○居○士○視○老○衲○爲○君○勾○當○是○
事○頗○不○謬○否○生○大○喜○且○疑○恍○怫○不○定○定○慧○笑○曰○子○無○然○子○能○起○者○盍○從○我○行○生○故○無○疾○至○此○悲○惱○盡○捐○胸○
膈○爽○然○矣○立○起○曰○行○行○從○師○行○也○定○慧○於○是○將○生○至○蘭○若○而○芝○忽○嬰○疾○覩○生○至○一○慟○幾○絕○

生○泫○然○曰○我○誠○負○卿○使○卿○備○千○災○五○毒○者○我○也○今○幸○以○慧○師○之○力○相○聚○於○此○行○偕○白○首○矣○復○何○慟○爲○女○顫○
咽○曰○恐○不○能○矣○我○自○審○無○此○福○茲○從○憂○患○中○得○此○餘○生○覺○肝○腑○皆○裂○精○氣○已○離○無○生○意○矣○信○哉○侯○生○之○言○
水○至○清○者○無○魚○恐○庸○福○難○望○也○嗟○乎○余○耶○行○卜○來○世○耳○語○時○悲○極○而○淚○潮○已○枯○乃○力○噓○其○氣○弗○已○定○慧○旁○
視○歎○曰○善○哉○明○膏○自○煎○作○繭○自○縛○乃○至○此○乎○則○太○息○而○出○女○遂○病○不○三○日○而○歿○歿○之○一○夕○神○氣○湛○然○執○生○
手○曰○余○耶○善○自○爲○之○我○視○耶○神○清○而○骨○堅○可○以○入○道○人○世○功○名○無○耶○席○也○勉○之○爲○四○禪○天○人○勝○青○史○千○秋○
多○矣○我○一○生○負○耶○及○阿○母○然○臨○終○猶○得○見○耶○獨○阿○母○何○在○耶○則○微○作○欬○歔○強○笑○曰○我○今○去○矣○幸○耶○無○爲○我○
悲○定○師○大○智○慧○人○當○能○啓○耶○入○於○聖○域○也○珍○重○珍○重○語○未○卒○而○歿○香○盈○一○室○尸○面○如○玉○老○尼○輩○咸○合○掌○祝○
升○天○獨○生○號○慟○弗○已○乃○與○侯○生○謀○殯○諸○梅○花○嶺○側○殯○訖○余○生○遂○辭○史○公○及○侯○生○去○不○知○所○終○
鵝○雛○曰○丁○巳○除○夕○偶○與○友○論○說○部○友○謂○近○人○撰○述○每○病○凡○下○能○師○法○蒲○留○仙○已○爲○僮○見○下○者○乃○并○王○紫○銓○

殘墨而亦摹仿及之。若唐小說之格高韻古，眞成廣陵散矣。余心然之。退成此篇，誠未敢希唐賢於萬一。或庶幾不落蒲王窠臼耳。

(完)

聞 珍 界 世

最高樓

前者見美國紐約埠中有七百西尺高之樓房。最近又建成七百五十西尺之樓。誠第一之高樓也。然聞桑富蘭些施港。建造博覽會。其中有全美協會。特由南美搜得材料。造一高樓。足有九百〇一西尺。其經費一千八百萬元。此係深於建築學者。紀莫波魯氏之所建設也。

美國富女之奇爲

美國赤喀高有一富女。決定認各種族之幼童十五人爲子。其中有黑人中日等國人。該女擬以同等之教育法教育之。以視將來之結果何如云。

世界最長壽之婦人

哈那珂斯哥富氏。俄羅斯國一婦人也。有稱氏係猶太人血流者。今年元旦後數日。在俄京猶太婦人養老院內。與二十九名之同院者接吻。此係氏之第一百十六次之誕辰。實爲世界現在之第一長壽婦人云。

社會小說

瘋人外史

上海中華書局



小說名畫大觀

短篇小說最易引人與會本編所輯 **任公琴南天笑瘦鵲蝶仙** 諸名家為多尤為難能可貴自倫理教育以至社會偵探凡二十餘種類各十餘篇每篇附以名繪妙與情事切合奕奕如生均倩時下名手病鶴栢生慕橋聿光雲仙等為之舟車之暇手此一編既讀小說又玩佳圖 **怡神悅目舍此莫屬**

繪圖者			著作者		
周栢生	張聿光	周慕橋	天笑	林紓	君武
金少梅	丁棟	錢病鶴	旭人	瘦鵲	半儂
韓佑之	吳松卿	胡永康	梁令嫻女士	毅	魏
			查孟詞女士	漢	易
		余花農			
		丁雲仙			
		陳梓青			
					任公冷血心
					一

全書 二十 四册 價洋 四元

發行所上海棋盤街

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瘋人外史

鍊塵

予童姓。始名守道。後改名爲秀。又自號曰皮球居士。諸君顧予名號。必以爲怪異。實亦有因。予賦性愚直。不能和光同塵。以故戚友鮮近我。嘗聞諸生學家言。人爲善羣之動物。予自思何嘗不善羣。且予愛人之心。實較常人爲殷。特愛人之極。不欲以禮俗相拘。而人乃求予於形迹之內。於是小千世界中。予獨爲一奇零之人矣。亟思結好於人。而不得其方。靜觀古今人生需要最急者。莫過於阿堵物。顧予寒士。點金乏術。不能使人歡顏。不得已乃改名爲秀。（音同銅臭）冀人之愛金錢者。見予名。必不忍長揖見拒也。孰知此計大左。人之愛金錢者。愛其實。而不愛其名。人之眞能愛金錢者。愛其實。而必遠其名。予既無其實。而虛有其名。於是人更遠我矣。甚或疾視之排擠之。必使我無錐地自容。然後已。如貪貓之咬皮球。既恨其無所得也。必盡碎之。方快。此吾皮球居士之號所由來也。予既爲人屏棄。遂索居僻鄉孤村一斗室中。竟日極思狂想。以自娛。久之。精神錯亂。看朱成碧。恍若身不我屬。意大懼。又不能自止其念。乃漸趨於瘋癲生活。忽忽十載。後爲一德國醫士治愈。病中幻見。恍惚憶之。事蹟皆離奇恢詭可喜。予不能文。乃託之故友鍊塵君。紀予瘋狂幻見。名曰瘋人外史。想讀者諸君。必欲聞之也。

予善思易感之人也。幼抱彌天痛恨。壯則遭逢不偶。尤助予愁思。每日非搵傷心之淚。讀傷心之文。話傷心之言。不足以少洩吾積愆。是以遇有悲苦事。則淚。快活事。亦淚。雖不悲不快事。聞聲觸物。亦能感而下淚。似吾一身。爲眼淚冰成者。處此炎熇世界中。使吾滴滴而化。設吾眼淚一日而盡。則吾身必已骨化形。

銷不復存於天地間矣。或謂予之多悲感爲短壽之徵。予不以此言爲然。蓋吾力足以敵十人。氣足以衝天地。自視固一壯漢也。何弱之有。細察始爲此言者。乃一二齷齪士。曾因侵人而遭吾不平之老拳。始悟吾以壯而得弱名。亦一奇也。吾伶仃一身。旣與俗兩不相得。乃避居靜僻之鄉。邨中茅屋一楹。欹斜如醉客將仆狀。糞土狼藉滿庭。又似此醉客嘔吐方已者。室內日用品數事。凌雜無序。餅餌一小袋。以繩懸之梁上。以防鼠嚙。蓋予本不惜此區區。祇以貧窶。屈膝折腰。始能於鮑叔處。貸得數日糧。弗食且餓死。不得不與鼠子爭也。予終日枯坐榻上。狂思一切人事。有所不能想像。則無不可。吾一身旣受束縛。吾思想益無限制。若充吾念想所及。則江淹之恨賦。可以不作。嗣宗之痛哭。可以止聲。萬世之民。盡登仁壽之域。無一夫之不得其所。無奈老天。以其至高無上之心。輕視芻狗。任芸芸者苦樂悲歡。生老病死。無所容心。所謂萬能之名者。特吾人居彼權勢之下。懽服畏懼之極。而貢此等諛辭耳。蒼蒼者固有時不會作天也。吾思力本敏捷。終日又使之爲娛樂具。更益其速度。久之竟似納吾精神於轉輪之中。不能稍止其念。疲極而眠。夢中事蹟。尤離奇弔詭。不可方物。醒時漸疑此身非眞。夢境不妄。後雖不睡亦夢。似此世界外別有一世界。此身外別有一身。疑不能解。豈吾靈魂以此肉體爲牢獄。將脫去桎梏而逃與。抑精神渙散分離。各自爲政。不相繫屬與。誠若是。則我將何存。

一日夜中。吾方高吟楚些。招不知誰氏之魂。聲音琅琅。自覺可聽。偶轉身拾取遺物。見壁上有物蠕蠕欲動。細審之。乃一黑物。無眼耳鼻口。但具人形。吾駭極。立奔出室。物亦逐吾出。至室外。倏忽不見。吾恐此物乘暗攫吾身。乃潛入室中。驟掩戶下。關意始少安。心猶突突躍也。顧視壁上。人形怪物仍儼然在。吾大懼。

辟易數武。物形忽大幾半。室中吾不得已。長揖問曰。與公素不相識。昏夜中何爲作不速之客。物見吾揖。卽揖答曰。與先生終身相處。曾無一日離。尙不相識乎。且吾之友先生。曾不以炎涼易節。何嫌不速爲。吾聞言大異曰。若是誠吾肝膽交。但怪君儀表耳。怪物太息曰。吾形狀何嘗異。人特人之自異耳。皮相取人。鄙俗爲然。設吾金碧煌煌。先生將以我爲英雄乎。設吾衣冠楚楚。先生將以我爲學士乎。此何異村婆觀劇。見髻虬者。謂其有殺人之心。見粉面者。欲引爲己類也。耶。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此孟子誑語耳。吾意不然。誠知其爲西子。雖處泥途糞土中。吾亦瞻拜頂禮。不以爲嫌。其不潔物必高懸博物院中。爲千載美人留一紀念。又豈敢掩鼻而過之哉。吾聞言慚謝之曰。溷迹塵俗。幾喪吾真。時久立思疲。乃讓客坐談。客亦張手作勢。似讓吾先坐。吾心疑其尙拘苛禮。遂先坐。客亦遽坐壁間。吾曰。狂夫處此。頗患清寂。先生能常見存否。客曰。無時不可。吾曰。白日亦可乎。客作色曰。予磊落丈夫。惟喜與人相見。於光天化日下。耳暗幕中。豈吾儕立地哉。吾心疑魍魎鬼怪。白晝不敢現形。何此物獨否。客似窺知吾意。憤然曰。公終以鬼怪疑我何耶。今世無鬼怪之形。而有鬼怪之實者。亦多矣。而公不知避。獨介介於不知趨避之壯夫何哉。吾聞言壯之。振聲曰。予幼年愚妄。不自揣度。滿腔血淚。幾不知向何處傾洒。晚涉世途。苦辱備嘗。壯志熱誠。漸銷磨於光陰世故中。深悔此生之非也。言罷慨然。但覺奇情抑鬱。百感攢心。復曰。今雖遺世棄俗。而友愛之情。不減初衷。無聊中得壯快如足下者爲友。焉忍以鬼怪異視耶。言至此。不覺失聲痛哭。客和之聲震里外。似以吾身爲蒸汽鍋爐。既不能運轉輪軸。爲大匠者。僅留吾一口之竅。是以只作嗚嗚鳴也。已而舞劍室中。客亦以劍舞。寒光閃爍。若萬縷金蛇。騰躍於承塵窗壁間。陰沈鬱悶之氣。深匿於鼠

穴屋隙。殘燈亦倏覺倍明矣。頃之各坐。吾默思得友斯人。快意已極。又覺客語言壯快。動作何乃效人。旋又諒之曰。彼既無眼耳鼻口之用。欲無步趨隨人。得乎。時燈膏將盡。客形漸隱。吾亦伏案而寐。夢中猶似與吾友舞也。

次日醒絕早。恍惚中亦不知身之何屬。比及清晰。一天閒愁。又自屋陬枕上來矣。迴思宵來事。不知是真。是夢。然似確有其人。心念斯人。斯人又不能應念而至。徘徊室中。惟作非非之想。偶舉目室外。見糞土中。自生自滅之香草小花。爲陽光所曬。幾至枯絕。予心憫之。自持盃水往澆。甫至庭中。忽見吾良友亦持盃水隨吾至。吾大笑曰。我二人真同心哉。澆花畢。吾讓客入室。客不可期以晚間必至。並曰。如嫌寂寞。當爲君作劇。乃至窗外裂紙作狗洞。以指篆書曰。小有天。笑謂吾曰。汝自內觀之。個中大有佳趣。言訖不見。吾依言進室內。伏窗間外窺。吾大駭。蓋吾蕪穢庭院。已幻爲光明世界。身臨百尺高樓。下視小世界。但見房屋櫛比。道路如織。車馬馳驅。人聲擾擾。吾目爲之眩。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而喜。況窮措大自期永絕塵世。不意中復履繁華哉。吾乃沿梯而下。身入五都鬧市。耳目皆迷。吾此時膽小如鼠。似於稠人廣衆中。不敢容身者。惟避人而行。人見予衣履襤褸。亦皆遙避之。防予行乞也。行至一首飾店前。見玻璃櫥中。手鐲也。戒指也。食器也。玩物也。皆金銀製成。下至像架。便壺。亦煌煌耀耀。目忽見一少年。偕一中年人。過此略駐足。少年衣西服。革履。鼻梁中架以金絲眼鏡。予自思此君眼鏡位置低下。若平視必阻其視。綫俯視或可。見人也。手夾雪茄菸。高舉唇吻際。並不吸食。指上鑽石戒指數枚。爲陽光斜照。燦燦作光。始悟舉菸唇際。而不吸食者。顯示其戒指也。然亦勞矣。中年人衣服次於少年。然亦不惡。眼光緊隨少年。顏色見少年

偶寓目店內。此人笑容滿面。低聲曰：「少爺，句又笑聲曰：「少爺不購赤金手鐲乎？」少年人初如未聞其言。但目注紙菸。既見菸已滅盡。乃投之地下。徐啟口言曰：「此舖首飾人工成色皆不見佳。已在貴華樓定製兩副矣。」此人連聲應曰：「然。此店首飾手工粗糙。成色太低。只可騙雛兒也。貴華樓誠佳。貴華樓誠佳。復問少年人曰：「何以需兩副乎？」少年人曰：「陳寶寶一副。花媛媛能薄之乎？」此人點首贊曰：「慷慨豪舉也。」少年人色微得。遂行三四武。偶迴首。目予眉心微皺。疾放步而行。其意若謂：「闕少者天地之驕兒也。刺眼棘鼻之厭物。何爲映吾金玉之眼簾？」此足見天地之不仁。吾爲富人眼光所懾。如被嚴寒疾風面。櫛中忽見一金製小瓶。映吾破敗之形。乃極可哂。頭部細長。腹膨脹如巨鼓。兩足至短。都非我本來面目矣。黃金真欺人哉。巡警突以指揮棍摩予曰：「若購物請入內。否則速去。勿礙交通。」迎面汽車橫停路側。吾繞道方得行也。道中聞人喧傳。本日爲全國銀行展覽會開會期。任人參觀。不索會費。吾思銀行有何物可觀。不過銀錢鈔票而已。又思既不索費。何妨一飽窮人惡眼。乃隨衆人行。過衢道數條。行人漸密。摩肩擁擠而行。至一廣場前。但見萬頭攢動。人聲如聚蠅。都不知作何言語。彩牌樓一架。飾以電燈。中以大小金錢集成。全國銀行展覽會七字。勁險媚好。觀者無不贊美。予思此數字。乃大有福而國字。尤爲奇遇。蓋惟此時方爲人眞愛也。會場中執事人員胸前皆懸金錢一枚。東奔西走。勞瘁已極。廣廈一所。爲股東休息室。禮帽白服者十數輩。徐徐步於室中。若飽嘗黃金滋味者。兩旁涼棚下。皆音樂隊。鏗然合奏。入耳縈心。予疑非俗樂。觀之果然。蓋樂器亦合各種金銀錢製成。以槌擊之作響也。入第一出品所。但見纍纍者。皆黃白物。每物旁皆有小平標。標出品人姓名地方性質功用等。有標爲「此物可敬。甚於白髮之人。」吾視之。銀圓也有。

標爲「可以使人懼」，「可以使人愛」，「可以使人媚」。吾視之，一一皆金錢也。又有標爲「一此物可買人良心」，「二此物可買人性情」，「視之亦金錢也」。予此時意頗厭倦，以爲雖號萬品，不過一事。萬物可購，或不能購。匹夫志也。室內腥臭撲人，約爲金銀銹氣，遂不顧而去。予初疑此會，或有可觀，故乘興而來。今所見不過如此。敗興而返矣。仍循吾來時路而歸，不期誤入僻徑。中方躊躇間，適有數學童過，詢吾赴展覽會路途。吾勸若卽歸，不必徒勞精力。小學童尙擲揄吾，謂吾病狂，吾不得已，但告之曰：「第逐人而行，卽可至矣。」蓋吾偶然去遊，又偶然來歸，焉知其道路所自出哉。

欲歸無路，踽踽獨步小巷間。偶聞嚶嚶泣聲，出自蓬戶。細察之，音似女子，悲哀慘切，沁人肺腸。吾不忍，更聞疾欲避去，又似不得不聞，乃近蓬門立頃之。有人嘆曰：「汝盡日涕泣，母心碎矣。」時女子哭聲益高，呼曰：「嬖嬖。」又抽息者，再始斷續，言曰：「天乎，奈何忍一苦女子。」嫗又太息曰：「小女子不審人情，向背徒逞一時意氣，得罪貴人，雞犬不得寧矣。」女子哭曰：「所以不死者爲母耳。然亦焉能辱身匪人。吾此時幾欲闖門而入，盡吾力之所及，以拯此母女。惟拘於禮俗，不敢冒昧。但頓足而已。」門劃然啓，一老嫗嬾嬾出，面色枯槁，見吾佇立門前，意似不懌。徐語曰：「先生何爲私窺人家。吾此時靈魂已高飛天際，方與造物者爭論，不平。忽聞嫗責備之辭，方覺此狀背禮。」赧顏報曰：「偶過此耳。」疾俯首去。行未數武，嫗呼曰：「先生且住。吾卽止步。心思嫗必因吾無禮，將以洩其怨氣。吃吃問曰：「姥何事見教。」嫗相吾面色，驚曰：「若非童先生乎。」吾應曰：「然。嫗尊姓。」且何緣識吾。」嫗笑曰：「吾孫姓曾，與先生爲鄰也。請屈尊進敝舍略坐可乎。」吾此時罷倦已極，且欲探其家事，乃報可。隨嫗入屋中，陳設簡陋，顧潔淨無倫。尤聞一縷清香，非煙火人家所宜有。予肅然起敬。嫗

嘆曰。小女子新病初愈。且橫逆頻來。已無心掃除屋宇。汗先生玉趾矣。予不知所答。但直吐胸臆曰。某蠹率無文。遇人家不平事。輒如梗於胸次。非力平之。然後快。偶過尊寓。似聞有見欺豪暴之事。今姥又有橫



身女一死足了之矣。何可言之外人。嫗微愠曰。如此性情。非小女子所宜有。乃起入內室。喁喁移時。但聞女子言曰。如此我當面謝其人。布簾啟。女隨嫗出。年約十六七。容色嫺雅。神情荏弱。目眇瑩然。略與吾爲

逆頻來之言。敢問所謂。設小子能除此強暴。殺身碎骨所不辭。嫗泣訴曰。此事言之。殊使人憤。吾家只母女二人。言未竟。忽聞內室女子喚曰。嫗嫗。嫗入室內言曰。客非外人。語之何妨。又對吾言曰。小女前患熱病。垂絕時。忽夢神醫。以一椀清涼飲之。得慶再生。病甫愈。即有里中富室馮姓子踵門至。聲言欲爲吾女作媒。吾女怒其無禮。言至此。又聞女子怨聲曰。此事肇自女

禮。卽依。嫗立俯首。默默毫無乞憐態。益復可憐。予避席不敢坐。欲覓一適當之語。以狀吾尊敬之意。以慰此天人之心。乃百擬不得。欲言請坐。耶又覺太俗。欲言女士莫恐有我在。耶彼夫人何嘗恐者。且我又何物。吾此時思想非常。枯窘心急。欲哭而殺身碎骨之志。益決。吾不屑拜英雄。而欲作美人奴隸。何哉。嫗曰。先生坐。吾遂坐。意欲續問前事。當此女郎面前。誠不忍出口。嫗以手撫摩女兒秀髮。顧謂吾曰。馮姓家勢大。豪奴數十。終日四出侵人。受其毒者。非吾一家。雖強梁者。無敢或忤。馮姓某子。偶聞吾女姿色。必欲一見。並言將爲吾女擇一美婿。吾善言遣之。彼不聽。立逼吾女出見。吾心雖甚憎惡。懼其勢。不敢發。吾女怒極。折辱之。馮氏子果大怒而去。聲言三日內。必使吾女踵門賠禮。然後已。否則必毀吾家。嫗言至此。吾已怒氣填胸。呼曰。世竟有此事耶。言罷。緊握雙拳。似此惡人。已在吾掌握中者。忽聞敲門聲。嫗卽傾首而聽。並搖手止吾言。女躡足進內室。吾謂嫗曰。我當託爲姥家親戚見之。嫗低聲耳語曰。必婉言之。莫激烈。吾略點首。時叩門聲益急。有人在外呼曰。人盡死絕。耶。吾卽昂然出啓關。但見一奴狀之人。面色極黃。歪戴奴冠。敝披奴衣。方仰首。天空。噓唇作响。見吾出。乃側其首曰。老貧婆。攜女娃子逃。耶。予聞言怒極。然亦不屑與之校。但笑曰。吾姑氏無犯法。何必逃。此人聞言。貌色忽呈異態。縱聲曰。哦。句復相。吾身。又自顧其衣履。呵呵笑曰。有此貴親戚。大增婆子門楣之光。復喝吾曰。親戚。前日貴人偶垂青。雛女。不期小妮子受福不過。大肆狂言。吾主人如天之量。不卽報仇。開其自新之路。期以三日內。准其踵門悔罪。今期限已至。何姍姍其來遲耶。親戚。汝爲吾傳言。婆子欲悔過乎。卽刻以小女子至。否則悔之遲矣。吾聞此。狗奴狂言。肺幾炸破。然爲人排難解紛。不得不忍辱求全。乃謂狗奴曰。前日吾姑家出言不擇。已知悔過。惟賠禮。

之舉似可緩議。尙有數言。吾欲面陳渠主。未知可否。狗奴笑曰。朋友。汝幾顆頭。願耶。予仍力遏其怒。顛聲曰。但能一面汝主人。吾死不足惜。狗奴似笑似怒曰。可。遂前行。予從之道中。狗奴尙時時顧予。防予逃遁。約行二三里。遙見廣廈千萬間。狗奴顧謂予曰。行且至矣。汝尙敢面貴人耶。須知貴人咳唾成風雲。氣怒即雷霆也。吾嗤之以鼻。行漸近。但見朱漆門前。楊柳數株。門道中竹牀一具。少年赤臂跣足斜臥其上。一老僕蹲地下。鬚髮交白。小兒牙牙學語。以手捋其鬚曰。老狗。汝雜種也。少年人聞之。樂不可支。其意若謂小兒甫語。即能罵人。真神童也。健僕三五垂手侍立。對此小兒曰。小爺。汝罵彼爲白狗養的。小兒亦循其聲曰。白狗養的少年大笑。衆和之。小兒亦樂。一僕偶見予。疾麾手曰。去。莫擾爺清興。偕吾同來之奴。搖手示意。又迴首怒視予曰。止。乃蹭蹬至。少年面前。低聲俯首曰。請爺安。少年人曰。女孩子何不來。又指吾曰。此又何物。狗奴首益俯。幾與身成九十度角。復微微咳以手弄衣鈕。如小學生背中庸者。格格言曰。彼女子已知悔過。惟句惟不能親自來。此人句言時微側首。並自袴旁指吾曰。此人欲代達小女子之情。狂妄已極。特引其至此。受爺懲戒。少年怒罵曰。混帳。狗奴惶悚。退縮數步。口中尙微應曰。是。是。少年叱予前。予昂首闊步而前。初無懼色。衆奴驚惶失色。呼曰。野奴無禮。少年人乾笑曰。尊姓大名。與小女子有何瓜葛。予不待其辭之畢。即挺身言曰。予行路人。與嫗家素不相識。聞此不平事。特欲以一二言自進。少年暴怒。連呼曰。打打。惡奴爭集。予撲少年不得。乃擊倒奴子數人。忽有數十健僕。蜂至。各出利錐。刺予。錐似有毒。覺肢體麻木。予尙支其軀。勿爲衆擒。然大勢去矣。

少年見吾被圍。爲狀甚得。手執環刀一柄。東指西畫。助其聲勢。方危急間。忽有數短小黑漢。作壁上觀。見

狀咸不平。中有一人大聲呼曰：助此壯漢。言罷皆集。狗奴或舍予而鬪短漢。吾乘虛衝出重圍。鼓其餘勇立撲少年。少年愕駭間。予踢其腕。刀落地。復縱身以拳搗之中胸部。予又乘勢撲之。少年倒地呼救。瞬息間予已拾刀在握。足踏少年胸。努目切齒呼曰：死乎。時衆僕爭欲救伊主。予叱之曰：敢近前者。死若。主衆瞠然不敢前。予以刀指少年曰：如何。又喘息者。再復語之曰：汝自言之。此時衆黑漢亦捉得一二狗奴。拳足交加。聞吾言。咸曰：殺之。何待言。吾曰：可。高舉環刀。爲勢甚猛。少年大哭呼予爲爺。予唾之。少年又呼僕曰：跪跪。衆奴羅列跪地下。叩頭求釋伊主。吾以刀指少年曰：爾我素無仇隙。此時生汝亦可。殺汝亦可。少年哀哀然曰：莫殺我。吾曰：但問汝平時何爲肆毒鄰里。並侵及寡婦孤女。少年曰：今後必悔過。如能饒吾情願。以銀錢自贖。予復唾之。少年曰：吾必悔過。不敢妄爲。予曰：信乎。少年曰：信。復誓曰：如食言則如何。何。吾見其誓言極重。並覺己身創傷極痛。莫若得休便休。倘轉勝爲敗。反爲不美。卽以足蹴之曰：少年匍匐而去。衆奴逡巡無主。乃聽予等從容行。道中予感謝衆人相助之義。並詢及姓氏。一漢曰：吾儕皆義兄弟也。久聞馮姓肆惡。無暇正之。今見先生爲衆所困。義當相助。何必留虛名於天地間哉。先生究爲何事。與之相忤乎。予畧告以嫗家被侮。及吾不平之狀。其他壯漢初不我語。至是咸擊掌贊曰：壯士立曳吾酒肆中飲。吾亦不辭。然創傷既重。奇痛攢心。時形諸顏色。初與吾語之。漢謂衆曰：此君受傷極重。寧能飲乎。衆漢曰：壯快而死。強於世人苟生矣。斯人曰：諸君自壯快。此公則疼痛也。復謂吾曰：然則何不死惡人。予曰：恐累及嫗家。斯人畧沈思。卽曰：馮某小人。必無信義。今夜當小懲之。否則必有後患。予頭目昏昏。懶於語言。但點首而已。斯人曰：吾送君暫歸嫗家。予欲少慰嫗氏。亦頷之。餘衆與吾握手。珍重而別。道中予

幾不能步。幸此漢以手掖予。既至嫗家。吾斗覺何以累嫗氏。然刺毒已劇。動作不能自主矣。

嫗見狀似驚恐。亟臥予榻上。黑漢畧作數語即去。予恍惚中亦不辨其言。似覺仍與人兇鬪。又聞人步履聲往來頻頻。久之似身沈大海中。亦不知過若干時刻。漸覺身體微涼。傷處亦不甚痛。微啟目視之。似仍在嫗家中。耳旁有人微語曰。甦矣。聲微細。若出自數里外者。予微作聲。嫗即前呼曰。愈矣耶。予應曰。愈矣。既於燭光下見女郎方調和藥劑。調畢授之。嫗復喚予飲之。吾伏枕謝曰。吾今累若母女矣。嫗曰。此何足道。先生創傷尙覺痛耶。女疾以日止其母。似禁吾多言。嫗即語吾曰。汝可眠矣。予自服藥後。覺心神舒泰。旋亦睡去。至醒時天色已曉。嫗氏母女亦起。吾精神已清爽。惟錐傷尙覺微痛。嫗語吾曰。險哉。汝昨日受毒極重。幸吾女以敗毒劑療汝。否則殆矣。吾聞言即謝女郎再生之恩。女不答。旋語其母云。爲吾家事受痛苦。尙未之謝。醫之分也。母何絮絮爲。吾畧以言慰彼母女云。馮家已知懼矣。必不敢再擾人。然心則疑之。既不能留以待變。又焉知終無後患乎。起身將行時。忽有物自袖中墮地。即俯身拾之。乃小油紙包一。外附以字條。視之內云。一欲使馮姓子知警。不再爲人患。故昨夜中盜彼一指。包中物是。請無憂矣。一下書戴笠客啓。吾得書驚喜。即告嫗以故。嫗無言。似駭極。共啟包視之。惟見人指一枚。血跡尙鮮也。嫗拭目久視無語。女郎變色。如見死屍。吾復慰之。遂去。包中物投之溝中。行時心猶慕戴笠諸人不已。本擬遍遊此地。惟有一事最足累人者。則腹中奇餒是也。自思天之生人有耳目足矣。何必於耳目之外復贅以口腹。自口腹之用。輿人以求食不得也。自食其良心者有之矣。自食其志節者有之矣。既不能作陳仲子不食嗟來食者。古今中能有幾人哉。方感歎間。腹中轆轤然累作雷鳴。吾以手撫之曰。壯哉。汝雖空空尙敢

作雷鳴驚人耶。

行走間、偶見迎面一人、身軀肥碩、膚色極黑。吾思想卽移於此人身上、以爲義慨若能與身軀膚色成正比例、此君義行必更高於戴笠客。既近、吾辨其貌、似曾相識。此人亦略注目、予身疾轉身、看商店招牌。吾忽憶得此人爲吾舊同學。郎姓名冰清、號血淚生。自負爲活俠士者。予疾呼曰、冰清兄別來無恙。郎冰清果迴頭凝眸良久、忽驚曰、若非吾故人乎。言畢復攬予手、置之胸次。又撫吾背曰、范叔一寒至此乎。吾尙未作答、辭彼卽攢眉太息、以待若深爲予憂者。吾曰、貧賤士之常耳。數年未晤、元龍豪氣必勝於昔。郎冰清曰、嗚呼、數年來國事日非、社會人心尤江湖日下、眞使我輩置身無地也。吾屢欲隱遁山林、或爲僧、或爲道、以終此幻身、而志不果就。惜哉。吾二人偕行、路中彼尙太息數數、痛論時政之非、人心之壞。予極癡蠢、未知其言之意味。惟沿道中嗅吾故人芝蘭花露之馨、彷彿置身風鬟霧鬢間也。郎冰清忽詢予曰、邇來作何事業。吾曰、居鄉村中、終日枯坐耳。郎冰清正色曰、光陰者過客、時乎不再來。吾輩當惜分陰也。吾曰、廢棄之人、焉有所謂光陰者。郎冰清搖首曰、君資質尙佳、豈可甘自暴棄。吾性真好面折人過、友朋中以此絕交者不少。又太息曰、今世事無一不僞。若以眞面目示人、安往而不左耶。吾應曰、然復問予曰、已食乎。予曰、食矣。且飽極欲嘔。冰清曰、吾輩處世、動靜語默、皆須本之天真。不可雜以一毫虛僞。吾聞君言、知君必已食。然吾尙未食。請同至肆中、吾噉飯、君飲水。吾二人鬯談可乎。吾曰、適有小事、不克奉陪。冰清憤然作色曰、君言僞也。數年未見、冷態猶昔。良友相逢、豈可澹然言別。須知朋友可以共患難、同生死。一碗茶水、豈能將兄弟飲貧耶。吾聞言仰天大笑曰、可必飽飲良友之茶。冰清鼓掌曰、君眞爽快人。立推予

至小食肆中。既入座中。酒保卽拂拭桌案。笑曰：二位今日來何夙也。嗜何酒乎。冰清語酒保曰：匙箸一份。此君已食。惟飲茶而已。速將菜牌拿來。酒保疾以菜單雙手捧上。冰清接牌在手。反覆觀之。口中微念曰：桂花干貝四角。雞絲鮑魚湯二角五。忽謂予曰：君知干貝乎。干貝卽江瑤柱之別號也。吾曰：然。猶血淚生之於耶。冰清也。酒保以爲此君欲嚼江瑤柱。乃盛稱該肆烹飪之佳。顧此君久久不發言。熟讀數遍之後。忽擲下菜牌。戟二指徐言曰：肉絲麵兩碗。少要湯。酒保尙靨顏問曰：先生不飲酒乎。冰清頭手並搖曰：否。酒爲傷生敗德之物。衛生家道德家皆不飲之。又顧予曰：是乎。吾應曰：然。酒保既去。耶冰清曰：吾本可在家中。或報館中飲食。爲與良友叙懷。故食於肆中。吾卽欠身曰：謝君盛意。且爲吾破鈔。冰清謙曰：些微小費。何足挂齒。復次又言曰：吾邇來事乃大集。幾無晷暇。行將謝去。一切塵緣。讀書養性矣。吾曰：先生邇來何作。忙迫乃爾。耶冰清驚曰：尙不知耶。吾曰：不知。冰清卽以指畫字棹上口中。念曰：某某報主筆。復於棹上書「天」一「二」字。曰：署名此號者。卽鄙人是也。又作不屑態曰：此何名爲事。每月騙得一百二十元。錢噉飯而已。復太息曰：今日作事七分人情。三分學問。吾父既無一友。足以益我。勢力中人。吾又不屑與之往來。噉飯豈不大難。幸予文章有靈。報館爭來請我。豈可拒人太甚耶。語時。酒保以兩碗肉絲麵至。誤以一椀置予面前。耶冰清凝其一綫白眼。久視酒保。不語頃之。點頭微笑曰：蠢哉。蠢哉。酒保知意。立移予面前之麵。耶冰清語我曰：鄙人心直口快。非吾自負。語雖吾岳父。亦以是許我。吾曰：君已娶耶。冰清意似不悅。喉中作聲曰：然。吾曰：尊岳貴姓。冰清曰：君尙不知耶。卽今世著名之理學家。時下大人先生。敦請再三。始肯出山者。予曰：何人作冰。耶冰清正其衣襟。又微嗽者。再振聲言曰：某年某月某日午後一時。予在

報館中坐。忽有某道學家來訪。吾見其寬袍大袖。卽譏之曰。汝滿腹欺詐。欲以衣冠掩耶。某道學家聞言。驚曰。吾行半天下。未見爽直如足下者。吾二人初不相識。今乃以言譏我塵海中。得此天真之人。蓋寡。吾友足下矣。後竟請友作媒。以女妻吾。吾今已贅於其家矣。言罷。氣咻咻然。復以巾拭其額上汗。幸湯麵已涼。否則汗當益多矣。食時。予戲謂之曰。嫂夫人可一面乎。冰清欲言不期。麵條誤入氣管。肉絲自鼻中噴出。大嗽不已。嗽時尙搖手中言曰。賤內句又雜以嗽聲。有采薪之憂。又嗽復言曰。容日再見可耳。仍嗽不止。至於涕淚交出。方稍稍止聲。嗽畢復言曰。今日社會人心。句吾恐此公高論不休。卽攙言曰。時至矣。吾當歸去。郎冰清曰。待吾食後同行如何。豈能費老兄一錢耶。吾曰。本當奉陪。誠有要事累身。郎冰清不待予言之畢。疾握吾手。親熱篤擊之態。不可以言狀。並太息曰。良友相逢。不能作十日談。以吐我胸中塊壘。良爲恨事。暇時請到敝社一談可乎。予唯唯。心中自謂塊壘二字。不若易爲肉絲麵也。

吾既出食肆。饑不可言。然尙緊束腰帶。勉作硬漢。行約數里。仍無路可歸。過一破廟前。吾以餓極。忽作妄想。謂神既萬能。豈不能一果飢人之腹。乃入廟中祈禱。但見神龕半破。蛛網灰塵。漫滿於香爐神案間。龕中神像二尊。愁眉閉目。作垂首欲睡狀。若久候香客而不得。姑假寐以待者。予再拜而禱曰。弟子天涯散人行。無過失。天既苦予精神。復饑予軀殼。久聞尊神力。通造化。不負求者之心。故弟子匍匐至此。但能一飽無情之腹。已感大德於無極矣。祝畢。傾耳而聽。神不作答。復禱曰。弟子非無恥之徒。誓不帖耳求人。幼年揮霍好施。故困頓至此。以公爲神。故敢厚顏相求。請賜垂憐。默聽之神。仍不語。吾大怒而起。憤然曰。大丈夫不能自食。以食人。乃俯首求神。生不如死矣。情抑鬱難伸。覺一縷酸痛。繞於心臟間。徐徐自目中出。

已化爲清淚兩點鏗然墮地讀者見鏗然二字綴於眼淚之下必以爲不通實則吾亦大駭蓋吾清淚兩滴墮地時已變爲小洋兩角吾大喜欲狂疾俯身拾之果爲小洋兩角花紋已平光可鑑人若久經人手



摩弄者復於神案上擲之作響以試其真僞其一清越可聽餘音嫋嫋尤使人神飛魂爽決可斷爲眞洋無疑其一悶板然本質爲銀惟價格少低耳予復謝神厚賜忽聞耳旁有人語曰予兄弟清貧已甚幸有西山之薇可以充饑爾小子妄自強項豈有薇可食前有過客誤遺小洋兩角留之無用憐汝狂愚故以爲賜予聞言大驚不知是何神名慷慨乃爾緊握小洋兩角狂

奔而出細視廟門匾額書云「敕賜護國清聖夷齊廟」予此時對此兩角小洋生出無限感慨既爲眼淚變成又爲夷齊所賜當如何鄭重視之耶

第

十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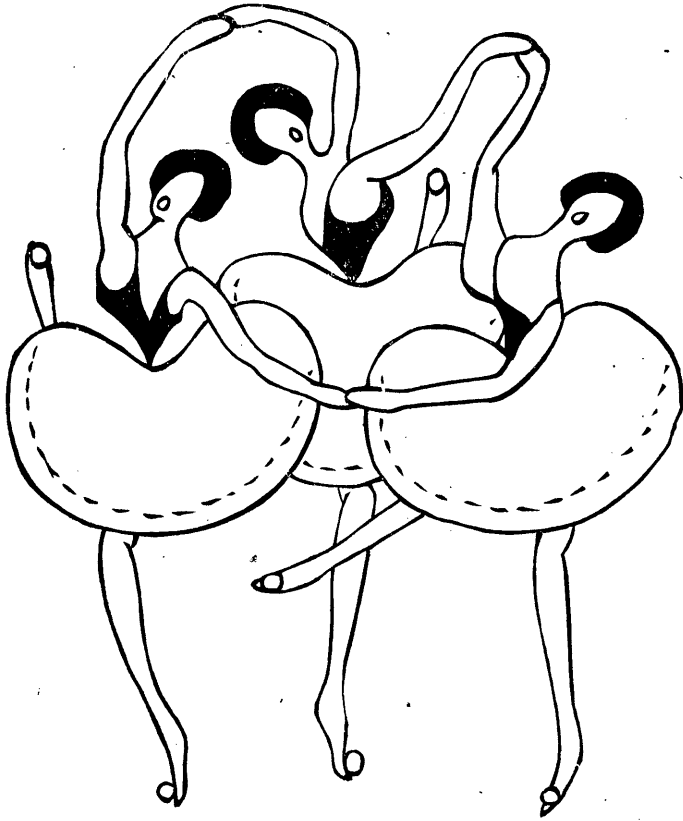
集

身中既攜得二角小洋。足以壯我顏色。不似前之膽小如鼠。蓋已由鼠而變爲貓矣。道中時作得意之想。設遇戴笠客。可以市半醉。設遇郎冰清。可以飽一茶羹。之所視爲難事者。今皆可畧畧爲之。惟不爲耳。諸君須知。若有少數之錢。留之不用。可以解百憂。若遽費之一得。而九十九失矣。然吾此錢。必不能久居囊中。當務之急。莫過於先謀一飽。故吾腦中正開財政會議。不久精密之預算表。已造成。方決算際。忽見路上一十二三歲之小兒。拽一破舊之人力車。逢人便低聲問曰。先生不坐車乎。迄無應者。僅有一少年答曰。我自有脚皮車。無需若膠皮車。小兒行予面前。以目瞅予曰。先生亦不坐車乎。言畢待予答辭。若博者之觀骰色。予疾應曰。然小兒色喜曰。先生將何之。蓋已忘其問辭爲負語者。予復伸言之曰。不坐車也。小兒失望。復拽車前行。以一手提轆。一手作搵淚狀。予思此小兒若衣錦繡。豈不爲佳公子。若入學校。豈不爲白面書生。惟以累於饑寒。困苦之狀。甚於乞丐。若輩中雖有不出世之才。或饑寒以死。或用非其途。可勝慨哉。今世一般僞人。侈言責人以不能自立。而不知今日社會經濟枯窘。已極。道德廉恥。已爲饑寒所勝。欲國之不弱。豈可得乎。予思時乃尾之而行。予性本好奇。特予好奇之心。不求之於牛鬼蛇神。而求之於人心之隱。既至一破屋前。而止。屋外一病夫。中年人而有老態。鬚髮鬢髻。幾不辨其面目。方以針綫補綴一小兒汗衫。此衫自舊物商觀之。乃絕好之造紙原料。若仍名爲衣。則無法再補綴之矣。病夫則力持其堅毅果決之心。於破布堆中沈思。無法之法。旁一五六歲之小兒。裸體戲於地下。雖污垢滿身。亦不掩其天真活潑之意。若麵包屆時。自能至。無需人力之求者。病夫聞車聲卓然止於門外。疾仰首。拽車大兒停車門外。趨趨而入。病夫曰。如何。大兒不語。但以袖拭淚。地下穉子惶忙立起。奔撲大兒曰。哥哥購得。

小食來耶。忽見其兄哭泣。卽怒曰：誰打哥哥耶？大兒以一手摩其弟頂，一手拭淚，益力。病夫視其二子，目不轉瞬。其愛憐之意，不減於家。擁鉅萬六十老翁，甫得一子之人，忽仰天嘆曰：貧而多子，至足累人。况汝母早死，吾身又病，奈何？大兒糲糊言曰：我當復出病夫曰：汝當略息也。吾見此狀，心至不忍。雖此窮父子，有極大罪惡，吾亦必恕之。蓋窮人罪惡多，非本身罪惡大半爲社會罪惡。况此窮父子慈孝敬愛之意，一本之於誠乎？穉子見車停門外，卽奔出戲拽之。吾卽以囊中財產與此小兒曰：給若父，可以謀一食矣。吾言畢卽逃。誠恐病夫出謝，反難以爲情。

予此時身遊此地，意頗厭怠。見聞既非所喜，腹中復空無一物。家中茅屋雖陋，尙有餅餌一袋，略可充饑。又何必僕僕於風塵間哉？然歸途已迷，曾憶孫氏嫗有與吾爲鄰之言，不知何指。莫若仍尋嫗氏，以便作歸家之計。乃復尋舊路至嫗家。既至庭中，微呼曰：姥在家耶？默聽之，並無人應聲。自思老人既不在家，留幼女守室。吾冒昧入人庭院，殊不合禮。若復出門，亦覺離堪，不得已復呼曰：姑娘在內乎？又無人應。探首望視茅屋，似虛無一人。吾大疑，細辨房屋位置，似所熟經。又思所謂郎冰清者，吾何嘗識其人。豈夢幻耶？偶俯首見地下大小香草二株，亦似己之庭院所有。復驗身上錐傷，絕似爲蜂刺痕。細視庭院所有一一皆吾家物。吾大駭，忽見吾怪友在旁笑曰：世界之遊樂哉！予疾問曰：吾自何處來？怪友曰：君固未出戶庭也。吾曰：然則所遇人物何在？怪友曰：蟻子俠心，蛆君何疑焉？吾聞言益愚。從此所見益怪，然無理可尋。蓋已成爲瘋顛人矣。後十年爲一德國醫士治愈。鍊塵君乎！此足爲先生小說材料否？予（作者自稱）問曰：醫士何名？童秀先生曰：德國叔本華。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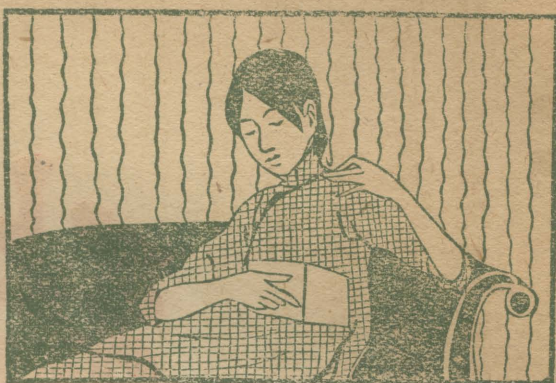
倫理小說

獅鬪

上卷

婦女界破天荒之巨著

婦女之百面觀



本編于婦女之性情行爲時地風俗交際裝飾疾病婚姻生活遊戲種類派別貞淫習染等靡不研究切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分綱至三十九章分目至六百餘則作者就及身所考察各地之見聞揣摩心理摭拾事實無一浮滑不經語洵別開生面之作

全書四冊

一元五角

上海文藝編譯社出版

上海文明書局代售



北腓庇雷二童者。學生子也。一日北腓語庇雷曰。庇雷若更試探之。庇雷果平伏地上。以物入探壁脚之隙。此屋建築不精。二兒所居之保育室。壁脚及地板之間。乃有巨隙。凡可旋轉之物。恒入其中。不復出。二兒之錢尤多。向隙中遊。有時或能取出。然以不能取得者爲多。今日需錢孔亟。故二兒取里薩最大之冠。鍬終朝。向此隙中掘藏。里薩者。二兒之保姆也。是日二兒所得於隙中者。爲大堆灰塵。一巨鐵釘。兩法丁幣。薄荷一錠。已滿被塵埃。幾於不可辨識。二兒得此數物。殊未滿所欲。相對默坐地上。移時。北腓又命庇雷更探。蓋失望之至此。最後之決策也。而久之終無所得。北腓曰。庇雷此事却非尋常可比。此爲阿父在軍中第一次生辰。我等兄弟乃無一物爲之慶祝。耶。庇雷曰。然也。阿母謂星期之夕。吾等宜有以寄致阿父。且其物非辦尼之謂。必我二人自艱苦中得來者。始佳。北腓曰。或須以痛楚得之也。言已。納手囊中。信步窗前。庇雷則取薄荷錠。拂拭至潔。玩之手中。而彼此心中皆深思不已。室窗方洞關。北腓憑闌而眺。保姆里薩亦在窗次。方與鄰家一侍婢語。曰。吾鬻吾弟惠廉之齒。乃得值至十先令半。鄰家侍婢詫且羨曰。噫。孰知敗齒乃能鬻錢者。里薩曰。吾見諸家庭雜誌廣告中。其廣告曰。收羅舊齒。吾卽裹而寄之。彼乃以十先令半之滙票見報。此其人當爲牙醫也。鄰婢曰。若前此曾爲是事否。若得錢將胡以處之。里薩執小氈。力扑於窗外之牆。去其灰塵。口中則應曰。我若不愛國。尙安名爲國民。計此錢當以捐助軍費耳。北腓聆此。因返室中沉思。庇雷以薄荷錠予之。北腓受之。不作一語。蓋意方有所屬。不暇及此。猝語庇雷曰。庇

雷使我等得錢宜購何物上之阿父然此第設想之詞非敢決其必庇雷曰阿母嘗言若有錢者當爲我二人攝照像以寄阿父蓋自阿父去後吾二人已長大如許矣北腓曰然也有照像師名福司脫者爲喬士攝影巨如吾願爲值祇半克郎耳庇雷曰半克郎者兩先令六辨士也似此鉅款將烏從得言已縱身伏地上嬉戲如故以爲徒作空談亦無益於事也而北腓則殊不然言曰庇雷若聞里薩頃者之言否庇雷搖首曰未也北腓告以齧齒之事庇雷狐疑曰此何益於吾等者北腓因附耳語以如此如此二兒已決定集貲之法其意志之堅雖古勇士亦無以過將收集可以利用之齒而售之於醫生蓋凡爲牙醫者不特爲人拔除其齒且出貲購之至購取何用殊神妙不可思議然收集齒牙固大難事也二兒本極願自捐其齒數之多寡一如牙醫之需求然深恐齒太穉不中於用爲值無多須拔去無數始足半克郎之值故當先求三數巨者爲較妥善又念此事不宜索之於阿母蓋阿母原期二兒獨力得之且阿母已購得一時表寄贈阿父其時表能於夜中辨識時刻者爲值不貲也二兒第一次干求之人爲喬司欲向之乞一小齒喬司駭且忿曰齒固吾有何得相贈言已堅闔其吻第二人爲瑟兒非瑟兒非視喬司爲仁善一聞其小友之請慨然自匣中出其五齡時第一次所墜之乳齒相贈二兒大感謂將沒齒不忘家中除此二人外尙有里薩及密司奧潑士里薩既曾齧齒於牙醫則必無可相贈之餘齒而密司奧潑士者家中所畜之狸奴也不知年已若干且其性情亦不可測二兒惟知此君純抱利己主義生平從不肯任人拔一毛當渠幼時阿父得之於溝中蓋見棄於人者狀至可憐阿父挈之歸家撫育至長在理密司奧潑士宜感激無地顧乃不然對其恩主常作睥睨之狀似忘其本來面目然頗能解人意是日方踞

爐前自洗其面。時北腓逕以隱衷白之。密司奧潑士忽止。仰首而聽。既復盥面如故。北腓意密司奧潑士必已盡解所語。卽呼庇雷執其前足。已則啓其吻。驗其有無將墜之齒。密司奧潑士審知來意不善。大怒立嚙其指。略不猶疑。若以其嚙之力測之。可知其口中必無敗齒。密司奧潑士又舉爪猛撲北腓。大駭。倒地而密司奧潑士則從容自去矣。北腓起立。納指口中。自吮其血。且言曰。吾似觸其口中一敗齒。奈何。兇暴不情。至此不聽我爲之拔取。今日勿論其有無。吾等挈之同詣牙醫可也。渠既開罪於我。無論如何當取其一齒。少加懲責。我等當以明日往。不爾則攝影事將不及待。

翌日凌晨六時北腓卽起。聞烟突中瑟瑟作巨聲。因憶昨夜里薩曾撥振警時鐘。指今晨十時振報。蓋治烟突之人年必一來。此日適當其期也。北腓因此忽發一想。亟起庇雷語之曰。若猶憶曩日吾等嘗取烟矣。擦齒否。此物殊不惡。似勝於牙粉。惟里薩嫌其污而禁之。庇雷以小手自揉其模糊睡眠。唯唯應之。北腓曰。今彼治烟突之人來也。言已俯覓睡鞋。又曰。凡治烟突之人。其齒必潔白。蓋常擦以烟矣也。顧庇雷殊不能解此深奧之論理。北腓遂獨出下樓。里薩以治烟突後。烟突四布。此時方掃除餐室。可無慮其覺。治烟突之紳士則在廚室。北腓入時。其人猶在烟突之半。待其既下。歡容進與爲禮。治烟突人不解其性情。本堅剛不易動意者。渠半生消磨於黑暗之烟突中。故於人世感情少所領會。乎自外狀觀之。則有若厭世之士。冷然謂北腓曰。小先生曷不效若輩有福之人。高臥至午而亟亟早起。效我至不幸之烟突人乎。北腓直答曰。欲與君一晤耳。烟突人曰。爾得無以見我狀態。可生笑樂。故惠臨乎。言時自所持大束雜具。中出一小刷。聳身入烟突內。片時復出。北腓曰。尊體所被烟矣。可謂盛極矣。曰然。塵積甚厚。爾見之得

無生異言。次微微作笑。北腓曰：美哉尊齒也。治烟突人曰：吾齒雖美，然終鮮食物以稱之。北腓卽曰：吾方收集齒牙治烟突，人不解曰：然耶？曰：信也。尊齒之美，可謂無匹。我苟以鐵鑷相假者，可否拔取其一枚見賜？須知拔取敗齒，殊鮮痛楚也。治烟突人曰：拔齒安有不痛者？若爾之年，其齒爲微生蟲蛀蝕，拔之當無苦。若我輩者，齒根深固，不易拔取也。言已，又立沒入烟突中，僅露其靴。北腓對此兩靴，默思吾其往取鐵鑷乎？彼人或因見鐵鑷而勇氣斗作，不惜齒惠乎？正思時，治烟突人已漸下，尙留半身，在烟突中。言曰：此邦政府乃強取貧家子弟而施以教育，願爲父母者，初不欲其子弟受教育，教育之於人，果何益者？吾身未經教育而亦不自覺有所短少，語至此，全身盡見。此時其顏面已滿被烟臭，污黑如塗墨，似烟突中有人方與交談。其實烟突之中，除烟臭而外一無所有，而治烟突人猶向烟突而言曰：彼教育者，首先取人之錢，則教以吸菸飲酒騎馬漁色之事，最後則教以娶妻而善所以處之之法，使勿背夫逃亡，則教育之事盡矣。又面北腓曰：爾亦受教育之子弟所學之惡習，猶未足竟欲拔取可憐人頭以內之餘骨，此誠絕高貴之理想也。語次以刷具盡納一囊中，懸之於臂。若古爾夫之球具，出一土菸管，實以菸冷，然願謂北腓曰：爾取忠誠人之齒，胡爲者？曰：將售之。治烟突者聞此，厭世之容益露，言曰：爾所居共有六烟突之巨富，奢極矣，何求而不足？乃欲取吾齒易錢小先生乎？吾聞爾言，但有詫異，亦無他說。幸取此火柴，見授謝君，今可歸眠。母向貧人作笑，諱須知貧人可憐也。爾時里薩忽入，治烟突者不復言。北腓亦亟遁歸已室。早殮後，二兒同坐園門次。北腓舉晨來失意之事告庇雷，送牛乳人自內出，見二兒，張吻莞爾。蓋牛乳人至，樂見二兒，二兒亦殊喜之。庇雷因謂北腓曰：容我一試此人何如？北腓首肯曰：此人僅存一齒，或能慨

然相贈我等最後幾希之望。惟此矣。牛乳人與二兒素相稔。且僅存一齒。故二兒以爲必得無疑。然我今請問於讀書諸君。苟有盡喪其齒。僅存一枚者。則其人之視此。巍然獨存之齒。爲無足輕重。而能慨然以之贈人乎。牛乳人者。抱樂觀主義。故所見頗異乎常人。庇雷已歡欣鼓舞而相迎。呼曰。密司忒播惠爾。晨佳。今日足下消化力何若也。密司忒播惠爾置乳餅於地。自搔其首。聞庇雷之奇問。初不作驚異之容。言曰。奇趣哉。謝君存問。吾消化力殊不弱也。北腓曰。人言凡人齒牙不多者。嘗患不消化。密司忒播惠爾曰。此說大妄。即我之一身。已足証其說之謬。吾口中僅存一齒而生。平未嘗患不消化。庇雷曰。然則此齒可謂美極矣。密司忒播惠爾聞人歎賞。若孤僻之士。一旦遇知音。意甚得。庇雷以爲密司忒播惠爾之獨齒。既遇知己。雖捐之以報相知之義。亦不甚難。然則此事已有可希望之餘地矣。因更以語探之曰。尊齒若墜。或觸雷而脫。足下或不悲之乎。播惠爾曰。噫嘻。孺子。吾恐此不可禁。吾果失之情。必難堪矣。庇雷曰。似此可貴之齒。正爲我等所須。北腓不可更忍。逕請曰。密司忒播惠爾。能以此可貴之齒見惠乎。吾等取之。將有大用。似勝於脫落也。密司忒播惠爾駭笑曰。以贈若耶。噫。縱以十鎊厚值酬我。我亦不舍之。此齒一生。與我相依。爲命未嘗一息相離。親切有如大貝。及嬌安。古事中之男女情人吾夜間擁爐獨坐。無人作伴。惟此君伴我。嗟夫。吾愛彼之情。安有所極。一旦棄之。豈人情所堪者。二兒聞言。知希望已絕。無可說辭。北腓默然啓門以出之。牛乳人欣然聲別而去。

下午。二兒偕出行於村路。而密司奧潑士殊不用命。屢與二兒爲難。故行程因之遲遲。蓋密司奧潑士弗解從人行抱之者。庇雷也。途中遇犬。則聳身張毛。欲躍下與鬥。幸二兒合力堅持之。始已。村中固無牙醫。

二兒則決意詣普通醫士。此醫士者本非村居。特每星期自城中來兩次。二兒知今日是其來村之期。且二兒又與醫士相稔。嘗憶某日此醫士來已家爲瑟爾菲去一齒。

天下醫士可分兩類。一類令爾見之自覺。此時不死則少頃。必無倖。幸此類醫士今日已不可多見。更有一類則勝於葯石。一入爾室。春風立生。病魔不期而退避。三舍如霧氣。遇陽光片刻。卽散盡無遺。今二兒往訪之醫士卽此類。易言之則曰良醫也。二兒既至。北腓立以來意及顛末一一告之。密司奧潑士已聳身躍登。一至溫軟之椅。北腓匆匆言畢。氣息已不屬。醫士則返其桌次。取紙件治事有頃。狀甚匆遽。在醫士之心。亦知二兒意甚焦急。然已身事集。又不能卽棄而就二兒。因恐見二兒焦躁之狀。竟不敢引目及二兒。二兒默待。惴惴疑懼。竊計醫生或見拒。或以戰事影響不復購尋常之齒。而但購軍人之齒者。將奈之何。又念阿父在戰壕中戰鬥之餘。方頻頻太息。思得我弟兄之照像。今也無錢以致不克達其所望。寧不痛心者。思時怔忡不已。直望醫士之項背。冀或於此可得醫士之意旨。顧乃不可得。惟見其顛形圓正。短髮黑澤。北腓自念。異日長大亦當令其髮如此。嗟夫北腓但欲效此醫生之髮耳。安知此爲近日一不可多得之良醫之頭顱乎。又安知此爲喜悅小兒人之頭顱乎。良久醫士事畢矣。卽回身言曰。北腓。盍更詳告我所以。北腓以其聲容和藹。氣立振。逕言曰。吾等亟需兩先令。六辨士購辦一物。以壽阿父。庇雷曰。里薩言先生能購齒牙。北腓曰。此間初無牙醫。故來相干。庇雷曰。里薩售其弟之齒。得價至十先令。六辨士之巨。北腓曰。若其弟之年與里薩相去不遠者。則其齒亦老矣。庇雷曰。里薩之年至少五十。北腓曰。吾等年幼。稚齒或價昂於老齒乎。庇雷曰。吾等未來之前。嘗取烟臭擦之。爲值當更巨。北腓曰。我等來時。

里薩方他出故未爲所覺。庇雷曰：吾有搖動之齒兩。先生可得而有之。北腓曰：我齒則無不牢固。然此無傷也。既爲壽阿父，則宜擇其至牢者拔之。非此不足以盡吾意。吾滋欲少受痛楚也。庇雷曰：阿母嘗言禮物自痛楚得來，價值當更巨。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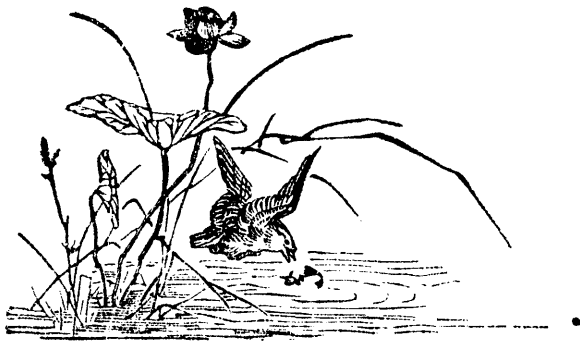
腓自絕深之囊底出一團皺之小紙包曰：吾有小齒，乃瑟爾菲者。醫生取之，逕言曰：此當值六辨士。言已立出，見錢成交。北腓曰：先生，盍一察密司奧潑士，有無可取者。庇雷曰：我二人屢爲所爪矣。醫生果俯身輕拊奧潑士，奧潑士聳身起立，胡胡作聲，意若甚樂，以身自摩於椅。二兒心滋不懌。北腓曰：渠知人將拔取其齒，乃作態媚人，頃者兇怒之狀，令人見之，生恨。且以爪人嚙人之罪，論宜得重懲也。醫生徐啓奧潑士之口，以手探其齒。奧潑士絕不怒，反舐其手，若甚相親。醫士卽莊容如臨正事，言曰：此齒太固，不可拔取。此時密司奧潑士意得甚復

高踞椅中。自盥不已。北腓悵然失望。曰。然則當售我二人之齒。至滿二先令之值。若須全口。盡拔始足。此價則我二人亦勢無可却矣。醫士仍莊容正色曰。凡爾有動搖之齒。吾以六辨士購其一枚。北腓亟問曰。若牢固者爲值若何。曰。一先令可也。北腓大喜曰。敬從尊命。自願拔之。醫士固知二兒正在易齒之年。拔除不足爲害。且可促新齒之生。因曰。若二人中孰先就拔者。庇雷曰。北腓爾齒牢固。痛楚必多。宜先之。北腓曰。痛楚多者不宜居前。令爾見之。生懼。爾先之。爾齒搖拔之。殊不痛楚。卽有痛楚亦斷不如身中彈丸之甚。庇雷無奈。從之。張口而立。北腓立其前。囑曰。盍更張大而吻。堅立毋動。又指庇雷口中兩齒示醫生。已搖搖將墜矣。醫生取之。毫不費力。謹慎置諸桌上。庇雷見之意氣洋洋。以爲大榮。醫生出兩六辨士之幣予之。庇雷問北腓曰。吾血乎。北腓爲之細視良久。始自出其帕爲拭之。帕上果有兩小點。纔如豆大。欣然呼曰。觀之。此爾所流血也。庇雷乃釋然曰。若毫無點血者。則殊足敗吾意矣。北腓今當及爾。北腓入手囊中。廣分兩足。毅然堅立一轆。已墜。膝滿泥污。蓋來時曾仆於道上。雖眇然小兒而狀甚敢勇。醫士睹北腓狀。因憶其父。北腓之父嘗與醫士同學。此時北腓雖已變色。而兩目直視。醫士之面了無懼意。醫士曳之略前。北腓曰。幸爲我取其至牢固者。醫士曰。牢固者或致爾痛。曰。吾固欲其痛也。阿父方力拒日耳。曼人於遠邊。我輩少受痛楚。何妨者。醫士遂撫其首。命張吻細覓之。果得一齒甚固。然此非可以手取。當以箝除。方醫生爲拔時。北腓漸次漲紅。顧終極力自持。不使淚出。旣拔。醫生自以其極美之絲帕授之。又誘庇雷詣窗前。觀金魚久之。北腓始痛定。高揚絲帕。至二人前。庇雷大呼曰。噫。此帕乃滿被血漬。遠勝於我也。其量當不止一斗。醫生笑以。一先令授北腓曰。此齒大惡。殊不易除。北腓稱謝。卽取密司奧潑士而別。

曰我等匆匆醫生將無見怪然我等尚須於天色未昏之前詣福司脫店攝影也醫生曰若與密司奧潑士同攝邪曰否否惟吾二人耳吾二人攝影以寄阿父攝時當極力作笑容如此狀言次張吻作大笑之容醫生見之亦不期捧腹不能已俟二兒去遠直詣二兒之家告其母母雖深知二兒情性聞之亦大異然二兒歸後阿母若爲未覺者直至數日後二兒自外歸以一巨包置阿母膝上曰此物以壽阿父者也阿母解視爲之愕然包中爲照像一巨幅二兒並立其中各納一手於囊張吻凝笑阿母初則愕視既而失聲大笑不已二兒大樂北腓曰阿父見之亦當失笑如此阿母曰庇雷當門之二齒何在者庇雷曰母乎此卽神秘之事也母又曰北腓亦失其下列一巨齒矣庇雷曰照像中數齒之缺了了可辨也言時二人均欹倚母身相視而笑阿母曰今可告我此照像何來爾二人之齒又何往真如幻術令阿母索解無從也二兒因爲阿母詳言之阿母左右擁二兒而抱北腓猶力是蓋因庇雷言北腓拔齒流血爲之舖張揚厲作加倍寫也北腓見阿母有可憐之色卽力止庇雷言流血事又謂阿母曰吾等已作一書上阿父矣言次自囊中出一團縐之槓槓中之書團縐益甚阿母取而朗讀之其言但得音似拼湊殊多桀謬而阿母已甚嘉許謂能使阿父讀之瞭然

未幾阿父家書來矣其書蓋致阿母者中有言曰

爲告二兒當我生辰乃得奇樂吾等在壕中苦戰已數日至吾生辰之日始獲輪值休憩是夜我歸營中見有巨裹遲我解視則我可愛二兒之照像向我張口大笑吾亦不禁大噱同袍詢以何事吾告之示以照像又爲讀二兒之書彼輩哄笑足與礮聲相敵此夕之樂從征以來殆無以過吾又高懸照像



於營中卽同伍諸人每一仰視輒復大笑軍中勞乏若因之釋然敵勢漸熿戰局行且大定阿父亦不久歸來與若等團坐作一大笑然吾在軍中固已夜夜夢歸爾等聲容笑貌無時不在阿父心目中也

言情小說

覺庵秋聲記



近五十年見聞錄

二冊
六角

此五十年見聞聞奇奇怪怪
 非惟從前歷史所無亦非舊日
 小說所有本編於咸同間洪楊
 曾左諸人清季之官僚派革命
 黨及近日之議員政客等流并
 無偏袒采輯軼事嬉笑怒罵無
 乎不備當爲有心時局者所快
 睹也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言情
小說
覺廬秋聲記

覺廬原稿
中冷潤詞

濱河有老樹三五株。意態婆娑。蕭疎入畫。深秋後葉。戰風作簌。簌響孤坐。靜聽似知。騷人逸客。有滿腔潦倒。窮愁之語。欲訴無從而特爲之。嗚咽終宵。盡情吐露者。傍樹多漁家。嘗鱗斷介之暇。往往鳩資買酒。就此秋樹根坐。藉月光約畧可辨。露頂袒胸。莊諧並作。秋光先到野人家之句。吾於此間咏之者屢矣。漁叢有屋數椽。柴門近水。編棘爲籬。月落一弓。蒔種種地。景如剪秋羅。雁來紅。雞冠。鳳仙之類。時正着花。而秋海棠一種。低傍墻陰。籬角半吐。嬌艷潔白花蕊。尤覺楚楚動人。望而知爲屋主人別具幽思。不得已始入此荒涼寂寞之鄉。寄情於冷香哀艷。以了此餘生者。是亦大可悲已。

迺入夜。輒有一種淒楚之聲。浪若斷若續。出此三五樹間。似不許主人向夢鄉深處去。而屋主固素具靈均。怨相如病。平子愁牧之落拓叢集。一身卽無此聲浪。已難高枕作邯鄲遊。况據案枯坐。一燈熒然。虛室生白。室在屋之東偏。一几一榻。旁列椅杌數事。牕下橫置長方書案。一圓式椅。一蓋卽此時所據之危坐者。坐後書城環聳。牕隙風絲。書籤白戰。壁上懸山空秋冷。石雲立巧。鳥學人吟。雨詩題句。畫一幀。畫旁聯語。雲鶴有奇翼。虛室絕塵想。紙素如殘雪。作擘窩書。筆力適勁直。超魯直。欸署嘯雲學。長方政蓮士。吳慰農於聯語右偏。欹懸斑竹鏡中嵌。橢圓形西法攝影片。一神清貌逸之美少年。挺立於林木丹黃之外。按劍默默。若有所思。彼何人斯。其覺廬主人歟。其嘯雲歟。鏡裏容光一笑。非是右壁障水墨畫山水四頁。派別分明。筆致超脫。邊署蠅頭瘦硬之字。石蘭女史書也。左壁除書城佔壁之半。餘部係當日構造時預留。

觀 大 說 小

之窗洞將藉以流通空氣。謀室中人身體之健全。此時秋意逼人。殊甚。內雖掩薄玻璃。外護百葉。筠片而風猶穿百葉片入。敲薄玻璃。作丁冬聲。與簷前鐵馬聲。相答和。弔影之嘯雲。不幸而生斯世。復不幸而處斯境。宜其思與秋深。生平無窮幽怨。盡在此更深人靜一危坐中。斯時嘯雲思潮。冤起鵲落時。而故國時。而家山時。而古人時。而時局時。而嗤之以鼻時。而縐眉心。哂哭笑。不成。胥歸長歎。既而凝思。手頻頻就案上。拈毫濡墨。向硯田中。屢作屢輟。似欲起草。而胸臆隱憂。千萬言。一時。間反不知從何落筆。

閱者至此。有謂嘯雲痴情人也。所欲作者。必相思句。有謂嘯雲哀情人也。所欲作者。必長恨歌。更有謂嘯雲實薄倖人也。一經社會潮流。激刺。卽慝跡銷聲。擺脫俗慮。乃今日者。挑釁之聲浪。力破耳鼓。遂使新愁舊恨。鑿戰無形。以決勝於最後之五分鐘。殊不知皆非嘯雲知己之談。蓋嘯雲爲傷心人。此身不覺墮入於痴情。哀情。薄情。種種。諸魔障。情爐火。活經千錘百煉。而後有此空靈心。淡泊志。騷魂逸魄。顧影生憐。誦冀定庵秋心如海。復如潮之句。不禁悠然默歎曰。定庵知我。定庵知我。

良久。筆落紙作今隸。仿簪花格。字迹娟秀。好如女子書。且書且誦。且誦且思。毛骨時竦。若有不勝其幽怨者。然書既畢。置於光燦燦質沈沈之銅鎮紙下。摒擋文具。手續約歷數秒鐘。方歲事徐起立。繞室行。雖鄉居無更鼓。不知漏下幾何。而四野闐然。犬嗷嗷。吠蟲啾啾。語以意度之。應在魚更三躍後矣。逸哉嘯雲。且買青山。且軒臥行爲子誦之。

俄焉屋之右側門已啓矣。燈光明矣。衾寒。裏鐵帳。寂流蘇案上。列周鼎商彝數事。古色斑斲。望而心冷。中

有一小於拳大之宣德爐。着手猶溫。想係小青兒臨睡時。爇此瓣香。留助主人寂宵。清興者。爰撥灰諦視。爐底火散。星星閃於螢尾。添香少許。頃焉則一縷清芬。滲入眉宇。心靜香幽。頗涉遐想。乃拭目閑盼。見案



是想世必有其人。惜時流情俗而偽。無以感而致之耳。安得武斷為空談。耶。因倩名畫家。輕描淡寫。為意中人寫生一稿。脫手費累千金。嘯雲嘗語人曰。吾寧得死美人。而生不願伴生美人。而死斥白傳之憐樊

之兩端。高置湘妃竹架。架上龍巖秋素箭箭着花。若知主人恨長夜漫漫。殊無聊賴。各爭吐清幽澹遠之氣。相為主人懽藉也。近牀小几。有菊一甌。瘦影珊珊呼之欲出。燈畔西風可憐。誰共四壁。陳古今美人小影。殆遍上而浣紗女下。而潯陽婦。濃抹淡妝。環肥燕瘦。眉烟眸電。倦夢岑岑。心花昏醉。雖說部中。憑空構想之林。顰卿劉秋痕。嘯雲亦必虔心默禱。若有應以為人。既有

素枉翽風流笑髯蘇之尼朝雲空成伉儷綠珠樓頭是大快事虞兮垓下是真因緣得失之間一視情俗與否世俗兒女之情慾愛相思之淚盡人能知之盡人能爲之亦盡人能道之若疑雨集比紅兒詞非不言之鑿鑿沁人心脾然吾則目之爲誨淫誨淫而已其餘說部等而下之蓋不足道矣

嘯雲之言如此其家世其性情其際遇明眼人自能了然其建此別墅僻近漁鄉嘯雲原意每休沐日秋棠軒作畫讀書之暇天淡雲閑徒步踏西郊黃葉率奚童小青兒襍被來此作一晝夜之孤遊蓋俗人之情多用於有知覺物嘯雲之情獨用於無知覺物一枝一葉一鱗一羽嘯雲靡不以至親且摯之愛情視之待之孤遊之念動於此孤遊之舉決於此誠如史悟岡西青散記云一近日閨叔詩無存艸多散題翠筠白石古垣斷碣之上試閒步尋之一何物趙郎逸情如是彼翠筠彼白石彼古垣斷碣以博物家廣例律之非所謂毫無知覺者耶乃閨叔一流連或登高或臨深與之共風天雨夕如古之好色名流對於時花美女稱觴快飲咏歎愜心傷心人別有懷抱其斯類歟烏虜嘯雲亦其一也

諸君諸君猶憶嘯雲秋宵枯坐勞思不寐手一紙一筆遲遲後就頗殫神思者詩耶文耶亦荒廬秋聲中漫填秋心之詞耶乃自訂之約法三章也簡陋不文短率不古作警世文讀可作玩世文讀亦可其文維何曰窺聽塞明以求其放心曰梏手械足以逸其形役曰鎔經鑄史以死其生氣

稿成某夕壽邱以事過訪偕覺廬清話屬爲拉雜書之壽邱慨嘯雲爲悲秋之士爰伸素紙爲題四絕詩曰

荒廬夜靜太淒清風葉蕭蕭意不平造物有心憐宋玉爲人到處作秋聲

嘯。雲。真。是。悲。秋。士。悲。與。秋。聲。總。不。知。墻。下。海。棠。几。上。菊。一。燈。獨。坐。爲。誰。痴。
痴。情。未。及。忘。情。好。月。冷。窗。空。可。奈。何。滿。院。秋。聲。關。不。住。秋。聲。多。處。恨。尤。多。
何。事。傷。心。獨。愴。神。秋。聲。滿。紙。意。艱。辛。看。來。別。有。鍾。情。處。待。掃。落。花。葬。美。人。

麻雀譜

麻雀小道亦須工心計。予一日入會雀戰。有一副。予爲第四家。莊家東風碰出。聽牌時注意萬子。予聽牌時。白板碰出。他牌一對六九萬。各一對七八萬。各一張。勢須打出六九萬一張。聽叫。見久之九萬不出。必是對死。因打出一張九萬。莊家一碰。碰後斟酌至數四。始決計打出七萬一張。予知其必疑我要八萬。扣住八萬。與他牌對倒。不聽六九萬也。第三家打出七萬一張。予以八九萬一喫。打出六萬。莊家曰阿約。予曰一聲矣。嗣白板加杠。莊家曰阿約。予曰二聲矣。第三家又打出八萬。莊家欲倒牌。喜曰。固知有是。予曰。且慢。尙有一聲阿約。予固改聽五八萬攔脫也。二十六和一翻。得五十二和。莊家不語。意甚快。

軍事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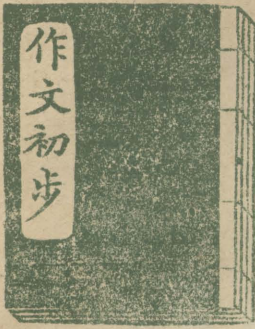
一封書

學詩初步



學生用書

作文初步



學詩初步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此編於詩之作法由淺入深詳細指導文理畧通者閱之便覺明曉下筆自然成章學界得此人人可達能詩之目的

作文初步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此為初學文者說法極淺易極明白極完密視坊刻之一知半解深淺不倫者有霄壤之別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殘陽如血。下照輿地利之鄉間。鼓聲斷續。軍笳嗚咽。村中景象。寥寂極矣。時見軍旗獵獵。敵騎縱橫而過。民居之中。悉屯兵卒。刀矛如雪。時露窗竇。兒婦老穉。則都伏似啞狗。或探首籬隙中。潛窺敵將行動。野花搖落。殘骸枕籍於地上。血殷艸蹟。映日逾明。蓋此膏腴繡壤。爲斯拉夫人入據久矣。死亡枕籍。可見其抵拒之烈。但亦無濟於事。鬼雖爲厲。思之亦自短氣。方敵軍猝至時。居者據田爲陣。迨至馬騰田野。麥均槁。萎如亂髮。葡萄之樹亦紛倒。但餘黃葉連綴。枯藤間微風。偶過卽謾謾振響。若鳴不平者。亦可慨已。此時有一軍官立馬高墩之上。遠覘村景。閒駐至久。頽垣敗壁。焦樹荒亭。悉入軍官眼底。近軍官立馬處。有矮屋數椽。被彈尤烈。燒痕宛然。孔多儼似蜂房。軍官竚望時久。見此野景。不知心作何想。然屍橫遍野。並不一動於心。似此戰後寫真。足徵勞苦功高者。然而居民苦矣。

軍官四盼已從容下騎。牽戰馬歷高坡而下。徐經森林。入一巨室中去。此巨室去高墩不遠。樹多巷密。路遂曲折無倫。但屋則甚高。無論村中何處。均能望見屋頂。與鐘形之氣樓頂作覆盃式。形若半球。碧玻璃密嵌於球面。村民遙矚咸識爲醫士波勒之家。今則軍旗獵獵。高出屋頂之上。巍巍巨屋。易爲大將軍行轅矣。凡履聲橐囊。出入屋左右者。均虬鬚碧眼。劍佩鏗鏘之俄軍。馬亦高大。迥異尋常。此蓋俄奧交綏後第一幕也。

醫士名波勒。年老性慈。在醫界中爲良醫。在社交上爲良士。年老而愛國之志勿衰。子名波西。入陸軍爲

中尉戰事方萌。醫生聞變。駭且呼號。顧太息未終。俄軍已壓境上。大將軍下馬。且據醫舍作行轅矣。醫居大將軍勢力之下。無術足抗大將軍。但有僞示佯服之心。惟私居企禱。但祝兒子勝利。反兵境上。雪此奇恥。而波西未婚妻名伊娜連者。避兵境內。身先大將軍而至於。是老人弱息。迎大將軍於私邸。中大將軍之兵多不檢。然醫慈女美足戢軍心。大將軍厲醫生家。頗與家人骨肉無別。挑燈閒話。英雄兒女。倍覺旖旎風光。實則距此數里之遙。卽爲劇烈之戰。鬪綫血飛肉薄。日演空前絕後之慘劇。而此專闖之大將軍。方且坐鎮一室之中。從容談笑。若欲流盡村人之血。染遍窮鄉者。伊娜連者。雖媚事大將軍。然思推刃於大將軍之心。惜大將軍侍衛嚴。萬無可抵之隙。寸心默祝。亦願波西早勝。心與阿翁相等。有時仰視飛彈。心中默念。不知是否波西軍人所發。然奚爲不及大將軍。大將軍見伊娜連昂頭天外。似有懼色者。笑慰之曰。女郎無恐。我軍衆且強。能驅攻者。出境外不至因戰事蹂躪也。伊娜連慘笑曰。如大將軍言。誠僥倖矣。

波西入軍界。謀爲富有。殺賊亦著勇名。然奧方新敗。軍容如墨。主將不自得。沈憂盡掬其面。波西嘗與軍事會議。主將歎曰。彼衆我寡。來者猶不已。當別籌抵禦之策。必非浪戰可了也。波西獻計。宜多遣偵探。巡行境內外。覘敵勢虛實。及人數多寡。然後乘虛抵隙。可一舉而成功。主將領之。未幾。主將召波西入一密室中。接膝密語。授以計。值覘境外虛實。波西遂僑裝作商人狀矣。濃鬚繞頰。峨冠而博袖。攜囊篋。挈商品。偕僕與俱。周行境上。求售貨物。守將見波西。輒致盤詰。然波西爲人。從容而迂謹。又不類軍人。似無可疑者。但嚴加拒斥。使勿入營壘而已。波西周行境上。頗有所得。私心竊喜。益作汗漫遊。一次夜行郊野。忽聞

深林之中。有蹄聲得得。自遠而近者。未幾馬止。呼噪之聲隨起。見一乘馬人。爲舐篋者所困。主多客少。圍馬數匝。此間地僻。又去鎮甚遠。夙爲盜藪。兵興以後。盜益蜂起。波西出林中。見事勢危急。亦不假思索。卽放槍殺賊。賊首中彈。復連斃數人。彈猶續出不已。賊知有備。急呼嘯逃去。馬上人出險後。心感波西不已。願請姓名。報壯士大德。波西笑曰。我商人耳。非壯士也。解紛排難。出我本心。詎足言報耶。時月色朦朧。馬上人爲誰。波西亦不辨。而馬上之人。則出電燈燭波西面。且曰。吾幸識壯士。他日相遇。必有以報。波西辨其人。似是軍官。但疑不能決。催僕速行。且潛語曰。萬勿久滯是間。我之行蹤。慮爲人識也。

未幾。波西返命於主將。山川形勢。客軍虛實。語頗了了。主將激賞之。慰勞有加。波西返營中。聞同伴傳疑似梅村與柳溪均被燬。波西嘆曰。語果有據。則伊娜連之家毀矣。欲請假省父。兼候伊娜連。主將不許。以爲波西還家。無異於自入虎口。然波西思伊娜連切。凝神遐想。一若意中之人。此時已被奇禍者。老父亦無幸號呼慘狀。如在目前。於是出營蹀躞。仰視天空。星輝月朗。夜靜更嚴。但有軍旗獵獵。飄飄。空氣中。又因道梗。家書不至。懷思益切。因得間逃歸。潛自後戶入。老父駭然曰。長鬣商人。胡爲乎來。波西搖手陰止。父伊娜連適在家。見波西立逃入室。波西招以手。且語以故。於是伊娜連大喜。並謂柳溪被兵。遂來是間。而俄大將某。竟假是間爲行轅矣。老父並謂是間偵緝嚴。不宜留商人以取戾。兒宜見大將。波西唯唯。遂進見大將。大將見波西。熟視有頃。搔首言曰。汝面甚善。似於何處見汝。然苦憶不得矣。波西亦恍惚。似曾見大將者。忽曰。得勿！得勿！大將笑曰。壯士。汝非黑夜放槍人耶。言罷大笑。握手勿釋。於是大將上坐。爲波西家人述當日遇險事。蓋波西所救者實大將。波西悔甚。果知爲大將者。必與賊同斃矣。伊娜連聞

言亦頤解而笑。迴首語波西云。不圖商人乃能以身衛大將也。大將聞言。歡呼浮白者再。波西既僑裝。名亦偽託。大將不察。但知波西與醫生為一家人而已。大將居數日。遷入本營。瀕行時。語家人曰。君等厚愛



我。我心至感。恨無所為報。脫君等異日。果遇急難者。或足為一臂之助。遂繕一書付家人。且語之曰。以此為信可也。波西稱謝。大將行時。猶握波西手。譽壯士不已。

數至也。波西唯唯既退。即握伊娜連手。語伊娜連曰。世亂兵凶。實天予我。二人以相見之便。父以持重詔。我寧不謂然。然在一星期中。終不可不與汝相見。設經契闊。且將思子成瘡矣。且我為中尉統兵。奮鬪預。身宜自重。詎能屢蹈危機。後勿連相周旋。醫生怒曰。汝為兵官。土地猶在俄軍勢力之下。長鬚之商人。遂出入里中。時與伊娜連相周旋。醫生怒曰。汝為兵官。身宜自重。詎能屢蹈危機。後勿

存。郊。原。暴。骨。之。想。朝。生。夕。死。亦。難。預。定。可。見。片。刻。歡。娛。當。與。十。年。聚。首。無。別。愛。情。雖。淺。焉。能。不。與。難。得。之。時。光。同。深。寶。貴。耶。伊。娜。連。聞。言。亦。泣。下。雖。波。西。冒。險。萬。不。可。久。然。亦。未。忍。峻。拒。之。且。願。見。波。西。之。心。儼。與。波。西。戀。己。之。心。無。別。殘。陽。未。下。卽。蹀。躑。郊。原。中。蠻。靴。振。響。於。林。樾。靜。待。波。西。之。至。去。醫。厲。三。十。武。有。鉛。頂。之。小。屋。一。實。一。牛。棚。也。波。西。每。經。是。屋。過。卽。舉。杖。擊。屋。頂。者。三。琅。然。可。聽。伊。娜。連。聞。聲。笑。顏。立。啓。知。波。西。至。矣。

此。時。俄。軍。屯。鎮。上。者。數。益。增。集。軍。官。某。夙。司。巡。緝。之。任。未。幾。調。任。去。代。者。爲。霍。篤。氏。霍。篤。令。嚴。過。某。氏。巡。緝。愈。力。率。隊。至。醫。家。集。家。人。詢。職。業。年。歲。必。詳。且。悉。詢。至。波。西。意。頗。疑。之。側。首。端。詳。訝。然。曰。汝。名。某。耶。業。果。商。人。耶。厲。此。幾。年。矣。抑。係。土。著。得。勿。入。尺。籍。作。軍。官。波。西。對。維。謹。辭。亦。勿。易。霍。篤。疑。少。釋。蕭。然。欲。去。繼。見。醫。生。居。室。建。築。壯。麗。陳。列。器。物。亦。俱。精。美。無。倫。意。頗。戀。且。不。能。無。疑。於。波。西。將。覘。動。靜。遂。與。從。卒。耳。語。且。遊。目。視。波。西。忽。笑。詢。波。西。曰。商。人。汝。屋。壯。麗。頗。與。居。處。相。宜。而。我。營。居。湫。隘。兵。官。之。意。有。求。於。汝。願。假。一。室。以。厲。我。爲。我。辦。公。之。所。食。均。自。備。並。不。損。及。毫。髮。但。稍。乞。湯。沐。而。已。汝。商。人。也。所。利。在。金。我。償。金。豐。當。不。我。却。語。未。終。伊。娜。連。適。入。室。兵。官。自。知。非。禮。語。亦。稍。斂。笑。而。續。語。曰。女。士。賢。達。能。允。兵。官。請。求。乎。波。西。欲。有。言。伊。娜。連。潛。掣。之。波。西。唯。唯。兵。官。遂。留。醫。家。矣。老。人。知。狀。蹙。額。而。搖。首。然。亦。無。術。以。驅。兵。官。伊。娜。連。語。波。西。曰。彼。恃。強。權。佔。人。屋。無。論。允。拒。彼。均。有。辭。可。假。妾。念。軍。官。之。意。方。有。疑。於。君。更。不。能。不。示。以。從。容。之。狀。且。君。宜。伏。處。幸。勿。外。出。波。西。歎。曰。微。子。言。我。亦。覺。之。於是。心。頗。惴。懼。軍。官。旣。厲。醫。生。家。一。日。臨。寢。蹀。躑。臥。室。中。忽。從。火。爐。簷。上。得。小。影。翩。翩。俊。美。一。少。年。軍。人。也。入。手。諦。視。久。而。詫。曰。一。何。神。似。商。人。也。

彼。僮。非。善。類。我。固。疑。之。得。勿。此。中。有。詐。此。時。波。西。家。人。方。會。食。軍。官。忽。入。室。笑。語。曰。擾。女。士。意。至。不。安。然。軍。官。職。重。每。日。檢。查。不。可。廢。也。請。諒。之。語。次。作。室。中。周。視。之。狀。波。西。欲。起。立。軍。官。抑。其。肩。曰。先。生。但。坐。語。時。故。以。手。近。髮。而。頰。白。之。假。髮。忽。墮。於。地。上。於。是。從。卒。咸。駭。家。衆。亦。失。色。而。波。西。之。假。鬚。亦。拔。去。矣。軍。官。鞠。躬。曰。恕。下。走。冒。昧。此。奸。徒。也。不。能。不。加。懲。創。遂。命。巡。卒。二。牽。波。西。去。守。波。西。於。密。室。中。

戰。雲。黯。澹。彈。雨。縱。橫。忽。一。夕。與。兵。屯。村。外。者。咸。悉。精。銳。作。反。攻。之。舉。呼。噪。之。聲。震。遠。近。槍。聲。殆。類。連。珠。波。西。身。禁。高。閣。中。推。窗。遙。望。火。光。之。中。如。披。一。幅。血。戰。圖。撫。膺。自。念。曰。安。得。身。入。行。間。作。努。力。殺。賊。之。快。舉。乎。今。吾。被。禁。如。籠。鳥。戰。壕。生。活。拋。棄。已。久。大。有。髀。肉。重。生。之。感。鬱。鬱。久。居。身。負。國。家。且。負。士。卒。矣。蓋。波。西。所。部。士。卒。極。愛。戴。波。西。有。時。奮。臂。一。呼。呻。吟。垂。絕。者。亦。爲。捨。命。爭。先。悉。忘。痛。苦。思。至。此。益。神。馳。不。已。幾。忘。身。在。何。許。矣。彈。掠。窗。外。而。過。紅。如。火。箭。迴。首。避。彈。忽。見。室。中。此。時。立。已。身。後。者。僅。存。一。卒。倚。槍。欲。傾。如。入。夢。境。波。西。意。動。出。不。意。奪。守。者。長。槍。擲。窗。外。亟。抽。案。幕。蒙。卒。首。且。將。巨。帶。縛。卒。數。匝。守。者。無。備。且。在。深。黑。中。難。以。抵。抗。愈。縛。愈。急。竟。難。動。側。波。西。大。喜。探。身。窗。外。自。高。閣。一。躍。而。下。老。父。方。在。園。內。觀。戰。太。息。忽。見。波。西。躍。下。心。喜。言。曰。天。乎。吾。兒。出。險。耶。速。殺。賊。去。遂。吻。波。西。額。探。懷。出。手。槍。授。波。西。波。西。乘。亂。中。星。夜。狂。逃。有。阻。者。卽。射。擊。道。中。殺。守。卒。五。及。入。營。次。時。已。曉。矣。

波。西。入。營。內。士。卒。迎。波。西。歡。聲。雷。動。遂。歷。行。陣。爲。先。鋒。軍。大。呼。殺。賊。靡。敵。無。算。殆。至。戰。事。少。定。霍。篤。忽。知。波。西。逃。狀。怒。極。難。名。解。守。者。問。故。疑。老。醫。士。必。與。子。同。謀。遂。禁。老。醫。士。如。波。西。且。加。嚴。焉。將。解。軍。前。審。判。之。伊。娜。連。見。狀。驚。惶。不。已。時。緩。頰。於。霍。篤。霍。篤。歎。曰。密。司。孝。婦。鄙。人。亦。甚。敬。禮。之。然。今。日。之。事。爲。公。事。萬。

不能因私而廢公。鄙人思之。醫士當不免於一死矣。伊娜連爽然思得救阿翁者。僅己一人矣。第一著不能不使波西知之。遂入室修書。述阿翁危急之狀。欲波西提兵劫老父。然伊娜連昧敵情。實乃萬不可能之事。而伊娜連以爲必如此。於事方濟。修書既罷。置之懷內。顧戰綫相隔。萬無郵致之術。思久無計。時已下午三時矣。霍篤自外入。猶瑣與伊娜連述戰狀。霍篤向例每屆是時。必飲咖啡。伊娜連爲霍篤調咖啡。如往日。焦勞無計中。忽心喜而笑。遂奉飲料於霍篤。從容而退。霍篤飲後。伊娜連笑曰。彼中吾計矣。竊窺霍篤於門竄中。霍篤沈睡。若死鼠矣。蓋伊娜連潛入麻醉劑於咖啡中。霍篤誤飲之。醉可半日。伊娜連入竊霍篤軍服。出長靴。軍帽。佩刀。面罩。一一得自牀次。不食頃。婀娜佳人。易形爲軍人矣。駕汽車出營。次守者見狀。以爲霍篤也。悉擎槍敬禮之。歷數處。均勿覺。車入奧界。守者候望。因車中人爲俄軍校尉。服槍擊之。伊娜連停車。啓目罩。守者顧視。見爲盈盈素面之女。郎各駭然。伊娜連自承爲投書人。爲波西未婚妻。遂出密函。鄭重授軍官。求爲轉達。旁人揣度。以爲女郎之書。必爲芬芳悱惻之情函。又豈知爲告急書乎。奧軍見狀。羣譽女郎爲神勇。以爲愛情至此。達極點矣。至有歡呼墮淚者。女郎歸後。霍篤猶沈睡也。波西得書。駭極難名。亟自營中竊馬逃歸。慨然自首。俾脫老父於難。波西至。霍篤囚波西。釋波勒。明日判定波西罪當死。午後二時當槍決。伊娜連歎曰。妾救一人。仍死一人。耶。入室涕泣。思身先波西而死。念波西之罪。終於不救矣。然已不能救波西而死。死亦無益。波西戀已而來。家殺波西者。非已而誰。但老父而外。家無餘人。則救波西者。又非已而誰。然已一女子。豈有一術。足救波西耶。又思俄憚波西之勇。本欲殺之。矧膺軍罪。豈能解脫。果能見代死。亦非惜惜不能耳。泣益哀。時父冠方置於案上。中置一巾。抽巾拭淚。

忽一紙片墮地上。視之。卽大將書也。中有急難相依之語。思家人今日正在急難時矣。於是住泣。踞禱上帝。云。天不絕我。轉禍爲福。在此一舉矣。潛行出室。竊馬狂奔。時兩軍復激戰。屍橫遍野。伊娜連如癩作。出入戰綫。如履平地。高山大溪。無不跋涉而過。蓋死刑期促。不可一刻留也。伊娜連犯戰綫。戰士都駭然。此女子臨陣。夙所未見也。披髮張臂。疑爲天使。下降。往往停槍不下。而女郎高坐馬上。輒擊將軍書。喘且高呼。云。壯士惠我。妾有事求見將軍也。衆見證狀。遂無留難者。然行至中途。馬中彈倒矣。女亦顛頓至地上。髮散而冠墮。失色若死。耳內嘲雜。但聞槍聲不絕。似有相促者。云。汝雖被創。然非沈睡之時。有一至要之人。待汝垂援也。伊娜連忽警醒。遂忍創痛。徒步而狂奔。然伊娜連既失馬。行乃愈緩。且身經重墮。舉步益艱。遙望司令部。尙遠不克至。又見屍骸遍地。心急而足愈顛。跬步不逾尺寸。又爲伏屍所絆。倒地而哭。此時有一摩托車。自遠而至。旁人顧謂云。此公車。係至大將軍本部者。伊娜連嘆曰。彼不吾挈。吾事敗矣。遂當摩托車來處而立。麾巾狂呼。舉大將軍書於手中。求提挈。車中人審狀確。載女去。

吾書迴叙波西家矣。時已一時矣。未幾。已逾五分矣。十分二十分。亦續續過去矣。及至一時三十分。遂出波西於囚室。衛兵數十人。則候波西於室外。槍明耀日。刃白如霜。中有一人。司軍笛。聲既動。軍隊之足振矣。劍林槍樹。環擁波西之身。步伐止齊。起落有節。一一均與笛聲相協。波西昂藏。隨行軍隊中。波西自念此臨終。哀劇也。不料彼軍斃我一人。乃好整以暇如此。以我思之。殆歡迎之雅奏。非臨死之哀聲。波西降階時。父立階側。揮淚謾罵。不可辨聽。波西如入夢寐。但念身居今日家破身亡。極人生未有之慘而已。忽念伊娜連此時。胡不與己決別。得勿在刑場中候我耶。既至刑場。亦勿見伊娜連。笛聲既定。羣擁波西。

至一小屋外背敗壁而立。守卒分作一字式。距立於五步外。槍對波西。作瞄準狀。蓋波西勇戰。人人欲死。波西殆欲殂。波西於亂彈中也。指揮官無語。右手握長刀。時俯首。視左臂之表。但見表面長鍼。漸歷分秒而移易。顧鍼行絕緩。心疑表停。舉臂近耳。細辨之。則又滴滴相聞。凡此情狀。波西皆見之。亦思表果停否。代爲揣度。若不關已事者。波西臨陣久。神識較定。死生久置於度外。故得從容如此。已而時至。發令矣。呼曰。一！二！餘音未斷。三字猶未出口。老醫士忽衝刑場而入。以身抱子。氣喘如牛。語均斷續。細辨之。則願死。父以全子也。於是刑場以內。秩序大亂。施刑之人。有唾醫生者。命令中止。執槍之人。亦抵槍柄於地。指揮之官。令牽老醫士付審判。一面復以人監視波西。而老醫士出言挺撞。性劣如牛。軍官大怒。以老醫爲人心狡而性戇。且亂秩序。已而命下。判父子均死。審定牽出。未幾。父子二人。同立刑場之上矣。夕陽照樹紅。作可憐之色。波西無語。閉目而切齒。老醫則臨刑祈禱。願生者戰勝爲村人復仇。笳聲既動。軍士復集。悉作舉槍瞄準之狀。靜待口令。指揮之官。徐抽指揮之刀。出匣。方欲呼令。忽摩托車自遠至。疾類激箭。但聞女子顛呼云。請刑官停刑。大將有令。赦波西。諸君少待。大將隨至矣。順風而呼。嬌聲嚶嚶。守卒爲呼聲所動。均迴首。指揮官方錯愕。一刹那間。摩托車已至刑場中。大將起立。張手如箕。面行刑官。以身翼波西。父子。尤有一女郎。立大將身旁。秀髮披肩。臂張瓊玉。觀者出不意。均呼號。二人下車。抱波西。父子。親吻不已。大將尤愛伊娜。連笑拍其肩。曰。汝殆熱心勇猛之奇女子也。於是呼聲振野。紛嘲至不可堪。而如血之殘陽。漸沈地平綫下矣。

惆悵詞和晚秀兼次其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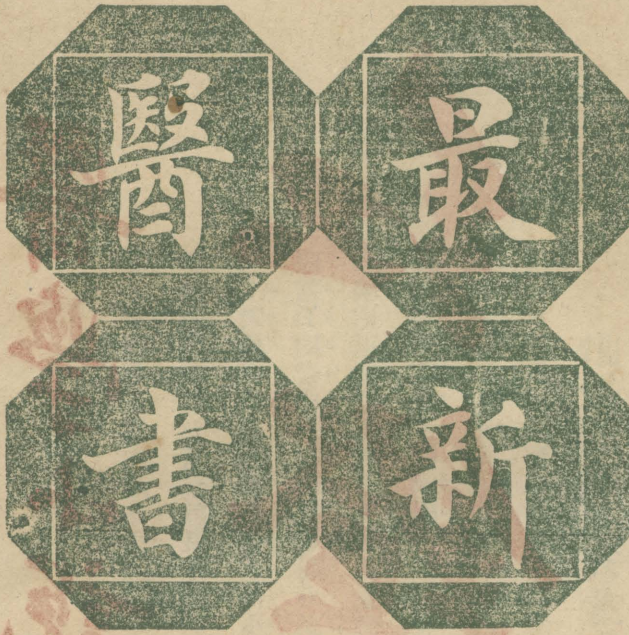
(習菴)

鶉鷓。簾櫳。靦面。初杏。紅衫子。翠羅裾。嬌雛未識閒愁重。愛畫螺痕對鏡渠。
 風前。楊柳。鬪腰支。繾綣柔情似藕絲。常乞春陰深。夜拜教人喚作海棠痴。
 寧懶。携手。數張星。靜做瀟湘六扇屏。花驪妝欲銀竹底。泥人情緒酒初醒。
 忍聽。幽怨。出清笳。殊箔飄燈別意賒。迢遞關山芳艸路。曉風殘月感天涯。
 湘雲。江樹。望中收。憶遠情多似水流。料汝紅窗消瘦損。可曾夜夢大刀頭。
 憐才。青眼。到書生。款語長宵每斷更。記得盟心同拜月。於今却向客中明。
 離情。別緒。亂如絲。羅幕愁長玉漏遲。約畧星河秋渡夜。紅樓初月待人時。
 合署。秋蟬。當小名。從教身世託橫筇。憐卿細寫新惆悵。欲化精禽砌海平。

醫學小說

紅鏗譚盾

文明書局



●最新西法鍼灸 全書一冊 實習 價洋五角

是書根據日本軍醫岡本君原著譯述成此首論鍼術之沿革次言經穴解剖學次述鍼學治病殿以岡本氏實驗談附有精圖三十餘幅凡患神經系病腸胃病痛風病以及齒痛頭痛等病依此治之可占勿藥

長生不老之秘訣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婦女美容術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女子衛生新論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是書原名女子衛生學發行以來紙貴一時惟衛生方法日新月盛適用於曩者不盡適用於今無錫顧鳴盛先生長於女科中西新著研究殆遍於原書存十之三增入約十七乃成女子衛生之完書語多奇創事屬易行欲登仁壽茲編攸賴焉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英國科南達利原著

其詡 天笑 同譯

第一章 不入時之醫士

吾第一次與傑默司文脫醫生覲面。尚在呱呱墮地時。其地爲一舊村舍。中其時爲上午二點鐘也。吾引小足蹴其白半臂。其金緣眼鏡乃因以墜地。吾猶怒啼不止。文脫醫生與一婦人力止。吾哭裏以佛蘭絨之襪。襪納諸溫水而浴之。吾父在側低聲謂吾。肺力殊不弱。爾時醫生作何狀。固不能憶。而醫生謂我胎髮四被體類。束炙之鵝脰如球棍足掌。向內鳴呼。諸君此我長成後。醫生告我者。餘亦弗能盡憶云。自此以後。吾病魔遂常與醫生爲敵。醫生爲我種牛痘。患瘡則醫生操利刃爲我破之。冒寒則投以藥劑。故吾幼時無所苦。但懼此醫生。吾嘗患病臥柳條之搖籃者。數月。醫生時來診視。所着革履爲村店所製。拙劣不中時行步。作巨響。然一至我病榻前。則躡足以趨。且故爲柔聲。以與吾語。吾一生命運直可謂由此老造成。當時之呱呱者。今已長成。且亦身爲醫士矣。而文脫醫生猶不改厥狀。自吾有識之初。見其人時。至今未變。惟鬢毛頰白。而肩背皆略曲耳。雖以背佝僂而減二寸。體固甚修。其背之所以佝僂者。以常俯立病榻之前。久之遂成是狀。容色如栗。亦以隆冬炎夏驅馳於鄉村道路。赴病家之請。所致遠望之。似尙平澤。若逼視則雞皮繡摺。有類經年之林檎。笑時益顯。尤似星紋之玻璃。觀其狀固已老耄矣。然其年事實過於貌。吾嘗欲考其春秋。乃不可得。以意度之。當與喬奇第四同也。其心力開發當甚早。而結束亦極疾。蓋時世之事無一能印入其心。且鄙棄不屑道。惟堅守其少年所得。世人視爲過去之陳迹者。此老

尚。力。行。之。不。倦。聞。人。談。近。世。改。革。之。政。局。輒。遲。疑。不。以。爲。可。於。羅。弼。脫。廢。去。五。穀。法。尤。不。謂。然。且。嘗。於。酒。酣。耳。熱。之。際。出。冷。語。譏。之。吾。學。醫。後。益。見。其。人。執。古。不。化。文。脫。醫。生。所。學。之。學。已。陳。腐。不。入。時。且。亦。無。統。系。可。考。其。時。欲。習。醫。者。惟。納。贊。投。一。醫。家。門。下。爲。徒。初。無。醫。學。校。之。設。而。剖。割。之。事。則。視。爲。大。危。故。渠。反。對。近。世。醫。藥。學。說。較。之。政。治。意。見。更。甚。近。五。十。年。來。之。學。術。爲。文。脫。醫。生。所。屏。絕。不。道。卽。有。所。聞。亦。殊。不。謂。然。文。脫。醫。生。學。術。雖。不。入。時。然。種。痘。之。技。獨。高。出。常。醫。於。是。人。皆。謂。往。古。種。痘。之。術。較。勝。近。世。而。我。終。疑。文。脫。醫。生。自。有。不。傳。之。祕。又。詆。蘭。納。氏。不。遺。餘。力。笑。斥。聽。肺。器。爲。新。式。之。法。蘭。西。玩。具。然。復。恐。病。家。訝。其。無。此。物。則。亦。置。一。具。於。冠。中。爲。趨。時。也。顧。臨。診。之。時。聽。如。不。聽。且。耳。亦。微。聾。矣。故。此。具。在。有。無。之。中。惟。自。形。式。上。觀。之。則。亦。儼。然。用。此。者。亦。購。買。醫。藥。學。報。藉。規。醫。藥。界。情。形。然。輒。謂。報。中。之。言。無。非。笑。柄。特。以。讀。報。爲。必。不。可。免。之。分。內。事。故。勉。強。爲。之。耳。初。非。有。所。好。於。其。報。也。見。報。中。言。微。生。物。爲。傳。染。媒。介。則。仰。天。大。笑。在。病。室。中。亦。常。引。之。爲。笑。語。人。曰。速。闔。室。扉。否。則。微。生。物。入。矣。聞。達。爾。文。之。說。又。嗚。噓。不。止。以。爲。十。九。世。紀。中。可。笑。之。事。以。此。爲。最。謂。人。曰。今。日。嬰。兒。居。保。育。之。室。吾。等。先。人。則。處。馬。廐。也。言。已。笑。不。可。仰。至。於。淚。下。文。脫。醫。生。守。舊。而。橫。互。其。前。者。乃。無。一。不。新。醫。生。亦。恒。自。詫。何。與。世。相。違。之。甚。顧。時。下。醫。生。殊。推。重。之。尊。爲。前。輩。咸。就。而。問。難。決。疑。醫。生。弗。樂。爲。也。當。其。少。年。時。代。醫。家。至。重。飲。食。調。養。法。文。脫。醫。生。至。今。善。此。吾。生。平。所。見。醫。者。無。能。及。之。卽。按。摩。之。術。亦。吾。輩。所。不。能。蓋。文。脫。醫。生。少。年。時。器。械。未。備。凡。百。皆。自。賴。其。手。調。養。亦。取。諸。自。然。今。世。器。械。發。明。人。工。幾。等。於。無。用。於。是。手。之。功。用。漸。次。減。削。至。於。有。手。而。不。知。所。用。惟。器。械。是。恃。醫。藥。之。發。明。既。多。則。自。然。調。養。之。方。亦。失。此。不。得。不。爲。科。學。文。明。之。罪。然。而。文。脫。醫。

生。之。手。似。十。指。各。具。一。目。故。感。覺。至。敏。銳。動。作。至。靈。捷。若。吾。輩。十。指。所。具。之。目。至。今。警。矣。郡。裁。判。所。之。陪。審。官。喬。翰。公。患。結。石。塊。之。症。吾。與。配。德。蓀。往。診。割。而。取。之。乃。不。得。石。塊。所。在。惶。急。無。措。時。文。脫。醫。生。爲。吾。二。人。恭。請。來。監。其。事。見。我。二。人。不。能。奏。功。則。自。囊。中。出。一。探。鈎。如。指。者。入。其。傷。口。一。索。而。得。笑。語。吾。二。人。曰。此。物。宜。常。備。諸。身。畔。然。爾。等。少。年。當。不。以。我。言。爲。可。吾。二。人。愕。然。相。對。文。脫。醫。生。則。狂。笑。不。已。吾。等。舉。其。爲。英。國。醫。學。會。支。部。之。首。領。卽。我。二。人。隸。屬。之。部。也。甫。經。一。次。會。議。遽。辭。曰。吾。毫。矣。雅。不。合。此。輩。少。年。彼。等。所。言。吾。一。不。之。解。

文。脫。醫。生。不。特。善。以。醫。藥。療。人。卽。病。者。一。見。其。人。每。覺。適。然。痛。楚。驟。減。無。待。藥。石。此。其。事。至。顯。而。又。理。之。絕。不。可。明。者。文。脫。醫。生。之。治。病。猶。善。理。家。務。之。婦。人。掃。滌。塵。垢。一。經。其。手。無。纖。悉。遺。有。沉。嗅。不。可。救。藥。者。其。家。人。亦。必。堅。挽。文。脫。醫。生。不。聽。行。一。若。醫。生。在。此。卽。可。減。輕。病。者。痛。苦。必。俟。氣。絕。始。已。彼。死。者。亦。以。文。脫。醫。生。在。此。尙。不。能。爲。力。可。知。天。命。則。亦。安。然。瞑。目。以。逝。想。九。泉。之。下。死。者。目。中。尙。留。文。脫。醫。生。小。影。也。配。德。蓀。與。我。所。居。在。村。中。與。文。脫。醫。生。同。里。吾。等。雖。少。年。新。進。頗。蒙。文。脫。醫。生。青。眼。文。脫。醫。生。偶。或。他。適。則。囑。我。二。人。爲。之。代。庖。其。病。者。多。偏。執。成。見。力。拒。吾。等。新。式。器。械。及。藥。劑。惟。舊。法。是。從。吾。等。亦。惟。唯。唯。聽。命。吾。二。人。固。深。喜。此。老。然。偶。爾。談。及。其。人。則。亦。不。能。不。竊。怪。其。固。執。配。德。蓀。曰。以。文。脫。之。道。施。之。清。貧。未。始。不。善。蓋。質。廉。而。事。簡。若。曾。受。教。育。者。當。無。不。知。新。法。之。善。醫。者。當。以。診。斷。得。宜。非。若。文。脫。但。以。惻。忍。之。懷。施。諸。病。者。而。望。其。奏。效。也。吾。深。韙。是。言。未。幾。時。疫。盛。行。吾。等。日。夕。不。暇。應。接。憊。勞。欲。死。一。日。吾。方。出。診。途。遇。配。德。蓀。容。色。顛。頽。精。神。委。頓。配。德。蓀。謂。我。狀。亦。然。日。來。我。固。已。覺。不。快。是。日。下。午。益。覺。頭。暈。骨。痛。遂。

臥息軟榻中不復出入夜益劇自知病作宜延醫診治初欲邀配德蓀既而思渠委頓之容必無濟於我因呼司屋婦人語之曰密昔司黑生幸爲我延文脫醫生來言我方有事恭候也少頃密昔司黑生返報曰文脫醫生方往診視配德蓀醫生一小時後當來也

第二章 割剖術展覽會

是日爲冬季展覽會之第一日有一第三年級學生與一第一年級者偕行沿耶禮拜寺鐘聲方鏗然鳴五下第三年級者語其伴曰子未曾見割剖之事耶曰未也曰初見者恒易震懼盍先隨吾入此此路特福之酒店設此者良有年可入史乘幸爲此君將車厘酒一杯吾觀此君似易動者曰吾亦自審神經甚弱第三年級者又謂賣酒者曰爲此君更進一杯吾等往割剖展覽會也第一年級者自正其領巾慨然作不經意之容曰意患者非甚劇乎曰否茲事殊危重曰斷割其肢乎曰非也當有更甚於此者第一年級者忽曰吾家人此際方引領盼我歸也第三年級者曰無爲走避爾今日不往則明日亦當一行固不可免也胡不卽以今日速了之且爾已非童穉割剖亦醫家常有事胡懼爲爾已連進二觴矣神經已鎮定否乎曰可矣可矣言次強笑不成第三年級者又曰可更進一杯行矣吾滋欲子得坐前列飽看其手術遲且不及也曰奚必坐前列後列亦等耳曰噫否也前列視後列勝爾當知今日來觀者之衆後列中尤以新生爲多此輩類多怯弱故爭遠居人後新生舊生至易辨識但觀其容白如紙者新生也雖使親受割剖震懼亦不過是第一年級者曰吾雖亦新生然自問未必爾第三年級者曰昔吾第一次觀割剖時亦不免變色然未幾卽無懼矣蓋恐怖之情習之卽慣設如今日有人戰栗失色者不出一星期將安

然進食於解剖室。至會所後。當以今日剖割之病狀詳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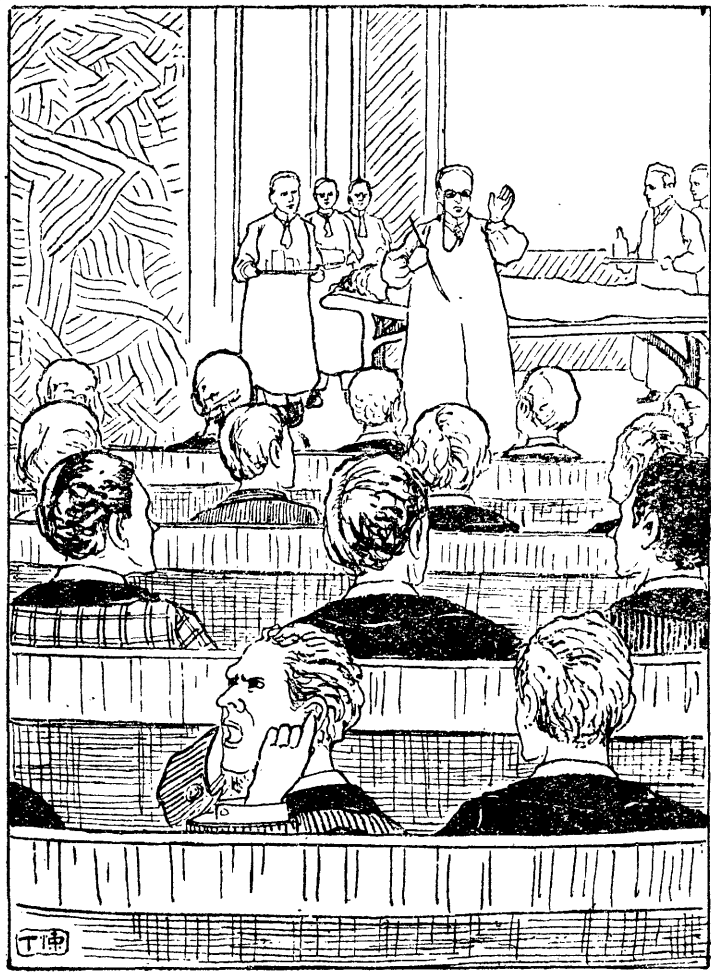
時道上醫校學生潮湧同趨會場。人各携小冊備記錄也。有容色盡變白如灰土者。亦有夷然若無事者。則舊生也。若輩本少年。然以狀貌觀之。則殊不類。有若飲食不足。枯瘠如病者。有行步歪斜。若飲酒過度者。然皆非也。蓋勤勞所致耳。有修者。短者。服色或灰或黑。有架眼鏡而策手杖者。顧削肩瘦體。則出於一步履。雜沓自醫藥大學。直至病院門前。魚貫不絕。

入病院。經穹道。歷石鋪之迴廊。廊有褐色之門相對而列。皆標以號數。有半啓者。第一年級者。極力自持。引日向內一窺。則見爐火熊熊。臥榻橫列無數。皆鋪以潔白之衾褥。衾下有人。否亦未暇細辨。壁上滿綴彩色之紙。意似記錄病狀者。迴廊既盡。達一廳事。則有貧褸之病者。雜坐長椅上。有少年倒插一剪於襟。次鈕門如簪花狀。手筆册依次至病者前。低問而書之。第三年級者。趨問其人曰。今日有可觀否。少年曰。昨日殊多可觀。若胡不來。有血脈瘤。有外傷。脊骨傷。熱瘡等諸症。一日兼備此數者。殊不多觀也。第三年級者曰。吾竟不及觀。誠恨事也。然後此或當更有患此者。此老何患。黑影之中一老者。類工人。方左右力搖其體。呻吟不已。一婦人拊其肩慰之。而婦人之手亦多白點。如泡。少年者。蓋病院中掛號之書記。苟有人敬之以禮而請教者。少年則津津樂爲之道。如賞鑑家品評骨董。聞第三年級者問。因答曰。此小背疽也。乃內服可治者。非剖割之症也。又漫指婦人之手曰。此水泡疹也。亦無須剖割者。然今日此間有割取掌骨之症。蓋少住一觀乎。曰。敬謝盛意。吾等當往亞却之解剖室。又呼其伴曰。行也。亞却者。爲外科醫生。有盛名。其解剖展覽室。亦在病院中。如劇場臺下。座列作圓形。環拱至後。漸高。直與屋頂相接。場中人已。

將滿。第一年級者入場後，第見人面無數，低笑深談之聲不絕。其伴於第二列中，覓得空座，卽引之同入。低言曰：幸哉！此處竟得空座，可以縱觀無碍矣。見臺上有剖割之桌，桌不加髹飾而潔淨穩固，有褐色油布覆及其半。桌下一巨盤，滿盛木屑。近牕一架，滿列光瑩奪目之器具，有鑷、脈鉤、鋸、注射管、套針等。又有利刃成列。兩少年立其前，一理鍼線，一治爐鑄。鑄中水方沸，蒸氣昇騰。第三年生語其伴曰：第一列所坐禿頂偉碩者，卽潑脫生也。以縫肌名，此則安冬尼。去冬嘗探病者喉頭而出，而治之，竟奏功無恙。此人則麥斐，精病理者。此則司吐達，眼科醫士也。不久子當盡識其人矣。第一年級生問曰：立桌前二人爲誰？曰：侍人耳。一司器具，一司可洛方迷藥者。防腐之藥水噴射如霧，爲里士脫發明。亞却則善用加布匿酸者。海司則冷水浴潔淨，講習學校顧問也。此數人者彼此相妬如仇，相恨若敵。

有兩看護婦掖一婦人入。婦人御長裳，上體但着蔽胸，有赤色絨毛髮被上覆其首，下裹其項，自髮被內窺其狀，得審其年，然已爲病憔悴，面色如蠟，行步疲頓，垂首及胸。一看護婦以手環其腰，低語慰藉。婦人忽顧視器械之架，看護婦急迴其身，使不得見。第一年生問曰：婦人何病也？曰：耳下瘤也。其瘤適當項脈管之後，殊不易措手。惟亞却敢施以剖割耳。噫！此卽亞却爾時有一軀體短小，舉止輕捷之人登臺，髮色已作鐵灰。行時頻自搓其手，狀類海軍士官。面上修潔無鬚，目巨，唇吻嚴闔。一私僱之外科醫士及侍役數人隨其後。外科醫士架夾鼻眼鏡，玻光四射。侍役既登，則同趨於一隅。亞却搓手言曰：諸君今日所事殊多，趣致蓋耳下瘤也。瘤初作時本非險症，而今危矣。故當以手術去之。看護婦幸爲臥病者於桌。書記先生幸爲取可洛方來看護婦，可爲病者去髮被矣。每囑一事必稱謝。看護婦乃臥病者於油布去。

其髮被瘤乃露色如象齒青筋絡之自項下直垂至胸次圓滿光澤與其人枯槁黃瘦絕不類亞却捧而徐徐推移之曰諸君此瘤已貼附不可移舉其根深入包連項際動靜兩脈管且侵及頰下支血管計非



役報藥力已至亞却即邁返病者之前加手其瘤上似漫不經意者曰今當於其後部施以一刀更作一下垂之線為直角密司忒喬寒生幸為取一中號之刀也時第一年級生見此醫士執薄刃之長刀入一

割去此瘤並除其根不為功顧根深幾何則殊不可以逆料者言次呼取加布匿盤又命以加布匿紗網蒙其面以可絡方霧注之命侍役備鋸或將去其齒齷而探病根也侍役以紗網蒙婦人面婦人欲舉手動膝二看護婦力禁之加布匿及可洛方之霧既噴注婦人忽曼聲而歌則幽會之情歌也未終闌聲漸沉微遂昏然不省亞却搓手至臺前與前列一老者語移時侍

碟中濡之復取出如畫家之持筆又見渠以左手提掇瘤上之皮操刀將割第一年生是日已屢經恐怖至是大駭欲極力自持而終不可覺頭腦旋轉若將暈仆不敢更視以拇指力塞兩耳防婦人痛極而哀呼引目直視臺邊木欄恐一見病者呼號輾轉將不能自持而暈或神經從此爲之激亂因凝思默念蹴踔游泳等事又念野外美景此際正當紅肥綠瘦顧耳雖嚴塞而外間之聲似能奪關而入若聞加布匿之機器聲吱吱不已又似見醫生操刀直割血溢如注病者則宛轉哀號第一年生駭極不能更支失聲大呼直仆而倒頭觸前列座椅之背砰然有聲遂暈不省人

及甦自顧尙在會場中人已散盡矣惟同來之第三年生及兩見習生在己側自覺領解衣寬第三年生以海棉蘸水沃其面侍役則張吻而笑第一年生起坐揉目曰可矣吾不料乃恇怯至此中心至爲不適第三年生曰吾亦殊弗能稱爾爲勇果胡事昏暈者曰吾目覩此慘狀不能自持故暈耳第三生曰慘狀耶何謂也曰割瘤之慘狀也第三年生與兩見習生相視大噱第三年生曰爾誠怯哉割瘤之事以病者受可洛方後爲狀未適故已中止未嘗施割亞却乃爲吾等演說病理未及半而子則暈矣

第二章 割脣

陶格拉司醫生與山諾爵夫人有情愛上之關係凡彼二人之友黨無不知之一日忽盛傳夫人將從此永御絕厚之面翳外人將永不能更仰玉容於是聞者紛紛驚異此謠未息一謠又起蓋陶格拉司醫生精外科尤擅解剖術剖人腸腹絕不動容身當至可怖之事猶泰然自若有鐵石心腸之目今晨其侍者見其屈足坐牀上仰天狂笑不已問以事亦不答與語則顛倒錯亂無倫次夫以一玉貌華顏之年少爵夫

人。一。旦。厚。蒙。面。羈。隔。絕。世。人。不。令。一。瞻。玉。容。一。神。經。如。鐵。膽。氣。豪。雄。之。醫。士。遽。得。狂。癩。寧。非。天。下。至。可。異。事。乎。

陶。格。拉。司。者。英。蘭。有。名。人。也。才。能。卓。絕。然。造。詣。猶。未。達。極。點。蓋。癩。發。之。時。僅。僅。三。十。九。歲。脫。非。病。癩。遲。以。歲。月。者。則。其。學。問。所。至。或。不。止。此。身。雖。爲。外。科。醫。士。然。識。之。者。每。歎。其。才。智。之。高。卽。使。不。業。醫。而。他。爲。所。造。必。更。有。大。於。此。者。以。其。魄。力。之。健。毅。力。之。堅。智。力。之。深。識。力。之。練。而。加。以。辯。才。當。無。所。爲。而。不。聞。達。使。從。軍。必。握。全。國。軍。務。使。開。鑛。必。富。甲。一。世。使。爲。議。員。必。能。以。詞。鋒。折。人。使。爲。機。師。必。爲。科。學。發。明。之。偉。人。蓋。生。而。有。此。偉。質。故。無。論。何。適。終。不。失。其。偉。人。凡。渠。計。畫。之。事。人。無。敢。行。而。渠。所。行。之。事。則。無。人。敢。計。畫。者。也。卽。其。外。科。醫。學。亦。非。羣。醫。所。敢。望。其。項。背。其。解。剖。之。刀。所。至。病。魔。輒。爲。之。遠。遁。且。勤。於。事。恒。終。日。不。息。至。其。助。手。憊。罷。不。支。容。色。亦。轉。類。病。者。顧。不。幸。誤。作。聰。明。一。生。事。業。猶。未。發。展。遽。爾。成。爲。殘。廢。不。能。不。令。人。爲。之。扼。腕。然。雖。癩。一。生。事。業。固。尙。彰。彰。在。人。耳。目。而。人。每。齒。及。絕。不。作。敬。仰。之。詞。第。有。哀。悼。若。悼。其。不。得。善。終。者。有。識。者。或。鄙。之。謂。其。人。雖。才。而。行。無。足。取。也。嗚。呼。其。惡。迹。與。才。智。適。相。埒。惟。有。是。才。智。始。能。有。是。惡。迹。才。所。以。濟。惡。也。所。入。至。豐。爲。全。國。有。學。位。者。第。三。人。而。揮。霍。無。度。恒。不。能。數。諸。劣。行。中。尤。耽。於。色。尋。常。百。事。皆。能。自。主。一。入。聲。色。之。界。則。身。心。反。役。於。耳。目。矣。故。生。平。所。得。金。錢。悉。以。填。慾。界。之。壑。燦。燦。黃。金。本。無。足。重。要。皆。由。己。力。所。來。用。之。宜。合。於。道。而。一。入。陶。格。拉。司。之。手。瞬。息。間。盡。變。作。脂。香。粉。膩。及。婦。女。花。冠。靚。服。既。遇。珊。諾。夫。人。至。爲。傾。心。夫。人。固。踰。閑。蕩。檢。者。亦。甚。悅。之。第。一。次。相。遇。時。乘。間。以。橫。波。送。盼。又。附。耳。作。一。語。陶。格。拉。司。心。旌。大。搖。五。中。如。熾。烈。火。以。爲。倫。敦。人。海。中。惟。此。一。人。可。稱。美。人。夫。人。雖。悅。陶。

格拉奇。然非意中唯一之人。蓋夫人性喜新而厭故。意中可人。豈僅一、二凡男子有美丰儀而善內媚者。皆得夫人青盼。其夫男爵常怏怏。雖三十許人。然以積憤含憂。望之已近半百。男爵者世襲也。爲人沉默寡言。睫皮厚垂。而唇吻甚薄。園藝而外。惟務家事。曩日酷好觀劇。嘗在倫敦自賃劇場。識一女伶曰媚里。痕者傾倒。備至。與訂爲婚姻。卽今日之爵夫人也。結褵久之。始悔此舉之孟浪。自恨年少氣浮。但戀其色。不復辨其爲人。後此遂不復觀劇。日惟以一鋤一鍤。一漑花之壺。自隨男爵。可以自樂者。惟此而已。而於其夫人所爲事。以不見不聞爲上乘。果其人具目而警。具耳而聾。故了無所覺。耶抑怯懦無恥。知之而故聽之。耶凡在人家客室。或俱樂部中。當茶餘。後輒以男爵爲談資。每多諷刺。令人不堪。惟有一人偶爲袒護。此人與男爵在大學校同學。故感情尙未滅。而其在俱樂部中。殊寡言。是以偏護男爵之語。亦但偶聞而已。至陶格拉司與男爵夫人有染。無論男爵知否。外人固已無不洞然。而陶格拉司悍然不畏。嘗有摯友戒之。謂其醫藥公會副會長之職。已因此被褫。又有二人素與交好。亦忠言勸陶格拉司自檢。若聲名一敗。則醫藥界中無立足地矣。陶格拉司不顧。且毒詛此三人。立購值四十鎊之金釧。親贈男爵夫人。赴男爵夫人家。無虛夕。日日下午。同乘陶格拉司之馬車。遨遊過市。絕無畏忌。後此乃有一小小意外之事。使彼二人戛然中絕。

事在隆冬之某夕。是夜朔風怒吼。愁雲蔽天。窗牖烟突。皆震震欲傾。雨陣打窗。淅瀝不絕。陶格拉司夜餐已畢。獨坐火次。肘旁置小几。置葡萄酒。舉杯將飲。先持之翳光。窺視似善於鑒別。其品者則見血色之酒。面有薄膜一層。爐火滿照。其面目巨眸。灰昏雖厚。而閉翕甚固。頰廣而方。露骨於耳後。強而有力之狀。大

類羅馬人所坐之椅。既廣而深厚。軟如鳥巢。屢以身深納其中。驟然自笑。蓋是日嘗有兩解剖之症。諸醫束手。陶格拉司自信能為其同僚。六人勸阻不聽。毅然赴之。竟安然了其事。此際回思。滋以為樂。倫敦雖人才薈萃之區。然求一醫生敢為陶格拉司所為者。未可得也。

陶格拉司之樂。尚不在此區區之事。已與珊諾夫人有約。以今夜過之。此時已近八時半。所約之期至矣。方將引手振鈴命車。忽聞外間有款門者。卽聞侍役啓門。納客於廳事。又闔其門。始入白曰。主人有求診者。方待於診病室。陶格拉司問診其人自身乎。曰。主人否也。客似欲延主人外出。陶格拉司慍曰。此何時矣。而欲我出診耶。為我拒之可也。侍役即舉一外國公使夫人贈陶格拉司之金盤。盤中盛名刺。曰。此客之名刺也。陶格拉司取讀其名。曰。哈米爾。鴉里士。買納。噫。此名似土耳其人。曰。然也。其人似來自異國者。為狀殊。皇皇。陶格拉司曰。吾本與人有約。須卽出。然此既為異國人。意當有非常事。姑延客入。此有頃。侍役引一老者入。侏小。佝僂。引首向外。目似短視。至於不能辨物。容作櫻色。髮鬚皆深黑如墨。一手持紅白為縷之紗頭巾。一手提鞞革之囊。陶格拉司曰。晚佳。足下能操英語否。曰。能之。吾來自亞細亞。然稍徐其音吐。則英語亦所能也。陶格拉司曰。頃聞侍者言。欲見召出外乎。曰。然。亟欲先生為一診。拙荆也。陶格拉司曰。此固所深願。然吾有約。須出。請以明日來診。夫人可也。此時土耳其人答辭殊簡單。舉其手中鞞革囊去。約口之繩。引其底。傾之。金光如流。積滿几上。曰。此金為數百鎊。且吾可與先生約。此行費時不逾一點鐘。吾已有車俟諸門外矣。陶格拉司見利志移。出時計視之。竊念更遲一小時。往會男爵夫人。當不為晚。况邇者外人信用陶格拉司之心。漸減。似此巨資。胡可袖手不取。因決計從客所請。問曰。尊闔何疾。客

第 十 集

曰。爲事滋重也。嗟夫。是絕危之病。足下或未聞阿爾摩黑七首乎。曰。未。曰。東方之古物也。此類七首甚多。而爲狀一致。其柄類馬鐙。下走骨董商也。以販賣骨董來貴國。將於下星期言旋來時。攜古物甚夥。多已得價而售。所賸寥寥無幾。不幸此七首。卽寥寥無幾中之一物。陶格拉司不耐。曰。足下當知我尙有事。請簡言了之。絮絮稽延。爾我皆無所益。客曰。吾言非贅。必不可不告者。今日拙荆躓仆於吾藏貯骨董之室中。不幸此七首適當其唇。損矣。陶格拉司曰。然則欲我爲其洗創敷以膏藥耳。曰。否。否。事有更重於此者。曰。奈何。曰。此七首蓋以毒同治者。故其毒質千年不滅。曰。毒耶。曰。然。此物由來已古。故無論東西博學之士。僉不知其毒爲何。亦不救治之法。嘗有竭力研究之者。終不可得。吾父固亦業骨董者。吾父子販運此毒物至多。故知之審也。曰。受創者病狀奚若。曰。酣眠至三十小時。卽死。陶格拉司曰。足下謂無可救治之法。則此鉅金與我何爲。曰。解救之藥固無。而操刀却可救治。曰。何謂也。曰。此毒性侵入肌理。甚緩。計此數小時中。其毒尙留諸創口。猶未散入腠理。曰。然則滌以解毒之藥乎。曰。否。其毒有如蛇咬。非可洗滌而解者也。曰。然則割去之耶。曰。然矣。吾父常曰。若傷在指。則惟斷其指。顧此傷乃不在指。而在唇。而其人又爲吾妻也。嗟夫。慘哉。陶格拉司固習於操刀割人者。初不以爲可慘。曰。是亦何慘。失一唇。寧不較死之爲善耶。曰。先生之言信也。此生死危急之事。吾安忍坐視吾妻之死。亦惟有強忍爲之耳。吾車已俟於門。盍行乎。陶格拉司卽亟亟自抽屨。出刀械之匣。及裹傷之布。刀圭之藥。默念果會男爵夫人者。則此事宜速了。乃披外衣。曰。吾已整備。然外間寒甚。客盍先飲白蘭地些許乎。客急舉手卻立。曰。先生已忘我之爲回教徒乎。吾教酒禁甚嚴。而吾亦信奉甚篤者。決不爲天寒破戒。先生所攜綠色之瓶者。何。曰。可洛方也。曰。

此醇烈之品也。亦吾教所禁。無須用也。陶格拉司不平。呼曰。何哉。爾乃令尊闖。不被迷劑。而受刀耶。客曰。噫。無妨也。吾可憐之。妻方沉睡。不醒。雖被刀。當無所覺。且我又飲以吾司馬納之鴉片。無苦也。盡行乎。二人同出。門啓。雨點撲面。廳事中。石像所持之石油燈。亦迎風而滅。侍役極力以肩抵門。與烈風相拒。以待二人之出。則見路旁有黃光兩點。則車之所在也。即偕登陶格拉司曰。路遙乎。曰否。即在歐士頓街耳。陶格拉司取報時之時計。按其機紐。則叮嚀告人以時刻。已九時又一刻矣。默計路程及割治所費之時。計十句鐘。即可至珊諾男爵夫人許車窗。積雨凝霜。外望但見路燈跳躍。而過有光廣而烈者。則商店之門前也。革幄之上。雨聲灑落。輪轉泥淖。亦絳然有聲。土耳其人與陶格拉司對坐。其首上飾物。時時耀光。作彩陶格拉司亦不遑細辨。其爲何寶。惟入手囊中。預理鍼線。俾至病家後。無須更費時光。理既殊覺無聊。則以革靴微踏車底。作鼓響。有頃車止矣。二人相將出。土耳其人謂御者曰。可待於此。此處街道非廣。其屋亦尋常。陶格拉司固久於倫敦者。然此際風雨激烈。道上漆黑。即亦弗能辨。其果爲何街。但見一平面屋之黑影。當前門前有石階。兩級被雨作光。尚有溝中雨水淙淙。而流耳。屋之門以白木爲之。不加髹漆。而多污損。自醫生日光中觀之。若患皮膚之症。門上有半圓之風窗。屋內燈光。即自此外射。然黯淡不明。足知其上積塵不薄。更上則樓上寢室之窗。亦有澹黃之燈光。外照土耳其客大力叩門。燈光適及其面。色殊焦急。即聞曳栓啓門。視之爲一老嫗。手持小燭。光影搖搖。土耳其人亟問曰。無變否。曰。一如主人臨行時狀。曰。未嘗言耶。曰。未也。方酣睡未醒。二人既入。土耳其人即闔門。經一冷廊。陶格拉司四顧。意頗詫異。蓋屋以內。凡踏足去泥污之氈塊。受冠之架。氈毯地蓆。皆一無所有。塵污厚積。蛛網迎人。老嫗前導。登

一迴旋之梯。足音登然。空堂四應。蓋屋中不設氈。着足。卽木故有是也。寢室在第二層樓。陶格拉司隨老嫗登。土耳其人則居已後。直至寢內。始有陳設。地上覆蓆。室隅置土耳其之小箱。嵌鑲寶物之桌。又滿懸鐵甲頭盔。胡笳。箭囊。戰具等古物。壁際有柱支小燈。地上尚有雜物無數。陶格拉司取燈辨路。而前。始見室隅設一軟榻。一婦人服土耳其服。臥其上。面羈厚網。及絲巾。僅露其唇。以下下唇有刀痕。曲折如鋸齒形。橫伸頗長。土耳其人曰。先生當恕其羈面之巾。吾東方習俗如是也。而陶格拉司絕不介意於此。蓋每逢臨症。則此心堅如鐵石。不復以病者爲婦人。但知有當爲之事。面巾與否。非所問也。卽俯察其傷。言曰。尙未見毒狀。盍待其毒狀見而後割治可也。土耳其人聞是語。焦急不可名狀。自捩兩手。哀呼曰。噫。先生幸毋作笑謔。先生未知之耳。此致命之毒也。若俟至毒狀發現。則毒性已發。無可救治耳。嗟夫。可以救之者。惟此一刀之力。無庸待也。陶格拉司曰。我意少待爲佳。土耳其人怒曰。先生休矣。多延一分鐘。其毒散佈逾廣。如沉舟於海。救護不可須臾。緩緩則沉淪逾下。至不可救。嗟夫。吾何忍坐視吾妻之沉淪乎。此言深今惟敬謝先生之惠。然肯來並乞速去。吾往延他醫。若爲時晚。則施救不及矣。陶格拉司遲疑未決。私念果棄而不爲。則百金之醫費。亦理合璧返。彼黃光奪目者。業已爲囊中物。獨奈何任他人取去。且若爲時不及。婦人不幸死者。則驗屍官來研詢。致死之由。咎將屬我矣。因問曰。若固深知此毒者耶。曰。固也。曰。若謂割治爲必不可免者耶。曰。吾敢矢之於天。謂其必然。曰。人之顏面一經解剖。美者亦將變醜。曰。知之其唇既割。則親吻之時。殊無足樂也。陶格拉司大怒。念此言何無禮。而忍然一轉念。此亦渠當有之發言。權此際。復何暇與爭辯。於是自藥囊中取剖割之刀。以指輕試其刃。面羈中隱約見二目。黑如點。漆然黯。

黯無神如在沉醉中問土耳其人曰若已施以極重之鴉片劑耶曰然所服甚多陶格拉司又視婦人之目燿然有微光流動唇亦略顫遂曰非全泯知覺者曰知覺雖未全泯然當不覺痛楚蓋不及早為之則其昏憫尙深也陶格拉司亦深



而立捧腹大笑婦人呼聲已止仍伏首於枕上陶格拉司如在夢中又似觀劇木然如癡男爵復其原來之口音曰足下勿怪此舉之無益非此無以療吾妻之病其病非在生理之不善乃道德之不良也陶格

拉。司。惟。伸。首。愕。視。所。恃。之。刀。已。鏘。然。墮。地。而。一。手。尚。握。鑷。鑷。上。尚。夾。片。物。男。爵。又。怡。然。曰。吾。久。欲。以。範。則。示。爾。曹。矣。爾。星。期。三。之。書。誤。投。於。我。此。時。尚。在。我。囊。中。吾。百。思。始。得。此。策。吾。非。忍。心。爲。此。然。非。此。無。以。療。其。疾。願。有。近。於。忍。亦。不。暇。顧。也。唇。際。之。創。初。非。有。毒。爲。吾。指。環。偶。傷。耳。言。次。探。手。囊。中。堅。握。手。槍。以。備。不。測。陶。格。拉。司。堅。立。不。動。如。故。男。爵。因。曰。先。生。事。畢。可。行。矣。陶。格。拉。司。忽。縱。聲。狂。笑。久。而。不。止。而。男。爵。已。不。復。笑。似。有。所。懼。躡。足。室。外。老。嫗。已。逆。而。待。男。爵。謂。之。曰。夫。人。醒。後。善。爲。看。護。可。也。言。已。下。樓。馬。車。尚。待。於。門。外。御。人。見。主。人。出。卽。舉。手。爲。禮。男。爵。曰。喬。寒。可。先。載。醫。生。歸。渠。不。能。自。行。亦。可。扶。挾。之。至。其。家。告。其。從。者。謂。醫。生。因。診。治。得。病。可。也。御。人。曰。諾。男。爵。又。曰。載。醫。生。歸。後。可。更。來。此。載。夫。人。歸。家。御。人。曰。主。人。何。適。者。曰。吾。將。至。露。麥。旅。館。少。住。數。月。凡。有。書。函。可。轉。寄。彼。間。並。告。司。推。芬。星。期。一。紫。菊。花。展。覽。會。仍。須。開。效。果。何。如。以。電。告。我。可。也。

第四章 一八一五年之遺老

十。月。某。日。晨。天。地。晦。暝。霧。氣。團。結。於。烏。爾。維。區。一。帶。之。屋。頂。屋。頂。皆。呈。灰。色。是。足。代。表。年。代。之。久。遠。也。下。爲。修。長。街。衢。則。泥。滓。如。漿。黯。無。生。氣。軍。械。局。中。機。聲。輪。聲。碎。礮。鎗。聲。工。役。邪。許。聲。一。時。並。作。局。外。則。多。工。役。房。舍。屋。旣。卑。陋。復。日。就。煤。烟。所。薰。鬱。直。與。住。居。之。主。人。面。目。相。似。此。等。房。舍。漸。遠。而。希。其。至。遠。處。則。零。落。三。五。而。已。通。之。者。乃。狹。窄。多。曲。折。之。街。道。也。爾。時。街。中。人。蹤。絕。少。蓋。均。已。齊。往。朝。見。噴。烟。之。魔。王。此。魔。王。在。世。界。中。日。必。吸。收。生。人。之。精。血。使。之。疲。倦。而。污。垢。迨。一。至。夜。往。朝。魔。王。者。紛。紛。而。出。則。已。飽。受。疲。倦。及。油。腥。鐵。臭。矣。惟。街。中。尚。有。肥。腩。之。婦。人。臂。粗。而。紅。圍。污。舊。之。圍。裙。當。門。而。立。自。支。其。碩。重。之。體。於。掃。

帚柄上向對門伴侶嘶聲道。晨安有一婦集得同志成羣團圍聚口講指畫意氣飛揚旁立恭聽者時作癡笑或嘖嘖歎異一旁聽者偶爾發問演說之婦人則高呼而答曰誠可謂老矣顧其年幾何我縱竭盡心力亦莫從探得一身峭銳面色青灰兩目作海水色之婦人曰或不至難查至此渠當身經滑鐵盧之戰蓋年有養老之俸給又有紀功之章可以爲證第三人曰然則爲時久矣滑鐵盧之戰吾猶未墜地也一年少婦人倚壁而立常帶笑容若具非常學問者曰事在本世紀紀元十五年後上次安息日吾嘗舉老白柳士脫告吾夫吾夫告我如此一人曰密昔司施姆生其言若確者以算學計之去今已有幾年居中而立之演說婦人屈指計算良久曰今爲一千八百八十一而其時又在本世紀之十五年後今以八十一減去十五已六十又六年矣然則此公尙非甚老年少者笑曰愚哉當渠身在滑鐵盧戰陣之時固已非孩穉矣假使其時渠已二十則此時至少亦八十六數婦人同聲曰此說良然吾等觀之日日皆似八十六肥脂之婦人又曰足足矣吾已不復能耐若其少年之姪女或姪孫女今日又不來者吾亦決去彼或更僱一人爲之服役也衆中一年至穉者曰然則渠乃終日不得安靜耶肥婦舉一手斜側其頸向門內曰安靜與否若輩今試聽之即可知衆果聞屋中有移物隆隆及以杖猛觸地板之聲肥婦曰渠終日往來不甯雖至中夜未嘗或輟今晨天甫黎明渠以杖力叩吾室門呼曰爾當輪值守衛可速出也其餘怪誕之言吾殊不了了言既則大咳吾終夜不得一刻瞑寂汝曹試聽之時樓上有怒聲烈呼曰密昔司施姆生密昔司施姆生肥婦得意頷首似自驗其言曰是卽彼聲也呼我不甯又有何惡事因高聲答曰密司忒白柳士脫行且來也樓上老人曰吾須晨糧也曰密司忒白柳士脫公晨糧頃已備矣

少年婦人曰。此不類嬰兒。哭而索乳。耶密昔司施姆生恨恨曰。我有時恨極。幾欲折其老骨。然爲彼兩辦士。一日之工。值則又不能不隱忍。爾時門外全體議員。皆將同赴酒肆。圖一樂敘。斗有少女自外來。輕撫密昔司施姆生之臂。言曰。此間爲軍械局外街五十六號。密司忒白柳士脫所居否。肥婦移轉其目光。詳審女郎周身。見女郎年可二十。丰儀都美。鼻微仰。目巨而黑。身印花之布草冠之上。綴以玫瑰花。手挾粗笨之裹。處處皆示人以村野之特識。施姆生卽爲和藹之容。曰。想君卽爲娜拉白柳士脫矣。曰。誠然。我卽來看侍吾叔祖格力果雷者。施姆生大樂。搖其首曰。似此大佳。彼之戚族正宜來爲我庖代。是卽君家叔祖所居。入此安之。如家可也。茶箱中有茶樹。中有肉脯。此時宜爲老人進早餐。否則起而撲爾。吾先行晚間遣人來取吾物也。言已。略一頷首。欣然與羣婦同詣酒肆。女郎愕然。徬徨自入。一切籌謀。惟恃一己矣。因至前室。卸外衣及冠。室殊低小。爐火方熾。有小銅壺懸其上。水沸作細樂。桌被多污點。上置棕色空茶壺。麵包一方。敗舊之瓦器數事。娜拉引目四矚。已得端緒。執行其新職務。未及五分時。茗已治。兩片肉脯已煎於釜中。食桌已整理。卽縹摺之椅。帔亦經張。平室中頓生安適。整潔之象。事旣又四視壁上所張印刷之品。爐簷之上有方形小木匣。中有紫色絲帶懸古銅色物。斗觸眼簾。就而觀之。其下尙有裁下之新聞紙。娜拉體短。則手攀爐簷。翹足而視。復不時下顧釜中煎肉。新聞紙以歷年遠而變黃色。其文曰。

星期二之日衛戍第三聯隊營中舉行特別之禮式及集會。此事當皇太子代表希爾公沙爾唐公之前行之。蓋爲樓倫之戰。贈武勇紀功章於哈爾丹隊長部下翼隊軍曹格力果雷白柳士脫者也。此戰在永不能忘之六月十八日。美蘭參將及擺恩參將統率第三聯隊之四隊及冷泉軍。在英軍右部之

霍哥望力持至重要之田舍數間。與敵相距。正當危急之際。忽乏火藥。敵軍乘機集其步軍向我攻擊。擺恩參將急遣軍曹白柳士脫至後部取給火藥。計時已將不及。白柳士脫至那瑟軍取得火藥兩車。出手槍逼促車人始得如時以至於。然其時法軍已包圍我軍之外。車路之上。礮火四射。途爲之梗。第一車即在途中中彈爆裂。御者四體立成齏粉。第二車御者回馬欲逃。白柳士脫一躍登其座。擊之車下。自駕藥車冒彈雨槍林以抵本軍。而霍哥望卒因之得保。惠林頓公爵屢言於人。霍哥望一失全局。瓦解微白柳士脫一車之功。敵軍將長驅直入矣。故以特別之勳章贈此英雄之白柳士脫爲其莫大之功業紀念云。

女郎讀此益增其崇敬。叔祖勇武之心。女郎兒時即常聞。乃父言其叔祖之勇力。謂能以一拳斃牛。又能挾兩肥羊於腋下而趨。故自幼已深敬慕。惟生平未得謁其人。第見油畫而畫工庸劣。僅得其風儀之恍惚。廣頹無髭。英風奕然。冠熊皮巨冠。然此不足盡老英雄風概之萬一。顧娜拉偶爾涉念其人。此象即湧現於目前。此時娜拉猶注視勳章中所鐫法文『爲國之榮』而未得其解。忽聞扶梯有踉蹌不定足音。及杖頭觸地聲。而門啓。女郎平生仰慕之英雄已植立其前。娜拉見之。狐疑殊甚。私念此即其人耶。何蒼頹一至於此也。其容枯瘦。其膚縐摺。其體僵僵。其步欹斜。其手筋若有所牽掣。當日之英雄果如是耶。赴赴之氣概。今又安在哉。白髮已若飛蓬。而眉長鼻赤。目黯無光。對娜拉若有所疑。俯身自支於行杖。兩肩隨呼吸而上下。乃重步而前。就坐椅中。呻而言曰。我須早糧。須知爲軍人者不果其腹。將不耐冷。但觀吾手指可耳。言時出其屈曲縐枯之手。果被寒作青紫色。女郎詫視而答曰。晨餐已備。叔祖識我否。我蓋娜

第

十

一

集

拉白柳士脫來自維丹者也。老人坐椅中，前後簸蕩，曰：「糖酒固能助溫湯，尤須熱而。我所需者則在碟中之茶。」爾自道何名者？曰：「娜拉白柳士脫。」老人曰：「穉子乎？曷不揚聲，俟近日世人言語益低微，不可辨矣。」女曰：「大聲曰：叔祖，吾名娜拉白柳士脫，來自維丹，與叔祖同居者也。」老人曰：「然則爾當爲吾弟喬奇之女。天乎！孰意喬奇竟有女乎？言已大曠。」女曰：「爲之傾茶。」曰：「非也。喬奇爲我大父，逝已二十年矣。」老人曰：「善。爾直一美麗之小犬，似飽受教育者。天乎！吾方苦寂，欲得一二戚串自慰，其岑寂糖酒固能助溫湯，尤須熱而我則甯終身得茶也。食時呼吸頻劇，久之乃曰：爾能伴我乃佳事。意者驛車發於昨夜乎？」女曰：「叔祖何語？」曰：「載爾之驛車得無發於昨夜？」曰：「非也。兒乘早班火車來者。」老人曰：「天乎！何駭人之甚！爾不懼此新式可怖之物耶？」爾乃從鐵軌上來，眞使我擔憂不細。今者世界已變，更至於何狀？吾謂此定非世人之福也。」

女郎默然，惟自進茗，並靜觀老人進食已而乃曰：「叔祖閱世多矣，自必覺其甚久。」老人曰：「亦非甚久。聖誕節至時，吾當九十，然自我得榮獎之後，至今殊不覺歲月之長。戰爭猶昨日事耳。吾鼻中尙時嗅硝烟之味。噫！吾既進早糧，精力已立見增長。」女郎視之，顏色果已大復，腰亦挺直，伸手指裁下之新聞紙曰：「若曾讀之否？」曰：「兒已讀矣。」叔祖必大以爲榮。老人曰：「噫！此吾平生至足紀念之日也。至足紀念之日也。其時公爵亦在。」語我曰：「吾聯隊因爾而增榮。」吾曰：「吾實藉聯隊自榮。」公爵謂希爾公曰：「此子何善於措詞對答也？」彼二人乃大笑。爾今窺窗，何爲者？女郎曰：「叔祖外間方有一聯隊之兵過，樂隊爲之前導也。」老人曰：「有一聯隊之兵過此耶？吾望遠之鏡何在？然我已能詳辨其樂聲兒乎？彼等之號數爲何？語時已起立，手按女郎之肩而自支。」女郎曰：「若輩似無號數，惟肩上有字，髻鬚爲奧斯福撒。爾老人愠曰：是矣。」

吾亦聞人言近日軍隊已不用號數而別以新式兒戲之名代之似此安能爲軍隊編制者若輩少不更事他事猶可至於步伐何亦忘之舉步時乃極力搖曳其足於空中而後下噫此安名爲步伐者直跳舞耳老人目送最後之一列轉入他路而步伐軍樂之聲漸遠始復歸坐而其時門忽啓有人入言曰噫密司脫白柳士脫今日較愈也否老人曰醫生盍入吾今日似少瘥惟覺胸中似有泡沫沸湧此皆痰也若能將此除盡者當立見無恙醫生有以教我否醫生者蓋一持重少年聞言卽爲老人切脈且言曰君凡百宜審慎切勿任意行之先生之痰果有宜除之勢則我當無不極力施治言時覺老人脈息顫動非復躍動老人笑曰醫生可勿慮我任意肆行須知吾弟之女兒已來此爲我調護凡我不當爲之事渠自能相禁嗟夫吾忽忽若有所失也醫生曰所失爲何曰吾覺若輩兵隊有所失頃者軍隊過此足下想亦見之若輩乃盡忘其軍人根本之第一事吾詳審之乃竟無一人合法者卽此乃爲今日之軍隊乎言已大笑良久始已又曰若公爵見之必以爲不可天乎公爵若在必痛加斥責矣醫生驟然曰若先生所爲眞值得公爵賞識今日既已少瘥後此每星期來診一二次也出時娜拉送之至門醫生招娜拉出門外低聲曰老人弱極矣脫有變狀宜立見招也娜拉曰何病至此醫生曰九十載之消磨實足病之其全身骨幹已盡易爲石灰質心房亦收縮鬆軟此人精神體魄已爲歲月消磨盡矣言已而別娜拉送之以目細味其言回身欲入忽見一礮隊軍曹昂然恭立其側臂上有金線三以爲其級次之表識容色黑褐若飽受風霜即舉一絕巨之指觸近其黃緣之冠簷曰密司晨佳敢問有曾身經滑鐵盧戰之老人曰白柳士脫者居此否娜拉爲少年軍官目光所逼至不敢直視垂目答曰先生此吾叔祖也方在前室軍官曰

第

十

一

集

能容下。走進與一言。否脫有不便。不能見許者。下走。行當再來。娜拉曰。叔祖想必無不樂見。先生之理。渠即在此。請入可也。又呼曰。叔祖有人來訪。與話也。少年軍官舉步三跨。已及室內。舉手及頂。以掌向前。作軍禮。呼曰。先生。下走得親英雄。顏色至樂。至樂。娜拉默立門次。尋思。叔祖盛年將母。亦如此。英氣勃勃之軍官乎。他日軍官既老。將無亦頽唐如吾叔祖乎。老人微睨軍官。徐搖其首。舉手中杖。指一椅曰。軍曹可坐。此間乃我私室。無須拘禮。爾以穉年。即得金線矣。天乎。今日得三金線。較我少年時。取一金線。爲易也。當時從軍者。白髮之就人。殊較金線爲速。往往未得一絲之擢舉。即已老死。安有俯拾即是。如今日者。軍官曰。敢語前輩。下走服務軍中。已八歷寒暑。吾名麥當那爾。隸屬南部礮軍之五隊。下走嘗向同袍演說。謂得英雄如先生者。在此城中。足爲我輩軍人。生色。老人笑搓其掌曰。此正如公爵語我曰。一吾聯隊。因爾而增榮。一吾曰。一我實藉聯隊。自榮其身。一公爵謂希爾公曰。一此子何善於詞令也。一彼二人乃大笑。軍官曰。我輩同袍。咸思一見先生。爲榮。特以未得許。可不敢擾。瀆先生。若出者。凡有我輩。無不敬備。菸酒相待。老人大笑。至噲。乃曰。若輩乃欲見我老物耶。此亦佳。待天氣稍溫。吾當過訪。然爾輩何得人人蓄酒。士卒所享。乃與將官同等耶。今日世界變。更至若何程度也。軍官曰。當日先生在營中。豈有異於此耶。老人曰。營中耶。吾生平未嘗冠。尋常營兵之冠。蓋吾身爲衛戍隊。在第三聯隊中。即今日所謂蘇格蘭防營是也。天乎。當日與我同袍之士。自擺恩參將。以至擊鼓之童子。悉已開赴極樂之土。惟遺我子然一身。飄泊至此。以理言之。吾當亦與若等偕去。顧上帝不見。詔依然。殘喘於人間。此非吾罪。老夫非戀戀於世者。聖詔一至。吾當投到也。軍官曰。先生所言良確。我等誰不齊集於彼土。所異在遲速耳。先生盍一試。

吾菸風味乎。卽出獼皮菸囊奉老人。老人白衣囊出土製菸管。色已變黑。實菸其中。失手墜地。片片碎解。老人唇顫鼻揪。痛極而長呼曰。吾竟碎其管矣。娜拉亟撫老人之白首曰。叔祖母傷購一新者亦易耳。軍曹曰。先生無過惜。故物下走菸管爲木製而接以琥珀之口者。若不見棄。惠然納之。則爲榮多矣。先生無却下走。實以得先生收納爲榮。老人果受之。帶淚笑呼曰。天乎。此管抑何美也。娜拉其觀我新管者。我敢決言。吾弟喬奇生平亦未得是物。又謂軍曹曰。爾乃攜銃俱來耶。軍官曰。然也。吾適射鵠而歸。故挾銃與俱。老人曰。容我一持之。試其何若。噫。持之於手。輕便類往日之手槍。又把弄之。忽呼曰。噫。軍曹。吾竟斷爾槍爲二矣。軍曹笑呼曰。先生無慮。此非斷也。其斷接之處。卽機括所在。是曰後膛子藥所從納者也。老人益驚異。大呼曰。異哉。異哉。今日事事反古。卽裝槍納藥亦反。其部位昔者納藥自前。今乃自後。天乎。何其反古之甚。槍中復無實藥之杵。前此固嘗耳。食然未之親見。不敢信爲實有其物。今得目擊。始覺新異。顧此物何能殺敵。若輩未經戰陣。故未知其不善耳。若公爵在者。必不以爲可。軍曹曰。此物利用初無減於舊式。故公爵逝矣。而今之公爵爲人亦無異於故公爵。吾瀆先生久理宜行矣。先生見許者。我當挈一二同袍趨謁。蓋若輩莫不傾心於先生者。以得與先生一語爲榮也。軍曹言已復爲禮而別。自此軍曹遂常來。且攜一二同伴與俱。營中人咸視此爲聖地。得間輒來。似以爲常課。來又必以烟酒等物奉老人。未幾。天雪連綿。至於六星期。老人病體不勝寒。益絲綴。娜拉極力調護。而老人長日惘惘。魂不守舍。除食時高呼若獸。噪之數聲外。不復聞其一語。瀕危已屢。隆冬既盡。陽春復作。樹頭青蕊點點。漸吐寒威。日減。老人始見血色。旣而已能起。就門次曝日。一日方晡。暄神氣俱旺。語娜拉曰。似此温煦。令我生。

集 一 十 第

氣復萌然。蒼蠅擾人。驅之亦大費事。娜拉曰。兒爲叔祖驅之。老人曰。無傷。蒼蠅紛紛往來。正足點綴。陽和之景。吾處此陽光溫燠之下。遂涉想及未來極樂之境。可爲我少讀聖經。吾聞之心神皆適。娜拉曰。叔祖欲聽經中何部。曰。噫。言戰之部可也。娜拉曰。戰耶。曰。然。吾最愛經中此部。而牧師則輒屏此。不言不知。經中所記。喬曉亞乃吾生平嗜讀之章。埃士雷烈輩均至堪崇奉之軍人。無一人不爲軍人中之神聖。娜拉曰。願第二世界中皆屬平和。不復有爭戰之事。老人曰。否也。第二世界亦有爭戰。娜拉曰。叔祖乎。必無之。老人以杖拄地。甚力曰。穉子何知。乃必爭其無。吾嘗以之問於牧師。娜拉曰。牧師何言。曰。牧師言尙有最後之爭戰。且以此戰之名見告其名爲亞：亞米：：：娜拉曰。得無爲亞米亞頓。老人曰。然矣。牧師之言正此。吾預料衛戍第三聯隊必與是役。公爵當有以語吾等也。祖孫二人言時。有衣冠齊整鬚髮微蒼者。止立門外。仰視號數。忽移目及老人。逕前致問曰。丈卽格力果雷白柳士脫否。老人應曰。此老夫之名也。其人曰。卽滑鐵盧戰時蘇格蘭防營之白柳士脫耶。老人曰。先生誠然。惟當時吾等以第三聯隊名之。足下當知第三聯隊爲至榮顯之軍隊。今彼等方待我於第二世界舉行閱操大典也。其人曰。噫。嘻。彼等若遲丈者。則爲時當尙遠。下走卽蘇格蘭防營之參將。思與先生一晤言也。老人遽起。舉手及冠。呼曰。天乎。天乎。老朽愚昧。並一長官。亦不之識矣。娜拉自門內言曰。此先生曷不入屋中乎。老人曰。良然。長官不以老朽爲大胆。屈尊者敬請一臨。賤居卽爲參將前導。倉遽中竟忘其拐杖。膝搖欲仆。幸參將及娜拉左右持之。扶入室內。坐之於椅。參將曰。丈且圖自適。毋拘拘於小節。老人曰。謝長官寬惠。天乎。老朽爲昔年一軍曹。乃得見今日之參將。事勢變遷。令人莫測。老朽幾不敢自信所見爲實矣。參將曰。吾等深以丈居倫。

敦自榮。丈即當年立功保持霍哥望之健兒。耶言時又上下審視老人。但見形容枯瘁。僅餘皮囊。裏骨喉際筋絡。賁起如繩。背拳曲。因思當年羣壯士中所遺者。即此人耶。此老即所以代表當年無數英烈者耶。



又見桌上藥瓶藥蓋無數。復念此老頹唐。狼狽極矣。與其強持於世。何如速歸。彼士已而乃曰。丈在此宜極安適。無憂苦。老人曰。謝長官。見存老朽所苦者。惟痰而醫士又以爲不能驟除。更有所需。則爲糧糲。若不果腹。輒不勝寒。擾人之蒼蠅老朽亦無力與爲抵拒。參將曰。丈之憶力何如。曰。憶力殊不弱。當年之事未嘗有所遺忘。吾隊中人名尚能一一背誦。不誤。曰。當時戰事

尚能追憶否。老人曰。長官。此何待追憶。每一合目。其時情景。即歷歷在前。今日言之。長官或不遽信。然甚確也。吾等列爲橫隊。自止痛藥瓶之處。直至鼻菸箱處。而止在右方藥丸之箱。即霍哥望即吾等所處之

地。娜。拉。之。抵。鉞。爲。海。城。他。吾。等。之。礮。壘。在。此。其。後。則。比。利。士。兵。及。糧。需。站。又。以。杖。力。擊。爐。火。曰。吾。菸。管。所。在。卽。屬。法。軍。菸。囊。所。在。爲。普。魯。士。軍。隊。在。吾。軍。左。翼。礮。烟。起。時。令。人。見。之。生。樂。參。將。曰。丈。所。最。不。能。忘。者。爲。何。事。老。人。曰。吾。嘗。於。此。日。失。却。三。半。克。耶。時。至。今。日。此。三。半。克。耶。已。必。無。償。還。之。理。蓋。吾。後。列。之。同。伍。司。密。司。向。我。假。之。約。以。發。餉。之。日。見。還。不。料。是。日。司。密。司。中。敵。彈。而。亡。吾。復。無。債。券。取。於。其。身。後。是。以。亦。聽。之。矣。參。將。起。立。笑。曰。吾。聯。隊。中。之。將。官。僉。欲。爲。丈。購。中。意。之。物。以。自。娛。慰。然。不。知。丈。何。好。故。請。丈。自。爲。購。取。言。時。取。老。人。菸。囊。納。紙。幣。其。中。曰。此。非。我。一。人。所。遺。無。須。見。謝。也。老。人。依。然。稱。謝。且。曰。老。朽。有。一。事。擬。請。於。長。官。者。未。審。能。許。之。否。參。將。曰。不。妨。言。之。老。人。曰。老。朽。一。旦。應。天。之。詔。長。官。能。惠。以。國。徽。一。面。排。槍。數。響。否。參。將。曰。可。吾。當。爲。丈。辦。之。請。矣。別。後。但。願。常。聞。丈。之。佳。況。參。將。行。後。老。人。願。謂。孫。女。曰。娜。拉。此。君。殊。仁。惠。然。以。其。人。而。當。我。昔。日。擺。恩。參。將。之。位。未。免。躡。等。矣。

翌。日。老。人。病。狀。忽。加。劇。雖。陽。氣。融。和。終。不。能。令。老。人。生。溫。醫。生。來。診。但。默。然。搖。首。老。人。長。日。臥。榻。上。惟。見。青。紫。之。唇。不。時。而。顫。如。柴。之。頸。偶。爾。轉。動。卽。此。徵。其。一。息。未。絕。耳。娜。拉。及。麥。當。那。爾。侍。坐。病。榻。之。前。老。人。若。無。覺。者。半。合。其。目。疊。雙。手。自。枕。於。頰。下。狀。似。疲。極。既。而。二。人。出。而。治。茶。忽。聞。室。中。發。聲。大。呼。震。動。一。屋。字。字。明。瞭。發。音。雄。壯。其。言。曰。衛。戍。隊。亟。需。火。藥。衛。戍。隊。亟。需。火。藥。如。是。者。數。四。軍。曹。駭。然。躍。起。趨。入。娜。拉。震。震。隨。之。見。老。人。已。起。目。光。熠。熠。白。髮。上。衝。昂。然。直。立。大。吼。曰。衛。戍。隊。亟。需。火。藥。當。速。爲。供。給。言。已。高。攘。兩。臂。長。呻。一。聲。復。倒。榻。中。少。年。軍。官。俯。而。視。色。立。變。娜。拉。呼。少。年。小。名。曰。雅。琪。噫。雅。琪。何。如。矣。少。年。他。顧。自。掩。其。容。曰。衛。戍。第。三。聯。隊。當。可。舉。行。閱。操。大。典。禮。矣。

第五章 遺傳病

小
司克登莫巷者。向河斜趨而下。夜間殊黑暗。煤汽之燈。既不能下照通衢。亦不能上及夾道高聳之兩墉。暗昧之中。若有幢幢鬼影。人行之緣路。狹不能並行。大道則鋪卵石。貨車絡繹。震震作大聲。不絕與河內澎湃之波濤相似。道上房屋。都非近代所建。三五零落在巷半之道。左一屋。霍雷醫士居焉。以如是名人。居此陋巷。人將謂其不稱然英雄豪傑。多學多能之士。每每隨遇而安。初不計廣宅安居。而病家亦不以醫士所居之陋而藐忽其人。人生既有名譽爲之保障。則無論所居在淵泉。其價值聲望。絕不因而少減也。

大
觀
時在夜分十句鐘。市喧漸息。雨脚如繩。而道上燈光益形黯淡。卵石之路上。但見黃色之光。映一小圈。圈外無見矣。空氣之中。爲雨意充滿。凌空而墜者。爲聲甚微。簷口所流。則淅瀝轉甚。既及地。總匯成流。奔趨溝渠。發聲至巨。而淙淙可聽者。則入溝時也。此巷雖修。而此時全巷之中。行人絕鮮。僅見一人之影。立霍雷醫士門外。方欸關待。應煤氣燈光相去極近。其人衣却雨之衣。肩上雨濕。與燈相映。作光容顏灰白。而有不可形容之特狀。下唇無力。而垂兩頰。生繻眸子。若見物易駭。而其人爲狀固極英慧者。聞人啓門。一見其人。卽知爲求診。蓋醫生門首。每有此狀之人也。客問曰。醫士在家否。聞人遲疑曰。主人今夕謙客。除尋常辦公時間外。雅不樂有擾之者。客曰。爲言我以至急要事來。必求一面。此我之名刺也。因以顫動之手。自刺囊出一名片。曰。吾爲那頓男爵。居丁柏克者。必求一面。爾主言已。又以半適物令之幣。加名刺上。聞人欣然受之。足恭敬諾。復引客入廳事。曰。尊服已濡。宜卸懸於此。請入診室。少待。當能爲男爵向主人。

說項敢必其能出面男爵也。少年男爵視其室，軒廣多華，氈毳厚煖，不聞步聲。壁上煤氣燈，僅及半光度。藥氣芬郁，森嚴而溫謫之象。大似教堂中，卽爐次一蒙革之椅，坐遊目閒觀。兩壁多貯書，書皆皮面金字。之巨帙，爐簷則大理石所爲，置綳布綿絮藥瓶之類。几桌之上，亦堆置器械，無數。右方一桌，有五冊之書。皆霍雷醫士所著，而爲時人傳誦者。左首之桌，則有赤色之醫士題名錄。其上復置玻璃之眼球模型。巨如萊菴，可以啓視其內部之結構。那頓男爵雖素不將事，然對此奇異之器具，亦目不能瞬。卽覩酸素瓶之木塞，亦滋以爲奇竊。念醫士胡不取玻璃之塞，當較美觀於此書。桌蒙以薄革，已多創痕，且有玷污之跡。瓶外之紙所書，多作狂草，非常人所識。此時男爵視覺固銳，而聽覺亦至敏。爐簷上黑色巨時鐘，機聲隆隆，然直衝耳鼓。又聞鄰室有人言聲，辨其數語，似爲貿易之事，而非有涉醫藥者。已而聲漸低，但聞喁喁不可復辨。則有啟門聲，行步聲，未幾而霍雷醫士已入矣。霍雷醫士者，偉碩而端嚴，若能施命於人，而莫敢違者。隆準方頤，獨其體則臃腫，尙御喬奇特代之假髮，及領巾衣黑禮服，髮短幾平，其顛不蓄鬚，髭以掩其美觀之口口巨而唇薄，闔時作灣曲之線，唇角陷微窩，此以見其爲人和藹。雙瞳棕色，若能深知人之疾苦，有慈憫哀憐意，故凡有疾病一爲此目所視，莫不傾誠盡吐其隱。鬢下左右各蓄髻，曲髻向上，與髮相混。旣入，則出一手與客相握，曰：使公久待於意，至歉。然適者有事，以故遲遲。如今得閒，請聽命於公。噫，公其寒乎？男爵曰：然我誠寒也。醫士曰：公全體皆顫，噫，何可令其如此者？以尊體當此不良天氣，已足因寒致病。請進以提神之劑。曰：謝君無須我之顫，非天寒所致。醫士乎？吾中心實有所恐懼也。醫士曰：何也？少年男爵兩啟其吻，皆不成言。忽舉右足，揜袴管，自露其脛。醫士卽鼓舌作聲，意若驚異，曰：兩足均

爾耶曰否。一足然耳。曰驟發者乎。曰起自今晨。醫士掀唇以手自摩其頷曰若能自知其故否。曰不之知也。醫士卽莊容曰苟不開誠相告則醫藥亦殊難爲。力男爵躍起呼曰嗟夫天其鑒之。吾一生初未嘗有自污之事。既來求診於足下。尙安肯以不實之言相誑者。對於醫士乃事欺蒙乎。言時狀殊可憫而驚怖之容未嘗減。鄰室有作葉子戲者忽作譁聲。二人乃相對默然。既而醫士曰且坐。公言果信則亦已足。乃俛視少年脛上一線之痕。撮其一處搖首喃喃曰噫是輪癬也。尙有他病狀否。曰覺目力微弱。醫士曰容我一視其齒。男爵張吻示之。醫士復鼓舌作聲。又曰今當以尊目見示矣。乃燃病者肘旁所置一燈。以晶質透光鏡聚其光點注於病者之目。忽大樂有如植物學家搜集得奇異之草木。又若天文家發見其所覓之彗星。遂回身作數行書。自言曰此誠足爲我一左證奇哉。吾方作論論此事。苦未得佐證。不期乃遇公誠奇事也。我公何幸竟得置身此名論之中乎。醫士此時樂甚。竟忘病者疾苦。男爵請病名。始恍然而覺。立復其哀憫相憐之色。言曰男爵我亦無須爲公隱諱。亦無須瑣瑣細言其病性。此蓋瘰癧之預徵。爲血質之遺傳。病得諸其先人者也。男爵聞言倒坐椅中。垂首及胸。顏色慘變。若失其知覺也。者醫士急傾白蘭地飲之。始漸復。醫士曰吾言得無太唐突。意者足下已自知病源所來。少年男爵曰天乎。前此我特疑之。未信爲實。今日足病既發。益自疑不可解。先父生平亦嘗患足如此。曰然則傳自令尊者乎。曰非也。乃先大父所傳者。足下當亦聞露北那頓公。卽先大父也。吾非敢斥辱先人。顧其一生縱情酒色。已爲人所共知。醫士聞其名立憶之。露北那頓公者。年少多財。生平所行多不檢。當時卽喋喋人口。其妻爲酒肆女傭。亦豪於飲。露北悅其色而妻之。夫婦終以暮年多疾而死。生平豪侈之客。今日僅有白骨成把。而

兒孫何罪亦蒙此玷乎。男爵曰：足下既知之矣，然其可怖，初不若生時縱酒溺色之爲甚。所出惟先父一人。先父平生但愛讀書及花鳥，未嘗犯惡，終亦不免於惡疾，以死嗟夫。吾父固無辜者也。醫士曰：然此亦我所知。渠所患者爲膚表之毒，曰信然。吾所能憶之第一事，則先父在日，卽家居亦御手衣蓋皮膚病甚也。而其喉及足亦多疾。吾幼時先父常問我體質如何，吾不解，初無以應，而先父則常默監視我。一若有深憂者，今乃審其故矣。醫士曰：公有無兄弟姊妹？曰：謝天見佑，幸而無之。醫士曰：茲誠可憂者。然世之患此者固不僅公一人爲數，不啻千萬也。男爵起立，蹀躞室中，曰：雖然，我欲問蒼蒼，究竟公道何在？若我之所爲，其罪惡一如先大父者，則得此懲罰亦宜。顧我之無辜，實如先父。生平惟愛音樂美術詩歌文詞等，若酒色則素所不近。知我者皆能言之，而今則無端陷此惡疾，嗟夫！吾滋欲一叩於造物之主宰者，我何罪而受此酷毒？我之投生人世，豈我所樂？彼造化者，既生我清白之身，復加以污惡之玷，必有公道公道何在？我而無罪，則造化主宰之爲罪，豈淺哉！言時握拳向天，殊形憤憤。似果欲得造化主宰而甘之者。醫士撫其肩背，按之復坐，曰：孺子無躁如此，適以自傷爾。全身皆顛矣，以爾之神經實不堪此震動。此巨大問題當徐圖研究，造化公道亦當深信無疑。男爵試思之，我等究爲何物？實半進化之動物耳。其性情尙覺蠻野，多於文明。卽腦思亦僅發展及半，以半發展之腦思而欲求天地妙理，詎所能者。以我等此際之知識觀察天下事理，殆無往而非在黑暗時代。然自我五十餘年之經歷……男爵不耐，呼曰：噫嘻！醫生乃與吾言論理之學，若足下者，康強無恙，固能高坐縱談，我則有生如死，耳足下血筥中皆強健之血質，我則腐敗之穢液也。雖然，我之清白無辜，初何減於足下，而苦樂幸否之殊，乃一至於此。若彼此易地而

處我絮絮以空言爲足。下解慰者足下亦樂聞乎。醫士幸勿以我爲無禮。我原非欲得罪於足下。我意無論何人終不能以空言慰解我疾苦也。尙有一言須相問者。我一生憂樂盡繫此一問中矣。言時自交十指極力扭捩。若有無窮怨苦一時莫宣鬱積於中。故爲是狀者。醫士曰。我公言之。凡公所感楚痛。我實深悲而哀憐之。曰。此毒質已滿佈吾體乎。我之兒女亦將受其遺傳乎。醫士曰。我於此問。但有一言相答。舊諺有之一傳之。三代以至四代。一是也。然此時醫治尙及。惟婚姻之事。當置諸多年之後耳。男爵低語曰。我將於星期二成婚矣。醫士駭愕。此時鄰室牌局之喧聲又作。醫士默然有頃。乃曰。是安可者是安可者。我公以有疾之身行此婚事實爲有干法律也。男爵曰。醫士乎。我之疾今日始自知之。而婚期則前定者也。足下爲醫界聞人。素見重於社會。此等病症當所常見。其有以教我我之一身。實足下是賴矣。醫士力蹙其眉曰。婚事決不能行。曰。然則我將何以自處。醫士曰。縱有萬難亦不能成此婚事。曰。然則我將棄其人乎。醫士曰。以醫學上德義言之。深願公緩其事。男爵因於囊中小冊。出一照像以示醫士。醫士一觀。嚴毅之容立易和婉。曰。我公一旦舍此美人。固覺難堪。第事勢如此。兩屬無益。吾言不可更也。爲公思之。惟有屏絕情思。舍此亦無他道。男爵曰。醫士乎。天下安有能忘情若此者。脫從閣下之言。則我寧不爲喪心病狂耶。噫。我竟自忘形高揚其聲矣。然此一時窘迫所致。幸勿以爲罪。足下試爲我思之。婚期已定於星期二矣。且知之者非祇我二人。舉世之人莫不知之。我縱能忘情。何以對世人。將謂我何也。醫士搖首曰。此外實無他策。宜必行我言。男爵曰。足下欲我無端而毀我婚約耶。嗟夫。此何可者。醫士沉思而言曰。往歲有病者頗與公相類。亦以苦不能離婚。甚至故犯罪受逮。女家反要其離婚。此道亦至簡易。男爵曰。

此非我所能爲者。吾一身所有，惟餘此未玷之名譽。若並此而亦犧牲，則真無一物爲我有矣。醫士曰：然則此誠難兩全之事。顧亦憑公自擇耳。曰：足下乃無他策耶？曰：君在澳洲無產業，否？曰：無之。有可購置之資本乎？曰：有之。曰：然則卽於明晨購置少許，但購鑛股一千已足。既購鑛股，則致書君意，中人謂有要事，亟須往澳一行。此一行，至少亦須六月。男爵曰：此固可爲然。試爲伊人一思，渠家中賀客盈門，餽遺紛集，而忽得中止之信息，彼其何以爲情乎？醫士但聳肩。男爵曰：既不可免，我惟忍心爲之。明日行矣。卽以此時作書，能假尊桌一用否？瀆君久之，於心殊歉。然少頃卽別也。乃就書桌草一書，忽取書撕作片片碎，投爐中起立，言曰：醫士乎？吾安忍以虛言誑彼容我歸而思之，或有他道，思得後當以書相告。吾瀆君久，宜倍酬其費，且深謝相憐之切，見教之深，請矣。醫士曰：噫，足下尙未取得藥方便，匆匆言別耶？此其藥方也。藥爲粉末，清晨服之服法，則藥劑師當詳書標於匣外。我公所處，誠人所難堪，我則默祝此愁雲轉瞬卽逝，敢問何時以嘉音見惠乎？曰：明晨當奉書也。醫士曰：善。外間雨甚，足下宜加却雨之衣，而後出。明晨敬候好音也。因爲客啟門，卽有寒風乘之入。醫士不顧，猶堅立門次良久，目送男爵之子，然孤影去遠，漸出煤汽燈光之外，而入於沉沉黑暗之中，乃已。

翌日得男爵之消息，乃早於所期。消息登於晨報。醫士一見立屏，晨餐不進，及讀報則幾爲之暈。去報曰：宵來十一時許，在威廉街有一少年，獨行路上適當一馬車之衝，奔避不及，仆倒車下，車固甚重，故創殊劇，昇送病院時，半途氣絕，搜其身，畔名刺知爲富郎西那頓男爵。蓋去年始襲爵者也。男爵已與南部一世家訂婚，行將成禮，今忽遭此慘變，親友聞之，莫不哀悼不已。

政治小説
鐘

吹

選擇精當 評註詳允
音釋明白 體例完備

歷代文評註讀本

全出

超前絕後之選本

高小學校 師範學校
中學校 文學專科

均宜用此讀本

敝局鑒於近日詩

秦漢三國文評註讀本

全二册 價洋四角

文選本多不適用以

南北朝文評註讀本

全二册 價洋五角

數十同人之經驗各省

唐文評註讀本

全二册 價洋四角

學校之贊成編輯歷代文

讀本五集歷代詩讀本四集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

全二册 價洋五角

評選之矜慎註釋之詳明校勘

清文評註讀本

全四册 價洋八角

之精審自信一時無兩茲將歷代

文讀本之內容標明於下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文書局發行

第十七回 生財有道一味逢迎 搔首呼天百端怨恨

金日升道：除掉這枝筆，我們只會一縱一跳一喊一叫。在社會裏出風頭，侯士孫拍手道：近了，近了，開着天窗說亮話，我老實告訴你罷。大元帥今天見我時說：近來選舉會裏靠着兼了代表會的代表，髣髴樣樣權柄都移到會裏自己空擔了。大元帥的虛名一點兒作不得，主要依他呢？這班選舉人單抱着一本書在那裏講，說話全不知道人情風俗是怎樣。國勢又到了什麼地步？話是容易說的，照他話去做，却沒一件沒有窒礙，要不依他呢？不是質問，就是彈劾，鬧得一天星斗，把人精神都攪散了。工夫也白丟了，不能再辦什麼事。若常常這樣胡鬧，如何是了呢？大元帥說罷，連聲嘆息，我順他的口氣也說幾句。道：大元帥慮得是，士孫在會裏也覺得這樣鬧下去，終究不妥。幾次三番要想勸阻，苦的獨木不能成林，單絲不能作繭。正想來請示，可有什麼補救的方法？士孫顯盡力去做大元帥，又嘆口氣道：選舉會裏除了你們共德社的社員，不還有大同會的會員在內麼？不是我當面說你們共德社的短處，實在你們不及大同會會員的明白，只是大同會會員在選舉會裏的數目不及你們共德社的社員多，所以心上雖是一萬分不願同我爲難，只差力量不敷，尙且眼看你們張牙舞爪，沒法阻止。何況你只一個人，自然要勸阻也無從勸阻了。日升兄，你知道我脾氣的幾時肯容人當面奚落一聽？大元帥話中有刺，趕緊分辯道：共德社裏知道現在國家全靠大元帥一人撐住選舉會，該同大元帥和衷不該掣大元帥肘的，不止士孫

一人大元帥不要錯會了意以為共德社的社員真趕不上大同會員的明白此時大元帥若突下一令把共德社解散士孫敢在大元帥跟前作個保決有許多社員不願抗命的只差現在局勢似乎尙說不到這種辦法罷了大元帥聽我一說對我看了幾眼纔說道照這樣說起來共德社裏同你一般識見的該不少了我答一個是大元帥又說道照這樣看起來你在共德社裏差不多可以自成一隊了日升兄大元帥這句話你懂得他用意麼金日升點頭道我懂得了你當時怎樣答來侯士孫哈哈一笑道既如此我們兩人便是一般識見的人了我當時既領會大元帥的意思沒等他說下去便自己承認道士孫雖說是個書生若要脫出共德社仿着大同會另外組織一個會社自量還做得到大元帥微微一笑道好好你辦事的手段我早佩服的若然有要我幫忙的地方儘管隨時來商量我沒有不幫忙的大元帥說罷攜我的手送我下階日升兄不瞞你說大元帥這種下士的謙光我還是第一次遇着呢金日升笑道小孩兒家得人贊了一聲好或是抱起來親個嘴便樂得像受了九錫就是你現在情景了侯士孫道好端端同你商量正經事你又來說笑話了金日升道我說笑話麼我只問你既知道大元帥要你替他辦會的意思還知道大元帥別的意思麼侯士孫道這很容易明白的不過想在選舉會裏替大同會添一友共德社便添一敵大元帥以後辦事也便順手了金日升大笑道這依舊是要你辦會的意思不是別的意思你竟不知道麼怎敢輕易在大元帥跟前自己承認下來這句話把侯士孫驚得在椅子上直立起來對着金日升高聲道怎樣怎樣你第一個便不以我為然麼金日升伸出一隻手把侯士孫捺下一面笑說道你莫慌我話沒說完哩你以為大元帥單圖目前辦事的順手可知道大元帥還有別的遠

慮不單憂目前麼侯士孫道這我領會不到怕是你用心過深罷金日升道你不信我的話麼我問你這大元帥一席是就此屬了老方呢還是要重行選舉呢侯士孫道自然再要選舉的不然怎樣有這選舉會金日升又問道既要選舉老方能不能穩得這一席侯士孫道這我可不敢說是要看將來選舉結果的金日升哈哈大笑道這不敢說三個字便打入老方心坎裏今天你去這一躺說這幾句話便輕輕替他把這副擔挑上肩了侯士孫詫異道難道老方是要我在將來選舉時候替他出力麼金日升笑道豈敢豈敢你如今纔知道麼侯士孫笑道只要我畫算得來就替他出點力也無不可金日升道你要怎樣纔畫算得來侯士孫道這便是我請你來商量的意思我還沒有一定的主意呢金日升道沒有一定也有主意且說出來侯士孫道我想大元帥要我另辦一個會是着眼在選舉人不是在尋常會員若說尋常會員呢要多要少都沒什麼難處若說選舉人呢本都在會社掛了名要他跳出那邊跳進這邊志同道合是句沒力量的空話朋友的交情也用不上只有一個字纔能打動他的心是個什麼字呢便是一個錢了只是少了不能上他們的眼也就不能動他的心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我們辦會的既要在選舉人着眼就不能不先着眼到個錢字也就不能不先着眼到個多字你沒來的時候我通盤打算過了大元帥口口聲聲說能幫我的忙其實能幫什麼忙呢不過一個錢字罷了他既有這意思我打算第一件事便開口要錢你看該問他要多少錢纔好金日升息心靜氣聽了半天這時也不說什麼單把兩隻手十個指頭一齊伸出侯士孫對金日升指頭一相也把指頭一比又單伸一個指頭指着金日升道怎樣怎樣你只打算要十萬元麼我們白操心依舊是個窮光棍這也不必說了。我問你這十萬元能得幾

個選舉人你可曾算過麼怎樣你竟有些書馱子氣我倒不會料到哩金日升把侯士孫啐了一口道你說我有書馱子氣你纔有些窮喉極哩且靜靜的坐在那裏聽我講你當我只問大元帥要十萬元又把兩隻手十個指頭一伸伸過覆在一處道是要用加法加的我打算問大元帥要一百萬元侯士孫嘴裏咕嚕道一百萬元是十個十萬元加上的又搖頭道太多了怕大元帥不答應呢金日升又把侯士孫啐了一口道這纔是書馱子氣哩一百萬元我還不過單指開辦費你倒已經嫌着多麼你說通盤打算過不知道是算些什麼我來算給你聽罷我們的會能穀約上一百個選舉人就儘可以交卷了但是一個人至少須預備三千元一百個人就要三十萬元京裏的總會外州外縣的分會算盤上再打上二十萬元一總五十萬元大概可以敷衍但是老老實實只問大元帥要五十萬元我們吃着自己的飯又天天愁飯米沒處糴倒要去管這宗閒事不是癡子定是馱子了我們既不癡不馱自然要先替自己留個地步這格外的五十萬元哈哈便要大元帥孝敬我們兩個人了不然我們怎犯着替他穿這件濕布衫侯士孫聽的眉飛色舞連聲道好主意好主意這一百萬元是問大元帥要定了我們不趁這時候發點子財當真情願一世做着窮光棍麼金日升冷笑道我倒高興呵你以為這格外的五十萬元便能穩穩的裝入我們袋裏麼侯士孫詫異道你也怕大元帥不答應麼這回我想明白了不是大元帥幫我們的忙是我們幫大元帥的忙只愁我們不答應大元帥那有不答應我們的理你莫瞎操心了金日升又冷笑道你倒看得容易我問你我們怎樣纔是幫大元帥的忙侯士孫道這也很容易明白的大元帥在目前要減輕選舉會的反對在將來是要選不到第二人那大同會早就被大元帥籠絡住麼大元帥

不。放。心。的。只。一。個。共。德。社。我。們。單。把。共。德。社。的。選。舉。人。分。一。百。個。到。我。們。會。裏。這。便。是。幫。大。元。帥。的。忙。了。金。日。升。又。冷。笑。道。你。以。爲。共。德。社。的。選。舉。人。是。一。說。便。動。的。麼。這。句。話。不。打。緊。又。把。個。侯。士。孫。驚。得。在。椅。子。上。直。立。起。來。對。金。日。升。高。聲。道。怎。樣。怎。樣。難。道。你。第。一。個。就。不。願。意。麼。又。冷。笑。道。我。看。你。也。不。見。得。不。想。發。財。呵。金。日。升。一。面。笑。一。面。又。把。侯。士。孫。捺。下。纔。說。道。我。自。然。想。發。財。的。只。是。這。般。的。財。却。沒。這。樣。容。易。發。你。知。道。麼。現。在。共。德。社。裏。的。選。舉。人。髣。髴。是。動。了。公。憤。把。個。老。方。恨。入。骨。髓。了。侯。士。孫。詫。異。道。爲。什。麼。這。樣。恨。我。倒。不。會。知。道。怕。是。你。編。的。謊。罷。金。日。升。冷。笑。道。我。幾。時。編。過。謊。來。侯。士。孫。笑。道。你。從。前。是。專。替。人。做。文。章。的。這。造。謠。言。是。你。們。做。文。章。人。的。本。色。你。能。瞞。我。麼。金。日。升。哈。哈。一。笑。道。由。你。信。口。開。河。揀。別。人。短。處。挑。罷。只。是。這。回。却。真。不。是。造。謠。言。你。既。不。會。知。道。待。我。告。訴。你。我。且。問。你。今。天。曾。到。過。共。德。社。麼。侯。士。孫。道。我。今。天。沒。起。牀。便。被。大。元。帥。傳。去。府。裏。出。來。便。只。在。家。盤。算。這。件。事。還。沒。工。夫。到。共。德。社。哩。金。日。升。道。我。却。去。過。一。遭。說。到。這。裏。把。椅。子。一。挪。湊。近。侯。士。孫。低。聲。說。道。周。繼。殷。被。害。你。知。道。麼。侯。士。孫。驚。得。又。要。跳。起。來。金。日。升。雙。手。把。他。按。定。埋。怨。道。這。是。什。麼。事。關。係。何。等。重。大。你。怎。樣。總。是。這。般。冒。冒。失。失。的。侯。士。孫。纔。也。低。聲。問。道。這。消。息。確。不。確。你。從。那。裏。得。來。金。日。升。道。在。共。德。社。得。的。社。裏。也。只。接。了。一。通。電。報。詳。細。情。形。都。還。不。會。知。道。大。家。議。論。這。節。事。都。道。一。定。是。老。方。派。的。刺。客。纔。把。老。方。恨。入。骨。髓。若。然。再。被。社。裏。搜。着。了。證。據。這。刺。客。確。是。老。方。派。的。說。不。定。就。要。出。別。的。事。還。等。得。到。選。舉。麼。侯。士。孫。聽。了。急。得。只。是。搓。手。道。怎。好。怎。好。這。不。把。我。毀。了。麼。一。回。又。搔。頭。抓。耳。道。好。端。端。一。注。財。香。眼。看。着。將。要。入。手。就。這。般。又。開。了。天。呵。天。呵。你。老。人。家。怎。不。分。一。點。子。心。照。顧。我。侯。士。孫。呵。金。日。升。見。侯。士。孫。這。般。模。樣。笑。

道。算。了。算。了。你。不。但。想。發。財。想。入。了。魔。說。不。定。還。要。發。癡。天。不。照。顧。你。待。我。金。日。升。可。憐。你。一。遭。罷。正。是。人。世。間。儘。多。缺。憾。倫。常。中。特。重。友。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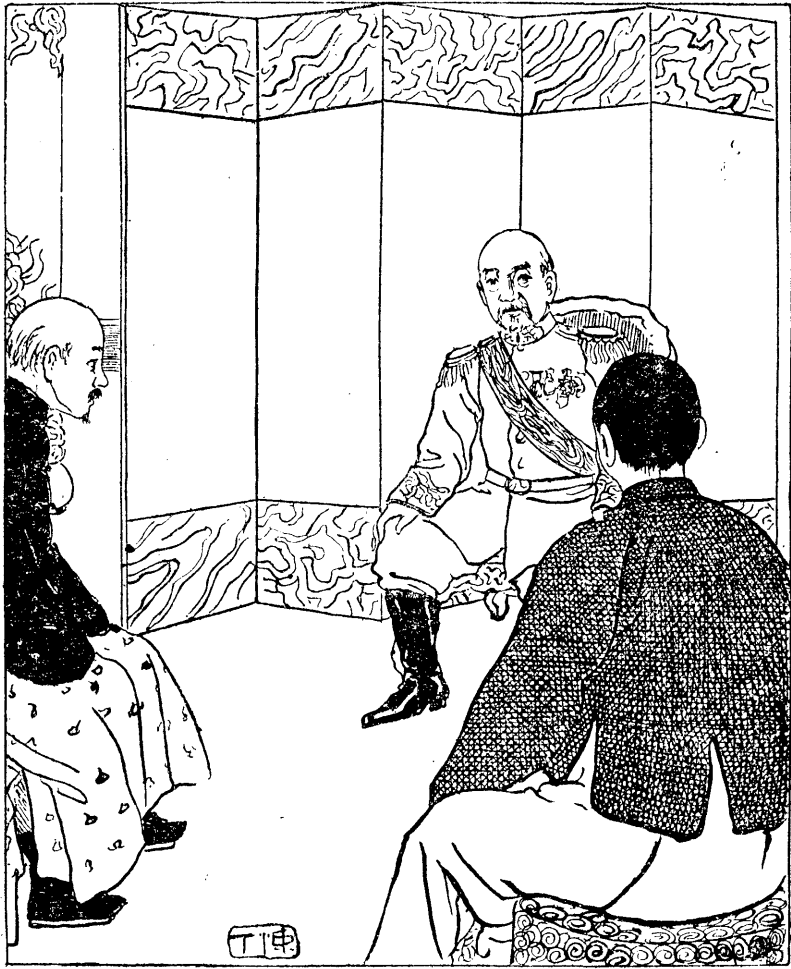
第十八回 因夢得夢政客有家奴 言愁欲愁司農成債主

侯士孫怕發不到財既怨人又怨天一味價搔頭抓耳金日升笑道算了算了你不但想發財想入了魔說不定還要發癡待我來可憐你一遭罷侯士孫哭喪着臉道你不同我一樣麼還在這裏說風涼話麼金日升道是呵我同你一樣想發財你要愁我自然也要愁怎我還沒事似的呢你從這裏頭想一想便明白了侯士孫道我這回心裏有些發慌想不出什麼主意還是你說罷金日升道你要知道共德社裏雖沒一人不推重周繼殷究竟真同他關切的能有幾人我數給你聽罷一種是在社裏處了重要地位要服衆心不能不用全力替周繼殷辦這案一種是同周繼殷有生死的交情自然要把害周繼殷的人不肯放鬆一步除這兩種其餘都是泛泛的了人在人情在誰又肯爲死人真去得罪活的人只不過見大家這般說也隨聲附和着罷了所以把老方恨在心裏的果然不少單把老方恨在口裏的也儘多呢我們若要把恨老方恨在心裏的都拉攏來果然辦不到若單把恨老方恨在口裏的聚到一處也還不難你放心罷儘管問大元帥要錢去但是一百萬元的數目一釐一毫也不能少這幾句話鬚鬚是拘魂召魄的靈符把個垂頭喪氣的侯士孫說得重新眉飛色舞起來說道透關極了你幾時從人心裏鑽過一回金日升笑道辦大事的人識不透人情物理還辦得成麼我問你大元帥那裏你究竟去不去侯士孫道去的去的只是大元帥若然問起怎麼要這許多該怎樣答覆你還得替我想一想金日升笑道這

有○何○難○選○舉○人○要○的○錢○不○妨○說○得○大○些○外○州○外○縣○的○費○說○少○一○萬○八○千○也○可○將○就○說○多○二○三○百○萬○也○不○愁○開○銷○不○了○你○須○隨○機○應○變○不○是○能○有○一○定○章○法○的○但○我○想○大○元○帥○做○人○沒○件○事○不○走○嚴○刻○的○一○路○單○這○錢○字○却○走○寬○的○路○只○要○合○了○意○自○來○不○會○同○人○計○較○過○況○且○我○們○把○會○辦○成○我○們○就○算○沾○點○光○是○有○限○制○的○大○元○帥○自○己○沾○的○光○却○沒○限○制○了○大○元○帥○在○利○害○上○面○自○然○想○得○比○我○還○透○澈○望○我○們○成○功○自○然○也○比○我○們○還○着○急○我○看○不○見○得○仔○細○盤○問○你○呢○不○過○有○個○預○備○自○然○比○沒○預○備○好○些○侯○士○孫○道○都○領○教○了○我○明○天○就○去○說○運○動○選○舉○人○要○五○十○萬○總○分○會○開○辦○費○又○要○五○十○萬○不○多○說○別○的○你○看○好○麼○金○日○升○道○好○是○好○但○還○有○一○件○事○你○曾○想○到○麼○侯○士○孫○道○還○有○什○麼○事○呵○我○倒○想○不○起○金○日○升○道○共○德○社○大○同○會○的○選○舉○人○月○月○都○問○社○裏○會○裏○要○津○貼○若○然○出○了○共○德○社○進○我○們○的○會○只○有○開○首○幾○千○元○過○下○去○一○文○沒○有○着○落○他○們○不○會○跳○出○我○們○的○會○再○進○別○的○會○社○麼○因○此○還○得○要○這○一○宗○按○月○的○津○貼○這○是○第○一○層○有○了○會○一○定○要○有○房○子○有○了○房○子○一○定○要○有○住○房○的○辦○事○人○有○辦○事○人○一○定○要○有○伙○食○此○外○還○有○電○費○哩○郵○費○哩○印○費○哩○那○一○項○少○得○了○因○此○還○得○要○這○一○宗○按○月○的○開○支○這○是○第○二○層○你○剛○說○大○元○帥○在○目○前○要○減○輕○選○舉○會○的○反○對○在○將○來○要○選○不○到○第○二○人○纔○用○着○我○們○是○把○兩○件○事○看○得○一○般○重○其○實○選○舉○會○說○的○話○大○元○帥○何○嘗○有○一○句○聽○過○有○時○選○舉○會○把○大○元○帥○說○的○話○駁○回○了○大○元○帥○又○何○嘗○有○一○件○改○過○大○元○帥○說○空○擔○個○虛○名○其○實○選○舉○會○裏○的○選○舉○人○也○空○兼○了○代○表○的○虛○名○大○元○帥○很○不○必○借○重○到○我○們○頭○上○所○以○把○你○請○去○繞○灣○兒○說○得○你○自○行○獻○策○老○實○一○句○話○只○爲○選○舉○罷○了○這○選○舉○是○件○什○麼○事○我○們○光○爲○分○這○五○十○萬○元○替○他○挑○上○這○副○重○擔○依○舊○算○不○過○來○必○得○有○大○元○帥○一○天○我○們○就○有○一○天○的○好○處○這○是○第○三○層○明○天○見○了○大○元○帥○你

都。得。說。一。說。這。幾。句。話。聽。得。侯。士。孫。把。個。頭。點。得。篩。糠。似。的。直。到。金。日。升。說。完。纔。拾。起。來。對。着。金。日。升。說。道。你。真。想。得。周。到。我。想。按。月。再。問。大。元。帥。要。十。萬。元。你。看。不。少。麼。金。日。升。道。要。講。按。月。用。欸。滿。鋪。着。不。過。五。萬。元。餘。五。萬。元。給。我。們。分。享。也。儘。數。了。侯。士。孫。道。既。如。此。明。天。我。準。照。你。的。話。去。講。你。能。同。走。一。遭。麼。金。日。升。道。也。好。明。天。是。你。來。還。是。我。到。你。這。裏。來。侯。士。孫。道。我。坐。汽。車。快。我。來。約。你。罷。兩。人。這。一。席。談。直。談。到。三。更。時。分。侯。士。孫。不。及。再。出。應。酬。只。留。金。日。升。小。酌。數。杯。匆。匆。吃。過。飯。一。個。出。門。一。個。回。房。樓。着。姨。太太。告。訴。他。許。多。好。處。連。姨。太太。也。滿。眼。睛。只。是。笑。家。人。竊。聽。已。久。知。道。主。人。即。日。要。交。好。運。天。落。饅。頭。狗。造。化。自。己。自。然。也。有。一。分。便。也。不。似。早。上。的。倔。強。早。替。主。人。把。汽。車。雇。好。那。夜。睡。裏。夢。裏。只。見。滿。牀。滿。地。滾。來。滾。去。的。都。是。白。生。生。亮。晶。晶。的。銀。絲。小。錠。只。怕。旁。人。來。搶。張。大。了。眼。睛。老。守。直。守。到。天。明。聽。見。上。房。老。媽。一。疊。連。聲。喊。洗。面。水。喊。點。心。知。道。老。爺。姨。太太。都。起。來。了。趕。緊。一。骨。碌。從。床。上。扒。起。披。好。衣。服。兩。手。把。眼。睛。擦。一。擦。奔。到。上。房。打。紙。窗。底。下。扮。個。鬼。臉。又。偷。偷。的。把。頭。貼。在。窗。縫。張。見。姨。太太。正。坐。在。牀。邊。裏。脚。老。爺。站。在。桌。邊。一。面。洗。臉。一。面。將。指。頭。蘸。了。水。彈。到。姨。太太。臉。上。姨。太太。笑。嘻。嘻。的。只。把。身。子。左。閃。右。閃。的。躲。正。看。得。出。神。哩。忽。地。撲。的。一。下。着。在。頭。上。原。來。是。個。老。媽。敬。了。家。人。一。個。栗。子。還。也。扮。個。鬼。臉。又。悄。悄。說。道。你。要。死。也。得。揀。個。好。日。子。敢。情。給。老。爺。瞧。見。了。家。人。把。舌。頭。一。伸。悄。悄。退。下。幾。步。把。身。子。豎。起。咳。聲。嗽。喊。了。一。聲。道。回。老。爺。汽。車。來。了。侯。士。孫。在。房。內。聽。見。就。催。點。心。姨。太太。也。巴。不。得。老。爺。早。些。走。提。高。了。喉。嚨。幫。着。催。把。個。當。廚。的。催。得。手。忙。脚。亂。纔。送。上。去。侯。士。孫。胡。亂。吃。畢。坐。上。汽。車。約。了。金。日。升。又。到。大。元。帥。府。裏。來。喜。得。這。天。客。少。等。不。到。兩。個。時。辰。便。進。了。延。秋。閣。正。是。大。元。帥。時。常。會。客。的。所。在。兩。人。

見了大元帥的面灣了腰差不多把個頭貼到地上恭恭敬敬行過一個大禮大元帥只將手一招先向主位坐定兩人纔敢就坐把昨天商量的話揀要緊的說了一遍大元帥仰首想了一回纔道辦法甚好



面低低對金日升道大元帥叫我們找大司農你看是就去的好還是緩一日呢金日升道要去自然就

一百萬元的開辦費十萬元的經常費也不算多你們可找大司農去商量兩個人你看我一面我看你一面還算金日升膽大扁着身子回了一句道回大元帥的話大司農若不依呢大元帥微微一笑道你就說是我的主意叫你們去商量的兩人同應一聲嗒見大元帥把茶碗一端便一齊立起先把雙足一並將身立正纔慢慢退到閣門大元帥只一點頭已掉轉身候別的客入見侯士孫一面走一

去只是戚子期這個人你同他熟不熟侯士孫道見過幾面的却沒什麼交情你怎樣金日升道我只在選舉會見過一次覺得這人有些難說話你看怎樣侯士孫道別管他我們是傳大元帥命的他敢違抗大元帥麼金日升點點頭出了府門同上汽車逕到大司農府投進名帖少停裏面喊聲請有人引兩人進了客廳坐定了纔見戚子期慢慢踱出來同兩人招呼過先開口道這個大司農府變成一個大債戶了兄弟便是個大債主天天要同一班討債的打官司真把我麻煩死了兩位有什麼見教請快說兄弟可沒多大的閒工夫金日升見這話來的突兀想把大帽子壓住他搶着說道回大司農的話晚生是奉大元帥命來的戚子期把頭一仰說道吠奉大元帥的命有什麼事呢金日升道大元帥命晚生來問大司農要一百萬元戚子期道吠要一百萬元是做什麼用的侯士孫道回大司農的話大元帥命晚生們辦個會這一百萬元便是會費戚子期冷笑道他老人家說的好輕巧話兒一開口就是一百萬元不管大司農府有沒有這宗差使我真幹不下了老實對你兩位說罷不要說我現在沒錢就是有錢也有許多正項開支等在這裏要那裏能彀憑他老人家提作什麼會費這幾句鬚鬚一個霹靂直打進兩人當頂心去滿眼睛只見火光幾乎連對面坐的人也辨不清他的面目只好強打精神想駁他幾句不想戚子期已端起茶碗說了一聲請兩人如何好坐只索辭出上了車一路痛罵戚子期不該這般奚落侯士孫又抱怨自己的命運不濟偏撞着這個活死人直罵到金日升門口日升要下車侯士孫道我氣苦極了你索性同到我那裏消消停停到飯莊子上吃杯酒消消這口悶氣金日升道也好又道我想這節事還得去找大元帥請他的示或者還有幾分希望侯士孫道今天不好再去我們也得預先商量一番話

還是明天去罷。那汽車走動了，連風也要趕過頭。侯士孫霎霎眼已望見自己家門門口也停着部汽車。心裏疑惑道：「敢是姨太太要出門，只不該這般早呵！」却見家人遠遠迎過來，在車邊回道：「杜亦曾老爺來拜已等了好半天。」侯士孫便同金日升一齊下車進門，到客廳見杜亦曾正拿一本書，躺在軟椅上看。侯士孫道：「對不住，對不住，累亦公候久了。」杜亦曾笑嘻嘻立起道：「這算什么？又同金日升招呼道：「原來日公是同來的。」回頭對侯士孫道：「聽說士公連日去見大元帥，可是有什麼好消息也得給兄弟一個信。」侯士孫覺得礙口，支支吾吾說不出轉是金日升爽快把大元帥兩番的話詳細說個遍，又加了些點。臨了纔說：「士孫主意要去找大司農，不想戚子期這個人只一味寒蠢氣，不肯直捷痛快的答應。我們明天打算再去見大元帥呢。」杜亦曾凝神靜聽，直等金日升說完纔哈哈笑道：「士公只找閻王不知找判官，錯了，錯了，可知這些秘密事務全不在大司農手裏，管怎好問他要錢？我教你一個去處罷。」正是

失志在歧路 獻策來高朋

第十九回 杜亦曾特通密信 方糧台明索扣頭

杜亦曾聽金日升說侯士孫奉大元帥的命要辦一個會去問大司農要錢，戚子期偏不肯直捷痛快的答應，哈哈一笑道：「士公只找閻王不知找判官，錯了，錯了，可知這些秘密事務全不在大司農手裏，管怎好問他要錢？我教你一個去處罷。」侯士孫道：「照亦公說，難道秘密事務也別有秘密的經理人麼？」杜亦曾道：「是呵，多着哩，還不止一個人。」大元帥在這上頭真有些神出鬼沒，叫人捉摸不到的手段，即如會社的事，每一個會總有幾個人在裏面接洽，講到款項却又不是這幾個人能穀，獨自料理，另外有人在暗

中經管兩公難道都沒打聽過麼。侯士孫金日升齊聲應道：「我們雖也在會社裏奔走了許多年，却從來不曾經手過銀錢，也就從來不會在銀錢上頭留過心。聽亦公所說，真是如聞異書了。」杜亦曾微笑道：「如今自己要辦會，却不能不留心了。」金日升道：「替大元帥經手會社款項的，究竟是那一位？亦公何不說明了？好待我們去商量。」杜亦曾道：「大元帥有個通譜的，本家姪子兩位，可認得麼？」侯士孫道：「是那一位名字？叫什麼？」金日升道：「我猜一猜，是不是單名一個嚴字？」現當着大元帥親軍糧台總理的杜亦曾點頭道：「正是此人。明說是個糧台總理，暗中却兼充了外賬房。大元帥一切秘密用款，雖不盡是他一人經手，但講到會社一面，一大半都在他手上。」大司農幾曾過問兩位，怎不找方嚴倒去找戚子期？侯士孫金日升兩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好說是奉大元帥的命，也還有些似信不信的。半晌，侯士孫又問道：「聽說大元帥的外賬房早派了魏世伊，怎又跑出一個方嚴來？」杜亦曾笑道：「不差，果然早有個老魏，但要曉得大元帥的性格，無論何事都要獨攬大權，就無論何事都不肯獨信一人。何況這外賬房是第一個緊要去處，大元帥肯專任老魏麼？并且老魏不過一個幕僚，方嚴究竟是本家姪子，要講親信，老魏還趕不上方嚴。不過老魏才氣縱橫，方嚴也蓋不住他罷了。」金日升點頭道：「都領教了。只我兩人都同方嚴素昧平生，驟然開口要錢，覺得有些冒昧。亦公既深知方嚴這個人，諒有交情，能修書替我們介紹，若得事成，都要感激亦公的。」杜亦曾道：「我們都是自己人，既說不到感激的話，況且我不過來報個信，也無功可居的。至於那封信寫也，使得不寫也，使得侯士孫面上現出一種詫異的顏色，嘴裏說道：『這話來得突兀。』亦公是別有見地呢？還是不肯替我們玉成呢？」杜亦曾大笑道：「士公太多心了。我爲什麼不肯替兩位玉成？要曉得大

元帥這個人機變百出做事又極神速兩位前一步走大元帥後一步必就通知了方嚴兩位儘管找他商量去決不嫌冒昧的侯士孫金日升兩人肚裏各有一句話是既然這樣大元帥何以不叫找方嚴倒只叫找大司農嘴裏却不好說對想了半天兩個人四隻眼不約而同的相到杜亦曾身上金日升先問道大元帥通知方嚴的話亦公是猜測的呢還是實實在在先得了消息呢杜亦曾覺得兩人都起了疑心便淡淡答道我不過這般猜測罷了究該怎樣辦兩位還得自己斟酌侯士孫道我想有封介紹書比冒冒失失的走去究竟妥當些亦公可肯麼杜亦曾道這有什麼不肯士公可取紙筆來我立刻便寫侯士孫隨手取幾張信箋送過又拔枝筆開了墨匣杜亦曾提筆便寫一回兒寫好又問侯士孫要個信封一齊寫完遞在侯士孫手上又對金日升道方嚴經手的事太多白天去怕見不到面就算見了也不便長談最好晚間亥正光景過去我信上已寫明白再通個電話約他在廡裏老等可好不好金日升道亦公的意思是叫我們今晚就過去麼杜亦曾道巧速究竟勝似拙遲我想是今晚去的好兩位意思怎樣侯士孫一面把信遞給金日升看一面接道可以可以就請亦公去約方嚴罷杜亦曾點頭走到電話箱邊搖鈴取筒說了一回話回過來對兩人道方嚴已約定了準今晚亥正在廡裏專候兩位侯士孫金日升兩人打大司農府裏出來一肚皮的牢騷只想借酒排遣那裏料到纔回家便有個杜亦曾在客廳等候客廳有客不算奇事又那裏料到杜亦曾竟通個祕密消息并且爽快寫封書替兩人介紹這真是絕處逢生了兩人怎得不喜又怎得不感激便千恩萬謝說了無數好聽的話還約他同上飯莊杜亦曾酒醉飯飽起身告別兩人無心去訪朋友也無心料理別的事這時汽車早打發回去了便雇一部

馬車到戲園裏聽了一本戲。挨到天黑。揀一家僻靜所在。草草吃罷飯。到教坊裏開了幾個盤子。纔回家。重坐汽車。尋到方嚴處。遠聽報時鐘恰好。正報亥正車一到門。那邊家人見了名帖。便笑回道。主人正候兩位老爺哩。執一盞羊角燈。引兩人經了好幾重門。走到一間小小的客坐。却鋪陳得十分富麗。壁上掛滿了名人墨蹟。兩人正逐條細看。只聽一陣脚步聲。走進一個方面微鬚的人。滿面現着笑容。同兩人握了手。說了幾句久仰。豈敢的客套話。纔歸到正文。方嚴笑問道。亦公來書。只講個大概詳細情形。兄弟還是茫然。須請兩位見教呢。兩人便把大元帥的意思。自己商量的辦法。一齊說出。方嚴一手拈鬚。一手執了一捲烟。對兩人說道。兩位既把這件事回過大元帥。兄弟有個不帮忙的理。麼不過數目似乎大些。能減少不能。侯士孫道。兄弟同金日翁商量過幾次了。要辦須結實。辦纔對得起大元帥。數目若減。只怕辦不動。方嚴道士翁的話。自是實情。不過如許。鉅款兄弟只怕湊不出。所以要同兩位商量。金日升見方嚴的神情。不是真嫌數目大。似乎別有深意。便接口道。閣下是很高明的。看該怎麼辦。便請指教。沒有不好商量的。方嚴不答。把捲烟銜在嘴裏。吞雲吐霧。般把烟吸盡。纔說道。這麼辦罷。兄弟明天請亦公來。斟酌一番。再請他來復兩位。的命。總之兩位的事。髣髴就是兄弟自己的事。總要讓兩位把會辦成。兄弟纔能卸肩。兩位請先放心罷。侯士孫道。既然如此。兄弟同日翁准在明天候。亦公的信。但有一句話。要先問明。若然。款目說定了。幾時纔可來領呢。方嚴道。這倒不是一時領得齊的好。在兩位都不是外人。兄弟纔敢露個密信。若然。這幾天內。那一天有了借債借成的信息。那一天便是兩位領款的日期。兄弟現在也正等着呢。侯士孫還打算再問幾句。金日升料方嚴不肯細說。對他遞個眼色。立起身來。方嚴殷殷勤勤送

出大門又握手告過別，眼看兩人上車纔回進門去。路上金日升對侯士孫說道：「方嚴的意思你猜着不曾？」侯士孫道：「我也有些覺得了。」金日升道：「今天不及細商了，明天飯後我到你那裏。」侯士孫道：「亦會到再說罷。」侯士孫點點頭，先送金日升歸廬，纔自回家安寢。直睡到報時鐘上短針指到午初，家人報說：「杜老爺已來了。」方纔起床梳洗，又令家人打電話去請金日升。點心也不會吃，便進客廳，同杜亦會寒暄了幾句說起昨夜見方嚴的話。杜亦會道：「我今早也見過方嚴了，他有句打破後壁的話，只要大家面上敷衍得過，他決不來挑眼的。」侯士孫道：「這句話怎麼講？」杜亦會笑道：「士公是很漂亮的，似乎不必兄弟多講了。」侯士孫道：「難道他當作借債一例也想要個回扣麼？」杜亦會又笑道：「雖不定這樣，却也近情。」這時候金日升已請到了，聽杜亦會接着說道：「本來兩位要的數目未必一定不能減也，未必一定要這許多。」方嚴在這節事是很有經歷的，兩位倒得細細斟酌。金日升道：「就要回扣也得有個數目。」呵，杜亦會伸着兩個指頭道：「是這些。」我看兩位還是應承的好。金日升便拉侯士孫到一邊低聲講了半天話，纔過來對杜亦會道：「遵命，便請亦公替我們回覆。但是款子須請早些發，我們纔好早些辦事。」杜亦會道：「方嚴昨夜不曾講過麼？」須等借款呢？」侯士孫道：「不差，我正要問這指的那一項借款，是那個經手的？」呵，杜亦會道：「老魏罷了，說起來話長哩，正是。」

但願通財來海客，莫憂仰屋到司農。

第二十回 弄玄虛能敗能成 望金錢又驚又喜

侯士孫先聽方嚴說借款那一天成辦會的款，就那一天領這回，又聽杜亦會也這樣說，急問這指的那

一項借款是那個經手的呵杜亦曾道老魏罷了說起來話長哩原來魏世伊自進大元帥府當了總文案兼管了外賬房可算平生第一知遇也就盡心竭力的報効這位大元帥但見大元帥用錢水一般四面分流水的來源却像四時遇了冬井涇澤涸大元帥雖不計算魏世伊却十分動念同幾個心腹謀士密地斟酌大家意思都以爲現在的實權都在各州元帥手上大元帥下個令若然各州元帥有一個說行不得只好收回所以要从裏面設法不論是節流或是開源沒一件不是空談裏面既想不到方法自然而然的想到外面要講外面除問他借債還好開口一說到加稅東也有牽制西也有牽制決不是一朝一夕能穀成功的事譬如一個人餓的慌了別人對他說道待我割起稻來打起米來煮飯給你吃哈哈等你稻割好米打好要煮飯時那餓夫早到枉死城中投到了要講借債若然只想一月兩月的敷衍譬如一個窮人窮的久了與其今天問人借升米明天問人借的百十文青銅錢成個住家的乞丐不如索性大大借注錢做出些事業出來老話說瓦爿也有翻身日或者還有否極泰來的日子等這意思決定了大家又把種種借債的方法商量妥當魏世伊纔到府在大元帥跟前密地獻策大元帥當時只贊是個好主意却沒有下文魏世伊以爲事情重大大元帥也得詳細打算不是一句兩句話便能決定因此不會放在心上不想過了幾天外面紛紛傳說這幾天波斯商人差不多把大司農府地板都要踏穿這大司農便是上回所說的戚子期同大元帥是幾輩子的世交又沾些親誼在前朝也做過一回官解職以後開典當買鹽票改做了商人大元帥也把家資拿出來同他合夥那交情越發厚了戚子期本沒心腸再做官大元帥爲大司農專管銀錢出入不放心叫別人做髣髴劉備三請諸葛亮一般纔把戚

子期請出戚子期。起初以為大司農府還是前朝舊樣。外面儘管逢人便愁窮。其實裏面不但儘穀開銷。還大大有些生發。也就欣然到任了。到任以後第一件事是盤查銀庫。要講前朝大司農府的司官逢着堂官點派了盤庫的差使。髣髴得了寶貝一般。喜的睡裏夢裏都是笑。一班庫丁鑽頭覓縫。得了查庫老爺的名姓。趕緊到厲伺候。到查庫那天。庫房外擺起一張公案。司官面南坐定。標了啓封日期。點了庫丁名姓。庫丁便一個個赤條條地上來。把庫門封條揭下。就公案前請了鑰匙。開了庫門。一個個都赤條條地進去。這時庫門前橫張板凳。庫丁出門時打起虎勢。從板凳上跳過來。其實肛門裏面早塞滿了銀絲。小錠。庫丁尚且如此。堂官司官就不必細說了。那裏料到這時的司官見戚子期。點派了這個差使。只抿着嘴現出一種待接不接的神氣。戚子期見着說。異連聲追問。逼得幾個司官沒奈何。纔道回大司農。很可不必要了。現在銀庫裏不但不似前朝藏着整千整萬的銀子。連些鎮庫元寶也不知飛到何處去了。戚子期大驚細細一查。纔曉得現在的大司農不比從前。天天算進項。却要天天打飢荒。見了大元帥抱怨不了。恰恰魏世伊來獻借債的策。大元帥便密地交給戚子期去辦。戚子期便招一班波斯商人到府來。商外面便傳開了這個消息。吹到魏世伊耳朵裏。咳。梅子尚且含酸。何況是人。魏世伊早有幾分不自在。只為戚子期是個大司農。就情字上講。大元帥似欠些就理字上講。魏世伊却爭不過戚子期。氣了幾天。也就丟開了。不想跑出一個林省三。暗暗把總文案奪過去。不想又跑出一個方嚴。彰明較著的也兼管了外賬房。魏世伊纔曉得這位大元帥並不是真正知己。纔想顯些手段。給大元帥看。恰巧來個胡日章。同這班波斯商人的經理。素來有些首尾。波斯商人也肯聽他。一句兩句的話。魏世伊便約胡日章。天天

招了這班經理在一處賭。却天天把些話去嚇他。不是說戚子期坐的那把椅子怕不穩。選舉會裏都想攆他走呢。就是說大元帥冤家耐多了。能穀不出大亂子。已經要靠百姓的福氣。那裏能望聯任呢。嚇的這班經理都怕。這番借的債靠不住。要帶累自己便也。天天在波斯商人跟前絮聒。叫不要借波斯商人信了。這班經理的話回絕了。戚子期從此大司農的飢荒便打不開。大元帥要用錢也處處礙手。那位糧台總理東拼西湊弄的錢。要求這班親軍不開事。不能不先儘他開發。却顧得這頭便顧不得別頭。一個外賬房頓時就要坍下來。大家明知魏世伊搗的鬼沒法奈何他。還要低一頭在他跟前求教。魏世伊纔去引了一班大秦商人來見大元帥。當面問他借錢。大秦商人應承了下來。商量合同的條款。還不是一天兩天能穀定局。哩杜亦曾詳細說了一遍。又千叮萬囑道。這件事祕密得很。連戚子期也只知道些風聲。不知道其中曲折。兩位斷斷不要在外面張揚。萬一方嚴知是我漏的消息。要招他怪的。侯士孫道。我知道決不多說的。我也但願借款成我的會也。辦成了。金日升道。不是我性急。從大元帥交諭那天算起。今天已是第三天了。該辦些頭緒。給大元帥看。纔不枉他老人家這番屬望。若只管一天一天宕下去。太顯得我們絕無能力了。侯士孫道。不是我不着力。沒有錢。怎能辦事。我見了大元帥。不怕沒有話說。諒大元帥也決不怪我們的。金日升道。我看究竟是從速的好。亦公能替我們再見方嚴問他。先借二三十萬元。讓我們預備麼。杜亦曾沉吟道。二三十萬元。這時糧台上怕也拿不出哩。又想了一回道。罷罷。待我去見方嚴。同他商量了。再來回覆罷。日公晚間可到這裏來。金日升道。可以。但請亦公約個時辰。杜亦曾道。我亥初準到說罷。告辭。侯士孫金日升送他上了汽車。到各處酬應了一回。晚間仍在這間客廳候

杜亦會各懷一個鬼胎。只怕他帶個拗口風來倒變了一雙啞子。除咳幾聲嗽吐幾口痰。客廳裏更沒第三種聲息。上房姨太太聽了。覺得詫異。偷偷的到窗下張看家人。見了趕緊過來。偷偷的說道。底下是石頭姨太太仔細滑着。要不要家人來扶姨太太搖搖手。又伸指頭望門外一指。家人回頭聽門外汽車聲響。料是杜亦會到了。不敢留戀。趕緊奔出。接了帖。引進客廳。侯士孫金日升一齊立起。見杜亦會面上含着笑容。料有幾分指望。那鬼胎便落了一半。杜亦會坐定。搖頭笑說道。慚愧得很。不能如兩位的意思。怎好。侯士孫金日升一嚇。那鬼胎又提到心口。把喉管也塞住了。却見杜亦會抬起一隻手在衣袋裏摸索。摸出一個厚紙包。放在桌上。侯士孫金日升不知他包裏是什麼。那鬼胎便把心口當作康莊大道。橫衝直撞起來。却聽杜亦會說道。我見方嚴再三替兩位說。請他斟酌。先發一半。讓兩位開辦。他道。選舉會的挑眼一天甚似一天。大元帥幾乎沒有一時一刻不擔憂。幾個能穀吐露心腹的大元帥。見了面。總歎氣說。這個家當不了。只好別讓賢。能侯士孫又是一嚇。期期艾艾的說道。這這如何。使使得這這如何。使使得杜亦會笑道。大元帥不過這麼說罷了。并且背後的議論。還不好算數。哩。當真行這一着。我料選舉會裏必有許多人。要挽留他老人家。金日升把胸脯一拍。道。我便是第一個。杜亦會道。所以方嚴說極望兩位。早早把會辦成分了。共德社的勢力。大元帥也好少操許多心。無如這兩天。糧台上只有出款。沒有進款。湊不上整數。來只好酌量盡點意思。囑我送過來。請兩位先行布置好。在老魏午時進府報說。合同將要商定。總在十日內。便可交款。到那時。糧台上。一准先儘兩位。這裏發也遲不到幾天。哩。一面說。一面將包解開。門內門外十隻眼睛。一齊對那包相。哈哈恰是一大束的紙幣。杜亦會一五一十數。共數到八萬。

元遞給侯士孫金日升兩人道請先出張十萬元收條好讓我去交賬兩人心口那個鬼胎這時候纔算全數落下侯士孫取張信箋提筆寫張收條同金日升都署了名交給杜亦曾等他走後金日升道我想提兩萬元作爲目前的用費其餘六萬元我們先平分了你意思怎樣侯士孫道該這麼辦該這麼辦重新又一五一十各數三萬元放入衣袋裏餘二萬元便留在侯士孫那邊過了一宵四處去看房屋在華門內相定了一所招了幾個辦事人住了進去一面分頭去約選舉人忙了幾天借款成功了方嚴把會費都發齊了南華門內來來往的過客斗見有塊粉地黑字的招牌寫着碗大五個是東方同志社侯金兩人便做了正副社長侯士孫興頭的了不得事罷回家家人報道汽車已送來了除了二千元定洋找付了五千元那部汽車又寬又講究除老爺別人也不配坐老爺可要過一過目侯士孫道一定好的不消看了不消看了匆匆跑進上房去尋姨太太一眼便見一張條子上面寫着某月某日假某地爲周繼殷先生開追悼大會務請惠臨下面是女子共德社具的名嚇得侯士孫把舌頭伸得活像一個吊死鬼正是

千金剛入手 一紙又喪魂

第二十一回 侍妾作偵探難爲夫主 幕僚引刺客獨坐平章

一個東方同志社造化了侯士孫有幾個腰纏十萬逐月還有大大的進項窮人暴富怎不喜歡等到社裏事畢回到家中興匆匆走進上房要尋姨太太追歡取樂不想纔一進房便見桌上有張條子上面寫着某月某日假某地爲周繼殷先生開追悼會下面具名的是女子共德社侯士孫嚇得把舌頭伸出半

响。收。不。進。去。竟。活。活。是。個。弔。死。鬼。難。道。周。繼。殷。的。陰。魂。追。了。侯。士。孫。的。命。麼。哈。哈。冤。有。頭。債。有。主。侯。士。孫。須。不。是。周。繼。殷。的。冤。家。却。別。有。一。人。恰。是。侯。士。孫。一。時。一。刻。拆。不。開。的。死。冤。家。活。對。頭。侯。士。孫。性。命。髣。髴。被。他。一。把。捏。緊。叫。侯。士。孫。如。何。不。嚇。扮。弔。死。鬼。正。扮。的。活。像。却。見。門。簾。掀。動。嬌。嬌。婷婷。走。進。一。個。玉。人。名。叫。華。月。芳。曾。在。廣。陵。當。過。幾。年。瘦。馬。鴉。兒。愛。鈔。姐。兒。愛。俏。結。識。的。俏。人。兒。要。記。名。字。須。用。黃。豆。一。粒。一。粒。的。數。數。差。了。得。重。數。這。時。却。做。了。侯。士。孫。朝。朝。暮。暮。同。衾。共。枕。的。姪。人。平。白。地。見。個。弔。死。鬼。坐。在。他。香。閨。繡。閣。遏。不。住。小。鹿。兒。在。胸。頭。亂。撞。更。一。細。認。不。是。別。人。就。是。現。在。朝。朝。暮。暮。同。衾。共。枕。的。侯。士。孫。頓。時。粉。臉。兒。收。盡。紅。霞。變。成。鐵。青。青。的。面。龐。竟。活。活。是。個。母。夜。叉。拍。的。一。聲。坐。在。床。邊。蹣。起。一。隻。腿。擱。在。膝。上。自。弄。行。纏。鼻。子。裏。連。哼。幾。聲。冷。笑。道。你。裝。這。鬼。樣。兒。嚇。誰。侯。士。孫。聞。聲。又。是。一。嚇。却。把。舌。頭。嚇。進。低。頭。又。把。那。張。條。子。一。看。拿。在。手。中。扮。個。笑。臉。兒。對。月。芳。問。道。這。張。條。子。是。從。那。裏。來。的。月。芳。冷。笑。道。女。子。共。德。社。具。的。名。自。然。便。從。女。子。共。德。社。來。何。消。多。問。侯。士。孫。道。送。給。誰。的。月。芳。又。冷。笑。道。你。幾。時。瞎。了。眼。睛。不。見。上。面。寫。着。我。的。名。字。麼。自。然。是。送。我。不。是。送。你。難。道。你。和。女。子。共。德。社。這。班。人。也。有。往。來。麼。哼。哼。當。心。着。侯。士。孫。忙。陪。笑。道。莫。冤。枉。人。我。現。在。和。共。德。社。的。老。同。志。還。一。個。個。下。了。絕。交。書。那。有。心。腸。再。同。女。子。共。德。社。這。班。人。往。來。好。人。兒。你。莫。冤。枉。人。月。芳。頓。時。雙。眉。倒。豎。雙。睛。外。凸。髣。髴。戲。場。上。串。的。黃。天。霸。却。不。用。手。只。用。口。劈。面。把。侯。士。孫。唾。了。一。口。侯。士。孫。那。敢。廝。強。只。把。袖。子。自。己。將。臉。抹。淨。聽。月。芳。又。冷。笑。幾。聲。破。口。罵。道。你。這。個。人。真。是。死。不。要。臉。共。德。社。的。老。同。志。幾。時。虧。負。了。你。便。一。個。個。下。了。絕。交。書。他。們。答。應。你。老。娘。可。不。答。應。侯。士。孫。又。陪。笑。道。好。人。兒。莫。這。樣。說。老。同。志。不。會。虧。負。我。可。也。不。會。照。應。我。現。在。我。的。感。

恩○知○已○不○是○共○德○社○一○班○老○同○志○正○是○當○今○獨○攬○大○權○的○方○大○元○帥○自○古○道○夫○榮○妻○貴○好○人○兒○我○勸○你○和○
 女○子○共○德○社○這○班○人○也○絕○了○交○罷○走○過○去○像○糖○一○般○黏○在○月○芳○身○上○又○口○口○聲○聲○央○告○道○好○人○兒○我○勸○你○
 和○女○子○共○德○社○這○班○人○絕○了○交○罷○方○大○元○帥○耳○朵○再○長○不○過○若○曉○得○你○和○女○子○共○德○社○這○班○人○有○往○來○怕○
 連○我○也○要○嗔○怪○哩○月○芳○用○手○一○推○侯○士○孫○面○龐○兒○臉○些○着○地○虧○得○扶○住○了○牀○欄○纔○得○立○定○却○聽○月○芳○啞○的○
 一○聲○笑○罵○道○你○這○個○人○真○是○吃○了○死○老○鼠○失○掉○了○膽○可○知○道○真○又○蘭○現○做○了○方○大○元○帥○的○女○官○女○子○共○德○
 社○正○在○交○時○我○和○他○們○往○來○說○不○定○還○帶○挈○你○越○發○要○受○方○大○元○帥○的○尊○重○哩○侯○士○孫○聽○了○直○跳○起○來○道○
 好○人○兒○你○莫○騙○我○真○又○蘭○幾○時○進○了○大○元○帥○府○那○個○殷○夢○秋○又○怎○地○了○月○芳○道○我○爲○什○麼○騙○你○你○是○常○在○
 外○面○走○動○的○難○道○還○沒○得○信○麼○真○又○蘭○昨○天○便○進○帥○府○一○個○月○有○八○百○塊○錢○的○薪○俸○好○不○興○頭○殷○夢○秋○沒○
 耐○心○前○十○天○家○去○了○若○不○出○京○女○官○裏○面○也○定○有○他○的○分○哩○侯○士○孫○不○開○口○一○屁○股○也○坐○在○牀○邊○一○雙○眼○
 睛○望○着○頂○篷○出○神○了○半○天○忽○地○將○雙○手○勾○住○月○芳○粉○頸○月○芳○嘴○裏○只○叫○做○什○麼○做○什○麼○那○屁○股○也○一○扭○一○
 扭○像○坐○不○住○却○不○更○用○手○推○把○個○侯○士○孫○樂○的○似○犯○人○逢○了○恩○赦○大○着○膽○子○陪○笑○央○告○道○好○人○兒○我○和○你○
 商○量○一○件○事○你○能○應○承○麼○月○芳○沉○吟○道○你○作○事○向○來○不○大○問○我○的○這○時○怎○地○要○同○我○商○量○又○要○我○應○承○我○
 却○不○懂○侯○士○孫○道○好○人○兒○須○知○我○現○在○打○的○主○意○我○不○能○做○正○要○好○人○兒○你○去○如○何○能○不○同○你○商○量○如○何○
 能○不○要○你○應○承○月○芳○道○究○竟○打○的○主○意○快○快○說○來○莫○只○學○那○婆○子○氣○惹○我○討○厭○侯○士○孫○道○好○人○兒○我○央○你○
 做○個○女○偵○探○你○可○肯○麼○月○芳○又○沉○吟○道○女○偵○探○這○是○我○自○出○娘○胎○第○一○遭○知○有○這○個○名○色○該○怎○樣○做○我○不○
 知○道○你○且○說○來○侯○士○孫○道○你○想○也○進○了○女○子○共○德○社○了○月○芳○道○是○的○我○也○不○要○瞞○你○便○是○真○又○蘭○約○的○侯○

士孫道好極了。借這機會和共德社的男社員也可聯絡等聯絡住了。就好有意無意的探他機密。告訴
我月芳又沉吟道。要說聯絡我儘幹得來。要說探他機密。我現在是你的人。你既和他們絕交。他們怎肯



淺露的聽你的話。自然便肯信你。只要你在背後和我一心一意幹事。便好報答。方大元帥的知遇了。月

信我。并且你要探他們機密。又有何用。侯士孫又陪笑道。好人兒。須知不是我央你做女偵探。正是方大元帥叫我留心物色。一個能做女偵探的人材。一個月也有好幾百塊錢。我與其荐別人。何如荐你。若怕共德社因我疑你現在的人。父子兄弟。往往各存一條心。各做各的事。難道夫婦就沒兩樣。你在外面儘管說我不是不該。丟了老同志。巴結方大元帥。他們這班人的心胸。一百個倒有九十九個是

芳又沉吟道：幹是未嘗幹不來，但被他們窺破了，不把我毀了麼？險呵！險呵！我不願意貪這幾個錢的薪俸，你還是荐別人去。侯士孫又陪笑，央告道：好人兒，你既說幹得來，莫再推託了。在方大元帥那邊辦事，的暗地裏都有人保護，沒什麼險的好人兒，你只管放心。月芳依舊沉吟道：你倒說得輕巧，一個不小心，落在他們手裏，怎麼處呢？又想了半天，就道：罷罷，我依你去幹，但是拚着性命去的，薪俸不必說，自然都要歸我格外。還要你答應我一件事，說完收起。先前鐵青青的面龐，重泛桃花，對侯士孫一笑，笑得侯士孫的真魂頓時跳在月芳身上。連聲道：依你都依你。好人兒，且說來，月芳還是沉吟不肯，即說侯士孫催問了幾次。月芳纔笑說道：從此以後，我不管你的事，你也莫管我的事，你可依麼？侯士孫覺有些刺口，一味沉吟。月芳把臉一沉，道：你不依麼？好好，我就把你說的話，到共德社裏通知了，看他們可答應。你當心着。侯士孫連聲央告道：好人兒，莫這麼辦，莫這麼辦。依你都依你，可不好？月芳又對侯士孫一笑，道：早該依我。偏你有這婆子氣，現在我們既約定了，你趕緊替我回明了。方大元帥我也要約真，又蘭到共德社走走。侯士孫道：就去就去。我今天剛買部汽車，正要試新便，叫家人去備車。那家人名叫侯福，恰恰走到門外，聽主人叫，一脚就跨進房。月芳却攔道：你替老爺另備一部馬車。這新汽車，我要坐，你快替我預備。家人一笑，走出。侯士孫也就沒法等馬車，套好便進大元帥府去。把話回明出來，到各處應酬了一番。回家時，已交子正，不想姨太太還沒回家。侯士孫冷冷清清，獨坐在書房裏，唉聲嘆氣，忽報金日升來訪。侯士孫想如此夜深，怎地又來？莫不社裏有什麼事故？連聲叫請。金日升一進書房，即囑侯士孫將家人遣出，順手將房門關緊，又把窗上的布簾也都放下。侯士孫看着詫異，又怕有人撈着自己，短處。金日升纔

來報信胸口早勃勃地亂跳。金日升又低聲道：「有件事關係重大，我特來通知你。你不曉得，你會得了信麼？」侯士孫料是自己身上的事了，慌慌張張的問道：「可是我們朋分社款外間有了風聲麼？」但不知大元帥那邊有沒有人去告發。金日升聽了，笑得打跌，笑定了。對侯士孫啐了一口道：「你竟是個膿包。這件事有杜亦曾、方嚴兩人在內，就被人撈着底，鬧到大元帥跟前也是牯牛身上拔毛，通沒要緊，你就值得這般大驚小怪。」侯士孫一顆心纔回到身上，又笑罵道：「我就算是膿包，你也太放刁了。怎麼遲不來，早不來。這時候巴巴的趕來，怎不叫人動疑。」金日升又低聲道：「莫儘說費話。我剛纔得個警信，周繼殷這案共德社得了許多證據，簡直是大元帥派的刺客連秦書勳也脫不了干係。依共德社意思，要立傳秦書勳到案，根究這件事，不越鬧越大。」侯士孫笑道：「你原來是爲這件事來的。這同我們自己有什麼相干？要你這樣着急。」金日升道：「怎說沒相干？我們兩人現在不都靠着大元帥麼？若然大元帥陡地被人推翻，我們又依傍誰來？」侯士孫笑道：「原來你也是個膿包。我問你一個大元帥是容易推翻的麼？」金日升搖頭道：「原來你還在夢裏鼓裏哩。」共德社要傳秦書勳到案，根究的意思，正要從秦書勳身上追出大元帥的指使來。到那時大元帥還躲得過麼？怕不變成一個犯人。侯士孫大笑道：「一個堂堂當國的平章，有這樣容易傳案的麼？」就算傳到了案，究竟秦書勳曾受大元帥指使，沒有怕沒分辯麼？」金日升聽侯士孫話中有話，忙道：「這案有干係的除秦書勳外，難道還有別人麼？」侯士孫道：「怎麼沒有共德社？可有人知道麼？」金日升道：「這却不會聽說過。大概只知道秦書勳罷了。」侯士孫道：「只此一端，便見大元帥的手段。你試想，既做了當國的平章，自然該學着周公的吐哺，握髮能說。他見個人就不懷好意麼？」這是大元帥預爲秦書

勛留的他步萬一真正鬧穿了也只在秦書勛身上一推這是大元帥自留地步至於暗地裏提兵調將却和秦書勛全沒相干共德社再也無從得他證據還想推翻大元帥麼那纔是做夢哩金日升道究竟這案的刺客是誰人引進那刺客的賞犒又是誰人過付你大概都知道了侯士孫點頭道外間不都疑心秦書勛的書記麼據我所曉得的這不過是表面文章實在的引線却便是大元帥心腹金日升問道是那個呢侯士孫道林省三不是大元帥第一個心腹麼他有個兄弟喚作四知現在會稽做提刑使起初只在浦江賣幾篇文章大元帥因信林省三就信他的兄弟把所有派在浦江的偵探都歸四知節制四知便做了一名偵探長所有浦江一班惡少年因此都同四知有了首尾周繼殷冒失失的在共德社裏力勸將來便推臨時大元帥做正任大元帥在他本意不過想把一本平章夢正正經經的串上一齣四知却密報大元帥說共德社要借周繼殷挾制大元帥你想大元帥肯受人挾制麼殺機遂動不肯更容周繼殷復在地上四知那時恰伴一個人到京見了大元帥又在省三那邊領了五萬元這個人便是這案刺客的首領以前却也進過共德社很替社裏辦過事因此外間還有疑心是共德社自相殘殺的哩你想大元帥辦得巧不巧機密不機密我真佩服極了金日升道却也可怕極了但你這些話可確不確侯士孫道怎麼不確四知前幾日來京我見面時曾探他的口氣他道我只伴這個人到章武並不曾同到京城你想章武離京能有多少路四知既伴這個人從會稽遠遠到了章武怎麼幾個時辰的路程忽地分開古人說得好遁辭知其所窮這便是四知的遁辭了金日升道怪不得前兩天我也聽人說會稽提刑使四知不願意再幹怕爲這案犯了共德的嫌疑我正想共德社只說秦書勛並不會疑到林

四。知。身。上。何。必。先。自。着。忙。原。來。真。有。些。毛。病。那。也。怪。不。得。要。趁。早。躲。開。了。但。是。省。三。又。怎。麼。說。呢。侯。士。孫。道。省。三。深。沉。得。很。却。沒。一。字。露。出。正。講。得。熱。鬧。忽。聽。門。外。鳴。鳴。幾。陣。汽。車。聲。金。日。升。道。士。孫。你。近。來。真。是。臣。門。如。市。了。我。來。已。是。嫌。遲。不。想。還。有。遲。來。的。客。侯。士。孫。臉。上。頓。時。紅。一。陣。白。一。陣。時。時。變。色。嘴。裏。又。期。艾。艾。的。說。道。不。大。概。是。小。妾。看。夜。戲。回。來。了。正。是。

世。事。從。來。難。認。真。莫。笑。當。場。充。傀。儡。

第二十二回 傳密信大元帥派兵 籌用款外賬房畫策

金。日。升。侯。士。孫。同。坐。書。房。正。講。得。熱。鬧。忽。聽。門。外。鳴。鳴。幾。陣。汽。車。聲。金。日。升。只。當。又。有。客。人。來。侯。士。孫。期。艾。艾。的。答。道。不。大。概。是。小。妾。看。夜。戲。回。來。了。果。然。是。侯。福。駕。車。載。了。姨。太。太。回。來。又。將。碗。燈。照。着。一。路。嘻。嘻。哈。哈。逕。進。上。房。侯。士。孫。熱。刺。刺。地。有。些。坐。不。定。金。日。升。在。懷。中。掏。出。時。計。一。看。便。道。遲。了。遲。了。已。交。丑。正。了。我。也。要。回。去。了。侯。士。孫。也。不。更。留。金。日。升。臨。走。時。又。低。低。說。道。無。論。是。秦。書。勛。是。林。省。三。替。大。元。帥。引。進。刺。客。總。之。有。了。這。案。將。來。正。任。大。元。帥。的。選。舉。終。不。免。有。些。窒。礙。我。們。既。替。他。挑。了。這。副。擔。倒。要。當。些。心。哩。侯。士。孫。那。有。心。情。多。說。話。隨。口。答。應。幾。個。是。直。送。金。日。升。上。車。回。進。上。房。見。了。姨。太。太。的。面。自。有。一。番。唇。舌。究。竟。是。得。人。錢。財。與。人。銷。災。金。日。升。臨。走。幾。句。話。心。坎。裏。到。底。撇。不。開。并。且。白。天。在。大。元。帥。面。前。把。那。個。華。月。芳。說。得。是。女。中。少。有。的。奇。才。一。個。女。偵。探。已。穩。穩。到。手。不。爭。便。是。自。己。打。翻。他。只。好。忍。口。氣。胡。亂。睡。在。一。處。照。這。樣。糊。糊。塗。塗。的。過。了。幾。天。周。繼。殷。追。悼。會。也。已。經。過。月。芳。忽。地。絕。早。回。家。見。侯。士。孫。不。在。叫。侯。福。四。下。裏。把。他。找。回。開。口。第。一。句。便。道。你。那。東。方。同。志。社。我。勸。你。趁。早。收。了。罷。侯。士。孫。

驚道這句話怎麼講我現在文不做上卿武不做元帥一個月許多開銷單靠選舉會裏幾個錢別的不講只講電燈一項外面打馬棚算起裏面打廚房算起通共二百四五十盞你想該多少錢能穀支持不能不虧那個社早就癱了下來怎麼收得了呢月芳道你不肯收也罷但是到了收不得不收不得的時候莫怪我不會勸你侯士孫詫異道我真不懂你究竟打的什麼算盤月芳道你還不懂麼你那個社除了大元帥便沒別的來源却不知大元帥是座冰山不久便要自己顧不得自己還能顧你麼你不及早回頭我老實告訴你一句話却不能一輩子跟你過這種不三不四的日子侯士孫越發詫異道你可是發瘋麼怎麼好端端咒起大元帥來就算要同我決絕也不該這樣呵月芳道我為什麼要咒大元帥為什麼願意同你決絕你也不問個備細麼侯士孫道是呵算我差了是怎樣一個備細你且講給我聽月芳道黃亦香丟了官你知道麼侯士孫道怎麼不知道他那都監的缺早就換了人了還等你告訴我月芳道你可知道黃亦香怎地丟的官侯士孫道難道也有別的講究麼我却不知道月芳道這消息本來秘密得很我是聽真家姊妹說的就爲周繼殷追悼會那天說錯了幾句話大元帥氣的要不得纔撒了他的差侯士孫點頭道不差那天黃亦香說的話竟坐實周繼殷這案的刺客是受京城裏的指使我當時聽了也覺難受無怪大元帥要生氣了但是黃亦香是秦書勛派過去的可要帶累老秦麼月芳道只聽說大元帥很奇怪老秦不該派這種昏蛋帶累不帶累還說不定但你要曉得共德社本異口同聲的把這案坐在大元帥頭上再經黃亦香這一說越發有了把柄我剛從共德社來知道他們昨夜會開密議這案若單從國法一面辦周繼殷的冤終究不能分明因此有人力主復行革命又怕一班小百姓疑他

們無故生事纔想宣布大元帥的罪狀使人人心上都覺現在的大元帥不該容他一日在位他們就容
 易成功你想這計較利害不利害你道我發瘋我看你一味幫大元帥的忙連自己死活都不及顧那纔
 是發瘋呢侯士孫細細想了半天纔開口道方大元帥是何等人物就革命也莫想把他推倒共德社簡
 直不知道度量力兩句話是怎麼講我們切不可跟他胡鬧我想你自當女偵探後這次纔得第一件
 緊要消息待我趕緊到府呈報也好討大元帥的喜歡便慌忙坐車逕到大元帥府見了大元帥詳細陳
 說不會增減一個字大元帥微微一笑說早知道了侯士孫不曾料到居然有人搶在他的頭裏倒覺沒
 趣不想大元帥又道很難爲如夫人了你回去替我多多致意以後若再得什麼消息可隨時來報侯士
 孫得了這番獎勵纔安了心只不知何人報的頭報出府後四下探聽纔知道便是林四知在浦江來的
 密信大元帥爲那邊有座製械廠怕落在共德社手裏已暗地派兵馳往防守侯士孫越發佩服大元帥
 的機密神速便越發死心塌地替大元帥幫忙老話說得好瓶口紮得住人口紮不住饒你機密只消息
 早傳徧了京城翟子讓見了汪載揚的面便道這幾天外面風聲緊得很萬一真鬧出亂子來百姓第一
 先受不盡的苦我想周繼殷這案老方無論如何總不能說是全然干淨解鈴還是繫鈴人載翁何不勸
 老方權讓共德社一頭把平章那席用他們社裏的人須知老秦本也幹不了呵汪載揚笑道老秦呢本
 是個五日京兆爲了黃亦香又幾次三番受大元帥的嗔怪子翁看罷不久就要避賢了只是要大元帥
 讓共德社憑他們主意用人這句話却很難說翟子讓道若不如是我怕不到革命不止若起革命難道
 大元帥一定壓得住麼汪載揚笑道子翁不知道麼大元帥唯恐共德社不革命還要想盡方法引他們

上這條路若說因防革命要大元帥權讓共德社一頭子翁試想大元帥肯聽不肯并且大元帥身邊有許多推波助瀾的小人興風鼓浪的偵探加上一班素來和共德社積有嫌隙的巴不得共德社一朝勢敗便可稱心如意子翁試想大元帥本來疑我若再照子翁的話去勸他只怕大元帥身邊那班人就能容我大元帥先不容我也無可奈何只好且顧自身子翁須得諒我翟子讓道載翁自己不便說何不密地和林省三商量請他去勸呢汪載揚搖頭道省三生性謹慎在大元帥面前只有唯諾絕無諫爭大元帥纔推心置腹的相待若要他說句和大元帥本意相反的話鬚鬚是要紅樓夢的薛寶釵說句和賈母鳳姐本意相反的話子翁試想能不能呢況且省三兄弟兩人就是我剛纔所說巴不得共德社一朝勢敗便可稱心如意的一流人更無從與商挽回浩劫的大計哩翟子讓嘆道大勢至此我的話也自知不合時宜但可憐一班百姓何罪何辜又要受破家亡身的慘禍我想別人就不便說魏世伊這人論逢迎自是高手論見識也迥出尋常或者和他商量倒還濟事汪載揚笑道魏世伊何嘗見不到此只是別有心胸却不同我輩一般見識子翁不知道哩大元帥時時想離開魏世伊却到底少他不得魏世伊也知大元帥待他不曾安着真心却自信籠罩得住便想借大元帥舒展他的抱負近來這幾天忙似平常雖不知究爲何事大概又是一種自衛的行徑天生這人若能鞠躬盡瘁腳踏實地做去何嘗不是國家的樑棟可惜只學少正卯時無孔子依舊出人頭地子翁看罷將來不但誤大元帥還要自誤哩翟子讓靜聽汪載揚講完又問道載翁論魏世伊果然中病但說他自衛又何所指呢汪載揚道從前大元帥用戚子期做大司農本想借重子期把內府外府打通一氣便不必借重魏世伊子期偏不爭氣儘管四處

張羅打算大借筆錢供大元帥的用。偏偏波斯不借。大秦肯借。依舊讓魏世伊成功。大元帥面子上雖說不盡獎勵的話。心上却不自在林省。三和魏世伊本有心病。這消息便漏到大同會裏。恰巧秦書勛失了寵。大元帥物色人材。又恰巧物色到鳳筱梧。正是大同會的會員。大同會裏便有人替筱梧出主意。勸他若任平章。必自兼大司農。一層增重平章的權力。二層暗暗迎合大元帥的意思。不使大司農一席又落在魏世伊一派人的手上。子翁試想。魏世伊怎肯出元帥府。這種打算。若然成功。大元帥的外賬房還輪得到魏世伊頭上麼。魏世伊在這利害關頭。自然動心。既動心。自然要想自衛。雖說是我猜測。不會有個實據。子翁看罷。大概十不離九。哩咳。同惡相濟。這句話我們從前讀書的時節。只輕輕滑過。並不會仔細研究。如今想起來。古人是積了無數過去的事實。一件件尋根究底。纔斷了這一句。却字字都有着落。卽如天生了老方一副揮霍的手段。若沒個人替他八面搜括。老方也就束手。偏又生個魏世伊一副搜括的才具。鬚鬚成了老方的聚寶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纔成就了老方的志願。魏世伊也占盡了便宜。自從共德社起了革命的意思。大元帥派兵南下。魏世伊驀地動心。把鳳筱梧爭管。大司農暗地削他權力的計較。看得雪淡。既不託人向鳳筱梧說項。也不向大元帥說句軟話。只密召心腹謀士。暗暗商量。這番革命。決然逃不過大元帥。若單靠兵力去壓服。曠日持久。不曉得到何時纔了。我想前次革命。東也說發。雙餉西也說發。雙餉纔把兵心搖惑。不滿四個月。居然大功告成。此番革命。若起不如抄他的老文章。却用反筆做去。比用兵力穩了十倍。又快了十倍。省得到正任大元帥選舉的時候。別生波折。我想這策。大元帥一定採用。只是這筆錢却是多多益善。太少了。恐怕不能應手。諸位可有良策。麼。當時就有一

位謀士接口道：我想此地幾位元帥必不至附和共德社所慮的就是南方南方只要有一二州旋起旋落不使他養成氣候其餘也就無能爲患錢呢果然少不得在我想有二千萬元不愁不敷現在大秦借款還未動用若撥二三千萬到外賬房專備這項用費大元帥也未必挑剔但我想革命過後必還有種種耗費不是幾千萬元的事我們若能一總攬過來更沒有人敢同我們抗衡的了說到這裏把椅子挪過湊在魏世伊身邊低低講了半天話但見魏世伊一面點頭一面也低低說道：先生慮得極深想得也極周到我准照這樣辦我准照這樣辦等魏世伊講完又有一個謀士開口道：選舉會裏共德社的人差不多占了一半大同會果真敵不住侯士孫金日升兩人的東方同志社也不過虛有其表全無實濟到選舉時就要顯底了況且大元帥和共德社的冤仇越結越深金錢這件東西雖能制共德社的命却不能服共德社的心將來越發可慮大元帥未必不能見到我想我們不如也結個社收羅選舉人務要使他心悅誠服聽我們指揮便好替大元帥布置將來的選舉大元帥也便始終脫不出我們掌握了魏世伊道：先生所論自是根本至計但還是第二步究竟要算預備金錢是第一步方法有了金錢又何事不能如願現在我們且先做第一步等第一步做成再做第二步當下又商量一回便各人分頭預備去了咳這當兒翟子讓還在汪載揚室內聽汪載揚說他猜測的話那裏料到魏世伊已切切實實的在那裏幹事等到翟子讓從汪載揚家裏辭出順道去看陳子圻說起胡日章時陳子圻笑道：胡日章不久又要進京了這個人近來真是官財兩旺同輩中那個趕得上翟子讓道：北平轉運使職事也很繁重胡日章怎得有暇時時進京呢陳子圻道：胡日章即日要升鹽鐵使了成頌文剛來告我老秦那邊已奉到大元

帥的交諭即日就有命令所以我料他不久要進京了翟子讓道想又是魏世伊大力作成了胡日章暗地便好兩人聯手顯他從前一面破戚子期一面別成借款的手段怪不得汪載揚一再說魏世伊別有心胸有種自衛的行徑哩陳子圻道如此說來大概老秦的搖動老鳳繼任平章的消息子翁也有所聞了翟子讓道纔聽汪載揚道來陳子圻嘆道宦海升沉真是朝暮異轍無怪王又誠忽起急流勇退的意

思要隨老父歸田了正是
得意須防失意時 登場爭似下場好

第二十二回 始信訟終凶破家何惜 無端歸不得結伴漫遊

一個當國的平章跳不過一人的喜怒一個鹽鐵使管了通國大大小小的場官只憑外賬房一句話便可平步登天這時朝局也就可想了陳子圻却只對翟子讓嘆道宦海升沉真是朝暮異轍無怪王又誠忽起急流勇退的意思要隨老父歸田了王又誠何以肯辭官去國難道是宦囊已滿好歸享林泉清福麼哈哈不想竟是一個反比例呢且說又誠在昇州本有六七百畝水田又開了一座錢鋪又誠入京立誠便在家料理那年又誠迎養立誠也到京中把田上收租的事託了一個親戚雖說收數減少却比較往年不過八折加上九扣也還罷了獨有那座錢鋪管事姓錢名子明是從當徒弟逐步升上立誠父子都以爲決無歹心便把全權交到手上起初來信還不過說市面清淡生意不像從前容易做漸漸說是放的賬不容易收回欠人的款却時時被人催討自己有些支持不來立誠那時便想南歸又誠爲南邊常有謠言生怕有意外的變故不放心讓老父走只切實寫了幾封信叫錢子明少放賬少收存款格

外。當。心。起。初。錢。子。明。來。的。回。信。還。說。近。來。人。家。有。存。款。不。大。肯。存。在。本。國。錢。鋪。本。也。收。不。多。放。賬。一。層。便。照。又。誠。的。話。格。外。少。放。但。錢。鋪。生。意。本。靠。一。存。一。放。纔。有。沾。光。若。一。面。沒。有。收。進。一。面。又。沒。有。放。出。那。就。沒。的。生。意。做。了。又。誠。看。了。還。對。老。父。說。子。明。的。話。也。很。不。錯。立。誠。嘆。道。要。講。錢。鋪。生。意。從。前。本。是。靠。衙。門。的。多。靠。各。行。往。來。的。少。譬。如。新。到。任。的。令。尹。上。任。時。必。到。錢。鋪。裏。借。筆。錢。少。的。三。千。四。千。多。的。一。萬。八。千。也。不。定。收。漕。時。所。有。銀。元。都。望。錢。鋪。裏。解。到。辦。漕。時。若。然。不。穀。又。是。錢。鋪。裏。墊。再。到。收。漕。時。歸。還。照。這。樣。一。出。一。入。總。有。三。四。分。的。利。息。所。以。錢。鋪。生。意。一。天。盛。似。一。天。不。想。物。極。必。反。到。現。在。這。宗。生。意。竟。絕。了。種。要。靠。各。行。往。來。做。正。經。生。意。無。奈。各。行。的。生。意。先。是。個。呆。八。板。必。要。到。三。節。纔。能。歸。賬。自。然。和。錢。鋪。結。賬。也。有。一。定。的。時。候。錢。鋪。裏。若。然。自。己。本。錢。小。外。面。又。收。不。到。存。款。就。要。周。轉。不。來。我。本。意。原。打。算。收。了。招。牌。纔。進。京。後。來。想。我。們。這。座。錢。鋪。尚。是。祖。上。傳。下。不。爭。到。我。手。上。便。自。毀。家。業。你。又。來。信。說。是。儘。管。交。給。子。明。不。妨。事。的。我。纔。斷。了。這。個。念。頭。但。照。子。明。來。信。看。起。來。我。倒。又。有。些。耽。心。哩。立。誠。因。此。日。日。憂。愁。酬。應。場。裏。又。不。免。勞。動。了。神。思。多。吃。些。食。物。內。傷。外。感。老。年。人。便。支。不。住。病。在。牀。上。又。誠。急。得。什。麼。似。的。忽。地。錢。子。明。又。有。信。來。竟。說。從。前。收。的。存。款。一。大。半。被。人。收。回。放。出。的。賬。有。的。關。了。店。有。的。死。了。經。手。人。收。不。回。來。裏。外。擠。軋。那。座。錢。鋪。竟。被。擠。倒。又。誠。這。一。驚。幾。乎。失。了。魂。魄。不。敢。告。立。誠。却。悄。地。叫。兄。弟。後。誠。星。夜。回。家。清。理。又。誠。一。面。侍。奉。老。父。的。病。一。面。屈。指。計。算。後。誠。的。行。程。盼。他。來。信。後。來。後。誠。有。信。來。了。說。是。查。問。錢。子。明。欠。人。的。賬。約。十。三。四。萬。人。欠。的。不。到。十。萬。查。總。賬。也。還。相。符。只。流。水。賬。有。許。多。毛。病。因。此。已。把。錢。子。明。告。到。當。官。但。是。存。戶。也。在。當。官。把。我。家。告。下。一。時。還。難。了。結。又。誠。越。發。焦。心。看。老。父。病。勢。還。

未減輕又不敢漏了一個字不想被誠又有信來說已被收禁要請又誠歸家隔不幾天京城的地方官竟來一張傳票傳又誠歸案何以這案竟糟到這樣呢原來昇州的地方官向來遇着錢債案件十件倒有九件丟在旁邊不理儘着原告今天遞張催呈被告明天也遞一張辯狀他正眼兒也不會瞧聽憑原告被告兩年三年的只打筆墨官司偶然有一件碰着他的高興升堂訊問却又糊裏糊塗的問不清或把被告收了候審所或是掉轉來把原告押下便算了事就過的兩年三年也不想結案咦難道昇州的錢債案件竟沒有一件結案的麼却不是真的沒有是要借重錢神若定要說賬簿是怎樣算盤上算起來又是怎樣那便自討晦氣被誠在這些經絡一竅不懂錢子明却摸的清清楚楚所以被誠訴狀只遞了兩天地方官居然提審公案上堆了一本總賬一本流水賬他只把總賬看了一遍問了原被告姓名便說道王筱誠你告的什麼狀竟不知道誣告是要加等治罪的麼被誠辨道我並不會誣告呵請查賬便可明白問官冷笑道還敢說不會誣告麼你店裏人欠欠人的數目賬上記得明明白白錢子明須不會問你多要一個錢你爲什麼要告他筱誠又辨道總賬相符流水賬却不對請堂上再查一查問官頓時把臉沉下怒喝道流水賬記的欺目多了偶然誤幾筆算得什麼你敢挺撞本官麼咆哮法堂該當何罪況且你現在已有存戶在我案下呈請追欠你竟不打算料理麼一聲斷喝竟把被誠收禁又查問又誠家產要將來準債又誠接了京城地方官的傳票又得知昇州地方官審訊的情形便在北京官廳遞了一張上控呈子等到掛出批來却發回原衙門審問又誠憤憤地想道原衙門既被錢子明勾通覆審時那肯翻案不想現在的法堂口口聲聲道是文明却比從前還壞了幾倍罷罷訟則終凶我不如自認

晦氣。免得。經年。累月。打官司。倒替。那班。問官。開個。方便的。門戶。瞞上。立誠。寫信。回家。託親。戚替。他變。買了。一。半。田。產。把。田。價。繳。到。地。方。官。那。邊。呈。請。追。欠。湊。還。存。戶。咳。那。班。存。戶。究。竟。又。誠。真。欠。他。的。錢。麼。原。來。又。誠。雖。倒。了。賬。錢。子。明。却。自。開。了。一。座。錢。鋪。又。誠。的。存。戶。不。是。別。人。就。是。錢。子。明。也。不。是。錢。子。明。就。只。賬。上。有。這。一。筆。要。問。人。欠。店。也。關。了。經。手。也。死。了。打。何。處。去。追。真。要。追。時。便。不。得。不。問。到。子。明。店。裏。爲。什。麼。呢。子。明。店。裏。的。本。錢。可。就。是。又。誠。的。本。錢。無。奈。又。誠。得。不。到。這。一。筆。賬。只。好。問。鬼。鬼。可。是。問。得。到。麼。幸。而。地。方。官。收。了。那。筆。田。價。把。一。半。發。給。錢。子。明。叫。替。又。誠。理。賬。其。餘。究。在。誰。人。手。上。從。此。就。沒。着。落。也。從。此。不。再。根。問。這。案。單。把。筱。誠。取。保。釋。放。叫。幫。錢。子。明。料。理。那。也。不。過。一。句。空。話。罷。了。又。誠。倒。從。此。脫。然。無。累。只。盡。心。竭。力。的。替。老。父。延。醫。調。治。等。到。立。誠。病。好。知。道。這。事。氣。得。要。連。夜。趕。回。自。去。控。訴。又。誠。再。也。勸。不。住。沒。奈。何。請。來。幾。個。親。友。同。聲。勸。阻。立。誠。纔。漸。漸。嘆。道。從。前。不。講。國。法。就。講。人。情。現。在。這。四。個。字。都。用。不。着。單。聽。錢。神。作。主。還。成。什。麼。世。界。小。兒。大。小。也。算。一。個。官。若。隨。波。逐。流。只。在。錢。字。上。想。主。意。我。可。斷。斷。不。許。若。違。衆。立。異。自。命。清。高。那。又。成。個。不。合。時。宜。的。蘇。學。士。未。必。能。久。在。宦。場。立。足。我。的。意。思。竟。要。叫。小。兒。棄。官。歸。去。我。家。現。在。雖。剩。不。滿。三。百。畝。田。地。幸。而。家。口。不。多。布。衣。蔬。食。尙。能。溫。飽。苦。苦。戀。這。雞。肋。做。什。麼。又。誠。道。老。父。慈。訓。做。兒。子。的。敢。說。不。聽。再。隔。幾。日。老。父。健。飯。能。勝。舟。車。的。勞。頓。兒。子。立。上。辭。呈。便。了。立。誠。大。喜。又。對。衆。人。道。不。是。我。喜。說。背。時。話。諸。位。若。爲。貧。而。仕。要。靠。升。斗。微。祿。支。持。門。戶。那。便。是。做。一。日。和。尙。撞。一。日。的。鐘。沒。法。跳。出。這。個。圈。兒。若。然。稍。些。可。以。吃。碗。粥。或。是。可。以。改。圖。不。定。要。這。一。官。半。職。的。我。看。與。其。守。這。混。濁。的。仕。途。却。不。如。歸。去。邵。靜。宜。接。口。道。我。也。屢。次。想。學。陶。淵。明。究。竟。不。曾。決。定。難。道。有。什。麼。繫。戀。

麼要知我們幾個人既不能步武時賢權把良心丟到爪窪國裏不要說赫赫高坐的趙公明永遠不入我們連他駕下招財進寶兩個童子見了我也要唾棄人生跳出跳進的不過名利兩個圈子論名既是無足輕重的卑官論利也僅僅自給我還有什麼繫戀麼只我不但自己不敢離京還要勸又誠兄且慢辭官爲什麼呢近來風聲漸漸逼緊故鄉不久只怕又要遭劫又誠兄全眷同歸萬一遇變那時進既不聞怎麼不告訴我呢又誠道我這幾天也沒出門雖有人來說共德社屢議革命還當是句謠言未必能成事實哩靜宜道那裏是謠言浦江那邊早就派兵防守昨夜聽說大元帥又密令荊州分兵到江州想是那邊也有緊信江州同昇州能隔多少路江州有事昇州也必不免我的意思又誠兄定要辭官也得等事平了再說此時還是得過且過的好立誠道既承靜宜兄關照我們再斟酌罷好在就是南歸三四日內總動不得身我們再打聽罷談了一回衆人辭去立誠父子却商量出一個計較又誠暫不辭官先去遞張請假條子眷屬暫且留京只父子兩人輕裝南下探看情形靜宜得了信不便再勸又想立誠此去不曉得幾時來京想約集親友替他祖餞又想先去探問行期便坐車到立誠廬裏見立誠背着手立在廊下看家人收拾行李問起又誠知正出去辭行纔想問立誠定那一日動身忽見又誠慌慌張張趕進來連聲說道回去不得了回去不得了靜宜先問道又得了什麼警信呢又誠道剛纔在史宜甫處遇見成頌文纔知沿江一帶除荊州外沒一州不換上革命旗號大元帥在前七日已調兩枝兵一從章武一從彭城分道南下會攻昇州旱路已經阻塞老父欲歸只好改從海道了立誠皺眉道我們昇州百姓

近年沒吃幾日安逸飯，却不道又遇兵荒，我備大年紀，能在故鄉與鄉人同盡，也沒什麼不值得。邵靜宜急接道：「可知此時就想歸鄉也，斷不能與鄉人同盡爲什麼呢？旱路不必說，已是欲行不得，海道也斷進不得。昇州須知彭城這枝兵，一定要取道京口半路上，既有這枝兵橫梗，還容人在昇州出入麼？一動不如一靜，我勸老伯不如也暫留京，若然爲京城住得厭煩了，好在又誠兄尙在假中，不如喬梓二人到章武一帶游幾天也可稍開懷抱，立誠欣然道：「這論很通，我久已有心想到長城一帶探奇弔古，沒個好機會蹉跎到如今，現在正好走一遭，待事平再作歸計，但不知靜宜能否也請幾天假做老夫游伴麼？」靜宜道：「一定遵命，我此時便去請假，明日就可從長者行立誠笑道：「也不必這般匆忙，准在三日後同行便了。」當時約定，直到第五日纔動身，先到章武在客店看了房間，吃了午餐，王立誠父子和邵靜宜共是三人，雇部馬車走到公園，此時已是八月天氣，百十株大樹，雖還是綠陰，如幄風過處，却時有片葉墜地，立誠揀把椅子坐下，嘆道：「一病經時，不想秋深爾許，忽聽有人在背後叫道：「叔叔怎地在這裏回頭看時，原來是族姪仁甫，又誠先問道：「老弟你怎地來的家鄉情形究竟如何？」仁甫嘆道：「說不盡的苦，我也險些不能與叔叔和大哥見面，若問家鄉我走時，但見城中無處不是火光，正是

一片笳聲來海角，幾番烽火報天涯。

第二十四回 平革命只靠錢神 仗兵力復登寶位

王又誠無意中遇見族弟仁甫，詢問家鄉情形，仁甫道：「我走時，但見城中無處不是火光，立誠大驚，要問個詳細，仁甫道：「我也不能深知，只知道章建功的兵從京口一路攻來，隔江又有風將軍的兵不時用砲

遙轟城內守軍。雖是防禦得法。屢次假敗。誘章建功的兵進城。屢次將他殺敗。但苦存糧不多。斷斷不能久守。我在圍城日日聽彈子從頭頂飛過。日日見有人無端殞命。却天幸不死。趁守軍開城。和章建功大戰時。脫下長衣扮個鄉農。拿了一根扁担。担頭又紮兩根草繩。混出城來。只走得五六里。便遇見了章建功的巡邏隊。當我是個奸細。將我擒住。我說是賣柴的。他們不信。押我進營。虧得那個營官聽我是昇州本地口氣。和守軍說的話不同。纔饒我不死。只把我拘禁了三天。便也釋放。我在章營聽各兵傳說。章建功部下。余將軍的兵。死在守軍手上的將近五六千人。隨時募補新兵。多似舊兵。全不知什麼叫做紀律。江中有田將軍的兵。新奉大元帥派來。但是這枝兵大半是強盜的化身。搶擄是本等講真打仗。也就平常。這座昇州城不曉得何時纔能攻下。這幾天雖有人和守軍商量。情願多送些錢。要他們把城池讓出守軍。若肯大家都有好日子過。若說不肯。那就費事了。我當時聽了。很是耽心。只伯攻師進城。那姦淫擄掠四個字。必然不免。城中未經逃走的人家。定遭大劫。待從章營出來。不敢走大路。趁黑夜只揀荒僻路走。約摸走了二十餘里。忽然眼前一亮。抬頭望時。滿天盡是火光。照方向算起來。恰是州城道旁有座土山。我扒上山頭。仔細望過去。竟有百十個火頭。像百十條火龍。在天空飛舞。當時我也不知守軍遺的火。還是攻師放火。搶劫急忙。忙覓路奔逃。直到瀨水。纔坐船到浦江。又從海道到這裏。正想到京找叔叔。覓些事做。哩立誠道。你家眷呢。仁甫道。早就避到浦江了。又誠道。彼誠曾看見麼。現在那裏。仁甫道。我出城時。彼誠還沒走。後來也沒得他消息。靜宜對又誠道。聽令弟說。大概昇州守軍已退。那片火光一定是攻師所放。但我們怎地都沒得信。又誠道。我這幾天一顆心。髣髴離了軀殼。飛到家鄉。同鄉中父老在一處。

全沒心情探問攻師勝負。現在倒要去打聽一番。靜宜道：我衙門有個舊同事，現在冀州刺史幕府待我去走一騎。你們只在客店候我。說完話，雇車竟去立誠父子叔姪出公園，回到客店候有半個時辰，纔見靜宜回來。立誠問是如何。靜宜道：冀州刺史那邊直到昨天方始得個確實的軍報。章建功和田將軍風將軍三枝兵都已進城。昇州總算平定革命也。總算從此結局，但據我舊同事說，攻師進城沒一路不放搶要算。余將軍的兵是禍首。田將軍的兵盡搶的鬧市。章建功的兵最蠢最惹人耳目。北城外沿江房屋却盡被風將軍部下燒成白地。我們昇州不曉得幾時復元哩。立誠驚詫道：何殘忍若此。難道老方所部諸軍竟無一軍稍知紀律麼。仁甫笑道：叔叔又來了。老方的大元帥原仗諸軍替他扶住，還敢講什麼約束。能不把百姓搶個盡。便算是有軍紀的了。立誠嘆道：驕兵悍將，布滿國中，我只愁生民遭劫，還不止這一次。如何是好。呵，又誠道：彼誠尚無下落。城中舊宅也不知能否保全。我急欲歸家哩。立誠道：既如此，長城只好不去。且到京中收拾歸裝罷。當時算清了房飯賬，坐車回京。各歸廐所。邵靜宜爲假期未滿，不好便到衙門。纔任意探親訪友。那天行到西城，忽見道旁有塊冲天大招牌，上面斗一般大的兩個字，遠遠便認是梁園門前。汽車馬車幾乎把條街塞斷。心想：這是一家的園林，倒從來不曾聽人說過。慢慢擠過去，到座酒樓，名喚買春纜登樓，便聽東廂有人說話，聲音很是厮熟。伸頭一望，恰便是陳子圻。正同幾個客引盃細酌。陳子圻也看見了邵靜宜，就走過西廂，笑問道：靜宜今日也請客麼。怎不請我。邵靜宜笑道：算什麼。請客不過約立誠令姪來便飯，就算替他接風。東廂那幾位，可是子圻兄約來的。客子圻道：我是來赴約的。別有主人哩。邵靜宜問道：主人是那一位。陳子圻尚未回言。立誠父子叔姪都已登樓。大家

招呼過了。又誠便道：西城有個梁園，我是第一次識面看門前游人車馬，很是熱鬧。大概這座園必能引人入勝。子圻靜宜都進去過麼？陳子圻笑道：那裏真是個園林，不過文法上一種代名詞罷了。又誠道：不是園，怎有這許多人？難道是賭墅評花的所在麼？陳子圻笑道：也不是待我告訴你罷。這便是魏世伊的新結合。在內出入的不是一班心腹，就是選舉會一班選舉人。邵靜宜詫異道：魏世伊向來和會社總是一副若離若即的神情，怎麼這回竟也步武侯士孫金日升的後塵？陳子圻道：想學侯士孫金日升的，還不止魏世伊一個人，只是別人總不免靠大元帥的供給。魏世伊却能自成局面罷了。靜宜兄可知道這番革命的平定，怎麼能這樣神速？是兵力呢？還是兵力之外別有作用呢？哈哈，郤處處有錢神踪跡。東也送上幾十萬西也送上幾十萬，革命兩個字便是烟消火滅。我聽說有人算過，我們全國的軍隊若花上四百萬元，便可一齊買絕。在我們想起來，與其用這種方法平定革命，不如革命的好。在大元帥想起來，却和我們不同，要愈快愈好。既要快，自然要借重錢神。要借重錢神，自己又沒法弄錢。這時候魏世伊就出頭靜宜兄，你不留心，現在滿街不盡使的紙幣麼？這便是魏世伊一種奇計。魏世伊怎麼要出這種奇計？不過想替自己固寵還嫌不足，因此又有這種結合一層。要擠老鳳不讓他安安穩穩，獨居高位一層。要攬將來正任大元帥的選舉，制定老方使他跳不出自己的圈子。講第一層近來，很有些意思。老鳳的大司農已不過擔個虛名，講第二層聽說梁園中人各有主張，還不能盡如魏世伊的意。因此又有人想抄他的文章，正講到這裏，東廂那邊接一連二的叫人來請陳子圻匆匆過去，不曾講完。究竟想抄魏世伊文章的，又是誰人呢？原來便是選舉會裏一個選舉人覆姓東方單名一個真字。從前也進過大同會。

却在選舉會裏另有一班同志時常聚在一處眼見別人轟轟烈烈的得了名又安安穩穩的弄了錢好生羨慕只恨沒個機會跟着別人弄一遭講他的同志却是共德社哩大同會哩東方同志社哩梁園哩都有人在裏頭却也聚得不少後來見共德社勢敗選舉會裏共德社的社員却暗地咬牙切齒把老方恨入骨髓又見梁園的選舉人幾次商量將來正任大元帥的選舉有的議舉桓起祥有的議舉風將軍議舉老方的偏沒幾個人以為老方這遭斷然無望了又以為老方斷然不肯讓人既不肯讓人斷然要用平定革命的方法依舊借重錢神到選舉會裏見一個人便送上一萬二萬自己的同志若能越聚越多便可替老方包攬選舉也便可借選舉替自己洗盡了寒酸又想學侯士孫金日升先問老方要錢不免被老方看輕不如學魏世伊自己先立了根基單從選舉大大叫老方出注錢不愁老方不肯買春酒樓邵靜宜遇見陳子圻的那天正是東方真第一次邀客集議的日子不消幾日一個癸丑同志社居然也掛了招牌掛招牌的那天有個江夢慈和林省三同在大元帥府裏當文案恰巧乘車經過門口知有東方真在內便投帖請見東方真接進客座談了一回問天漸漸談到選舉的事東方真驀地想起要借江夢慈打動大元帥便抖擻精神把選舉怎地煩難怎地必須代價自己社裏在選舉會怎地作得一半主說得天花亂墜那裏料到江夢慈只淡淡覆他道將來選舉若不講代價還罷若講代價大元帥是早已花的不少了東方真大驚暗想難道已有人捷足先登在大元帥跟前包定了麼怎我通沒得信難道是江夢慈騙我的麼只他何苦來騙我躊躇了一回又問道大元帥幾時出的代價一共多少交在那一個手上夢翁可能告我麼江夢慈笑道兄還不知道麼大元帥通共出了一千六百萬元得的人多着呢

我。一。時。也。數。不。清。東。方。真。越。發。詫。異。不。知。不。覺。的。失。口。道。那。有。這。許。多。莫。是。夢。翁。和。我。開。頑。笑。麼。江。夢。慈。又。笑。道。開。頑。笑。便。不。是。自。己。弟。兄。了。兄。不。會。聽。人。講。過。麼。這。回。平。定。革。命。的。軍。費。約。略。估。計。一。千。六。百。萬。



冷。的。都。結。了。冰。連。江。夢。慈。幾。時。走。也。糊。裏。糊。塗。不。會。開。明。白。那。班。同。志。見。東。方。真。樣。子。像。失。了。心。細。細。盤。

元。總。有。多。無。少。這。便。是。大。元。帥。爲。選。舉。花。的。代。價。格。外。要。想。他。再。花。一。文。半。文。除。非。做。夢。東。方。真。聽。了。髣。髴。啞。子。吃。黃。連。苦。的。越。發。不。能。說。話。却。聽。江。夢。慈。又。道。我。老。實。告。訴。你。罷。東。方。真。以。爲。還。有。些。想。頭。側。着。耳。朵。靜。聽。江。夢。慈。道。大。元。帥。近。來。常。說。由。着。選。舉。會。胡。鬧。我。總。有。法。子。對。付。他。若。要。想。我。再。像。從。前。一。百。八。十。萬。的。往。外。捧。叫。他。早。早。死。了。心。這。遭。纔。是。一。瓢。冷。水。望。東。方。真。頭。上。澆。到。心。頭。渾。身。血。管。

問大家氣得呆了。到了選舉會裏一個個似瘋似癲，引得衆人笑個不住，笑定動問，知爲這個緣故，大家都絕了指望，却爲指望絕了，大家的良心忽地回到身上，想到選舉時公公正正選出一個人來做東方古國的大元帥，那裏料到選舉期近，這座平平安安的京城，忽地布滿了殺氣，馬隊呵步隊呵砲隊呵，鬚幾條長蛇滿街上東穿西插，平白地又鑽出一班老百姓，口口聲聲只說若不舉我們方宮保做大元帥，那班選舉人一個個活的進去，莫想活的出來，選舉人一聽嚇的三魂六魄都悠悠蕩蕩，不知飄到那裏，却糊糊塗塗，隨隨便便完了這件事，東方古國的大元帥依舊還是方家傑，不會輪到別人頭上，選舉人纔一個個活的進了選舉會，依舊活的出來，那個雪天迷路的人聽老人前前後後說的，鬚像部書正聽的出神，手裏一只茶盃漸漸裏面結了一層薄冰，還是不曾覺得忽地起陣大風吹的，老人草屋場了，一只角頓時有許多泥沙塵土滿頭滿面的打過來，打得眼睛裏花花綠綠搖晃不定，鬚鬚見那些沙土聚攏來結成莫想太平四個字，張眼細辨那裏有雪，那裏有什麼，老人那裏有什麼，字原來還只在自已牀上，正是。

莫道人生分夢覺，須知天道有循環。

家庭小說

藏珠記

下卷

各省中華書局發行

上海文匯書局發行

51115

歷代詩評註讀本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古詩評註讀本
二冊 四角

唐詩評註讀本
二冊 四角

宋元明詩評註讀本
二冊 四角

清詩評註讀本
三冊 六角

選擇精當

(六) 評註詳允

(大) 音釋明白

(特) 體例完備

(色) 興味醞郁

淺深有序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第十八章

翌日子爵果與一婦人同歸婦人衣裳楚楚似非下流抱一兒至玉雪可愛咄嗟間已傳徧邸中謂有婦人以兒來承謂其兒爲滌紅夫人之子第滌紅夫人之子人皆信其已死則此兒之來無乃謬妄老夫人迓子爵時面有憂色曰滌紅亦大可憐我觀其意似已決來兒之必爲其子嗟夫以渠心神顛狂但求得兒又何能辨其真僞我亦深悔昨日不用爾言若渠必以此兒爲己子而律師證其非而奪之者渠必復狂癩矣子爵曰吾親愛之世母我亦良爲滌紅夫人憂然以我測之其狂態已達極點亦無能更甚世母力囑吾取兒來今如命矣待滌紅夫人認兒後請世母親質彼婦人以實狀則滌紅夫人之狂態如何可以見矣老夫人曰憲甫爾處此事何雍容乃爾若兒爲滌紅之子則爾之爵位立禱爾之財產立失將仍爲一尋常之憲甫賈林登矣母乃大苦子爵急切曰我親愛之世母竟視我存心如耶然則將疑我爲何許人富貴利達人孰不愛然苟能返吾從子以愈滌紅夫人之疾則雖犧牲種種夫復何恤世母果疑我爲勢利無情之人則窺我甚矣時婦人猶抱兒俟立子爵招之前使見老夫人老夫人見婦人衣裳整整儀態大方意悅之招入飯室請一視兒子爵曰吾等逕以兒造滌紅夫人許而後示之不寧更愈乎世母何亟亟於一視想滌紅夫人已聞車來之聲迫不及待矣請速以兒示之母使不耐且請世母母多問也言時狀亦甚迫切老夫人躡之笑曰善我將無所問惟欲先一視兒一覘足矣蓋老夫人雖信兒已死

第

十

一

集

然愛孫之心亦正不減於滌紅之愛子猶冀萬一得之也乃坐一巨椅中招婦人前婦人去覆兒之被兒見生人羞且怖瑟縮欲啼老夫人卸其目鏡以顫動之手拭之復加於目張臂言曰我之小君子來來容我一視汝婦人舉兒近之老夫人撫兒之柔髮低聲謂子爵曰憲甫汝今已矣是卽吾孫也彼何由得免於溺請一一以告我抱兒之婦人駭然而呼且回視子爵若甚遑急子爵亟曰請少緩之先以兒示滌紅夫人聽其作何說老夫人曰渠必謂是卽其子無疑吾觀此兒亦深信其卽爲吾孫更何待問者子爵曰然則吾等可以兒歸其母矣盍來婦人復失聲呼將欲有言子爵止之囑出三人乃行老夫人倚杖顫而行子爵扶以手婦人抱兒隨於後行經廳事婦人見壁際滿懸貴人之象則四顧不知所措似身履宮禁皇氣逼人者行久之始達西軒見滌紅夫人方徘徊長室中室長而閤兩端然燈燈光弱不能徧及全室故室之中段仍闇然如故也門啓時滌紅大呼突前如怒馬攫去覆兒之被張吻凝視兒面喘咻咻然色如灰已忽作顫聲低呼蹣跚返室內以手掩面而慟老夫人觀狀殊不解呼曰滌紅滌紅爾詎不之識邪爾詎不自識其兒邪滌紅驟回首嘶聲應曰此非吾兒也子爵俯首低聲謂老夫人暫出老夫人未出時抱兒之婦人怖而言曰嗟夫貴人貴人何忍作此惡劇寧不太虐耶貴人與吾來此初不知何意至今乃曉然此可憐人不將心碎耶子爵曳之室外慍曰止閉汝舌無妄言時老夫人亦出室外聞室內發長聲甚厲蓋滌紅慟極矣老夫人曰此兒爲誰婦人曰夫人此我之兒也我本爲勃列士滔爾一印書者之妻子爵率爾招吾來謂滌紅夫人見兒或將少解其悲吾信而從之初不知子爵之設此計也老夫人怒斥子爵曰憲甫汝豈全無人心者乃敢以此欺滌紅且欺我子爵亦憤然顧不能自辯子爵之意以爲滌

紅念兒之切將不辨兒爲誰卽以爲己子故囑此婦人將其兒來果滌紅不幸而誤爲己子者子爵將宣於衆曰滌紅夫人眞慎矣竟以他人之兒爲己子其言之不可信可知也若是則眞兒縱返子爵亦可斥其非滌紅若辯人將不之信也今子爵之計竟不果售乃大憂竊念他日眞兒苟歸滌紅識之吾將何以處此又知眞兒之必未死尙在彼無名之婦人許遂歸書室厲書招兩謀士畫策

第十九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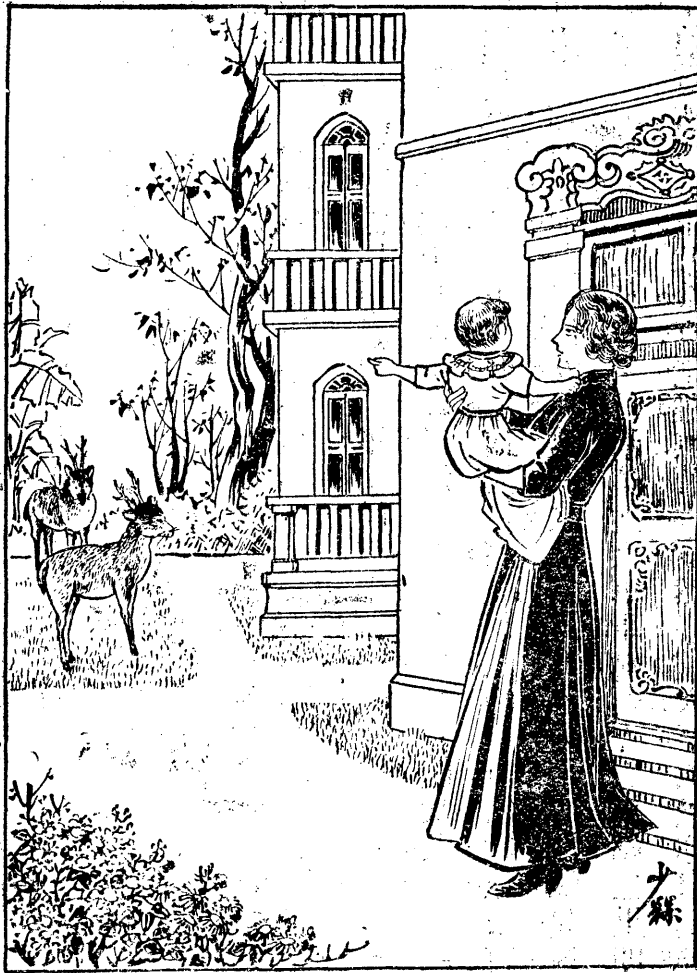
當子爵自扁於書室中作書招兩謀士來畫策時老夫。人尙絮絮怒詈子爵無良不已亦厲書告羅勃利律師謂子爵招一婦人及一兒來詭言是滌紅之兒以探滌紅之能識別否滌紅一見卽非之卽此可見滌紅神思已回復非盡屬痴狂如外人所料又請羅勃利律師速遣應廣告招求之婦人及兒來邸翌日清晨子爵卽來慰解老夫人謂昨日之舉雖近忍暴然實非惡意蓋欲一驗滌紅夫人之神志今始知其神志亦非盡屬昏亂則昨日一舉亦未始無益老夫。人不便斥駁惟唯告以寓書律師招婦及兒來事子爵亦喜樂似急切欲兒歸者老夫人謂其情眞也遂并信其前說不之怒矣二日後都尉而及斯奴特應子爵之招而來之二人者皆游手無賴都尉而嘗爲律師以無行爲同業禡其名斯奴特則世家子貧而敗行與都尉而狼狽爲奸當賈林登未襲爵時利其有可圖力與交好值賈林登困乏則代爲借貸而要。以償賈林登遂力謀死兒而奪產襲爵二人乃時得沾潤子爵有事輒招來與謀故二人之來邸固常事也是日至邸中見子爵色大異若懷深憂見二人卽言曰事急矣故招汝二人吾常謂兒必未死當有復出之日今果然滌紅夫人求登之廣告竟奏功矣奈何奈何斯奴特聞此知此爲己咎踉蹌言曰第兒

集 一 十 第

之。溺。我。目。擊。之。……子爵怒時亦不暇計二人之爲己謀士中止其言乃曰子或見有人溺一兒於河此兒當非滌紅之兒我固常疑此事之未了而爾輩則堅謂無妨今何如矣斯奴特亦問曰今果何如曰茲有一婦人應廣告之招來投羅勃利律師自言當夜自史維居家中竊得此兒斯奴特曰彼亦有以爲證耶似此大事胡能以一人之口爲信非証據充集不可也子爵曰久之證據必集卽兒母之可危實甚於吾曹所料日前吾嘗招一肥美之兒使之辨識彼立識其非以是觀之其兒必有可以識別者在渠果一見真兒當能識別兒歸而我受擯必矣都尉而自思子爵受擯吾將少一圖利之門則立應曰是胡可者凡事有法律具在子爵乎且容我等往一視彼婦人或能恫以威也子爵愀然曰此婦人乃大狡兩次造羅勃利律師許而未允以居址告今羅勃利律師已函告老夫人老夫人欲招之來也彼來將奈何都尉而曰婦人或未必敢挈兒來卽其不以居址告律師已足知其必有隱懼斯奴特曰我敢言此婦人特冒認圖賞者耳子爵殊不信是說曰我當更往訪諸老嫗史維居彼或能知婦人爲誰卽不知或能爲我偵之此嫗機警又能爲利動前次彼以失兒而坐失耐金非懊喪欲死耶今更動以厚利當無不遂都尉而氣急曰子爵乎願君毋重一老嫗而輕我二人須知可以出君於難者都尉而及斯奴特而已若老嫗者爲天下之險人與之以事必多敗而險此嫗沉溺於酒醉人安足與謀大事者子爵與之謀獨不防其醉而洩乎斯奴特曰子爵欲謀於此嫗徒自擾耳今所當爲者則視事之來勢如何更籌應付之策矧我又敢必彼兒已久歸地府何能復現身人世都尉而曰斯奴特君之言是也斯奴特曰少耐之將無所恐子爵切齒曰吾寧願兒在此間俾我得徐圖所以除之者今又不卽來反使吾志恣不得釋斯奴特搖首曰

過矣。若母已識兒，則其防閑之嚴密，有甚於牝虎之衛其乳兒。圖之不易也。我意則謂，苟可以力止之者，則萬毋使彼婦人一入此邸。聞其將來當先禁之，勿聽入兒不歸。愈久則事愈易，為且其年愈長，則識之者愈不易矣。子爵亦深韙是意，頓釋初念，決計自詣倫敦，試覓彼婦人，又念其兒或為質鼎，則我又何事自煩。今無論兒為真偽，總以禁其入邸為得。都尉而及斯奴特去後，子爵又立意往訪密昔司史維居，使留意伺察，有行蹤奇詭之婦人來，勃列士滔爾者。蓋密昔司史維居利欲既重，且鑒前次之失，此次必能竭力其事也。老夫人見都尉而及斯奴特常來，察其言狀不類上流，意甚弗悅，且嘗明告子爵，謂以子爵地位之高，不宜曠比。此兩窶人為律師子爵，唯唯。然二人往來邸中，如故也。是日二人別時，行經花園，滌紅夫人自窗中見之。此蓋滌紅之第二次見此二人矣。知二人之來必又懷惡毒，不禁憤恨欲絕。其時梅里方在家中，自籌所以進兒之策。念傑克之言，謂滌紅以懼賈林，登故携兒出寄之。史維居家，彼時賈林登者，祇作客於邸中耳。而滌紅已懼之至。是今賈林登既為其一家之主，則其威福險惡，必更有足懼者。則奚可返兒於其家？返兒其家，何異投諸虎狼之吻？自計當圖他策，暫不更詣羅勃利律師許矣。又思滌紅夫人尙有老父，其父親女兒，遭遇之慘，當發其慈愛之心，惻然見憐，果爾苟有人能以兒事告此老父，老父或能聽其言也。於是，一日清晨，乘火車詣娜福克，去車站二里，即為基令亨堡。滌紅夫人之父基令亨伯爵所居處也。基令亨堡雖無蒼古氣，然崇樓大廈，風景亦自富麗而幽美。園中花木正欣欣向榮，又飼麋鹿無數，皆馴靜如修道屋在園之正中，石階廣而高，氣象儼然。梅里見此，亦竊竊嘆羨。又俛視懷中兒，喃喃與語曰：「噫，兒乎！兒之家族固皆富麗巨家也。兒今與吾處陋巷蔽小樓，抑何不幸！然汝之家族果

允取汝回者則汝仍當安富而尊榮耳府中人見梅里衣服亦華好且自言有事求面伯爵乃任其入至屋柵之前又有把柵者梅里復叩閤人見兒意頗狐疑然亦立啟柵納之既近屋前踟躇少立心突突



六

少而貌楚楚以年計之此當非伯爵然觀其狀若慈惠可親自念我若進而懇所苦或蒙其憐乎紳士引馬而前見兒頷之而笑梅里意立決前致辭曰先生乎……言甫出口色大赤慚不可仰不知言將何續

欲躍至口見朱門之壯麗幾不敢抱兒登其白石之階繼又自思吾此來原非擾瀆所事亦非不正吾懷中之兒固伯爵之外孫也思時頰微頰俯視兒兒方手舞足蹈歡樂而笑梅里爲之下淚忽念吾以哀戚之容而來人或拒余不納見伯爵將無由乃拭以帕忽聞有馬蹄聲自後來默付此豈伯爵乎返視則見一盛服紳士方下馬見梅里意若訝而藹然有和厚色紳士年

此二十許之少年紳士立駐其馬。問曰：密斯何以見詔？欲更有語，忽自止不言。梅里曰：足下知基令亨伯爵？卽滌紅夫人之父……少年紳士聞滌紅夫人名，立問曰：滌紅夫人邪？密斯來自渠處，邪？言時，音亦變。梅里見此少年，聞滌紅夫人名而變狀。至此，知滌紅夫人之名必有足大動其心者。然則渠必爲關心滌紅夫人之人，當不爲害告之無妨也。因言曰：此卽滌紅夫人之兒也。少年色復變，似不深信。視兒久之，又舉目視梅里曰：密斯之言然邪？梅里曰：信也。兒失已久，此信息先生或已有所聞。吾今欲得兒之親人而識之也。少年曰：滌紅夫人已見之，未曰未也。此事之難，先生或亦知之。彼家之人嚴錮，滌紅夫人不令與一人面謂，渠有狂疾，獨我則不信。滌紅夫人竟一狂至不能自識其兒也。少年竚立靜聽。梅里言視兒不瞬，待梅里言已，乃曰：今密斯携兒來此，殆欲面基令亨伯爵邪？曰：然。顧未審能自進否也。先生乎？先生能爲我一援手乎？少年曰：此固無不樂爲。第吾恐此間之事正不下杜雷克邸。蓋此中亦有他故也。梅里嘆曰：先生吾唯一試之。竭吾心力而已，非敢期其必成也。時屋中已有一侍僕出爲少年牽馬去。少年卽謂梅里曰：請隨我來看效果，何如也？梅里聞少年言詞溫婉，似有可望氣爲之。振靜候廳事中有頃，乃有侍從來引之入一客室中。客室陳設雖華麗而陰然，有森嚴氣似久不經用者。爲之不寒而微戰。坐魯意斯王后式之椅中，引目四顧，牆壁塗髹皆極精兒，似不願處此。掙紮欲啼，撫之少已。忽遠處一門啓，一中年人入，體不甚魁偉，亦無威傲凌人氣，而嚴冷若冰霜。梅里幾未敢信是人。卽爲伯爵，伯爵徐前，冷然目梅里曰：惠爾麥君言君來此，以一小兒事見告，信有之乎？梅里簡括告之。伯爵靜聽，且詳審兒。旣乃曰：事亦大奇，然非我所宜斥其爲妄。第以我觀之，則殊怪誕，不入情理。非商之律師者，吾亦不敢置身與是事。

第 十 集

君謂羅勃利律師亦不深信。君說邪。梅里曰：然。渠固亦已。寓書告老夫人也。伯爵曰：然則君當謀之。老夫人不宜來謀於我。蓋非彼家之人。殊不深知彼家事。君宜詣杜雷克邸爲佳。彼閒固弱息。滌紅之家也。梅里低聲曰：此名家耶。直樊牢耳。伯爵忽若愴然。梅里覩此。知此老人亦非全無感覺者。而伯爵乃言曰：無論其爲何。吾弗能與君言此事也。梅里逕曰：昔者兒以居杜雷克邸爲險。故其母寄之於人。今又何能返之。返之險益甚耳。伯爵復其嚴冷之色曰：君何亦信是說焉。有兒居其家爲險地者。此特吾女兒幻想所致。亦其家僕役相傳之訛耳。若兒果證爲故子爵之子。當可安居其家。無絲毫可危。今之世非中古之世也。梅里意大急曰：雖然。彼家有僉壬。窺伺奈何。伯爵意態絕冷曰：或然。言已。按鈴招僕。謂梅里曰：君宜恕我無禮。我之時光可貴。不能與客作長談。想客亦不欲虛耗其時光也。願君晨安。梅里亦答之。出時。淚貯於眶。咽梗於喉。欲哭無從矣。乃思兒何不幸。竟見絕於外。祖憤極。幾欲大聲疾呼。其冤方拾級而下。時聞有足音出已後。蓋頃者導已入之少年。已行至已前。溫聲曰：恐老人性情倔強。難破也。然幸毋因此自灰。密斯言實。我固信之。善自努力。久當得直。我本不宜預人家事。惟滌紅夫人者。自幼與余爲游戲之侶。我可爲渠宣力。以復渠故有之欣豫者。我皆樂爲。密斯有需我者。我當効命也。梅里遇此。知已悲少殺。微舉首視其色。知少年欲以金錢相助。而未敢明言。梅里卽報曰：謝君矣。感君至深。君惠我者至矣。然亦所以惠兒耳。我今無所需。感君至意。但欲得兒家之人。一勉慰語。此固兒所應得者也。少年曰：善。果見需者。可以函召請矣。乃與梅里引手。又俛而親兒。頰以名刺授梅里。出而視之。曰：喬佛來惠爾。麥居孟斯。朋基令亭。

第二十章

一日天已入暮。梅里在室中。爐火乃繼。日光照耀。滿室忽有欸門者。梅里辨其聲。審爲鐵潑子。蓋此時鐵潑子已放工歸來也。梅里輕呼曰。入之。其時兒臥小搖籃內。梅里則躡足往來室中。治夜膳。鐵潑子推門不入。但入其首。與梅里頷首。作奇醜狀。梅里方手持乳酪之碟。見狀止立。曰。鐵潑子。繁何事。鐵潑子頷首。益力已。乃少進。曰。今有一人來此。省爾彼方在樓梯之半。自言非爾招之者。彼殊不願入。又作醜態。曰。此人當爲汝樂見之人。汝亦爲彼人所樂見者也。梅里色頰已知來者爲傑克。麥勞里心大躍。蓋梅里視傑克爲兒而外。第一樂見之人。又以傑克溫文都雅時時印心中。不忘回首自掩忸怩狀。問曰。是麥勞里君否。鐵潑子曰。舍此尙有誰何時。傑克已至門次。鐵潑子側身讓道。傑克溫聲問曰。密司高爾容鄙人入否。梅里一聞傑克聲。欬卽覺快然。顧又頗羞澀。應曰。吾正樂君之來。意者有佳信息乎。傑克執梅里之手。對之微笑。梅里面復赤已。而傑克始作深沉之聲。而答曰。密司高爾我固冀其如是。然此可徐談。二人忽聞鐵潑子吃吃竊笑於後。且笑且自整食具。以待梅里延傑克坐於食桌次。抱兒起。以示傑克。兒亦似能識傑克。梅里曰。信息若何。請言之。吾不耐更俟矣。君亦有聞邸中事否。傑克曰。邸中事邪。烏得言無。因舉子爵以僞兒探滌紅事告之。言畢。梅里戚然曰。此足見滌紅夫人能自識其兒矣。噫。麥勞里君乎。今距兒歸之時近矣。我之愛兒固深切於心。然苟能使彼母子能相敘。則我寧舍之。但勿爲僉壬所得可耳。言已。摯抱兒。似將與兒別者。傑克溫重而答曰。欲與滌紅夫人見一面。交一語。良非易事。彼輩禁之至嚴。吾輩無從得與語。然我當力圖之力。圖完聚。彼母子雖捨吾生亦非所計。梅里以淚眼一視傑克。似表其感。及傑

第

十

一

集

克○回○視○則○粉○靨○又○泛○紅○矣○於○是○三○人○同○飯○兒○亦○飽○食○似○已○安○於○此○不○復○有○他○思○食○既○鐵○潑○子○忽○別○而○出○與○傑○克○別○時○又○作○怪○狀○梅○里○見○鐵○潑○子○出○意○殊○不○安○起○立○將○隨○之○去○意○欲○一○詰○鐵○潑○子○胡○事○亟○亟○而○出○也○傑○克○止○之○曰○密○司○高○爾○且○任○其○去○僕○有○言○請○於○密○司○鐵○潑○子○或○已○意○得○之○故○避○而○出○耳○梅○里○回○手○足○顫○容○色○變○傑○克○踟○躕○爐○次○不○容○梅○里○先○說○卽○言○曰○僕○已○微○諷○鐵○潑○子○以○意○此○固○不○能○自○諱○密○司○高○爾○乎○吾○言○或○使○君○驚○異○或○足○以○懼○君○然○吾○弗○自○禁○也○我○將○有○以○請○於○君○此○言○爲○我○生○平○未○向○一○婦○人○道○者○：○我○請○君○妻○我○也○梅○里○噤○不○能○言○已○而○始○笑○旣○非○冷○笑○亦○非○樂○而○笑○惟○溫○婉○而○微○含○剛○強○意○曰○噫○是○何○可○是○何○可○君○與○吾○謔○耳○男○子○未○能○深○知○婦○人○者○何○能○遽○求○締○婚○卽○有○所○知○亦○宜○擇○其○美○淑○者○吾○之○往○史○大○足○羞○人○君○胡○夢○夢○傑○克○正○容○曰○吾○正○以○知○君○故○向○君○有○此○求○吾○以○知○君○之○心○故○有○此○求○恐○尋○常○男○子○多○未○能○知○其○未○婚○妻○之○心○者○也○而○我○則○洞○見○君○心○矣○梅○里○曰○君○宜○記○取○去○年○之○我○：○：○爾○時○我○一○貧○窶○之○狂○婦○：○：○傑○克○曰○憶○之○吾○憶○去○年○果○有○一○貧○窶○之○婦○人○此○婦○人○雖○貧○窶○其○外○實○金○玉○其○中○其○心○仁○其○智○富○其○德○厚○能○犧○牲○其○歷○年○之○嗜○癖○以○出○一○兒○於○必○死○吾○闕○婦○人○多○而○德○性○則○皆○在○此○婦○人○下○密○司○高○爾○吾○所○能○記○取○者○唯○此○卽○足○以○使○我○蔑○棄○天○下○之○婦○女○而○傾○注○其○情○愛○於○君○矣○有○婦○賢○如○此○吾○尙○何○憾○梅○里○抱○兒○坐○於○火○次○脈○脈○無○一○語○淚○簌○簌○落○兒○方○以○小○手○攀○其○肩○傑○克○竟○徐○至○其○前○以○手○撫○玉○肩○并○兒○手○曰○密○司○高○爾○異○時○君○旣○舍○吾○少○主○將○何○以○慰○懷○僕○雖○不○佞○然○或○能○慰○君○心○也○梅○里○但○搖○首○不○言○傑○克○又○言○曰○密○司○梅○里○乎○吾○計○之○熟○矣○君○若○舍○兒○返○之○其○家○勢○將○與○兒○永○別○以○君○愛○兒○之○深○遽○然○舍○之○心○且○碎○矣○而○我○不○得○君○而○妻○之○吾○心○亦○碎○然○君○能○俯○允○爲○我○妻○則○可○日○與○兒○相○左○右○不○愁○與○兒○絕○我○得○君○心○亦○慰○也○梅○里○聞○此○體○顫○心○動○願○終○兀○然○自

持忽起。立面傑克夷然徐言曰。以君見惠之深。實使吾樂且感。無可以喻。且君用情之厚。又非薄德如我者所堪。當然我終未能允君請也。兒事未了。吾實不敢自計其私。幸君毋怪其薄情。傑克曰。君意其家人將不信君言。而納兒邪。梅里曰。噫。請止此事之難。或百倍於吾曹。意料幸勿與我更言。一語請先與滌紅夫人一謀。夫人何言。請來告我可也。非我之絕。君此時實難應君之請。言時。目中似有樂意。傑克見之。知非無望。私心竊慰。梅里雖禁傑克勿再言。而鐵潑子歸時。見彼二人情狀。知已心心相許矣。傑克臨別。謂必謀與滌紅夫人一語。翌日。傑克歸杜雷克邸。審知子爵方出獵。念此時可踐昨日之言矣。乃潛至西軒。軒外新築高籬。蓋防人之近。并防滌紅之與外接者。傑克踰而入。巡視軒外諸窗。不可見滌紅。因逡巡待之。而竊竊懼守者見。彼將立加斥逐。緣傑克忠於滌紅。爲子爵所深恨。預度傑克必潛來與滌紅會。而畫策故囑令僕從嚴守之。顧久之。傑克不來守者。少懈不常守。故此時閱其無人。也無何。始見滌紅夫人憑窗外望。忽忽若有所失。然又自疑。此果滌紅夫人歟。曩日之滌紅夫人。嬌艷娟媚。如名花居嬪。後雖少顛。頓然終可辨識。今則瘦損盡矣。髮蓬蓬而容灰白。眶黑腮陷。厥狀若二人。此詎卽昔日故子爵以其傲人之滌紅夫人邪。且容瘦而目益形巨。光凝若失。神傑克覩狀爲之惻然。念夫人何可憐。至是幸而此時爲彼將得好消息。至彼聞之。當如開天堂之門入極樂之國。其憂可以少殺矣。人謂滌紅夫人病狂。然以狀占之。殊非狂易。但悲極心傷。故成是狀耳。已而滌紅亦見傑克頓現喜色。血色亦微。上頰泛紅。傑克乃舉手作欲言狀。滌紅四瞭無人。敢一法蘭西式之窗。招傑克行近窗下。有蕊香花叢甚密。傑克排而前攀。籐而登。卽駐籐上。滌紅出瘦小如枝之手。握傑克手作破啞聲曰。嗟夫。麥勞里吾今日何幸得見一眞友。

集 一 十 第

前此胡不來省我傑克。淚盈於眶。曰：夫人僕之來此。良非易守者。甚嚴。今日設非有以報夫人者。亦不來矣。僕有要言稟報夫人。聞之無妨否。滌紅曰：然邪。是何事。嗟夫。我傷心已極。舉凡天下至難堪之事。皆已一一受之。汝第言之。無防我不勝也。傑克曰：雖然此非傷心之信息也。乃喜報也。夫人聞之。當可一療心中痛楚。滌紅之色忽爾變易。似已死之靈魂。漸復凝視。傑克不瞬。啟吻微笑。此蓋失兒後第一次展顏矣。已而曰：麥勞里乎。我固深信爾言者。爾當不我欺。如他人之以僞兒誑我。既生我之希望。復揉而毀之也。若已得兒乎。傑克鼻酸而言曰：吾等宜頌天之德。吾今日將來之消息。正爲此也。夫人乎。吾信已知公子所在。公子固安然無恙。且甚健全。言至此。不敢更說。防滌紅樂極而亂。蓋此際滌紅仰首鼓掌而笑。傑克恐其狂易。滌紅見傑克驚恐狀。則立復故狀。搖首曰：麥勞里。毋恐。樂極足以殺人者。誓言也。憂極始足以殺人耳。吾悲憂至此。尙未卽死。何況是喜信息乎。可告我以兒安在。言至此。聲漸低。且舉手戒傑克。亦低聲。傑克作簡語告之曰：公子方護翼於一賢德善良之婦人之下。此婦人僕欲得而妻之者也。滌紅合掌膜拜。淚循頰下。且喃喃向天祈禱。傑克回首。他向既聞其禱。已始敢回顧。見滌紅已欣欣有生氣。容色盡復。目亦耿耿。若秋水。問曰：夫人意以何時接之。歸者。滌紅顫且答曰：不可迎歸。尤不可使人知其尙生。傑克呼曰：我之夫人乎。然則夫人將見公子於何處。曰：吾將不與面耳。渠既脫此危境。詎可又納之入。今兒在外無恙。已甚善。吾以兒托汝。汝善監衛之。兒父遺囑。兒生存者。當使居是間。而此間是何地。可居之乎。賈林登：老夫人生一日。主是間。一日則吾兒雖歸。大尉賈林登終不能去。彼不去。則吾兒奚得安居。麥勞里乎。汝詎未知此間之險象乎。兒仍以居外間爲善。至其可歸之日。而後歸之可也。傑克頗詫。滌

紅之發語不倫。幾未敢自信其耳。然又感滌紅愛兒之切。知其言亦非盡屬無故。果其言信也。則兒歸反蒙其害。且昔日滌紅又嘗告以賈林登大尉及都尉而斯奴特欲謀兒事。則賈林登信爲險人矣。乃諾之滌紅揮手曰。今可去矣。歸途勿爲人覺。爾以此消息來。天當佑爾。傑克曰。容我告夫人。以公子何在可乎。滌紅急掩耳曰。否。否。吾不願聞。凡吾身之外。無處而非偵探。日夕有人隱監察我。爾告我以兒所在。我昏夢中或洩而爲若輩聞。反足以滋禍。吾今已樂極。然今日爾所告我者。洩於夢中。猶不防也。麥勞里願天佑爾。言已。驟然闖窗而淚。乃大注舉手揮傑克去。

第二十一章

傑克踰籬而出。乃見籬內一人。隱而窺。已大駭。是人伏處距傑克與滌紅對話之窗。非遙言必盡爲所聞矣。傑克初見是人。僅覩一婦人之衣角。婦人似已見傑克。覩已瞥然而去。疾若驚鴻。已入屋中。然傑克已審爲女弟海娜。大恨又竊慶。未以兒之居處語滌紅。不爾亦將爲所聽而告之子爵矣。蓋其兄歸自倫敦。海娜知必有異。又苦傑克不肯自吐密偵之。是日潛尾其後。得盡聞其隱。大樂。遂往告子爵。謂窺見傑克以信息報滌紅。夫人滌紅聞之色然。以喜。子爵聞報。切齒怒詈。謂已料傑克所言者爲何。因質之海娜。果不出所料。後此數日。傑克不告自出。防告則人將尾其後。已逕赴倫敦。至梅里所居。其時適與前次來時同在黃昏近暮之際也。梅里聞足音已辨其爲傑克。芳心如搗。聞叩門聲立應曰。請入。及見其入時容色。知必有要言相告。傑克立言與滌紅夫人相晤。事梅里默然靜聽。華容笑展。狀若天仙。已乃曰。渠信我邪。噫。兒之母竟見信不疑邪。我當力副其信。傑克呼其小字曰。梅里。以卿所爲已足當其信。卿今可應我前。

次之請矣。卿宜容我助卿衛此兒。梅里不卽答。萬念紛如交戰。胸中自知箇深愛。此勇於赴義之丈夫。得婿如此。當亦無憾。無如婚後。則杜雷克邸鄰近之人。必知之。且將因而知兒爲兒。計事至危也。且方以力撫是兒。自任爲人婦。後復須盡婦責。撫兒之力。何堪他分。沉吟良久。毅然答曰。否。尙未可也。果吾能應君之請。而無礙於兒者。必答君不疑。顧尙未可。幸毋苦詰。何故。第思之。卽自悟。君當歸宜去。此且應體滌紅夫人之意。勿更來滌紅。夫人謂自由未復。勿令世人知兒也。君必守邸中好。爲夫人監護。非滌紅夫人命。勿得以書致我。我非有大故。亦不寓書於君。請矣。請矣。傑克知梅里非欲逐客。第以心有所苦。故出此耳。乃執其手相對。久之。復親以吻而去。鐵潑子自街角見傑克去。急歸。并步登樓。意將道賀入室。見梅里抱睡兒坐爐前。垂首若有深憂。乃作柔聲如女子呼曰。佳哉。梅里與汝情人相叙。當樂甚也。梅里舉首徐詰曰。情人邪。曰。然。傑克告我。謂汝爲彼情人。彼亦爲汝情人也。然汝狀似有大戚意者。爲反唇相稽乎。梅里曰。孰者爲我情人。我之情人。此兒也。顧吾又何以與兒有爭論。鐵潑子若不安。曰。梅里。汝之情人。祇此兒乎。曰。然。兒爲我心中唯一人。充實吾心房。更無餘地。可納他人矣。鐵潑子嗒然搖首而嘆。不置一語。知梅里性決。雖說之無謂也。而心中則大爲傑克梅里憂。

第二十二章

梅里與傑克一別數月。初猶時冀其以滌紅夫人信來。與兒歸去。竊意謂滌紅夫人既知兒無恙。憂可釋。疑可解。心亂神迷之患。亦可指日而愈。神氣既復。則當能畫策以歸其兒。復其爵產。殊不知邸中之人。皆爲滌紅所懼。日夕惕惕。已身且恐不保。又安敢歸其兒。梅里待之既久。信息杳然。竊怪滌紅夫人何竟能。

耐此悠悠數月而不一設法視其兒疑愁欲絕幾病而一念吾有撫兒之責則復力自振刷未幾已屆一週歲傑克猶未之來不復能耐因作短札問邇來邸中信息如何滌紅夫人佳否獨絕不提兒事亦不書己之居址又恐郵印爲傑克女弟海娜所察而偵知已所在乃持函城外而投無何而傑克之覆書至梅里得之手顫心躍意書中必情話綵綵且有以見慰及拆封啓視則書中言殊平淡謂滌紅夫人尙未謀歸兒之計但常出外且以乘馬爲多已不如前之受禁矣偶或詰傑克以兒安否傑克慰之請歸兒滌紅夫人輒卻之曰且少待傑克言以勢觀之似已有可望而梅里親書後殊懊喪輒失聲慟如此者又一年又致書詰狀覆書言亦寥寥如故且謂滌紅夫人不常問兒問亦無多語梅里遂置之不更悲慟然固無時不望兒速歸也自此每屆歲首必致書傑克雖得覆而所言則又使人失望卽求婚事亦絕口不提意者傑克悔前此之妄念故羞言之今而後渠第視我爲其幼主之保姆不復置我意中耳此亦理所當爾不足責其無情然每讀其書後輒覺心痛如剗乃摺疊珍藏小匣中匣爲梅里藏珍之處中置兒之裏衣衣角有皇冕者又有兒第一次剪之柔髮一縷及歷年傑克致己之信兒亦隨年以長日加壯健狀貌亦日美梅里衣以美衣食以美食日諄諄教以書禮等學呼其名曰格烈勿爾薛爾文對人言亦不以兒爲己子惟自承爲保姆有牧師者勸梅里入兒於校梅里從之至兒六歲遂入校矣晨送之至校門暮接之歸未嘗一日任其隻身來去兒亦必與梅里偕而後行兒性藹然不與人忤在校中好友獨多梅里暇時輒告兒以家世使自知身非微賤力學上流兒明慧能深體此意舉止皆大方謂梅里異日家人迎之返者當與梅里同去梅里未之諾兒必強其允乃已兒愛梅里有如母見梅里有憂色則亦怏怏不樂蓋兒

之視梅里兼母保姆師友而并諸一身者故凡所以對此數者之愛情亦聚注於梅里也有設孤兒院之女慈善家見兒明慧貌至可愛思得而置之孤兒院中商之牧師牧師曰我誠未知兒之果爲孤兒否其歷史祕密人莫得而知惟我則信其家世必非寒薄爲兒撫育之密斯語我以是者曰密斯邪牧師曰我但能稱以此渠雖謀生於劇場然言談舉止皆如大家閨秀慈善婦人曰執業於劇場者邪聞之乃令人悚然如是則兒不當與之同居宜歸我撫之且教以道德之事彼劇場中人與教育相乖兒將深受其毒牧師曰夫人謂其毒邪夫人若識密斯高爾當自悔此言之失矣慈善婦人曰何時可見之言時意殊鄙蔑又曰渠果愛兒必勿拒吾之請牧師告以兒放學時密司高爾必逆之於校門欲見之者可隱道中俟之是日放學時梅里果來校外牧師前而請曰密司高爾今有可洛伊爾夫人略前與梅里微頷不敢近梅里心知梅里爲女優而夫人則惡女優如蛇蝎者也作輕蔑之色言曰吾嘗見兒於其校及牧師許深愛之思納之吾孤兒院中與以完全教育使出爲社會中之高等人也梅里大駭亟曰噫否否謝夫人夫人意固善然未知吾胸臆此事非夫人所能知者兒與我共較入尊院爲善也可洛伊爾夫人大不懌微舉其目鏡凝視梅里久之始能言曰留與汝共勝於入我院邪梅里安然曰請夫人恕其無狀尊院之善澤及無家之兒固無待言第此兒尙未至無家彼居吾許固安且樂若奪之則雖盡天下之所有亦不足以彌其不快也慈善婦人冷然曰汝竟阻兒前途之光明以徇爾私矣今兒已出我將問以數言汝勿拒否言次意梅里必拒而梅里答曰是何不可我當囑兒與夫人言也爾時校門已啓學生潮湧而出兒在人叢中梅里

卽前而就之格烈勿爾。觀梅里卽張臂環抱親其頰。冠墜露柔曲。褐色之髮左鬢獨有小塊色白。若銀是爲他人所無者。慈善婦人亦未經見。詫謂牧師曰奇哉。兒之左鬢白乃如雪。與他處髮色判然而別。牧師領首。婦人又曰吾聞之人言英蘭有某巨族自遠祖相傳左鬢咸有白髮如銀。今觀此兒與所聞若符。巨族之姓氏不復憶矣。慈善婦人言此梅里已聞之自思巨族之姓氏得無卽爲薛爾文思時復親兒頰告以有婦人欲與言格烈勿爾拾冠詣可洛伊爾夫人前狀甚羞澀。夫人微俯就之作慈藹狀曰吾兒乎吾聞爾乃無母信乎。格烈勿爾詫之温然答曰吾固有母且有兩也。梅里奇其言夫人又問曰有兩母邪曰然一爲吾所識一則未之識也。夫人哂曰嘻爾意謂密司高爾爲汝所識之母乎曰然梅里謂吾尙有一母較渠美較渠慈而我不之信。夫人曰汝亦學聖經及祈禱之文否曰學之梅里授我者也。可洛伊爾夫人見數問皆不入漸不耐又試之曰格烈勿爾可告我今有一善地可學有用之學異日將爲印刷工人或木工人若亦樂之乎。格烈勿爾仍足恭致答曰否吾雅不願爲木工印刷工曰然則何欲曰將爲紳士也。夫人舉目微睨梅里乾聲問格烈勿爾曰汝亦知爲紳士之道乎。格烈勿爾莊其容似已身爲紳士對曰知之紳士者手宜清潔言行宜恭而有信見童子撻跛馬則訶責之。盪面時并宜濯及髮裏則膚牧師笑呼曰善哉善哉爲紳士之道思過半矣。梅里亦驪然而可洛伊爾夫人則大不安忽問曰若爲紳士將何以爲。生格烈勿爾逕答曰將御車如鐵潑子耳。可洛伊爾夫人見格烈勿爾絕不爲己言所動意大失。悵然見於色。牧師前而言曰可洛伊爾夫人欲得之已不可不如舍之。夫人以格烈勿爾倔強不動亦躑。牧師言。

第二十三章

梅里愛格烈勿爾固無所不至而鐵潑子對格烈勿爾之情亦正不減於梅里且視格烈勿爾如幼主以僕役自居格烈勿爾七歲時鐵潑子年二十又二矣歷年與梅里相處性相近則儉鄙之習漸除日臻高上惟鐵潑子未嘗入學校故字音終不能矯正梅里亦不苛責以此也此時鐵潑子服役於一著名馬廐中以善駕御聞於時薪金亦歲增月入乃大豐且有意中人矣其意中人爲一妙年女子以歌舞於賽馬場中爲生喜與士大夫結納衣飾之炫美爲都中士女之師範而卒竟爲鐵潑子之意中人此女子殊輕梅里鐵潑子因是頗引以爲不樂格烈勿爾以鐵潑子能調馬故亦深愛馬然梅里知此爲若父之遺傳性蓋鐵潑子嘗語梅里謂已故子爵薛爾文生時亦常與賽馬之事人多知其善乘有時鐵潑子或與格烈勿爾并騎出游格烈勿爾則大樂或與鐵潑子及其情人同車而游是爲格烈勿爾視爲至樂者又請鐵潑子授以駕御之術鐵潑子嘗言曰貴人乎異日貴人得意當雇我爲調馬之人我當爲貴人擇神駿博勝於賽馬場也格烈勿爾一笑諾之四月之杪都中有春社之會是時去格烈勿爾七歲之生辰尙有三月鐵潑子與格烈勿爾磋商良久將請於梅里赴春社之會梅里聞此滋不懌深怒鐵潑子誘兒以此謂賽馬場非小兒所宜涉足鐵潑子力辯曰吾決勿引之於不善且幼主爲貴人安可不使其增長識力梅里曰子導之至彼凡非兒童所宜見者彼將一一見之或遇其家人則奈何言次變色曰汝固告我謂彼家之人莫不喜賽馬之事彼可恨之大尉賈林登亦必在是鐵潑子曰彼縱在容何傷彼見兒亦勿識爲誰氏子幼主欲往之心切奈何禁之春社之會不足爲兒害也梅里無奈聽之鐵潑子之能翼衛格

烈○勿○爾○初○無○以○異○於○梅○里○故○梅○里○任○之○行○鐵○潑○子○假○一○馬○車○道○經○鄉○村○格○烈○勿○爾○長○於○城○中○鮮○嘗○鄉○村○空
 氣○至○是○神○爲○之○爽○鐵○潑○子○之○意○中○人○波○媚○梅○里○未○敢○信○重○其○人○故○未○同○往○又○囑○二○人○早○歸○是○日○天○朗○氣○清
 而○梅○里○尙○恐○其○雨○爲○置○格○烈○勿○爾○之○雨○衣○於○輕○車○之○廩○駕○車○之○馬○爲○良○駿○加○以○善○馭○如○鐵○潑○子○者○馭○之○遂
 飛○馳○絕○塵○抵○愛○堡○森○時○適○第○一○次○之○競○馬○開○始○觀○會○者○尙○不○擁○擠○僅○足○點○綴○此○盛○景○有○生○氣○鐵○潑○子○謂○與
 兒○來○此○無○害○當○也○天○氣○尙○不○冷○至○鼻○赤○脣○青○而○婦○女○咸○被○裘○以○爲○美○觀○鐵○潑○子○既○解○馬○置○車○二○人○乃○登○高
 臺○而○觀○第○一○次○賽○馬○之○事○已○格○烈○勿○爾○請○諸○鐵○潑○子○欲○趣○臺○下○觀○傀○儡○演○劇○鐵○潑○子○可○之○遂○同○下○往○觀○劇
 殊○精○巧○多○趣○觀○已○又○往○來○人○叢○中○匪○一○不○覩○格○烈○勿○爾○大○樂○小○冠○推○至○腦○後○兩○頰○受○風○赤○若○林○擒○媿○媿○與
 鐵○潑○子○評○論○所○見○已○忽○見○一○老○人○衣○輕○長○之○騎○服○手○遠○鏡○視○格○烈○勿○爾○微○笑○復○視○既○而○作○疑○狀○注○視○二○人
 不○已○鐵○潑○子○覺○有○異○急○引○兒○穿○人○叢○歸○坐○已○車○中○行○時○經○一○船○車○前○車○中○坐○婦○女○數○輩○一○婦○人○姿○容○絕○倫
 而○有○驚○異○惶○懼○色○鐵○潑○子○見○而○訝○之○不○禁○回○首○更○顧○忽○聞○有○人○自○後○呼○曰○滌○紅○夫○人○盍○觀○此○兒○觀○之○觀○之
 此○兒○乃○具○薛○爾○文○氏○銀○鬢○之○祕○鑰○邪○鐵○潑○子○聞○滌○紅○夫○人○及○薛○爾○文○氏○之○名○甚○似○諗○於○耳○不○禁○駐○足○返○顧
 發○言○之○人○則○見○言○者○卽○頃○者○手○持○遠○鏡○之○老○者○正○欲○行○以○避○之○老○者○已○把○格○烈○勿○爾○之○肩○強○曳○而○去○而○爲
 狀○又○甚○溫○悅○言○曰○請○少○俟○之○引○格○烈○勿○爾○手○直○趣○船○車○之○旁○高○舉○之○示○車○中○婦○女○呼○曰○觀○之○滌○紅○夫○人○盍
 觀○之○鐵○潑○子○駭○愕○不○知○所○可○既○而○忽○憶○滌○紅○夫○人○卽○兒○母○之○名○更○視○車○中○之○滌○紅○夫○人○卽○愁○態○欲○絕○之○美
 婦○人○乃○知○此○兒○爲○面○其○母○矣○心○大○躍○失○聲○小○呼○少○頃○車○中○又○一○婦○人○啓○吻○而○言○鐵○潑○子○見○所○謂○滌○紅○夫○人
 者○色○白○若○死○默○然○凝○視○格○烈○勿○爾○他○婦○人○呼○曰○嘻○將○軍○乎○兒○乃○大○類○彼○家○人○與○彼○家○歷○代○宗○祖○中○之○某○照

象酷肖滌紅夫人乎若不……言時回面滌紅夫人滌紅夫人不能作答猶凝視格烈勿爾不已若欲直見兒體內之靈魂兒色赤體顫心中忽有不可名狀之感又爲生人所賊莫知所可幾欲哭出高年之紳士又作莊容言曰滌紅夫人乎夫人謂明日將離英蘭而旅行於異國我意則謂宜先一加訪問并令此兒及兒之人至律師許一究其來歷不當忽然置之也鐵潑子惶恐不能爲語但取步微前眇目張口自念此豈吾幼主將歸之肇端乎時衆人又默然滌紅夫人始終凝視兒面不瞬餘諸婦人則默視滌紅夫人既而滌紅夫人驟回首搖首狂笑意若決然絕之已乃安然以背抵車而坐閉其目若深惡不復欲視言曰一加訪問邪與彼同造律師邪是何故母乃太無謂否否盍將兒去母溷人也格烈勿爾雖未知是爲己母而見其決然相拒之容似堅冷若毫無情感者心痛若着刃失聲而哭以母子而至於此固無怪其然鐵潑子已竊知之兒回面鐵潑子執其手乞引去曰鐵潑子鐵潑子抱吾下引吾去滌紅夫人忽銳聲曰然速引兒去格烈勿爾曰然也鐵潑子盍與我寧家歸梅里許我寧歸梅里許耳高年紳士因釋之於地格烈勿爾乃引鐵潑子之手絕馳而去

第二十四章

爾時又有一盛服紳士年較少自人叢中詣車前鐵潑子急引格烈勿爾曰來來盍從我去年少紳士卽今子爵薛爾文賈林登鐵潑子雖未嘗與覲一面然以狀測之深疑其然蓋賈林登雖年少美風儀而儼薄兇狡之狀苟非爲其所惑者亦至易見鐵潑子復回顧見車中一婦人似有所告於賈林登賈林登蹙眉而聽鐵潑子料所言必爲兒事私幸若輩未遑詰兒之姓名若詰而告之將更滋其疑以格烈勿爾

之坦不知機人若詰其姓名者立告無隱然亦危矣時鐵潑子忽見賈林登別車中人匆匆自行鐵潑子思渠必覓兒也急引兒深入人叢中至繫馬處取馬駕車疾馳而返梅里聞馬蹄聲竊訝二人何歸之速疑或有意外鐵潑子既與格烈勿爾歸盡舉以告梅里梅里故念勿萌躍然而起抱兒而呼曰鐵潑子此其時矣吾等可乘之勿失也格烈勿爾抱梅里顛而言曰梅里吾決弗願舍爾而去且不願此身乃屬於若輩也若輩皆不如汝之有慈愛心卽彼中至美之夫人亦殊忍而冷酷故我請鐵潑子速引我去之也梅里知滌紅夫人之拒其兒非誠欲拒之殆意別有在然至於此亦可云慘酷因慰兒曰格烈勿爾渠之拒爾非可得已者也吾愛乎彼至美之夫人卽爾之母汝之親母也吾雖未見然固敢決之渠若非有所恐必將抱爾於壞貼諸其心吾行往面之告以速取爾歸母懼又橫目視鐵潑子鐵潑子已知其意梅里曰而母若恐他人中傷爾則可留我爲爾監視吾滋欲見孰敢當吾之前而加害於汝格烈勿爾本未知已幼時之歷險然時見梅里及鐵潑子言及已之過去輒糲糊不可測心焉疑之今聞此益覺惶惑且駭力牽持梅里梅里慰之并壯其膽謂兒必有以慰其母母懼卻格烈勿爾曰梅里汝何云吾在此已爲汝心中之人足以慰汝矣更何求慰他人梅里乎吾去汝且失我汝失我情胡以堪梅里歎而泣囑格烈勿爾勿爲此唐喪語謂上帝至公能爲吾等庇護吾曹但循理軌而行勿以私意之愜否而背理也鐵潑子曰梅里若何緣得自達於滌紅夫人我聞若輩言渠將於後日去英蘭矣梅里躊躇少頃曰然則明日渠將何在或復來愛堡森也鐵潑子曰此亦宜然之事蓋賈林登子爵明日將爲城內城外之大賽滌紅夫人或來也梅里曰然則我明日亦去第我去後孰爲我護察此兒者我弗能任其一人獨留也梅里至此

忽覺駭然。深恐兒爲賈林登所知。鐵潑子曰。囑吾波媚來。可耳。波媚者。實天下第一善心之女子。苟使其爲爾。保持可釋。然無懼兒爲人中傷矣。言至是。故抑其聲。蓋知格烈勿爾。今日受恐多。恐此言復駭其聽。聞梅里本不信。重波媚然。以鐵潑子之薦。允之。忽思假密司品克之提琴。喬裝作賣技女郎狀。以詣賽馬場。梅里蓋亦少能鼓提琴者。旣衣女海賊式之眩服。則可御面具。以自掩其容。乘機進與滌紅夫人語。力說之。滌紅夫人當無不動。翌日至賽馬場。立見都尉。而及斯奴特。駭然深自戒備。又見傑克麥勞里與一男子及女弟海娜坐一車上。其同車之男子與傑克貌相若。念此非其兄當爲其弟矣。自梅里見海娜與一男子親吻於林中時。至於今日。海娜容色已大易。鮮艷之色盡失。狀若躁烈。易怒。所衣則尙爲時尙妙。年之艷裝。雙日常注於子爵之身。其時子爵方往來蹀躞於地上也。子爵亦已老去。且以狀觀之。尤似多病而不健。梅里知子爵年方四十。然狀若五十以外。額上縐痕錯亂。昔年之風儀。今已依稀莫辨。眶浮而睛赤。四顧若有所覓。旣見都尉。而及斯奴特。急前迎之。都尉而及斯奴特二人。亦改舊觀矣。昔者二人之業。本都尉而爲主。而斯奴特副之。今則賓主易位。斯奴特昂然居於前。衣服亦較其伴爲都都尉。而旣以主位讓之。斯奴特事事唯斯奴特命。是從。衣履益不修整。一任其破敝。詣子爵前。亦斯奴特爲前領。先發言曰。嘻。吾主吾等已得吾主之電。然何事必約相會於此。斯奴特言時。殊無敬意。蓋子爵雖富貴。然二人洞知其惡跡。卽不加敬。亦不爲失禮。子爵曰。若輩當知吾招汝輩來。固有要事。兒復出現。昨日有人名鐵潑子者。狀類圍人。竟挈兒來。面其母。若等當值取是人。今牛已奮其角。而非力持其角者。無幸矣。汝等值得其人。卽携來。面我。肥犢者禍水也。宜先宰之。以絕其根。後事徐圖。不難也。語時作獰笑。斯奴特容

益貌曰我常告君危險未抵己身而已乃迎之於道半者不智孰甚計不如任若輩先動第一着然後我等乃與接戰接戰後始厲行吾謀吾力子爵曰子言乃大謬兒已爲母所見酷肖乃父幼時昨日彼輩歸乃紛紛議論不已有欲覓取之歸者若彼人已挈兒至其外祖則吾等全局皆殆子胡懵懵至欲以第一着讓人須知第一着必屬之吾等吾等先謀所以致其兒誘敵近己法也斯奴特曰我殊不韙君意都尉而曰我亦不以爲可實則都尉而言之言絕無成見徒以己未啓一吻未置一辭不知措辭之法又不甘以無用自居故加此一喙子爵聳肩曰爾等果皆不能助我者則我已得助我之人都尉而曰請貴人見示是人爲誰曰勃列士沿爾之密昔司史維居也昨夜已告以電報囑速去倫敦探一人名鐵潑子者測以我意所行必成既得此人則求兒爲非難事矣斯奴特目都尉而都尉而亦報以目既而斯奴特言曰薛爾文子爵密昔司史維居之辦事當不能較勝吾等都尉而君汝其謂何也都尉而曰誠如君言我亦殊不以彼婦爲可信子爵聳肩曰二君之見助與否一聽尊裁我亦何能勉強君等不爲我致兒尙有人能爲我致之吾意決矣我當首先發難斯奴特強笑曰子爵問吾等爲否此事邪都尉而急曰斯奴特君我等固願爲之也子爵領首曰然則可與我同來權馬之室我將以我欲爲者一一告汝輩乃同行滌紅坐車中實見三人聚議惟未聞議何事然以意揣之必無善意與滌紅同來之貴婦皆下車游行草地上故滌紅驚極變色人乃莫之覺此外猶有一人見此三人聚議者則梅里也梅里蒙面具不防人識夷然來往人叢中已漸行近傑克車次見傑克百感潮生傑克亦似深異其舉止睇視不瞬梅里自疑詎已爲彼識耶吾已喬裝且以面具自蒙渠安從識顧終覺不安不如他去乃鼓琴而行若欲求善地以營業行未

遠聞傑克柔聲自後呼其小名五體俱顫無奈徐回其首果見傑克面已立幸有面具自蔽否則飛紅之
鬢爲傑克見矣低問曰君何由識爲我傑克以梅里不諱甚悅曰卿一舉一步聲音態度以至纖手之形
皆足證卿之爲卿初母須但以面容也梅里脈脈俛首輕撥琴絃以自掩傑克低問曰卿已忘懷耶梅里
曰吾將面滌紅夫人以納兒歸事說之傑克曰然則可隨我來爾歸時我請偕行夫人果欲歸兒者我可
與兒及卿同行也梅里審傑克此語知尙屬情於己乃默然隨之行至滌紅夫人車畔傑克曰夫人乎今
有人欲與夫人語滌紅夫人聞聲駭然回顧傑克又曰此卽歷年撫育公子之人也滌紅益駭異不禁低
呼轉目及梅里言曰嘻子携是人來令我不可堪吾誠不知所可懼耶樂耶希望耶孰者爲是梅里婉言止
之告以歷年之事謂兒日以長健且美明慧能就教品性復良言時音吐至溫柔滌紅夫人聽之淚循頰
下傑克立少遠不聞所言然覩二人狀亦愴然不能自禁爾時尙有一人其人爲海娜坐傑克之車上亦
見滌紅梅里對話且見其兄海娜者已久失子爵之寵乃思所以復之然海娜之所以博子爵之寵者舍
爲其偵探隱事外實無他技今乃適逢其會矣其時恰值子爵出自權馬室兩謀士左右之海娜一躍下
車直趨其前呼曰主人乎子爵一覩海娜頓露不喜之色屏二謀士與海娜同行數武海娜曰滌紅夫人
已爲所得矣曰已爲所得耶曰然已爲一婦人所得婦人雖以面具蒙面然我固識渠卽昔年來偵於爵
邸外之人卽賣技於劇塲之女優而吾兄所癡心醉意者也子爵色立變面青如鉛與海娜匆匆一頷首
逡疾行往告都尉而斯奴特且言且行歸已車未近傑克已見之戒梅里去梅里乃別滌紅夫人而行子
爵見梅里遯怒目傑克握斯奴特之腕曰速躡其踪爲我盡今夕致其兒來斯奴特頷首挽都尉而疾馳

都尉而愕然曰。我等將何爲。曰。躡彼婦人耳。言時已見梅里於前。樂極不禁自笑。

第二十五章

格烈勿爾及波媚品克處家中。梅里久久未歸。乃覺此數小時中爲時甚脩。是日格烈勿爾本宜入校讀書。然梅里以赴賽馬場。故格烈勿爾上學放學。弗能親自迎送。深恐途中爲仇家所劫。乃爲之請假居於家。使波媚伴之。格烈勿爾欲力與波媚親善。或可破寂寥。顧爲事甚難。蓋波媚之爲人。殊非格烈勿爾所喜者。兩窗之間。有安座。本爲梅里常日坐息之處。至是波媚據之。挺伸其體。有類於臥狀。若甚舒適。仰首視籠中白燕。愀然不樂。又凝睇白色之桌布。既而及壁際。書櫥綠絨爲墊之椅。室隅高瓶中之花草。已復對白燕而桌布而書櫥如是者。循環數復。終乃視時鏡。似靜察其針之移動。久之始謂格烈勿爾曰。汝於世界乃無多交際。耶格烈勿爾近火坐己之小安樂椅。中方抱一毛色斑鬪之貓。而撫之。聞言輒昂首笑曰。交際耶。吾等交際固甚廣。梅里以我及貓爲友。我以梅里及貓爲友。貓以我及梅里爲友。此外尙有鐵潑子。有時赴牧師家。茶話似此多。友朋不可謂非交際之廣矣。波媚藐然曰。若輩茶話之處。祇牧師之家而已。邪。此便爲多友朋。邪。爾輩胸襟窄。意易足。乃不出游。換空氣。以領取衛生之益。耶。曰。梅里時亦與我同行於村陌。上去年之夏。梅里與我作長行於村間。吾即擷此以歸。言時指室隅瓶中已乾之燈心草。波媚意殊薄之。哂曰。噫。此常物耳。吾獨喜花園果圃。男子恒以園中之花簪諸襟頭。彼輩取其襟際之花贈我者。已盈筐矣。是皆擷自其私園中者。吾意汝殆未嘗見所謂花園者乎。格烈勿爾曰。吾等自有一園也。言已奔至窗前。一手猶抱貓。一手外指曰。此我等之園也。一至夏時。花草齊發。好鳥來棲。晚間梅里在劇

場未歸。我坐園中。溫書課爲境。甚足樂。波媚顧窗外。大笑曰。妄哉。此花園耶。此第廚室之頂耳。以廚室之頂。雜置花草。吾正不知何以名之。而汝乃謂爲花園。陋哉。所見格烈勿爾。嘆曰。此既不足悅爾。則我滋以爲憂。書鳥貓及種種者。皆不足悅爾。然則可娛爾者。爲何。波媚笑曰。卽爾已可娛我。此間之物。非我所習。故不喜之。須知人之好惡。亦習慣使然也。今汝友梅里在賽馬場。久當已厭倦。正無異我之在此。格烈勿爾歸坐柳青色小安樂椅中。對火言曰。意者不久將返乎。波媚曰。此殊未可以意測。然時已非早。未知公爵今日亦在彼間否。渠將深詫我之不往矣。尙有侯爵及登合北公見我不在。亦將焦煩不耐。且必慮我爲已死。雖然。旣傾之牛乳。哭之亦胡補。吾當於海士葛一。一面之耳。格烈勿爾曰。公爵侯爵登合北公皆爲偉人。乎問時。意頗詫。波媚何由得與偉人友。波媚曰。偉人二字。不適宜。易爲敏活之美少年。然我雖與此輩交結。亦甚不置。懷格烈勿爾曰。汝謂此輩盡爲爾友乎。波媚笑曰。我意謂然。格烈勿爾正容曰。而鐵潑子則爲爾之情人乎。曰。彼固自名如是。格烈勿爾不言。似有所思。旣乃曰。鐵潑子與一公爵當有大別乎。曰。爾言當格烈勿爾。卽曰。旣爲公爵。大勝於鐵潑子。則汝胡不納一公爵爲情人。而乃屬意於鐵潑子。波媚忽起。挺坐。注視格烈勿爾。久之。一頷其首。曰。吾觀爾狀。未知爾乃如此刁黠。格烈勿爾初不期波媚乃以此言見責。面大赤。二人正不可聊賴之際。忽聞街下有奏鋼琴風琴相和者。波媚立躍起。曰。兒聽之。頃者汝竭力悅我。今我當報矣。爾喜舞蹈否。我意問爾喜觀人舞蹈否。曰。固所喜也。吾恒見梅里練習步武。意至樂之。波媚聳肩曰。梅里練習步武。耶。吾今將示子以更爲時所風尙者。吾於冬日在音樂堂中。爲之觀客。皆爲吾號召而來也。乃移椅桌於室隅。作高蹶之舞。以炫格烈勿爾。舞時。裙袂飄揚。欲飛充滿。

室格烈勿爾以爲是大似輕捷之柔軟體操非舞蹈也然猶力爲欣悅之狀波媚跳躍既倦卽坐地上而息問曰此較密司高爾之點波舞爲靈活否忽有答聲出自他處曰美哉佳哉吾有生以來未經見此舞蹈也聲枯而啞言已推門而入則一衣裳整潔之老婦人髮被亦摺疊平澤格烈勿爾聞其聲時已奔至波媚許波媚已起立笑迎此不速之客殊不以客之無狀爲忤曰媼乎爾駭我矣爾乃來自何許言次以手掠髮令平密昔司史維居回身掩門應曰我可愛之小娘吾亦由門而入耳我初亦照常禮款門顧爾方亟亟於歌且舞未吾聞吾推扉竊窺見汝舞躍翩翩直欲仙去乃自忘爲生客失聲歎妙矣波媚得此知音大勝格烈勿爾樂甚格烈勿爾則覩老媼而懼益以身近波媚波媚笑謂客曰媼來何事曰吾爲訪一舊友昨夜甫抵倫敦爲訪其人告以其祖母已死遺以鉅產也語時堅視格烈勿爾波媚聞此意大屬呼曰天乎此幸運兒爲誰曰其名亦非正名第吾與彼爲舊交卽呼以鐵潑子波媚駭極大呼曰鐵潑子耶鐵潑子乃交此幸運耶噫鐵潑子固我之情人也今渠可以與我爲婚爲我購車馬矣天乎噫嘻運何佳也嬌嬌且坐語我以顛末忽覺格烈勿爾力牽己裳觀其狀若戒己爲備者又低聲曰梅里言汝不得容人入此奈何違之波媚不耐俯而自奪衣裾高應曰噫乃以梅里之言而自擾邪我將謹聽此嬌嬌之言也言已舉右手高引其肱下垂其掌以向密昔司史維居蓋波媚謂此爲至流行之握手式也言曰我良喜得晤嬌嬌請卽坐此言時自室隅曳一椅近密昔司史維居而自坐曰敢聞其祖母何名遺金幾許密昔司史維居之目未嘗少去格烈勿爾言曰少遲之少遲之吾登此間梯級喘息至今未平容我少息也波媚曰嬌嬌何由知來此訪之曰彼爲我老友雖未告我以地址然住居何部吾固知之且吾又爲熟

於倫敦街道者訪之殊無難吾問之人人謂其居此卽不在是間亦當在隣近又視格烈勿爾格烈勿爾欲引身避之然已不及爲密昔司史維居所擒持曰此可愛之兒爲誰何我生平酷喜與童穉相親兒乎盍能與吾以一吻乎格烈勿爾足恭而決然曰否謝嫗矣言已引卻似不信客爲善良波媚卽厲聲曰密司高爾恒以爾嫗禮儀而傲人今爾之禮儀何往矣宜速與此夫人親頰此子失教教之者令渠自命爲紳士異日長大不至目中無人已格烈勿爾踟躕微近密昔司史維居密昔司史維居急捉其臂曰教以自命爲紳士耶吾親愛之孺子爾何名格烈勿爾垂首不言波媚疾聲曰此子何一變至此常日人有叩汝姓名者汝且立答今日胡默默其名爲格烈勿爾薛爾文也密昔司駭然脫口應曰格烈勿爾薛爾文耶又自握其右腕以掩駭異之容曰吾手患風痺有時疼痛至欲分我人爲兩謂兒曰汝名爲格烈勿爾薛爾文耶此名甚美而悅耳誰任撫育之責者父歟母歟抑誰歟格烈勿爾強答曰梅里也密昔司史維居曰嗟夫梅里撫此佳兒已足以傲人矣忽又曰吾來此時在樓下門首所遇之人想卽梅里波媚急曰衣黑白相間之女海賊式衣外覆長外衣手抱提琴者耶密昔司史維居頷曰然然正作此狀也格烈勿爾急應曰否此必非梅里若其爲梅里當已逕登歸此波媚怒曰作此服式者非梅里爲誰密昔司史維居曰吾愛汝可自下視其然否波媚欣然躍起曰諾自念梅里苟歸吾可不錮閉是中矣格烈勿爾見波媚行立起隨其後將與俱去密昔司史維居大駭疾起力捉之呼曰噫吾愛爾母去且留此伴我語我以種種此女士去不一分鐘卽可返矣格烈勿爾強欲擺脫其持曰吾當與同去波媚已至門首回首囑曰汝鴨雛汝當留此梅里固囑爾留此以待其歸勿得他去也且有客在此爾乃不顧客之岑寂耶留此

母得出也。言次掩門。於是室中惟密昔司史維居及格烈勿爾二人矣。

第二十六章

密昔司史維居。謂格烈勿爾有疑懼意。卽作七載前。話滌紅之溫聲語之。曰。汝胡亟欲避。詎羞見生人。邪。格烈勿爾作厭惡色。曰。自問或非爲此。梅里謂羞怯爲人之大愚。密昔司史維居曰。汝當甚喜。梅里格烈勿爾微露笑意。曰。固也。曰。汝至愛之人。唯彼乎。此外乃無有媿其愛者乎。曰。吾母而外。無人足與梅里媿其愛矣。密昔司史維居。輒然撫其首。心中正思索。所以誘取格烈勿爾之策也。已而曰。良然。以汝之母宜爾愛之。摯人知愛其母。始名爲孝。且爾之母。又非他人所能有。格烈勿爾亟叩曰。嫗識吾母耶。密昔司史維居曰。我當能識之。汝之母。非身頰色白而慘澹者。邪。眸子作藍色。流盼之美。爲汝生平所僅見。金髮燦然。左右中分而下。覆其面。如圖畫中人也。然乎。曰。信然。信然。其狀固若是。密昔司史維居。知已中肯。更張大其詞。曰。吾言固非虛也。吾今晨觀之。容色之美。倍於常日。語余曰。嫗嫗吾兒所居之地。我已知之。願嫗嫗與我同行。余曰。如夫人命。吾等遂戾。此格烈勿爾駭然曰。然則嫗之來。乃與吾母共耶。密昔司史維居笑曰。渠固與我同來。方爾幼時。若母失爾。故此來。乃親自勞步。蓋經爾幼時之變。不敢信人也。格烈勿爾曰。今母何在。言時。體大顛欲見母。切而梅里不在。又不敢行。密昔司史維居曰。渠不欲爲好事者。知蓋爾母衣服之炫。必爲此。問窮巷之人。所驚異。勢必環聚而觀。渠惡此。故命我來取爾。自後門出也。可行矣。因力作和藹之狀。以手招之。格烈勿爾復駭然。卻曰。吾當待梅里歸而後去。若謂來時。見梅里於門首。信然。不久且來。密昔司史維居曰。意者渠遇而母於門外。遲遲未來。方與而母語也。格烈勿爾頗信此說。

密昔司史維居曰。汝或自往覘之。爾行未及梯半。當見梅里歸矣。爾先行。吾繼爾來。爲爾語彼二人。以故密昔司史維居囑格烈勿爾先行者。尙欲有所爲於此室中。不欲格烈勿爾見之也。格烈勿爾雖憶梅里嘗囑己母。得出室門。跬步然。又念梅里恆教以異日必事事從母。命今吾母命我去。我何可不行。乃取冠躊躇而去。行至梯半。忽念吾此行。或不遇梅里。梅里歸時。不我見者。則殊不善。返作書以鍼綴於客室門外。書曰。我至愛之梅里。汝教我以遵從母命。今母以人來取我。故去若母不召爾來者。則我今夜當返汝之。格烈勿爾留言。格烈勿爾作書時。密昔司史維居方在梅里之寢室。搜括其財寶。且覓取格烈勿爾嬰時之裏衣。以爲佐證也。

第二十七章

格烈勿爾抵梯下時。密昔司史維居亦已追蹤而下。握其臂曳之。出後院。在樓上時。自窗中俯瞰屋中。地理已曉然。於心目知後門固由是出也。格烈勿爾行且問曰。嫗胡不與我出前門。梅里當在前門也。密昔司史維居軟言如蜜曰。我至愛之人。我詎不知之。第何可由前門繞道而至後門。使而母久待。而母高貴之人也。高貴之人豈久待人者。格烈勿爾素稔後門之外。爲窄陋之巷。小販聚而成市。巷小而人滋多。密昔司史維居知一入人叢。則不易爲追騎。所得故出是。而格烈勿爾則大疑。呼曰。而謂吾乘馬車。馬車焉能入此狹巷者。言時欲止立。回視冀有屋內同居者。則將呼援。以自脫於此。老嫗密昔司史維居闕其意。握之愈力。指顧問已出門外。以左手反闔之。發言時溫婉之語音不少異。曰。小子趣行。言時行至疾。轉瞬已經兩轉折。曰。更一轉者。車可見矣。又轉折數四。尙行不已。密昔司史維居之步履加疾。格烈勿爾自

知中計思撐脫顧密昔司史維居乃力大無倫握之若鐵且其狡甚於老狐防路人見狀而疑也則易為和悅之色使路人見之乃如慈母引一惡兒歸故見者絕不啓疑格烈勿爾與之拒且呼曰釋我去噫請



小孫圖

屋密昔司史維居提格烈勿爾挾之腋下入一橫巷以枚納其口止其聲抵一屋前出鑰啓其門格烈勿爾猶疾呼顧口為物塞聲不揚密昔司史維居則曰吾愛且止而聲吾輩可入此矣門既啟斗推格烈勿

第

十

一

集

爾入格烈勿爾鑿蹶而入者三四尺抵壁而仆顧所在則黯狹之冷廊也密昔司史維居闔門已至其前。蹴之切齒怒詈曰止而聲不爾吾行將裂爾肢體勿伏於地起立容我行格烈勿爾戰慄不敢作一聲急。如言起立密昔司史維居復啓一門曳格烈勿爾入一室霍氣撲人有小窗塵蔽之微光卽由是入密昔。司史維居就近窗室隅掀其地板立見一祕道格烈勿爾疑嫗將入已於此駭而低呼密昔司史維居立。掀其髮牽至祕道之口逼使入舉足探之始辨穴口之下爲梯級密昔司史維居推之幾一撲而下曰入。此毋得更聲格烈勿爾大懼顧亦莫敢違乃蹣跚而下入窖中氣益霉且有陰森氣近窖頂有小穴護以。鐵欄可通微光藉此得見窖中有半滿之巨囊無數似爲人家儲物之所窖之中又有敗木之椅疊箱代。桌桌上有報紙一角瓶一瓶口實以蠟燭蓋以瓶代燭臺者也窖之隅亦有一椅以承桶水及敗巾碎鏡。之片各一窖內陳設所有惟此少選目力漸與光綫習乃見壁腳黴苔痕蒼黑黃白斑駁相雜懼而四。顧而終不一動心中獨念梅里能知我在此乎能及援我乎忽覺有自後毆其背者幾顛仆密昔司史維。居怒吼曰勿木立如以足膠地吾以沿途牽汝致吾手疼痛不堪非爾倔强不隨吾行且呼號者何以至。此格烈勿爾囁嚅曰挈我至此胡爲若爲誰密昔司史維居曰汝母問吾亦勿以謔言誑爾吾挈爾來此。爲爾計使爾脫彼可恨之梅里也爾能自持復爾故狀者則後事可續續而進果不服吾言更呼號掙拒。者吾將掀爾髮抵爾首於壁聽取吾教勿自貽痛楚也言雖申申而狀已不如頃之很很言已以報紙裏。之衣物置桌上摸索火柴然燭解紙包取麪包及乳酪之屑大噉食時背格烈勿爾乘機直趣。門次力搥之大呼曰乞速相救有人聞吾言者乎乞相救乞相救密昔司史維居大怒置麪包執格烈勿。

爾下吐曰咄汝敢如是耶敢如是耶小畜爾乃如此呼號自墮於煩惱耶盍一嘗此更嘗之言時兩批其頰格烈勿爾切齒而喘息亦不號痛密昔司史維居見其頑強詫且怒曰噫爾竟能不哭耶爾欲不聲時加以夏楚亦寂然則頃者胡爲呼號吾批爾爾宜哭爲當因就地上執一斷繩之端猛策其肩背格烈勿爾雖閃卻顧不聲如故密昔司史維居曰今宜哭也胡不哭格烈勿爾哽咽曰梅里謂丈夫不宜有哭密昔司史維居曰嘻梅里言耶梅里言耶語次舉繩又扑顧此次格烈勿爾已爲之備遂不中密昔司史維居曰小畜聽之吾實已厭聞梅里梅里之名後此不得更道吾聞之必徧批爾之首面又舉手力攫格烈勿爾曰聞否果未聞也吾將令爾聞之格烈勿爾微答曰聞之矣密昔司史維居乾笑曰吾固知爾必聞之尙敢與吾抗者將碎爾之靈魂吾告爾似爾么魔尙非我之敵手吾但一舉手一指顧已足了爾吾今欲靜坐讀報及函并靜辨吾麪包乳酪之滋味汝可安坐布囊上吾覩爾動或聞爾聲者爾無幸矣語時指積疊囊處格烈勿爾蹶踏詣之密昔司史維居不耐躍起執而擲之囊上曰若欲與吾爲友則從命宜敏格烈勿爾爲所擲首觸石壁痛甚目亦眩迷以手自撫傷處密昔司史維居既安置格烈勿爾出眼鏡加於目又出一電報噉且讀於燈光下自後觀其狀大似藹然一善人若天故生此人爲撫育天下之嬰穉者奈天生其人未生其靈魂也嫗取子爵所發之電文竭力拼湊其音始成讀格烈勿爾試昂首視嫗見嫗容色慈祥爲婦人中所不可多者心滋疑此和善之嫗卽毆我詈我蹴我之人耶然則變幻何速倏而善倏而惡格烈勿爾作是思時神志昏昏亦不辨真僞密昔司讀電文已又取子爵前日自賽馬場發之手書讀之字體更草率不可辨認細察久久始明其意復噉麪包乳酪子爵書中囑爲覓一人曰

第

十

一

集

鐵濼子者。密昔司史維居在勃列士滔爾得。此書時。但見鐵濼子之名。及略解其大意。卽匆匆就道來倫敦。此時再四讀之。始大白其意義所在。復讀曰。密昔司史維居惠鑒。素仰密昔司有絕人之智。蓋世之才。故以吾家庭之事相煩。蓋事勢甚惡。急不可復待。且非仗力。密昔司不可也。讀至此。大笑曰。此事固非我不辦。良然。格烈勿爾見密昔司史維居笑時。若深有所樂。大惑不解。且惴惴懼密昔司史維居。又期期讀曰。七年前有貴婦人投其兒於河中。今此兒忽又出見。與此事者爲一少年。別號鐵濼子。密昔司若跡得此人。則兒可得。請爲我致此兒。或兒已死而示我以證物。讀及此。橫目微睨。格烈勿爾而笑。喃喃自言曰。兒死而示以證物。嘻。貴人欲得者。正此耳。又讀曰。事成當重酬。不吝書至此而畢。大樂取麪包。乳酪狂嚼曰。我早已疑此。今乃知汝非眞子爵。產業亦不宜爲爾有事。旣爲我知。安可不重酬。書尾註曰。函中并有紙幣足爲赴倫敦之資。乃摺書入函內。納囊中。曰。此書所言殊覺明。悉不啻自宣其罪狀。吾且藏之。窮困時。此可止我饑寒也。貴人作是書時。必值洪醉之中。否必不明言。若是。又念曰。我以此兒付之。彼謝我。必不鉅顧。若示以兒已死之証。則酬我者。至少亦三百鎊。吾非怯者。奈何不爲死一兒。與死一雛等耳。乃向格烈勿爾揮拳作獍狀。其時格烈勿爾以手自掩面。未之見。密昔司史維居復自語曰。七歲前。此兒自失。致陷我於煩惱。坐失應得之二十鎊。吾及今恨之。然天竟使渠入我手。我當了之。必了之。以洩吾恨。言次。取桌上黑瓶。就唇而吸。忽怒而力置於桌。曰。竟無涓滴餘瀋。以潤吾吻。吾自昨夕至今。一杯亦未入口。試思吾辦此事。實足令人枯渴。因探手囊中。曰。又無半錢。可以行沽也。言已。目光忽及桌上報紙包之小裏衣。取而撫視。久之。愀然曰。此又何可付質。吾當以此示子爵。爲兒之証。喉涸欲死矣。將奈之何。忽得

策回視格烈勿爾。低聲自言曰。包中衣雖不可質。而渠身上衣。詎亦不能耶。衣似尙未敝。舊可以易錢。沽酒乃起立。詣格烈勿爾前。格烈勿爾駭然。密昔司史維居曰。噫。孺子何爲宛轉瑟縮。若此。詎不適耶。容吾審之。遂曳格烈勿爾起立。曰。噫。爾狀殊都雅。彬彬有類。紳士意者。衣服製自高等之縫紉師耶。縫師何名。僞爲欲審縫匠之名。爲解其衣。就燭光反覆審視。格烈勿爾曰。是梅里手製者也。密昔司史維居異而呼曰。乃非匠人所製者邪。今後當命縫人爲爾製新衣。須知我年邁不能爲爾任縫紉事。且時世裝又非吾所諳。今可卸爾半臂及下衣。吾爲爾將至縫匠許。依此大小爲製新衣。備更易。縫匠所製必較此爲佳也。格烈勿爾交臂力抱胸前。曰。噫。乞毋爾吾寧衣。此此爲我至愛者。不願得新衣也。密昔司史維居不待其詞畢。一舉手。半臂之鈕盡解卸之。乃覺有物鏗然墮掌中。詫曰。囊中何物也。六辨士也。一先令也。盈掬者銅幣也。噫。爾小畜。乃浪費無度。竟置如許錢囊中。胡不於星期日入諸機器之儲蓄箱內。然此亦佳。吾不復爾責。遂入錢已囊。曰。我爲爾儲之。小兒浪費爲余所大恨。語既以格烈勿爾之衣摺捲挾腋之。欲出已。又過返取地上長繩繫格烈勿爾兩手。繫其端於石壁上。一鐵環。格烈勿爾哀呼曰。乞毋見繫釋我者。我允不呼號也。吾矢之決不食言。密昔司史維居曰。若矢之耶。若爾之人尙焉有齒爾乳臭。乃敢以高尚自居。對老身矢誓。勿論爾食言否。吾必繫爾。爾不能遁矣。爾縱高呼。吾亦不令其聲外達。言既拾一空囊。登椅上。緊杜窰頂之小穴。曰。小紳士。汝直呼至力竭氣嘶。亦無濟於事矣。乃行至梯頂。又回顧曰。聽之。吾雖任爾高呼。然我歸時將傾聽於門外。果有一絲聲息者。必有以處爾。令爾永世不忘吾矢之決不食言也。又切齒喃喃毒詈格烈勿爾。血爲之凝。密昔司史維居始出鎖重門。納鑰囊中而去。格烈勿爾初見嫗去。

心釋然。繼又念嫗。雖很毒。然有彼在。終勝於沉寂。如墟墓。此時百無所聞。寂然如在幽域。念嫗將棄我。於此任其餒死。乎不復歸來。乎且此間寒甚。衣復爲所褫。縱不餒死。亦當凍死。齒震震相擊。心中但有驚怖之念。繩束腕急。痛欲折。扭轉欲脫。然但益其痛耳。失聲痛哭。呼曰。天乎。其助梅里以覓我。

第二十八章

都尉而及斯奴特者。皆善於偵人。梅里與傑克去賽馬場時。都尉而及斯奴特。乃謹躡其踪。傑克思此時兒可歸而承乃父之業。雖似危。然名正言順。彼僉壬者。初無足懼。梅里失鐵。潑子所在。然亦不遑待其來。自知已爲子爵所見。久留將不利於兒。深恐子爵乘已在此。而加害於兒。但欲速歸視兒。無恙否。傑克則告其兄。謂有事他適。乃與梅里赴車站。其時距車行尙早。二人比肩徘徊。站次梅里殊焦急。不耐此際。梅里已去。面具衣黑。外衣海賊式之冠。亦已易爲尋常之髮被。故行人絕不屬目。傑克爲提琴頻視梅里。竊意謂梅里衣冠有如保姆而容。色則儼然天上安琪兒也。已而忽婉問曰。若何急急。不可耐。今者事機固安好。無恙汝已。晤兒之母。兒母已爲卿說所動。允辨認其兒。以我觀之。兒狀旣肖。乃祖若父。且有銀鬢爲鐵證。事之成。可指日待。彼家之人。固無有不信者矣。傑克和婉之音。容與七年前無異。梅里聞之。忽生舊感。而力遏之。不外露。傑克言畢。急詰曰。君嘗有所聞乎。傑克曰。昨日在賽馬場。遇兒事。我皆聞之。蓋馭者親聞而告我者。渠謂見白郎將軍抱兒。而以其銀鬢示諸人。白郎將軍者。吾故主之舊友也。邸中僕從。聞此事。皆相聚私議。謂幼主實未溺。已復出。見人世。梅里乎。是不啻已掃徑待兒歸也。梅里曰。滌紅夫人。今居何許。曰。渠本賃巨宅於城中。度此季擬以明日遠遊異域。然今已變計。以今夕歸。杜雷克邸意者。

歸告老夫人以遇兒事也。凡此我皆聞自宅中僕從者言。梅里曰：子爵居何所？曰：亦居邸中。然此時亦居城內。事了始返爵邸。梅里猶疑曰：亦居邸中邪？他日兒亦歸邸，與此人相聚處耶？傑克曰：母爲此慮。邸中有吾輩，彼莫由縱其惡也。且老夫人加寵子爵之意，亦日衰。此七年中殊多變異耳。梅里始釋然曰：然耶？我殊樂聞此語。傑克曰：君既信此，則可從容將事，勿事狂躁。梅里顧傑克言曰：我之焦躁不可自己。吾每與兒小別，輒惴惴慮其無恙否。吾此時乃深恐大尉之惡黨或乘未歸之先已得兒也。傑克顧之而笑。梅里色頰曰：噫，我爲是想固屬至愚之慮。然君不見兒之於我有如吾心，我之疑慮亦非無由。我前此已不自列於人，自得兒後始得復。傑克莊容曰：我亦深信此說之非虛。蓋當年君得兒時情形，我見之至審。我固信君傑克言時辭意沉摯。梅里曰：密司忒麥勞里闊別許久，何能於面具外識我？傑克曰：以相思之切，六年於此耿耿未嘗忘懷。意中人一見安得不辨？梅里顛曰：隔此六年之悠悠，吾當已大變。君何由識傑克？固也。第君雖萬變，吾仍能識之。况君之變乃在容色，今較前尤美而艷，容光之佳遠勝七年。前奕奕精靈苞涵眸子，中吾一見卽審梅里乎？七載前吾嘗請於汝，汝答我以否？吾猶能堪之。若今更以此字相報，我將不受。梅里駭然而却。傑克仍貼隨身畔曰：梅里，吾輩行將返幼主於其家屬矣。既返以後，則君仔肩已卸。然猶有一事爲君所必當爲者，人之責任無有已時。前責既卸，則必有一責來代之。君宜知有一人以汝故朝思暮想，至於七年。君忍忍然棄之乎？抑有以報其苦思乎？二人喁喁言情於火車站之地，實爲絕無僅有之事。站之兩旁旅客駐足而待者，至夥。幸傑克容色莊重，語音甚低。梅里但俛首不作羞澀態。故人未之覺。梅里之心已早屬傑克。今聞傑克復申前請，意本甚樂。然所以遲疑未卽答者，良以爲兒

第

十

一

集

計也。車至同登途中絕鮮交語。惟目光時接。傑克察梅里目色似告。以此遭必勿相拒相待。七年必予以滿足之報。傑克復請之。而梅里乃作堅定不移狀。搖首囑勿言。此然傑克知梅里之爲是言。矯揉造作耳。芳心固已默許矣。梅里之心雖爲情絲所縛。然刻刻輒念格烈勿爾。不置抵家時。乃不見格烈勿爾。探首窗外。相迎意大詫。急脫傑克之挽。飛步登樓。至室外驟止。蓋已見格烈勿爾手書之書於扉上也。斗見此氣爲之促。初但識爲格烈勿爾手筆。尙未讀其何言。傑克亦已隨其後。至忽聞呼聲厲且慘。似肝腸已寸寸裂者。呼者梅里也。梅里回顧傑克容色若灰。雖未細讀所留書。然知兒已去。已爲人掠矣。傑克駭問曰。何事何事。梅里自扉上掣紙於手。以顫震之。手指示傑克。語不成聲曰。兒已爲若輩誘掠去。噫。吾行狂矣。狂矣。傑克環其腰慰之。梅里不顧。逕自啟扉。顛蹶而入。見波媚方踞室中。掀桌布而覓梅里。猛撲之。如母虎波媚大駭。幾喪其魂。然梅里非怒也。非欲與波媚尋仇也。此時梅里方憂戚之不暇。何遑怒力執波媚之兩肩。凝睇其目。發聲幾不可聞曰。告我。告我。誰取兒去者。誰速告我。誰取之。波媚歸失兒本亦大戚。見梅里狀駭然而哭曰。母母以此狀相向以吾測之。兒必無恙。必無傷也。蓋彼老媪爲人殊和善……梅里低呼曰。媪耶。媪何狀。媪何狀。時梅里已深疑媪爲誰。何波媚曰。媪者爲人極和善。爲鐵潑子之故。舊來告鐵潑子以其祖母死遺以厚產。其言或無足信。邪。汝竟信之。邪。似汝亦太易受人給矣。吾瀕行囑爾之語。詎已忘懷。邪。又謂傑克曰。此媪者密昔司史維居也。吾輩不得兒者。兒命必不逾今夕。又執波媚至門次。喘息問曰。去已幾時。自何道行。波媚戰慄無人色。告以媪遣已出歸。則媪及兒皆已不在。又言已出未十分鐘。乃在前門覓梅里。是知彼二人必勿自前門去。梅里大惑莫知所爲。計傑克

則謂媪必圖重賞。故引兒歸。兒或在杜雷克邸。乃僱車以乘。梅里囑令詣杜雷克邸。一探梅里自去。鐵潑子亦自賽馬場返。傑克挈鐵潑子及波媚。自後門出跡。密昔司史維居行踪。詢之路人。頗有知者。謂頃見一衣服都雅之老婦。曳一兒過。兒服貌皆美好。而狀若不願隨。婦強曳之行。且絮絮責其不肖。而誨之人。皆以爲是母子。傑克等又詢以所向。從所指跡之。每至一街之轉灣處。三人則分問左右人家。以是費時頗久。

第二十九章

密昔司史維居外出。行沽遺格烈勿爾一人。子然窖中。震懼欲絕。狂呼求救。至於聲嘶。凡小兒皆自謂其聲至強。可以達遠。至是乃覺聲力之弱。纔如一蚊久之。忽聞足音。蹙然希望。頓生意見。援者或來矣。既乃聞密昔司史維居之聲。醉後糊糗自語。蹣跚摸索窖門。格烈勿爾知非有人。見救萬念都灰。密昔司史維居既啓窖頂之門。格烈勿爾見其醉態。意必一撲而墜。梯下顧殊不然。既闖窖門。靜立少頃。以自鎮。既乃徐徐逐級而下。醉後性益作狂。吼曰。天誅此梯級。乃巖巖不適貴婦人之步履也。尙有一級。將及地。竟失足。踏虛碎然。直撲以木箱相疊之桌。桌倒燭滅。益咆哮若狂。大呼天誅之。天誅之。火柴何往。吾足竟爲所傷矣。小畜又何在。吾矢誓於天。吾固留之於此者。言時止而靜聽。呼吸咻咻然。已而呼曰。童子。格烈勿爾屏息不敢應。爾時天已垂暮。窖上穴雖爲布囊所塞。然尙有一絲殘光。射入格烈勿爾。尙可依稀辨人物。至密昔司史維居。則醉眼昏花。一無所覩。盲行窖中。摸索火柴。觸椅。椅翻。蹶箱。箱倒。復怒吼曰。天誅。火柴已爲鼠子嚙盡乎。且天誅彼小畜。想亦爲鼠噉矣。然我罷甚矣。胡爲因彼而自煩。想彼必勿能遁。吾且作

集 一 十 第

小眠以蘇其困言已。又槃跚窖中格烈勿爾深懼其撲已。身上顧乃不然。噉然倒於接囊。上伸其四體。安然高臥。格烈勿爾覺醉。嫗已睡如釋重負。切膚之寒亦忘矣。久之始復省體。寒齒相戰。體大震。又恐聲爲嫗聞。嫗醒知在必。又毒加笞。扑然冷風。砭骨血爲之凝。欲呼醒嫗而哀之。念曰。吾將一問渠。亦有兒否。梅里言婦人每一追念已。子輒覺有不忍於人兒。果嫗亦同具此心。加惠於我。則允酬以梅里爲吾儲於箱中之錢。其數爲一適。勿令又半。五先令六辨士也。嫗好貨財。并我之衣亦禡而質之。則吾錢箱之巨欸。寧不大動其心耶。計既決。舉首顛呼曰。嫗嫗。請醒。請釋我。將有以相告爾時。忽聞窖上有聲。杜穴之布囊亦墜。細察言者之音。鐵潑子也。大喜。心房欲裂。自言曰。彼耶謝上帝。又裂喉大呼曰。鐵潑子。鐵潑子。嗟夫。吾樂無藝矣。非子來。吾將死。此密昔司史維居。自夢中毒詈而醒。一轉其身。立躍起。外間擊穴口。鐵潑之聲甚烈。舉首而視。狂呼至格烈勿爾前。低叱曰。鐵潑子。耶呼鐵潑子者。汝耶。汝在此。究不安善。將與惡人爲伍。請隨我來。乃解繫環之繩。牽之行。格烈勿爾力與支拒。疾呼鐵潑子。鐵潑子。彼復捉得我矣。密昔司史維居曰。良然。良然。乃提之以掌。掩其口。逕登梯。及梯頂。穴口一鐵欄已脫。鐵潑子一躍而抵窖內。輕捷如十二三齡童子。傑克自外促之曰。趣執之。鐵潑子審視得密昔司史維居所在。直前顧密昔司史維居。殊狡猾。自分不能挈兒而逃。爲自保計。不能不棄兒。乃釋手。墮兒。梯下啓窖門。出砰然。闔之。疾馳出屋外。反鑰其扉。而去。鐵潑子弗暇追抱兒起。哀憐之意。有如婦人。傑克自街頭匠氏家。假得巨斧。又斫去一欄波媚。立街上。焦急欲狂。則力鼓其掌。傑克躍入窖內。見格烈勿爾狀大憐之。急抱於懷。衣以己衣。撫而哽咽曰。是吾故主之子耶。天乎。吾等竟脫之於厄矣。格烈勿爾本已寒極。又爲密昔司史維居之一擲。

遂量今傑克衣以衣始漸甦覺己身乃爲人抱乃頓觸其靈機微呻曰吾識爾吾識爾爲傑克也遂力抱其頸樂極失聲哭

第二十章

滌紅夫人在賽馬場與梅里一邂逅後大爲其說所動已死之心如灰復燃自云昨夜一見格烈勿爾卽識爲己子且以兒之酷肖其亡父凡識其亡父之人當能矢口謂兒卽其子決無疑義梅里見滌紅已動說之益力滌紅言人盡信兒之非僞則歸之甚易獨懼彼大尉賈林登吻內一鬻一日遽失勢將甘心於兒梅里力鼓其氣謂此實無妨但令老夫人擯絕其人大尉權勢既失所恃惟老夫人之見寵若老夫人亦絕之則彼將莫從爲惡且爵邸森嚴重加防衛大尉雖不逞伎倆無由施宜先進於老夫人復愬之律師速迓兒返滌紅躓之恐遲或有變乃星夜以車歸爵邸急欲部署斯事顧抵邸時老夫人已安寢次日清晨尙未見老夫人有僕從入報有兩客以重事請見二客者一爲白郎將軍卽在賽馬場中首識格烈勿爾之人一則不以姓名告滌紅念二客凌晨來訪要事爲何然白郎將軍老誠人無妨接見乃延客於西軒時爲清和天氣陽光自窗外射入軒中此軒者昔日滌紅嘗視爲囹圄而今處之若素矧心境既佳則亦變爲樂觀矣乃坐於昔年傑克來報兒信息之窗前待客既而客入白郎將軍當前滌紅伸手迓之又視隨來之客發聲低呼曰喬佛萊喬佛萊者滌紅夫人幼時同學同遊者也喬佛萊亦微呼滌紅曰我來實唐突然亦以兒事來耳非爲此者吾亦決勿敢來瀆昨日白郎將軍以在賽馬場觀兒事來基令亨省而父而父因憶我嘗於數年前導一婦人入其邸婦人懷一兒謂是公子而父謂彼婦人之言及今思

集 一 十 第

之。或亦無稽。吾乃以是而來。君不見責否。滌紅曰。實深謝。君何敢云責言已起。立去。喬佛萊少遠。以自壓其悲。既乃仍返。故處白郟將軍自窗際回身曰。夫人乎。語時舉一指。自按其語言之節拍。又曰。幸恕其唐突。然茲事體大。吾無暇作客套語也。昨日往謁而翁。磋商已定。今日之來。蓋欲請夫人速寓書律師。若前日賽馬場之兒。非夫人之子者。今後我將不復自信。其目滌紅夫人慘然曰。我固知其爲我兒。深信不疑。且與歷年爲我撫兒之婦人。面接婦人語我。以年來兒狀。吾亦深信其言非僞。第我此時猶有所懼。吾所懼者。固屬當懼之事也。前此兒在時。吾亦以所懼者。語人人無有信者。君等當知吾居此數年者。果何故乎。此間豈兒所能處者。吾寧使兒與彼婦人處。以至於成長不欲其蹈此間之危機也。白郟將軍搖首曰。夫人之感。此固亦情所當爾。第所謂危機者。恐言之太甚……滌紅亟曰。君宜疑我言之太甚。卽我亦恒自疑惑。不解我固耳。聞兒之季父及其黨議除兒事。除兒者卽殺兒也。若輩蓋議殺兒事也。前此既有殺兒奪產之心。所未行者。徒以爲兒已死耳。今兒復生。渠詎甘棄此鉅產者。勢仍將置兒於死而後已耳。言時。嚙齒頓足。已又冷笑曰。雖然。我一女流耳。但爲其母耳。凡我所言及我疑慮於人。固無足輕重也。彼輩且斥我爲愚。愚者之言。宜其不足取信。嗟夫。我之言。乃無人見信也。白郟將軍搖首太息。滌紅幾失聲。哭乃微步。室中自掩。喬佛萊忽如大有所動。懇然曰。吾信之。吾深信之。且謂卿所爲者當也。請遣兒來。基令享而翁。弗納者。吾納之。然後更請律師部署。後事。滌紅方欲作答。突有叩門聲甚厲。滌紅色立沉。面白如土。坐一椅。中心中已知來者爲誰。門啓。子爵入。蹶然與二客頷首。已伸手欣然。謂滌紅曰。滌紅夫人。吾爲將得極好消息來也。吾僱人四偵兒跡。今已漸有端緒。吾敢決四十八小時中。必能歸是間也。白郟將軍

見子爵欣欣之狀更疑滌紅之想爲幻念滌紅聞子爵此語當可釋然矣因亦忻然問曰信耶然則宜速母稽延也子爵曰固也若兒爲眞者此間之人當以我爲至樂爵位產業雖不復我屬然吾愛格烈勿爾甚於此物也白鄔將軍曰是言可敬哉滌紅夫人當宜謝君言時回顧滌紅夫人滌紅安坐椅中木然如塑像微翹其唇似笑非笑至是猝起立冷然與三人頷首逕出

第二十一章

傑克得兒於窖中審其容白而體寒雖加以衣抱之懷中猶顫戰不已深恐傷甚而病決計先挈之就診於醫乃舉兒穴外授之鐵潑子及波媚已亦隨出波媚得兒喜極欲哭淚苞於眶謂密昔司史維居必復返請與鐵潑子留此鄰近俟之言時握拳切齒狀甚恨恨傑克自挈兒別二人去造至近之醫士處醫士謂兒無重傷但服以寧神之劑休養一二日即可爾時兒之神氣已大復聞傑克將携往杜雷克邸又聞二母悉在彼間大喜急欲就道而傑克則謂必靜息一夜始能行心中又念念梅里不已自思梅里至邸中弗見兒必驚疑無措擬以電告之又不知今夕渠宿何許於是終夜輾轉眠不貼席直至翌日凌晨始乘火車赴勃烈士滔爾又自勃烈士滔爾以馬車歸已家蓋格烈勿爾夜來亦未得安眠傑克念先携之已家使少息而後更挈之入邸傑克雖惡海娜輕舉妄言究未知其與子爵有私海娜亦知此事一爲乃兄所審必不相容故力隱而傑克終亦不之知也歸途自念海娜苟悉此爲幼主當亦忻悅無限顧海娜一覩兒顏大惑不樂方作布丁亦止而不爲呼曰天乎此爲誰家兒汝乃挈之歸也傑克翹一足於椅坐兒膝上曰海娜汝未之識邪未知其爲誰汝但兩視以目當即辨爲誰氏尙待問耶是爲吾故主之子小

薛爾文子爵也。海娜縱聲而呼，意非有所樂。曰：兄胡云此爲薛爾文子爵耶？渠來此擯逐吾主人耶？噫！天乎！汝胡擊之至是？汝擊之歸，徒自擾耳。傑克厲聲曰：噫！無識女子爾！胡出此言？吾儕故主之子，未溺汝聞之，不當喜耶？且以滌紅夫人之可憐，今其兒歸，寸心可慰，爾乃弗爲之樂耶？海娜曰：於滌紅夫人母子固善也。然子爵爲人擯逐，不大可哀耶？傑克曰：此人何足哀！此人詭計滋多，薛爾文氏之產本不屬彼，而彼享之七年於茲矣。猶足哀耶？於應有之主人，反不宜得耶？吾每思及兒歸，母慰輒不勝其樂，而爾則以爲悲，是誠何心也？海娜堅不爲動，曰：兄自以爲功大矣，恐人之報爾者，必不抵爾之功也。傑克曰：此姑勿論人之報我與否，初非我之所計。爾嘗見一少年婦人否？嘗有人來此問詢否？海娜蔑然曰：兄謂彼劇場之婦人耶？吾固見之，自昨夜卽盤桓此間，左右但盤桓耳，不敢入邸中也。傑克不怒，溫聲語之曰：渠不與兒偕，固弗願入邸，入邸無謂也。我將覓之來，使知兒在，是以安其懷。又謂格烈勿爾曰：馬司脫格烈勿爾，請少待於此，吾爲覓梅里來也。時傑克已釋之於地，格烈勿爾乃堅握其手，曰：若與我同去，不亦可耶？傑克曰：否，汝罷矣，何可更隨我奔走？少息於此，可臥沙發中，以蘇爾精力。倦則不妨逕眠。梅里來時，我當醒爾，乃導之入一室，臥之沙發上，裹以氈，又覆以二毯。莞爾而出，以手置海娜肩上，曰：海娜聽之，若宜善視此，可憐兒彼之遭遇，實天下之至可傷者。汝聞之，亦當戰慄。汝允我善視此兒，海娜不耐，慍曰：我自必善視之。第願爾速返，總之，此非佳事。吾二人敗於此也，必矣。言已，不待其兄更言，奔歸已室，闔門而拭淚。傑克復入鄰室，一視兒，乃出覓梅里。海娜自閉室中，啜泣未久，忽聞有欸門者，繼以子爵之聲，問曰：屋中有人否？海娜顫而下樓，子爵已入，欲啟客室之扉而入。海娜止之曰：吾主盍來廚中，子爵隨以行。此屋之廚室。

寬廣光潔實屋中至精之室恆款客於是子爵入厲聲怒色曰聽之吾欲知爾惡兄何所事渠昨夜出至今始歸吾今問爾渠與人偕歸耶抑獨歸也噫吾問爾爾胡不逕告言時怒以行杖抵地爾時鄰室忽有呼聲室門啓格烈勿爾立門次狀甚惶懼海娜亦失聲呼子爵聞門啓之聲急返顧見格烈勿爾且審其銀鬢無誤大恨毒兇猛撲之海娜大駭急橫身二人間顛而言曰君母以手觸之子爵很很曰觸以手耶誰則欲觸以手者兒今既在是則我將爲我所當爲挈之歸其家使與若母叙孺子盍隨我來言時坐椅中伸兩手向兒格烈勿爾踟躕近其前子爵和聲悅色曰孺子何名曰格烈勿爾薛爾文子爵已預知其答如此故亦不怪但力縮面上肌肉又問來此何爲曰爲覓梅里及吾母也問母何人曰滌紅夫人子爵曰如此甚善吾方擬省而母請與子俱去并爲子紹介何如格烈勿爾避於海娜身畔子爵曰何也詎不欲去耶曰然亦非不欲去不欲與君同去耳子爵急曰胡爲不欲與我同去格烈勿爾遲疑有頃夷然答曰吾亦不知何故第不欲與君同去耳曰然則與海娜同去何如格烈勿爾曰吾但願與梅里或傑克同去耳子爵意頗不耐曰若弗能與彼二人同去者則與海娜同去如何格烈勿爾狐疑答曰可也子爵躍起曰善哉善哉請少待於此乃握格烈勿爾之臂納之客室內返謂海娜曰海娜聽之汝當盡此一刻時中加而冠與兒同來吾二人素日幽會之古井屋中我今待爾於彼爾當來與我會也言至此音吐極溫婉海娜雖信其言然亦不能無訝自失寵於子爵不敢復稱子爵名至是乃呼曰憲甫若吾與君會者則無論何時何地皆可顧何必挈兒俱子爵曰此至淺顯之事汝亦不解耶吾與汝既會則挈兒歸面其母耳汝詎不知人皆疑我爲兒敵耶實則冤也吾與兒爲至親生死憂戚至繫予心願人莫我信我今挈兒

返使其母見之亦可釋其相疑之懷我爲自白其冤計故必親自挈兒歸也海娜深信不疑又乘機進曰君來殆爲兒事乎君已忘情於我今日此來決非爲省我也嗟夫我胡不幸我之於君可云盡心竭力靡所不至爲君奔命作偵探以刺吾兄之隱君得意乃屏我不復顧矣子爵曰他人冤我可也今汝亦以此相冤乎吾此際正四面受敵君猶以是相責海娜乎吾愛乎汝果忠於我者此其時矣若乘我之困而加怨於我可云忠耶語次環抱之海娜大樂不更疑但問曰將無傷於兒否子爵曰嘻吾之小女子兒固與爾俱也誰能傷之者吾不云乎兒與我爲至親情若骨肉吾何忍心出此海娜曰然則何爲必與兒會君若謂與兒歸邸則此時請與君同行可也子爵意大不耐海娜之絮絮大聲曰人見我與爾同出此屋將謂我何海娜曰孰則見吾二人同出且君與我同行亦非自此始子爵趨門次欲出曰若果如是者吾等之情請自茲絕今後決不更來相瀆矣海娜急呼曰否否幸毋爾吾將與兒同去君果見愛者則唯君命耳子爵復返而抱其腰曰如此方爲我之所愛君頃者嚴絕之容我固知其非真也然則二十分時中至其處可逕入避人見邇者其處常多人也遂親吻而出古井屋者一小茅廬也在森林中介於杜雷克爵邸及傑克之家之間曩者子爵恆假是以爲幽會海娜之地至今情日薄此地亦久荒矣若非子爵欲監視傑克則彼兄妹者當已早爲所擯蓋子爵殊厭海娜之絮聒也此時子爵乃疾奔至井屋之外啓柴扉而入自身畔出常携之小刃撬井口之板井在屋門不遠久廢故覆以板子爵以刃一一折其板僅留一絲之連仍伸直之覆井上如故狀入屋者一蹈此板必無幸矣部署旣已掩扉自出納手囊中狀若甚暇

第三十二章

是日晨間。都尉而及斯奴特。躑躅道上。爲狀甚狼狽。二人自昨日奉子爵命。尾躡梅里及傑克。至車站。復自車站至城中梅里居處。二人心竊喜。謂梅里所居。既得則兒亦必在。是可唾手得矣。少頃。見梅里又出狀。若有所喪。面白而暈紅。傑克爲僱一車。梅里登車去。二人覩狀。知必已失兒。而今則梅里往覓之也。自知此行爲虛擲。然事既至此。棄之去耶。是何能甘者。計不如仍躡其後。因亦僱一車。尾之。至貝定敦。梅里又自貝定敦乘火車。赴勃烈士潛爾。二人亦隨之。既至。梅里訪諸密昔司史。維居之屋。屋門已加鑰。閱其無人。又詣杜雷克爵邸。問詢邸外之人。及邸中僕從。知滌紅夫人及子爵皆已歸。而未挈有同歸者。梅里未敢遽入爵邸。徘徊道上。以至深夜。都尉而及斯奴特。亦終夜隱身林內。俟之。不敢瞬離。自計必可因此婦人而知兒所在。至平明。猶無所得。都尉而已。漸不能耐。梅里坐林外一石級上。有人來邸者。皆自此過。得見之也。都尉而斯奴特。不得兒。遂亦不置意。梅里都尉而乃爲梅里所見。已而又見有二人乘車來。邸立識其中一人爲喬佛來。六載前與遇於基令亨爵府內之人也。思邀而問之。或有所得乎。願又未敢唐突。方躊躇間。車中人已入邸內。已又見一小驢車。自廐中出。引至邸前。一老婦人登之。又有一侍女爲之挽車而出。此際都尉而方坐一木榻上。黑衣已易。色如鐵鏽。狀類失食之鴉。已而起立。呻吟逕出大道而行。斯奴特呼曰。嘻。子胡爲將爲人見矣。都尉而力按首上之冠曰。爲人見何足恤。吾終不能餒死於此。當先求果。吾腹或蘿蔔一枚。亦可稍慰饑腸也。吾自昨日午間至今未進粒食。子詎未知者。斯奴特握其臂曰。既待之。至於一日。又何惜。更小遲之子爵。不囑吾輩尾此婦人耶。吾等但有遵命尾之而已。苟棄之而去。不啻自棄前功。觀之此婦人起立而行矣。時梅里但稍移數武。藉舒筋力。都尉而怒曰。聽之。吾隨此。

集 一 十 第

婦人已久而猶絕無所得人見吾等且疑爲宵小矣。今當先果吾腹更爲後計。至於飲食之資。或我自給。或爾出之。均可。斯奴特仍緊握其臂。聳肩附耳語之曰。都尉而汝誠天下之蠢物。若兒一歸其母。則吾等所爲悉等虛牝。宜持之以恆也。都尉而曰。吾等所爲者。事甚險。若敗而見逮。則關係及於生命也。言時寒而顫齒。震震面色。漸如藍靛。神志消沉。至於極度。惟斯奴特氣尙不少。衰力撼之曰。蠢物。吾等胡得被逮。他人作事。或見逮。吾等則決不至是也。言已。強曳之歸林中。都尉而亦不拒。白眼睨其伴曰。斯奴特先生。此婦人亦不自知其兒何在。有如我等。長尾之亦何濟於事。斯奴特曰。君言信也。然亦不可棄之。都尉而又徐言曰。子爵言事成而後相酬。以我測之。必無成。無成則無酬耳。斯奴特溫然而笑曰。我則謂非是。吾等果得兒。則子爵固宜酬其勞。然若兒不得者。則彼亦不能置我等於不問。蓋兒之失踪。子爵實致之。渠與我往來書札。吾一一保而藏之。異日渠置吾等不顧時。此等書札。大有力也。都尉而曰。以書札爲索詐地。耶。斯奴特急曰。噫。否。此特爲求其施惠之發端耳。非索詐也。都尉而漸有喜意。竟自忘其饑寒。力引斯奴特之手曰。斯奴特君。吾誠服爾之智。非我所及。斯奴特低聲曰。止。言時。手指爵邸之門。都尉而從而視之。見子爵自內出。倉皇有怒色。俯首疾行。經二人前。未之見。二人亦深隱林後。不令見也。既過。都尉而謂斯奴特曰。渠今又作矣。斯奴特曰。吾等可值之。此人宜加防察。一如彼婦人也。乃躡足林內。潛尾子爵之後。子爵入傑克屋中。已而出。狀益懊喪。二人莫名其所以。愕然相顧。都尉而曰。何如矣。斯奴特不答。但止之使靜。復尾子爵而行。乃見其入古井屋。又聞折板斷木之聲。都尉而向斯奴特作怪狀曰。此事或小有益於吾等乎。斯奴特曰。吾信子言。待其出。吾輩可逆之。先褫其魄。乃出井屋之前。子爵出時。

面赤甚似勞極而熱木屑滿附衣上。斯奴特已揣知子爵何所事。子爵納手囊內。噫。唇作調。左右顧盼。徐步而行。見二人駭然。斯奴特足恭而前曰。吾主晨安。子爵曰。若等乃在是耶。都尉而曰。吾主然也。子爵急問曰。在此何作。斯奴特曰。奉吾主之命。躡賣曲之婦人。至此。子爵出雪茄之匣。故爲無事狀。曰。賣曲之婦人耶。爾等母容尾之兒已得矣。都尉而曰。諾。吾主有命。敢不敬從。言已。橫睨斯奴特。斯奴特曰。敢問。吾主孰寬得兒者。子爵昂然曰。此亦毋勞。爾問爾第知兒已得非爾二人。爾取者足矣。斯奴特仍恭謹問曰。然則吾主可以無需我輩耶。子爵曰。信如爾言。語時。前行欲去。斯奴特又曰。以吾等爲主事。奔馳勞苦。耗費不資。吾主當有以惠之乎。子爵曰。否。若輩所事不成。則吾何緣而酬之。斯奴特默然有頃。益柔其聲曰。吾主宜念吾曹爲辛苦。都尉而曰。我二人前此爲吾主効力者。亦已屢矣。子爵曰。猶敢以此瀆我者。將立逐爾二人。爾二人可賤極矣。吾本無負爾輩。吾今以此五鎊予。若若可行矣。言已。出一紙幣。擲之空中。都尉而乃如猛虎撲蝶。立攫之。斯奴特不動如故。但作乾笑。鞠躬言曰。謝子爵之賜。都尉而亦冷然曰。謝子爵矣。子爵見狀。頗自悔失之太暴。斯奴特又曰。此後永勿敢干瀆貴人矣。言已。微笑。都尉而亦大笑。乃相將去。子爵始大懼。

第二十三章

海娜既送子爵出廢然闔門而返。面色屢易。適者子爵在此時。海娜爲所惑了。不知恐。而此時子爵既去。一思其言。不禁慄然。生栗。思子爵果欲挈兒歸其母。以自雪羣疑者。則此時胡不挈兒去。而必命我携之。同赴古井之屋。吾與兒同赴古井屋。將無有人要我於半途。劫兒去乎。又念此兒果爲滌紅夫人之子。則

子爵將立見其敗。顧此兒固爲滌紅夫人之子也。子爵亦謂其然。則尙何疑。然則兒歸子爵。必見逐。海娜以爲天下之難堪。殆無有逾於此者。復思我挈兒赴子爵之約。兒或爲人劫。吾兄知之。必不見恕。而不往。則又將見責於所歡。尙遲疑未決。乃啓客室門。呼格烈勿爾出。格烈勿爾默然。容色沮敗。竊憐之。問亦思進牛乳麪包否。格烈勿爾搖首。海娜惻然曰。盍來近火取暖。格烈勿爾聞此言。忽有喜色。凝視海娜曰。此乃大類梅里與我語時之狀態也。海娜曰。然耶。梅里囑爾近火取暖時。想爾必如其言。格烈勿爾曰。固也。言時。逕趨火次。四矚若有所樂。蓋壁上懸槍械獵具。無數陳陳。滿目爐簷之上。有巨玻璃櫥。中貯鳥獸標本。栩栩欲生。格烈勿爾曰。美哉。此屋海娜笑曰。爾謂此乃勝於僕從如雲之巨邸耶。格烈勿爾此時不復疑。海娜心中竊引其爲友。太息曰。然吾亦嘗聞巨邸之事。巨邸者。或爲極尊嚴之地。或有巨室。可以馳馬。然吾未聞邸中乃有鳥獸如此間者也。海娜不禁大笑曰。此鳥獸初非尊嚴可貴之物。傑克於冬夜無事時。自製之耳。以邸中尊嚴之地。何需於此。格烈勿爾莊容曰。吾特愛之。使吾主邸中者。必盡力致此。吾將倩傑克爲我製之。置於我日日得觀之處。海娜性雖非善。然究非無心者。今見此兒天真爛漫。乃大動其慈藹之誠。柔聲而笑。低問曰。若子知子歸而襲其產。有一人是爲子之季父。將因是而敗。蓋渠嚮者以爲產業是渠物。今子歸奪之。渠遽失此。將流離無可歸。依子能安然受之。無歎耶。格烈勿爾不明所惜。海娜復簡賅而言曰。爾季父自信子之產業已爲彼有。果子歸而取之。則渠將立爲貧人。無衣食矣。格烈勿爾曰。噫。渠何至爲貧人。使吾襲產。當分所有贈之。顧吾產業之數。幾尙未知之。吾生平所有之產業。乃不逾三十七先零。此三十七先零。梅里爲我藏諸錢箱中者也。吾季父欲得幾何者。必如其願。海娜搖首曰。汝

此。時。固。如。是。言。第。恐。一。踐。爵。位。將。有。細。人。讒。爾。季。父。於。爾。爾。時。必。易。此。心。矣。格。烈。勿。爾。曰。此。亦。不。必。爲。細。人。且。不。必。待。至。吾。踐。爵。位。後。今。者。人。皆。已。謂。其。非。善。矣。海。娜。意。大。不。安。二。人。相。視。默。然。格。烈。勿。爾。又。曰。頃。者。來。此。之。人。卽。吾。季。父。乎。海。娜。遲。疑。曰。爾。何。由。知。其。卽。是。曰。吾。第。忖。度。耳。言。已。又。默。對。久。之。海。娜。曰。爾。季。父。對。爾。非。甚。和。藹。耶。而。爾。則。報。以。不。情。之。狀。渠。欲。與。爾。歸。邸。中。面。而。母。而。爾。乃。拒。之。何。也。格。烈。勿。爾。注。視。爐。火。久。久。始。答。曰。若。在。二。日。以。前。我。必。立。隨。之。去。而。無。疑。蓋。昨。日。以。前。吾。尙。未。知。此。世。界。乃。有。人。欲。加。害。於。我。至。昨。日。始。知。之。嗟。夫。吾。昨。夜。所。遇。言。之。猶。有。餘。恐。也。又。戰。慄。言。曰。昨。夜。吾。爲。一。兇。悍。絕。倫。之。媼。所。誘。繫。閉。一。窖。中。吾。腕。幾。脫。汝。試。視。此。言。次。揜。袖。以。腕。示。海。娜。則。繩。印。未。滅。紅。瘀。環。之。曰。我。自。昨。夜。遭。此。磨。折。始。知。世。人。非。盡。如。梅。里。及。傑。克。也。海。娜。視。格。烈。勿。爾。腕。上。創。痕。時。已。苞。淚。於。睡。問。曰。誰。創。爾。至。是。者。曰。是。爲。一。老。媼。吾。初。亦。不。識。其。爲。誰。後。聞。之。傑。克。言。始。知。爲。密。昔。司。史。維。居。爲。吾。季。父。之。友。海。娜。失。聲。而。呼。狀。若。甚。憤。密。昔。司。史。維。居。之。無。良。格。烈。勿。爾。又。曰。適。者。之。人。於。爾。於。我。似。均。無。善。意。又。似。弗。樂。見。吾。果。爲。吾。季。父。者。其。人。何。落。寞。也。海。娜。曰。渠。對。爾。我。皆。已。盡。善。爾。拒。之。實。令。其。不。堪。耳。格。烈。勿。爾。曰。我。頃。者。果。失。禮。則。吾。心。滋。歉。第。我。察。其。狀。不。類。愛。我。我。寧。與。汝。同。往。耳。吾。信。爾。也。曰。爾。旣。不。信。彼。胡。獨。信。我。我。與。子。會。彼。於。古。井。之。屋。也。格。烈。勿。爾。曰。我。信。爾。者。以。爾。爲。傑。克。之。女。弟。也。拯。我。於。難。者。爲。傑。克。及。鐵。潑。子。波。媚。此。衣。亦。傑。克。爲。我。購。者。此。雖。美。於。吾。向。者。之。衣。然。我。則。愛。舊。衣。勝。於。愛。此。蓋。舊。衣。乃。梅。里。手。製。今。已。爲。彼。老。婦。奪。去。質。錢。矣。傑。克。謂。此。新。衣。佳。衣。之。有。如。大。人。時。海。娜。方。立。室。中。忽。顛。如。秋。葉。格。烈。勿。爾。大。駭。急。自。椅。中。躍。下。至。其。前。曰。噫。何。事。顛。震。至。此。爲。我。懼。耶。懼。彼。老。媼。來。此。耶。海。娜。俛。視。格。烈。勿。爾。淚。欲。奪。眶。良。久。始。成。

言曰吾無懼有吾在固無人敢加害子身也嗟夫吾當保爾勿為歹人害言已於窗下箱中出一外衣自衣又加冠於首携格烈勿爾手同出格烈勿爾意頗疑然亦隨之不少躊躇野外風景絕佳格烈勿爾



女弟同行者也老夫人益異因呼海娜海娜偽為不聞回身欲行兒亦隨之而銀色之鬢適為老夫人見

遂為老夫人見疾聲問曳騾之格烈勿爾愛觀騾乃伸首而張為誰何也因急曳兒避樹後顧惡與之面又恐老夫人見詰兒海娜思避之不為所見蓋老夫

益異大呼海娜麥勞里海娜無奈返至老夫人前垂目視地駭極不知所措老夫人曰此子爲誰何名海娜急曰其名爲湯麥又謂兒曰湯麥盍與夫人鞠躬爲禮兒兀然不動但審視老夫人不瞬老夫人見兒亦意動唇顫喃喃自言曰何相類何相類至是又作溫聲問兒曰子名湯麥耶其姓爲何海娜陰捏格烈勿爾手似戒其母以實告格烈勿爾不顧昂首夷然對曰吾名非湯麥乃格烈勿爾耳格烈勿爾薛爾文是吾名也海娜力搖其手已而釋之愛米蓮亦失聲而呼獨老夫人則鎮定如故不言亦不動愛米蓮聲微顫請曰老夫人其前趣乎老夫人止以手詳審兒面徐言曰格烈勿爾薛爾文嘻孺子何狂妄至是此名人世久已無之又怒斥海娜曰汝洵爲狂悖絕倫之婦人乃敢令此兒襲吾家之姓號海娜頗愠曰老夫人此非吾兒也其來歷我亦莫明此狂悖之談想爲他人所教耳老夫人曰此非爾兒耶言時似欲暈愛米蓮急進以醒腦之鹽老夫人屏不用格烈勿爾見狀惟覺詫甚海娜不敢與兒行惟木立而顫老夫人曰容我自叩之孺子盍前格烈勿爾卽前老夫人舉其冠細察其鬢鬪其目者少頃如有所思已乃俯身而前正色謂格烈勿爾曰言而無信爲人之大惡若知之乎格烈勿爾曰知我正以此不敢自承爲湯麥也老夫人曰而母苟有所命汝將從之乎曰母有命固宜從也老夫人竭力而言曰然則孰爲爾母格烈勿爾曰滌紅夫人是吾母也老夫人無所動二女則相對愕然不知所措老夫人顧謂愛米蓮曰是兒頗類已故子爵幼時人卽利其有此狀遂教以此絕理之語吾固不之信也愛米蓮顫曰然也老夫又揚聲曰吾何能容此輩逞其狡惡得其人當置之於法愛米蓮復曰然也老夫人謂兒曰爾宜與我同來邸中格烈勿爾亟曰夫人將挈我面吾母耶老夫人曰俟我爲爾覓得其母當以爾返之也曰滌紅

夫人耶曰否滌紅夫人非若母也格烈勿爾卻立曰既非引我歸滌紅夫人許則吾亦弗願隨夫人去非得梅里者吾將弗隨人他去老夫人曰梅里耶此人或卽爾母今何在矣曰吾亦不之知傑克謂渠往爲我覓之老夫人曰卽此梅里教爾以自名爲格烈勿爾薛爾文耶曰然則罪亦不盡屬爾乃教爾之人不善顧爾已非甚穉宜自知果格烈勿爾薛爾文非爾之名而爾襲之者則罪不僅屬爾教爾之人亦將下之獄也汝知之乎曰知之老夫人曰既知之胡不棄此僞名而返其眞者格烈勿爾憤然曰吾祇此一名耳且此名亦非僞何從更易別名格烈勿爾薛爾文乃吾名姓也吾尊之若我之身何棄而勿用夫人褫我之衣如簪中之老嫗可也若褫我之姓名則竭爾一生之力亦不可得老夫人睇視良久老淚欲瀉自持之益嚴重其詞曰爾以一孺子乃敢爲蔑我之言耶曰然汝敢奪吾姓名者吾卽蔑爾何害吾今已一無所有梅里亦已失之僅餘此名姓未失耳而爾竟欲奪之去言至此哽咽不復能言淚簌簌下久之老夫人乃曰爾年幼而倔強至是已忽溫然曰雖然吾固願爾之言爲非僞也言次撲而親其額已又推之曰去休去休爾身若有精靈令吾不能自持然爾言僞也後此宜學作誠語格烈勿爾尙未答騾車已如風馳沒林內格烈勿爾低聲問海娜曰此人爲誰海娜曰薛爾文老夫人也格烈勿爾呼曰然則是吾大母也海娜調之曰信爾則宜追告之格烈勿爾忽曰聽之我乃聞梅里之聲也海娜側耳而聽惟聞傑克聲大駭曰傑克知我携爾出者必痛毆我子忍視渠扑我耶曰噫吾何忍見此海娜曰既不忍之則宜與我同避古井屋內遂挽格烈勿爾同趨古井屋

第二十四回

傑克出覓梅里。未幾即得之。梅里徹夜未眠。守於林外。罷極。容色亦損。在傑克視之。以爲更美。即徐至其後。柔聲呼曰。梅里。梅里。回顧見傑克。面有笑容。知兒已無恙。中心驟由深憂而變爲大樂。失聲呼搖搖欲倒。傑克急抱其體。即乘間親其吻。低言曰。吾愛隨我來。我已覓得兒。挈之來矣。梅里絮絮問何自得兒。傑克念梅里終夜守此。神志疲罷。不堪驚恐。故隱審中得兒事。勿言。但言兒在途中見景物而樂。及屋傑克先趨入客室。失兒所在。駭呼而出。失色視梅里。啞聲呼曰。奈何。奈何。兒復失矣。吾女弟海娜亦已失。二人但駭愕相對。弗能更爲一語。少選。傑克挽梅里出向林中之小徑。曰。惟此一途。彼等當已詣邸中矣。梅里默無一語。從之行。入林中。傑克雖力握梅里之手。思振作其氣。顧已亦失措。如梅里。蓋傑克深知兒之仇家至險。且毒密。昔司史維居尙非其尤者。爾時忽聞有聲破空而發。甚銳。厲。梅里駭然曰。此格烈勿爾聲也。是吾兒也。傑克亦曰。吾妹海娜亦在是。噫。天乎。速從此道來。乃疾馳出林。中空處。曰。聲似在古井間。噫。是何故也。言未已。呼聲漸模糊。至不可聞。傑克力闢古井屋之門而入。則井畔有衣服。即傑克購以衣兒之衣也。駭極。狂呼。俛視井中。幾欲躍身而入。老夫人自見兒後。加鞭疾馳而歸。愛米蓮挽騾奔逐。幾不可及。及將及邸門時。忽聞林中有呼聲甚慘然。以去。遠聲絕。微駭然。四顧一無所覩。思返林中。察之。繼又思以一老弱之婦人。苟有所見。亦無能爲力。遂縱鞭急歸。僕從扶之下車。老夫人急囑往林中探視。呼者爲誰。一時邸中僕侍。園人。園夫。皆奉命入林中去。老夫人亟詣西軒。見滌紅方與二客深談。一爲白郎。將軍一則喬佛萊。喬佛萊老夫人所未謀。一面者也。二人自晨間來此。已歷二小時。二客雖力誘滌紅言。加以慰解。而滌紅第搖首不復有言。老夫人入時。見三人狀頗詫愕。二客見老夫人亦殊奇。其形狀滌紅立起。迓

老夫人。老夫人。出手與白。白。將軍。相握。爲禮。微笑。言曰。清晨。卽有嘉客。見臨。我胡不知。滌紅。此君爲誰也。滌紅。視喬佛萊。又目老夫人。如是者數始曰。母是爲密司忒惠爾。麥來自基令亨者也。喬佛萊前爲禮。老夫人答之。已而謂滌紅夫人曰。滌紅。吾將有要事。語爾二客。聞言將引退。老夫人止之曰。請留之。君等留此。或亦能爲我助滌紅乎。我雖老眼昏花。然日來家中似有異象。乃人皆祕而不我示。然歟。滌紅遲疑未。卽答老夫人。聳肩曰。雖然。此何能終瞞我。我或先知於前輩也。頃者吾遇一兒於林中。自言爲爾之子。問其名。姓爲格烈勿爾。薛爾文。滌紅夫人疾起立力。握椅背。喃喃曰。然則渠已來此間耶。天乎。天乎。言已復坐。身椅中。淚如泉湧。老夫人亦不自禁。非白。白。將軍持之者。老夫人仆地矣。然老夫人哭亦不久。此時頓憶林中。慘呼之聲。竦然而駭。將欲言而滌紅已先之。而言曰。母乎。母所見者。信爲我之兒也。自兒失迄今。吾固信兒尙在人世。昨日又於愛堡森親見之。老夫人愕然。哭泣止。言曰。汝固知其生存人世耶。知之乃不思返之耶。昨日見之。又胡不語我。滌紅夫人盡振其全神曰。母乎。返兒於此。何異置之死地。嗟夫。阿母此地。於兒爲險地也。昔年兒嘗以險狀告母。母乃作爲不經。吾意母此時尙未能信吾言。故不欲兒返母之耳。鼓惟聞一聲。此聲卽吾兒仇人之聲也。滌紅言時。室中人皆緘默。故其言乃瑯瑯震全室。滌紅以爲此言一發。老夫人必大悲。然憤激之餘。亦不暇顧。二客亦以爲老夫人必狂怒。而老夫人則垂首合目。坐而靜聽。聽已不發一言。良久。徐引身起立。低聲顫言。謂白。白。將軍曰。將軍少須再與君面。乃策杖危步而行。將軍思扶以臂。老夫人拒之不受。喬佛萊爲之啓門。門啓時。忽聞人聲鼎沸。洶洶如有大警聲。來自樓下。大廳。老夫人急問曰。胡事。誰人。甫言至此。尙未舉步。更前滌紅夫人已如怒馬。自軒中奔突而出。直趣

梯口俛視見廳中有羣人環聚子爵大呼問何事已又於羣人中覩傑克呼曰麥勞里盍語我來彼何在者滌紅言時蓋未見傑克怒容如火子爵聞滌紅聲疾趨梯上以手置滌紅臂上滌紅疾縮其臂子爵乃作震駭之聲而言滌紅聞其聲益覺其情偽子爵曰嫂乎請自持毋失措此事或非真吾殊不忍告爾顧何能隱彼等謂有一兒墜林內古井中是兒恐卽……滌紅夫人忽厲聲狂笑却立以手指子爵曰薛爾文子爵乎吾兒果死則必爲爾謀殺無疑也

第二十五章

廳下羣衆聞滌紅夫人之言羣情大動喧呶之聲齊作少頃卽寂然其中一人獨昂然而出詣梯下衣服滿附泥污蓋傑克也傑克言曰奴子奉告夫人公子……子爵在梯頂聞語回首厲色向傑克傑克自續其言未嘗少怯曰公子固未墜井吾親入井視之未見公子也子爵疾言曰子必誤耳兒非墜井而何在此間之人悉聞有呼聲自井屋出汝又言與密司高爾探視井屋時見井口覆板已蹴斷傑克毅色曰非蹴斷也有人實以刀預斷之子爵曰微論是否不幸之兒已終不可得雖然滌紅夫人毋自傷過甚宜盡力支持夫人適者見詈之言乃亂性我殊不介懷我心酸楚正與夫人等脫易地而處我亦將爲是言也我將遣人四出覓兒兒果未死者四十八小時中決得之言時極作懸擊之狀而滌紅夫人未嘗一回其面向之第凝視傑克不少瞬爾時梅里亦旁傑克而立陽光自巨窗入適射二人身上子爵言已滌紅夫人逕下樓梯手撫梅里之肩秋波若涸閃閃若熾火聲亦乾而啞曰君意謂何君非愛兒如我者乎梅里憔悴之色已如五十餘老婦切齒曰是不法之行有人欲陷兒於死覆井之板爲刀所斷第兒則弗在井

中必又爲人劫去。我殊莫知兒何在。亦莫知誰劫之。惟我知劫兒之人。必受人賄。梅里朗朗揚言。若不知旁有多人者。羣衆見狀多疑。怖引退不敢自見。子爵至此似不復能堪。深恐人之視已。則却立樓上。廊下黑影處。梅里言既寂然。但聞呼吸聲已。門鈴大震。又雜以氣促而笑步履雜沓之聲。屋內人在沉寂之中。斗聞是聲皆駭愕。尤以婦人爲甚。竟有失聲驚呼者。僕從環立木然。闔者亦已自忘其職守。已而始有一僕出啓門。梅里驟聞波媚之聲。而人已隨聲入。鐵潑子亦繼其後。波媚毅然自持。而鐵潑子見人衆則殊踟躕。波媚入時且言曰。滌紅夫人在是乎。能容我一面否。既見廳中人團聚大愕。又覩梅里則與之爲時式領首之禮。曰夫人何在。滌紅夫人自出應曰。省我胡爲詎已爲我挈得兒來。耶曰否。然我二人固爲兒來也。劫兒而錮之於窖中之婦人。史維居吾等獲之。吾恨之次骨。以水灌其頂。至於手倦始已。言次出一紙高揚之曰。此書吾得自彼身畔。又橫自四顧曰。函與此間之一人。或有莫大牽涉。子爵自樓上疾趨而下。將攫取之。傑克急橫身其前。奪書於手。子爵故爲淡漠之容曰。可以書授我。我命爾乃敢抗耶。傑克已洞見子爵之隱正色曰。願子爵見諒。此書我當謹持之。勿釋異時。或可作證物也。子爵大怒如狂。吼曰。爾竟抗吾命耶。竟抗爾主之命耶。言時就架中攫一獵鏢。將力擊傑克之首。詎白郎出其不意。自後持之力低聲曰。薛爾文母躁彼所爲者當也。子爵盡失其自持之力。大呼曰。此奴敢侮視其主。乃謂爲當耶。傑克曰。主人乎。脫吾見書中非主人手跡者。當立呈母斬。人人聞此皆驚愕。相顧梅里已洞知此故。切齒低呼曰。惡哉。子爵突轉面向之而終無一語。鐵潑子忽前而謂白郎將軍曰。門外尙有人足以作證。其時門外之人俟立已久。遙聞此言不待傳呼。逕自入闔者禁之。是人者蓋都尉而也。大呼曰。請容吾等入。有要言。

相告子爵聞都尉而聲趨門次。顧都尉而已進氣咻咻。然回指門外。似尙有人。自陳曰：「貴人貴婦在此。我闖入殊無狀。然此事平亭。後諸君當能爲我恕也。」又向子爵鞠躬曰：「貴人乎？我及其夥役於貴人者有年矣。吾等爲貴人所役之事。乃天下極卑污不法之事。以此故。遂蒙貴人推重。此距今不遠事耳。直至今晨。吾儕見貴人役役於古井屋中……子爵狂嘶曰：「汝何云？此人豈醉耶？若非白郎將軍及喬佛萊左右持之者。子爵將突撲而取都尉之咽喉。都尉而曰：「我及我同夥之友斯奴特君見君入古井屋中。良久而出。君出後。吾等入視。始悉君所爲何事。深恐有人陷於不測。乃左右分立門內。以待少頃。一少婦及一小兒。逕奔入吾輩。力持始獲。不墜井內。覆井之板已一一折。以刀虛覆其上。不知者將必墜其中矣。子爵聽至此。體搖欲仆。白郎將軍及喬佛萊扶之入食堂。中此時二婦人相覷。皆有喜色。顧弗能爲一言。廳門忽關。格烈勿爾直奔入撲於梅里懷中。喘息不止。持梅里雙手呼曰：「噫！梅里！噫！梅里！斯奴特及海娜相繼入。狼狽之狀一如格烈勿爾。海娜則嗚咽痛泣。傑克蹙額視之。海娜曰：「傑克！吾知之。吾知之。吾知汝將見責。吾果可責咎。果在我挈兒而出者我也。傑克乎！我雖挈兒出。惟携之同行。未嘗任其去我。跬步又切齒曰：「若兒墜井中。則我必與俱。嗟夫！毒哉！吾等入古井屋時。爲人所持。吾幾大駭。喪其魂。傑克曰：「然則吾等聞呼。其聲卽爾耶。然胡爲瞬息不在吾入古井屋時。不復見爾。斯奴特肅容曰：「是吾等之過。吾等以兒衣置井畔。留爲疑竇。使覓者以爲兒已墜井中。而我等自與兒及少婦來。欲使子爵見而駭耳。時白郎將軍及喬佛萊皆自食堂出。請滌紅夫人召醫士。滌紅夫人立命僕從延之。又與梅里同入面老夫人。老夫人坐古式高椅中。見兒至。伸手柔聲曰：「然則子信爲格烈勿爾耶。兒曰：「然也。老夫人曰：「然則來此與我等同處。」

耶兒曰夫人以爲可者當遵命老夫人曰子失此良友亦能安然居此耶言時手指梅里兒曰梅里命我歸此則我歸此卽梅里異日亦將居此附近傑克云然也又謂傑克曰傑克吾欲有干於爾傑克曰吾主惟主命是從兒曰我欲汝恕海娜之過吾知渠深懼爾之相責且渠又無大惡也傑克作長思有頃始笑曰可我當如主命旣而醫士來視子爵已弗知去向數日後有人於河中得其屍蓋卽當日梅里投僞兒處云

(完)



學 報 文 藝 之 界

社會小說

賣花女俠

中卷



新 升 報 本

Vertical text columns in the background, including '全書四冊', '文藝', '社會', '小說', '第一', '卷', '中', '卷', '賣', '花', '女', '俠', '中', '卷'.

學 駢 文 者 之 明 星

清 代 駢 文 評 註 讀 本

全 書 四 冊 價 洋 一 元

文之有駢濫觴六朝遜清一代作者輩出乾慶間允稱極盛近日私家著述公府文移率用此體本局彙輯南北朝文讀本道以軌路範我馳驅各校採用僉稱不謬茲輯是編以爲後盾甌錄四十餘家評註十萬餘言選擇之精當支派之分明疏解之清晰校勘之周密或足爲學習儷語者之一助云

上 海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社會小說 賣花女俠 中卷

第一章

江陰劉復半儂譯

次日早晨馬利司起身後再三思索終想不出個可以借錢的方法來而且時勢已急按照往例凡是犯着重罪的判決之後至多不出一禮拜便須依着判決書執行現在菲立應行執行之事務有兩種第一是發往馬賽游街示衆第二是因爲哀克司的公共監獄乃是一切罪犯聽審時暫行拘押的所在並不是執行的所在故菲立游街之後尙須押往別處監獄拘禁兼作苦工這一天已是菲立判決以後的第三天執行之期迫在旦夕若到執行之後菲立已離了公共監獄那時芬英數星期來所用苦心不啻完全虛擲將來便不能再有里佛特加般的獄吏了想到此處馬利司真急得和熱鍋子上螞蟻似的恨不能天上落下一萬五千法郎來立時交給了里佛特加纔完了他的責任一人胡亂吃了些早飯匆匆走出直往吉洛司家裏以爲這位老伯爵與我們卡育兒家是世交終肯幫忙不料到他家中一問他老人家早已回了蘭拔塞了馬利司一時急着想立時趕往蘭拔塞去見他再一想不禁嘆了口氣說道我此刻幸而沒有見着他他老人家性質剛直得很若貿貿然把這違犯國法的事告訴了他雖不至另外鬧出笑話來却當面給他教訓一頓也頗有些犯不着而且他雖是個伯爵近來家道式微便是存心肯幫忙這一萬五千法郎之數也未必立時拿得出我若竟往蘭拔塞去了不又是虛走一遭麼說着自己已處於呼籲無門的地位卽掉頭回去却不料走到半路在公共大街的轉角上又與芬英相遇這時候正

是上午七點鐘左右。芬英已換了套很漂亮的衣服。手臂上掛了只小小的旅行袋。面上笑嘻嘻的。似乎要動身往別處去了。馬利司見他如此。心上頗有些駭異。問道。你那兒去。芬英道。馬賽去。馬利司愈覺奇異。兩眼向他瞧着。似乎問他往馬賽何事。芬英却道。你現在且不用問。此刻我雖然另外想了個法子。成功失敗。却不能預料。你定心在寓中守着。我今天晚上一定回來的。馬利司道。那麼你要僱馬車麼。芬英道。這太費事。趁郵車去了。馬利司道。也好。我送你去。說着。即與芬英同走。把他直送到車站。到他上車以後。方一個人兒低頭回去。在他心中。以爲這去的郵車。是裝着無限的希望。等一會回來的。郵車便是裝着美滿的結果了。到傍晚時。馬利司再也耐心不住。便披衣外出。到車站上去守候郵車。只見天色漸漸的黑下來。那馬賽一方面。便輪聲磷磷。有無數車子。先後開回。却是一批批的乘客之中。並無芬英蹤跡。直守到黃昏以後。只剩最後一輛郵車未到。仍不見芬英回來。弄得馬利司莫明其妙。以爲難道芬英到了馬賽。仍舊同我一樣失敗了麼。還是欺已籌到。必須明日方能支到了回來呢。想着。一個人在站旁踱來踱去。心上分外焦急。以爲現在的事勢。頃刻萬變。難於捉摸。若芬英於明日下午回來。而菲立已於上午執行刑法。雖然籌到了款子。亦屬無濟於事。想到此處。覺夜色已深。寒氣襲衣。仰觀天上。星月皎潔。遠望四郊。白露迷茫。馬利司看了這種景色。不禁身上微微抖了一陣。嘆了口氣。說道。喉。話未說出。早聽得馬蹄得得。那最後一輛郵車。已從落東區那邊飛也似的駛將過來。馬利司急忙走到停車處去守候。心上仍是勃勃地勃勃的跳。及車輪已停。搭客紛紛下車。馬利司擠在人叢中。細看。只是不見芬英。及全車搭客將近走空。馬利司的希望。十分中已消滅了八九分。却見車中不慌不忙。走出一個古顏道貌。身

材瘦長。面色清癯的耆者來。仔細一看。不是別人。乃是却司丁尼神父。神父下車之後。又徐徐從車中扶下一個少女。乃是白侖克。白侖克之後。接着燕子似的跳下一個女郎。即是芬英。他下車之後。笑嘻嘻的舉目向四面一瞧。見了馬利司。即丟了個眼色。叫他不要上來招呼。於是馬利司越發駭怪。竟猜不出芬英又鬧了什麼神通出來。一會兒。芬英已打頭走着。把二人領到皇子旅館息足。馬利司也在後面遠遠跟着。及行裝已卸。約摸過了十分鐘。芬英方從旅館走出。與馬利司相見。握着他一手說道。現在我已把他們兩位請來。事也有了些頭緒了。馬利司忙問何以。芬英即將自己到馬賽後。和他所以要往馬賽去的緣故。一一說了出來。原來芬英的本意。打算到馬賽之後。即去向加舍里代替菲立求情。說是菲立雖非貴族。也是平民中的體面人。現在又害了病。能否格外寬恩。把游街示衆一節。從寬豁免。再把刑法執行之期。延緩一兩個月。若是加舍里不肯答應兩項。則二者比較輕重。情願舍了第一項。求他答應第二項。以爲徐徐籌款之地。其實這種念頭。全是芬英不通世故的妄想。加舍里那人。從前既已用盡了殘忍刻薄的手段。要把菲立辦得永無翻身之日。現在反要向這殘忍刻薄的老奸巨滑去求情。從他那刀山地獄的靈魂之中。放出一朵大慈大悲的七寶蓮花出來。不是與虎謀皮。非但無益。而又有害麼。幸而事機湊巧。芬英到薄那派脫街一問。加舍里已於昨日爲了政治問題。往巴黎去了。問要什麼時候回來。他家中人答稱不知。只說主人每到巴黎去辦公事。向來沒有一定日期回來的。又問白侖克姑娘在家沒有。則言姑娘這幾天很不爽快。往別處旅行去了。芬英聽着。心上好不納悶。以爲這兩人既不能相見。我今天走這一遭。不同昨天馬利司一樣。帶了個希望來。換了個失望回去麼。及退出加舍里的宅子以後。低

頭一想。我現在既已來了。終不能即此回去。雖然我是個孤苦無依的賣花人。這馬賽一處。決沒有什麼強有力的親戚朋友可以幫助我。只在這無可想法之中。也該想個法兒出來。於是信步走去。直到走了一里克多路。經過了好幾條街。居然給他想出一個却司丁尼神父來。芬英與這位神父。平時並沒有見過面。只聽着馬利司說他是個誠實長者。住在聖維多教堂。他便依着路徑。到教堂裏去找他。兩人相見後。芬英即把此番到馬賽來的緣故。照直向神父說明。神父聽了。喜道。謝謝上帝。這是天意叫你來的。姑娘。現在我爲事勢所迫。不得不把別人托我嚴守的祕密破壞了。也知白侖克姑娘。並沒有到什麼地方去旅行。只因他伯父要往巴黎去參與政務。不放心把他丟在家裏。又不能帶他同去。所以在聖亨利村上租了宅房子。把他關閉着。芬英訝道。怎麼。白侖克竟被伯父禁錮起來了麼。神父道。禁錮也未必。不過不許他同別人交際。除加舍里自己所派一個女僕之外。能與他見面的。只有一個我。因爲我這人。雖然老朽無能。不會同加舍里沆瀣一氣。加舍里却還很相信我。此番竟把白侖克完全交結我管理。並與我訂定幾項辦法。說是白侖克的蹤跡。應行嚴守祕密。除我以外。不許別人進他宅子。他如要外出。除我這教堂以外。不許更往別處。如要散步。亦須有我伴着。現在姑娘既從哀克司趕到了此地。倘要與他相見。我便去叫他來見便了。芬英聽着大喜。一會兒。芬英已與白侖克見了面。他們從前已見過一次。芬英且答應過白侖克。情願替他撫育那未生之子。故此曉相見。兩下多異常親密。沒有那初見面時相妬相爭的誤會了。及芬英既將數日來經過事實。向白侖克仔細說明。即問道。姑娘。現在你的意思。還要救護菲立不要。白侖克道。唉。怎說不要。只須你有什麼方法說出來。我便赴湯蹈火。亦所不辭。當知我身上這

小孩雖然尙未生出。然無論何時。偶一自思。卽恍如這小孩在肚裏。高聲呼道。母親快不要忘記了。父親快去救護父親。唉。姑娘。你想我還有不願救護菲立的道理麼。芬英道。既如此。現在有兩個辦法。請你自己酌量擔任。第一個。偷姑娘自己已有錢。或能代向他人告貸。則請立時借出一萬五千法郎來。白侖克道。這辦不到。我自己並無經濟權。所有一些衣飾。也由伯父收藏。無從典質。若要向親戚處借錢。更萬萬使不得。芬英道。那麼第二。便是請你到哀克司去走一遭。你究竟是加舍里的姪女。若能見了法官。把菲立受屈的實情向他說明。則法官明白了此中真相。再看了你是加舍里的姪女面上。雖然未必能把判案推翻。要把執行期遲長一兩個月。却一定做得到的。白侖克道。這却可以不問將來有無結果。只須你要我去。我便跟了你走。却司丁尼神父在旁聽了說道。姑娘一個人去很不妥。還是我陪你去。可是這一件事。若被你伯父知道了。我一定大不得了。只因我這老頭兒。雖然懦弱無能。却頗有自信之力。若自認這件事合於正義。便什麼強禦多不怕了。計議既定。芬英立時催着兩人動身。恨不能一步便跨到了哀克司。却因神父老成持重。恐怕白天行走。被人家看見了把消息傳布出去。故捱到末了一班郵車方來。芬英說罷。喜不自勝。馬利司也異常歡喜。笑着說道。爲甚我做的是老失敗。你做的事老是大得勝利呢。說着。不知不覺將兩手向芬英肩上一搭。芬英也不知不覺投入馬利司懷中。兩人竟親親密密接了個吻。

第二章

明日早晨。却司丁尼神父與白侖克。照着預定。同去見當地的審判廳長。芬英也跟着同去。在門外守候。

馬利司依着芬英的語。恐自己與白命克見了面。易使白命克觸動悲懷。只是遠遠跟着。靜候神父等辦完了交涉出來。那邊神父與白命克進門之後。立即走到樓上。遞進名片請見。審判廳長見白命克是加舍里的姪女。自然萬無不見之理。及賓主已按次就坐。廳長問了一聲兩位到此。有甚貴幹。白命克在路。上所預備的一番話。竟弄得半句多說不出來。只見他。身體一抖。頭一低。面色一白。兩行眼淚。便撲簌簌的。滴個不止。那審判廳長。照他人格上說起來。雖然算不得好人。却還不是十二分的壞人。從前爲加舍里的權勢所逼。故判斷此案。宛如傀儡登場。聽着他人使喚。今見白命克情況如此。心中早已明白。却又不便自己說出。只是促着却司丁尼道。神父。這位小姑娘有什麼見教。神父道。老朽知道的。他心上實在痛苦得很。不如老朽代他說了罷。因將白命克與菲立如何相愛。加舍里如何強迫。菲立如何受屈的情形。照直向廳長說了。末後說道。廳長。你看這小姑娘。身體上和精神上。已受了無限的痛苦。我願廳長體諒上天慈悲之意。想法兒救救他罷。白命克也接着斷斷續續說道。廳長。慈悲的廳長。請你救了我罷。廳長聽了。也不禁心上酸了一陣。悽然問道。那麼神父。你說我怎樣了方可救他呢。神父道。救他的方法。老朽雖然想到了一個。只不知事實上能否辦到。可是廳長當真存了個救他之心。雖然未必能全辦。也總有一大部分或一小部分可以辦得到的。因爲菲立的罪名。現在已經判定。按照往例。在數日之內。必須送往馬賽遊街。然後押送別處。監禁五年。兼作苦工。是的。廳長道。是的神父道。那天判案之後。這白命克姑娘。走到法庭之外。便被大衆圍着。重重的羞辱了一場。說他沒有良心。現在若再要把菲立送往馬賽遊街。可是菲立遊街受辱。卽不啻白命克姑娘自己遊街受辱。因爲社會的裁判。比法律的裁判更

很了十倍將來馬賽哀克司二處大家說起了白命克的名字便罵他沒良心罵他是負心女子講閩白
 命克姑娘還能老着臉在社會上做人麼所以菲立今日游街白命克明日必須自殺若廳長不願陷白
 命克於自殺之地則游街一層務請大力翰旋把他一筆勾消才是還有一層菲立雖非貴族却是平民
 中的體面人身體生得很文弱此番在本地公共監獄裏監禁了幾個禮拜面色已日就消瘦若將來加
 作苦工同那些盜賊流氓混在一起保管不上三月便須抑鬱而死若廳長不願把菲立判了個無形的
 死罪尚請從寬發落就近將他監禁在本地公共監獄裏到五年完了便算了事廳長聽神父說得有理
 頗爲動容默然思想了一會兀地問道那麼兩位今天到此地來墨歇加舍里知道沒有還是他的意思
 叫你們來的麼神父正容說道老朽不敢相瞞加舍里並沒有知道這件事要是知道了我們那裏還能
 來得要知各人有各人的用意各人有各人的目的現在加舍里心中還正以爲重辦了菲立是他生平
 得意之事那有許我們到此地來求情之理只是人類的意志與欲望和天地間應有的正義本來不能
 相提並論的加舍里認定了方向要專做那人欲上的事我既不能管他現在我認定了方向要在正義
 上略盡棉薄他有天大力量也不能嚇退我廳長道你老人家的話說得很不差你們的來意現在我已
 完全明白並且深表同情可惜法庭中已判決的案子無論什麼人不能更改我心上雖然很想幫忙却
 無從帮起白命克聽着把眼淚揩了一揩走至廳長面前說道先生我是不懂法律的究竟你權力如何
 在情勢上能否救我一概不得而知但是慈悲心人有的無論法律如何決沒有禁人發生慈悲心的
 的條例我現在苦苦哀求只求廳長發一些法律所不能禁情勢所不能限的慈悲心譬如我自己做了

罪犯我伯父竟請出這位老神父來替我求情。難道廳長也是坐視不救麼？廳長握着白侖克的手說道：「唉，姑娘，你們兩位真是長於辭令，便是我要推託也無從推託起。只因你們要求的條件太苛，而我的權力有限，若在未判決之前，我還可以做點兒主。現在却委實難辦了。却司丁尼道：「那麼，照廳長所說，簡直除照判決書立時執行刑法之外，廳長連那宣告緩刑的權限都沒有了。廳長道：「這是有。按照成法，凡罪人害了重病，或女犯懷孕，或有其他不得已之事故，得由該罪犯或罪犯的家屬或代表人延請皇家律師代為呈具理由，由所管法庭驗明，詳請司法部宣告緩刑。其期限則害病者以病愈為限，懷孕者以分娩後一月為限，他種事故至多以四個月為限。現在兩位的意思，倘以宣告緩刑為有益於菲立，在這一個問題上，我一定幫忙。務使菲立刑法執行之期延緩到本年十二月底，便是延請律師代為具呈理由的事，也可由我代辦。俾將我愛莫能助的心事向兩位表白一下。白侖克道：「既承廳長盛情，我們實在感激得很，只不知能否再延長些，愈長愈好。最好是無期延長。却司丁尼搶着說道：「姑娘，這是孩子話。廳長已十分出力幫忙的了。說着立起身來，與白侖克同向廳長告別。廳長送到門口，說道：「兩位且放心。這四個月的緩刑期，我一定代為辦到。若是天意保佑善人，竟在四月之中能遇到什麼赦典，那便是我最希望的了。這時候，東方的太陽已漸漸升高，天氣已漸漸的熱將起來。街上行人甚稀，芬英與馬利司二人立在門外，舉頭四望，不特人影兒看不見，連生物也很少。只門旁淺草之上，有一隻小黃狗，時而向人狂吠，時而追着他自己的影兒亂跳亂舞。芬英馬利司二人除悄悄立着，看那小狗跳舞外，更無消遣之法。正在納悶，忽聽一陣腳聲，白侖克和却司丁尼已從門內走出。芬英連忙走上去問道：「怎麼樣，却司

丁尼道。廳長自己也沒有什麼權。要更改判決書。可是不能的了。芬英急道。那麼延期呢。神父道。這却辦到了四個月。你們那項計劃。儘可在這四個月裏盡心籌備便了……馬利司之不願與白侖克相見。心中並無芥蒂。只因前此代表菲立向白侖克求婚時。白侖克被加舍里強迫著。向他說上一大番假話。現在若再與白侖克相見。雖然我自己心中。知白侖克之出於不得已。白侖克却終不免難於見人。故自昨晚至今。只是避着。到了此刻。馬利司一聽好消息已到。心中再也忍不住。急忙走過去說道。神父。你這話當真麼。唉。這消息竟把我信仰上帝之心。呼喚回來了。因為我自從菲立遭難以後。無論做什麼。總是倒灶。心上便不知不覺存了個疑問。以為上帝祐護善人的話。未必靠得住。到得現在。始知絕處逢生。那最後五分鐘的勝利。畢竟還是屬於善人的。說着。回頭去看白侖克。見他低頭促氣。兩眼睜着。似乎又要哭出。急忙慰他道。姑娘。你的意思。我早已明白。那天我代替菲立向你求婚。你實在是。被伯父強迫了。拒絕並非出自本意。我當時便原諒你的。請你不必介介。說着。三人同走了一段。到了皇子旅館。却司丁尼神父將見廳長時的詳情。向二人說明了。即與白侖克預備回去。芬英乃將白侖克邀到一旁。說道。姑娘記着。你將來分娩之後。若是自己沒有權力撫育那孩子。我早已答應代為撫育的了。白侖克點了點頭。芬英道。姑娘。我從前很有些同你過不去。現在看來。你我雖然景況不同。地位各異。良心却是一樣的。所以我情願竭力幫助你。你若有需我之處。只須通知了我。我無不惟力自視。其中最要緊的問題。便是那未生的小孩了。白侖克聽了。感激得無可置答。只把芬英的手緊緊握着。默然洒了幾點眼淚。便回頭隨着。却司丁尼同走。趁了郵車回去。這一天晚上。十一點鐘。芬英馬利司又請里佛特加領着。到監獄中去見。

菲立把當天的消息說明之後。菲立說道。我所最怕的便是游街。那五年苦工。還算不了什麼。可是我也預備的。若當真明天要游街。我便今天晚上碰死在牆上。現在既有四個月。的寬限。我便盡心守着。可惜苦了你們兩位了。芬英馬利司安慰了他一番。告別而出。明日早晨。二人辭了里佛特加。趁着郵車回馬賽。後事如何。可預先總括一語曰。此二人以有限之心力。而與無限之苦惱。戰以高潔神聖之精神。而游泳於繁華其表。齷齪其裏之人海之中。

第二章

我今且說一個人。是個全書第一丑角。此人名。喚做沙法爾。開設一家船舶料理局。乃是芬英的兄弟。喀寶名古高爾登姓的主人。他那人。生得相貌異常古怪。身體極矮。四肢極粗。那黑而且長的面孔上。頂了個鷹爪似的鼻頭。綴了兩片又薄又闊的嘴唇。人家見了。便忍不住好笑。然而他形狀。雖是臃腫粗笨。做起事來。却非常活潑。和普通顛預惰漢。大不相同。他少年時。是做小工出身。自小居住的所在。便是馬賽。後來他在十年之中。把天天兒所掙的錢。積聚起來。改做別種買賣。他便脫離勞動生涯。做了個小小富翁。於是時來運來。財發身發。他手中的金錢。一天天的增多。他身上的肌肉。也便一磅磅的加重。然他肌肉雖肥。膂力也很可以使得。嘗自言道。你們別看不起我這矮子。便有昂藏大漢來。我也打他個落花流水。這話並非他自己亂吹。人家也承認他。都說這矮子好利害。怕是巨靈都打他不過。（矮鬼 Dwarf 巨靈 Giant 均神話中人物。猶言小鬼金剛也。）可是他雖然有了這一身本領。却始終未曾用過。他說道。我有了膂力。應得用智慧去管束他。因膂力是掙錢的原料。若用之不當。則一拳頭打出去。便找出許多。

麻煩來何苦何苦。因此他生平不喝酒。不抽烟。白天不做工。便在那兒持籌握算。恨不能一時三刻之中。便到了那夢想中的大富翁的地位。到後來。他目的果然達到了。他的本錢。原來只有數千法郎。後來子母相生。竟百倍其數了。他所做的買賣。本來是今天鹽。明天米。沒有一定的。後來竟專營料理船舶之業。開了個場面很大的局所了。他所用的。人。本來只有一二個苦力幫幫忙。後來竟在無數苦力之外。添上許多書記會計。一個個對他鞠躬行禮。稱他爲主人。他老人家也便養尊處優。不肯再做苦工。只是天天吃飽了飯。叉着兩手。在所用無數苦力之中。踱來踱去監工。倘當真有了什麼重笨工作。苦力們做不來的。他在旁指點了些做法。或幫他們動了動手。各苦力便齊聲稱謝。他聽了這謝聲。越發快活。以爲我從前也是苦力出身。現在居然也有了這一天了。然而從此以後。他自己便漸漸懶了下來。心中存了個念頭。說我們做小工的。要想發財。本來很不容易。現在我既拚着前半世的工夫。把那難於發財的難關。通過。做了個富翁。若不將後半世在這份財產上好好享用一下。則不特苦樂不能相償。有錢與無錢相等。便是儘着這身體去做金錢的奴隸。也有些犯不着。而且現在已有他們代我掙錢。我只須發布計劃。便可坐享其成。何必有福不享呢。沙法爾自從有了這個思想。便一反往時辛苦節儉的習慣。酒也喝了。烟也抽了。又劃出一大宗錢來。專供自己行樂之用。每天傍晚。局中公事已畢。他便把兩手插在口袋裏。笑彌彌的咬了個烟斗。在各處繁盛的街道上胡逛。他那口袋裏。兩邊多塞滿了金錢。每走一步。金錢便鏘鏘然響了一下。似乎這富翁出門隨身帶了副音樂隊。替他開道。他又善於放聲狂笑。路上無論遇到了什麼人。老是話未出口。先哈哈的笑了一陣。引得大家都回轉頭來向他看。他却分外得意。以爲我沙

法爾現在已做了馬賽市中一個闊客。只恨我嗓子太小。若能放聲一笑。像工廠裏放氣一般。使遠近十數里間人人都知道我沙法爾。在此地行樂不更好麼。這種舉動。雖然粗蠢可笑。却不能怪沙法爾。因為沒有受過教育的工人。有兩種普通的心理。第一種是易富易貧。因為他們生計艱難。平時所見的富商大賈。却也不沙。於是因自己之窮。想到他人之富。貧富兩方面一比較。便生出希望心來。希望之心一生。便不知不覺。朝朝暮暮。用盡了心思去求富。到果然富了些。心中便想嘗嘗富人的滋味。不願再做苦工。弄得不好。十數年的積蓄。不上一兩年便使完了。第二種心理是易悲易喜。因他們思想既簡單。那含養兩個字是沒有的。因此心上些微有點兒不快。便以為世界上決沒有比我再苦的人了。心上些微快活了點兒。便眉飛色舞。以為世界上決沒有比我再快活的人了。現在這位沙法爾先生。當初也是苦工隊中一分子。故心理習慣。仍與普通工人一樣。因為現在家產極多。個人兒使用有限。並且他雖然存了個及時行樂的念頭。自己用起錢來。仍舊很有節制。遇那當用的地方。一二千法郎不難隨手拿出。若是不當用的冤枉錢。便半個大不肯破鈔。因此第一項說他易貧兩個字。在沙法爾却不必過慮。沙法爾在這個時候。衣服也比從前穿得講究了。衣料總是上等細呢。請馬賽頭等成衣鋪做的。胸口還交叉掛了一條二尺多長。拇指粗般的赤金大鍊。鍊上拖拖帶帶。綴了許多鑲嵌寶石的小頑意兒。從遠望去。這鍊子簡直可當作牛繩用了。他左手上戴了個極大的純金戒指。右手托了個鑲銀大烟斗。頭上戴的是細呢軟帽。腳上穿的是烏光皮鞋。就這套行頭上看起來。未嘗不能算他一個上等紳士。只因衣服雖好。終掩不了他那副數十年來習慣的小工本色。人家見了好笑。他却不管人家議論如何。仍是我行我素。每

當夕陽西下之時。人家見他擠在行人之中。側着頭。歪着帽。慢慢行走。胸前鍊練上所綴的小頑意兒。不住的在他那凸出的大肚子上。跳舞。烟斗中的白烟。一些兒一些兒的從他又薄又闊的嘴唇裏噴將出來。他自己却兩眼縮成了一線。對着行人。一半兒像笑。一半兒像在那兒做醜臉。這便是沙法爾心中。最快樂的時候了。到後來。沙法爾以為老是這麼袋了兩袋金錢。在街上胡逛。既用不了什麼錢。又沒有什麼樂趣。便改換方法。進了一家俱樂部。以為天天息足之地。不料這俱樂部的名目。在沙法爾未進部時。總當他是個公共遊戲的所在。部中備了種種有趣的頑意兒。供部員隨時行樂之用。及進了部一看。始知俱樂部竟是賭場的變相。部中唯一的事業。便是天天晚上呼盧喝雉。直到天明時方止。於是沙法爾大失所望。以為我所有的一些財產。若要發起賭興來。保管不上半個月便輸完。這如何使得。可是我既已進了部。亦決不能即此便了。不如打定個多看少賭的主義。若看了多時。賭術竟進步了。我便拿出錢來。同他們小小的賭一下。亦未嘗不可。於是一連看了幾十天。不特他的賭術已精通到了十二分。便是賭場中的弊竇也。早被他用了旁觀者清的資格。一一看破。從此以後。他不賭則已。賭則必勝。而且賭法極刁。若是風色好。他便一下子將兩袋金錢。注在檯上。若風色壞了。他拿了錢。便走什麼人都拉他不住。因此非特後生新進的賭客。弄他不過。便是有名的老賭徒。見了他。也不免退避三舍。只是他進俱樂部的本意。在於取樂。而不在於賭錢。故雖有百賭百勝的本領。仍是十天九不賭。却移出工夫來。專把金錢報效在嫖吃兩件事上。因此他每天出了公事房之後。宛然訂了個無形課程。第一課。便是袋了金錢。在繁盛的所在散步。若路上遇見了什麼朋友。不管人家是憂是樂。老是哈哈的大笑一場。第二課。走的累

了。便走進一家上等館子。叫了些酒菜。狠吞虎咽的大吃一飽。吃飽之後。瞑目靜坐片刻。似乎他肚子裏的雞鴨酒肉。正在那兒大開跳舞會。咧。第三課。跳舞會畢。忙立起身來。找了些流妓土娼。同坐馬車。及打了幾十個圈子。看看天色已近半夜了。即與流妓土娼等再往館子裏去吃晚飯。晚飯吃完。他的課程也就完了。可是他這種胡鬧。自己雖存了個及時行樂的念頭。其實全是出風頭主義。正如優孟登場。本人累得要死。看的人却越看越好笑。沙法爾全不理會。因此每到了酒館裏。若遇館中客人擠着他的胃口。便頓時好將起來。酒要喝好的。菜要點好的。直吃到他那便便之腹。已綳得和那軍樂隊裏的大鼓那麼緊。方徐徐放去了刀叉。取出那銀鑲的烟斗兒來抽烟。若遇館中生意清淡。客人甚少。他胃口也便不知不覺的淡了。下去飲酒。不過一二杯點菜。不過兩三色匆匆吃完了。便走了。又如人家同着女人坐馬車。便親愛到十二分。當着大眾之前。總得賣三分假裝。出一種端莊穩重的相貌來。他老先生却是個大反。對晚上與妓女同坐了馬車。走到燈光明亮行人衆多之處。他兩個肩胛和嘴上兩縷菱角兒似的黃鬚子。便不住的左右起落。和引擎鼓動了曲拐了一般。嘴裏的我愛我愛之聲也高呼不絕。一到暗處。他便呆如木偶。什麼多停着不動了。又如人家同着女人在館子裏吃飯。必須揀個清淨的房間。再將窗簾下了。以爲喁喁談心之地。他老先生却非但用不着窗簾。反將四面的門窗都開了。若街上行人或公共食堂裏的客人。大家對他瞧着吃吃而笑。他便引爲至樂。照他心上恨不能開館子的老板專替他造間花房似的玻璃房間。才快意。咧。他這舉動。若換了個有些知識的文士。做了人家便可稱他爲佯狂玩世。他做了。却只罵他粗鄙可笑。其實無論佯狂玩世。或粗鄙可笑。同是個大發傻勁的寶貝。便了他這人本來。

懂不得什麼愛情。便是辨別美醜的能力。命宮中亦沒有帶來。故當他初領略狎妓的滋味的時候。直把衣服的好壞。當做判別嫖妍的標準。要是有人穿了滿身錦繡。便醜得同癩蝦蟆一般。也是天仙化人。若



女。這人名字喚做阿美德。相貌不過中人。只因穿的衣服。頗能別翻花樣。於新奇之中惹人注目。後來有一個伯爵看上了他。阿美德正在私心竊幸。以為從此以後。可不必再有什麼憂愁了。不料那伯爵雖是

衣服壞了些。便當真是天仙化人。亦決不能邀沙法爾之青眼。而他判別起衣服的好壞來。也有一定等級。大概是紅紅綠綠的居上。顏色樸素的居次。所以每當他帶了妓女。長驅過市之時。道旁觀者。衆口同聲說道。這老兒太費事了。若在身旁堆上五六正紅綠綢緞。不簡便得許多麼。後來他在馬賽流妓隊中。胡鬧了多時。居然給他看中了。一個年齡尙少。風韻未衰的妓

翩翩美少。說到金錢一層。却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裏。左右兩個袴袋兒。十天倒有九天空的。阿美德同他厮混了多時。一看這伯爵的景况如此。若不另外找個肯出錢的冤桶。將他好好的騙出一大注錢來。這門戶都支持不下了。恰巧這當兒。沙法爾天天兒晚上在那兒大發傻勁。阿美德便把紅紅綠綠的衣服穿了起來。到他身旁去晾。居然晾不幾天。兩人竟勾搭上了。他倆兒初次相見的所在。是在阿美德住宅對門的一家密爾亨酒館裏。那時沙法爾酒已半醺。正想掏出金錢來會了鈔。出門去找了個姑娘同坐馬車。冷不防一陣紅光在眼前一耀。幾把他腦筋多耀亂。定神一看。乃是個妙齡女郎。穿了件血也似的紅綢單衫。娉娉嫋嫋的從對面走將過來。對着他斜展秋波。微微一笑。沙法爾這一樂。直樂得神魂不定。幾乎暈將過去。連忙伸出一隻大如熊掌。硬如黃石。粗如銼刀。黑如煤炭的手來把阿美德那隻戴着粉白手套的纖手緊緊握着。喘着說道。姑娘好。姑娘你真是馬賽花界的皇后。真是管束我靈魂的怪物。接着又說上一大批肉麻的傻話。引得在座幾十個客人都笑得前仰後合。他却得意洋洋。恭恭敬敬對阿美德鞠了個躬。說道。姑娘。我們坐馬車打圈子去罷。阿美德點頭答應着。舉起一只手來向他肩上一搭。他便把肩胛聳了兩聳。身體扭了兩扭。兩只眼睛滑溜溜的對大眾瞧了一下。做了個醜臉。偕着阿美德揚長出門而去了。自此以後。沙法爾無日不與阿美德同在一處兒混。遇了朋友。哈哈一笑。既畢。即高聲說道。墨歇某某。快給我道喜。那馬賽的花王阿美德。已給我弄到手了。後來有人向他說。你別這麼歡。他是某伯爵的情人。難道你甘心做冤桶麼。沙法爾聽了。非但不怒。反分外高興。自言自語道。這更好。這更好。別說在這美人面上。便是在伯爵面上。也應當格外看重他些。因為伯爵的情人。既肯垂青於我。則

我之聲價愈高。至少也總同伯爵一樣了。此後一星期中。沙法爾看了阿美德紅紅綠綠的衣服。聞了他衣服上的香水味兒。越發覺得有趣。越發覺得這美人可愛。每當夕陽西下時。兩人携手散步。他一眼看了自己胸口的那條赤金鍊。一眼看了阿美德的紅裙綠衣。在身旁隨風飄拂。再分出千萬分之一的眼光來。去看路人總覺來來往往的。都是可憐人。惟有我沙法爾有了這美人在旁。真是樂比登仙。憑你法皇路易十六來。也不得不讓我三分。於是高視闊步。和那鐘擺兒似的。每一秒鐘總要搖動一次。簡直偌大一條馬路。專給他倆兒獨走了。尙嫌不足。他那船舶料理局裏的事務。却自己漸漸的不管。專信任喀寶一個人去代管了。喀寶這人。雖然年紀未滿二十。却因平時作事勤慎。天性聰敏。沙法爾無論把什麼事委他辦。總辦得美滿完善。那信任之心。平時早已養成了十分之八。到得現在。他故意揀了局中一兩件重要事務給他去代辦。自己却故意走開了。看他辦得怎樣。一連試了幾次。見喀寶的能耐。果然不壞。便死心塌地信任了這少年。自己不過每日早晨。到局中來大略指點了一下。到傍晚時。再到局中來。看了看賬。拿了兩袋兒金錢便出去。此外一切事情。完全是喀寶的世界。喀寶簡直是全局的第二個主人了。後來沙法爾愛上了阿美德。每遇一人。便大聲疾呼。說我老沙近來交了好運了。其中第一個告訴的人。便是喀寶。那天他與喀寶同在公事房裏沒事做。他先把自己如何與阿美德訂交。阿美德如何愛他的話。向喀寶說了一大番。接着說道。墨歇。你真還是個小孩子。沒有嘗過愛情的滋味。若說起我那情人來。不是老沙誇聲口。簡直是世間獨一無二的花皇了。喀寶聽了。笑着說道。當真麼。那麼小子要給主人道喜了。沙法爾道。那自然。你想別說他衣服穿得多講究。便是他房間裏的桌子。椅子。門簾。地毯。鏡子。

第 十 集

粧台以及大的傢具。兒小的頑意兒什麼多。是好的。昨兒晚上。我在他家裏吃了晚飯。兩人坐了輛沒蓬的敞車。同往柏勒吐去。兜了個圈子。街上無論什麼人。看見了。都把眼光注射在我們身上。亂瞧。似乎豔羨到什麼似的。哈哈。要是你喀寶。也有了這豔福。保管你樂的要死咧。可是你不要忙。你能耐很好。爲人也很誠實可靠。只須安心在我肩子裏做事。將來發了財。自然有無數的阿美德。搶着要給你拉手了。說着一壁放聲大笑。一壁舉起隻手。在喀寶肩上亂拍了一陣。喀寶聽了。只是暗笑。此時喀寶正在情竇初開的時候。雖然夢想中還沒有一定的意中人。而那意中人之資格。却已預先規定。故聽了這份話。只當秋風過耳。以爲阿美德那一人。簡直是個身被錦繡的泥偶兒。若拿到我手中來。一下子便將他擲碎了。這天晚上。喀寶回了雞蛋場寓中。把沙法爾的話告訴了芬英。姊弟們拍手大笑。直把眼淚多笑了出來。這時候。芬英已從哀克司回了馬賽。仍舊天天兒到聖路易司街去賣花。空了。便替馬利司想那一萬五千法郎的法子。只因自己既沒有可與商量的親戚朋友。那天天向他來買花的少年們。雖然衣裳楚楚。似乎很有些錢。却難防他們是虛有其表。便當真有了錢。他們來向我買花。本來是別有用意。現在若把這告貸的話說上去。不恰巧落在他們圈套裏麼。因此轉了好多天的念頭。除自己兄弟之外。始終未敢向他人開口。後來有一天早晨。喀寶正預備着往局裏去。芬英忽然想到了沙法爾。忙問道。弟弟。你那位主人沙法爾。平時也肯借錢給別人的麼。喀寶道。這件事很說不定。要看情形如何。若是他發起傻勁來。別說借。便是掏出張一千法郎的鈔票來。給叫化子。也算不了什麼事。若不發傻勁。那便是一錢如命。芬英道。那麼他什麼時候才發傻勁呢。喀寶道。總在大庭廣衆之中。大約是看客愈多。他的傻興愈高。總說

一句無非是自命爲富翁。自命爲慈善家罷了。芬英道。照這麼胡鬧下去。他那些財產。不要一起斷送在那沽名釣譽上面麼。喀寶道。這又未必。他那人。你若說他刁。他可右手用了錢。連左手多。不知用錢之。所以然。若說他傻。你先是個傻子。保管你念頭剛轉。他早已猜到了你的心事了。所以這老兒與其喚他傻子。不如稱他爲怪人。芬英道。不管他是傻是怪。既有了這條門路。我終得去走他一下。說着。提了花籃。與喀寶一同出門。既到聖路易司街。卽於賣花的空當兒。熟籌辦法。以爲沙法爾既與阿美德結了不解之緣。則欲借助於他。非先借助於阿美德不可。只是阿美德是個流妓。我不便與他直接談判。卽不得不請馬利司承辦其事。而馬利司又是個拘謹少年。料他生平始終沒有與流妓們見過面。現在忽然要把這件差使給他當。他怎肯答應。想到此處。便將此事暫行擱下。後來有一天。他與馬利司見了面。有意無意的把阿美德的名字說了一聲。馬利司卽緊接着說道。怎麼奇了。你也認識這姑娘的麼。芬英心中暗暗駭異。照式問道。這更奇了。難道你也認識他的麼。馬利司道。是的。我與他見過一次。因爲他到了馬賽。會定下個規則。每禮拜公開宴會一次。凡與他相識的。不論交情深淺。都可與會。那天我不願去。因菲立與他薄有交情。拉我同去逛逛。我便在他那兒吃了頓晚飯。倒也吃得很舒服。芬英道。何以呢。馬利司道。他那人。面貌雖未必好到怎樣。應酬功夫。却還不壞。並且舉動言談。頗有些斯文氣。在妓女之中。也可算得首屈一指的了。芬英聽得。馬利司稱頌阿美德。心中有些不快。冷問道。那麼你們很有交情的了。馬利司笑道。這話從那裏說起。他若與我這窮漢訂了交。保管不上三月。便活活餓死。並且我近來聽說。他自從去年以來。生涯漸形冷淡。大有不可支持之勢。可是他爲人很聰明。只須一日。給他迷上了個冤

桶。什麼事都好辦了。芬英聽得他說了個冤桶出來。忙接着說道。冤桶是他早已找到的了。你認識我兄弟的主人墨歇沙法爾麼。馬利司道。這老怪物也認識的。有時我爲了局中公事到碼頭上去。他老是拖了雙拖鞋。咬了個大烟斗。在那兒監督工人的。芬英道。對了。這老兒便是阿美德的冤桶。我兄弟說。他近來在阿美德身上。冤錢已使了不少。你何不再到阿美德那邊去逛逛。馬利司道。逛了做甚。難道沙法爾肯做我的冤桶不成。芬英乃將心中所計劃的事。向他說明了。末後說道。這個辦法。雖然未必有效。可是倘能常與沙法爾拉攏。有了機會。再請阿美德從旁吹口兒氣。那一萬五千佛郎。說不定可以借到的。馬利司似有難色。默然想了一會。卽點頭說道。你既想了這法子出來。不管有效無效。總得幹他一下。明天我便去見阿美德便了。芬英道。可是有一層。我預先叮囑了你。那魔婦的吸力很大。若是你也與他勾搭着。做了個小冤桶。可就糟了呢。說時。聲音微顫。似乎言外有意。把馬利司弄得老不明白。訝道。你這話說得太差了。妓女是戕賊人類的惡魔。我去見他。照着宗教上道德上的戒律說起來。自己早做了個罪人。倘非有不得已之故。決不出此。而且卽使我要愛他。他未必肯愛我。姑娘。你看清了我這尊容沒有。我自分世界上無論什麼女人。誰也不肯愛我。這狐狸似的醜男子。芬英聽着不語。只伸出手來。與馬利司緊握着。把那一曲秋波慢慢兒轉將過來。注視在他面上。其意若曰。別人不愛你。我是愛你的。別人嫌你醜。我却嫌你醜呢。馬利司微覺其意。卽引起他的手來。輕輕在手背上親了個吻。

第四章

阿美德的來歷如何。馬賽全市之中。却沒有什麼人能知道。若聽他自己說起來。他的身世也着實可憐。

他說他父親是英國人。曾做駐防印度的軍官。他母親便是印度人。生他之後。沒多時便死了。後來他父親又害了重病。恐怕一旦不起。這小孩沒有人照管。便將他財產。托一位朋友保管着。不料那朋友居心不良。一俟他父親死後。即乾沒了財產。却置阿美德於不顧。幸而那時阿美德已知道了些人事。雖然顛沛流離。吃盡了千辛萬苦。却未流為餓殍。後來年紀已長。無可謀生。不得已。竟操起神女生涯來。阿美德既做了流妓。他的舉動。便與在天空中打圈子的老鷹無二。只須看見了地上有什麼可吃的東西。便流星火箭似的直撲下來。後來他的眼光。忽然看到了馬賽。以為偌大一個商埠。儘足供我大吃一飽。便從遠方被襪而來。擇定一個適宜地點。設起院子來。大做買賣。又以爲營業上最好的主顧。便是一般青年商人。他們鎮日價關閉在公事房裏。對着那些賬簿發票之屬。累得要死。一到晚上。便如出籠之鳥。遇赦之囚。立時要找個安樂的所在。把那數點鐘自由光陰。好好消受一下。故照青年的通性說起來。進妓院的。必有十分之八。進酒館戲場的。不過十分之一二。使錢起來。也非常慷慨。因此阿美德的營業手段。完全用在這一般少年身上。雖然他面貌並無過人之處。却能用了些美術上的工夫。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和院子裏的陳設。竭力推陳出新。又能揣測了客人的心理。善爲迎合。因此不上多時。阿美德的芳名。早已騰布衆口。那馬賽原有的妓女。雖然數目不少。媼的妍的。等第也不一。却因死守陳法。不知改變。平時風波平穩。大家各有相當的主顧。那買賣尚可勉強支持。現在一有比較。便不免相形見絀。那新入嫖界的。固然要向吸力大的一方面走。便是一般老狎客。也都見異思遷。於是阿美德生涯日盛。生活程度。亦由第三等一躍而爲頭等。居家的時候。則席豐履厚。頤指氣使。便是公爵夫人。也比不到他那麼樣奢侈。

出外的時候。則肥馬輕車。寶光四射。甚至酒館裏一有他到場。那天的買賣必比平時大上幾倍。跳舞會裏若沒有他的踪跡。賓客雖多。亦終不能算得盛會。阿美德到了這個當兒。一想起自己既做了全市花界的領袖。便不得不高自位置。在一般狎客之中。分別了等第結交。若老是來者不拒。如何應接得了。於是自己心中。暗暗定了個限制道。富翁則歡迎之。窮漢則拒絕之。雖非富翁。而能盡其所入。更不惜負債鬻產。以爲報効者。亦在不棄之列。這限制訂定之後。阿美德對於來客。便不免分出誠心侍奉。與勉強敷衍兩種資格來。來客對於他。却仍是趨之若鶩。可是一方醉心於他的人。漸漸加多。一方面反對他的。也成了個正比例。這反對黨中。可分作兩種絕對不同的人物。第一種是一般道學家。他們眼看得阿美德魔力有增無已。便用了全力口誅筆伐。不呼他爲戕賊青年的妖婦。便稱他爲吸收金錢的無底魔洞。那第二種人。便是馬賽原有的妓女。他們見阿美德到了此間以後。搶了他的生意。心上既妬且恨。便造出許多壞話來中傷他。背後說了不算。當面見了。亦不免冷嘲熱罵。阿美德明知此是營業競爭上不可免之事。也只一笑置之。並不較量。狎客們見他如此。反交口稱頌。說他落落大方。世界上因禍得福之事。本來甚多。此不過見諸一端罷了。可是以色事人。便居心不壞。亦未必能天長地久。現在阿美德面貌又並無過人之處。只借着些手段媚人。雖然這手段。未始不足以欺人於一時。却因世界上無論什麼事。總有個一定的潮流。其起也。不知所自起。而莫之能禦。其落也。不知所自落。而莫之能挽。他那形狀。既如拋物線之自低而高。而終於下墜。又如皂水泡之自小而大。而終於破裂。故阿美德的營業。當初既於數年之內。一躍而登百丈竿頭。後來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竟兀地的往下直跌。弄得門前冷落車

馬稀。於是阿美德大窘。定神一想。我自己從前所以能招到那許多買賣。全是靠了些裝飾品。和我那屋子裏的種種陳設。而我賺到的錢。雖然爲數不資。却已全在這裝飾和陳設上費去。我若因陋就簡。就這原有一些兒東西隨便敷衍。則向來營業上的原動力既失。恐怕連這原有的局面也保不了。將來非弄到典質衣服。拍賣傢具不止。若要勾吸將來的生意。以補目前之失。就不得不重添新本。在那裝飾陳設兩件事上。大用功夫。雖然我一無積蓄。却不得不爲剜肉補瘡之計。於是阿美德向來希冀別人借了債去報效他的。此刻却自己嘗了借債的滋味了。阿美德的債主。名字喚做馬丹滿西爾。生平專放重利。在馬賽下流婦女之中。頗有能幹之名。只因他放起錢來。只須借戶有一定的下落。或有人代爲擔保。便不必有抵押品。故沒有抵押品的人。都願意出這一份重息。阿美德既找到了這個債主。今天三百法郎。明天五百法郎。每有什麼用處。便到滿西爾那邊去借。滿西爾却無有不應。心中以爲這是馬賽有名妓女。目下雖然窘着。將來決不至還不起這一份債。我樂得多賺些他的利息。阿美德心中。以爲目下的債。儘管放量借來。便是利息再重些。亦算不了什麼。只須將來找到了個戶頭。一下子便給我本利還清了。橫豎這錢不要我自己還。然而這一個債主。一個借戶。心中雖都在那兒希望。後來那希望却永遠沒有成功實事。因爲阿美德自從交了這步惡運。不特富商大賈沒有上門。連那敷衍門面的浮泛客人。也日見其少。到後來。他自己僱量一下。債欸已欠了不少。除馬丹滿西爾之外。還有許多店賬。也多是不了之局。若老是這麼混下去。對於債主的責任。愈變愈重。却下了十倍本錢。竟找不到一倍利錢。如何支持得住。爲今之計。惟有快快兒收蓬捲索。俟機會到了再作計較。於是阿美德那院子裏。本來收拾得金碧輝煌。

的自是以後。什麼東西都是闐然無色的了。他自己本來打扮得嬌艷玲瓏。楚楚動人的。自是以後。衣飾漸漸不完。那天生的容貌。便漸漸的流露出來。人家見了。多要說原來是這麼一個醜物了。於是愈敷衍。則生意愈壞。生意愈壞。則愈敷衍。到臨了。別說衣飾。連客堂裏的圖畫磁器。以及一切值錢的陳設品。都一件件的拿出去零碎發賣了。更到後來。連寢室裏的東西多賣了。於是阿美德左右思維。再也籌不出什麼維持的方法。只想到自己從前衣服玩好。一天天加多。現在却一天少似一天。不久便要在全房子的東西搬空了。又想到從前生意盛的時候。來的多是王孫公子。富商大賈。見了我這屋子裏的陳設。沒一個不歡喜讚嘆。現在來的。却換了一班人。不是收賬的。便是討債的。他們來了。口中是嘖嘖咕咕說了許多不相干話。兩只眼睛。却滑溜滑溜的打量我屋中的東西。似乎我這擔保品日見其少。那賬欸便須加緊催索了。又馬丹滿西爾。本來是有求必應的。現在不特不應。反天天兒帶哭帶罵的上門索債。恨不能立時把阿美德所剩一些兒東西。拍賣了還他才快意。阿美德到了這水盡山窮的時候。除天天兒想了些急法。應付各債戶各商店之外。却異想天開。造了些假期票去敷衍滿西爾。原來阿美德雖是個妓女。字却識得幾個。從前生意好時。闊人們寫給他的情書。也不止三封五封。到了此刻。阿美德便將舊時情書取出。依着筆跡去摹做各人的花押。及摹做告成。便填起幾張期票來。交給滿西爾。以為滿西爾拿了這期票。不能馬上到銀行中去付款。搪塞一時。將來我有了錢。把期票贖回。這個紙虎兒。便可永無拆穿之日。現在却可借着他做個緩兵之計。免得滿西爾上門嚼吵。滿西爾那人。生平既靠着放重利為業。他為人之陰險刻薄。可想而知。現在他見了這項期票。心中未嘗不起疑。只因阿美德早已落在他掌握

之中。他若存心要收拾阿美德。只口中吹個小小的水泡兒。也可將他活活淹死。而且那期票上。既明明畫着富人們的花押。將來上了公堂。不管花押是真是假。畫押的終不能置身事外。那這項假造的擔保品。不比真正的金錢還靠得住麼。想着。竟冷冷的說了聲謝。將期票收了起來。然而阿美德所欠。爲數甚多。這些期票。只能抵些過期的利息。本錢却絲毫未動。故過了一兩個禮拜。滿西爾又照着往例。天天兒上門請安。甚至使出債權人的手段來。要干涉阿美德的經濟。阿美德雖然甚以爲苦。仍不得不忍氣吞聲。自己生活之費。已悉數出自變賣典押四字之中。有時生活費之外。多了些錢。便逐漸拔還滿西爾。把假期票挨次收回。以爲彌縫之計。心上却無日無夜。不在那兒物色人才。便是百花場一帶。是下等妓女寄居之處。阿美德從來不到的。此時亦不免降格以求。時時到那邊去走走。以爲雖然接不到闊客。亦聊勝於無。却不料走了許久。只勾搭着個窮伯爵。金錢一層。仍是半文沒有到手。若在這個當兒。再沒有沙法爾來接濟他一下。簡直糟了。然當阿美德生涯鼎盛的時候。他所接的客。雖以腰纏之豐。溼爲第一標準。面貌與身分。亦未嘗完全置之不問。故沙法爾幸而在現在時候見他。若早上一兩年。憑你一下子。把個船舶料理局。完全送給了他。他也未必肯穿起紅紅綠綠的衣服來媚你。這怪物更未必肯與你這怪物並肩兒坐着。長驅過市呢。然而兩人混了多時。阿美德仍是半些兒實惠沒有得到。只覺沙法爾性質好生古怪。使起錢來。只憑着自已的傻勁胡鬧。傻勁一來。便把金錢整千整百的沿路亂擲。也不算什麼。否則小至一二法郎。亦看得比性命還重。有時阿美德窘着。想向他借些錢。因不便直說。只婉婉的說了個影子。他却裝作不懂。有時直說了。他又搖頭說道。我近來局中生意不好。那有閑錢出借。然說過這話。

第

十

一

集

不上一點鐘。兩人同到了街上。他又胡亂使錢了。如是一連幾次。阿美德心中不覺漸漸失望起來。却因有這主顧當着場面。終比沒有主顧好些。便忍耐着同他鬼混。後來有幾次。滿西爾向他催索債項。他無可對付。竟造了張沙法爾的假期票給他。滿西爾又照常收了。無如阿美德造那假期票的時候。心中仍是打着個以現錢收回收票的主義。若問現錢從何處得來。便注意在沙法爾身上。却不料沙法爾始終不肯拿出大批的冤錢來。阿美德自己所有的值錢東西。亦已典賣一空。直至期票到期之日。尙想不出對付滿西爾之法。於是滿西爾大怒。而阿美德最酷的一步惡運到了。然而阿美德此時。還正在敷衍沙法爾。決不肯即此放他。故心上雖然焦急萬狀。面子上却不得不強爲歡笑呢。這一天。乃是芬英與馬利司討論辦法的第二天晚上。馬利司果然去見阿美德了。他心中以爲道路風傳。說阿美德近來生意不好。却未必竟壞到什麼地步。大約比從前些微差點兒罷了。不料走進門去。竟把他嚇了一跳。只見他客堂裏。從前是賓客如雲。燈火點得雪片似的。現在却變了闕焉無聲。只在一張木桌子上。點了盞光色暗淡的石油燈。不特四壁的油畫照片衣鏡之屬。已一無所有。便是精美的傢具。亦都已生了腳走了。再走進一步。到了他房間裏。別的東西沒有看見。却先見一個矮而且胖的沙法爾。有氣無力的斜倚在一張軟榻上。一手摸着肚皮。一手拿了根小籤兒。剔牙胸前馬甲上的紐兒。多寬着似乎剛吃了晚飯。正在靜候消化。沙法爾身旁。一張圈手椅上。坐的便是阿美德。馬利司見他一手支頤。一手托了本「格拉西拉」詩集。低聲吟誦。身旁有隻意大利獵狗。名喚憂里的。正靠了他那雙粉紅色的拖鞋。睡着。若室中沒有那可厭的沙法爾。這却是一幅天然絕妙圖畫呢。阿美德的讀詩。也是他媚術之一。他房間裏。特備了一

座小小書櫥中放了些近代名人詩集。大都是却吐白蘭維多虞哥喇瑪丁奧弗雷馬瑟諸人的著作。若在平時這些詩集簡直是室中最無謂的陳設品。誰也不去理會。必須到了衆賓已散恩客獨留夜色已深晚妝未卸的時候。阿美德方從櫥中隨便抽了本詩集出來對着那恩客低吟淺誦所誦的大都不是採蘭贈芍之作。便是勞人思婦之章。那班狎客們本來懂得什麼文字。只須聽了些香艷的句子。便覺樂不可支。於是一方面是稱譽那做詩的詩翁。一方面便交口嘆賞。說阿美德畢竟是受過教育的上流女子。和普通流妓大不相同。這個消息一傳出去。果然一般自命風雅之士。多願破了些鈔來賞識。這通品的美人。此可見天下萬事往往有相去極遠而竟能互有關係者。那班做詩的詩翁。何嘗想到自己的詩竟做了下流賣淫婦女的營業廣告呢。閑話少說。且說現在這位沙法爾。本來只識得二十幾個字母。別說詩文集。便是新聞紙上的論說紀事。也往往不解。此時阿美德拿了本詩集對他誦讀。心中未嘗不自知其爲對牛彈琴。大殺風景。沙法爾却大樂特樂。以爲這詩詞和美人本來是世間最高尙的東西。現在竟給我老沙一起拿到了手。豈不快樂。於是搖頭擺尾。瞑目靜聽。似乎他自己一下子聰明百倍。做了個詩詞評判家了。其實詩中說些什麼。半句多沒有聽懂。一會兒馬利司來了。阿美德連忙放去了手中的詩集。立起來迎接。沙法爾見來的是個熟人也。照例哈哈的笑了一聲。從榻上立了起來。說道。你來得好。咱們同來聽詩。你瞧這姑娘唱起詩來。疾徐高下。抑揚頓挫。不知多麼好聽。咧。馬利司謝了一聲。阿美德即提過一張椅子來。請他坐下。說道。墨歇。好久沒有見你了。爲甚不常到此地來逛逛。馬利司道。心上很想來。實在事情忙得很。阿美德道。便是我也聽說。近來令兄竟給加舍利那老狐狸害了。

咳。菲立是同我很要好的。他的性情。我也很知道些。只因所愛非人。竟弄得大吃其苦。我想他有了這一次經驗。將來用起愛情來。總不至於再有什麼失誤的了。馬利司聽了不語。沙法爾却又輕輕一笑。阿美德卽回頭問道。我愛你認識這位墨歇麼。不用我介紹麼。沙法爾笑道。誰要你介紹。我們倆早已認識了。這位先生。名字喚做馬利司。卡育爾。他哥哥是菲立。卡育爾。阿美德說是的。沙法爾又道。菲立我也認識的。是個很漂亮少年。說着。回頭與馬利司談天。時而誇張營業上的勝利。時而陳述飲食起居上的種種快樂。顛來倒去。一直說了兩個多鐘頭。還沒有說完。這些話。馬利司心中本不願聽。只因自己今日到這院子裏來。最注意的。便是這怪物。故不得不靜着心敷衍他。又因阿美德的景況。已一落千丈。他那神情顏色。亦大可研究。因一壁與沙法爾談話。一壁却偷眼去看阿美德。只見他神色憔悴。講話的時候。雖仍是盈盈含笑。每一背人。便低頭微嘆。似乎心中難過到什麼似的。到十點鐘時。沙法爾還在那兒亂講。只見外面走進個僕人。向阿美德說道。馬丹滿西爾在客堂裏請見。阿美德怔了一怔。卽向兩人告了個罪。出去見客。

第五章

馬丹滿西爾。年紀大約五十左右。身材雖不十分高大。却生得很結實。兩隻眼睛。似乎一輩子含着眼淚。無論見了誰。三句話沒說完。便從身間掬出手巾。一壁拭着眼淚。一壁苦苦惱惱的大說窮。經出門時。老是穿了件退色的印花舊布衫。手臂上老是挽了只草繩結的破籃。看他情狀。簡直同老乞婦差不多。却不知他那叫化籃。比人家的保險箱還富裕得多。咧他走起路來。步子很小。速度却甚大。若沒有人相他。

他兩眼便和貓兒捕鼠一般不住的對着路人仔細打量。若遇了熟人便立時變了副悽愴憔悴的面孔。務使他人可憐。他安慰他。他纔快意。因此有人說。幸而滿西爾臉上肌肉尚豐。又有縐紋在那兒。築壩要。不然他的眼淚保管一輩子汪個不止。他與阿美德初有債務交涉時。兩人交情很不壞。阿美德以爲除了這人以外。別無債主可找。故不得不分外看重他。他意中却以爲有了這個上好債戶。若不好好牢籠。使他就我範圍。將來要再找第二個可就難了。於是每過一兩天。便到阿美德院子裏來談天。若阿美德有了經濟上的難題。他便和他家人父子般的親密。同他細細商量。代籌解決之法。又時常教他節儉。說姑娘使錢實在太費。教我使起來。某件事簡直可以不辦。某東西雖然不能不買。價錢却太大了。阿美德見他說得有理。什麼事多同他商酌了辦理。却不知這麼一來。反進了他圈套。他在別處替你節省了他應得的那份重利。便可按期到手了。後來有一次。阿美德到了付息之期。竟不能照付。滿西爾却並不責備他。只自己掩面痛哭。說道。姑娘。我是好朋友。你沒有錢。我怎忍一定逼你怎麼樣。可是我這錢並非自己的。只因你我交情極厚。故想了種種法子。代你移借。現在付不出這份利息。叫我如何對付原主呢。阿美德無奈。只得苦苦求他。說你我既有交情。只能爲難了你。請你轉向原主求情。暫緩幾天。滿西爾起初不肯。阿美德再三哀求。始收淚自去。停了一會。笑嘻嘻的來道。原主已經答應。却要把利錢加入本中。照式起利。我同他爭了好久。只是不肯相讓。我又老了。不能往來奔走。竟代你答應着。請你添寫張債票。給我送去罷。阿美德貪着目前好過。竟照式寫了。自此以後。有錢付錢。沒錢寫票。弄到後來。阿美德只知自己的債臺一天高似一天。却記不清究竟欠了滿西爾多少。滿西爾却按期所得之利。併起來已超過。

原本債票上所欠的總數。反比原本大了數倍。這便是他的大講交情了。然而過了多時。阿美德竟漸漸窺破了他的鬼蜮伎倆了。有一次。滿西爾與阿美德對坐閑談。仍舊裝着假仁假義的口氣說道。姑娘。可不是我誇句口。我們年紀大的人。待起朋友來。老是忠心耿耿的。便是姑娘這邊的錢。若沒有我苦了兩條腿出去代借。可就糟了呢。阿美德冷冷答道。承情得很。可是我借了錢。你老人家也未必沒有益處。這話一說出口。滿西爾忽然變了副面孔。說道。傷心傷心。你姑娘真是不知好歹的。我白白給你跑得要死。鞋襪錢多沒有找到一個。你反說我也得了益處。難道我五十多歲的人。還同別人勾串了給當你上麼。說着。忙把兩手捧着臉。哭個涕泗橫流。阿美德不敢再說什麼。連忙向他陪罪。他老人家纔平了氣。悻悻而去。到後來。阿美德的景況。一天不如一天。他的索債手段。也便一天緊似一天。且已老老實實。自稱債主。每過兩三天。即到院子裏來吵鬧一場。簡直把阿美德當做他的產業。他的奴隸一般。他來了。那吵鬧的狀況。也錯縱變化。不一其致。有的時候。他從外面氣吁吁的走了進來。提了把交椅。一屁股坐下。口也不開。只是拿了手巾揩眼淚。阿美德莫明其妙。忙陪了笑去問他。他只是不答。必一連問了五六聲。始促氣說道。好。還來問我。你自己總知道的。今天我在街上聽說你被債主逼着沒有錢對付。早打了個逃走的念頭了。咳。好姑娘。你主意真好。現在我沒有別法。只能死在此地。苦條老命。相拚。要不然我所有一些兒積蓄。既已悉數給你。你一逃。可不是個餓死麼。阿美德聽着。連忙對天立誓。自明心跡。一壁請他不要輕信謠言。一壁却把他拉到自己房裏去看。說你瞧。我若當真要逃。這些箱兒籠兒。必已收拾妥當了。爲甚現在依然未動呢。滿西爾看了。便不再做聲。有的時候。阿美德忽聽得門鈴大震。聲音急得同救火。

的警鐘一般搶出一看見滿西爾急急忙忙走了進來破聲說道姑娘今天可不能放你你竟是個騙子人家窮得沒法纔借錢借了錢總是好好使用你却狂穿濫吃沒有一個錢用在正路上現在你這院子裏東西一天天的變少我如何相信得過你說着把阿美德教訓了一大場列舉他什麼錢用得當什麼地方使化得太濫說到末了又重新向他要起抵押品來又有的時候滿西爾匆匆自外而入說我今天自己有了急用再不能把錢放在外面請你在一點鐘之內將所有本利一起算給我若一時不能籌齊至少也要一半說着不俟阿美德開口兩行眼淚已滾將下來他那眼淚簡直是銀行裏的無定期支票一聲要用立時便可支取又如大戶人家的豪奴主人心中剛轉了個念頭奴兒們已哄出去給主人撒野了滿西爾有了這隨意運用的眼淚凡與他有債務交涉的見了他都有些害怕便是他那嗓子也是天地間的特別出品只須輕輕一哭便使阿美德毛髮悚然肌膚起粟不知怎樣對付了他纔好要是不睬他罷他便哭個不止睬了他他念起窮經來更比哭聲難受因此阿美德曾很很的發了幾次願說我情願把這屋子裏的東西不論硬的軟的賤的貴的一起廉價發賣了將這老妖婦的債款還清免得常常受他那鼻涕眼淚的軟刑只是口中如此說着事實上却辦不到滿西爾便儘量的使出那啼啼哭哭的手段來窘他弄得他一見滿西爾便周身亂抖好像骨頭都酥了又有的時候這老魔物先把兩只眼睛哭紅了上門見了阿美德悽然說道姑娘我今天家裏麵包也沒有的了打早起來了直餓到此刻自己想想遲早終是餓死不如索性今天死了圖個乾淨唉姑娘請你發些慈悲心我死之後無論典賣質押總望你念我死得好苦把我這屍首收拾了阿美德見他如此雖然明知其假却不得不安慰着

第 十 集

他又端上些酒菜來請他吃飯。他見酒菜放到了面前，越發悲從中來，垂淚說道：「好孩子，你真快活得神仙似的，什麼加非、白糖、白蘭地家中存放着許多，可憐我昨兒吃加非，早就沒有了白糖。今天是連加非也沒有的了。」說着，隨便吃了些酒菜，接着半吞半吐說道：「咳，姑娘請你慈悲些，我這話實在很不好意思說出來。可是我弄到這地步，多是爲的你。你若把錢還了我，誰願做出這叫化行徑來呢？」阿美德道：「我們倆是好朋友，難得來吃頓飯，算什麼事？」滿西爾道：「咳，我吃了，心上還想……心上還想向你化些。請你把那白糖加非賜幾磅給我。阿美德不好回，却只得拿出幾個法郎來叫僕人去每樣買上幾磅。放在他那破籃裏帶回去當做額外的贈品。若一時自己也不便相強，好在你有期票在我身間。我明天便拿期色滿西爾便放出挾制的手段來，說道：『既然如此，我也不便相強，好在你有期票在我身間。我明天便拿期票到原簽字人處暫行抵押些現錢，使用阿美德一聽這話，早嚇得魂飛魄散，連忙隨便取了些衣物叫人拿出去當了，以應其求。如是兩年之中，滿西爾仗着自己是債主，時時來同阿美德胡鬧。他那狀況簡直像老鷹有了兩只鐵腳爪，什麼東西給他抓到了，只能置生死於度外，萬無抵抗之力。他放債的利率本來是按月二分五釐，只因他每來必哭，每哭一次，必須拿到了些東西做眼淚的代價，金錢也好，衣服食物也好，萬無空哭之日。又因利息到期不付，便須改作本錢，總算起來，若以原來的本錢爲本位，那利率之大，已在五分以上，而已付之利已在原本三倍以上了。到後來，阿美德的景況愈趨愈下，不特利息不能照付，便是加非白糖也竟有兩次未能孝敬。滿西爾一看情形不對，以爲照這樣子，我那痛哭政策已到了不能適用，不生效力的地步。那最後的強硬手段，便不得不使將出來。可是要使強硬手段也須

有個斟酌。若是自己請了律師去告他。判斷起來。當然能將債戶的財產拍賣。還給債主。却因辦理起來。很麻煩。還須貼上一筆訟費。求其簡便之法。不如從那假期票上着想。使阿美德自己與他恩客衝突起來。他們衝突的結果如何。我一概不管。只是事情一鬧糟。便把阿美德血管裏的血完全擠了出來。也不怕他一下子變賣了家產。把本利悉數還我。計議既定。即於這一天晚上來見阿美德。他平日來時多在上午。而不在下午。因下午以後。是阿美德接客時間。萬不宜登門索債。現在辦法既變。却偏要在有客的時候來了。阿美德既與滿西爾相見。心中非常焦急。又因客堂和房間相隔。只有一門。兩邊聲息相聞。不便談話。即將滿西爾拉到客堂外面的一個小房間裏。提了把交椅請他坐。說道。我現在房間裏有客。馬丹。請你說話放低些。滿西爾伸手將椅子向旁邊一推。站着說道。姑娘。我問你。你那期票。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昨天期到了。我拿他到銀行中去兌現。不料行中人說。票子是假的。錢沒付到。反把我罵得要死。幾乎叫警察來捉。哼。姑娘。你好。你好。你要欺我。這忠厚老太婆。我可不能像從前那樣忠厚待你了。說時。兩頰漲得通紅。那兩隻善於流淚的眼睛也大改本相。黑白眼珠多變作深紅色。似乎要噴出火來。的。阿美德見他忽然換了這一種手段。嚇得面無人色。顫聲說道。馬丹。求你說低些。我有客人在裏面咧。你那期票既不好用。只管還我。我在兩三天之內。籌了現金給你便了。滿西爾愈怒。把一手直指到阿美德面上。促聲說道。誰管你有客無客。我所要的是錢。你若馬上本利一起算給我。我便半句話都不說了。唉。姑娘。我想你快活也。快活夠了。戴着花冠。穿着綢緞衣服的是你。姑娘。坐了馬車在街市上。大出風頭的是你。姑娘。同要好的客。上戲園吃館子。作種種娛樂的。也是你。姑娘。我這老太婆。却連吃些乾麵。

集 一 十 第

包。喝。些。清。水。都。有。些。顧。不。周。全。你。我。倆。真。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了。可。是。誰。該。快。樂。誰。該。吃。苦。是。命。宮。中。注。定。的。我。決。不。妬。忌。你。羨。慕。你。只。望。你。馬。上。把。錢。還。我。若。是。還。不。出。可。不。要。怪。我。沒。情。面。這。屋。子。裏。便。不。配。你。住。要。請。你。到。別。的。所。在。去。了。阿。美。德。不。答。滿。西。爾。冷。笑。了。一。聲。接。着。說。道。姑。娘。你。心。中。是。把。我。當。只。蠢。驢。欺。的。我。呢。實。在。也。太。蠢。了。貪。了。些。利。息。竟。把。本。錢。完。全。送。給。你。不。比。驢。子。還。蠢。麼。阿。美。德。仍。是。不。答。滿。西。爾。見。新。政。策。已。有。了。實。效。心。中。非。常。歡。喜。即。聳。着。兩。肩。放。聲。大。笑。又。說。出。許。多。不。相。干。話。來。取。笑。阿。美。德。恨。不。能。阿。美。德。立。時。自。盡。給。他。看。了。他。纔。快。意。說。了。多。時。阿。美。德。仍。不。開。口。滿。西。爾。更。逼。上。一。步。去。激。他。說。道。我。也。不。與。你。多。話。就。是。馬。上。要。錢。本。錢。利。錢。一。起。多。要。要。是。短。少。一。個。我。明。兒。早。晨。就。去。找。律。師。阿。美。德。聽。他。說。要。找。律。師。心。中。不。禁。急。着。問。道。找。了。律。師。幹。什。麼。滿。西。爾。見。他。已。經。開。口。知。進。了。我。圈。套。了。即。提。過。椅。子。來。坐。着。冷。笑。了。一。聲。說。道。好。姑。娘。你。太。聰。明。了。連。我。找。了。律。師。要。幹。什。麼。都。不。知。道。說。時。把。兩。脚。拚。命。的。在。地。板。上。亂。頓。似。乎。軍。樂。隊。中。打。大。鼓。的。阿。美。德。見。他。越。鬧。越。利。害。心。上。再。也。不。能。忍。耐。即。走。至。門。口。開。了。門。說。道。馬。丹。大。約。是。你。今。天。神。經。有。些。壞。了。請。你。暫。時。回。去。養。息。養。息。有。什。麼。話。明。天。再。講。別。這。麼。無。理。取。鬧。滿。西。爾。高。聲。罵。道。你。這。該。死。的。東。西。敢。逐。我。出。去。麼。快。拿。錢。來。有。了。錢。馬。上。就。走。要。是。沒。有。就。只。能。聽。我。吵。鬧。唉。你。主。義。真。打。得。不。壞。沒。有。錢。就。想。使。出。強。硬。手。段。來。逐。我。哈。哈。給。你。個。信。息。你。若。敢。碰。我。一。毫。一。髮。我。馬。上。叫。起。救。命。來。保。管。你。那。房。間。裏。的。倒。霉。客。人。聽。見。了。也。只。有。幫。我的。忙。未。必。幫。着。你。賴。債。呢。阿。美。德。道。無。論。如。何。總。得。再。緩。一。兩。天。今。天。實。在。沒。有。錢。滿。西。爾。道。沒。有。錢。你。老。是。這。麼。說。據。我。看。來。錢。是。一。輩。子。不。會。見。面。的。了。不。如。把。你。這。屋。子。裏。的。東。西。快。快。兒。賣。了。把。錢。還。

我大家保全個體面。阿美德道：這是我靠他吃飯的。賣了之後，不就要餓死麼？滿西爾道：這誰能管得。可你是你既不願，我也不能強你。只可改換個方法。請律師告你一狀。到經官之後，好姑娘，美麗的姑娘，我們大家睜着眼睛看看罷。阿美德道：看了便怎樣？滿西爾道：我要看看你這假造期票的罪犯將來進了監獄，還能再在監獄中大穿大吃，大出風頭，不能這一句話，竟如拿了根皮鞭，對着阿美德面上亂打，打得他再也開不出口來。滿西爾却分外起勁，提高了嗓子說道：好姑娘，聽着，你若願意受罪，我還有個很簡便的方法，不必有請律師打官司的麻煩，因為你給我的期票，除現在所帶一張一千法郎的，已由銀行中證明必假之外，尚有幾張未到期的，雖未證明必假，却也未必不假。我明天早晨，只須拿了票子，到各簽字人處對照一下。若當真是假的，這些紳士們擠將起來，一刻兒就可把你收拾得要死。你說這法兒好不好？阿美德道：明天你要怎麼辦？便怎麼辦？這一刻，無論如何要請你把嗓子放低些。滿西爾道：嗓子放低麼？哈哈，你提醒了我了。你房間裏現在既有兩個客人，我不妨馬上去問他一問。倘若事情湊巧，你假票上竟造了這兩人的花押，那就對不起你的死期到了。說着，憤憤然立了起來，奪門欲出。阿美德連忙搶前一步，伸着兩手阻他。滿西爾道：怎麼？我借了錢給你，養活了，你竟敢舉起手來打我麼？救命……救命……呼聲既起，阿美德正要取了鑰匙，把室門鎖起，却已措手不及。沙法爾馬利司兩人多已從房間裏飛步起來了。

第六章

沙法爾與馬利司同在房間裏講話，看看壁上時計，已過了半點多鐘，還不見阿美德進來。馬利司一想，

集 一 十 第

現在阿美德的景況。竟壞到如此。他正自顧不暇。那裏還有力量來幫我。我在此地靜候。亦太覺無謂。不如免開尊口。早些回去。只因來時既與阿美德見了面。去的時候。不便不別而行。因耐心等待。聽着沙法爾在那兒談天說鬼。自己不過略事敷衍罷了。到後來。滿西爾的聲音漸高。沙法爾好奇心切。與馬利司側耳靜聽。聽不幾句。早知道所鬧的是債務交涉。還有什麼假票問題牽涉在裏面。兩人正在暗暗稱奇。滿西爾忽地大呼救命。及趕到小房間門口來一看。只見阿美德羞得無地可容。不俟兩人開口。卽在身旁一張椅子上坐下。把兩手捧着臉孔低聲飲泣。再也不敢抬起頭來。滿西爾却起了勁了。先把拳頭對着阿美德試了兩試。然後回轉頭來對着兩人說道。你們紳士們看見沒有。他不是伸着手要打我麼。唉。幸而你們來得早。要不然我這沒出息的老太婆。早給他打死了。沙法爾道。有趣。有趣。你們究竟鬧些什麼。頑意兒說給我聽聽。回頭向馬利司道。墨歇。我們正是枯坐得沒趣。却不料又有奇聞聽了。哈哈。馬丹快說快說。滿西爾道說起來。是一言難盡。總而言之。這姑娘欺我太甚。因為我們從前是很要好的。他生意壞了。沒有錢使。老是我來借。我看着朋友面上。雖然自己沒有錢。總想了無數法子。替他代借。却不料他沒有現錢還。竟借着些紳士們的名字。造了假期票來欺我。我現在把他說穿了。他老羞成怒。竟要打起我來。哎。喲。你們先生們多是講情理的。請代我想。想出了好心。沒好報。我甘心麼。沙法爾聽了。心上將信將疑。把兩隻怪眼。對滿西爾身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回。又回頭過去。對阿美德身上打量了一回。說道。姑娘。我親愛的姑娘。你來向我說個明白。究竟這老婆子說謊呢。還是說的真話。沙法爾一連說了數聲。阿美德只是不敢抬頭。滿西爾便分外起勁。舞手蹈足說道。哈哈。他敢說麼。兩位先生想想。我年紀這

麼。大還要撒這小姑娘的謊麼。馬利司在旁看了。不禁又想到了却爾司柏雷太被捕的事。以爲這阿美德姑娘。若當真有假造期票的行爲。恐怕明日早晨。便是他在警察局中受罪的時期了。可是這一等人。雖然做了壞事。從根本上說起。還是不良的社會。和已造成奢侈的習俗。害了他。故從法律上看來。凡犯罪者。果然嚴辦。而不從那無法律職任的人的良心上看來。却是恕其既往。正所以促進其革新之機。倘能恕其一次。教他自知媿悔。將來永遠不再敢做出壞事來。則其效力。不比那未必能改革其心。而適足以破壞其原具之廉恥的法律。更大了十倍百倍麼。想着。柔聲向滿西爾道。馬丹。我給阿美德姑娘。向你求個情。你與他從前既有了交情。現在似乎不必過分爲難他。不如遲緩幾天。等他慢慢兒籌到了款子。還你便了。沙法爾也說道。呵呵。你這話說得着啊。馬丹。大家朋友交情。要緊爲了些錢債。小事就鬧將起來。不太不像樣了麼。滿西爾搖頭答道。這却很難。並非我不看兩位的面子。也並不是不講交情。只因這姑娘屢次失約。這回緩了他。他將來仍是沒有錢給我的。沙法爾見他不肯受勸。不禁面孔板了一板。說道。你既不肯聽我們的話。我却不留情了。你這人雖然自己在那兒說講交情。講面子。看你那副尊容。簡直是老放重利的刁婦。墨歇馬利司。你看我猜得對不對。要是猜差了。可把我的眼睛挖去。說着。哈哈大笑。了一聲。接着又向滿西爾賠了個笑容。道。馬丹。別動氣。咱們說笑話。不當真的。滿西爾給他這麼一來。倒弄得無可回答。想了好一會。方走至沙法爾面前說道。你老還沒知道我的苦處。昨天有一張一千法郎的期票到了期。我拿到銀行中去兌現。却不防票上所簽沙法爾的名字。是假的。當時銀行中人。幾將我捉……話未畢。沙法爾一聽票上有了他自己的名字。急搶着問道。馬丹。你慢些說。你說那票子上

簽的名字是誰。是沙法爾麼。滿西爾道。是的。現在那票子還帶在籃裏咧。沙法爾道。那很好。拿給我看看。滿西爾一看神情。知道這位怪物。便是沙法爾本人。心中喜着。即從破籃中檢出一張票子。給沙法爾道。你老瞧。票上不明明白白寫了一千法郎麼。沙法爾接過票子。拿到燈光之下仔細一看。不禁回轉頭來。對馬利司做了兩個醜臉。把嘴上的黃鬍子動了幾動。說道。墨歇。這可了不得。那字兒幾直簽得同我自己一樣了。這姑娘真聰明。真有能耐。只可惜聰明過分了。哈哈。這時候。馬利司見阿美德兩方受擠。心上替他着急到了一百二十分。把自己到這院子裏來的本意。反忘記了。沙法爾却只喜胡鬧。一看馬利司靜着不響。便走至阿美德身旁。舉起隻粗黑異常的手。在他肩上拍了拍。說道。姑娘。我心愛的好姑娘。你瞧瞧這票子。怎麼一寫就寫了一千法郎那麼多呢。你若要使錢。一二百法郎算不了什麼事。我就馬上給你也好。這一千法郎。總未免太多了罷。阿美德只是掩面大哭。不敢抬頭接應。滿西爾見自己已佔了勝位。即把沙法爾引爲同調。一把拉着他說道。老先生。我拿到的支票。還不止這一張。另有許多未到期。的。想來也多是假的了。馬利司在旁看了。心上頗有些不服。問道。馬丹。你怎能知道。滿西爾道。要是這一張票子。昨天竟能兌錢。則餘外的自然也盡是真的。這張既兌不了。餘外的也不容說是假的了。馬利司道。我只知道就事論事。這一張既已證明必假。無論如何。我們總該想些法子。給你了去這件事。若要將別種問題牽涉進來。我便索性不管。看你這老婆子有付麼能耐。滿西爾道。就事論事。亦未嘗不可。單是這一張假票。已足夠阿美德在監牢裏消受一年半載的了。馬利司道。照此說來。你已打定主意要把這事交給官廳辦理的了。這亦好。讓我們三人也聯合起來。請了律師告你這放重利的猾婦。看看誰的神

通大滿西爾一聽這話。又將賣眼淚的老功夫使了出來。哭着說道。先生這是使不得的。我心上也並不。要把阿美德辦得怎樣很。他這假票。想來也是無可奈何纔造的。只須兩位先生代他想個安排的法子。出來。我什麼事多肯答應的。馬利司看了。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即拉着沙法爾一手。問道。墨歇。你看這件事。應當如何辦理。沙法爾不答。將手撒去了。低着頭。在室中踱來。踱去的亂走。似乎正在那兒大動腦筋的。走了好一下子。方抬起頭來。毅然決然說道。這事我不管。聽阿美德自己去辦。這話一說出口。阿美德越發哭得利害。簡直像把心都哭碎了。看官們當知阿美德此次之哭。乃是他的靈魂中之大覺悟。因為他一向過着安樂的日子。吃的喝的穿的住的沒一樣不是奢侈異常。他置身於此無數奢侈品之中。原有的靈魂早已消磨盡淨。非但不知人世間復有苦樂。便是道德與罪惡的區別。本來是黑白分明。無論什麼人多看得出的。他却茫然不知。竟認罪惡為道德。儘量的在罪惡之中進行。到後來。景況漸非滿西爾用了種種方法來盤剝他。他雖漸知往日之樂。已造成了今日之苦。却仍未能在道德與罪惡的根本上。着想。故生計愈難。則其罪惡之進行亦愈速。要是早有了懸崖勒馬的工夫。亦何至有今日之辱。然而今日之辱。居然沒有造成。他索性為惡。索性不怕的念頭。竟使他因辱而哭。因哭而想把從前種種。從後種種。澈底盤算一下。則其上天所賦最初的一點靈機。固未嘗泯滅。而滿西爾之兇頑刻毒。在今日之前。看了。是害他在今日之後。看了。反是成全了他呢。當時馬利司見阿美德哭得傷心。不忍坐視。不救。又喚着沙法爾道。墨歇。你別全不理會。我們總該想些法子救救這姑娘。我與他。今天不過是第二次見面。你們是很有交情的。怎麼爲了這一些兒小事。就惱起來呢。沙法爾道。誰惱他。我是很愛他的。說到錢一

第 十 集

層。我與他相識以來。兩人已差不多使去了五千多法郎。墨歇。你看這數目也就不算小了罷。可是現在他這頑意兒弄得太不體面了。若要我費上一千法郎。代他贖回那期票。實在有些不願意。不如明天我們同到街上去拿了一千法郎。沿路施捨乞丐。保管還有許多人說。老沙太慈大悲。墨歇。你看這方法行麼。馬利司道。你要施捨。你要賑濟。多聽得你。你不願救助阿美德。亦聽得你。我的意思。却很願救他。只因自己是個窮措大。一時拿不出這許多錢。又不願意向這位專放重利的老婦乞情。所以不得不仰求着你。便算我是乞丐。請你把那一千法郎。給了我。由我來代了這一件事罷。沙法爾搖頭道。這不能。阿美德自己開了這亂子。就應得聽他自己去了。我也並不惱他。只是從此以後。再也不願費了錢同他來往了。說時。語氣非常堅決。似乎前此交情。已一概忘却。弄得馬利司無可再說。既而一想。芬英曾說沙法爾的脾氣。最喜自命爲富翁。自命爲慈善家。我現在拘執着目前這問題同他說話。却沒有對着他心事發言。如何有效。因道。墨歇。我請你平了平氣。反轉來就自己身上想一想。當知我現在同你說這一份話。正因爲你是個馬賽的大富翁。正因爲你是當代的慈善大家。要不然。我也決不開口的了。當知我們要做善事。應得在對於己身名譽上最有關係的地方去做。譬如你把一千法郎施捨了乞丐。人家說起來。不過是普通的善事。這一類慈善家。世界上多得。若能把一千法郎移將過來。救了這可憐的阿美德姑娘。那此項以德報怨的功德。不特報紙上要給你鋪張起來。說你是不可多得的慈善家。便是一般著書立說的文士們。也要替你老先生做了篇文章。風示後世。沙法爾聽了這話。果然態度大變。踱也不踱了。停着腳問道。墨歇。你以爲一千法郎竟有這樣大的效力麼。馬利司道。何止如此。將來你名譽好了。人家

樂得同你做買賣。那商業上所收的實利。不知要比一千法郎倍上幾千幾百倍。沙法爾大喜。漸有允意。滿西爾却着了急了。以爲我的本意。是要借刀殺人。請這些紳士們代我告狀。現在費了偌大個成場。只有一千法郎到手。豈不可惜。因向沙法爾說道。老先生。我看你只好事做不成的。因阿美德姑娘。性質高抗得很。嗟來之食。無論如何不肯吃的。要是他肯承受這一種慈善錢。哈哈。不是我說句冒犯你老的話。他恩客很多。這善人早給別人做去。何至窮極無聊。造起假票來欺我。又何至等到此時此刻。纔把一個現成慈善家給你做呢。滿西爾這話。是看了沙法爾爲人顛預。想用個反激法去阻止他。却不料沙法爾外貌雖蠢。心中却早已看破了。滿西爾不懷好意。說道。他不受別人的錢。未必不肯受我的錢。這一千法郎。准算我的賬。明兒晚上我送到你家裏來。你現在不必多說。只須留下個住址。便提了那叫化籃去罷。滿西爾不敢做聲。只得勉強謝了一聲。提籃欲走。却給馬利司攔住。高聲說道。你就想走了麼。我還要與你約法三章呢。滿西爾道。先生有什麼話請快說。馬利司道。慢了。便怎樣。回頭向阿美德道。姑娘。今天的事已辦妥了。別再哭。我問你。這老婆子的債。究竟如何放給你的。阿美德連忙收了眼淚。把數年來受逼的情形。大畧講了一遍。馬利司聽完了。說道。哼。哼。好一個老惡魔。放起利來。面上是二分。五骨子裏是五分。以上還要利。上加利。還要今天。要加非。明天。要麵包。現在利已過本數倍。逼起人來。還是不顧死活。照你心上。不是要敲剝他的骨髓麼。今天我給你個信息。你若自留餘地。便該依着我的話辦理。第一。從今天起。你那錢。只還本。不還利。第二。那本錢。由阿美德量力。拔還。按時送到你家裏。不許你上門吵鬧。第三。你那邊的假期票。准由阿美德照票價。以現銀收回。却不許你拿了票子去告狀。你能辦得到麼。滿

西爾搖頭道：「先生，你太很了。這那裏辦得到？」馬利司道：「既辦不到，我明天就請了律師告你。」沙法爾也接着說道：「哈哈，好極好極。我願意拿出五千法郎來做訟費。同這老婆子打官司，一定很有趣的。而且墨歇咱們替世界上除去一個放重利的惡婦，不能不算是一樁慈善事業呢。」滿西爾道：「先生們若要告我放重利，我就把假期票和盤托出，請阿美德賠着我受罪。」馬利司道：「這也聽你。可是那假期票上既沒有阿美德付你的字樣，你們互相授受，又沒有第三個人做證人。到當官之後，只須阿美德說聲不承認，那假造的人就是你。你就是自己找死。我今天不再同你多談。你不妨回去仔細想想，究竟能否承認我的條件。到明天晚上聽你回音便了。」滿西爾來時，本打了個必占勝利的念頭，不料目的未達，反給他人干涉起原有的利權來。真是他夢多沒有做到，只因一時被兩人用正義強制着，無可回答，只得唯唯諾諾而退。滿西爾去後，阿美德即走至沙法爾馬利司二人面前，跪着說道：「謝謝兩位救命之恩……馬利司見他淚痕被面，容色憔悴，似乎一刻兒功夫，已加了十年年紀。心中可憐着，忙將他扶起，說道：「這用不着謝什麼人，多有困難時候的。沙法爾却高聲笑道：「哈哈，這一謝我老頭兒就生受了。你罷說時，面上笑容不改，看他形狀，仍是顛顛預預和平時一樣。其實他心地裏早已把阿美德看得一錢不值，別說愛情不愛情，便是他目中所愛看的紅紅綠綠的衣服，和耳中所愛聽的不能了解的詩歌，也已一古腦兒忘記得乾乾淨淨，似乎從前種種現在已變了已謝之花不圓之月，將來必在別的所在行樂，決不願再與這阿美德鬼混了。明天晚上沙法爾帶了張一千法郎的票子去找馬利司，兩人依着住址同往愛情路一帶的舊房子裏去找滿西爾。路上馬利司說道：「墨歇，我們今天同那惡婦見了面，把你那一千法郎交給

他是一件事。同他辦將來的交涉是一件事。第一件事很容易辦。第二件事却要你老幫幫我的忙呢。沙法爾道。那自然。若當真要打官司。五千法郎的訟費。一定我來會鈔。及到了愛情路。依着門牌找去。則室邇人遙。滿西爾門上。已由官廳封鎖着。向鄰人一問。始知昨天對着阿美德大肆要挾的老惡婦。今天已被警察捉將官裏去了。原來滿西爾既以放重利爲業。受其盤剝的決不止阿美德一人。他那辣手也決不是專用在阿美德一人身上。積之既久。受他害的愈變愈多。所積的怨恨。愈變愈深。便有許多人結起團體來。聯名將他告了一狀。官廳中派警察暗中偵伺了數日。果然形跡可疑。到昨天晚上。滿西爾從阿美德院子裏回去。路上聽了個消息。說逮捕狀已經簽出。一會兒就要來拿人了。他一時慌着。連忙趕到家中。把所有人家向他借錢的債票。以及一切不正當的紙件。凡是經官以後。於自己一方面不利的一概付諸一炬。剛巧燒完。警察已到了門上了。他鄰人又說。滿西爾把紙件燒去。雖然出於無奈。其實並無損失。因他在那些紙件上。早已佔了無限的利益。不過自此以後。給借戶們佔些便宜便了。馬利司聽了大喜。向沙法爾道。這是上帝救助阿美德。要不然。我們便儘力去和滿西爾打官司。也終是個麻煩。沙法爾道。我說這是上帝照應我的錢。非但不要我拿出訟費來。便連我今天這一千法郎。也可一絲不損。哈朋友當知老沙並不是不肯使錢的齋鬼。只因天老爺不肯叫我使冤錢。專叫我在正當的行樂上使錢。這便是老沙的福分了。說着兩人握手爲別。馬利司一看天色尙早。卽至阿美德院子裏去報告消息。進門後。見阿美德正穿了套舊衣服。在房間裏收拾東西。似乎異常忙碌。馬利司忙問何故。阿美德道。先生。你已救醒了我的靈魂。從此以後。我再做人了。因昨天晚上我在牀上翻來覆去。想了一夜。自覺現在

既有了這最後的機會。若不翻然改計。從無可轉身之中。自尋生路。則不特無以對人。抑且無以對己。因毅然決然。打定了個主見。情願把所有一切。完全拍賣了。還去滿西爾那邊的債款。自己却到鄉村中去。做女工。或擠牛奶。過活。要是將來有機會。便揀了個老實些的農夫。嫁他。要是沒有機會。便獨身過活。總而言之。現在。我已。在繁華與罪惡之中。走一遭。身體上。和精神上。都已被烈火煅煉過一番。此後的阿美德。已與從前的阿美德。判為二人了。馬利司聽了。連忙握着他的手。說道。你這辦法。真令我佩服。可是現在。上帝正幫助着你。你這些東西。儘可留着自己使用。不必拍賣了。因將滿西爾被捕之事。細細向他說明。又道。姑娘。我還有一個。近於過慮的忠告。要知姑娘。既有了這一個。美滿無缺的機會。就應該把本意。始終堅持到底。倘以為滿西爾那邊的債款。已不必還得。便糊塗塗。照着老樣。自誤下去。那時。上帝之所以助你者。正所以害你。你便永無脫離苦海之日了。阿美德道。先生。倘蒙不棄。我願認你為監察靈魂的畏友。我若將來。違背了你。這教訓。即使先生。恕我。上帝也決不恕我的。馬利司與阿美德別後。到了寓中。自言自語道。這真難得。要是將來。我哥哥出獄之後。也能這樣。勇於改過。便是我們。卡育爾一姓的。無上幸福了。話未畢。忽聞門上有剝啄聲。開門一看。乃是芬英來探問消息的。馬利司因阿美德已立意改過。揆諸隱惡揚善之義。不宜再將昨日之事實。告芬英。只言阿美德。因生意清淡。目下已準備收場。沙法爾。雖然見到。却照情勢看來。未必肯借錢。芬英聽了。着急道。那麼。這一處。又是落了空。我們雖然有四個。月功夫。若是隨便混將過去。別說四個月。便是四年。也一霎眼就完了。馬利司道。目下。我也不知道。再到什麼地方去的好。可是計劃。還有一個。不管有效無效。且試他一試。

第七章

馬利司自從哀克司回了馬賽之後。仍天天到麥脫雷船局裏去辦事。他到了船局。見局中情況如昔。公事房中的書記也都照着老樣。鎮日價悄悄兒的低頭辦事。他心中便不免生出一種感慨來。以爲這公事房。乃是世間第一安樂的所在。我一進來便覺此中自具一小天地。但求從此以後永遠生長於這小世界之中。不再進那五魔七煞的大世界。便是一生最大的幸福。可是菲立的案子尙未了結。心中雖存着這避世的念頭。事實上決難辦到。因此一萬五千法郎的問題。總覺橫梗於胸。那時候。麥脫雷待他仍親愛得和家人父子一般。馬利司再四思維。打算直捷痛快把自己需用的款子告訴了他。向他告貸。只因他爲人正直。試了幾次。終不敢將這有背正義的辦法說出口來。馬利司雖認定「毅力可以移山」。那格言是真實不虛。却要在四個月的短時期之中。拚着個人的力量。自己賺出那一萬五千法郎來。又是絕對的不可能。直想到芬英向他探問阿美德消息的一天。想出一個道克拉司來。這道克拉司。乃是馬賽地方最有名的掬客。他平時和麥脫雷很有些錢款往來。每逢結賬對賬等事。這邊麥脫雷局裏。老是派馬利司去接洽。故馬利司與道克拉司見面的時候。却很多。數月之前。道克拉司以爲馬利司爲人誠實可靠。便與他商量。要請他兼任道克拉司抵押局裏的經理人。馬利司以爲這種事業。非自己所擅長。所賺的。只有些回扣。沒有正當薪俸。便向他告了個罪。到現在。一想從前麥脫雷爲了菲立。曾代我去請道克拉司帮忙。當時道克拉司對了麥脫雷。尙一口回絕。我若請他帮忙。不容說也是一口回絕的了。可是此人雖不能直接幫助我。却有間接的機會。因爲他那邊的經理人。是專門辦理債款的。我若重新

去擔任這件事。到一二月之後。把信用弄好了。自己要借起錢來。這區區一萬五千法郎。在專門放債的資本家看來。簡直算不了什麼事。而且從前麥脫雷。心中頗有些疑心道克拉司。說他難保不受加舍里的運動。據我看來。他道德極高。同人家交接。沒一處不以誠心相待。自己做了個富翁。仍同通常小舖子裏的夥計一般。每逢安息日。總到禮拜堂裏去誠心禱告。地方上要辦什麼慈善事業。他必首先捐助。自奉之薄。尤爲他人所不及。家裏不必說。便是公事房裏。也只備些板櫬木案。和營業上必不可少的東西。不關實用的裝飾品。簡直一樣沒有。似乎這馬賽地方。奢侈的潮流。遇到了這位道克拉司。便如無形中築了鐵桶似的一座壩。憑你傳染力。怎麼大決不能傳染到他身上。他爲人如此。人家正推他爲立身處世的模範。豈有自壞信用。不顧名譽。與加舍里勾結一起之理。所以我現在的希望。亦許未絕。他要肯直接幫助我。也說不定的。主義既定。却巧過了一二日。麥脫雷又派馬利司到道克拉司那邊去算賬。賬算完了。馬利司便鞠躬說道。先生。我還有一點兒私事。要同你商量商量。不知你現在有工夫沒有。道克拉司道。你只管說。我們是老朋友。倘有什麼事要我帮忙。我無不盡力。馬利司道。數月之前。你老說要我到你這邊來。做個經理人。不知現在這空缺已有人補了沒有。道克拉司道。那麼。我先要問你。還是你自己要幹這事呢。還是要推荐別人。馬利司道。我自己要。因爲我從前覺得墨歇麥脫雷那邊公事很忙。恐怕抽不出身。現在看來。還不打緊。多做一件事。究竟進款多些。道克拉司聽了大喜。笑着說道。要是你自己來。我此地無論何時多有缺位空着。因爲這項經理人。職任極重。非我信任到十二分的。決不敢委任他。像你這人。真是少年老成。便把馬賽找遍了。也找不出第二人來。現在辱承不棄。竟蒙俯允前日之請。我

真喜出望外。將來正有許多重要事務，要全仗你代辦。馬利司是向來不會說客氣話的。此時道克拉司對他說了許多話。不知所對。道克拉司見他還立在一旁，即提過把椅子來請他坐着。說道：現在我們已有了這關係。什麼事多不容客氣了。我此地的買賣，以抵押為大宗。這抵押一事，至少有三種關係人。第一種是拿出資本來放債的。第二種是拿出抵押品來借錢的。第三種是從中接洽的居間人。這三種之中，除居間人由我擔任外，其餘兩種，多隨時更換。沒有一定。有時兩種之中，因人事上的關係，竟缺了一種。即不得不找出個第四種關係人來，或用他代理第一種人，或用他代理第二種人。這人便喚作經理人。又叫代表人。你明白了麼？馬利司道：我還不十分明白。請舉個實例。說給我聽。道克拉司道：所謂經理人，就是他代替債主或債戶執行財產分配權的代表。簡便些說起來，便是代替別人做債主或債戶。這話似乎職任很大。其實不擔什麼風險。因為人家既以全權交託了你，你若代做債主，到了債戶不能還債的時候，便可用債主的名義，到官廳中告他。你若代做債戶，到了原債戶還不出債的時候，便可將他抵押品發賣。原債戶也決不能責備你。這兩種事務，照事實上說來，儘可由我兼任。因為按照法律，抵押成交，有必不可少的三種關係人。若以第三種居間人兼做第一種債主或第二種債戶，那時自己先違背了法律。將來不幸經官，事情就難辦了。所以主顧們把這件事委任了我，我不得不另外委人辦理。你要我舉個實例。現在正有兩宗買賣，未曾委定專人。你若願辦，我便請你擔任罷了。馬利司謝了一聲。說倘有不周之處，尚望指教。道克拉司道：既如此，我便把你名字填上委任證書了。說着，開了寫字檯的抽屜，取出兩份證書，都填了個馬利司卡育爾的名字。隨取過第一份，向馬利司道：這是我老友與

西亞托我的。他本來住在蘭拔塞。又在馬賽羅馬路買了一所宅子。目下他住在乞爾堡。因為有個親戚。新近在美國死了。遺下一大宗財產給他。他不日即須到紐約去承受遺產。去了之後。這邊法國原有的產業。不能兼顧。托人代為經理。將來或租或典或賣。悉聽經理人代為酌量布置。回扣是百分之五。你瞧這百分之五。雖是個很小的成數。可是往來既大。回扣也就不在少數了。說罷。放去第一份證書。取過第二份證書說道。這是多倫地方的富商墨歇毛搭托我的。他從前匯來一宗款子。托我代放。抵押品以聖憂司德區一帶的房屋地皮為最佳。近來又匯來一宗款子。托我照舊辦理。經理人也托我代覓。我派人在聖憂司德區一帶去找債戶。大約明日可以定局。請你明兒早半天來聽消息罷。馬利司答應聲是。即立起身來。與道克拉司握手而別。心中却多了一重恐慌。以為這種事業。所擔責任太重。雖然道克拉司很看得起我。把我直任不疑。我自顧能力。兩個肩膀上怎挑得起這副重擔子。

第八章

馬利司再三思索。終覺責任太重。想到後來。竟弄得自己也不明白起來。以為我這人。雖與道克拉司相識已久。却是交情極淺。我為人究竟如何。他尚未必知道。即使他看我在麥脫雷處辦事誠實可靠。也應先將些無關重要的小事情給我辦好了。然後委以重任。照現在這樣子。在他一方面。是太嫌鹵莽。老成持重之人。決不如此。在我一方面。是來的太驟。有背常理。大凡天下有背常理之事。結果必逸出於常軌之外。目下我既遇到了這種。不可以常理測度之事。却不可不用個冷靜的頭腦。從中探索一番呢。明日午飯時候。馬利司即趕到道克拉司那邊去聽消息。走進門去。見道克拉司正在寫字檯上吃飯。一見

馬利司來。卽笑嘻嘻的立了起來說道。你來得正好。容我吃了些東西。就可把那兩張委任證書交付給你了。馬利司點頭坐着。偷眼向桌子上一看。只見他所吃的。只有幾片粗麵包。幾個栗子。再加清水一杯。似乎生活程度。竟與普通苦力們相似。他心中所蓄疑竇。不期打消了一大半。以爲他清苦至此。說起克己功夫來。便是我一生最佩服的。却司丁尼神父。亦不過如此。若因他把營業上的重大責任給我擔了。便疑心他那真是我的罪過了。道克拉司吃完了飯。回頭向馬利司道。此刻我們說正事了。今天早晨。我接到墨歇奧西亞一封信。他說目下急於動身。因所需盤費甚多。願把羅馬路那所房子。托我代爲抵押。經理人亦由我代爲委任。這件事。准定請你承辦了罷。說着。從抽屜中取出封信來道。這是他原信。你可以看得。馬利司接信於手。先把信封翻轉來看了一看。似乎在那兒找尋郵票。道克拉司卽搶着說道。這信是連了地契房契。同附在一個大信封裏寄來的。馬利司給他這麼一說。自己反覺難以爲情。以爲道克拉司是我的新僱主。我當着他面。找尋郵票。似乎不恭。及抽出信來一看。則信中說話。大致與道克拉司所說相同。不過添上句『抵押成交。望從速付匯。』罷了。馬利司看畢。仍將原封袋好。交還道克拉司。道克拉司道。這件事來得湊巧。我們只須把毛搭的錢借給奧西亞。把奧西亞的抵押品交給毛搭。一轉手之間。什麼事都完了。馬利司道。不是昨天說。毛搭的意見。要在聖憂司德區一帶找尋抵押品麼。道克拉司道。這也是的。并且聖憂司德區。已有一位墨歇琪拉特。願把房產抵錢。只因奧西亞需錢甚急。我們樂得把毛搭那邊一筆現成的錢。移來應付。橫豎抵押品十分可靠。便地位差些。毛搭也決不至於有什麼話說。若將來他再有餘錢出借。我們便把琪拉特的房產抵給他。你想這不是很好麼。馬利司道。很好。

不知現在你老的意思。究竟要我做那一邊的代表。道克拉司道。這可聽你自認。只須你馬上在受任證書上簽下個字。我便可通知兩造。算是交易正式完成了。說着取出兩張受任證書。放在馬利司面前。請



面看起來。他所做的買賣。一定大有祕密。我若貿然簽字。便進了他的圈套了。道克拉司在旁邊。見馬利司面有躊躇之色。說道。墨歇。你不知道簽字的方法麼。這兩張單子。一張是債主的。一張是債戶的。你不

他立即簽字。馬利司一想。這樣辦事。未免太快了。他既要我做代表。總得有兩種。必須經過的手續。第一種。便是要我親自去看過那抵押品。究竟可靠不可靠。第二種。既稱代表。必俟代表與所代表者。通過信。得到了雙方的同意。始能有效。現在只憑着中間人一句話。便可做人家財產上的代表。豈非奇事。想着。心中疑團又起。覺得這道克拉司雖然極負時望。可是就這上

用全簽。只須酌簽一張便好了。馬利司正在無可推托。聽他說了這話。即立起身來說道。我所躊躇的。便是這個問題。因為我於抵押情形。不甚熟悉。這兩方面的代表。究竟做那一方面的穩當。却須仔細想想。現在時已不早。我急於回去吃了飯。到麥脫雷那邊去辦公事。若這項押款不十分要緊。明天是禮拜。我便後天早晨來簽字。道克拉克坦然不疑。說道。這也可以。目下奧西亞需錢甚急。我本意是打算今天便把這件事辦完的。只是你意思要緩些。那就緩上一二天。也不打緊。馬利司見他已經答應。即告別而出了外間。心上愈想愈疑。以為這人一定不是好東西。恰巧明天是禮拜。我便儘着一天功夫。探聽一下。看他黑幕之中。究竟搗些什麼鬼。吃過午飯。馬利司照常到麥脫雷船局裏去辦事。兩點鐘時。茶房遞進一張名片。說有位老紳士請見。馬利司一看名片上印着吉洛司的名字。連忙走出去迎接。問道。你老人家什麼時到馬賽來的。為甚我事前一些沒有知道。吉洛司道。我到了此地。還不過三四個鐘頭。因為我近來精神大壞。心緒也一天惡似一天。眼看得世上種種無非罪惡與苦惱。那厭世的觀念。早就深到了十二分。近來親戚朋友們見我終日鬱鬱。快要成病。便勸我不惜小費。破着工夫。到鄰近各城鎮去遊歷。遊歷却不料到處都成悲觀。我的病根本來是發源於『有心有眼閱世太深』八個字。上現在若要借。着這劑『閱世的毒藥』。以醫『閱世之病』。豈不是快快求死麼。所以我未到馬賽。心上很打算耽擱幾天。現在既到此間。再也立不住足。今天晚上就要回哀克司去了。馬利司見吉洛司有了這思想。免不了於安慰之中。帶些開導的意思。笑着說道。你老先生林下游優。不愁什麼。要是比起我們這班一天到晚坐冷板凳的高等苦工。可就天上地下了。吉洛司道。唉。別說我不如你。便是你哥哥的坐監牢。也比我。

好。上。萬。倍。因。爲。你。們。坐。板。凳。的。坐。監。牢。的。都。可。吃。飽。了。飯。閉。着。眼。睛。自。管。自。不。必。去。管。那。班。衆。生。在。世。界。上。幹。些。什。麼。不。幸。我。沒。有。監。牢。可。坐。就。不。得。不。管。管。了。就。不。得。不。生。氣。遠。事。不。說。即。如。你。哥。哥。那。件。案。子。要。是。趁。着。我。心。理。幹。起。來。恨。不。能。把。那。班。渾。帳。判。官。陪。審。官。一。個。一。拳。打。得。落。花。流。水。才。快。意。可。是。事。實。上。辦。不。到。就。惹。了。我。一。肚。子。的。氣。了。說。着。深。深。嘆。了。一。口。氣。又。提。起。他。家。鄉。情。事。說。是。我。們。那。蘭。拔。塞。簡。直。是。個。無。人。的。絕。島。寸。草。不。生。的。沙。漠。馬。利。司。聽。他。說。到。了。蘭。拔。塞。即。乘。間。問。道。據。說。蘭。拔。塞。頗。有。幾。個。富。翁。我。所。知。道。的。是。一。位。墨。歇。奧。西。亞。你。老。認。識。他。麼。吉。洛。司。道。墨。歇。奧。西。亞。這。名。字。很。生。我。不。認。識。難。道。他。也。是。蘭。拔。塞。人。麼。馬。利。司。道。是。的。他。本。來。住。在。蘭。拔。塞。新。近。又。在。馬。賽。買。了。一。所。宅。子。吉。洛。司。想。了。一。會。說。道。大。約。你。記。錯。了。蘭。拔。塞。的。住。戶。在。近。二。十。年。中。我。雖。不。能。完。全。認。識。却。也。認。得。不。少。馬。利。司。道。他。非。但。是。個。富。翁。新。近。又。承。襲。了。一。位。美。國。富。商。的。遺。產。大。約。不。久。就。要。到。紐。約。去。了。吉。洛。司。聽。着。不。禁。撲。嗤。的。笑。了。出。來。說。道。這。真。愈。說。愈。奇。了。我。們。那。小。地。方。若。當。真。有。了。這。回。事。一。般。老。農。村。婦。早。已。你。我。傳。說。像。聽。到。了。什。麼。神。話。似。的。連。三。歲。小。孩。子。也。可。以。知。道。了。奧。西。亞。的。大。名。我。這。專。門。打。聽。閑。事。的。更。萬。無。不。知。之。理。而。且。別。說。富。翁。便。是。窮。人。隊。中。也。沒。有。這。奧。西。亞。的。名。字。你。現。在。要。打。聽。他。究。竟。爲。着。什。麼。馬。利。司。一。想。奧。西。亞。既。屬。子。虛。則。道。克。拉。司。的。罪。狀。早。已。證。實。了。一。半。却。因。吉。洛。司。心。直。口。快。若。照。直。告。訴。了。他。他。見。人。便。說。轉。於。探。索。上。大。有。妨。礙。因。託。辭。答。道。我。與。他。並。沒。有。什。麼。往。來。只。因。從。前。有。位。朋。友。說。過。現。在。你。提。起。了。蘭。拔。塞。隨。便。問。問。罷。了。吉。洛。司。道。現。在。一。般。少。年。專。喜。撒。謊。唉。不。要。說。了。說。了。我。又。是。一。肚。子。的。氣。再。見。再。見。明。天。午。晨。馬。利。司。按。着。地。址。到。羅。馬。路。去。探。尋。奧。西。亞。的。房。屋。既。到。那。邊。見。

房子的的確確有一座。建造既精。所佔地位。却也不小。那樓下一層。早有許多住戶。賃着馬利司。即以經理人資格。向各住戶詢問。究竟這房子。是否奧西亞所有。各住戶均茫然不知。只說這房子的原主名字。喚作倫達爾。雖然近來傳說。倫達爾近況不佳。已將房子賣去。那買主是誰。却沒說過。馬利司聽了。心中愈疑。只得再問了個倫達爾的住址。自己直接去找他。相見後。卽假裝着賃戶問道。聽說先生在羅馬路那邊。有一所房子出賃。打算借賃一兩間。不知裏面尙有空屋否。倫達爾道。空屋總還有。可惜那房子已賣給墨歇奧西亞了。馬利司一聽奧西亞。果然是有的。心中反弄得不明起來。問道。那麼。現在我要賃屋。必須與墨歇奧西亞商量了。不知他住在什辦地方。倫達爾道。他在六月之前。已往美國去了。我把這房子賣給他。都是墨歇道克拉司代爲經理。現在你要賃屋。只須去找道克拉司便了。馬利司道。你那房子很好。不知賣去了。已有多少時候。倫達爾道。這是近來的事。從讓渡到現在。不過一個多月。馬利司道。照此說來。奧西亞買這房子。他自己已在美國了。倫達爾道。是的。據說他與道克拉司交情很好。故將立契交價等事。託他一手經理。我們買主賣主。始終沒見過面。便是奧西亞出了錢。自己也始終沒有來看過。我這房子。這就可見道克拉司爲人。真已好到極處。要不然。人家怎肯信任他到如此呢。馬利司道。那自然。我與他也見過一面。果然是個老成長者。說着。謝了一聲。告別而出。到了街上。自思道。克拉司對我說。奧西亞目下還在乞爾堡。對倫達爾則說。他已於六月之前到了美國。照此看來。這奧西亞。一定是個假名字。雖然單就這假名字上。不能斷定道克拉司所犯何罪。只是這種平時。自命爲老成長者之人。一旦居然有起不可告人的舉動。來他那設計之深。用心之刻。必定格外利害百倍。想着。又去找一位朋友。向

來在多倫經商的。乃問他多倫地方究竟有沒有一位名喚毛搭的富商。他朋友道。有的。這人財產極多。除在多倫一埠操縱金融界全權之外。還時常把餘款寄到馬賽來。托道克拉司發展。恐怕再過幾年。他的金錢勢力。竟要大大的在馬賽市面上活動了。馬利司聽了。一想這毛搭既是真的。他與道克拉司的關係。不外相推相引兩種。相推的一種。便是誤信匪人。相引的一種。便是勾通作弊。現在就事論事。我該在道克拉司一個人身上着想。將來總有水落石出之日。吃過午飯。馬利司因奧西亞與毛搭兩人的真相。已探聽明白。即回到聖憂司德區。去探聽墨歇琪拉特。這聖憂司德區。是馬利司生長之地。琪拉特是他前輩。自小便認識的。從前馬丹卡育爾未死時。馬利司每逢回家省母之日。總到琪拉特家裏去問問安。兩人雖沒有多大交情。却是這數十年的老鄰。可就不能算完全沒有交情了。這一天。琪拉特見馬利司特地從城市中來看他。心上非常快活。笑着說道。我們好久不見了。你老兄那件案子。現在既弄得無可奈何。也只能以無可奈何了之。你可千萬不要爲了老兄身上。把你自己也奔走壞了。你每逢禮拜日。只管到我此地來談談。馬利司在近來數十日之中。無論走到什麼地方。所見所聞。都是倒運。此刻遇了這位天真爛漫的老前輩。同他說雞犬話桑麻。竟如從火炕之中。一躍而入清涼世界。兩人且笑且說。直講了一點多鐘話。後來琪拉特說道。孩子你瞧。像我住在此地。雖然不能算得富戶。却是有田可耕。有屋可住。只須自己勤儉些。不貪吃。不懶做。那就什麼多夠我受用的了。馬利司一想。他既說了這話。我不妨乘勢探他一探。因從遠處說起。問道。據我看來。莫非你老人家今年的收成差了些。琪拉特笑道。你這話從那裏說起。我所種的。多是上等好田。不論水旱。人家的田荒得了。我的田一輩子荒不了。我今年的收

成。比往年還多了一二成。怎能說得差呢。馬利司道。那麼我聽說你老近來經濟不甚寬裕。打算把房產拿出去抵錢。有這句話麼。琪拉特不俟他說畢。就哈哈大笑道。這話誰告訴你的。唉。謝謝上帝。我還有弄到抵押房產的地步咧。說着。引得他全家男女老小。全都笑了起來。馬利司自知出言唐突。頗有些不好意思。却因大家多是舊交。不妨直捷說明。因道。這話雖然突兀。却非道路風傳。乃是專做掮客的道克拉克司向我說的。琪拉特問道。那麼他說我把房產託他抵押的麼。馬利司說是的。琪拉特道。這位道克拉克司是很有名望的。大約不是他說錯。便是你聽錯。不是弄錯了地方。便是弄錯了名字。我這聖憂司德區的琪拉特。那裏肯把房產押出去。若當真。竟是聖憂司德區的琪拉特也。只能請上帝再在這村上生出一個琪拉特來。我的房產。還是不動。馬利司不便再問。心上却已完全明白。知道道克拉克司。竟在那兒做空戲。自己造了些假契假票。去向毛搭抵錢。面上是說琪拉特抵的。哼。他這麼一個老成長者。這麼一個有名望的。我雖是個後生小子。可就要對他起不起了。

第九章

明天早晨。馬利司吃過早飯。船局裏也不去。一直便去找道克拉克司。見外面總公事房裏。照常有許多書記。裏面道克拉克司自己辦公的房間。見他靠了寫字檯坐着。檯旁立着五六個穿法衣的教士。似與他商量什麼。馬利司一想。這人罪狀。雖已證明。現在有客在座。終須保全他的面子。因在門外一張椅子上坐着等候。不料道克拉克司偶一抬頭。早就看見了他。呼道。墨歇馬利司。請進來。我們商量些小事。不妨旁聽。馬利司點頭應着。走進室去。見教士之中。領頭的一個。便是唐那地亞長老。於是心中大悟。以為這東西

居然也與道克拉司發生關係。可見麥脫雷所說道克拉司暗中幫助加舍里的話兒。愈覺可信了。想着見唐那地亞向他鞠躬說道。你老先生慈善爲懷。從前我們教會中經費支絀的時候。已屢次登門募化。現在再來說這一份話。實在難以開口。只因目下苦人很多。便是我們做教士的盡力幫助。終覺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不得不再請幾位慈善長者。隨意捐助些。道克拉司道。那不打緊。你要捐多少。只管說便了。唐那地亞道。那班苦人。要是完全賑濟。事實上萬難辦到。現在只能揀了幾個當真誠實清苦的。酌量幫助些。你老這邊請捐上五百法郎就可以了。道克拉司道。那可以。我在這慈善事業上。什麼人來募捐。多答應的。別說我們是知己朋友。說着。隨即開了抽屜。取出五百法郎給唐那地亞道。長老們平時空着請代我禱告。禱告便了。各教士遂同聲稱謝。鞠躬退出。教士既去。道克拉司走至馬利司面前。伸出手來。要與他握手。却不防馬利司報以白眼。悄悄兒向後面退了兩步。厲聲說道。請關了門再說話。道克拉司大奇。却不知不覺。竟依了他的話。將門關了。馬利司又道。關了不算。請再上起門來。道克拉司愈覺莫名其妙。可是又不知不覺的將門門加上。然後笑着問道。好朋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馬利司進門時候。心上憤恨異常。此刻見他這麼大的年紀。反陪起笑臉來。竟弄得不能開口。道克拉司見他不開口。卽把他拉着坐了下來。說道。朋友。你這辦法很好。我們辦起事來。本來要靜着商量的。要是給人攪了。心就亂了。那麼。前天說的話。想來你已預備好的了。今天早晨。奧西亞又有信來。催我把錢趕快匯去。這件事。兩方交涉。早已辦妥。只須你做經理人的簽上個字。什麼都完了。說着。又把兩份受任書拿了出來。且在桌上拿了枝筆。蘸着墨水。放在馬利司手中。道。請簽罷。馬利司仍不開口。只把兩隻眼睛。緊緊瞧着道克拉

司面上。道克拉司仍是笑嘻嘻的對着他。停了好一會。馬利司徐徐問道。墨歇別見怪。我在這上面還有些疑問。請你一一回答了才可簽字。因為我昨天到羅馬路那房子裏去打聽。各貨戶都說不與奧西亞相識。後來去問那房子的原主。又說奧西亞已於六月之前到美國去了。這是什麼道理。此話一出。早嚇得道克拉司面色灰白。周身亂抖。然猶強示鎮靜。顫聲說道。這太古怪了。奧西亞明明是他們的房主。爲甚推諉不知呢。馬利司道。古怪的事情。還不止這一端呢。前天下午。有一位世居蘭拔塞的老伯爵。名喚吉洛司的。到馬賽來找我。我問他蘭拔塞有沒有奧西亞那人。他說非但沒有這人。連名字也沒有聽見。過。你想。堂堂富翁。名字不聞於鄉里。豈不是更古怪了麼。道克拉司不答。面色是一時青。一時紫。一時白。似乎他靈魂上所受的痛苦。比炮烙刑還利害百倍。馬利司却又逼進一層說道。墨歇。你還說聖憂司德區的琪拉特。打算把房產托你抵押。這聖憂司德區乃是我生長的所在。琪拉特又是我的老鄰。我昨天下午。特地回去問他。他說本年收成很好。始終沒有轉到抵押房產的念頭。請問凡此種種。究竟理由何在。道克拉司仍是不答。馬利司候了一下。即提高了些聲音說道。你不肯回答。我便代替你回答了罷。據我看來。那奧西亞一定是個虛設的名字。你用了這名字。再加上些不正當的抵押品。借了多上你自己的腰包。可憐毛搭和一般債主。因你平時信用甚好。把整千整萬的金錢交托了你。竟上了你的大當了。還有一層。我也可以一口料定。你前天今天。都催着我快些簽字。大約你在這一二天以內。必有大宗不可緩得的支出。故急急要把這場空戲做成了。然後拿毛搭的錢移來應付罷。說時。容色莊重。似乎老師宿儒教訓小孩一般。道克拉司却只是不肯開口。看他面色。反比當初好了些。口邊上竟微微露了點兒。

笑容了。馬利司見他羞極而笑。心中愈覺憤恨。立起來高聲罵道。究竟你罪狀是否如此。我不能強迫你承認。只是你自己要做這勾當。也就罷了。爲甚還要把我拉在一起。幸而我謹慎了些。要不然。貪着些百分之五的小費。弄到將來發覺的一天。我也陪着你身敗名裂麼。現在你有什麼自爲辯護的話。只管直說。要是沒有。我可不能伺候着你。告辭了。道克拉司聽了。又對馬利司微微笑了一笑。然後在寫字檯上取起一柄裁紙的小刀來。一壁徐徐玩弄。一壁沒精沒采的說道。你要我說。我便說給你聽。只是說起來話頭太長。可不要聽了不耐煩的呢。

第十章

馬利司見道克拉司已肯直說。卽重新坐了下來。說道。請說快些。道克拉司道。你方才所猜的一些沒猜差。可是你所見者。只有一兩件事。故所猜到者。亦只有一小部分。若要把我營業上的辦法。完全說將出來。這話頭就太長了。只是你既願聽。還得請你靜些神。別把閑話來打攪我。馬利司點頭道。那可以。說時細看道克拉司的神色。已鎮靜得和平時一樣。他道。這奧西亞與毛搭的交涉。你既探到了。也不必再去說他。因爲這件事。不過是許多買賣中之一宗。關係極小。現在所要說的。乃是我營業上的總布置。說時態度很從容。兩手却仍是不住的玩弄那小刀。馬利司一想。這小刀在他手中。終有些不妥。要是他老羞成怒。拔出刀來行兇。固然是了不得。便是他自己羞得無地可容。竟當着我面尋起短見來。也是個麻煩。因把兩眼釘緊了他兩手。自己的兩手。却時時準備着。若見他動手。便撲上前去奪刀。且催他道。請快些說。道克拉司道。此事從頭說起。若以擯客的資格議論我。則我簡直是個作奸犯科的罪犯。可是我自信

很有些小聰明。雖然職業是掮客。却要做些銀行家所做之事。若以銀行家的資格議起我來。我就不能算得犯罪了。只因我沒有當真開設銀行。這銀行家的名目。當然不能冒用。斟酌適中。不如自稱爲理想的經濟家。這名目既定。辦事的範圍。可就比掮客大得許多了。馬利司道說來。說去。還是些空話。現在既不是著書。又不是作史。爲甚要從這定名章第一說起。道克拉司道不忙不忙。我這抵押局。從前是墨歇因拔脫開設的。我自己便在他那邊當個書記。一連當了十二年。雖然薪俸不多。却還很有積蓄。到六年前。他老人家因年紀已大。無意營業。我便將這局子盤了下來。那時候。局中所做買賣極小。我費了兩年功夫。極力推廣。到後來。果然人家要放債的。要借錢的。多來找我。道克拉司說話了。再到後來。除抵押之外。連田地房屋的買賣進出。也一致委我代辦。而且無論何事。凡經我道克拉司代辦的。沒一件不有滿意的解決。於是我的信用一天大似一天。營業一天盛似一天。到了這時候。我想老是這麼爲人作嫁。拿些百分之五的回扣。便生意再大上十倍。也賺不到什麼大錢。不如靠了已有的信用上。替自己想些法子。主意既定。卽造出四五十個奧西亞般的假名字來。譬如現在有個某甲。拿出一份房產來。托我向乙某借錢。我一壁辦這真正的交涉。一壁却造上一份假契。用丙某的假名字。去向丁某借錢。丁某見房產是着實的契據。也是真的。自然肯把錢借出來。待交涉辦妥了。我便依着甲與乙所訂債款的期限。照式用丙的假名與丁訂約。那借到的錢。便自己拿來買屋。將來甲與乙的約期已滿。原來的房屋不能再作抵押品。我卽將新買的房屋。用戊的假名去將已借錢借到了。便還給丁。而這座新房屋。既是我的財產。我便同時押上三處五處。以至十處八處。也算不了什麼事。待押到了錢。又拿來買屋。買了屋。又把他

押出去。如此愈推愈廣。房屋愈變愈多。我所費去的。不過一些辦事的手續和三釐以上六釐以下的借款利息。而所收進的房租。却在一分以上二分以下。而且房價地價。天天在那兒增加。我今年買了明年把他賣將出去。照原價賺上一倍半倍。也是說不定的。你想這個買賣。豈不大可做得。馬利司道。做是大可做得。可惜害人不淺。道克拉司道。你且別加斷語。我後文還有自己辯護的話。現在不過說些事實便了。因接着說道。自從實行了那辦法。我營業上的發達。自然不消說得。只是到了一二年後。一想假名字。雖然造了四五十個。儘足輪流周轉。若不夠時。便再造上四五百個。也不算什麼。却因老是拿了假名字。同人家打開。萬一拆穿了一個。便免不了澈底推翻。爲安全起見。應於假名之外。再借些真名。乃到各處鄉村上去打聽。凡遇殷實農戶。富有田產的。便把他名字和田地的號數。房屋的式樣。一起記了下來。與假名互相參用。橫豎無論假名真名。只須押欺期限。一到。我便從別處想了法子。將契約贖回。這不是無論如何。兩方面永無發生交涉之日。我這辦法也永遠不會給人家看出破綻來。麼。馬利司道。如此說來。那琪拉特的名字。早就給你探到的了。道克拉司道。那自然。非但早就探到。並且從前已用過一次。可是我現在把營業上的秘密。一古腦兒照直說了出來。你應當明白我兩種意思。第一種。便是我自明無罪。第二種。你究竟是個很有能耐的少年。我還要請你幫事。馬利司不等說完。已直跳起來道。誰要你稱贊我。你自己幹了歹事。還自稱無罪。還要我來幫你。難道我竟是傻的。道克拉司仍是笑着說道。你且別怒。容我解釋理由。你要知道無論什麼買賣。總有成功失敗兩途。我要是失敗了。那就不必說他。我道克拉司簡直是個違犯國法的罪人。要是成功了。這馬賽一市之中。便不得不推我爲首屈一指的經濟大家。

因爲我這辦法對己是有極大的利益。對人却無絲毫的損害。在於不明實際的。總以爲我憑空向人家借錢。拿來購買房屋。又有假造契據。假托名字的行爲。當然是法律上的罪犯。其實我移東補西。本錢利錢。始終沒有短少人家一個。便是那些假造的契據。一俟收回到手。也隨卽毀去。心中只希望再做了幾年。把各處借款還清了。自己已有了數十處房屋。足供我收租使用。我便再也不做這勾當。墨歎。請問到了那時。不是我不費一文本錢。只花了些心思。竟做了個現成富翁。而在實際上。始終沒有害過一個人。麼。更不是我現在的辦法。雖然頗有些祕密性質。實在。却不過把信用向人家借錢。與盜賊們的打劫偷竊。大不相同麼。馬利司笑道。你話是說得很好聽。我却仍要把你當盜賊看待。因盜賊的本意。並不是專指殺人放火。一般人說。凡做沒本錢買賣的。統可喚作盜賊。這本錢的定義。按照經濟學上。必須是金錢。人工土地三種。且必用於不害道德。不違法律的。正當地方。你現在的買賣。能合於這條定義。不能而且就事論事。你那買賣也決無成功的希望。因爲你當初並沒有正當的本錢。後來東移西借。把局面愈鬧。大把借來的活動的金錢。完全買了些不活動的房屋。雖然房屋上的租錢。足抵借款的利息有餘。但是要將這餘數湊攏起來。去抵那當初所借的本錢。我可斷定他。一輩子辦不到。既辦不到。就不得不再借新債。如是新債舊債一混。各處往來又多。早把你自己頭腦也弄昏了。便不得不索性胡鬧。圖着目前不顧。後來專向債窠裏鑽去。到臨了。便把你房產賣去了。亦恐怕不能與債項相抵。於是你局運好些時局。沒有什麼變動。尚可安然度日。到你身死之後。把你財產一檢查。債主們方知受騙。却已奈何你不得了。若是你局運壞些時局。有了變動。市面上銀根緊急起來。那時債戶一擠。現錢一擱淺。或是應還的借款。

已到期。那些假契、假票、假名字，都已不能如平時一般發生借錢的效力。那便是你的死期到了。所以我可總說一句：天下惟勤儉勞苦爲致富之坦途。若是舍正道而不由，要取着捷徑，做去未有不一敗塗地的。這一場話，正說中了道克拉司的心事。只見他眉頭緊繃，喘着說道：「唉，你雖然年紀輕，畢竟見識比我高得許多。你所說的受擠和擱淺，我現在就處於這個地位了。要不然，那假冒着奧西亞名字的一筆款子，還不必汲汲要求你簽字咧。因爲我現在所欠的債，已在一百萬法郎以上，每日應出的利錢，和到期的本錢，決非區區房租所能抵償。市面上銀根又緊，借債頗不容易。幸而五日以前，毛搭來了封信，說有錢出借。我正在私心竊喜，却不料又被你鬧穿了。唉，這也是天命。馬利司道：照此說來，不是你從前的計劃，希望再過數年，便安心收房租做富翁的。早變了鏡花水月麼？」道克拉司聽了不答，却又不住的玩弄手中的小刀。馬利司也愈覺留神，停了好一會。道克拉司忽地立了起來，擲去小刀，將一手拍着馬利司的肩膀，高聲說道：「好朋友，我現在在什麼多完了？你說得對，我簡直是個盜賊般的罪犯。請你馬上去叫巡警。馬利司一想：我若去叫了巡警，將來開審，必須到堂作證，豈不是把寶貴光陰白白的在這閑事上費去。而且道克拉司所犯的罪，與我並無關係。我不妨置身事外，移些功夫出來辦我自己的事。因道：你，我並無仇怨。巡警不必我去報告。只是你既做了許多壞事，將來終免不了有刑法來收拾你的一天。現在只望你把前天寫着我馬利司名字的兩張委任證書，拿出來給我毀去。你我交涉，便算完了。道克拉司謝了一聲，立時拿出證書。馬利司便連了桌子上的兩張委任證書，一起扯得稀爛，扯完了，戴上帽子，大踏步走出公事房去了。明天早晨，道克拉司逃走的消息，已傳遍了馬賽，各債主同了警察，把他財產債

項檢查一下。果然不出馬利司所料。各處房屋的總價值。竟抵不到債款之半。而且各處房屋。除羅馬路一處外。其餘至少總有三五個債權人。警廳只得按照借票。將那些假名字的代表人。一一拘押起來。聽候捉到了道克拉司釋放。還有那些真名字被借的。自然也不免牽涉一起。後來道克拉司在哀克司捉到。審判之後。除將產業發賣。按照成數分償各債主外。他自己定了個終身監禁之罪。兼在馬賽遊街示衆。

第十一章

光陰迅速。馬利司與芬英回到馬賽。不知不覺兩個多月了。兩人雖然天天在那兒設法。想籌到了一萬五千法郎。把菲立救將出來。却是始終一個錢沒有到手。到後來看看十二月的期限已近了。兩人心中。也便非常焦急。可是雖然焦急。仍沒發生灰心短氣的念頭。但求這四十多天之中。有一天交了好運。遇了個肯借錢的人。錢一到手。什麼事多好辦了。然就在下的眼光看來。艱難困苦。乃是天下最易使人灰心的東西。要是遇了艱難困苦。一意堅持到底。始終不肯灰心。必是其旁有一種具有絕大魔力的東西。在那兒鼓勵他。要不外乎名譽財產愛情三種。現在馬利司芬英二人於第一二兩種。既屬無份。則其勢必出於第三種。故二人自從相識以後。對於救助菲立的那正宗問題。尙無成效可觀。而依着這正宗問題所發生之愛情的副問題。竟以艱難困苦爲其無形之媒介。漸漸的到了水到渠成的時候了。原來馬利司自回馬賽之後。每天黃昏時分。總到雞蛋場去找了芬英談天。所談的大約開首一段。無非牽記菲立合議救助之法。到後來。覺得這煩惱的題目。已討論得夠了。便撇開了說些不關緊要的閑話。什麼我

小。時。候。怎。麼。樣。咧。你。小。時。候。怎。麼。樣。咧。我。將。來。打。算。怎。麼。樣。咧。你。將。來。打。算。怎。麼。樣。咧。說。了。一。會。馬。利。司。便。告。別。回。去。却。又。歸。到。了。菲。立。的。本。題。上。說。今。天。這。件。事。沒。有。開。出。什。麼。頭。緒。來。大。約。明。天。總。可。以。有。些。成。效。的。了。如。是。一。連。往。來。了。幾。個。禮。拜。馬。利。司。每。到。晚。上。夜。飯。



宅。小。屋。之。外。已。無。所。謂。世。界。無。所。謂。安。樂。與。慰。藉。的。了。有。一。天。馬。利。司。到。了。芬。英。那。邊。見。芬。英。正。在。那。兒。理。花。預。備。明。日。早。晨。發。賣。因。為。天。生。的。花。有。的。是。枝。葉。的。配。置。不。十。分。好。看。必。須。用。剪。刀。修。過。使。有。美。術。

一。吃。過。不。由。自。主。的。向。雞。蛋。場。走。去。有。時。天。還。沒。夜。他。心。中。忽。然。想。到。了。個。救。助。菲。立。的。新。計。劃。便。搶。着。去。與。芬。英。商。量。有。時。所。想。的。計。劃。失。敗。了。也。一。刻。多。遲。延。不。得。必。須。趕。去。與。芬。英。說。過。了。心。上。方。覺。安。慰。些。似。乎。到。了。此。時。他。的。自。主。權。和。辦。事。的。能。力。已。完。全。失。却。事。事。要。取。決。於。芬。英。又。似。除。芬。英。所。住。的。那。

上的風趣有的是一種花單放了不好必須配上了別種花紫在一起還有許多大花球配搭愈難既須顧全各部分的顏色與花朵的大小使其勻稱可觀又須從全局着想使其姿勢相稱所以芬英常說賣花雖是賤業其中却有絕大的學問要是買花的少年們只以所出金錢的多少當做花的真價值那便是大煞風景了這一天馬利司見芬英正在理花也坐了下來一壁照常談話一壁幫他將玫瑰花上的刺一個個剪去還有許多細弱的花枝糾結在一處的一枝枝分了開來交給芬英繫配芬英笑道你只會坐在公事房裏寫信記賬這苦工也做得來麼馬利司道我很喜歡做你若不嫌我蠢我便天天來幫你芬英不置可否只是微微一笑從此以後馬利司便常幫着芬英理花每當花枝授受手指相觸兩人面上都不免微微紅暈似乎一點靈犀已在這當兒互相過渡了可是馬利司爲人在愛情的活動上不及乃兄雖然如此若有人正色向他說馬利司你與芬英二人已有了愛情了馬利司必定奇駭恐懼駭的是自己面貌太醜了若是芬英般的美人竟肯垂青於我豈非怪事懼的是芬英本來愛着菲立的現在菲立正在受罪我若利用這機會把芬英愛上雖說是芬英本願竟把前此愛菲立之情移到了我身上我在菲立面上也終有些說不過去然而愛情那東西性質異常古怪要是雙方不能感應起來憑你使出多大的氣力總覺求之愈急相失愈甚若是自然成熟起來即使兩方面心底裏當初並沒有打着愛情的底子到後來也必能愈引愈近至於互相接合而止故馬利司當初始終沒有在婦女社會中混過後來見了芬英也不過當他一個朋友到後來他見芬英爲人很好說起年紀同自己相差無幾說起識見和辦事的手段却處處高出已上於是心中不期然而然的姊妹般的親愛他究竟還仍是友誼而

非愛情。不料天然的機會。既將他們拉攏在一起。那不可免的事勢。又逼得他們朝相見。夕相共。悲則同。悲喜則同。喜又各有一種誠摯溫柔的性情。從中聯絡。使兩人心中。你覺我可愛。我覺你可愛。那順乎天地之自然。合乎人世之正義的眞愛情。便不得不在這最初一點上。發出芽來。然後一些一些長大。以至於開花結果。然即在兩人愛情尙未完全成熟之前。我們瞑目一想。見一間小屋之中。燈火熒然。桌子上堆了無數鮮花。兩人悄悄兒對面。對坐着。面目半爲花葉所隱。有時大家抬起頭來。相對微笑。桌上無數花朵兒。亦恍如隨着他們笑將起來。這種情景。已大足令人艷羨不置的了。只是二人之中。馬利司是一步步的向情界中走去。自己還是茫然無覺。芬英却早已看了出來。故每當馬利司垂首理花之時。往往獨自抬頭。瞞着個人兒。微微一笑。然又恐馬利司瞥見不到。一秒鐘那含有無限意緒的笑容。又歛着不見了。每逢禮拜日。芬英照例休息一天。不到外面去賣花。却並非完全閑着。早半天是整理家務。凡洗濯衣服。打掃房屋。以及前禮拜所未能做完。或下禮拜應行預備之事。都在早飯以後。中飯以前辦了。到吃過中飯。便換了套衣服。到聖亨利村那小屋裏去看白侖克。原來聖亨利村。位置在中海邊上。（馬賽本爲地中海口岸之一。南臨里昂灣。）風景極佳。居民鮮少。加舍里把白侖克幽禁之時。便假託了風景幽雅的名目。說是我姪女懷了孕。應在這空氣新鮮的地方調養調養。其實却是隔離主義。故嚴定限制。除女僕與却司丁尼神父之外。不要他人與白侖克見面。自從芬英回了馬賽。屢次請却司丁尼陪着去見他。却司丁尼以爲自己既有保護的全權。便允許了芬英。及去過幾次之後。那女僕也正苦寂寞。漸漸的同芬英攀起朋友來。芬英便越發自由。不必却司丁尼陪得。也可隨意進出的了。那時候。白侖克天天

在眼淚中過活。想到從前。總覺無論如何對不起菲立。想到將來。不知伯父究竟要用什麼手段對付我。我若身上沒有懷着孕。便早尋個短見。也樂得乾淨些。現在却勢有不可。又不知我這孩子落地之後。我伯父要怎樣處置他。如是愈想愈悲。身體便一天弱似一天。惟有見了芬英。稍覺愉快些。芬英見他如此。允他每逢禮拜日。必來陪伴半天。他便把芬英看得比親生姊妹還好。這時候。馬利司早在附近的海濱上等着。及芬英出了白侖克的屋子。便一直走到海濱上。與馬利司相會。然後二人同回馬賽。馬賽離聖亨利村。路本不近。只因海濱景色。入暮益佳。兩人可以吸些新鮮的空氣。看那渺渺碧波之上。點綴着三五白鷗。紫色雲氣之中。擁托着一輪落日。這種景象。已大足令人流連不舍。再加他們兩人。此時相見一笑。攜手同歸。正和已結婚的少年夫婦一般。有一天。馬利司早到了一會。獨自坐在海濱上等着。連自己也不知爲了什麼。覺得心上有些不耐起來。却因時候尚早。我既不便到白侖克屋子裏去看芬英。芬英又非至日落時不能出來。於是一壁等。一壁想。兩隻眼睛看了那無邊無際的水平線。在他面前徐徐蕩動。他那不易發生愛情的腦筋之中。也便漸漸的。生出一種幻象。來以爲那世間最愉快的眞愛情。已開直了門。在那兒。延見我。只須我自己。走進去。便了。偶一閉目。又覺面前。汪洋萬里的地中海。簡直是個芬英的化身。那海中的風聲浪聲。水鳥飛鳴聲。簡直是一聲聲的。在那兒。呼喚芬英的名字。馬利司到了此時。此刻。已自知深入情障。恨不能立時要與芬英說個明白。了一會兒。芬英已到兩人口也。沒開。只悄悄兒。握着。手。同在一塊大石上。坐下。那時候。近水遠天。均已化作淡藍之色。半明半昧的暮光。已慢慢的從天空中。罩下來。西方一抹斜陽。却還將最後的光線。返照在岩石上面。空中的聲息。已一刻靜似一刻。

集 一 十 第

似乎波濤沙鳥均已倦極思眠不能再和白天那樣的活動馬利司却還在那兒做他的情夢兩隻半開半闔的眼睛動也不動的瞧着了遠遠天水相連之處口邊雖露笑容却只笑了二三分其餘七八分似乎留心斂抑着停了一會他忽搖了搖頭低聲自語道不行不行我面貌太醜了這一句話並非他有意說給芬英聽乃在不知不覺之中破口而出却不料芬英爲人機警異常他來的時候見馬利司兀坐瞑思早將他心事猜到了十成之八九現在再添上這一句話不容說已確實到十成以上了因隨口答道馬利司你說太醜了麼這就錯了我看你生得很秀麗的呢說着自覺出言突兀不禁面色一紅頭便漸漸的低了下去馬利司見他如此卽乘勢緊緊的握着他的手問道那麼當眞麼芬英却抬起頭來直捷痛快答道是的我不妨老實同你說六月之前我雖然與你相識却確有些嫌你面貌不好所以心上始終沒有想到你便與你見了面也決沒有想到將來要與你相愛到得現在便連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竟看得你一天天的漂亮起來而且竟與你……以下乃是『相愛了』三個字芬英留着不說却靜神去看馬利司的面色此時馬利司雖明知芬英心中已在那兒說『你生得秀麗的我愛你』自己却還猶豫着不敢一下子說出個『愛』字來並且還有些不敢自信以爲今天這一回事不料美滿至此難道我在此地做夢不成停了一會芬英見他只是不答笑着問道你相信我的話麼馬利司道我相信的並且不得不相信可是今天有些古怪不知爲什麼這地中海中的風浪竟會攪起我的心緒來方纔你未來時這一片縹渺碧波曾向我說了句話我聽了他便覺心窩中生出一種從來夢想未及的樂趣來姑娘你要我把這話告訴你麼芬英笑道倘沒有什麼祕密你便告訴我馬利司道祕密是祕密的

却。不。得。不。告。訴。你。他。說。我。馬。利。司。與。你。芬。英。相。愛。了。說。着。兩。人。各。自。微。笑。默。然。相。對。但。見。暮。色。又。深。了。一。陣。天。光。已。變。作。灰。色。海。水。已。變。作。深。綠。色。風。息。已。靜。空。氣。却。一。些。些。的。濃。重。起。來。似。乎。海。中。鹽。味。已。透。至。海。面。西。方。一。帶。赤。日。已。沈。却。還。有。半。天。霞。彩。明。若。水。晶。紅。如。瑪。瑙。芬。英。聽。了。馬。利。司。的。話。回。頭。向。海。中。看。了。看。笑。着。問。道。照。此。說。來。這。地。中。海。簡。直。是。個。話。匣。子。了。却。不。知。他。的。話。說。對。了。沒。有。馬。利。司。道。說。得。很。對。很。對。他。不。說。我。還。不。明。白。說。了。便。恍。然。大。悟。自。知。兩。月。以。前。我。已。有。了。愛。你。之。心。了。因。爲。我。從。前。是。抱。了。個。獨。身。的。念。頭。後。來。遇。了。你。心。理。忽。然。大。改。要。是。一。天。不。看。見。你。便。像。丟。了。什。麼。東。西。似。的。大。約。那。個。時。候。便。是。我。愛。芽。初。放。的。時。候。了。芬。英。聽。了。低。頭。微。笑。馬。利。司。接。着。問。道。芬。英。我。這。話。說。得。太。荒。唐。了。我。知。道。你。這。樣。一。個。亭。亭。玉。立。的。美。人。決。然。不。肯。愛。我。馬。利。司。的。芬。英。道。你。這。話。說。錯。了。我。實。告。訴。你。我。在。一。月。之。前。已。預。備。了。答。語。等。你。來。問。你。直。到。今。天。纔。說。我。心。上。還。正。在。詫。異。咧。馬。利。司。道。這。又。是。什。麼。緣。故。呢。芬。英。笑。道。君。其。問。諸。碧。波。馬。利。司。見。芬。英。已。完。全。允。諾。卽。把。一。手。挽。將。過。去。抱。住。了。他。頸。子。親。了。個。吻。然。後。二。人。破。除。了。從。前。以。朋。友。相。待。的。形。跡。竟。是。未。婚。夫。婦。般。的。隨。便。說。笑。起。來。馬。利。司。問。起。什。麼。時。候。可。以。結。婚。芬。英。道。這。可。由。你。不。過。據。我。想。來。我。們。能。有。今。日。都。是。菲。立。那。案。子。從。中。拉。攏。現。在。若。不。將。菲。立。的。事。好。好。辦。妥。我。們。心。上。總。有。些。不。過。去。這。一。天。馬。利。司。只。是。自。己。做。着。情。夢。始。終。沒。有。想。到。菲。立。現。在。聽。了。此。話。宛。如。夢。中。一。交。跌。醒。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你。這。話。不。差。我。却。想。到。了。一。件。事。姑。娘。你。從。前。不。是。愛。菲。立。的。麼。若。是。現。在。還。愛。着。他。我。的。希。望。和。意。想。中。的。樂。趣。便。一。概。打。消。了。姑。娘。你。愛。的。究。竟。是。誰。芬。英。道。我。從。前。所。愛。的。是。菲。立。現。在。所。愛。的。是。你。若。問。我。愛。情。何。以。變。易。我。有。三。種。理。由。第。一。我。從。

前雖然愛着菲立。菲立却没有愛我。這種不完全的片面愛情。我儘有自由更改之權。第二。菲立與白命克。雖未正式結婚。却已雙方承認相愛。白命克又懷着孕。將來便是菲立卡育爾的兒子。照正義上說起來。菲立實在是個已婚之人。我若再愛這已婚之人。則對於自己是喪失人格濫用愛情。對於菲立是妨害他原有愛情的專一。雙方均有不便。第三。我當初之所以愛菲立。不過同普通女子一般。抱了個以貌取人的主義。自從他鬧了那亂子。方知貌與人是顯然二事。凡面貌上顯出許多好處的。竟可靈魂中半些好處沒有。於是我便大變宗旨。只論人。不論貌。然當你我初相識時。我心上還不過是可憐你。沒人幫助看了。菲立面上稍盡朋友之職。到後來。見你立身行事處處與我理想中欲愛之人相當。我便把你當做理想見諸事實的一個人了。只是現在。我雖已不認菲立為情人。朋友之情。還是有的。白命克本來是我的情敵。現在已不是了。我也當用朋友之情待他。故菲立當救將來白命克養了孩子。當代他撫育你。若誤會這個意思。便辜負我的心了。馬利司道。我那會誤會。不過問問你的愛情。究竟專屬何人。要是我們快樂。把菲立丟在監牢裏。不再去管他。我馬利司也決不如此。便是白命克。照名義上已為我嫂。他的小孩。是我們的姪子。我們也萬無置之不問之理。說着。又與芬英談了些閑話。然後踏着夜色。攜手同歸。及到馬賽時。已是星斗滿天。燈光滿地了。

第十一章

這時候。長夏已過。秋色漸深。白命克眼看得涼風蕭瑟之中。紅葉滿天。白草遍地。心上越發難受。幸而每逢禮拜日。芬英總來安慰。他雖然對於將來種種問題。不知如何解決。却是常在談談。虛擬幾種方

法心上也稍覺寬舒些。要不然別說白侖克經不了許多幽愁抑鬱。便是那種寂寞生涯。也像罪犯流逐在荒島上似呢。有一天芬英又來訪白侖克。談了一會。白侖克忽又向窗外遠望。獨自流淚。芬英急問。何故。白侖克道。你看那海中的風帆沙鳥。來來往往。何等自由。像我幽禁在這裏。不知何時。何日。那可羨的風帆沙鳥。纔能帶得好消息來。使我靈魂之中。放出些微光線。唉。我現在不想則已。要是想到了。從前與菲立同在因弗納喬美加等處的情景。便馬上跳入地中海去。也比幽羈在此地好得多咧。芬英道。好姑娘。我勸你千萬別再自尋苦惱了。當知你現在的身體。不特有關一人。且有一種神聖。不可規避的職。任待你去盡。所以我勸你快快將從前種種忘記了。專向將來想。便是目前身體上有些不自由。也應拋除煩惱。自尋樂趣。若老是這麼悶鬱。恐怕害了你自己的身體。不算還要害你肚裏的孩子咧。白侖克道。姑娘。你這話說得極是。我這孩子。雖不知生下來是男是女。却總望他長大了。能替我做娘的盡些職。任我有辜。負菲立之處。望他代我求情。我有不是之處。望他代我彌補。彌補我怎忍害他。只因自己想想。我既與菲立有了愛情。既把這身體許了菲立。那時我伯父便當真拿了把刀要殺我。我也決不該竟是依從了他。說起反汗的話來。到現在我覺前此的愛情。都已化作尖刀。炮烙。天天在這兒鑽心炙肺。你說我爲保重身體起見。應把從前種種快快忘記。請問我心上受了這種痛苦。那裏忘記得了。只恐越是要忘記。他越是要緊緊的貼伏在記性上。而且我的名譽現在已喪失盡淨。我便把一個身體完全哭成了眼淚。也決不能湔滌這種奇恥大辱。雖然我自己問問將來的光陰。已完全爲憂患與失望所佔。據名譽與恥辱都已與我全無關係。聽憑人家笑也好。罵也好。却又何苦如此呢。說着越發哭得利害。連芬英也想不

出什麼話來回答。停了停，又聽他接着說道：「姑娘，你還不知我身受的痛苦。現在菲立不知爲了什麼竟時時刻刻來咬我的心。竟時時刻刻依附着我。我一想到他便覺心痛。我一閉目便覺他的影子已活的。現在面前有時是見他垂頭喪氣站在法庭上受審。有時是見他蜷了身體睡在監牢裏的木榻上。有時是見他怒氣勃勃的向我痛罵。有時是見他垂着眼淚。個人兒在那裏怨我。又有時候似乎他已附在我小孩子身上。那小孩便在肚裏勃勃的動將起來。唉，我爲甚要有這個有知覺的心。要是沒有了，不安穩得許多麼？」

菲英見他如此一壁用溫語安慰他，一壁却自己想道：「這位姑娘簡直是個小孩子，爲甚半些主義沒有。只是一天到晚的哭，却不想事到如此。決非一哭可了。若將來養下孩子來，仍舊全無把握，豈不誤事。現在我既與他有了這一份交情，却要代他作主，不能聽他糊糊塗塗的誤事呢。」

又一天，兩人正在談論菲立。白侖克忽地睨着兩眼，顫聲問道：「姑娘，我問你，你將來要嫁他麼？」

菲英不知他語意何指，一時未及回答。白侖克又問道：「請你別瞞我，你是個好人，嫁了他，他將來正有享不盡的幸福。在後面。」

咧芬英道：「那麼你的意思是問我將來要不要嫁菲立了？」

白侖克道：「是的。我雖與菲立相愛，却並不妬忌。你若你們當真能成了夫婦，簡直是我生平最滿意的事情了。可還有一些小事，不得不哀求着。你將來我死之後，千萬請你代我表白一聲，說我是永遠愛着他，便是死了，也在冥冥中代他祝福。」

咧說着，頭又漸漸的低了下去。眼淚又撲漱漱的滾了下來。菲英道：「請你快不要轉這種念頭。難道你要俟我與菲立訂婚之後，便尋了短見，讓我麼？」

我告訴你，你現在最要緊的，便是保重自己的身體，並保身上的小孩。什麼菲立不菲立，不特不容你管，并且不必你去想他。至於我的終身之計，不妨老實告訴你。我將來決不會

做菲立之妻。却會做菲立之嫂。白侖克道。你說要做菲立之嫂。那便是馬利司的夫人了。芬英聽見說了。馬利司的名字不覺微微笑了一笑。答道。是的。我愛着他。他也愛着我。現在已有婚約。一俟菲立出獄。便可行結婚禮了。因將二人如何相愛。如何訂婚的情形。大畧說了一遍。白侖克聽了。不禁破涕爲笑。說道。恭喜恭喜。你竟姓了卡育爾了。芬英道。照名分上說來。姑娘也早已姓了卡育爾。我們現在是一家人了。這兩人當初是情敵。進一步而爲知己朋友。現在却又進一步。別說兩下全無妬忌之心。便連最初所有的妬忌的影子。也都已洗濯得絲毫沒有了。又有一天。芬英與却司丁尼神父同在白侖克小屋裏。白侖克依舊是痛哭不止。却司丁尼便把宗教上的話兒竭力勸他。說是無論何人。都有兩個生命。一個是目前的生命。便是住在世間的肉體。一個是將來的生命。便是或登天堂或入地獄的靈魂。現在姑娘的肉體生命上。已大受痛苦。却又衷懷坦白。並未做錯什麼。將來的靈魂生命。准可入得天堂。請不必過分悲苦。只須好自修持。將來永遠的快樂。一定補償得過。現在一時的憂患。的。芬英也把他勸慰了一場。到日落時。兩人告別而出。同到海邊上。馬利司已照舊在那兒等着。却司丁尼道。我得了個惡消息。方纔當着白侖克。不便直說。現在却不得不向兩位說明了。因昨天加舍里寫給我一封信。說菲立所判罪名。兩月來未見執行。頗爲駭異。現已揣函向袁克司審判廳提出質問。請速將此案辦了云云。墨歇馬利司不知你回了馬賽之後。辦事成績如何。那一萬五千法郎。若已照數籌到。不如快些到袁克司去走一遭。把菲立放了出來。再作計較。馬利司一聽此話。不禁繃着眉頭答道。神父。我實在慚愧得很。你問我成績。仍和初回馬賽的一天一樣。可是照着原約。還有六個禮拜纔到期。神父道。話是不差。那廳長既已允許了我。

們四個月。便是加舍里去催也決不至自食其言。可是無論何事也應防着意外的變卦。據我想來。你還是趕緊預備的好。要是到了不能措手的時候。便覺後悔莫及了。馬利司芬英二人一聽此話不差。急向他道謝。說是你老人家深謀遠慮。究非後輩所及。一定遵命便了。這幾天他們婚約初定。正在快樂。連非立的事也於不知不覺之間。看淡了一點。自經却司丁尼一提。兩人心目之中。均如夏雲倏起。覺四面八方的光線。又是墨也似的直黯下來了。

第十二章

一天晚上。已近十點鐘了。沙法爾還照着老樣。在克內比亞街一帶。晾他的行頭。看他衣兒袴兒。多是穿的嶄新的。馬甲上的紐子。是一半兒解開。一半兒扣着。露出件粉白的襯衫。却是穿歪了一只袖兒。長一只袖兒。短面前一條中縫。是不與鼻尖相對。反與眼角相對了。頭上戴的。是一只上等絲絨軟胎帽。也三七歪着。足下踏的是雙很漂亮。的絲繡拖鞋。却嫌穿在這位先生腳上。終不免大煞風景。不如釘上兩塊馬掌。鐵反覺相稱得多。咧他那牙齒之中。是緊緊的咬着。隻銀鑲大烟斗。兩隻手是斜斜的。插在袴袋裏。兩只脚是八字式。分開站着。要是走起路來。他身體便如鐘擺。錘似的。左右亂蕩。胸前金錶鍊上的寶石。小頑意兒也便隨着他跳舞起來。袋中的金錢也便按着節拍。鏘鏘然。奏起進行曲來。他的身體本來是豎裏短橫裏。關加了這麼一來。面積愈大。竟做了個來往行人的障礙物。却還不打緊。他無論走至何處。老是把公路當作私產的。憑你行人不方便。都不干他什麼事。他此時一壁是在街上吸煙散步。一壁却把眼睛眯成了一線。在那兒細看行人。看見窮的心中。便道這人太可憐了。看見富的。又道富是富了。只

不知他。能。自。尋。快樂。不能。如是。逐一。批評。似覺。此中。大有。佳趣。正在。這當兒。忽見。馬利司。從對面。走來。他。一看。熟人。來了。越發起。勁。忙哈哈。的笑。了。一大聲。說道。唉。墨歇。咱們。多時。沒見。啦。我看。你近來。面色。不好。害病。麼……沒有。那麼。我勸。你趕快。兒學。我的。樣。吃。要。吃。好的。喝。要。喝。好的。閑着。沒事。做。便。多。尋。些。快樂。什麼。天。東。地。西。誰。去。理。會。他。總。得。先。把。個。身體。弄。好。了。再。說。哈哈。你看。我。我。簡直。不。知道。什麼。是。憂。愁。只。知。我。胃。口。很。好。肥。魚。大。肉。只。管。多。吃。身體。很。好。要。說。便。說。要。笑。便。笑。說。到。使。錢。只。須。我。愛。使。一。二。百。法。郎。也。算。不。了。什麼。可。是。我。也。並。不。是。富。翁。呢。世。間。那。一。個。不。是。窮。鬼。只。不。肯。學。着。我的。樣。自。尋。快樂。情。願。把。好好的。身體。斷。喪。在。窮。愁。抑。鬱。之。中。便。了。此時。馬利司。正。爲。着。那。一。萬。五。千。法。郎。在。外。面。奔。走。了。半。天。全。無。成。效。心。中。惱。着。想。回。去。休。息。了。一。宵。再。說。碰。着。沙。法。爾。一。味。亂。鬧。他。如。何。回。答。得。出。沙。法。爾。見。他。不。答。便。把。眼。睛。對。着。他。看。了。一。會。又。自。己。看。了。一。會。其。意。若。曰。你。是。這。樣。枯。黃。憔悴。同。我。這。心。廣。體。胖。顏。如。渥。丹。的。人。比。起。來。我。便。大。可。驕。人。了。看。官。們。當。知。沙。法。爾。每。有。了。驕。人。的。念。頭。便。是。他。大。發。傻。勁。的。時。候。若。此。時。馬利司。向。他。借。錢。一。二。千。法。郎。却。穩。可。到。手。的。只。因。馬利司。自。覺。未。便。開。口。他。那。金。錢。只。能。留。在。袋。中。大。奏。音。樂。了。可。是。沙。法。爾。有。一。種。脾。氣。每。與。他人。相。遇。總。喜。歡。滔滔。不。絕。的。談。話。要。是。別。人。不。開。口。他。兩。片。嘴。唇。愈。加。動。得。快。好。像。自。以。爲。他。那。駙。鳴。似。的。聲。音。比。美。人。們。的。檀。口。清。歌。還。好。聽。咧。此。時。馬利司。默。然。不。語。他。便。噲。噲。嚇。嚇。的。接。着。說。道。好。朋友。我。告。訴。你。我們。做。了。人。最。要。緊。的。便。是。自。尋。樂。趣。像。你。簡。直。是。自。討。苦。吃。可。是。要。說。到。行。樂。打。頭。一。樣。便。是。錢。沒。有。錢。那。還。有。樂。趣。我。使。錢。利。害。的。時。候。往。往。一。星。期。用。上。幾。千。法。郎。這。在。我。身。上。自。然。不。去。計。較。他。要。是。換。了。你。我。就。老。實。說。一。聲。那。自。然。是。辦。不。到。的。咯。

可是當真要找起樂趣來。雖沒有大宗銀子在那兒使化。破些小費也就很可以使得了。你如不信。咱們不妨同去頽上一禮拜。說着兩眼直瞧了馬利司面上。似乎他已費盡心思。教了人家一件好事。急待人家開口謝他。馬利司仍是不答。沙法爾便一手把他挽將過來。笑着說道。好兄弟。別老是這麼想心思。咱們同去散散步。唉。我同你說。你這人。雖然年紀輕。還不知道人情。我老沙要吃起來。總上馬賽最上等的。館子。要逛起來。總頑馬賽最美麗的姑娘。白天沒事做。便出去走走。走累了。便回來打一下盹。晚上却完全是我的世界了。哈哈。你要是沒有領略着這裏面的滋味。我可以領導領導你。我老沙心上恨不能大家都做了我的同志。纔快意咧。說着立定了脚。把兩手向胸前一叉。高聲笑道。墨歇。我問你。你知道這幾天晚上。我到什麼時候纔睡覺的。……哈哈。直到早晨五點鐘。……我再問你。你知道我晚上幹些什麼。……哈哈。我是在康乃爾俱樂部裏過夜的。因為那地方。天天有人賭錢。輸贏極大。在旁邊看看。多有趣。咧。可單是一樣賭。老沙還不十分歡喜。最歡喜的。便是新來的兩位姑娘。唉。說起這兩位姑娘。簡直我再添上五七張嘴。還描畫不出他們的好處來。便是他們穿的天鵝絨的衣服。再加那些珠兒寶兒。花邊兒。假帶兒。哎。哟。我看了。真是神迷心醉。以為這種天仙化身。我們便把個手指兒去碰上一碰。也是大大的罪過呢。他兩人賭運也很好。昨天有一個喚做克萊雲的。一夜天便贏了五千法郎。我在旁看了。真代替他快活啊。馬利司聽到此處。不禁問道。一夜天可贏上五千法郎。真的麼。沙法爾聳着兩肩。笑道。你太難了。這一點輸贏。還要問真的假的。那簡直是不通世故。去年有一個少年。窮得要死。我可憐了他。送他五法郎的本錢。帶他去賭。不料兩夜工夫。竟贏了一萬六千法郎。咱們便把這一宗錢。儘量的樂上兩三個

月。可是那少年。偷沒有老沙在旁邊指點着。也決不會贏到那麼許多。當知我賭中的門徑。却無所不知。要是我愛起賭來。那班賭徒們便倒運了。馬利司聽他這麼一說。竟把心說癢了。只見他面上一時紅一時白。縐着眉頭想了好一會。開口問道。墨歇。這俱樂部裏。不論什麼人多。可以進去賭麼。沙法爾見他心已動了。反遲遲不答。側目含笑待他。再問。馬利司道。墨歇。我問你。究竟那俱樂部裏。還是必須納過入會費的部員。纔可以去賭呢。還是非部員也可以去賭的呢。沙法爾故意答道。俱樂部定章。必已納會費的。方有入局賭博的權利。要是沒有這項限制。便不成其爲俱樂部了。……說到此處。見馬利司面上大有失望之意。卽轉過語氣說道。可是定章上雖說了這句話。去賭的人。非部員反比部員還多。因開設俱樂部的。所收會費有限。抽起頭來。却無窮無盡。故章程不妨破壞。賭徒是多多益善。馬利司道。那麼明天晚上。你能同我去頑。一下子不能。沙法爾高聲笑道。好啊。這就是你領略人生趣味的第一步了。說着。從身間掏出一張康乃爾俱樂部的證書。指給馬利司看道。你瞧。這上面印了三行大字。第一行是美酒佳餚。第二行是愛情美滿。第三行是財星照命。哈哈。我願你遵了這順序。一一實行。第一。你現在沒有錢。不妨先去賭。待財星照了命。然後愛上一兩個姑娘。天天兒同他接近些。那便是愛情美滿了。再多上上館子。喝些酒。吃些好菜。你身體便可長得胖胖的。決不再是這麼黃皮瘦骨了。唉。我現在教了你。保管三月之中。大見功效。要不然。你便打老沙的嘴。而且那克萊雲姑娘。我還可以介紹給你。我們馬上就去。好麼。馬利司道。今天我已累了。明天罷。沙法爾道。明天我在老地方等你。你最好是九點多鐘就來。一過十點鐘。那邊就要開場了。馬利司應着別去。到了寓中。一點近數月來所儲蓄的金錢。只有一百十幾個法郎。便

把一百法郎作爲賭本。自言道。賭博本非好事。偶一爲之。似亦無傷大德。若竟蒙天公照應。能贏上一萬五千法郎。把菲立好好救出。固然很好。便是不能。我也立定主見。把這一百法郎輸去了便罷。不再添下本錢去。這不是失敗一方面。充其量只丟掉一百法郎。成功一方面。反有絕大的希望麼。主義已定。上牀睡去。可憐一夜之中。夢魂顛倒。有時是置身賭場之中。那一萬五千法郎。已金光燦爛的堆在面前。有時是一百法郎。已經輸去。兩手摸着兩隻空錢袋。垂頭喪氣的同沙法爾走出俱樂部。這眞所謂未得實利。先受虛害了。到了明天。馬利司連在公事房裏辦事。也有些不定心。俟夜飯吃過。急忙袋了一百法郎。匆匆走出。却因時候尙早。便先到雞蛋場去看芬英。芬英見他面紅耳熱。舉動失常。忙問什麼緣故。莫非害了病麼。馬利司怕他阻止。不敢直說。只道。今天這一件事。現在不必發表。要是成功了。菲立明天就可出獄。一禮拜後。我們就可結婚了。芬英不便多問。只得聽他。到十點鐘時。有兩個面貌寢陋的矮子。一老一少。一肥一瘦。一好動一好靜。一華服一寒儉。走進康奈爾俱樂部去。那便是沙法爾與馬利司了。

第十四章

以下一幕。究竟演些什麼戲。與馬利司進賭場後。究竟是贏是輸。暫且按下不提。却將馬賽各賭場的情形和賭業所以發達之故。先行緒述一番。在下。乃用詳盡透澈之筆。將人人共有之心理。細細描畫出來。務使這法蘭西最富饒最繁華的所在。本來是深藏密閉。決不肯以內幕示人的。此刻却裸身立在看官們面前。大凡商業最盛之處。賭風也一定隨着商業盛將起來。假使那地方的居民。人人多已有了一定的職業。做上等人的。多已有事可辦。做下等人的。多已有工可作。則憑你用什麼道德來感化他。法律來

禁止他。他們賭還是賭。因賭博一件事。本來是消遣性質。最初一步。並無大害。却因輸的贏的多。以金錢往來。而希冀金錢。又是人人公有的願望。於是一般做買賣的。袋中有了幾個錢。便想在原有買賣之外。再在這不正當的賭博上發財。所以第一步。僅以賭博為消遣。第二步。乃視賭博為正業之外。副業。到第三步。便把賭博與營業並重。白天是在公事房中辦事。晚上的賭場也變做第二個公事房了。更進一步。則白天的買賣。不妨胡亂敷衍。賺錢折本。多無足輕重。晚上進了賭場。却不得不拿出全副精神。來比個高低呢。到了最後一步。竟連買賣也不做。專門靠賭吃飯了。賭徒進化的程序。大致如此。問其有何用意。則曰。商業與賭博無二。賭博即是商業之一。我們與其費了無限心思。持籌握算。反不如晚上到賭場中去混一下子。反快樂得多咧。這一句話。雖未必言之成理。却也有一部分的可信。因馬賽既是個商業都會。商業上的熱度。自然高到了極點。一般做買賣的。眼看得他人往往在數年之中。由窮漢一躍而為富翁。他們自己。便沒一天不做那發財致富的妖夢。於是大家都想個方法。爭奇鬪勝。鬧出許多花頭來。賺錢好像馬賽。一埠是大家公開的銀行。只須到了這地方。便可大做銀行主人。因此一個人有了十個法郎。便想化成二十。有了二十。又想化作三四十。地方上能有這種現象。本來是很好的。只因商人們發財之心太切了。那正當商業之中。便發生一種似賭博。非賭博。似正當。非正當的營業出來。這營業在馬賽當時。最盛的是金市投機一種。凡做資本家的大都拿出許多錢來。做這買空賣空的勾當。要是做得好。發財極易。做得不好起來。破家蕩產亦是常事。只因這買賣。只有富翁們可以做得。景況次一等的。都無可染指。却又有愛錢的狂熱。在後面驅策着。不得不降格以求。到賭場中去鬼混。於是。有錢的。

便拿了金圓去勾吸他人的金圓沒錢的也拿了些最後的銅元想去勾吸他人的銅元那班做金市投機事業的本來有三種境界第一個時期是滿懷希望喜氣洋洋第二個時期是中心皇惑夢寐不寧到第三個時期不是歡天喜地便是怨天罵地現在窮鬼們進了賭場也居然能照樣領略起這三種滋味來却不得不算是貧富均一的美談呢可是真正的窮鬼賭場裏極少因他們每天賺了三四個法郎的血汗錢連衣食住三事還有些難於兼顧雖心中極想賭却還難於賭起那賭得最利害的都是一班在舖子裏當書記的高等窮鬼和一班專做大買賣的富翁因這兩種人第一種是衣食有餘便把餘錢拿出來做這不正當的投機事業以僥倖萬一第二種是每天的進款至少總有幾百法郎從這幾百法郎之中分出十分之一二來做賭本要是輸了無傷元氣要是贏了反多上一筆進賬從此你也賭我也賭早把馬賽鬧成了個賭鬼殖民地我們白天去看看見家家舖子裏多在那兒認真辦事一到晚上却個人發了狂了個個人的眼睛都被金光射瞎了一市之中沒一處不有賭場沒一個賭場裏不擠滿了人那誰輸誰贏誰發財誰破產的消息也鬧得天花亂墜和兩國交戰時所傳的前敵戰報一般而賭場之數日見其多現今馬賽全市已有賭場一百餘處雖警察中人對於此項賭場非常注意每發現一處必封禁一處却是封了一處不出兩禮拜附近又有一兩處新賭場成立了如是愈賭愈禁愈禁愈賭法律上的效力竟完全消失所以在下常說法律有殺人之權却無權以殺其性這馬賽地方偷從根本上着想非想個法兒把各人腦筋剖出將他們先天所賦的賭性後天所受的賭毒一起洗刷乾淨則禁賭一句話還不如不說之爲妙馬賽的賭場大都喚作俱樂部這俱樂部本來是個很高貴的名目便在馬賽

地方也有幾家很規矩。惟有那多數的流氓俱樂部專以罪惡爲營業時時造出許多自殺和破產的慘劇來的。這種俱樂部初開的時候大都先由幾個發起人定了章程向警廳領取執照。說是部中宗旨純正。係以同志所納會費。賃定房屋爲每夕談話閱報之所。兼售茶點酒饌。以佐清興。或作合於法律之菓子戲。並非公共賭場云云。警廳見了這項呈文居然允許了。他們在最初一二月中事事照章辦理。及數月之後。便一樣樣的改起章程來。話也不談了。報也不看了。茶點酒饌也變做了附屬品了。其主要事業便是通夜賭錢。所下的注兒起初是很小。到後來便超出法律所許之數。賭徒也不限資格。無論何人均可自由進出。如有女人愛賭。或妓女們要招攬生意也只管進去。難得來了個冤桶。賭徒們聯合作弊。務使其頃囊倒篋而後已。探囊小竊也混在裏面看熱鬧。倘有機會便大肆伎倆。凡誤進這俱樂部的人便是平時誠實可靠。不肯妄用一錢。到臨了終是個大不得了。因爲金錢一物。魔力最大。無論何人到了賭場裏。贏了想再贏。輸了想反本。及至最後結果。則有些把握的。僅把腰包中末了一個法郎輸去了。便罷手。那沒有把握的。便不免破了自己的財產不算。還做出許多壞事來。弄到身敗名裂。這種壞事各方面向官廳中報告的。每禮拜總有一二次。在下記不勝記。只可用個統括方法。擇其最普通者說幾種。有一種是商人自己的錢輸盡了。便把別人托他經管托他代買貨物的錢拿來使用。或做公司總理的。把別人的股本一起用盡。到頭來便破產抵償。也不能抵到原數。又一種人是舖子裏的書記。他們所賺薪水衣食而外。所賸有限。一旦進了賭場。一方面是要賭本。一方面看見賭徒們多是穿得好吃得又好。又有許多無賴女子。在旁勾引。他們便不知不覺的狂吃亂用。到自己薪水不夠使化了。便不得不學着却爾司

柏雷太以盜用店款爲彌補之計了。又一種人是初離學校的學生。這等人不特賭本極少。一旦輸了錢。大都寫張債票。預約將來就事之後。逐漸拔還。那知後來無事可就。而所欠又不在少數的。便不得不出於自殺之下策。唉。說至此處。我已不忍再說下去。但願人人皆知。每天日落以後。這馬賽。是人世間最可恐怖的一個活地獄便了。

第十五章

康乃爾俱樂部。即是前章所述製造破產與自殺的俱樂部之一。照他原定章程。非已納會費二十五法郎的不能進去。到現在。却也來者不拒了。然當定章初壞時。還說雖非部員。而經部員介紹者。可以入部。因在進門之處。放了張紙。備介紹人等各自簽名。後來又覺這辦法太麻煩。便索性取消了。聽憑大家自由進出。於是一切不可思議的罪惡。便日出不窮。至於沙法爾。爲人雖未必好到什麼樣。却還老老實實。心直口快。斷斷不是害人利己。專做惡事的壞人。只因他手中有了幾個錢。又天天兒要找尋快樂。便不得不去同下等社會廝混。因爲沙法爾本來是小工出身。現在雖已有了紳士的身分。却於紳士派的言語舉動。與往來交際的儀式。始終未曾學過。若與真正的紳士相遇了。他便不勝其苦。到了下流社會裏去。自由得多。他在這兩者之中。覺得一壁苦。一壁樂。自然總向樂的一方面去的了。然而他外貌雖傻。心中甚有把握。自知這賭錢一事。便手段高明到一百二十分。若是昏迷不反。決然鬧不出好事來。故他進賭場的宗旨。第一是要同妓女們結交結交。第二是在旁邊看賭。自己賭錢。反放在第三層。必須看得風色好。始着上一兩注。及贏到了些。便溜之大吉。故別人天天賭錢。平均起來是輸的多。贏的少。他老人家

十天九不賭。却多少總給他贏去些。這便是他傻的好處了。這一天馬利司隨着沙法爾進了康乃爾俱樂部。的門。走上一張狹狹的扶梯。見樓上是一個極寬大的屋子。四面靠壁的所在。多放着些紅絨軟榻。中間一大部分。排了二十多張大理石面檯子。檯旁各有五七把交椅。那形狀正和酒排間差不多。惟與樓梯相對最遠之處。有一張絕大的長方桌子。桌面上敷了綠呢。又在適中之處。用紅呢做界線。劃出兩個正方框子來。框子與框之間。檯面凹下一塊。足有二三尺深。像開了口小井一般。桌子四面圍着無數椅子。看他形狀奇突。不容說是張賭檯了。此時馬利司舉目向四面一望。覺自己到了這個所在。便如獵狗落水。慳得滿身冷汗。又如身入虎柙。嚇得再也不敢做聲。連走起路來。也覺兩膝亂抖。站立不定。沙法爾見他狀態拘束。即揀定了一張桌子。邀他坐下。其時十點鐘剛過。賭局尙未開場。雖有五六個男子。在那裏喝酒。又有兩個女人。並坐在屋角一張軟榻上談話。却因屋大人少。頗覺冷靜。便是那張賭檯上也還暗着。沙法爾坐定。即問馬利司道。咱們先喝些酒。你喝什麼。馬利司說了聲隨便。沙法爾道。那麼啤酒罷。來兩瓶啤酒。及茶房拿上啤酒。他便將瓶口兒對着那張大嘴亂倒。只聽得咕咚一聲。那瓶裏連泡沫兒也沒有了。酒已喝完。他把右手放在口邊上抹了一抹。隨即伸了個懶腰。從身間取出一支雪茄烟來。點着一壁吸。一壁橫下身體。七叉八豎的。在一張軟榻上躺着。說道。老朋友。我告你那邊兩位談話的姑娘。一位便是克萊雲。一位是他的朋友愛娜兒。你瞧他們的衣服多體面面。龐兒多漂亮。要是你聽了我的話。常同他們見見面。保管樂以忘憂。兩禮拜。便把你長得胖胖的了。馬利司進門時。並未注意那兩個女人。此刻聽得沙法爾說了。便將目光移過去一看。見克萊雲穿了件半新舊的黑天鵝絨褂子。褂子上雖

綴了許多花邊。却多已變了色。酒痕油漬也各處都是。看他年紀。至少總在三十五歲以上。面孔是土灰色。斑點甚多。身體矮而且肥。揣想起來。便沒有到這徐娘半老的時候。早已風韻全無的了。他朋友愛娜兒。年紀更大。面貌更壞。身材正與克萊雲相反。生得瘦長可怕。便隔了他穿的那件褪色綢衣。也連筋絡骨節多看得出來。簡直是個四五十歲的老嫖婆了。馬利司看着。心中暗呼倒運。這時候。沙法爾早已預備了。說話張着口。在那兒等。及馬利司回過頭來。忙高聲說道。如何如何。這種好姑娘。不知上帝費了多少心思。纔造得出來。只可惜上帝分了晝夜。不好要是一輩子。是夜。我便一輩子。可同他們廝混了。說着引得兩個姑娘五六個吃酒朋友一起笑。得前仰後合。馬利司却悄然問道。我是來賭錢的。請問什麼時候賭起。沙法爾笑道。你別心急呢。你若愛賭。只管賭到天亮。今天賭了不算。明天還可以賭。爲甚這一刻多等不及了。……你看你看。克萊雲正在那兒偷眼看我。咧。一會兒。賭客們已三個一簇。五個一羣。從外面走了進來。室中人聲漸雜。熱度漸高。那兩個姑娘便立起來。同一班熟客招呼。及賭徒們已到了十分之八九。卽有一個茶房將賭檯上面的煤氣燈點起。賭徒們便一哄而上。做莊的一個人。坐於正中一面。愛娜兒與克萊雲分坐左右。希望莊家贏了。也可沾些餘潤。於是沙法爾從榻上立起。向馬利司道。性急的人快去賭罷。還有五分鐘就要開場了。馬利司囁嚅道。我賭是要賭。却不知如何賭法。你願教我麼。沙法爾笑道。你這孩子。真太可憐了。好好。我就做你的老師。因道。這種賭法。是用兩副紙牌。一副紅背的。一副綠背的。混在一起。通共一百零四張。其中10和有花的J Q K A五種牌。都不算點子。最大的點子是9。最小的是2。賭的時候。如有要下注的。都可就近把所下的注子。放在兩個紅框子中間。及注已一

一下定。莊家即洗起牌來。分給下注人。每人得兩張。一紅一綠。他自己也拿兩張。這兩張牌。應平均計算。譬如一張是2。一張是4。則平均數為3。若一張是5。一張是10或J Q K A等。則以5與10平均得數是2.5。要是10 J Q K A自己相遇了。其平均數便是個0。馬利司道。牌可調換否。沙法爾道。照例可以調換一張。譬如你拿到了一張5。一張3。自然把小的3調去。若調了張大於3的。固然很好。要是小於3的。那就糟了。所以照普通情形而論。最好的點子是6。若平均數已有了6。千萬不要貪多再調。若不滿6。便調差了。也不十分可惜。可是這調牌上面。變化無窮。若要明白他精微奧妙之處。便學了一二年。輸去了幾萬法郎。亦許仍舊是不精的。馬利司道。這賭法已大概明白了。不知那桌子中央的小井兒。有什麼用。沙法爾道。那是投置舊牌的。你不用管他。只有一句話叮囑了你。你這初進賭場的生手。風色全未會看。萬不可自作主張。今與你相約。我若不开口。你只管下注。我若叫你止。你便馬上停手。要不然。輸了錢。可不要怪我。馬利司謝了一聲。即與他同至賭檯之旁。在空椅上坐着。問道。你自己也賭麼。沙法爾搖頭道。不賭。不賭。輸了錢。是苦了。我贏了錢。是苦了。別人橫豎總有人吃苦。不如移出工夫來。同克萊雲頑。一下子反覺快活得多。咧說着。擲去了手中的雪茄尾兒。取出銀鑲大烟斗來。咬着。走到克萊雲那邊去。鬼混了。馬利司就坐未幾。做莊的。即把牌邊兒。扳着。拍拍的響了一陣。說道。諸位先生請發財。話未畢。檯上一陣忙亂。那兩個紅框子之中。已有無數的金幣銀幣紙幣放着。馬利司見沙法爾並不阻他。即取出五十法郎來。下注。心中說道。我的希望。既想大大的贏上幾千法郎。則下注自不可不多。若不幸輸了。我也儘着這一百法郎。分作兩次輸完便罷。若零零碎碎下注。贏既不多。輸亦徒費時刻。却不是個辦法。然

第

十

一

集

心中雖作如此想。那拿錢出去的一隻手。仍是抖個不止。只覺耳中轟轟的響。了一陣。眼中的蒼蠅飛舞似的亂。了一陣。全身的血脈幾乎停着不動。及衆人下注已畢。做莊的舉牌問道。還有那位先生要發財。說了兩聲。無人答應。他便按次分牌。馬利司所得的兩張牌。平均數是5。換去一張。反得了個4。心中懊惱已極。以爲這第一個五十法郎。可有些保不住了。及攤牌一看。莊家是3。馬利司竟贏了。於是膽氣大壯。這牌注五十。那牌注一百。總是注多贏多。注少贏少。難得輸了些。第二牌却贏得更多了。如是一連賭了五六個鐘頭。換了十多個莊家。別個賭徒是有時輸。有時贏。馬利司是只贏不輸。心中亦暗暗稱怪。以爲我非但是個生手。並且沒有坐慣夜。現在手中是賭錢。眼睛還在那兒想睡覺。爲甚反會贏起來。難道是我昨天做了一夜天的贏錢。夢。今天又在此地做夢了麼。一般賭鬼。見他賭法未精。反贏了大錢。也弄得老不明白。問他所拜的『麥司各德』是什麼。馬利司莫明其妙。原來馬賽的賭徒。人人都拜了『麥司各德』。說能招致好運。驅除惡運。(麥司各德乃普通名詞。其意卽『招致好運。驅除惡運之神』也)所拜的神名。却各自不同。大都在神話書中。翻了個名字。塑起一尊一二寸長的小像來。到賭的時候。便把他放在帽子裏。贏了錢。歸功於他。輸了。却不怪他不靈。反怪自己禮拜不誠。這頑意兒。馬利司從來沒見過。叫他如何回答得出。及賭徒們問之再三。且各把帽子裏的『麥司各德』拿出來給他看了。沙法爾卽代他答道。他所拜的卽是老夫墨歇沙法爾。諸公如有不信。明天對我拜了一天。保管晚上大贏特贏。可是要拜我。便該把我這心肝。克萊雲姑娘。拜在一起的呢。說着。又引得全場大笑起來。這一夜。沙法爾起初是很注意馬利司的。以爲這位朋友很苦惱。我同他來了。總得照應照應他。給他多少贏一點。要是

他輸了。可就太對不起他了。後來見他只是贏進，並不輸出，便放了些心，自尋快樂。有時口裏咬了那隻大煙斗，繞着賭檯，大兜圈子。有時是拉着克萊雲愛娜兒二人，大開頑笑，及鬧得有些累了，便坐到馬利司後面來，看他贏錢。自言道：「這就奇了！我不料這孩子的運氣，竟好到如此。可是我老沙的運氣，也不壞自己。半個本錢，不要花半些風險，不要擔，也能看了那。不盡金錢，向我這一方面滾滾而來，豈非大吉大利？」那克萊雲愛娜兒二人，當初是坐在莊家旁邊的。後見馬利司贏了，便移過座位來，分坐於其左右。又一人伸出隻手，搭在馬利司肩膀上。他們這本領，每夜總要顯上一兩次。看見誰贏，便顯給誰看。那形狀正如鐵屑兒，隨着磁石，只須那一面桌上的金錢，慢慢兒堆高起來，便把這兩個寶貝吸了過來。到了五點鐘時，魚白色的曙光，已從窗上徐徐透進。賭客們便一個個溜去。馬利司見衆人散了，把檯上的金錢，大畧一點。紙幣、金幣、總數，恰巧是一萬法郎、銀幣、銅幣，雖未及點細，却整整裝了兩袋。至少在五百法郎以上。照常理說來，一個人一夜天贏了這麼許多，早已心滿意足的了。馬利司却還是不肯住手，以爲這一夜太短了。若再遲上兩三個鐘頭，天亮待我贏滿了一萬五千法郎，豈不甚妙？現在停了手，弄得我今天晚上，必須爲了那五千法郎的餘數，再到這地獄似的賭場裏來走一遭。未免美中不足。可是心中雖存了這念頭，恨不能再找幾個遲到的賭徒，同他對賭一下。他那腦子裏，早同小鎚子敲着般的痛，將起來。兩手兩腳和頸背兩部，也早已麻木不仁，幾乎不能再動。肩膀上被克萊雲愛娜兒兩人的手搭着，更覺壓得緊緊的，如同一邊挑了副重擔，面上的鼻涕、眼淚，也隨着一個個的呵欠兒，淌個不止。這種醜態，大約便是那一萬法郎的代價了。及馬利司收拾了金錢，正想立起身來，偕着沙法爾出去，忽見賭檯近

旁一張小桌子上。坐了個紳士般的中年人。向他高聲呼道。墨歇。我們倆再來賭一下子。『阿卡搭』（賭術中最下流之一種）好不好。馬利司正想答應。不防沙法爾已搶着代答道。墨歇弗雷克司。我這朋友已累了。此刻不能再賭。晚上賭罷。說着。一手拉了馬利司。一手招着克萊雲愛娜兒兩人。說道。我們去罷。墨歇弗雷克司。晚上再見。及四人同到了樓梯口。馬利司偶然回頭。見弗雷克司正在咬緊了牙齒。低聲罵道。沙法爾。干你什麼事。我這一夜天白等了。下樓後。到了街上。馬利司正想發問。沙法爾已先自笑了一笑。拍着他肩膀說道。好兄弟。快些謝謝我。要是沒有我阻止一下。你那一萬法郎。今天還未必能安然到家呢。馬利司道。那麼這位弗雷克司。想來是善於作弊的了。沙法爾道。那也未必。我曾經看過他幾次。賭得很規矩的。馬利司道。這就奇了。要是大家規規矩矩賭錢。我今天運氣正好。爲甚不會贏他呢。沙法爾道。他處於必贏之地。你便手段高上萬倍。還是要輸。因爲他賭法極妙。雖然每天晚上。他總到俱樂部裏來走走。却在五點鐘之前。自己始終沒有動過手。只在旁邊默默看着。到賭局已散。他便邀了個贏得最多的。與他對賭。『阿卡搭』。這『阿卡搭』賭法。與別種賭法不同。別種賭法所講的是『機會』。『阿卡搭』却於機會之外。兼講『欺詐』。故拿到了好牌未必贏。拿到了壞牌未必輸。那時候。弗雷克司自己。是頭腦清爽。精神振作。與他對賭的。却早已四肢疲軟。眼花撩亂。別說『欺詐』。便是自己手中拿了幾張牌。恐怕也有些檢點不清。請問一個是一鼓作氣。一個是強弩之末。便按着規矩賭。畢竟是誰勝誰敗。馬利司聽他說得有理。卽道。我明白了。謝謝你。只是他天天如此。一班老賭客。也未必肯上他的當。沙法爾道。那自然。然而他就在一班新賭客上用些功夫。已大可享用不盡。你想。這項新事業給他發明了。

却不能不算他個小小的聰明人呢。這時候天氣甚冷，四人都把紐兒扣得緊緊的，兩手捧着胸膛，疾走仍覺全身抖個不止。又因曉日未升，宿霧正濃，那景象越發悽慘，可怖難得。遇了幾個趕早市的小販，見他們面孔多是灰白色，那暗淡無光的眼睛上都帶了道紅箍兒也一望而知是初出賭場的賭徒。行了二三百步，馬利司自覺身體再也支持不住，向沙法爾道：「你們請便，晚上再見。」沙法爾未及答，愛娜兒已撲嗤的笑了一聲，說道：「墨歇，這早早的時候，已要睡了麼？我們同去吃早飯。」馬利司搖頭不答。沙法爾卽一手挾了克萊雲，一手挾了愛娜兒，把身體幌了兩幌，大聲笑道：「你不去也聽得你，我老沙却要帶了這兩個同到個頭等館子裏去，大吃一頓。唉，我看你還是去的好，這機會可不要錯了呢。」馬利司道：「我實在抱歉得很，心上極想奉陪，只可惜兩隻眼睛不肯放我做主，他自己要閉下去，我只好告罪了。」沙法爾道：「那亦好，晚半天再會罷。」說着，拉了兩個姑娘要走。克萊雲却還遲遲吾行，把兩隻眼睛滑溜滑溜的射好了馬利司的錢袋，半吞半吐說道：「墨歇要回去了麼？可是……可是……說出來也很不好意思……」

唉，老沙……你看怎樣……馬利司心中明白，不俟老沙開口，卽從袋中掏出兩把零碎的銀幣銅幣來，一人給了一把。沙法爾道：「那好了，快回去睡。」今天晚上，一直到康乃爾俱樂部裏找我便了。說着，左攜右擁，口中嗚嗚的唱着俚歌，一搖一擺去了。馬利司到了薩恩路寓中，已六點鐘時分，他衣服也不脫，橫上牀去便睡，直睡到下午兩點鐘起來，一開眼，卽把昨天所贏到的金幣紙幣重新點數一下，果然是一萬法郎。於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反把他弄得手足無措。他喜的是菲立那件事，我與芬英奔走了多時，半點兒成效沒有。現在一夜天便得了這全數的三分之二，雖然來路不正，却是菲立出獄之期已近，我與

芬英結婚之期也就在眼前了。懼的是我現在雖已得了一萬法郎。那其餘的五千法郎。尙全無把握。要是我撇開了賭錢。向別處去移借。固然是很難。若要再去賭。恐怕昨天運氣好。今天運氣壞。反把我這一萬法郎輸去了。又如何是好。想了一會。打算到雞蛋場去同芬英商量商量。又因這賭錢一事。芬英決不贊成。若能一下子贏到了一萬五千法郎去見他。他雖心中不以爲然。口中尙不至於說出什麼來。照現在這情形。還不如暫時把他瞞起。待我今天再到賭場裏去試一下。要是好。那就好。要是不好。也就算啦。現在是爲了菲立不得已而一賭。將來別說要輸我的錢。便有人寫了張保險單。天天許我贏上一萬法郎。我也決不願以賭徒爲業。專賺那罪惡錢的。想着將衣服整了一整。想出門去吃些東西。麥脫雷那邊。却因辦事時刻已過了一大半。只索告一天假。不必去得了。下樓之後。到了街上。被那淡黃色的太陽光。一照。腦中忽地火燒似的。熱將起來。一個眼花。驟覺天旋地轉。立脚不定。咽喉間也像梗着什麼東西。連呼吸。空氣也非常困難。及到飯館裏。坐定了。肚子雖然餓得要死。心中還是不住的作嘔。叫了幾樣菜。也覺這樣也沒味。那樣也不能下咽。因嘆道。這賭徒生涯。究竟只有地獄惡魔做得。我馬利司還沒有那骨氣。咧。然到了晚上。他兩只脚。又不知不覺的。走進康乃爾俱樂部去了。

第十六章

馬利司進門時。見沙法爾已帶了兩個姑娘。在那兒喝啤酒。及見馬利司到了。卽立起來與他握手。笑着說道。朋友。你早半天沒有跟我同去。真是你的大錯。你瞧這兩位姑娘。生得多體面。便是石像兒。見了他也該樂上一會。說着一把將馬利司拉着坐下。叫了瓶啤酒請他喝。馬利司喝罷。愛娜兒眯着老眼。做了

個萬分風騷的俏臉兒。低聲問道：「墨歇，我們倆今天合夥賭好不好？」馬利司搖頭道：「這可不必。愛娜兒頗覺沒趣。」沙法爾即笑着說道：「那是他自然不肯的咯。俗話說得好：『賭運佳，愛情去。』現在他賭運正好，不容說沒有心緒同你講什麼愛情的了。」馬利司不答，回頭一看，見賭檯上的煤氣燈已亮了。做莊的已在那兒洗牌。即向沙法爾告了聲罪，獨自去賭。及莊家扳着牌兒，高呼諸位先生請發財。馬利司即照着昨天老樣，押上五十法郎。不料攤牌一看，竟是輸了。第二回押上一百法郎，又是輸了。說也奇怪，天地間『運氣』二字，本是個虛無縹緲的東西，爲識者所不道。然到了賭場裏，憑你是一等哲學家，也打不穿這運氣的啞謎兒。那現象正如冥冥之中，定了個循環往復的法律，誰也不能同他違抗。這不是不肖事業中大可研究的一個問題麼？這一天，沙法爾以爲馬利司昨天既已贏了那麼許多，只管放心些，不必緊跟着他。因又叫了幾瓶酒，與兩個姑娘同喝。及喝完了，走過去一看，馬利司已一連輸了五次，金錢已六七十法郎出門了。忙止他道：「聽我的話，今天風色不好，快不要賭。要不然，昨天贏的，保管一刻兒就輸了。」馬利司聳了聳肩，一手摸了摸頭，挺着那乾枯的嗓子，說道：「你老且不管我，我還得試一下。要是贏更好，要是索性輸了，倒也爽快。」沙法爾道：「這可由得你。只是我自己賭錢，和看人家賭錢，已有了多年的經驗。大凡牌色同你這麼樣低，而又不肯住手的，一定不到三五點鐘，便輸得一個大沒有。你若不信，咱們睜着眼兒看。可是輸了之後，別怪老沙不早說的呢。」說着，提了把椅子，在馬利司後面面坐了下來。那兩個姑娘也照着昨天老例，分坐於馬利司左右。一壁是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賣俏臉；一壁却時時回轉頭來，同沙法爾說笑。這時候，馬利司見所下的注子，老是石投大海，一去不回，心上非常懊喪，不特見了那兩個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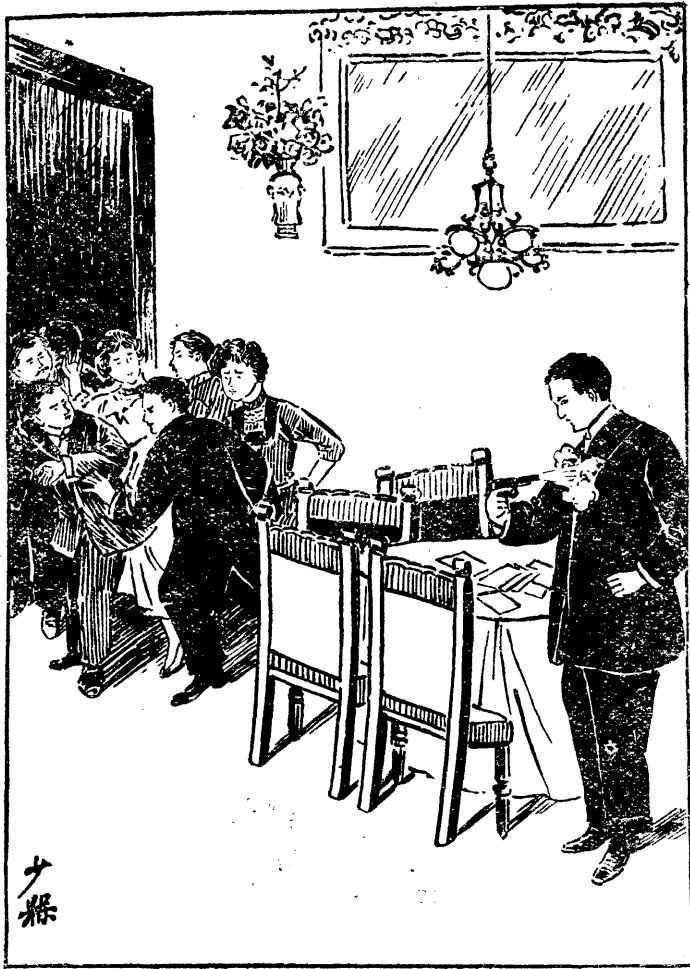
娘有些嫌惡。便聽了沙法爾高聲說笑，也頗不滿意。雖沙法爾所說所笑，與馬利司全無關係。馬利司却多着心，以爲這老兒見我不肯聽他的話，竟在那兒冷笑起來了。可是心上愈懊喪，來的牌張愈壞，輸的錢愈多。昨天贏錢時，往往自己是三點，莊家還拿了兩點。今天却是個大反對，往往自己拿了八點，料定要贏的了。及攤開牌來，莊家竟是個九點。如是越賭越輸，越輸得多。所下的注子越多，到賭了一點鐘光景，已四千法郎出手了。沙法爾即從後面冷冷說道：『怎麼樣？怎麼樣？又搖頭擺腦唱歌似的，說道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說着微微嘆了一聲氣。那兩個姑娘見馬利司大輸，特輸料想今夜裝妖作怪的，東道這位先生未必來會鈔的了。也便隨着沙法兒嘆了口氣立起來，到對面的贏家那邊去鬼混了。此時馬利司早已急得頭昏眼花，如面前對着個深深的海灣，快要跌下去。又如一個身體已變做風箱柄，進退不能自主，憑着魔鬼在那兒拉及聽得沙法爾在後面嘆氣，即回頭問道：『你能替我想些方法挽救挽救麼？』沙法爾道：『方法是有，只須你馬上站起來，同我喝酒去。那就可以不輸了。要不然，運氣既壞，你便有天大本領，還是要輸。』馬利司道：『要我不賭，可辦不到。難道賭法之中，竟想不出什麼法子麼？』沙法爾道：『那有什麼法想？可是把下注的方法改變些，亦許好一點兒。現在姑且試一下『西利亞司』罷。』（此法乃依一定之差數，遞次增注。如初注五十，次注六十五，三注八十，四注九十五，以十五爲差數也。）馬利司依他下了五注，輸去四百法郎。沙法爾道：『這一法既不行，就改作『因脫密興』。』（一次間一次下注也。）馬利司又依了他，又輸去三百法郎。沙法爾道：『這就難了，還有個『馬丁加爾』法，不妨索性試一下。』（此法乃按照前一注之數，遞次加倍。如首注爲一百，次注爲二百，三注爲四百也。）馬利司如法試了五注。

仍是連輸。弄得沙法爾也惱了。氣咻咻的說道。得啦得啦。這樣倒運牌。我從來沒見過。好孩子。咱們明天賭罷。喝酒去。說着。一把拉了馬利司的手臂。要與他同走。馬利司只是不肯。說道。我贏要贏到底。輸也要輸到底。唉。我真要發狂了。沙法爾見他說出個狂字來。心中不禁暗暗駭異。以爲這孩子難道當真發了狂麼。要不然。今天運氣不好。儘管待到明天。要是換了我老沙。只須一連輸上三五注。或一注便輸了一二百法郎。早就把脚底給大家看了。這當兒。却巧有人卸莊。沙法爾卽道。朋友。你既一定要賭。最好是接上去做莊。亦許莊家那位。比你這張倒霉椅子吉利些。可是做了莊家。以一人與衆人相敵。輸贏至少要大上十倍。你究竟能不能擔當。應得自己好好商量一下。馬利司一聽此話。半個念頭也不轉。卽走至莊家座位上一屁股坐下。拿出兩法郎買了付牌。又照着定例。將一法郎投入檯面的小井。然後扳着牌邊。高聲呼道。諸位先生們請發財。只因賭徒洗牌亦是不肖。事業中之一種。美術必須練習。有素始能手。法靈活姿勢自然。馬利司沒有練過這一功。不特洗起牌來左支右絀。便扳着牌邊兒。也不能拍拍拍拍的連續發响。引得賭鬼們多掩口葫蘆。以爲這種不在行的小孩子來做了莊。可就是我們的運氣了。沙法爾見其如此。卽留心細看。及兩牌之後。馬利司又輸去了六七百法郎。沙法爾早已看出病症。急走到他背後。低低說道。朋友。你分牌的時候。千萬留心。別把牌頂兒掀得高高的。要是掀高了。什麼牌都給大家看見了。便連你自己兩張也早已宣佈。他們調起牌來。便可大大的使些手段。你卽使有了好牌。也不能贏錢了。馬利司聽了此話。卽將牌頂竭力捺低。果然一連贏了幾次。翻了二千法郎的本。於是他又私心竊喜。以爲昨天所交的好運。今天又來了。却不料自此以往。牌色又漸漸低下。大約每一牌贏進的只

有十分之一二配出的却有十分之七八。各賭徒見莊家牌低，便很命的下重注子。不滿一點鐘，馬利司囊中只賸了一二千法郎了。心中急着換了付新牌使用，也絲毫未見起色。似乎那吉運之神，昨天保佑了他。今天因其貪心不足，索性要收回成命了。那時候，沙法爾因為馬利司只輸不贏，心中頗覺奇怪，便把一眼替馬利司看牌。一眼却暗地裏瞧好了各賭徒，看他們是否作弊。看了一會，果然被他找出一個人來。原來馬利司對面，坐了個學生似的少年，年紀不過十八九歲。所下的注子也很小，却因贏多輸少，早給他混到了許多錢。然有一層很奇怪，每當他輸了，他的注子總是個二十五法郎的小金幣。要是他輸了，他的注子總是個五法郎的大銀幣，却又不把這下注的銀幣輸出，情願另外拿出五法郎來交付。說是我那下注的大銀幣，是我的『麥司各德』。沙法爾對於此人，因其下注之數只在五法郎與二十五法郎之間，起初並不注意他。後來仔細一看，見他那五法郎的大銀幣，是永遠不變的注子。大銀幣之下，便壓着個二十五法郎的小金幣。他若輸，檯面上明明是五法郎，只須另外拿出五法郎來便了。他若贏，便暗暗的將那大銀幣移去，使小金幣露出，向莊家照數索配。沙法爾在旁看清了，心中便道：這小鬼也來欺人……轉念未畢，恰巧馬利司又贏了那少年。那少年正想從身間拿出五法郎來交付，沙法爾即走上前去，把他那五法郎的大銀幣一揭，叱道：哇……你這二十五法郎的金幣放在這兒幹什麼。快給我滾出去。若再來鬼混，我把你一拳打死。那少年被他一嚇，口也不敢再開，立起來便走。連那五法郎的銀幣，二十五法郎的金幣，也丟着不要了。自此以後，賭徒們見馬利司有人出力保護，便不得不謹慎小心。照着規矩賭錢，不敢再搗什麼鬼。馬利司的心理，却從此大變，以為照這樣子，這俱樂部中的賭客

簡直盡是些賊。我向來是個自重自愛的少年。爲甚現在竟同賊兒們賭起錢來。爲甚自己沒錢。使要贏了這賊兒們的罪孽錢。使化得啦。我。今天只輸不贏。正是上帝照應着我。叫我別永遠同他們厮混。別跟着他們做賊。現在雖然我身間還贖着一二千法郎。却願一起輸去了。才快意。要是留着。便是我終身莫大之污點了。想到此處。他腦府之中。便漸漸的放出原有的靈光來。照得五體通明。覺那贏到的錢。其熱如火。其毒如蛇。連手也不敢去碰他了。於是前此希望贏錢的狂熱。竟在一剎那間消滅得影踪不留。心。上。反。生。了。個。急。於。輸。錢。的。希。望。恨。不。能。立。時。把。那。一。二。千。法。郎。輸。去。早。一。點。兒。離。開。這。賊。兒。們。蠢。聚。的。魔。窟。果。然。不。到。一。點。鐘。他。竟。如。願。以。償。所。贖。只。有。了。二。三。百。法。郎。而。康。乃。爾。俱。樂。部。中。最。後。的。一。幕。慘。劇。也。就。此。開。場。了。這。一。天。馬。利。司。所。坐。莊。位。之。旁。在。開。場。時。即。有。個。面。貌。很。秀。美。的。少。年。坐。着。他。的。賭。運。尤。出。於。馬。利。司。之。下。馬。利。司。雖。然。輸。却。是。十。次。之。內。平。均。總。有。一。二。次。是。贏。的。他。却。賭。十。回。輸。十。回。數。點。鐘。來。只。見。他。一。卷。卷。的。紙。幣。一。托。托。的。金。幣。銀。幣。像。狂。風。捲。落。葉。似。的。直。飛。出。去。却。始。終。沒。見。他。收。回。過。一。個。銅。幣。他。起。初。時。自。分。賭。本。充。足。雖。然。連。輸。態。度。尙。從。容。不。迫。後。來。賭。本。漸。短。翻。本。的。希。望。漸。少。他。面。上。便。一。刻。白。似。一。刻。說。起。話。來。聲。音。也。枯。了。下。起。注。來。手。也。抖。了。馬。利。司。見。他。如。此。心。上。早。存。了。可。憐。之。心。以。爲。這。人。急。到。這。步。田。地。莫。非。也。和。我。一。樣。要。贏。了。一。萬。五。千。法。郎。去。救。他。哥。哥。麼。及。到。此。刻。那。人。悉。索。做。賊。把。最。後。的。七。十。五。法。郎。做。了。一。注。却。不。料。又。是。輸。了。此。時。馬。利。司。做。莊。心。上。怎。忍。再。贏。他。這。錢。却。又。限。於。賭。規。不。能。不。贏。正。在。進。退。維。谷。瞥。見。那。少。年。木。木。的。坐。了。一。半。分。鐘。忽。從。身。間。掏。出。枝。手。槍。把。槍。管。放。入。口。中。馬。利。司。正。想。去。奪。即。聽。得。砰。的。一。聲。彈。丸。已。從。腦。後。穿。出。血。花。四。濺。染。得。馬。利。司。兩。手。通。紅。

口○的○鮮○血○也○湧○個○不○止○把○一○張○綠○呢○的○賭○檯○染○做○了○紅○色○。於○是○秩○序○大○亂○。賭○客○們○紛○紛○立○了○起○來○。互○相○問○答○道○。這○是○誰○。你○們○認○識○麼○。……我○有○些○認○識○。好○像○是○蘭○勃○公○司○裏○的○收○賬○人○。……我○也○認○識○的○。他○家○况○



少傑

不○得○不○另○外○找○起○地○方○來○。……現○在○已○有○人○去○報○告○警○察○沒○有○。……想○來○茶○房○總○去○的○了○。……那○麼○我○們○快○走○。……得○啦○。警○察○來○了○。還○要○討○厭○說○着○。只○聽○得○亂○轟○轟○的○一○陣○脚○聲○。賭○徒○們○已○你○推○我○擠○。下○樓○而○去○。那○

還○不○壞○。六○月○以○前○。不○是○他○哥○哥○買○了○宅○很○大○的○房○子○。又○向○一○個○律○師○盤○下○一○套○很○好○的○生○財○麼○。……大○約○是○他○私○用○了○家○中○或○公○司○中○的○錢○。自○知○將○來○沒○有○面○目○見○人○。所○以○尋○個○短○見○了○。……這○也○不○去○管○他○。他○總○是○要○死○才○死○。可○是○他○一○死○。竟○累○了○我○們○大○約○是○不○到○二○十○分○鐘○。警○察○就○要○來○了○。……這○種○在○賭○場○裏○自○殺○的○人○。最○討○厭○。我○們○在○這○兒○賭○得○很○快○活○。很○安○靜○。給○他○這○麼○一○擾○

少年自己打了一槍。起初是兩手兩足。還在那兒策策而動。不到二分鐘。忽大的一動。把兩手向胸口一叉。頭腦向前方一低。一個身體便向賭檯上伏了下來。從此便僵着不動了。然口中的鮮血。還是流個不止。把檯上的紙牌也一張張的浮了起來。馬利司看了這情景。早嚇得魂飛魄散。手中尚拿了兩張濺着血的紙牌。兩隻眼睛動也不動的瞧好了。那屍首兩隻脚也已麻木不動。似乎一個身體已釘煞在椅子上。不能起立。後見自己手上也是血漬淋漓。腦中一受激刺。便不知不覺大叫一聲。拋了紙牌。瘋人似的逃下樓去。連所賸的幾百法郎也棄在檯上。這時候場中除一二茶房之外。餘下的人只有一個屍首。兩個姑娘。沙法爾是生平最怕多事的槍聲。一響。早首先逃跑。什麼好寶貝的姑娘。早與他不相干了。及馬利司既去。愛娜兒即向克萊雲道。這檯上的錢。我們倆分了罷。克萊雲道。那自然。可要快些動手。留下來給警察們用。就太不上算了。說着。把金錢從血泊中撈了起來。一五一十的納入袋中。到撈完了一壁。拿手巾揩着手。一壁飛步下樓。亡命而逃。耳中似聞佩刀之聲。鏘然像警察長已從後面趕來。其實是自己袋中的金錢。帶着血沫兒。互相擊觸而已。這時候正在上午三點鐘左右。天色尚未全明。偏巧又下了大雨。頭上黑雲飛捲。氣象愁慘異常。每走一步。那剪刀似的冷風。箭鏃似的雨點。多迎着面兒直撲上來。似要把生人活活打倒。馬利司出了俱樂部的門。因腦中所受激刺過度。神經早已替亂。他半個念頭不轉。只是伸着兩隻血手。拚命的向前直衝。似乎他自己做了個殺人的兇犯。警察正在後面追他。又恍恍惚惚說道。我雖未殺那少年。那少年的法郎已全數輸給我。我便是逼他自殺的人了。又道。這雙血手。是殺人的證據。我要到地中海裏去洗乾淨了才好。如是口中說着囁語。脚下不問東西南北。不問大街。

小巷的亂奔。有時地上滑着。便乾韃一聲。跌了一大交。有時到了轉灣之處。仍是直走。身體便與牆壁很命的撞了一下。有時地下有了缺陷。或遇了陰溝。他便七橫八豎的跌了下去。及爬起來了。仍舊再跑。如是一連跑了一個多鐘頭。也不知跌了多交。只將身上衣服。跌得泥水淋漓。頭腦也一刻昏似一刻。後來到了卑爾生路。還想一直走去。却見遠遠有幾十個工人。從廠中放了夜工出來。他當做警察來兜捕的。連忙折回去。向馬賽舊城奔去。又恐克內皮亞一帶有站崗的警察。遂專走那七灣八曲的小路。只是一心要找地中海。走了多時。不覺到了雞蛋場。這是他天天走熟的一想我既到此地。何不去見一見芬英。不料念未轉畢。耳中似聽得芬英在背後叫道。馬利司殺了人了。我去叫警察咧。他叫了聲啊。又加上一倍速率。找條小路由野中逃去。逃了一程。天色漸亮。前面二三百步外。隱隱豎着三五根桅杆。他喜道。地中海到了。我可洗手了。一壁說。一壁對着桅杆疾走。幸而那地方是條小港。港中尚有無數木筏停着。他既到港邊。即從岸上跳上木筏。更從木筏上下東一聲。跳入水中。口中呼道。好一個地中海。只可惜水太淺些。不知能洗清我這雙血手不能……話未畢。港水透入衣中。陡覺一陣奇冷。直達心肺。不一秒鐘。已將他頭腦激清。神經復舊。定心一想。自己竟是瘋了。連忙扶着木筏爬起。將手洗淨。趁行人稀少。拖了套濕衣服回去。自言道。這真是上帝保佑。故要找地中海而找到個小港。港中尚有木筏救我。若當真到了地中海。就沒命了。然因辛苦兩夜。又在狂風驟雨之中走了許多路。再給冷水一浸。他身體怎能支持得住。及回到薩恩路。脫却濕衣。睡到牀上。全身已火燒似的發起熱來。一刻兒便不省人事了。

小築客譚

學界注意

原印 歷代詩話
影印 歷代詩話續編

清詩話

兩漢三國八朝全詩
晉南北朝

唐詩紀事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

陶齋尚書蘇東坡全集甲種
仿宋刻本乙種
中國歷史紙印
洋運史紙印

樊紹述集

海珊詩鈔

袁子才
蔣心餘三家詩選

八代詩箋精華錄評註

王次回疑雨集註

現代十大家詩鈔

現代十大家文鈔

明清八大家文鈔

明清六才子文

侯朝宗
魏叔子
汪堯峰三家文合鈔

縮本康有為超文鈔合刻

章氏叢書甲種

譚瀏陽全集乙種

譚瀏陽全集丙種

全十六册

全廿四册

全二十册

全二十册

全十册

全八册

全四大册

全一册

全二册

全二册

全二册

全四册

全四册

全二十册

全八册

全四册

全四册

全廿四册

全廿四册

全六册

六元

八元

六元

八元

三元

三元

二元

四角

三角五分

二元

六角

六角

四元

一元六角

八角

六角

三元

十二元

八元

一元二角

上海

文

明

書

局

發行

小築客譚

指嚴譔

丙辰夏予自白門返里適家人鳩工葺治敞廬環堵爲園狀予顧而笑曰此宋人詩所謂小築幽樓與拙宜也因書二字命工墮埴置堵上眉曰小築中有籬落雜蒔花草籬之南小屋二楹客來談讌必盤桓於此或治具佐飲或手談敲答餘暇則縱橫談諢輒永晝竟夕莊君恫百者尤健談偶引其崑則娓娓不倦且曰吾嘗往某君家問訊游學生近況適午飯主人殷勤款予飯已遂閒話近事既而抽繭剝蕉引申不已天晚又共飲至酒涼肴盡仍喁喁不能自己撤飯更淪茗談興復縱予不言去主人亦鼓興辨難連篇累牘博引繁稱由初更至漏殘奴僕咸有倦容予已覺時過久起欲去主人仍不允蓋主婦方歸寧家人亦無下逐客令者予乃喋喋不已少選東方白矣其好談若此惜當時無筆之者不然一夕談不幾盈寸耶予此編多錄自莊君所譔故志其言以弁崑

姑惡

黃金不多交不深朋友之道衰古人引爲浩歎若輓近以來則雖骨肉之親亦以金錢之多寡爲愛憎江河日下誠人道之大變也婚姻結合夫婦道苦莫不由於金錢魔力爲之厲梗而姑媳間猜疑賊虐炎涼勢利之惡劇尤令有心人不忍道乃往往出於士大夫之家哀哉名教失宣禮防橫決其禍首中於家庭人心如此甚於洪水猛獸矣曩嘗見委巷小家有子則領童養媳大都父母力不能俯畜不得已而捐其女者爲之姑利其貧弱易欺也則凌虐無所不至諸如此類亦旣數見不鮮獨至近日乃在名門舊族其

人既非童養媳且亦不甚貧弱而竟欺其懦拙矚其不爲父母所庇護公然忍心害理欲賊虐以致之死地如里門人言藉藉之劉氏婦者是何肺腸要之爲人道之大變而已劉氏本右族氏夫恂恂儒者有聲庠序顧性懦恒受制於其婦雖米鹽瑣屑一語不合輒惡聲起於帷闥氏夫亟唯唯趨承不敢較也以故閻威日長一子曰乙敦慤有父風女二長已適人乙於某歲娶王氏女爲婦女父王某本富商當結褵之始劉婦覬覦猜擬奩貲必豐不意青廬之來絕非百兩盈門僅餘數事荆布而已劉婦大失望鶻音鸚色立餉於廟見時又以貌寢大肆詬厲且及媒妁一場殺風景戚友早卜其無良結果矣蓋王某正妻已故有寵妾掌家事已有子女視大婦子女若眼中釘女更以樸拙不得庶母歡遣嫁時事草率皆此妾所主張也王某心雖憐女而害於妾不能爭且商人重利見妾爲己擲節方稱譽之不暇寧復有一語爲女地者而女乃大苦矣劉婦既視女如讐蓄意在退婚別娶而苦無其名則用魚肉威逼之術以速其死乃先離間其夫婦朝夕聒於乙謂女無狀爲宗鄙羞不宜以禮視之設卽斃者吾當爲爾擇一既富且美之女乙怵於母威唯唯聽命而心實憐女女固柔婉愼默無失德也女受姑虐歸訴諸父則爲庶母所詬反遭白眼而返姑知其隱益得計逼女乙從父就館於外月始一寧其家女每與遇必涕泣不可仰姑微聞之遂制乙宿母所不令夫婦同室乙不敢違命見女則相視以目不交一語或無人處撫慰之女終垂涕無策乙歸僅一二日或見或不見寥落如參商女鬱鬱漸失常度尋產一女以胎孕時憂憤數日而殤產後失調疾益劇神經膂亂舉措不能如常人姑以爲顛狂宜犯七出欲令大歸女父惑妾言執不允妾與劉婦遇力陳女之不德且請劉婦以家法處治母族決無異言又云其顛狂僞也實有隱慝思其夫而不

得遂欲橫決藩籬重覓舊好耳姑本踏瑕不得今引繩批根之言出自庶母之口絕好題目豈有不發揮
 言論之理乃呼女出房告之曰子來我家歲餘矣無一事可以稱婦職此非我一人之私言戚鄰之公言
 也卽爾之父母亦翕然無間言汝之爲家所棄業已鐵案鑄成百喙難辨我家大不幸乃遇汝之凶煞往
 事已矣自今日始我不能復以新婦待爾爾瘋人也法官圈禁一室速往厠旁柴室內養汝殘生此房將
 爲有福者所居非爾賤骨頭所有也遂與其次女立驅女人穢屋而盡收其箱篋衣服僅給敗絮敝衣幾
 不能蔽其體女號陶不肯入則操杖撻之女負痛伏地大號不肯起劉婦乃命次女取竈下鐵鉗來入火
 炙赤以烙其足趾趾盡糜女呼聲如羊鳴劉婦恐爲隣里所聞立取絮塞其口女力爭不能脫婦又命次
 女持柴棒撻無算女奄奄一息不復能聲嘶乃昇置厠旁室中絕其飲食欲令速死女思其夫歸一面不
 肯遠死既受劇烈之驚怖精爽盡喪口喃喃自語漫無別擇婦聞之則指爲淫穢語思其情夫也乃又使
 次女取杖撻其下體聲言罰當其罪此刑所以懲天下之不貞者如是日必三次次女好弄戲爲口號曰
 上功課乎上功課者謂日必行此刑如例課也僕婦奴婢咸匿笑母女岸然不顧也媼某者竊憐女私以
 冷飯殘羹餉之女得不死劉婦大怒立逐媼扁其室女乘間逸出趨竈下攫食劉婦知之曰欲陋之而益
 肆此盜風也斷不可長亟命女燒鐵鉗復烙其趾自是女不能起立矣而上功課如故約及旬女體已無
 完膚日蟄伏草堆敗絮中呻吟如鬼語不復成聲一日劉婦與女往視之女猶能怒目炯炯舉手作攫搏
 狀劉婦咄曰尙敢爾耶立命女舉熾鐵炙其背皆焦聲嘶如鴉鳴復擊其臂臂折劉婦詈曰看爾尙能怒
 日戟指否是時女蓋去死僅一二日耳會隣有某紳者本與劉姻好眷屬常往來偶問其媳安在則常以

歸寧及病臥對亦不之異也。既而所罷媪憤劉婦惡虐歷訴其狀於紳家。紳母及姊妹等咸不平。同聲曰：是安可不救？苟坐視人道主義何在？乃羣往劉家聲言須視其媳。劉婦不允。次女尤當門而立不聽衆入。紳母先入媪語知在厠旁。室本紳產賃與劉氏者。故紳之眷屬頗稔其內容之曲折。紳母乃命其長次媳入室搜查。而自與婢媪等伴劉婦。劉婦欲遁。婢媪環之不得。遂次媳執劉女之手以入。曰：小姑娘盍往視爾嫂。劉女艷然曰：彼瘋人也。恐忤客何必往？次媳不答疾趨入厠旁。室方下鍵。次媳呼僕婦啓鑰。不得鑰。乃命毀其鎖。劉女見勢不佳。倉皇欲遁。長媳止之曰：小姑娘勿行。遽執其手不聽去。無何門啓積薪塞途。不見有人。長次媳方彷徨驚顧。忽聞呻吟聲出亂薪中。其細如蠅。乃力撥草尋之。草開始睹敗絮一蓬。葆之首蠕蠕動。訝絕不敢逼視。逮女知有人入室始強舉其首。外望而面目焦爛不可辨。背糜如潰瘍。不復視。但聞聲而已。猶能呼飢渴求人給湯水。長次媳慰問不甚省。乃展視其體。敗絮臭穢不可近。蓋便溺不能易處也。膚青紫斑爛如天吳紫鳳。手斷不能舉。足趾已落。其三壁根亂草偃倚如繡衾錦褥也。長次媳俱爲之淚下。乃命僕媪守之。立報於紳母。紳母亟往視。次媳慘然曰：婆慎勿嚮。邇恐驚痛傷老人心也。紳母畧視卽返。立命婢邀某女士至。某女士者紳所私立女校之管理員也。須臾某女士率衆教職員俱至。咸大譁曰：不意此魔劇乃出於士夫體面之家。是安可不救？又冤何可不雪？且劉夫亦曾爲教員。曷然人師而坐視其妻爲此可乎？衆皆憤憤立呼警士入室昇女入醫院。而執劉婦及女鳴法官時審檢已裁撤。邑知事兼有法權紳歸亦大不謂然。曰：吾不能顧私親矣。此人道也。乃走謁知事告之。故宜重懲劉婦及女以警惡風。一方使人促女父至。詔之曰：此汝女也。見死不救知冤不雪。汝無骨肉情亦已矣。其如

社。會。道。德。國。家。法。紀。何。速。繕。稟。上。訴。吾。輩。當。力。助。之。父。不。得。已。乃。勉。成。狀。進。之。官。謂。劉。婦。曰。爾。媳。如。幸。醫。治。不。死。爾。尚。可。得。活。否。則。盡。法。懲。治。不。貸。也。時。劉。父。子。俱。遠。道。馳。回。子。痛。其。妻。甚。日。往。醫。院。問。視。蓋。前。阨。於。母。力。不。能。自。振。也。至。是。頗。願。其。妻。之。不。死。而。女。受。創。已。深。無。可。救。藥。知。其。夫。歸。猶。驚。懼。作。戚。聲。但。含。胡。不。能。成。語。似。今。生。不。能。相。好。及。爲。我。雪。冤。等。語。而。已。劉。子。悲。戚。萬。狀。終。日。守。其。旁。不。忍。去。或。見。之。曰。此。孽。緣。也。夫。憐。其。妻。而。爲。母。所。阻。異。哉。獨。劉。某。見。其。妻。肇。禍。絕。不。憤。怨。仍。爲。之。上。下。營。救。并。往。紳。家。叩。首。乞。緩。頰。紳。訝。曰。此。行。雖。爲。扶。持。人。道。伸。張。公。理。然。亦。爲。子。治。悍。婦。也。奈。何。子。反。爲。之。求。庇。哉。劉。泣。下。曰。婦。實。善。於。持。家。吾。年。來。獲。小。康。者。皆。婦。居。積。之。力。也。婦。苟。獲。罪。吾。家。破。矣。紳。見。其。至。死。不。悟。乃。曰。子。有。破。家。之。婦。尚。欲。不。破。家。乎。吾。輩。知。人。道。公。理。而。已。私。情。非。所。敢。顧。子。姑。往。視。爾。媳。苟。不。死。則。善。爲。之。計。俾。爾。子。夫。婦。和。好。以。終。爾。妻。之。罪。自。可。末。減。否。則。自。有。法。律。在。吾。子。曉。曉。何。益。也。劉。始。嗒。然。而。出。出。則。奔。走。胥。役。之。門。行。賄。以。求。不。苦。其。妻。妻。呼。劉。謂。之。曰。子。勿。憂。恃。吾。辨。才。必。無。礙。也。無。何。女。竟。死。醫。院。中。劉。婦。對。庭。訊。侃。侃。不。屈。謂。彼。有。穢。行。又。狂。疾。父。母。不。以。爲。女。吾。治。惡。媳。而。已。此。家。事。何。勞。公。等。過。問。官。笑。其。驚。悍。請。於。法。憲。將。盡。法。治。之。會。洪。憲。帝。制。事。起。兵。火。旁。午。法。獄。多。緩。攔。劉。妻。遂。久。置。獄。中。而。次。女。則。匿。鄉。間。今。尙。未。判。決。云。

憶。十。年。前。有。一。事。與。此。相。類。者。舊。僕。蔣。姓。善。逢。迎。而。狡。黠。異。常。其。子。亦。長。矣。常。來。予。家。供。奔。走。及。某。歲。忽。絕。迹。不。至。久。之。問。及。他。僕。則。曰。嘻。人。命。耳。已。父。子。入。獄。矣。問。何。若。曰。凌。虐。其。媳。至。死。死。甚。慘。卒。破。案。先。是。其。媳。爲。童。養。常。受。鞭。笞。未。嘗。仰。首。伸。眉。也。及。既。結。褵。稍。稍。自。尊。大。不。畏。其。翁。翁。已。非。之。媳。性。慳。直。不。喜。爲。

欺詐負人事。蔣備於人。輒竊其主之物。至家命媳藏之。媳問所自來。則曰：爾莫管。第不輕語可耳。媳曰：物既可取。至家即為吾。有何必不語人。蔣曰：癡妮子。吾乘主人不知而取之耳。豈可告人者。媳曰：然則竊物犯法。吾不願代藏。乃令人指吾為盜。蔣怒其語侵已。批其頰。媳大號謂吾年長矣。尙辱吾不如死。益憤。且高呼竊物翁復怒。扑之拳足。交下適其夫自外歸。亦竊物累累。蓋父子傳家以竊為心法也。聞婦言亦怒甚。而婦詈不止。恐為隣里所聞。傳於主家。則事且敗。乃父子密謀以絮塞婦口。力扼其腕。氣閉而死。曳入廁室中。偽為墮園死者云。

王道士

都城隍廟有住持王道士者。一火居酒肉徒耳。且蓄有外婦。了無異人處。其體肥白如瓠。行步蹣跚。未嘗以膂力聞。忽一日號於衆曰：吾能於百武外。以拳擊人。使立仆。若五十步以內。則且受傷。嘔血矣。衆笑其妄。令一試。王不肯。輕諾曰：此最危險。事不慎。輒殺人。安可妄試。會有無賴聞此語。譁然曰：此道士欲欺人。沽虛名。誘惑婦孺耳。吾不能容其妄談。且彼不言則已。既言之。吾必一揭其假面。安能視彼名利兼收乎。蓋王道士頗有私蓄。無賴正欲藉是遂其挾詐之私也。乃立往訪王。自陳願供道士一試。勿後悔。立生。死文憑為契約。王道士猶不肯。婉辭勸令歸。無賴曰：然則道士偽也。非畀我五百金者。願與道士同食。不復去。王知其隱。恐糾纏將無已時。乃作色曰：爾果敢立生死文憑耶。曰：然。曰：若是則良佳。爾姑歸。明日請相見也。無賴恐道士故為緩兵計。須立即一試。不復歸。王道士曰：可爾繕憑。吾許爾無賴果立憑。示王收之。即命飯無賴。飯罷。王偕無賴出室。往戲臺下。指無賴立場中曰：爾居此。吾先審量遠近。然後行事。

無賴匿笑唯唯。旋謂道士曰：且緩吾有要約。須汝承認。王曰：奈何？曰：苟一擊不仆者，立予我百金。更移近十步以試。每試移近十步以仆爲止。爾意何如？王曰：可。但既仆卽止。五十步以內之大危險。幸勿復爭。試也。無賴笑曰：姑勿作大言。爾好爲之。逐步移營可也。王知不可。理論乃自趨戲臺。下約距無賴百武。舉拳用力一伸。無賴方頑笑。忽覺風起襟袖間。若有人用力推擠者。足不能支。頽然玉山倒矣。無賴撐起面有慚色。然猶強辨不屈。且曰：願移進十步。復試頃以被酒無力。故今則一跌而酒已醒矣。王曰：子顛矣。百步外且不能支。況進而九十步乎？或多退十步一試以盡餘興。何如？無賴以爲欺。已執不允。道士勉從之。拳甫出立仆。無賴始有懼色。然猶不肯已。道士曰：子勿視爲兒戲。若三試仆者。其傷頗重。不近女色尙可。自全若偶不謹。必立致斃。吾不忍傷爾命也。無賴掉首不信。曰：爾既爲是言。吾必受三試。與某氏婦一度。以實爾言。勿假惺惺也。蓋某氏婦云云。卽道士外室。王聞之怒曰：子必取死。幸勿怨我。無賴挺胸近道士。道士略揮之。果仆。顧絕無痛楚。無賴以爲幻術也。狂笑而去。夜率其黨搶某氏婦。劫之外出。逮道士至。則無賴已挾婦入旅館矣。道士聞之歎息而出。曰：命不能浹辰矣。翌日無賴果嘔血死。有知道士試拳事者。顧無佐證不能罪也。王亦深自歛抑。不復以拳術炫人。未幾革命軍起。吾邑旣光復。執政者欲藉兵力乘時勢。盡鋤迷信之根。乃歷毀各廟。神像摧拉而投之。園囿中至都城隍廟。王道士恃其拳勇。欲出與衆兵抗。才仆一人。忽覺兩臂麻木。不能伸。宛如風痺。因急趨避。他室自歎曰：天也。自是兩臂常若有病。幾成廢人。或詢其何以能是。曰：無他。吾晨起向井闌奮擊。一日無間者三年。擊時井水沸騰。上濺衣袂矣。技乃成。惜吾不能守色。戒革命軍毀神像之日。卽自外婦所馳至也。故致失敗。且從此不復振。殆神怒吾無狀而

示之罰歟。語次惋歎不已。

新人物 二則

學說變遷。世界潮流所鼓盪。時勢使然。無足異也。而其過渡時代。青黃不接之際。舊說將破。新說未固。一。二。勤。襲。皮。毛。者。流。以。自。由。革。命。等。爲。口。頭。禪。則。其。怪。劇。之。遞。演。往。往。有。不。可。思。議。者。少。年。不。更。事。復。失。家。庭。教。育。驟。爲。新。說。所。迷。眩。橫。決。藩。籬。勢。安。能。免。客。因。語。予。曰。汝。知。某。紳。近。事。乎。予。曰。頻。年。奔。走。風。塵。久。不。與。里。中。諸。賢。接。談。矣。夫。安。知。近。日。事。客。曰。某。紳。幾。爲。其。孫。所。鳩。不。死。者。幾。希。耳。予。駭。問。故。客。曰。紳。自。抱。喪。明。之。痛。恒。戚。戚。不。自。聊。姬。妾。雖。屢。育。而。屢。夭。殤。乃。自。卜。之。云。宜。以。異。姓。爲。後。始。得。引。水。歸。源。紳。因。與。其。媳。商。以。其。姪。某。甲。爲。後。甲。固。紳。姊。之。孫。亦。血。統。有。關。連。者。也。媳。甚。然。之。乃。迎。與。俱。歸。時。甲。十。餘。齡。耳。爲。之。延。師。課。讀。未。幾。授。室。矣。甲。醉。心。歐。化。始。而。習。旁。行。斜。上。之。書。既。而。結。社。集。會。與。黨。人。相。往。還。紳。本。服。膺。孔。孟。守。舊。不。踰。尺。寸。見。孫。入。校。求。新。操。衣。革。履。已。大。不。謂。然。及。聞。出。入。黨。中。懼。貽。禍。家。族。爰。赫。斯。怒。欲。大。施。壓。力。禁。止。甲。起。與。抗。辨。至。有。家。庭。革。命。等。說。紳。忿。不。可。遏。操。杖。逐。之。令。歸。母。家。召。媳。語。之。曰。速。剷。此。禍。根。否。則。吾。輩。雖。齏。粉。尙。不。足。以。塞。此。責。也。媳。踴。而。進。曰。少。年。情。性。易。受。誘。惑。此。皆。媳。平。日。疏。於。防。範。所。致。今。而。後。請。寬。其。既。往。嚴。其。將。來。重。以。祖。公。之。命。扃。諸。一。室。俾。閉。門。思。過。兼。取。有。益。身。心。之。書。供。其。誦。讀。徐。俟。其。自。化。或。可。挽。回。萬。一。若。遽。斥。逐。非。特。爲。仇。者。所。笑。且。恐。挺。而。走。險。辱。及。門。閭。似。非。吾。家。之。福。也。紳。聞。媳。言。有。理。乃。曰。爾。論。殊。正。當。且。能。委。曲。求。全。今。從。爾。吾。適。憤。激。不。足。訓。也。遂。強。迫。某。甲。置。一。室。中。令。僕。守。之。不。聽。外。出。甲。大。譁。以。爲。奪。其。身。體。自。由。卒。毀。室。門。逸。出。先。是。甲。竊。得。其。母。之。私。蓄。數。百。金。自。徵。逐。酬。應。外。兼。

揮霍於酒色。眷某土娼蓄之。若外室。然至是遂匿。土娼家不復歸。媳以己之目的不得達。無以對翁。而甲妻又探其藏。嬌事日夜。聒於其姑。甲妻不得已。乃令僕勸甲歸。允不問前事。且不拘禁。但得每日一歸。視即不過問。及歸。母又語之曰。爾幼時在家中貧。不獲衣食。今起居安適。妻孥奉養亦已足矣。何苦自尋煩惱。奔走爲犯法之事。致令老人疑懼。且欲逐汝。若果實行。汝不流於乞丐。餓孳者幾希。今爲汝計。但汝不問外事。不與新黨人往來。則汝之所眷外室。可攜歸。備妾媵。不汝咎也。老人望孫甚切。此事決不責爾。甲喜極。口允諾。遂齎金攜妾歸。公然左擁右抱。齊人樂不思黨矣。甲妻亦敢怒不敢言。蓋恐甲被逐。則己亦遭白眼也。無何。甲野心勃勃。復思一嘗偉人滋味。背母至滬。欲號召徒黨。拔幟自成。一隊先假體操。傳習所爲。名計經費。需千金。而母所蓄已空。妻妾衣飾亦不能得此數。彼老厭物坐擁厚貲。而聲色俱厲。拒人千里之外。管鑰復爲寵妾所守。苦無下手處。輾轉籌思。終鮮善策。忽一轉念。曰。此計大妙。胡不可行。今世界先聲奪人。欲成大事業。何惜犧牲小節。毅然行之。勿自餒可也。會母遣人覓至滬。寄聲謂祖公七十稱觴。爾不可不一歸爲老人晉祝。若此行得老人歡。一生吃着不盡也。甲躍起曰。機會至矣。時哉。勿可失。乃遄歸。母妻均喜其速返。亦不復詰責。甲助之料量。一切復異前態。且對於紳極恭順。又徧懇友人爲壽。言博老人歡。母妻竊喜。即紳亦覺有孫之樂。微悔前此之欲逐爲無謂也。又念少年情性好勸。而惡懲。乃召之入。以溫語慰之。諄諄告戒。期望甚切。甲唯唯受命。惟謹。與平昔崛強不遵約束之態。迥殊。紳竊喜。屈誕辰。開樽獻頌。歡笑一堂。逮酒闌人散。復開家宴。甲乃從容捧觴前。踞日孫昔無狀。不能博老人歡。自今日始。凡有訓誨。無不遵願。老人盡此舉。紳方忻然欲舉。忽覺心痛。頭暈。樽中異臭。觸鼻。頰然幾仆。杯落地碎。

口中大呼曰是何惡臭令人不可耐乃爾甲戰栗色變誤以爲老人已悉其隱也倉皇遁去紳乃大疑令妾視地上殘瀝果非常酒取杯底涓滴嘗之味辛惡不可耐紳正欲追甲還窮究其事僕報小主人揚長出門去不知所之矣紳知有變忽妾云腹痛延醫診治咸云中毒幸尙淺可救紳乃取酒殘瀝入猪脬驗之上下流動如水銀乃歎曰商臣煬廣竟出於我家耶欲宣布其罪而逐之又恐家醜外揚遂止而甲亦卒不敢復歸一日妾逃偕往蘇滬不知所之

古人師弟之間情猶父子禮所謂師死心喪三年抑何厚也自科舉以來受業薪傳尙敦氣誼卽座主門生以勢利交者猶非尋常陌路之比獨至新學興列校而課師弟之晉接較爲複雜於是視如傳舍而所謂情誼者始不可過問矣其桀驁不馴家庭失教之少年尤爲越情背禮視師席如奴僕任意可否稍一不當動若仇敵予邑某小校者初本義塾當風氣初開改革甫定學級學齡驟難畫一於是年幾及冠而入初等小學者國文未能成句而入高等小學者支離強湊程度既雜教法難施而黃口小兒輒訾議教師之優劣略加拘束則譁然謂頑固謂壓制結連團體聲言反對復我自由此種怪象蓋數見不鮮有關某者好談新學放任其子弟自謂得文明之待遇法有幼子某會入某小學校肄業慙跳好弄狎侮師長及同學無所不至校中爲新說風潮所鼓盪曲徇學生之意益足以長其驕矜且體罰已除無所忌憚維時一種狂易無禮之狀殆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教員某獨持嚴格主義遇關子有過懲罰糾正不貸關子初畏其嚴厲少戢鬱風旋與同學糾結自覺有恃無恐竟起反對公然在課堂上辱詈師長又欲劫制全班退課教員大怒立示斥革關子知難挽回咆哮萬狀私招同學數人欲與教員爲難教員與管理

員對學生演說反覆開導他學生竟顧忌不敢發關子勢孤嗒然出校抵家粉飾多詞以告父父意不平頗訾教員之短關子益喜自負索其父錢若干出而號召隣近貧家子弟曰爾等願得錢者從我部署貧兒皆曰諾乃削竹爲槍截木爲棍各數十桿裂布製小旗曰滅某某者教員姓也關子固喜習體操因於屋後廣場中教練步伐自爲之帥貧兒約十餘人乘夜進發向某校襲擊時校之司閽者乃一鄉愚年已篤老見羣兒持械來大驚手足無措但頓足大呼奈何羣兒鼓勇爭先槍棍並發老司閽遂仆地呻吟不起關子大喜曰此第一功也庶務員聞聲出視關子指謂羣兒曰此黃天霸也非擊倒不可羣兒爭上前槍棍亂擊庶務員手搏得一兒兒噉然哭急呼差役出又捕得兩兒關子見勢不佳反身卽遁庶務員已見之曰爲首者乃爾耶欲起擒之關子奔馳絕迅庶務員追至校門觀者皆失笑庶務慚而止關子竟得脫所捕獲之兒家屬咸來哀懇遂釋之校中乃具函詰關某竟置不答後挽介紹人囑其來校商權關某作色曰既吾兒爲此叛逆事當日何不捕而殺之或者尙可博得升官發財今空言無據何以知必係吾兒爲此果有何證據而來喋喋向人介紹人慚怒而已其後關子轉入他校從未有滿一歲者年逾冠凡歷各校至數十處學業迄無所成後東渡留學冶游狂蕩無所不至及歸以金購畢業文憑父猶振振誇其子之學位也革命軍起某依附小偉人致千金居滬揚揚甚自得矣

湯相如

某歲夏予自滬暑假歸里問家人有新聞否妻弟告予曰疇昔之夜旅館中一男子服火柴藥致命人嘖嘖傳其情節乃奇甚今家族來訟於法庭事牽連一婦女內幕曖昧可知也顧其人亦癡絕此女一蕩婦

里中久著名者彼癡兒乃視爲良家子至不惜以身殉異哉先是女爲某家童養媳姑以其不貞常詬厲之女潛逃者屢矣姑死夫無賴女公然與里中蕩子游索夜度資焉不知因何緣助忽往居揚州之某巷綠楊城郭大好春光諸蜂蝶爭來探視女乃獨開異想賃廡數椽作小家碧玉身分雇一媪如賣漿阿姆艷囿既設顧影自憐又善搔首弄姿以誘諸少年少年趨之如蟻附羶有布肆子某甲年甫及冠偶過之見女掩映門側豔之誤爲藍橋雲英也啗媪以重金將通殷勤女知其可欺乃慫恿遷居僻處謝絕諸少年專致力於某甲不一月輸金幾達千女乃誘以婚嫁事計將得其聘金及衣飾等卽捲逃也而某甲以兼祧子承嗣母命欲娶女爲次妻不欲置諸外室女思已本有夫志在攫錢爲自由縱慾計安能化佞倪爲人主中饋事舅姑哉乃詭詞以謝曰妾尙有母年老多病故未能來此今此媪乃姨也不若爲妾主終身君果以妾爲念不棄葑菲則妾須返毘陵故里稟命於母然後可行且母常以書來欲妾迎養妾以飄蕩之身不欲老母奔波故未能決今承君寵愛俾無失所則老母風燭殘年皆賴君爲之庇護何幸如之某甲亟贊其有孝思促女卽日南下迎母來揚且爲之助裝饋贈頗豐女忻然計得瀕行矣某甲忽來曰天從人願吾適欲往毘陵一游可與卿偕卿當不患長途寂寞矣女佯作喜悅狀而心大驚憂恐直窮到底無以遂其兔脫之計也然亦無可拒絕遂行既至常居逆旅中女則詭云往鄉間覓母與甲暫別甲不允必欲偕行女不得已乃邀甲至家見故夫詭云親兄夫見其攜多金亦願以元緒公自居也是夕女仍至旅館伴甲宿忽其夫糾集流氓三五破扉而入與甲爲難指爲誘掠人妻須相見於官廳甲怯懦不敢與校立書券數百金畀之夫聲言自往廣陵取金須如數取足然後釋甲歸乃令惡少二人守甲所居

不令出入。自是女亦遁去。不知所之矣。甲念人財俱失。而又歸無以對母妻。遂以燐寸和火酒服之。祕不告人。及毒發。又無人知覺。故不及施治。所守之惡。少見勢不佳。先遁。逆旅中侍者亟奔告主人。業已絕命矣。乃報官請驗。且歷述女之蹤跡。及其夫劫詐狀。官捕女至。女侃侃不諱。且言已自有夫。甲強欲奪之。已亦無術。可施勸之。歸又不肯。故暫離此間。以絕其望。不知其遽尋短見也。官雖斥責女之陰謀。而不能按坐其罪。且欺詐罪亦不成立。蓋其夫未返。則無證據可憑也。遂令棺斂。甲候家屬至。具領而釋。女出。猶揚揚自得。對人曰。我並未相害。渠自尋死路耳。予（妻弟自稱）曾目睹其態如此。予長歎而志之。大可引為青年漁色自戕之戒。

莊君言有某姓婢。絕媚其主。垂涎者屢矣。而主婦防禦綦嚴。不獲逞。主乃求救於其好友某君。某君有妾某氏。夙與某主家屬通。往來請為計畫。妾曰。可令婢來。予家當為之地。某喜。百計使婢往某家。婢媚妾甚。至妾令婢拜已為義女。而謂某妻曰。吾有義子為某。肆會計年逾冠。而無室。吾將使若義兄妹諧伉儷。夫人之意。何如某妻防某之染指。急欲嫁婢。聞妾語大喜。諄諄懇托。且曰。苟其人允洽。願不索多金。妾諾之。既而某日走妾家。探訊妾不以實告。遷延再四。始給之曰。尊夫人索金千數百。不滿其慾。壑終不得問津也。某性本吝。自是不復能顧惜。竟許某妾以千金。偽為人家購妾也。者別以五百金謝妾。妾故作難色曰。千金恐尙不足。快尊夫人之意。惟竭吾棉薄。終當就範。所慮者為人受過事大不易。他日春光漏洩。妾之鷄肋。萬不足當河東獅子之爪牙也。況敢貪天之功。覬覦謝金哉。即使香巢築祕密。多方然尊夫人之耳目。頗廣。決不能久安。長治無已。吾為翰旋之術。使義兒承此幌子。政由寧氏。祭則寡人之策。太可仿效。

君其有意乎某躊躇良久曰吾惟畏吾牀頭人故求救於子實偏處此敢不惟子是從第彼李代桃僵者宜守虛君之約設欲侵權將惟子是問妾曰此無他以金錢主義收拾之可耳月給若干金令其別置一室亦非難事某不得已乃出二千金畀某妾令爲部署妾果使其義子持金聘婢人皆知某姓婢嫁某肆夥矣而不知黑幕中乃主人翁爲消渴地也顧某夥年少壯亦善修飾某不能常居婢所而婢與夥名義上又爲正式夫婦珀芥磁針不能無所感動於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已非一次婢性本蕩漸與某夥生戀愛厭主人老羸待之意益薄某覺之大致詰責欲逐某夥婢往訴妾知婢意所在曰子能媚主取其金以畀我我當爲子畫策婢果使計攫某囊金以賄妾妾乃嗾某夥揚言謂某無故占其家室將往訴於檢察以求直某聞之懼以詰婢婢偃蹇不吐實某窘甚復求計於妾妾乃判某須再出千金資某夥別娶否則恐難解決某計前後費金三四千而僅食人之餘心不能甘一夕挾刃入婢室欲令婢與已同死婢大號而出事始洩某羞憤病幾殆婢與夥竟偕遁去

火異

世界之大造物之妙固應無奇不有破除迷信之說爲社會教育一部份之政策耳實非絕對的無鬼論亦非絕對的掃除一切神怪也要之耳目所及終當供吾人之研究不窮其所以然者不止斯則哲學之所有事亦卽吾輩學者之天職也世人之於火患往往有妖孽與人事兩界判若鴻溝其說牢不可破予初非之或引左傳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古義犁然以相詰難予輒以上古神權思想發達之說抵之如諠諠出出之類未必爲事實之有所謂左氏浮夸也不意予子春問予先人之敝廬屢出火患其怪乃

百○倍○於○喜○出○始○歎○天○下○事○不○可○以○常○理○論○書○生○一○孔○之○見○未○可○據○爲○定○評○而○事○非○目○擊○身○親○亦○不○易○輕○下
 斷○語○也○先○是○辛○亥○冬○予○病○劇○於○滬○予○弟○書○來○則○謂○舊○宅○中○火○起○其○火○絕○怪○乃○在○庋○閣○之○上○屋○頂○之○下○積○薪
 中○無○故○自○然○火○燄○俱○作○慘○碧○色○此○閣○板○上○已○月○餘○無○人○跡○決○非○遺○火○失○慎○可○知○或○曰○薪○中○或○有○硫○燐○等○雜
 質○久○受○鬱○蒸○則○能○自○燃○亦○一○說○也○顧○當○衆○人○施○救○時○忽○得○一○蒲○包○中○似○有○物○蠕○動○取○而○擲○諸○地○下○乃○一○犬
 狀○物○躍○出○毛○色○黝○黑○其○走○如○飛○條○忽○不○見○隣○人○皆○目○擊○之○此○果○何○物○予○百○思○不○得○其○故○客○曰○此○必○狐○也○興
 妖○作○怪○實○係○慣○家○顧○予○聞○狐○至○能○作○祟○者○輕○易○不○肯○現○原○形○此○獨○修○毛○曳○尾○如○人○家○所○蓄○洋○狗○狀○何○也○火
 起○以○夜○間○三○四○時○天○將○明○矣○予○弟○肆○中○一○夥○方○睡○熟○忽○耳○畔○有○呼○其○名○者○聲○甚○巨○朦○朧○間○見○火○色○熊○熊○始
 驚○起○大○呼○家○人○盡○起○則○火○已○延○燒○梁○棟○間○矣○諸○隣○聞○聲○馳○至○共○相○施○救○僅○盡○積○薪○及○屋○頂○椽○椽○乃○止○於○是
 戚○鄰○譁○然○以○爲○此○必○大○仙○爲○患○宜○設○座○祀○之○以○祈○消○災○予○弟○疑○信○參○半○亦○未○以○爲○意○也○時○予○方○居○某○醫○院
 中○呻○吟○正○苦○無○心○詳○究○其○事○且○瀉○常○相○距○數○百○里○雖○汽○車○四○小○時○可○達○而○病○魔○未○退○西○望○憂○勞○徒○喚○奈○何
 而○已○及○壬○子○早○春○予○扶○病○買○舟○歸○里○居○東○巷○新○屋○中○弟○來○視○疾○始○語○予○自○被○火○後○復○有○險○象○者○二○某○日○夜
 老○媪○以○銅○鑪○烘○濕○衣○忽○火○上○衣○燃○蓬○蓬○然○如○紙○頃○刻○立○盡○幸○未○延○及○他○物○顧○衣○本○濕○引○火○無○如○是○之○易○試
 取○濕○布○向○火○投○之○火○燄○必○低○亞○薰○蒸○焦○灼○良○久○尙○不○能○燃○况○銅○鑪○中○僅○置○炭○壑○非○熾○火○比○也○衆○咸○吐○舌○驚
 異○越○旬○日○傍○晚○弟○方○在○樓○上○偃○息○樓○下○故○作○膳○室○時○未○晚○膳○闋○其○無○人○忽○有○爆○烈○聲○甚○厲○似○有○人○持○爆○竹
 在○室○中○燃○放○者○弟○聞○聲○急○趨○視○肆○夥○亦○自○外○入○但○見○烟○燄○滿○室○硫○磺○氣○觸○鼻○不○可○耐○究○問○爲○誰○作○此○狡○獪
 則○再○四○研○詰○確○未○有○人○入○此○室○處○互○相○驚○駭○失○色○而○已○予○聞○弟○言○終○懷○疑○不○甚○信○以○爲○必○有○人○賣○弄○伎○倆

欲害予弟。宜細察人情以防後患。然弟肆中僅二夥。係同胞兄弟。兄在肆中十餘年。與弟感情最洽。弟視之如手足。而其弟則一無知無識之孩稚。且極馴謹。決不敢陰圖謀害。輾轉研究。終不得其真相。予病少閒。尚無健談。蓄思之力。聞信頗訝。但囑弟後。此當加意謹慎而已。弟如驚弓之鳥。至忍寒不敢圍爐。夜間燃燈必再三察視。而後睡。竈觚餘薪。親自掃除。家人亦惴惴不敢稍縱。如是者月餘。以爲可無事矣。一日午後。忽奔走來相告曰。今日大危險。自非彼夥早睹者。果兆焚如。全廬付焦土矣。予瞠目曰。乃復然耶。弟曰。予每殮後。走樹下祭薪火。已行之有素矣。今日有客來談。稍倦。午後思睡。略一偃息。忽報樹下有火。趨往視之。則老嫗方抱薪而號。蓋彼正欲持餘薪置他所。驟見火星已伏其下手。甫動而燄隨之。上也衆撲救。始息。於是家人咸哄然以爲妖。或言須建醮祈禳。或言宜設大仙位以祭。則災禍自銷。予弟夙聞破除迷信之論。俱執不允。相持未決。予乃謂弟曰。觀此則始有妖孽。不然胡至此。妖由人興。吾弟其修省以禳之。較之建醮設位多矣。弟唯唯而去。復月餘。予已杖而能起。閒徐步往弟所視察。各處殊無可異。惟嫌弟媳稍悍。時相勃谿。予以家禍未戢。宜各忍耐。勗之亦唯諾無他語。仰見前此所燬之屋頂。正鳩王修葺。將竣。事弟沽酒酌予。予陶然樂甚。將歸謂弟曰。自此當無患矣。予且以某日往滬。弟色似慘然。予知其隱憂。欲慰之苦。無可語。乃囑以明日來家同膳。及明日。弟果至。復談火事。至是予苦思索。以爲第一次之火。必有熱度最高之物。雜置薪中。故能自燃。第二次則衣燥引燒。亦屬恆事。第三次爆竹聲。安知非頑童戲。投左右隣。多小兒。恆來嬉耍。縱其時未見有小兒蹤影。或者彼夥引之惡作劇。事後恐爲主人詰責。故諱言耳。至第四次竈觚之薪引火。當然老嫗察視未周。並非奇事。所謂狐鬼等疑竇。皆推測之說耳。但事已屢

見不一見且往往出人意。外不得不謂之妖孽。後此總以正道持家。和平處世。謹慎將事。爲宗旨。或者怪象。可不再睹矣。弟等皆然之。予遂以次日抵滬。居旬餘。忽接一加急書。函展視之。則某夜大火全廬一炬。弟夫婦僅以身免。予躍而起。泣然曰。歷時三月。遷延五次。而竟不獲免。天災之說。果信乎。予弟素無隱慝。而輾轉遭此。何也。彷徨中夜。百思不得其故。及次日急附汽車返里。弟夫婦已踉蹌居。予家述是夜火狀。乃在夜一時。間衆咸睡熟。弟於朦朧間。聞樓下作呼。呼聲起視之。則後窗有光。熊熊大聲呼。火弟媳始扶小兒起。僅服衲衣時。樓梯已燒斷。火氣薰灼。逼人目眇。不得啓視。鼻中但聞油紙氣。急啓前窗。由屋簷度登前屋。衆以梯接之。始獲再生。而前後火勢已成。連營之象。雖施救無益矣。據弟云。是晚登樓將睡之先。爲九時左右。尙巡視一次。絕無餘燼積薪。竈觚亦清潔。無他物。惟十時許。聞廚門有啓閉聲。問之。則夥應曰。余將睡。故再視察一次也。然則謹慎之至。已無可議。火自何來。且有油楮氣。誠不可解。或云某夥十時許。往廚下。得毋可疑乎。予曰。某夥何所仇於弟。而爲此縱火事。且其人良懦。非狠戾者。雖人心叵測。然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哉。予至今猶在懷疑中。他日家居。尙當細細研究也。

同時滬北有某姓者。亦鬧火患。甚奇。室中懸帳。無故自焚。衣箱積疊。往往突見。有青煙騰冒。啟視之。表面衣服完好。而中間有色料華美。價值昂貴之一襲。忽成灰燼。如截然有界。劃者。又梁間火蛇蜿蜒。其色慘綠。游行自若。屋宇絕不焦燬。新學家不之信。親往視察。則鑿鑿無僞。終莫能抉其祕。奧久之一僕竊金爲主人所逐。火患竟由是不作。然則妖由人興。豈不信邪。

大白小白

民窮財盡則社會道德日益墮落貧者不惜毀廉喪恥以攫搏金錢爲能事富者則利用其金錢以誘人爲惡遂其私欲而後快大之結黨養交鷹犬人物小之劫產漁色破壞風化幾於耳目所接書不勝書洵世道人心之大憂也吾邑文物之邦久崇禮教近年來風氣變易佳況未著而怪象日增淫穢欺詐之風不禁一落千丈士大夫既失渠燿販夫豎子僥倖擁資居然干預地方公事而其黑幕則有不可思議者先是土倡白氏賣笑狹斜趨者若鶩隴儉某甲與劣紳某乙同暱之往往藉其巢開祕密會議凡婪財作惡之事無不於此間運籌帷幄白固慧黠有幹才周旋贊助甲等亟賞其能戲以其廁諸丙列呼之曰白三姐甲乙既把持地方日於白處密議毒人婪賄事人之欲有所求或訴冤苦者不於其家而於白士農工商靡所不有或私稱之曰三姐私窠四民公所自有戚某丙者無賴子也奔走媚白如龜奴狀甲乙輒役使之丙亦逢迎之無不至於是城狐社鼠藉以魚肉鄉愚白有租田在某鄉丙爲管理其收租課佃鄉人仰視之若官長自言與甲乙瓜葛氣勢炙手可熱佃人某丁勤動稍有積蓄顧性戇直且芸白田已久悉其家事偶於豆棚夜話問洩白祕密賣淫狀且斥丙爲敗類恬不知恥或以告丙丙銜刺骨會丁與田隣爭水道訴訟官不直田隣斷歸丁田隣行賄於丙求翻案丙使田隣僞爲己弟泣訴於甲時前任邑宰以事落職繼位者與甲益沆瀣甲笑謂白曰此瑣瑣易辦耳但須爾酬恩爾頷之者吾卽辦矣白噉且哂曰誰爲衆人餽贈品而使爾垂涎苟微此吾卽揮之於門外何如甲亦笑而罷明日告丁受鞠訊斥使讓田隣矣丁憤不平幾欲以身殉家人力勸而止丁之族弟戊者讀書有稱譽與邑中紳學界游頗通聲氣聞丁事深不慊於甲思有以報其時革命軍興民國成立諸新流行人物風發泉湧大有起而代之之勢

戊與己庚相倚庇相標榜已得民政署中重要位置庚占學務領袖於是戊亦一躍而列席議事之庭矣甲恐戊己黨侵權大懼亟與乙比而運動大費周章始得保全一部份之勢力與戊己黨南北對峙分庭抗禮然經此改革後甲勢力頓減名爲和衷共濟新舊調融實則排擠齟齬與波作浪暗潮之烈無日以戈矛相見矣而郊外忽出大劫案兵匪連結幾釀巨禍賴防營彈壓而止戊己偵知無賴某丙與焉乃密告軍政府捕之立置軍法鎗斃矣三姐憤泣詈甲無能聽人魚肉拂袖往滬自營生業謂無顏與鄉人相見也甲挽之不可乃與約必以復仇爲己任白要以事成則歸甲不復他適甲因欲洩忿於丁丁有媳某氏不能得翁姑歡忽以暴疾死母家疑爲凌虐曾與丁理論丁許多作佛事懺度且出資餽母族諸人業已含歛事且寢矣甲探聞之乃呼田隣謂之曰子猶憶水道之事乎田隣叩首曰不敢忘甲曰然則今有一事煩爾爲證人爾亦義不容辭丁之媳身死不明實爲翁姑凌虐所致爾隣近見聞自確但證明平日之若何酷虐可耳田隣唯唯甲乃嗾母族訴丁虐媳致斃且誣讒以曖昧亂倫事引田隣爲證人羅織成獄檢察廳命開棺相驗殊無傷時法庭初設諸事叢脞分權於推事及辨護士之手長官諉法而不能用法甲旣情賄兼施則以爲證據確鑿宜置丁於法戊聞之大憤時戊與己庚亦比而招權納賄所行正復如甲且亦有機密會議地而其主席者亦一暗娼名曰白麗華麗與三本同宗而年稚於三輩行亦亞之漢趙幟並樹旗鼓相當人遂駢稱曰大白小白麗之父曾有求於三不之應故怨三囑麗以傾三爲榮正日夜媒孽於戊己庚務令三不得還鄉且令甲不得回復其勢力戊本怨甲且欲媚麗出死力與己庚比而傾甲甲有肆居鬧市生涯繁盛歲時恆有江西客下榻其間江西客挈資豐與肆有特別利益各肆

集 一 十 第

爭招徠之適有某客初寓甲肆後爲他肆所誘舍而之他甲大恨絕不與通客故識戊同游麗華所金迷紙醉竟喪其資反投他肆竟不之納轉而求甲甲本惡其舍己之他復聞其與戊己等徵逐也益切齒相見時竟加以痛詈客以肆中尙有存款甲出簿籍視之則不知何時已取銷矣且係客之親筆客連日爲色所迷已茫然不復記憶欲辨無從進退維谷夜投旅館宿苦無資更至白處則以閉門羹相待矣客忿無可洩又不得賦歸歎計不如死乃乘夜仰藥至甲肆門前以首撞門云甲有要事問某夥時甲已返私室某夥誤以爲信也乃啓門客入門而倒顏色驟變夥亟持燈視之則目翻唇紫氣且絕大驚無策或欲推之門外則隣肆已悉爭來訊視將施灌救勢已不及大譁終夜比曉戊己等嗾檢察廳派司法警察來逮問矣就甲室中捕甲指爲威逼人命按法當處八年以上徒刑甲不服上控於高等廳然延律師等訟費耗金已不貲肆幾倒閉賴乙等爲之營救始以贖金了案甲歸憤已勢力之顛覆且爲白三所姍笑也誓必捲土重來一雪此恥會戊己庚爭雌內訂同室操戈醜歷史洋溢閭里蓋麗華尙有妹戊欲一箭雙鵰已不能平大起衝突後經庚爲仲裁調停同居各院若連襟袂者然旋戊又侵越權限爲己值知乃復大興問罪師交誼遂致決裂而內幕披露滿城傳爲笑柄甲使人揭其隱於滬上各報政學界大不謂然戊己等遂驟爲邑人士所齒冷津要之位置一旦推翻矣甲之修憾尙未已陰賄其黨要之於白氏院持戊己而痛拊之目腫血流始已戊己等既失勢侘傺無聊伏處家中不敢復至白氏院姊妹花遂飄流往滬大白遇之肆情詆毀神女生涯大苦寂寞仍返桑梓人咸知戊己等因禍水而傾家斥爲不祥門可羅雀麗華遂歸邑紳某爲築室無何邑紳病亟以麗華歸其父遂瘞里巷嘖嘖以爲麗華果不祥矣甲獨欣

然曰此豸吾所欲攫苦爲兩惡少所占今既無主盍乘其敝三知之嘉甲之能復仇亦不罪也於是大小白均爲甲充下陳戰勝之餘不覺趾高氣揚矣甲之族弟辛復一金錢運動得某官聲氣益煊赫前此之奔走趨承戊己者皆轉而奔走趨承甲甲之炙手可熱者年餘白氏之庭建設四民公所如故而參贊帷幄者固不止一婦人焉無何戊忽與某高級法官有舊聘爲書記於是己庚亦彈冠相慶各以聲氣標榜得地方某某位置升沈無定昨日今朝正復不同憤甲之獨占二白也宣言非傾甲不足以洩忿乃先於某新聞紙上揭載甲之醜歷史小試其技而使其黨羽日伺甲隙且并及辛之陰私將爲一網打盡之計甲初不以爲意未幾辛竟無故罷職戊黨揚言此特稍示警戒苟不悛禍猶未已甲懼乃轉求壬者出爲排解願仍以白麗華讓戊而自守故劍三姐戊黨見風使帆言歸於好於是甲黨挾市商及舊紳以自重戊黨用鄉愚及法警學界爲護符而皆以白氏庭爲勢力集中點小家無意識之婦女則慕之曰娶婦當得白三姐金銀財帛油鹽柴米言甲之待遇富厚也又曰生女當如白麗華姊妹雙雙富貴花言戊己等之於麗華一家快沾光寵也

狗

新法衛生家言以狗食穢最妨害人之清潔又狗易得瘋疾齧人致死故除家畜有主者外塗間野狗必盡斃之勿使留種如滬上租界西人之治法已數十年以來矣而內地城市間則彼搖尾乞憐者與行人徵逐於道間幾於觸處皆是其穢濁汚染每至春間尤易狂癩噬人往往致命然而地方人士不敢議及殺狗事者則以吾國耆舊及婦孺多持佛教以慈悲爲本不忍無故殘殺物命故寧聽其穢惡狂噬而不

肯輕議勦除也。吾邑當變革之後，自治議興，熱心社會者，頗欲改良一切風俗習慣，積極進行。凡公共衛生地方治安、交通便利等事，發展不遺餘力。會有報某街有瘦狗咬斃人命事，當事奮然曰：此宜翦除也。久矣。於是下屠狗令。凡城中野狗游行街市間者，不論大小毛色，盡殺之。以責警士，且爲選健兒數人，助之見狗，輒捕聚於東郊外之某廠中，以待殲。或有立時打死者，苟本有畜主，而縱逸在外，誤被捕入，許以一金，取贖其未捕者，以頸懸木牌，爲幟，居民少見多怪，咸紛紛然相駭曰：奈何盡殺狗？胡不擇其瘦者而殺之？邑紳某甲者，頑固如桃花扇傳奇中之古董先生，聞殺狗令，大不謂然，曰：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慈祥之人，當惜物命。陰隲文之言，豈欺我哉？彼狗者，能守門司夜，自古以義著稱，佛家尤戒殺生。雖猪羊例供人食，猶不忍輒殺。況狗邪？何仇於人，而一旦盡殺，如謂瘋癩害人，則取瘋癩者斃之可耳。胡爲賢愚莫辨，玉石俱焚？老夫深不服此新奇之舉，動誓必爲狗黨保障。乃投袂而起，徧徵同志，設立保狗會，徧發傳單，有煌煌保狗會公啓及章程，啟文頗典雅，其辭畧曰：粵以周王旅，貢太保，用申夫訓，辭漢室紀功人傑，且資於多士，過義門而數典，凡百同牢，入詔獄以憫忠，惟茲殉節狗之有光於史業，已如斯矧彼無罪於人，尤堪正告風雪，迎夜歸之主暴客，潛蹤花牆，吠月影之人，登徒知畏，既具忠義之美，更於風化有關，倘有仁人，因民及物，自當惜其生命，豈宜悉付殲除？雖英雄日暮，偶入市而鼓刀，霸主臨危，將顧座而嗾足，然非立志殘殺，概與剪屠，是可證也。獨未聞乎而沈殘杯冷炙，不過食人之餘，搖尾乞憐，已受入世之苦，貪生等夫，螻蟻投死，詎若飛蛾乃者，新說橫行，斥爲穢濁，謂宜視同豺虎，一切付諸割屠，不仁人之言，殺機動於俄頃，無法紀之舉，慘象兆及屠城，是亦不辜將母，大嚼以快意，皆吾同類，敢曰：鬼死。

而。狐。悲。是。用。盟。我。解。人。爲。物。請。命。慎。定。保。全。之。策。兼。籌。兩。美。之。方。卽。事。釀。質。就。廠。飼。畜。俾。衢。市。不。背。清。潔。之。章。而。衆。狗。仍。得。生。存。之。樂。凡。百。善。男。信。女。諒。勿。弁。髦。此。言。附。保。狗。會。章。程。一。本。會。以。保。全。狗。之。生。命。爲。主。并。籌。畜。養。善。全。之。法。一。入。會。者。隨。緣。樂。助。不。論。銀。錢。多。寡。要。以。盡。一。分。力。能。保。狗。命。一。條。卽。是。功。德。一。本。會。先。舉。數。人。往。與。東。郊。外。殺。狗。廠。辦。事。者。交。涉。令。其。暫。留。狗。命。靜。候。辦。法。毋。得。肆。情。殘。殺。一。會。友。到。處。勸。導。切。勿。聽。信。新。說。視。狗。如。讐。當。令。公。論。阻。止。殺。狗。機。關。一。本。會。候。經。費。充。足。宜。專。設。一。區。域。收。容。無。主。困。餓。之。狗。以。免。自。投。羅。網。再。引。殺。機。其。法。視。棲。流。所。降。一。等。一。本。會。不。設。會。長。幹。長。等。閒。名。但。以。能。實。行。保。全。狗。命。者。爲。合。格。會。友。務。使。永。遠。不。殘。狗。命。一。以。殺。狗。廠。停。辦。之。日。爲。閉。會。期。此。傳。單。發。布。後。當。事。者。閱。之。不。覺。捧。腹。絕。倒。知。若。輩。無。理。可。諭。而。又。以。其。皆。齒。德。俱。尊。之。鄉。先。達。不。宜。爲。細。事。同。室。操。戈。遂。命。以。狗。廠。卽。日。交。保。狗。會。管。理。紳。等。果。釀。資。雇。工。飼。畜。約。半。月。之。久。後。會。友。惜。資。捐。款。無。着。遂。縱。狗。自。由。覓。食。一。時。衢。路。間。帖。耳。搖。尾。者。又。彌。望。皆。是。矣。或。戲。指。之。相。語。曰。是。某。紳。之。德。政。也。後。遂。無。敢。議。殺。狗。者。

占口樓月觀

縹。緲。芳。馨。觀。月。樓。蓬。山。此。境。關。溫。柔。筆。停。管。歇。情。無。已。

長。憶。扶。柔。作。浪。游。

忘。閑

紅。衫。舞。罷。醉。瓊。樓。月。樣。玲。瓏。水。樣。柔。誰。道。神。仙。不。可。接。

羨。君。斑。管。記。清。游。

迦。翁

被羈德軍中
二十一日之回顧

最新分類尺牘大觀

政界！軍警界！均各依其人之

婦女界！地位身分職業

家庭！及關係之不同

商界！社會！而編纂

學界！

- 慶賀類
- 問病類
- 唁慰類
- 餽遺類
- 道謝類
- 別離類
- 懷叙類
- 通候類
- 預約類
- 謀事類
- 揄揚類
- 介紹類
- 保薦類
- 延聘類
- 雇用類
- 謙遜類
- 辭歇類
- 請求類
- 懇託類
- 允諾類
- 勸勉類
- 諮訪類
- 報告類
- 詰向類
- 聲明類
- 道歉類
- 訴訟類
- 籌備類
- 營業類
- 轉運類
- 匯兌類
- 抵押類
- 借貸類
- 錢債類
- 保險類

(共) 上海

(分) 文明

(七) 書局

(界) 發行

全十二册

價洋一元

(凡) 各省

(三) 中華

(十) 書局

(類) 代售

被羈德軍中十二月之廻顧

法女士 Guinard 筆述 迷信譯

法國 Guinard 女士。年僅二十。值歐戰暴興。自獻其嬌弱之軀。作傷兵醫院之看護人。一九一四年十月。法兵戰敗。女士陷於德軍。強迫服役。二十二月。歸而述此。所記經過種種困厄。以及傷兵思國狀態。靡不可歌可泣。法人視此文爲德人虐待法國及其他協約國傷兵之證據。故譯之以告國人。自戰事初起。余卽有志看護傷兵。余父母以余意甚決。亦卽允可。余遂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抱一腔熱忱。離蒲利里以赴孟地里之醫院。此院爲黎爾衛生會所組織。教習甲邁特與奧西野夫人俱執事。其中夫人性果毅而誠實。與余父母爲契友。因件余常得其庇護。使余私感無已。其愛余之厚。不啻一慈母也。

▲初次之傷兵 一九一四年八月三十日。初次之傷兵。已運至院中。余因之而有最大之感觸。是晨奧西野夫人告余云。吾院已得報告。初次之傷兵。卽運來矣。汝宜自振。以盡職務。余初氣固甚銳。至是慘懼之色。不覺現於面。蓋余已知近數日來。吾軍漸次失利。沙路瓦之役。吾軍又不幸退走。自余對於法蘭西之私願言之。今日目覩己身看護之傷兵。實不勝悲愴之懷。傷兵之痛苦有二。一係肉體上之傷痕痛苦。一係精神上之敗北痛苦也。其痛苦之量非常劇烈者。傷兵中十而八九。然此非爲其創痛而然也。若輩恆問余曰。女士。敵人仍前進耶。余不敢以實告。若輩又曰。然則吾軍常退走耶。言及此。若輩憤恨之目光。遽爲泪波淹滅矣。數日之後。余等將初次之傷兵陸續運往黎爾。並以平民之衣衣之。蓋

恐其墮入德人之手也。

▲在敵人權力之下 至於九月無時不在恐怖之中。敵人是時已侵入吾院右端相近之地點。至吾院搬運一空。始欣聞馬倫之勝利。及愛司倫一役後。戰事又逼近矣。自十月一日起。各種傳遞消息之機關完全斷絕。吾院所在之地。亦於是日爲敵佔據。隆隆之砲聲。前已向南漸行漸遠者。至是又漸漸近矣。砲聲之烈。日劇一日。余等自是乃陷於悲運。家中之音耗既絕。來日若何。誠可慮也。是日午後。吾院之門忽闢。如潮之敵。一湧而入。余等自今以往。乃在敵人命令之下。余等精神痛苦之中。又加入一種痛苦。卽爲敵人所任用是也。據德人自云。帝國無敵之武力。不但將施於敗北受創之法蘭西。且將施於歐洲之全部。嗣後此種誇大之言。日見減少。且至於消滅。此余等慰情之事之最可喜者也。孟地里之醫院既落敵手。卽有重要之變更。先是吾院僅設病床四十。敵則增至六十有五。又擴充至四百。嗣又添築茅舍。病床加至二千之多。余等在院供事之法。分作二股。一則移往德國內地。一則留在本院任用。余與吳西野夫人卽在此中。德少佐某告余。謂余已派在住四十名之傷寒病室。余等自此在該室辦事。直可謂之啞子。雖爲之盡心服務。所得之報酬。則常爲彼司令部目爲嫌疑犯。且身受惡作劇之看管。曾經數次。德人欲加余等之罪。不惜吹毛求疵。置余等於死地。無如余等看護之任務。均能盡職。不得肆其毒。

▲誣作偵探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德人自醫院鄰近看守獵場人之室中。抄得獵槍手槍多支。又遞信鴿子二十五支。德人明知此室與醫院無涉。乃謂屬之醫院。當由法爾賢路調來彼之巡防

隊審訊此案。余等法人俱被訊問。其主義若何。則不外羅織偵探軍事之罪名。以冀此案之成立。彼輩串同一氣。證實余等用傳書之鴿。與法軍通信之罪。醫士德翁與內科李閣利俱被捕。醫長之女無踪。則指余爲嫌疑犯。余竭力自辯。並指明此項告發之不合法理。蓋德軍之行動。余實茫然不知。且從未出醫院一步。此種驚風駭浪。經過十五日之久。竊料此事必難倖免。忽一日有人告余。謂余與此事無關。然醫長德翁。竟因是遷至黎爾。內科李閣利。則移往德國作俘囚矣。

十一月二十六日。禍事又作矣。在余看護傷寒病室之壁間。搜出法國步兵軍服一。女服一。軍帽二。婦人高領一。此皆戰時醫院中人僑裝之具。以備軍事之應用者。此種故衣。既爲余等之劊子手所發見。實一羅織之好資料。至是又硬加余等以隱藏法兵。易服縱逃之罪名。武斷如斯。從何置辯。迨至明日。情形更惡矣。德人又在鄰近看守獵場人之草棚中。大行搜察。又發現已拆卸之摩托一輛。此車安置之處。余等實不知悉。乃德軍官則謂係余父之物。豈不冤哉。此次余縱有百口。亦難置辯。惟有聽之於命而已。德兵又日夜窮索。洞牆穴壁。抄園掘井。凡吾國人之居室。無不澈底查抄。審訊斯案。備極殘酷。數日後。余與吳西野夫人始知仍被德人目爲偵探軍事之嫌疑犯。余等因是遭嚴重之監視。肩負此項罪名。竟至一年之久。嚴厲看管之風味。余等實親嘗之矣。以余等軟弱之軀。置身虎狼之穴。在在皆可以莫須有之辭。置余等於死地。此時危險。較所謂盲人瞎馬者。殆將過之。至十二月十五日。德人宣言將法國婦女放還。惟留余一人於孟地里以爲質。余則竭力之所能。以反抗此舉。蓋余一人獨留。決無幸理。吳西野夫人亦親至德軍署力爭。不願離余而去。終不得德人之允可。如此四日。余等惶恐不

可名狀。

▲看護法國傷兵 十二月二十日之晨。余與吳西野夫人被召至德軍署。至則以德官意旨。派余二人赴都阨前敵醫院。此院設於該處初等學校之內。余等經過最大恐怖之後。忽逢一可喜之事。以余等此次之任務。適爲看護戰綫上被俘之英法印度等傷兵故也。此當伊斯一戰之後。德人欲奪獲憂勒之夢想。已見消滅。余等因偵知德人之力衰。吾人之力長矣。此時德之大佐與彼軍官之論調。則又轉移。略謂此戰之歸宿。雙方皆無所勝負。並以委婉之辭。發表其意見。以爲未曾聯法以攻英。乃彼國之憾事。因是數月之中。德人輿論。亦注重此點。至於撻伐全歐之說。則不復道及之矣。余等對此。亦不知若何快愉。余有時與吳西野夫人背向而立。彼此反手交握。歡欣之情。默然而喻。此余等爲俘虜時最安適之候也。至吾國兵士。其堅信之心。誠不可及。彼等之至於斯者。固明明被傷之後。又爲俘虜。且曾親見沖鋒之劇烈。並爲力防己國之戰綫而被傷。猶堅信德人不能越壕而過。彼等由戰場而至醫院。雖痛劇之時。其驍勇之氣。希望之心。猶不稍減。對於德人之前。從無怯懦之態。亦有至於臨死之際。猶高唱祖國之軍歌者。余等親立其側。中心之感痛之敬愛。又何如耶。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中間所過之冬季。來此傷兵。從無不和之事。凡送入此院者。皆一見如故。吾可敬可愛之衆傷兵。其感情之固結。如同鑄於一花崗石者。同病者當臨死之頃。諸人咸哀悼之。當余等與諸傷士周旋之初。有時亦遭其白眼。余等之服式。本與德國看護婦有別。諸傷兵往往漫不加察。以敵人視余等。某次余行近一青年步兵所臥之昇床。彼先以強硬之態待余。揚彼戰慄之腕。麾余去。曰。勿溷吾。吾自知調護。無須

汝之幫助。余知彼態度之激烈。痛楚之難堪。足以喪失其良知。待其氣平。從容告之曰。君痛甚。不宜拒余之看護。余將請德人之許可。爲君下鍼砭。余在此亦是作俘虜。與君等耳。余若未經許可。一事不能爲也。余提及俘虜。此可憐之傷兵。頓覺領悟。雙眶含淚。握余手。求余原恕。低聲謂余曰。吾誤以君爲德人。乞君原宥。以敵人之能操法語者衆也。吾若詳加觀察。必審君爲法人。適聞唐突。肯見宥否。斯時余亦不覺雙淚迸出。與之楚囚對泣矣。彼既知余爲法人。目間又露喜悅之色。迨爲之梳洗畢。又料理繃帶。當紮裹之時。帶冗長。理之不易。常覺有隱物觸手。始悉卷藏其中者。皆家書照片極貴重之紀念品。與勳章之類。最後則有戰時十字勳章。其保存如斯慎重者。恐爲德人搜去故也。尙有其他傷兵。氣息雖極微弱。猶能加意防護。己身夾帶之物件。猶憶某日來一幼年軍官。傷甚重。甫能述其軟弱痛楚之狀。當德人監視時。竟能使余知其短衫袋內。尙有重要文件。宜防德人之搜索。卽戰壕之圖樣與戰時記號之規則也。余設種種方法。始能將此種要件。移置余衣袋之內。後卽乘隙撕碎。付之一炬。他日余等襄理療治時。竟演一奇特之笑劇。一法人被割治時。其人似已爲麻藥所迷。忽大聲呼曰。法蘭西萬歲。跛斯（德人之別稱）賤偷。斯語之下。又連及德皇及其軍官。此類情形。余等實未之前聞。德醫亦異之。乃以酒精之力。致發此狂態。曲爲解說。割治畢。復昇至房間。既臥下。此人含笑私語余曰。今賜得若輩好頭銜矣。彼等既疑係麻藥之功用。使吾發爲譫言。吾故藉隙出之。以洩吾忿。女士。汝亦知吾心中之鬱結。較彼割吾創處尤爲痛苦。一旦以滑稽態度出之。豈不快哉。

▲德人之殘忍 可憐可敬之法國傷兵。幸有余等同國之人爲之看護。爲彼等計。自引爲莫大之慰藉。

其足以排遣俘虜之苦況者。僅此而已。余等亦知之甚悉。故己身之痛苦。亦不免爲之加劇。當一九一五年三月中旬。聞德當道將開特別火車一次。專載本地居民及孟地里之看護婦。送還法國。余等因有己國之傷兵。拒而不往。惟欲與家中通信。又無正當方法。此余等被羈德軍中最困難之事也。然余終以祕密之法。與余父母通函。並附列同院傷兵之名氏。俾其家屬聞知。憂慮之懷。可以稍慰。余之信件。又不知何故。爲德軍署所獲。余因之受軍律之懲治。欲再通音問。亦不可得矣。余父母之來函。與吳西野夫人親屬之來函。亦在德軍署。彼故以信面之筆跡。與信中待回音之語。使余等讀之。卽當面撕碎。余等由德軍署退出時。適遇薛斯多夫公爵。現任德紅十字會總監者。自外而入。見余面有啼痕。詰其故。余舉擗信之事告之。後聞擗信者亦被處罰。自是以還。余等與己國之傷兵。暫未分離。至親屬之音問。渺不可得矣。

▲解往德國 此後數月光陰。盡向愁裏過去。日往月來。又是冬季。忽一駭人消息。又憑空而來。一九一六年二月某日。德軍署忽傳令。將余與吳西野夫人解往德國內地阿斯達。此種流往敵國之命令。不啻沈余等於九淵。駭懼之情。自難筆述。余等雖爲俘囚。猶在祖國領土之內。未始不可藉以自慰。今則遠適異國。區區私慰。亦不可復得矣。此時除長征之外。實無他法。余等此行。有一德兵監守。自問何辜。竟成女起解之囚犯耶。出行之先。尙須預籌費用。每人僅得五百馬克。以爲旅行之需。尙須付德兵之用費。余與吳西野夫人。俱閉置於一悶車之內。此行須經過比國與黎爾等處。抵黎爾時。余等藉換鈔爲由。因得步行城中。左右二兵。荷槍裝刃。夾道監視。並戒途中。無論何人。不得交一語。余等此時。較流

犯更不堪矣。抵阿斯達。待命數日。看管之嚴。與俘囚無異。後一軍官來告。謂余等已派往第三十號砲台病院。作法國俘虜之看護人。此德國安置俘虜之病院。無殊一愁窟。余且述其大概。閱者不難想像而知。此院在一大城盡頭。地段荒涼。益人愁悶。房皆土築。深可駭懼。門牆森列。屋宇低窪。治病室之四壁。凸凹不齊。病者居之。如入墓門。房之前有廣院。峻牆圍之。邏者循環周閱。來往無停趾。與其名之曰病院。不若直謂之爲牢獄。余等雖不幸至此。猶得與本國人相近。興言及此。困憊委屈之狀。可以稍蘇。院中所居法國傷兵。約二百五十名。皆自威爾丁來者。此處待遇。不及都厄多矣。都厄醫院。向無缺少藥料情事。阿斯達則反是。棉絮薄紗。俱付闕如。以東洋紙名「舍爾斯多夫」代之。其結果則益增傷者之痛苦。所用之繃帶布條。雖極污穢。猶必洗而復用。至於完全破碎而后已。都厄醫院之食品。雖不見佳。要亦不惡。每月供給。日見豐餘。其特別衛生之品。則爲牛奶雞蛋與其他宜於攝養之清淨食物。

▲菲飲食 至阿斯達之飲食。則非常惡劣。竟有特別菜蔬。爲余等意想所不到者。如湯則以粟與麩皮相兼。麪包則不堪入口。肉則爲人類所罕食。番薯則已爛熟。麪條則已生霉。香腸則已脫節。傷兵如無法國由郵寄來之食品。鮮有能下咽者。晨起。每人有以大麥及已炒之蕎麥泡水一杯。十下鐘。又有最惡之椰子泡水一杯。並不著糖。至午後四下鐘。又有大麥及蕎麥泡水一杯。如晨起同。至於日間兩餐。幾日日如是。鮮見更換。（惡劣情形從略）大約未傷之俘虜。飲食最劣。已傷者次之。傷重者午餐有酒少許。

▲卑污之報復 此處法國傷兵。余等無不慙慙看護。惟對於納舍爾醫生。則有一憂愁之紀念。永永不

可磨滅。當法國飛行家首次偵察。夏爾斯呂之後。彼爲報復法人之計。卽下令凡關於重傷之療治法。概行停止。卽尋常之診治。亦從簡略。此種舉動。直可謂卑污之報復而已。吾國有一重傷之兵。卽受此不良之待遇。而斃命。向在都厄。常見英國之傷兵。獨遭苛待。診治亦極潦草。此種殘忍之報復。斷送英兵之性命不少。余等所感覺之痛苦。亦與吾傷兵同。因之生一種公共感情。卽同相憐惜是也。姑舉一例如此。猶憶一九一六年五月某日。余接家書一封。書內有鈴蘭花一束。爲余妹置入者。當余拆書時。適立於一傷兵之側。傷兵見余花。失聲叱曰。噫。此吾法蘭西之花耶。女士手執祖國之花。令吾欣羨不置。此兵欣悅之狀。殊增余悲感。余分花之半以與之。傷兵受余花。其愁苦之目中。頓現歡悅之色。然一種對花歎歎之情。竟嗚咽不能成聲。

▲放還法國 六月上旬。余等始接德人信息。有不日遣歸之說。至六月十二日。有令命余等預備歸國。十三日晨。余等與吾國傷兵告別。其狀至爲淒惋。此爲余等最後之傷感。余等此次言旋。意想中雖有再晤慈親。重履故土之樂事。一旦與吾國他鄉聚首。形影相依之傷兵分別。實不勝其惆悵。余等以戀戀之懷。盈盈之淚。脫離此醫院而出。鐵道之綫。適傍醫院。余等以淒慘之目光。悵望醫院。吾國傷兵能起行者。咸立窗間。高揮手巾。至於吾車沒影而後已。余等亦以手巾答之。藉伸辭歸之意。此時慘影。至今猶深印記憶之中。若輩皆吾國壯士。自余等離去。當亦黯然神傷。此後病榻之側。無復法蘭西女子之隻影矣。三日之後。始抵故鄉蒲利里。自去國之日。以至於今。已二十有二月。廻憶種種。可怖之成迹。余等亦不自知當時之抵抗力。自何而來。

DOAN'S



PILLS.

背痛腰痠風濕水腫麻木
 大脚瘋臀筋痛膀胱炎等
 皆屬腎病也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為內腎膀胱虛弱致
 病之妙劑患者試之



形現痛背